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6/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7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 史部第一五五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五)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

# 史緯三百三十卷(五)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之一百五十七

周書六

列傳

蕭瑒

蕭瑒，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瑒益州刺史。紀率衆東下，以瑒守成都。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勦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迥入關，乾運以州降。迥長驅至成都，瑒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迥圍之，五旬。瑒遣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授又爲迥所破。瑒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授侍中、驛騎大將軍，封黃臺公。禮部中大夫，除上州刺史。爲政仁恕，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瑒曰：昔王長虞延見卿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誠所甘心。諸囚荷恩，金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湛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瑒入朝，以母老表請歸養。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漢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褚氏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欸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限督察，空妨能官。方



辭還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懷兼淡。高祖詔曰。進思盡忠。退安侍養。義在公私。兼濟登容。狗已虧公。乖所望也。天和六年。轉少傅卒。

### 蕭大圜

蕭大圜。梁簡文帝之子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有成人之性。大寶元年。封樂梁王。除丹陽尹。屬侯景弑簡文。大圜潛遁。獲免。景平。歸建康。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寺。人以告王僧辯。乃給船。僦送江陵。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其恨之。使大圜召之。及兩兄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恐讒慝生。屏絕人事。左右不

### 史事

卷之十百五十七

二

過三兩人。恒以讀書為事。元帝嘗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元帝甚歡美之。曰。昔河間好學。臨滿好文。爾既兼之。然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常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令大圜先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賈也。出至軍所。未幾。元帝降魏。大圜至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大封封晉陵公。大圜封始寧公。加大圜車騎大將軍。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麟趾殿開。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止一本。江陵平後。藏秘閣。大圜入麟趾。方得見之。手寫二集。一年。金華除滕王道友。道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非事實。記則直躬。曰。

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足為成例。夫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且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迺大笑。大軍東討。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可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舉。基偽業。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日。齊氏果滅。隋開皇初。為西河郡守。卒。大封。位至陳州刺史。

### 劉瑤

劉瑤。字寶義。沛國人。瑤在淮南。母在建康。遘疾。瑤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瑤號泣。戒道。絕而又

### 史事

卷之十百五十七

三

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服闕後二年。猶杖而後起。宜豐侯蕭衍為雍州刺史。以瑤為司馬。武陵王紀稱制於蜀。遣使者召瑤。入返乃至。以為黃門侍郎。瑤苦求還。中記室韋登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中途。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瑤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解佩刀贈瑤曰。想見物思人。瑤曰。敢不奉揚威靈。勉剪奸宄。紀乃遣使拜瑤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瑤為長史。加蜀郡太守。還。

至白馬，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及璠入朝，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許焉。唯令全璠一家，璠乞免一城，太祖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許之，城竟獲全。太祖既納，蕭循之降，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

史

卷之十一

四

祖不許，以璠為黃門侍郎，封平陽子。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資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洮陽洪和二郡羌氏常越境詣璠訟理焉。蔡公廣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陝州，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卒于祥嗣。祥事母以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因名祥，字休徵焉。

柳霞

柳霞，字子昇，解人也。梁西昌侯演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演深美之。試遣左右虞霞衣

裾，欲觀其舉措。霞隨步稍前，曾不顧盼。岳陽王肅嘗示制投霞吏部郎，封開喜公。進侍中，驃騎大將軍，及蕭譽踐位於江陵，以襄陽歸於我。霞乃辭答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金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雖有先臣留守墳柏，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輿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望曲垂照鑒。」亮臣此心，答重違其志。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晉祖霞舉京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雍州

史

卷之一百五十七

五

刺史霞導民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非。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廉安二州刺史。霞有至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瘠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俄頃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病無可救，唯得人吮膿，或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子靖，德廣郡守，性愛閒素，澹於名利，秩滿還鄉，有終焉之志。隋文特詔徵之，以疾固辭，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歷閭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長幼相率拜謝於庭。然後見之，鄉

聖化之或有不善者惟恐彰德廣知也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路家問疾秦王俊臨州資以几杖併致衣物唯受几杖係固辭以壽終

### 韓雄

韓雄東垣人魏孝武西遷雄於洛陽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每抄掠東魏所向赴義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東魏遣洛州刺史韓賈討之雄兵敗兄弟妻子爲賈所獲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雄謂其所親曰查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恐而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乃隨賈還洛潛引賢黨欲襲之事泄遁免謁太祖於弘農封武陽侯除東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畧與雄接壤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叔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中之遂斬其首除河南尹加驛騎大將軍侍中進爵新義公卒

### 泉企

泉企字思道豐陽人世襲本縣令企九歲喪父服闋年十二襲縣令好學恬靜百姓安之魏孝昌初除上洛郡守遷東雍州刺史在州五年於鄉里運米以自給除洛州刺史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泉岳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七

七

史書

卷之一百五十七

七

與顧陽人杜窋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殺岳傳首諸關而窋以投東魏詔授企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封上洛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高昂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陷被執企誠其子元禮曰忠孝之道不能兩全汝等致力本朝吾死無恨每卒於鄴元禮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爲刺史然巴人素重泉氏及元禮至與弟仲遵相見述父臨別之言潛與衆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拜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爲流矢所中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十三年行荊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入寇太祖令仲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魏郡守桓和拒守忠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而自服仲遵曰若捨和凌入仲禮未即就擒首尾受敵此危道也今桓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率先登城遂擒和仍擊仲禮獲之進擊騎大將軍從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魏師杜清河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魏東梁州都督清河以仲遵善於撫御請罷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許清河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率兵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仲遵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以清白見稱後爵上洛公



本附大將軍子駟嗣

李遷哲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梁大同四年，除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保境自守。太祖遣達奚武畧地山南，遷哲率所部拒戰，軍敗乃降。意氣自若，武執送京師。太祖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世荷梁恩，不能死節，後至之誅所不敢辭。」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封沌陽伯。直州人樂熾等連結為亂，太祖遣遷哲與開府賀若敦同往經略。熾等平，與敦南出，旬地。遷哲至巴州，刺史辛安民開門降。遷軍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高詐。」

史

卷之十一 五十七

八

也。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漢降款相繼，軍還。太祖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賜之，併賜奴婢三十口，加侍中、驛騎大將軍，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令與田弘討信州。軍次并州，梁州刺史杜滿各降，進圍壺州。尅之，獲刺史冉助國。遷哲攻戰，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信州為蠻酋向五千所據，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遂入白帝，信州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收葛根造粉，兼米以食之。時有異賊，分賜兵士，有疾患者，親加醫藥。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等抄掠江中，遷哲討之，殺獲甚多。諸蠻畏威，各送糧餽。遣子弟入質者千餘家。遷哲於白

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漸息。軍糧贍給焉。授信州刺史。武成元年，朝於京師。世宗甚禮之，賜

甲第一區及莊田等。進位大將軍，領襄陽、陳將章昭達、逼江陵、梁主蕭詧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遷哲率所部守江陵外城。陳人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塞北堤以止水。募驍勇擊退之。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竊於城西以梯登堞，已數百人。遷哲率驍勇扞之。陳人潰，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昭達乃遁。進爵康

史

卷之十一 五十七

九

安公卒，贈荊州總管。遷哲累世雄豪，為鄉里所服。性華侈，厚自奉，養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關守護。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醪，盡生平之樂。子孫衆，見或忘其年名，被簿以審之，子敬猷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

楊乾運，興勢人。梁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為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公。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畧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聖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乃兄弟親幹干戈，取敗之道也。可謂朽

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過彼樂土送欽關中必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歲然之乃今各將二千人鎮劍閣脩樂廣鎮安州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至乾運遂遣使入關送欽太祖送乾運鐵券授驛騎大將軍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征蜀乾運降迥遂進冠成都乾運至京師太祖禮遇隆渥尋卒贈尚書右僕射累拜大將軍封上庸伯樂廣車騎大將軍安州刺史封安康公

席固

席固安定人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遷興州刺史

史書卷之十一百五十七

軍民慕從者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而懼王師遠討謂其衆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讐雲耻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期將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衆從之大統中以地來附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固至甚禮遇之拜驛騎大將軍侍中豐州刺史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醺賞賜甚厚封靜安公拜昌州刺史同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涖官之處頗有聲績卒贈大將軍

儒林

盧光字景仁辯之弟也除丞相府記室參軍光崇佛道至誠敬信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否咸曰無所見光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嘆因立寺焉除京兆郡守郡舍數有妖怪先是太守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進爵燕郡公卒高祖嘗受業於光贈禮有加贈少傅

樊漢字文漢荷氏人爲征虜將軍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史書卷之十一百五十七

樊漢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除漢父保周叔父歡周被害漢墜崖傷足絕食再宿遇得一軍餅飲食之念繼母年老患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間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漢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漢爲博士漢經學通曉每所書常引漢義以來諸家義後生不能曉悟譏之曰樊生諱書室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冠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不改除國子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

焉。茂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

熊安生，字植之，阜城人。齊河清中，為國子博士。時西朝行周禮，卿士皆習之，有宿疑數十條，莫能辨。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齊，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講論。公正有口辨，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沮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嘆服，還言之。高祖、高祖大飲重之。及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

史籍

卷之七十五

七

手引與同坐。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興行天討乎？」高祖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異代同美。高祖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縣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暑為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象笏九環金帶，什物稱是。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所在供給。至京，敷於大乘寺，奉饗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致仕卒。安生與周穆宗道暉、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祖

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展上，自言學士比三公，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展而去。」冀州人謂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領郡縣，或詎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讓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訟非理。」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在坐，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

史籍

卷之七十五

七

樂通字遵賢，荷氏人。除小師氏下大夫，自燕王儉以下，益東修行弟子之禮，通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陳時宜五條。其一崇治方，曰：「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思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官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綏，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通達，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宜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於與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



非在倉卒痛謂姬周盛德治典文武政移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于誨之曰無通小國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對桓公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今關東諸州論陷日久人在塗炭恩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開諸境外勢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綱亂交與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務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願宜禁省漢景有云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綺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為飢寒之本源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

史錄

卷之十一百五十七

五

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實錄勳賢補擬官爵宜與眾共之明揚之授使人如視白日其才有升降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吝不審即如州郡選舉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論夫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須秘密人生處世以祿位為重修身履行以榮名為美然建時既難失時復易其選置之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勳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祚在德而高洋稱帝擁逼山東管轄基切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開邊輕為

與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釐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制之有度馬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為意積費無不奢裝璜練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步輒足路人傾蓋輪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坐受優賞自誇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藉曰儲蓄有餘

史錄

卷之十一百五十七

五

與與魯桓軍士魯莊公云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豈無上徹天聽者未聞有所是非陛下雖意念存物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進車騎大將軍五年詔魯公護單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受業焉投湖州刺史民多饑左未習儒風遷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風化大洽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遷每加勸導遂革前弊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封崇業公進位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遂以老病固辭乃收授東揚州刺史賜安居云

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隋開皇元年辛酉年八十二。贈隋陝二州刺史。遷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高。每與中言論。未嘗先人。學者以此稱之。史臣曰。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取青紫如拾芥。近代守一經之術。多暗於時務。故有貧且賤之恥。雖通業有命。而大抵皆然。昔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錫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至柔。壺之可以環山。況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相染。薰蕕可變。固以隨俗而好。長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趨於尚中庸之常情。高秩厚祿。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屬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

孝義

柳稽字季華。蚌之弟也。拜撫軍將軍。大都督。時兄蚌為秘書丞。弟度為尚書左丞。稽謂兄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槍當秉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

人黃泉。賈謀反。連結黨與。攻圍州城。郡城卑下。士眾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力屈城陷。身被數十鎗。遂為賊所獲。眾寶進圍東梁州。縛槍置城下。欲令槍誘說城中。槍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眾寶大怒。遂害之。藥屍水中。人皆為之流涕。解圍之後。槍兄子止戈。收槍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雄亮。年十二。驍父難。幾至滅性。終喪之後。志復父讐。手刃眾寶於京城高祖特起之位。兵部下大夫。

杜叔毗字子獨。杜陵人。為梁宜豐侯蕭衍參軍。大將軍達奚武圍循於南鄉。循叔毗詣國請和。未反而循中直兵參軍。青策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若錫為循中記室參軍。從于映。每事參軍。映弟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循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沉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積權禍。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沒。亦所甘心。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剝皮。解其皮體。然後面縛。請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拜輔國將軍。遺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還車騎大將軍。除陝州刺史。天和二年。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不屈。遂被害。

張元字孝始，內城人。年六歲，其祖欲將元就水洗浴，元固不肯。祖詰之，元曰：「衣以蓋形，爲覆其棄，元不能褻體於白日之下。」祖異之。南鄰有杏樹，杏熟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元收而養之。其叔父曰：「何用此爲？」元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未幾，狗母啣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年十六其祖喪，明元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有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

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以爲孝感所致。梁元以爲吏部尚書江陵平，拜車騎大將軍。

幾術

姚僧坦，武康人，領大醫正。梁武嘗發熱，欲服大黃，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侯景圍建業，僧坦棄妻子赴難，授戎昭將軍、宮城昭信侯。坦逃歸吳興，梁元平侯景，召僧坦赴荊州。時雖尅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坦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元帝有心腹疾，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坦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果下宿食而愈。時鑄錢一當十，乃賜錢百萬貫，實十萬也。大軍赴荊州，僧坦至長安，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移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腳緩縱，不復自持。」僧坦爲診脈，處湯三劑，移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亦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腳疼痛猶自孱弱，更令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坦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遂能起行。天和元年，加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威風，疾精神昏亂，無所知覺。諸醫皆云：「不可救。」僧坦後至，曰：「困矣，終不至死。若專以見付，當爲治之。」其家忻然。僧坦爲合



湯散所患即瘳。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如僕意。永世差輕，曰：夫患有淺淺時，有赴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終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引僧坦同坐問之。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准之常人，竊為憂懼。帝泣曰：公言如此，將復奈何？等而太后崩，授驃騎大將軍，救停朝謁。若非別教，不勞入見。建德四年，高祖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不能行。僧坦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七

字

能言。大又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除華州刺史，詔隨入京。宣政元年，表請致仕，許之。是歲高祖幸雲陽，疾召僧坦赴行所在。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在東宮，常苦心痛。僧坦治之，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嘗謂僧坦曰：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恩，實如聖旨。帝曰：此尚齒之辭，非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承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賜以金帶衣服。帝有疾，至於大漸，僧坦直侍。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坦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

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大將軍，陪闕。皇初進北，終郡公卒。年八十五。遺誠衣白帕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僧坦搜採奇異，奏校徵效，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在江南次子最，襲爵為蜀王秀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許之。秀後有異謀，詔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那偉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楊

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

察，字秀明，河間人。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閉戶誦讀，不以饑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之友。太祖徵之，令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七

正

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景熙獨以食素居之，無愧色。勤於所職，著述不怠。性專固，不合於時。一為史官，十年不調。保定四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百寮極言得失。景熙上書曰：巨闕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觀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倘邀災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孝，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三祭，

者傷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與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穀國流絕，五行傳以為發民十四萬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勞衆，天譴應之以異。上天告誡改之則善，若省役息民，以答天譴，庶靈降時降，年登可冀，庶民子來，竊謂非晚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雨，年復不登，民將無觀，如又薦飢為慮，更甚時外史靡字屢移，未有定所，景照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侯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乃廣內秘府，藏言之與，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政曰陳奏，時降中旨，即遣修營，往葺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之，於是廟宇方立，進車騎大將軍卒，景照不處列傳

使等，今連廂而坐，諸人以夫人在，苦辭不敢隨，練曰：一側人耳，何有貴賤，未幾獲林，諸子並處，龍恩伏法，籍沒其家，龍德中，每夜上街，衝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累月，聲甚哀苦，俄而磨佛道二放，大衆未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遺以米麥，漏之於地，或問之，強練曰：欲使諸人知，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長安城遂空，廢莫知其所終。

趙文溪，南陽人，除大丞相法曹參軍，文溪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與吳儁齊名，大統十年，論立義功，封白石男，太祖以隸書統緒，命文溪與黎景熙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

蕭齊

蕭齊，梁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封岳陽王，昭明卒，梁武帝舍晉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

阜一都之會授東揚州刺史以慰其心。晉以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積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勇敢者歸附之，至數千人。中大同元年，除雍州刺史。晉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冠已屬，飾務脩刑政。大清二年，梁武以晉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續爲雍州代晉。續恃才輕譽，迎候有闕，譽銜之。及至鎮，託疾不與續相見。會侯景亂，續懼爲譽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元帝時鎮江陵，與續有舊，續將因之以難。晉兄弟會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曄各率所領入援，曄下吹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七

晉

至江津，譽次江口。元帝至鄧州之武成，屬侯景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曄欲待元帝至，謁之方還。州續時在江陵，貽元帝書曰：「河東戴縉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元帝收曄殺之，令其子方等攻譽於湘州。譽告急於晉，初晉遣司馬劉方貴領兵援建業。方貴與晉不協，潛與元帝起期襲晉，未及發，會晉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泄，遂據樊城拒命。晉遣魏益德攻之。元帝遣續客授方貴，續次大隄，晉已殺方貴，續至州，晉不受代。居之西城，續懼，請元帝召之。元帝徵續，答不遣。晉留蔡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晉。元

帝遣蔡軍庾與謂晉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晉曰：「吾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視？」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晉攻柵不尅，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衆士離心。其將杜岸率衆降江陵，晉遣歸襄陽，器械輜重沒於澧水。晉遂殺張續，杜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輔晉母龔氏登陣拒戰，會晉夜至，龔氏謂爲賊也，至曉見晉，乃納之。晉遣尹正攻岸，斬之。晉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太祖令東閣祭酒榮權使之。元帝令柳仲禮率衆圍襄陽，晉懼，遣其妻王氏及世子紫爲質，以請救。太祖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七

晉

忠擒仲禮，平漢東。魏命晉發喪嗣位，策爲梁王。晉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留蔡大寶居守，自襄陽來朝。太祖謂晉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晉曰：「幸甚。」太祖召權與晉相見，且曰：「權吉士也。」晉曰：「晉由榮常侍，故今者得歸誠觀圖耳。」太祖令杜國于謹伐江陵，晉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晉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延袤三百里。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晉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慶實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太祖置江陵防主，統兵

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營內實防之。梁元帝將王琳據  
湘州。圖復江陵。遣潘純隨來寇。營出師禦之。純隨退歸夏口。  
四年。營遣大將軍王操。署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郡。五年。  
王琳遣雷文柔。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及琳與陳人相  
持。相藩乞師於營。營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  
太子歸來朝。六年夏。震其前殺。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滅。  
營將尹德毅說營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  
小信。統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  
魏虜貪。憐。圖。顧。民。伐。罪。之。義。俘。囚。士。庶。並。為。軍。實。此。等。賊。  
屬。成。在。江。東。痛。心。疾。首。何。日。能。忘。願。下。招。茲。鴻。緒。悠。悠。之。人。  
不可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  
人子弟。人盡讎。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皆萃於此。倘師之  
經。本。有。故。事。若。殿。下。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  
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江陵百姓  
極而安之。文武百寮。隨才銓授。既荷更生之惠。莫不忻戴。聖  
明。魏人憚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  
江。入陵皇極。續復復焉。萬世一時。暑刻之間。大功可立。願殿  
下恢弘遠畧。勿懷匹夫之行。營不從。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  
善。然魏人待我厚。不可背德。若從卿計。卿所侯所謂不食吾  
餘也。既而圍城長幼被虜。人關。又失襄陽之地。營乃追悔曰。

恨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于文日用。咸置  
不振。常懷憂耻。乃著悲時賦。以見意焉。八年。憂憤發背。薨。在  
位八載。年四十四。諡曰宣帝。營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  
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居常快快。每謂老馬伏歷。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志不已。未嘗不肝衛扼腕。嘆吃者久之。  
高祖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歸善撫人。得其歡心。嗣  
位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朗。乘附。送其子  
玄譽。為質於歸。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高祖謂衛公直。督荆  
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赴之。歸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  
二萬。會於巴陵。與陳將吳明徹。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  
沒長沙。巴陵。金陷於陳。直歸昇於歸。將脫。歸之。敗。不獨  
在亮也。吳明徹。乘勝。赴。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進。亮。江  
陵。引水灌城。歸出。領。紀。南。總管。高。與。尚。書。儀。射。王。操。拒。守。  
軍主馬武。舉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八年。陳  
遣司空章昭達來寇。總管陸騰。舉走之。昭達又寇青泥。將軍  
許世武。赴援。為昭達所破。初。華皎。僧朗。戰。敗。率。麾下。歸。歸。  
以皎為司空。僧朗為車騎將軍。十年。皎至。襲。歸。衛。公。直。曰。  
梁主既失江南。諸將。民。少。國。費。朝。廷。與。公。繼。絕。理。宜。資。賄。豈  
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情。數。州。以。釋。梁。國。直。遣  
使言狀。高祖。以。基。平。和。三。州。歸。之。於。歸。及。高。祖。平。齊。歸。朝。

於鄒高祖雖以禮接之未之重也歸後因宴承間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併敘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詞理辯暢涕泗交流高祖爲之歎欬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高祖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又預焉高祖指謂歸曰是登陴屬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敢吠堯高祖大笑酒酣高祖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請起舞高祖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高祖大悅賜雜綵萬段良馬數十匹併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數賜之隋文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各起兵歸將帥皆請與師與迥等合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固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謀相大破滅隋文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三百兩銀一千兩布帛萬段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備禮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瑪尚蘭陵公主由是麗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歸來朝隋文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進退開雅隋文屬目賜緣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餞於渡上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耀武長江相送旋返歸拜謝而歸在位二十三載薨年四十四謚曰孝文帝歸孝弟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統弟性儉約御下有方境內稱治子琮嗣隋文賜琮璽書曰負

荷堂搆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諸內外親任才能良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營備陳氏此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瀟唯當恃我必不可千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奔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體卹以寵自存又賜梁大臣璽書誠勉之琮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帖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其年隋文徵琮叔父舉入朝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二年又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長安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隋文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和州

文及督騎兄弟中，益第三而最尊位，獻以歸第二子，漢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與，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嶽山，是益為衆所歸，宇文述討廢，廢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棄城而遁，廢敗，述於太湖人家，被執斬之。

蔡大寶，考城人，嘗以書干侯射徐勉，大為勉所賞，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督初出第，勉薦大寶為侍讀，督泄襄陽，遷諮議參軍，及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督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大寶還白，督云：「湘東公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授臺城。」督納之，及為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七

梁主轉吏部尚書、軍國之事，咸委決焉，遷尚書僕射，督稱帝拜尚書令、荊州刺史，進柱國，遷侯，歸副位，授司空，加特進，卒，謚曰文簡。

魏玄成，中山人，為中記室參軍，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二心，密書與梁元中，其誠款有得其書者，進之於督，督渡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以此獲免，歷吏部尚書卒。

宗如周南陽人，為度支尚書卒，如周而狹長，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嘗嘗戲之曰：『卿何為誦經？』如周取蹄白，陳不誦，督則言之，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笑曰：『君不誦餘經，攻

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嘗有訴事以如周為官名也，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周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謝曰：『祇言如州官為如州，不知如州名為如周，早知如州名為如周，不敢喚如州官為如州。』如周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淡，眾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以吏部郎使詣關，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不從命，主者詰之，敞曰：「昔陳之祖父乃梁之下吏也，蓋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携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恐後倫失序，非使臣之所望也。」主者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還轉左民尚書，授譙州刺史。

史集 卷之一百五十七

### 異域

登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照臨，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廣，求之鄰說，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語之情，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辨，秦皇鞭笞天下，賁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界，匈奴既却，中國已虛，大馬雖來，吾民亦困，是知四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泰漢，志甚麻劉，遼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願盛之費，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東海流沙，王

制之自北祖南裁解雕題交趾。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便。則結姻於北狄。阮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名遐暨。卉服玃裘。輻輳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畧漏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可為弘矣。其四夷朝聘者。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

僚者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在所皆有之。無姓氏名字。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婦人稱阿夷。阿第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七

七

名曰于闐。于闐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各有數角一雙。使其子弟吹擊之。好相殺害。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口。食鼻飲死者。墮棺而埋之。喜則羣聚。怒則相殺。雖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遞相掠賣。不顧親戚。畏鬼神。尚巫祝。至賈兄弟妻。及自賣以祭祀焉。太祖平梁益之後。令所在撫慰。其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壓僚。商旅亦以為貨。公卿達於民庶之家。多有僚口。天和三年。梁州恒奴僚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眾徑進。軍

吏曰。僚眾甚盛。討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今須別為進趣。若四面遣兵。則僚降走路絕。必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曉諭。為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界。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文表遂以此意通令軍中。時從軍熟僚多與恒奴親識。即以報之。恒奴僚相與聚議。猶豫之間。軍已至。其界僚中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有生僚酋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為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爾但先去。好慰諭子弟。既去。文表謂其眾曰。向者僚師語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

史籍

卷之一百五十七

七

伏要我。若從險路。出其不虞。僚眾自潰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乘高以望。果見伏兵。僚既失計。爭保險要。文表頓軍大進。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慰撫之。徵其稅租。除文表為遂州刺史。大得僚和。然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夷狄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蠻在汝潯之間者。有冉氏商氏。服落最盛。餘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過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武成初。文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討之。騰次於湯口。令賢



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於江南險要之地置十城結洛陽  
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勝總集將帥謀其  
進退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洛江南勝曰今賢內有水邏金  
湯之險外託洛陽輔車之援兼資糧充實器械精利以我懸  
軍攻其嚴壁脫一戰不克更成其勢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  
南剪其羽翼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乃遣開府王亮  
率衆渡江旬日拔其入城獲賊帥冉承公生口三千人降其  
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攻水邏路經石壁城城峻險  
四面壁立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蠻以爲峭絕非兵衆所  
行勝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勝先任陸州知州帥冉伯黎與令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七

書

賢有隙乃招誘伯黎結爲父子伯黎遂爲鄉導水邏側有石  
勝城令賢使兄子龍負據之勝密誘龍真若平水邏使代令  
賢處龍真大悅密遣其子苗勝厚加禮接乃謂勝曰今欲  
翻城恐人力寡少勝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啣枚  
夜進龍真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  
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斬之遣司馬裔攻餘城獲蠻  
帥冉三公等勝積骸爲京觀蠻蠻望見輒號哭時向五子王  
拔石壁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勝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  
雙城以圖之勝慮雙城孤峭攻未易拔賊若委城奔散又難  
追討乃令諸軍周回立柵遏其去路賊乃大駭勝縱兵擊破

之擒五子王及寶勝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治  
白帝勝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州治  
之又以巫縣信陵秭歸金是峽中要險築城置防以爲襟帶  
焉

猗胡一日步落稽蓋何奴則種劉淵五部之苗裔也魏孝昌  
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置百官分遣部  
衆抄掠汾晉之間畧無寧歲齊神武襲之蠡升出外徵兵爲  
其北部王所殺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齊神武  
滅之建德五年猗胡立蠡升孫沒錡爲主號聖武皇帝武帝  
既定東夏將討之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未可  
盡除且當募其魁帥餘加慰撫帝乃以憲爲元帥督總管趙  
王招諸王儉等討之憲軍大馬邑分道俱進沒錡遣其黨天  
柱守河東穆支據河西欲分守險要犄角憲軍憲令蕭王儉  
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擒沒錡衆降宣政元年汾胡帥  
劉受羅千反趙王盛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

史緯

卷之一百五十七

書

史緯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五十八隋書一帝紀

高祖

煬帝

恭帝

卷一百五十九隋書二志

禮儀

音樂

卷一百六十隋書三志

律曆

天文

卷一百六十一隋書四志

食貨

刑法

史緯

隋書目錄

地理

經籍

卷一百六十二隋書五列傳

后文帝皇后獨孤氏

宣華夫人陳氏

煬帝皇后蕭氏

李穆

梁肅

劉昉

鄭譯

皇甫績

盧賁

于宣敏

竇榮定

豆盧勣

元冑

高穎

卷一百六十三隋書六列傳

蘇威

李德林

宗河間王弘

蘇玉璽

滕王瓚

文惠房陵王勇

庶人秀

庶人諲

卷一百六十四隋書七列傳

趙嬰

楊尚希

長孫平

章世康

柳肅

楊素

牛弘

宇文慶

龐晃

李安

史緯

隋書目錄

長孫晟

韓擒虎

賀若弼

卷一百六十五隋書八列傳

達奚長孺

賀婁子幹

史萬歲

伊婁謙

李徽

崔彭

高勣

余士敏

侯莫陳穎

盧愷

令狐熙

宇文弼

張衡

盧思道

薛道衡	魏澹
柳晉	許善心
李文博	侯白
齊王暕	子陽三太子昭
崔仲方	趙王
段文振	于仲文
卷一百六十六隋書九列傳	
宇文述	郭衍
王韶	元巖
劉定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史祥
楊義臣	麥鐵杖
沈充	來護兒
劉羅睺	權武
董純	李諤
鮑宏	裴政
柳莊	源師
榮毗	陸知命
房彥謙	虞世基

裴蘊	裴矩
卷一百六十七隋書十列傳	
宇文愷	何稠
節皇甫誕	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陁
喬善會	劉子翽
裴君素	陳奉意
張季珣	松贊
孝田德懋	薛廓
王頌	郭儁
田翼	杜回
郎方貴	李德亮
裴梁彥允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生御	魏德茂
史庫狄士文	田式
燕榮	崔暕
王文同	林元善
辛彥之	劉焯
劉炫	



綸綸送質於齊，欲共攻梁。元梁元密報周文，周文遣皇考討之。擒綸初，皇考獲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反謂皇考言在軍大取金寶珍玩。周文以皇考功高，不問。皇考悔不殺仲禮，故獲綸等，遂殺之。皇考間處事，盡定漢中之地，甚得新附之心。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于謹伐江陵，皇考為前軍屯江津，遇其走路。梁人東亦於象鼻以戰，皇考射之二象反走。江陵平，朝廷立蕭督為梁王，令皇考鎮襄城。周李閔踐阼，司馬消難請降。皇考與柱國達奚武援之，率騎士五千人兼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皆不反命。時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皇考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侯門開而入，乃馳騎告武，齊與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陣，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據城，乃多取財貨以消難歸。皇考以三千騎殿到洛南，解鞍而臥，齊眾來追，至於洛北，皇考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凌，食畢，齊兵陽若渡水，皇考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奚連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柱國，將軍封隋國公。遷大司空，朝議與突厥伐齊。公卿咸以齊國富兵強，大將斛律光未易當，非十萬眾不可。皇考曰：「萬騎足矣，光亦何能為？」乃以皇考為元帥，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皇

考謂今未敏，據什賁遊兵河上。皇考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城。齊人守陴，皇考縱兵奮擊，大破之。爾楊蒜屯靈丘，為後拒突厥。水汗可汗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時大雪風寒，齊人盡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眾皆失色。皇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將半。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周文欲以皇考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已，沮之。乃拜涇州總管。大軍復東伐，護出洛陽，令皇考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少，諸將受之。皇考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首領，咸在坐，使王傑盛單塔賜鼓而至。皇考陽怪而問之，傑曰：「大眾幸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告曰：「可汗入并州，留兵馬十萬在長城下，遣問公。若有猜胡不服，欲來共破之，胡酋皆懼。皇考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皇考亦罷兵，薨，贈太保，諡曰桓高祖。皇考長子也，生而龍顏，有文在手曰：「王皇。」號抱高祖，嘗見頭上角出，偏體鱗起，為人沈深嚴重。年十四，京兆尹薛舍辟為功曹。十五，以皇考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周太祖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世間人。」明帝嘗遣舍相者趙昭視之，昭跪對曰：「不遇作柱國耳。」陰謂

高祖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聘高祖長女為皇太子妃，襲爵南國公。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視，帝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舉，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淡自晦匿。從帝平齊，進位柱國。除定州總管，定州城西門閉不行。齊文宣時，或請開之。帝曰：當有聖人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轉定州總管。周武帝為象經，高祖謂掌書記耶茂曰：人主所為，感天地，動鬼神，象經多亂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能及也。宣帝即位，以後父拜上柱國，大司馬，每巡幸，恒委居守。高祖位望益隆。

史記 卷一百五十八 四

帝頗忌之。帝有四姬，並為皇后，爭寵相毀。帝怒，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客色自若。乃止。大象三年五月，以高祖為揚州總管，將督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宣帝崩，靜帝幼冲，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家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高祖恐周氏諸王在藩生變，徵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以徵之。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焉。以正陽官為丞相府，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具置寮佐。宣帝刑政苛刻，羣下莫有固志。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六月，周氏諸王至於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

隋書 卷一百五十八 四  
內史王軌  
十書  
修廟社  
一事

以宿將，見高祖執政，志不能平。遂與兵旬日之間，眾十餘萬。宇文弼以象州石龜以建州，席毗山沛郡毗弟又羅以兗州應迥，迥遣子質於陳，請援高祖。命柱國韋孝寬討之。畢，王賢趙王招等以天下之望歸於高祖，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殺趙王等罪，因詔五王劔樓上殿，入朝不趨，以安其心。七月，韋孝寬破尉遲迥斬之。傳首關下，餘黨悉平。益州總管王儼擁衆巴蜀，以匡復為辭，進兵屯劍閣，命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關下，巴蜀阻險，人好為亂。於是開道平劍閣之路焉。五王陰謀滋甚，高祖齋酒，命趙王招欲觀所為。趙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幾危，於是誅趙王招等。九月，以世子勇為洛州

史記 卷一百五十八 五

總管。東京小冢，辛十二月，周帝詔授相國，總百揆，進爵為王。大定元年春二月，令已前賜姓，皆復其舊。丙辰，周帝以象望有歸，乃下詔出通別宮，祿位於隋。一依漢魏故事。高祖三歲，不許造兼太傅，祀國公，祿奉冊。太宗伯金城公趙嬰，奉皇帝璽，執百官勳進。高祖乃受焉。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入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祭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易周官，依漢魏之舊，以相國司馬高祖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司錄虞慶則為內史監，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叔為元明皇后，遣八使巡省風俗，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

王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周帝為介國公作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封皇子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諒大馬器玩口味不得上獻苑山澤之禁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詔前代品爵悉依舊梁王肅歸使其太宰蕭巖來賀辛未介國公薨上與哀於朝堂以其族人洛嗣馬六月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推五德相生為火色其朝會之服旗幟儀仗盡尚赤戎服尚黃八月廢東京官行五銖錢冬十月行新律二年春正月陳宣帝殂子叔寶立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置河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詔舉賢良已酉早上親省因徙其日大雨改傳國璽曰受命璽制人六十以上免課使使弔於陳國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馬邑詔曰朕祇奉上天君臨萬國屬生人之弊處前代之官常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義農以來降至姬劉有當代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以來凋殘日久屢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顯之情同心固請情詞浚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奉朕

史

卷一百五十八

六

亦未

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豈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履薄冰雖暫勤勞其究安宅今區邑寧一陰陽順序安妥以遷勿懷吝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并物滋阜卜介和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新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皆稱資費隨事修奏詔左僕射高祖將作大匠劉訥等製造新都名曰大興城三年春正月始令人以二十一歲成丁廢酒坊罷鹽井禁三月入新都詔購求遺書於天下城榆關夏四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陳郢州城主張子讓請降上以和好不納突厥遣使來朝五月高麗遣使來朝六月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斬其名王十一月發使巡省風俗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已巳有事於太廟辛未有事於南郊梁王肅歸來朝班新曆二月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屬來降五月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開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八月遣十使巡省天下陳將夏侯苗請降以通和不納九月以關中餓行幸洛陽五年春正月詔行新禮上柱國王諒謀反伏誅詔徵儒生馬榮伯六人四月車駕至自洛陽五月詔置義倉八月突厥沙鉢略可汗上奏稱臣遣子庫合真來朝河南諸州水遠民部尚書蘇威賑給之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六年春正月蠶項卷內附班曆於突厥二月山南荆新七

史

卷一百五十八

七

人下有此

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振恤之制刺史上佐每歲更入  
朝上考課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三月洛陽男  
子高德上書請止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撫  
育蒼生日旰夜食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  
於子自來遠舉者哉八月關內七州旱免其賦稅命皇太子  
鎮洛陽鄭國公榮士彥祀國公宇文忻舒國公到昉以謀反  
伏誅詔大象以來死事之家咸振恤之七年春正月制諸州  
歲貢三人二月發丁男十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四月於揚  
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梁主蕭琮來朝九月榮安平王蕭巖  
掠其國以奔陳廢梁國以蕭琮為柱國封莒國公八年春二

史書 卷一百五十八

八

月陳人寇硤州詔曰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俯虐晉武  
行誅陳氏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項尚存往來修  
睦望其還舍時日無幾竟惡已開厚納叛亡侵犯城戍于時  
王師大舉將一車書陳項反地收兵潰懷震懼貢躬請約候  
而致項矜其貴稱仍詔班師叔寶承風因求繼好每珪珠人  
朝輒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喻咸以維新而狠子之心出而  
彌野誅剪骨肉夷滅才良據于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  
閻資產俱竭驅蹙內外勞役弗已徵責子女典造宮室窮奢  
極侈俸畫作夜歌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  
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飢寒力役筋髓

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  
俗人妖衣冠錯口道路以目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  
文奏相尋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已啖之下海濱已西江  
北江南為鬼為蜮死屍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懷救之苦抄掠  
人畜斷絕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廢屋陽廣陵窺觀相繼彼  
則羸兵弊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天之所覆  
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懷傷惻有榮之國我南藩也其君入  
朝將相招誘士女流迫脅之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  
人上懷此無忘百辟屢以為言光庶不堪其請豈容隱而不  
誅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謀欲弔民益都樓船盡令東還便有

史書 卷一百五十八

九

神龍數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  
船行則龍去四日之內三軍皆覩豈非蒼旻愛人幽明展事  
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勦定之力便可出師投  
律應機誅殄在新舉也永清吳越其將士擄仗水陸資須期  
會進止一准別勦秋八月河北諸州僕遠吏部尚書蘇威振  
恤之冬十月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為行軍元帥以  
伐陳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荆  
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斬春新義公韓擒  
虎出廬江裴邑公賀若弼出吳州落藪公蘇榮出東海合總  
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



南音樂  
北人多  
似不兩  
也陳女樂

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車駕行幸定城陳師營衆九年春正月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南豫州弼敗陳師於蔣山擒虎入建鄴獲陳主叔寶陳國平合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戶五十萬口二百萬遣使持節巡撫之二月制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一人夏四月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設亡陳女樂謂公卿曰此聲似啼亡國之音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之以爲永鑒焉夏四月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稱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或不慈子或不存兄弟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十

之情薄夫婦之義遠朕志存教養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民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盡兵可立威不可不戒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征伐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姪各守一經令海內翁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授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明勅所由隆茲儒訓官府從宦丘園素士心迹相表寬弘爲念勿爲弱促幸我皇猷朕君臨區宇於茲九載開直言之路拔不諱之心形於顏色勞於寢興自頃還藝論功昌言乃衆推誠切諫其事甚疎

免役始此

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啓至誠匡茲不逮無或噤嘿退有後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六月羣臣請封禪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禁絕之十二月詔曰朕祇承天命清蕩萬方制禮作樂今也其時情存古樂深思雅道鄭衛淫聲盡以除之今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奇才宏議天縱神授何代無哉蓋聯述於非時侯昌言於所好宜可搜訪連以奏聞庶賅一藝之能其就九成之業仍詔太常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舍心秘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議定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作樂十年春二月幸并州夏四月至自并州五月詔曰魏末喪亂宮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恒爲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秋七月上親錄囚徒八月遣柱國韋洸上開府王景持節巡撫嶺南百越皆服婺州人汪文進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十一年春二月以臨穎令劉曠治衛尤異擢爲荊州刺史十二年秋八月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

癸十月壬午有事於太廟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嗚咽悲不自勝十三年春二月詔管仁壽官晉州刺史南陽公賈悉達  
陽州總管撫寧公韓延以賄伏誅十四年夏六月詔省府州縣皆給公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冬閏十月詔曰齊梁陳往皆創業一方既宗祀廢絕祭莫無主與言矜念良以愴然蕭瑄高仁英陳叔寶宜令以時修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十二月東巡狩十五年春正月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以歲旱祠太山二月禁私家畜兵器河以東無得乘馬三月至自東巡夏六月詔鑿底柱湘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詔名山大川未祀典者悉祠之冬十二月勅查邊

史

卷一百五十八

十一

既後舍利  
自梓園學

丈以上悉括入官二月以漢王諒為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勅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夏州總管任城公王景以罪伏誅十九年夏四月突厥利可汗內附以為啓民可汗築大利城處其部落二十年春正月高麗遣使貢方物冬十月廢皇太子勇為庶人殺太平公史萬歲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昊以晉王廣為皇太子十二月詔東宮官屬不得稱臣於皇太子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右僕射楊素為尚書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尚書右僕射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六月詔曰儒學之道訓

史

卷一百五十八

十二

主日恩親  
是也海內  
歸何何

上去性首  
特也下祥

制歷經也

我幼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六月詔曰禮云至親以期斷蓋以四時變易萬物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宋無二尊母為厭降是以父存養母服期服之正也豈容期內而更小祥三年之喪有小祥者禮云期祭禮也蓋期而除喪道也以此是之故雖未再期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期喪有練於理未安十一月而練無所法象非期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使子則冠練去經黃裏

史記卷一百五十八

古

乃人心而已謂情緣於思也故思厚者其禮隆情輕者其禮殺聖人是以稱情立文別親疎貴賤之等自臣子道消上下失敘恩逐情薄禮與時殺服不稱喪容不稱服非聖人緣恩表情制禮之義也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秋七月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況乎一人若臨四海欲運獨見不藉羣才未之有也是以伊尹負鼎為殷之阿衡呂望鼓刀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同臣道以

史記卷一百五十八

主

此語必屬  
案所為

二語乃  
百狀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太

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在位三十四年遺詔曰嗟乎自登  
室播遷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割疆土者非一所稱  
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民塗炭上天降命用登大位朕  
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幾兩心聽覽聯明寒暑不憚劬  
勞蓋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刺史牧守縣令心膂誠勸殷勤  
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之力永圖萬國之安不謂違  
疾彌爾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朕今年踰六十  
不復稱天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洽典言  
及此未免留恨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子事須割情勇  
及秀等並懷悖惡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  
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必當戮辱偏於公卿醜毒  
流於民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  
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封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  
居上嗣仁存者聞以其行業堪承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  
戮力以此其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國家事大不可限  
以常禮既望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凶禮所須務從節儉  
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宜率其職不須奔赴律令格式或  
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勅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  
朕命八月梓宮至自仁壽宮殯於大興前殿冬十月葬於太  
陵高祖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得政之始羣情不附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七

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難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  
臣上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期月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  
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臨朝日晏  
忘倦居處服玩務從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  
間丈夫不束綾綺婦人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  
過銅鐵骨角而已雖曰吝嗇至賞賜有功亦無所吝巡幸所  
至路逢上表者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  
民間疾苦無不畱心關中歲饑遣左右省視有得百姓所食  
豆屑糲糠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淩自咎責為之徹膳不  
御酒肉者殆將一莽及幸洛陽關中戶口就食者道路相屬  
上命斥侯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關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  
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人庶殷繁  
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  
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  
辭其開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逮於暮年  
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使出玉門  
關或受牧宰饋遺小物鸚鵡原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執  
詔受遺者出開達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嘗詣武庫見  
署中燕職不治執武庫令殺之往往潛令人路遺令史府史  
受者必死又不悅詩書廢除學校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

惡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恩開昆弟之隙縱其毒斧剪伐本支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特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不記忽諸非不幸也

煬帝廣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少敏慧美姿儀高祖及文獻皇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開皇元年立為晉王年十三拜并州總管河北道行臺尚書令上好學書屬文朝野屬望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高祖嘗幸上第見樂弦斷絕又有屬戾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害之八年大舉伐陳以上為行車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等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大

以其邪佞斬之闕下以謝吳人封府庫貨財無所取天下稱賢焉為揚州總管鎮江都及太子勇廢立為皇太子烈風大雪地崩山崩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四年七月丁未高祖崩上即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十一月幸洛陽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達於上洛以置關防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湖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晉王昭為皇太子三月詔尚書令楊素將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居人以實之又於皂淵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闕苑從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

宇文述

煬之所贊  
非在隋時  
皆也諸本  
通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大

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禮多士漢統得人想念前風載懷欽佇朕負展鳳與免疏待旦引領嚴谷竄以周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棄茅拔稷罕罕至豈美瑛韜采未值良工蔣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承鑒前哲撫然興嘆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茲祀祿晦爾所知祁大夫之舉舍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讓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舍用匡塞海車駕北巡狩五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啓民可汗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與駕不許帝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

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遣黃門侍郎王弘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船黃龍赤艦樓船等較萬艘夏四月大將軍劉方擊林邑破之八月上御龍舟幸江都舳艫相接二百餘里二年春正月東京成三月車駕發江都太府少卿何稠盛修儀仗諫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楚貶之用者殆無遺類夏四月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上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稅秋七月皇太子昭薨楚國公楊素卒八月封皇孫俊為燕王何為越王侑為代王三年春三月車駕還京師夏四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路自

爲二十四軍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金鼓相聞。首尾運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也。先祿大夫周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開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何如？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官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無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萬全之策也。帝曰：善。車駕次榆林，啓民可汗來朝，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賚有差。殺先祿大夫賀若弼，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主

距榆林東至紫河，死者過半。九月，至東都。四年春正月，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三月，車駕幸五原，出塞巡長城。秋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徵天下鷹師集東京者萬餘人。五年春正月，詔天下均田。二月，車駕至京師，制父母聽隨子之。官三月，車駕巡河右。夏四月，大獵於隴西，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大獵於拔延山，入長寧谷，度星嶺，宴羣臣於金山，御馬度浩登橋，壞斬朝散大夫黃豆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主率衆保覆素川。帝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

西屯泥嶺，四面圍之。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出，其仙頭王窮賊率男女十餘萬口降。六月，遣左光祿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珍追渾主，遇賊死之上經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震晦冥，與從官相失。士卒凍死者大半。上次張掖，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四郡。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衍，宴麴伯雅。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九月，車駕入長安。十一月，幸東都。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爲亂。解王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主

陳斬之都下大索，相連坐者千餘家，設角抵大戲於東都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二月，虎賁郎將陳俊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三月，幸江都。宮七年春二月，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涿郡。詔曰：高麗王高元衡失藩禮，將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夏四月，至涿郡之臨朔宮。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十二月，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悅，接以殊禮。時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多爲羣盜，勅都尉鷹揚與

郡縣追捕，隨獲斬決之。八年春正月，大軍集於涿郡。左第一軍出錢方道，第二軍出長岑道，第三軍出海真道，第四軍出蓋馬道，第五軍出建安道，第六軍出南蘇道，第七軍出遼東道，第八軍出玄菟道，第九軍出扶餘道，第十軍出朝鮮道，第十一軍出沃沮道，第十二軍出樂浪道。右第一軍出黏蟬道，第二軍出含資道，第三軍出渾彌道，第四軍出臨屯道，第五軍出候城道，第六軍出提奚道，第七軍出路頓道，第八軍出肅慎道，第九軍出碣石道，第十軍出東曠道，第十一軍出帶方道，第十二軍出襄平道。又滄海道水軍橫斷沮江，逕造平壤，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第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注

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上臨戎於遼水橋，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李錡杖虎賁郎將錢士雄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於東岸，破之。進圍遼東。時諸將奉旨不敢赴機，高麗城守攻之，不下。七月，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九軍並陷，將帥奔還。遂班師。九月，上至東都，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開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募民爲曉果，集於涿郡。賊帥杜彥水王潤陷平原郡，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盡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

隗右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克，命代王侑、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二月，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盜，又徵兵討高麗。三月，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發丁男十萬城大興，上幸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盜，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夏四月，車駕度遼，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五月，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六月，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進逼東都。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爲賊所敗。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麗，上班師，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馳傳發兵以討玄感。秋七月，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餘杭人劉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注

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開鄉，斬之。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寇江左，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賊帥陳瑱衆三萬攻陷信安郡，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舉兵爲盜，衆數萬，賊帥吳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車駕次上谷，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萬餘。閏月，幸博陵，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克，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萬餘，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勃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十一月，右候衛將軍馮季慈討張金稱於清河，戰敗，季慈死之。扶風人向海明

舉兵作亂，稱皇帝，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十年春二月，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乃下詔親征，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三月，行幸涿郡，大臨淪官，親御戎服，禱祭黃帝，斬叛軍者以爲鼓。夏四月，車駕次北平。五月，賊帥宋世謨、陷邯鄲郡，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六月，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月，車駕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因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班師。冬十月，上還京師，支解斛斯政於金虎門外。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剋。賊帥王德仁擁

史紀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崔氏與陳  
王受之諱  
宣靈西京  
皆忠臣也  
不亡

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何及？不若城守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齊王陳以後軍係于崞縣，詔天下諸郡守令來赴難。九月，突厥解圍而去。冬十月，上至東都，彭城人魏麒麟衆萬餘，寇魯。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寇陳汝。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寇江都。十一月，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督關中兵討絳縣，賊敬盤陀經年不能剋，諸郡人朱榮擁衆數十萬，寇荊襄，僭稱楚帝，漢南諸郡多爲所陷。十二年春正月，雁門人翟松栢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汾縣。東海賊盧公進率衆萬餘，保於蒼山。夏四月，魏元兒部將甄翟兒復號歷山飛，衆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敗死。上於景華宮徵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福。秋七月，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先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頸，乃斬之。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高涼通守洗瑋微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表諫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寇高陽。九月，東海人杜揚

史紀

卷一百五十八

三



州等作亂。東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安定人荔非  
 世雄殺臨邛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十二月。鄱陽賊操天成  
 舉兵反。自號元興王。攻陷豫章郡。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  
 國號楚。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李淵破魏程兒於西河。十三  
 年。春正月。齊郡賊杜伏威率眾度淮。攻陷歷陽郡。勃海賊竇  
 建德設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賊帥徐圓朗破東平郡。弘化  
 人到合城。聚眾萬餘人。為盜。二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  
 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  
 為所敗。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  
 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賊帥李密稱  
 與洛倉趙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擊之。反為所敗。死者幾  
 半。李密自號魏公。開倉以賑羣盜。眾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  
 繼皆陷。劉武周破虎賁郎將王智辯於秦乾。智辯死之。三月。  
 賊帥李通德眾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  
 四月。金城校尉薛舉率眾反。自稱西秦霸王。攻陷隴右諸郡。  
 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李密陷迴洛東倉。  
 賊帥房德伯陷汝陰郡。兗祿大夫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並  
 以眾叛歸李密。唐公李淵起兵於太原。武威人李軌舉兵反。  
 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李淵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  
 斬之。九月。帝括江都人女為婦。以配從兵。武陽郡丞元寶藏

二年承上  
改元義寧

婦其夫嘗  
也婦及其  
子奇矣

以郡叛歸李密。與賊攻陷黎陽倉。冬十月。太原楊世洛聚眾  
 萬餘人。寇掠城邑。羅令蕭鏡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  
 迎鏡稱梁王。陷傍郡。十一月。李淵入京師。尊帝為太上皇。  
 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上起官丹陽。將還於江左。日先四  
 散如流血。上甚惡之。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虎賁  
 郎將司馬德操元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  
 等以驍果作亂。殺右禦衛將軍獨孤盛。入犯宮闈。執上於溫  
 室。時年五十。在位十三年。蕭后令宮人撤妝簪以埋其尸。齊  
 王暕趙王杲燕王倓皆遇害。化及去後。右禦衛將軍陳稜擊  
 梓宮於成象殿。會眾發喪。斂容。貌若生。眾咸異之。稜備儀  
 衛。杖哭送葬於吳公臺下。哀感行路。唐平江南。改元武德。  
 帝自以善王。次不當立。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  
 高祖敬信文獻皇后。而性妬忌。皇太子勇多內嬖。以此失  
 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  
 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  
 稱其仁孝。嘗私入宮掖。密謀於后。楊素因機構扇。遂成廢立。  
 自高祖大漸。遂肆蒸淫。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  
 久。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  
 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行屯  
 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蓋市武馬。匹錢十餘萬。而

衆爵元談

民多凍餒矣帝性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珍羞殊味水陸必備郡縣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袁吏侵漁民不聊生於時軍國多務帝方惡聞政事稍忘臣下無所委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攝其罪而滅之高頴賀若弼先皇心膂張衡李金才潘師舊人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劾誅之詠其餘罪躬直諫及無罪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飢相食邑落爲墟上不之恤也東西遊幸靡有定居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輿後官流連耽溺迎召姥媼共肆淫醜招引少年令與官人穢亂以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元

爲娛樂俄而主惑聲黎陽之亂何奴有屬門之圖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返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大則跨州連郡僭帝稱王少則千百爲羣陷城屠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近臣互相掩蔽賊數不以實聞每出師徒敗亡相繼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土崩魚爛實從惡稔普天之下莫非仇讐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支殄絕自書契以來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傳曰吉凶由人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有徵矣

恭帝侑元德太子之子也初封陳王後徙代王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唐師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義寧十一月壬戌卽位於大興殿時大業十三年也以唐公爲假黃鉞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二年春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弑太上皇於江都宮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五月戊午上遜位於唐封鄴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朔時年十五

史籍

卷一百五十八

元

史緯卷一百五十九

隋書二

唐洛陽長孫無忌撰著

清晉江 陳允錫刪修

志三因無志而晉書補之梁陳并周無志而隋書補之然傷於繁故力刪之

禮儀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顯而洞象演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祇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

史緯卷一百五十九

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不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措不用自大戎狄后東遷制弱禮失樂微風凋俗弊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輯禮典樂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陽侯病女色而傷人故曰虧郊之禮廢則禍解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鄉擗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魯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天子下堂於諸侯五伯召君於河陽朝

史緯卷一百五十九

二

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至退讓起於趙步忠卒成於動止華業靡舉鴻纖並捐甚芻狗之棄路若章市之遊越儒林道盡詩書為烟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枚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為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沐浴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典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神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夫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竟之年世載遐邇風流說外欲順人情必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成嚴將何以尚泊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推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秦始之削除乖謬則未嘗言之備矣梁武帝命羣儒裁成大典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洸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舍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修伯鴻臚卿王暕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為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法以為五禮云 梁武帝以一

亦

獻為贊三獻則文事天一獻理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  
明山賓禮官司馬聚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體主  
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有大  
尉亞獻充祿終獻陳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  
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  
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祭自血起貴氣臭也五  
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理沈福辜同為陰  
祀既非烟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  
也五神位在北郊岡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  
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

史集卷一百五十九

生

星也故郊雩之所皆雨祭之臣按周禮大宗伯之職云禋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眾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  
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  
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可  
除之宣帝以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大康  
十一年尚書祀部郎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  
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東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  
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  
丈今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  
高一丈五寸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

箕畢自好  
風雨非即  
風師雨師

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數北郊壇上  
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  
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  
于郊周官云冬至祠天於地上之岡丘夏至祭地於澤  
中之方丘爾雅云丘言非人所造為古圖方兩丘並因見有  
而祭木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  
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潔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  
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圖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  
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謹述漢梁并今三代之壇不同及更  
增修丈尺聽旨詔依用焉梁武帝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

史集卷一百五十九

四

室八廂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  
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  
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先祀  
向北則背赤熒怒東向西向白招拒靈威仰又亦如此於事  
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  
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如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此便  
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弁以為月令天子居明  
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帝  
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  
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

五帝止  
廟五堂然  
廟宇之制  
有方有圓  
八方為不  
易也  
泰山下有  
明堂蓋于  
日欲行王  
政則知號  
五帝奉大  
之使古禮  
失何何必  
中林符案  
因陰廢食

如此則月明堂左右各有一何居

典廟既同則有室矣此亦一王之制未之明也周時亦不必皆

禮記言廟室焉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焉後齊採周

室兼朝祭室朝廟俱稱明堂也

史記卷一百五十九  
五  
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管城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議莫能定十二年太常丞虞卿復引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張衡亦云慶堂以筵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於是構明堂十二間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極祀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焉後齊採周

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更

不立高祖時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選明堂

木樣以獻重櫨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繩高祖星

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光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

爭論莫之能決牛弘等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

不定遂罷之梁制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竟獄及

失職者二賑饑寒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

邪六會男女恤怨讎七撤膳羞弛樂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

新社覆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典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

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太

高祖不

史記卷一百五十九  
六  
季新上帝備祈所有事者立間壇於南郊之左除地爲壇拜重六十四人皆袂服爲八列各執羽翳舞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澍則報以太牢隋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至元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冠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神武應期受命開基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損益不同沿襲異趣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壞之法典策則奏

史記卷一百五十九

六

中李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殿祀易遊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悅撰禮圖亦從此義謹詳立別附附之議未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未及制制既管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三年有司請准前議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彧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唯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廢自古帝王易姓受命身致太

禮自祖  
廟為其  
廟家祖  
仁義之  
有與焉  
神也

東緯

卷一百五十九

七

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梁甫者太  
山之支山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之也封禪者高厚之謂  
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  
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  
更高厚云附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從晉王廣率  
百官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許善心等創  
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  
東巡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為壇如南  
郊而祭焉凡八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偏祭故立  
社稷以主祀古先聖王法施於民則祀之故以勾龍主社周  
棄主稷以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列於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然古今既殊禮制亦異故左  
社稷而右宗廟者得竹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廟者文之道  
也梁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每以仲春仲秋祠社稷於壇  
百姓則二十五家為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  
祠水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梁天嘉元年八月尚書儀曹  
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釋除儀注沈洙議謂至親非斷  
加隆故再祭而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  
變之以纖縞制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禪禪者淡也所以  
漸祛其情至如父在為母出適後之子則居母之以恭恭而

東緯

卷一百五十九

八

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  
改玄綬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且釋制杖者十  
五月中其免懷之感故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  
元嘉制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  
二十七月王遵難之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  
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期  
宜除於再周無復心禪之禮詔可何佟之議追服三年無  
禪大同六年皇太子啓謹案下鄉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  
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  
所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嫁子取婦已雖小功既卒矣可以冠取妻下鄉之小功則  
不可晉蔡謨謝沈等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裴松之何  
承天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致難  
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蘇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於時得  
詢咸同議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  
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猶降無疑  
皇子聘納亦在非破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務為通耳徐  
爰王文憲並云葬服降為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為不  
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  
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祖已詳悉案下鄉小功本是葬服故

東齊即北齊  
被日東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九

不得有三吉之禮。凡本服是葬，降為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若是用鄉玄逆降之義，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素輕，所以許冠嫁，而小功之末通得取婦，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是簡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小功卒哭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妻，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盡一，肅官可依此以為法。

隋開皇初，高祖欲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為先，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民，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之臣，私擬儀注，多違古法，就虛非東階之位，內門豈設重之禮，兩蕭梁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便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追，齊嘉之禮，蓋未詳定，今休明啟運，靈章伊始，請據前經，章茲俗弊，品曰：弘因奏後學者，擬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為准，亦徵採王儉禮，修畢上之，詔班天下，咸遵用焉。」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聚野為場，為二軍，進止之節，遂命將簡士，敘眾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其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鉞，鼓刀衛為前行，戰士夫之眾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暇，發紀之意，旌旗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序鼓則進。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十

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陣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驗泥之塗，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原之中，及國外，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據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南面，皇帝武升，乘革轎，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若東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軍，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乘大轎，詣行宮，將親會，服戎服，教士者皆嚴武，衛張翼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圍一方，以令三軍，圍合，更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眾，軍鼓噪，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講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官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閣下，量餽將士，禮畢，改服，教士者，解刀而還。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主

本朝貢帝欲詩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卿  
最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  
秦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  
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  
節分中田令即雷軍所監獵布圍圍闕南面方橫而前帝服  
紫袴褶黑介幘乘闕豬車其飾如木輅重網漫輪蚪龍繞轅  
漢東京尚書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驃太常陳鼓吹鐃簫角  
於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闕諸將並鼓行  
於方設驅逐騎千有二百闕豬停軻有司斂大綏王公已  
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  
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  
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  
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則抗小綏次諸將發射之無鼓驅逆  
之騎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腰而射之達  
於右隅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腰達於右脅爲下等  
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  
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  
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諠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  
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膳於京師小獸私之周大定元年  
靜帝遣兼太傅杞國公格大宗伯金城公嬰奉皇帝璽綬策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主

舊禮位於隋司錄虞慶則請設壇於東第博士何妥謂受禪  
登壇以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於繁昌爲在行旅郊壇乃  
闕至如漢高在汜光武在鄴皆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  
皆在都下莫不並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後魏即位登朱雀  
觀周帝初立受朝於路門皆非禮也今卽府爲壇恐招後訕  
從之二月甲子椿等乘象輅備鹵簿持節率百官至門下奉  
策入次百官朝服立於門南北而高祖冠遠遊冠禮曹導高  
祖府寮從出大門東廂西向椿奉策書嬰奉璽綬出次節導  
而進高祖揖之入門而左椿等入門而右百官隨入庭中椿  
南向讀冊書畢進授高祖高祖北面再拜辭不奉詔上柱國  
李穆進喻朝旨與百官勸進高祖不納椿等奉冊書進而敦  
勸高祖再拜俯受策以授高祖受璽以授虞慶則退就東階  
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椿等三稱萬歲有司請備法駕  
高祖不許改服紗帽黃袍入臨光殿就閣內服袞冕乘小輿  
出自西序如元會儀禮部尚書以案承符命及祥瑞騰進東  
階下納言跪御前以閣內史令奉宣詔大赦改元曰開皇是  
日命有司奉冊祀於南郊高祖卽位將改周制下詔曰三  
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爲所建之時或以爲所感之瑞或當  
其行色因以從之漢尚赤魏尚黃朕初受天命朱雀來儀朝  
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鳥火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



乘黑首之馬、戎服異尚、今可尚黃。高祖以祭祀之服、須合禮經、集通儒詳議、攝太常少卿裴政奏曰、竊見後周制、見色應五行、不合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見、承用區分、珠玉五采、隨班異飾、俱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起於秦代、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時變色、而不言弁冕、五時見色、禮既無文、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師皆著青衣、秋夏各如其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圖此制、考尋故事、唯憤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憤者、任依漢晉制曰可。開皇初、自非助祭、皆冠遠遊冠、牛弘奏皇太子大朝請服袞冕、帝問給事郎許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宋泰始六年、更議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康見以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袞、以入朝見、况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袞朝賀、兼右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晉武帝詔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內之服、又賜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宋齊始定皇太子朝請服冕、至梁簡文為太子、嫌於上通、還冠遠遊、陳依梁法、後周服袞、入朝至於開皇

復遵魏晉故事、臣謂袞冕之服、章玉雖差、觀顏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太子遠遊、於理為允、帝曰、善、竟用開皇舊式。大業元年、煬帝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等、憲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逮於胥皂、章服等差、弘等議定、乃令何稠閭毗造樣上呈、二年、總了、始班行焉、軒冕之盛、貫古今矣、三年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使、朝見、恭之請、襲冠冕、帝不許、明日、率其大臣拜表、固請衣冠、帝大悅、謂弘等曰、昔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備、足致單于解辮、此乃卿等功也、弘等賜帛有差、卓彼上天、宮室混成、玄戈居其左、上將居其右、孤矢

音樂

夫音本乎大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角徵、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

者雨儀之攝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瀉，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擇舉人倫，削平滯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教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蓺，蕭韶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闕，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湯曰濩，武王曰武，周

史集

卷一百五十九

七

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音潤，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奏人在位，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標準，定郊丘之祭，願雖謬，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之所用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並卓之亂，正聲成焉。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

史集

卷一百五十九

七

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亂，淪於胡羯，及乎樂人南奔，穆帝羅鍾磬，待堅北敗，李武獲登歌，魏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於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李文頗爲詩歌，以勗在位，諸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勞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博通前載，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自糾撻，前達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定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以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高祖受命維新，入州同賈，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禽帶於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嬈屏棄，宮徵流唱，翔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南風咏而虞帝昌，北鄙歌而殷王滅，大樂不索，則王政在焉。故錄之以備於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人，煬帝於杏，頗玩搖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娼優優雜，咸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滯絃

巧奏皆出郢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寮曰、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夏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泯泯、金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離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音、而舊事匪存、未獲釐正、竊寐有懷、所為歎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高書侯射沈約奏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七

樂式則  
多才

秀、學、操、爲、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使、無、英、不、愧、韶、夏、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嘗、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四、器、名、之、爲、通、以、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中、又、制、十、二、笛、以、爲、通、聲、飲、古、鍾、玉、律、皆、不、差、忒、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北、中、郎、司、馬、何、佟、之、言、案、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變、王、夏、爲、皇、夏、蓋、緣、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奏、引、牲、之、樂、甚、爲、舛、誤、請、下、禮、局、改、正、周、捨、讓、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八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九

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以文舞爲大觀舞國樂以雅爲雅  
有十二則天數也其詞並沈約所製乃去階步之樂增改食  
之雅焉普通中薦蔬之後既無牲牢遂省雅雅雅雅云大壯  
舞奏夷則大觀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廟三朝  
同用之舊三朝設樂有登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  
所獻於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衆官入奏俊雅  
第三皇帝入閣奏皇雅第四皇太子發西中華門奏鳳雅第  
五皇帝進王公發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實雅第七皇帝入  
儲變服第八皇帝變服出儲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壽酒奏  
介雅第十太子入預會奏鳳雅十一皇帝食舉奏需雅十二

十三設白虎伎作訖將白鹿來迎下四十四設寺子遵安息  
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四十五設發高鍾  
伎四十六設變黃龍弄龜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鳳雅四十  
六衆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與奏皇雅自宋齊以來三朝  
有鳳凰街書伎上曰朕君臨南面道風著聞名實垂爽自欺  
耳目可懼之天監四年掌賓禮賀瑒請許皇太子元會出入  
所奏帝命制養德之樂名元貞迎送二傳同用之取禮一有  
元良萬國以貞之義明山賓徐勉等以爲周有九夏梁有十  
二雅並則天數爲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以比閏月  
時禮樂制度繁然有序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其  
以帝女深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於西州泰樂  
所常用樂景儀同案超世在坐帝潛然所涕景典曰陛下何  
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  
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辨破侯  
景諸樂並送荊州荊州陷沒周人不知採用工人並沒爲奴  
婢初武帝在雍鎮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見織者曰  
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  
皆而縛果如謠言故卽位之後便造新聲帝自爲三曲又令  
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舍設大樂等十  
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鼓

無違大會則爲之。陳樂以詔爲名有總詔通詔聚詔穆詔嘉詔彰詔諸奏後主嗣位號荒於酒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蕭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笛及玉樹後庭花金鈿步搖垂等曲與幸臣製歌詞綺麗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齊神武遷鄴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禪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鐃鍾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鍾各一篋簋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華有諸華樂採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淵奏上廟樂制制官懸而鍾管不備樂章既闕難以箴通四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使寶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荷堅末呂亮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變改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永熙中錄尚書孫承業其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樂采至於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請以爲準因宋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管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清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羣臣出入奏樂夏往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禮五方帝

並奏高明之樂爲覆轡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燎位通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樂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祿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六世祖以下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爲恢祚之舞神武神室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文襄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舞文宣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孝昭神室奏文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雜樂有西涼華舞清樂龜茲等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愛好之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耽賞胡戎樂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曹妙建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闔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闕莫不頌涕行幸道路於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樂氏樂器以屬有司詔制六樂歌舞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武帝建德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羣臣咸觀其官懸依樂三十六架朝會則朝廷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辟夏王公出入奏驚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畢奏漢夏舞六代大夏大獲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

以周官序  
其樂之  
故則公之

作頗得其宜云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欽附得其伎以備樂宴  
之禮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後帝聘皇后於北狄得  
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於大司樂習焉採其  
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會羣  
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武帝保定元年罷之宣帝即位廣召  
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  
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衣婦人服歌舞相隨引入後庭  
與官人觀聽戲樂過度遊幸無節帝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常  
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樂俱作新雨仲山還令  
京城士女於衢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 開皇

上卷一百五十九

二年前黃門侍郎顏之推言禮崩樂壞其來已久今太常雅  
樂並用胡聲諸惡樂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曰樂樂亡國之  
音不可用是時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更換聲  
律益不能通沛國公鄭譯請更修正詔太常卿牛弘因于祭  
酒辛芳之博士何妥等議正樂時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  
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令  
治書侍御史李諤議其罪諤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  
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解乃詔求知音之士集  
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定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官商角徵羽  
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畢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

松大東野  
樂大東野  
可矣

詳未曉明

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祿婆從突厥皇后入國書胡琵琶  
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又在西域稱  
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勒校七聲其若合符  
一曰安施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  
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滋華言  
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  
勝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建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  
也譯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華言  
均也其聲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  
調聲譯遂因其所捨琵琶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

上卷一百五十九

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十二律合八  
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乃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  
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  
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用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  
聲並失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又以編懸有八因作  
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  
篇以明其指獻之勅宣示朝臣議正之時邵公世子蘇夔亦  
明樂問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  
中並皆言五不言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云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準此而言勿官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

小呂是律呂見周禮

可樂

雅道南子如何說

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歷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官須立七調衆從譯議譯與藝俱云案今雅樂黃鍾官以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官以小呂為變徵半相生之道今諸雅樂黃鍾官以黃鍾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運用難實為變徵衆從之義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音律久不通譯藝一朝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後傷以學問雅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安能已庸

史集卷一百五十九

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官曰經文雖道旋相為官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唯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諸韻亦乃真義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舊記所載幾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竊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知音律有識音人葛寶常修洛陽舊曲言幼學音律師祖延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聲翼殷之崇牙懸八川七盡依周禮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消亂或欲令各

可樂

修造待其成擇善者而從之安忍樂成會惡易見乃請高祖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蕤賓之調高祖曰消消和雅甚與我心會安因請用黃鍾一官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固等自是譯等議寢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召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曹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代之樂後唯韶武而已秦始皇改武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不相襲也又造武德白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武德蓋循古之節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景

史集卷一百五十九

帝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絃薦於太宗之廟左宜采昭德舞為盛德舞更造新歌舞於武帝之廟陳此兩言遂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於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於先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斃魏武平荆州獲杜襲以為軍謀祭酒使制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奔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於古樂自裴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為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太昭舞五行之舞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武帝樂曰武始之舞文帝樂曰威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於天地宗廟及

朝大樂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造傳玄等造行禮及上食樂歌詩張華表曰按漢魏所用雜詩章辭異與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繁於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與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箭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煙素質循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太常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郭段胡後樂人頗復而渡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苻堅又獲樂工楊蜀等聞練舊樂於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於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子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於鄴魏遷都廣陽子超嗣立其母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典贈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朝金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前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詔為言宣業即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至於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

何安道

用聲有次請修輯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新造雜變商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停之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遠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廣又表請帝乃許之牛弘遂因鄭譯之舊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綴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安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秘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舍心等附會其說故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不復通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皆有鍾聲而王肅言不可陳統言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鍾弘採蕭統以取正焉高祖龍潛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大妻之義因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初後周長孫紹遠引國語汾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白鴉及鴉凡七位以律和其聲於是七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謂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弘並以非而採周官小胥職懸鍾磬半之



為堵全之為肆，鄭主曰鍾磬編懸之二十八而在一，為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官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建武水清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懸八用七，不取後周懸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為官懸陳布之法：北方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南方北向，仲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幸

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大射則徹北面而加鍾鼓祭天用雷鼓雷鼓祭地用靈鼓靈鼓宗廟用路鼓路鼓各兩設在縣內，又準儀禮官懸四面共設鍾十二，各依辰位，又四正位各設鍾一，為四間位，各陳磬一，為二十，其宗廟殿庭郊社並同，樹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廟同作，蓋取毛傳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鍾磬按儀禮擊為節，檢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鍾，皆亂擊焉，無成曲之理，今依後周以十二鍾相生擊之，聲韻克諧，每鍾鍾建鼓鍾磬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琴瑟箏筑笙笛簫篳篥各一人，祝在東，歌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絳衣，樂器並採周

西鐘林鐘

官奏之樂，代擇用其善者。又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既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閭丘，奏太簇歌應鍾以祭方澤，奏姑洗歌南呂以祀五郊，神州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宗廟，奏夷則歌小呂以祭社稷，先農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

史籍 卷一百五十九

幸

狩方澤，用文武二舞，其閭丘降神六變，方澤降神八變，宗廟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祭享皆一變，迎帝出入皆奏皇夏，單官出入皆奏肆夏，食樂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官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合十五曲。古者人君飲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鮑昱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



好耳以爲  
琴今所作  
則遺之甚

單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其之。  
謂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貢之。謂之建  
鼓。蓋殷所作也。又棲翔鸞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常也。  
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鸞鼓。精也。越王勾踐。擊大鼓於雷門。  
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鸞。鸞鼓而飛入雲。或曰。詩云。振  
振鷖。鷖子飛。鼓咽咽。醉言歸。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繁。飾  
鼓以鸞。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靈鼓靈鼗。並八面。雷鼓雷鼗。六  
面。路鼓路鼗。四面。鼓以桴。擊鼗。貫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  
不知誰所造也。木之屬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  
柄連底。動之。今左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虎。背有二十七

史記 卷一百五十九

樂

組。以竹長尺。橫櫟之以止樂焉。篲。篲所以懸鍾。櫟。櫟曰篲。  
飾以鱗。屬植曰篲。飾以鳳及羽。屬篲加木。版於上。謂之衆。衆  
人制其上。爲崇牙。以挂懸。周人增畫爲篲。載之以璧。垂五采  
羽於其下。對於篲。篲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於篲上。垂旒。旒  
以合采。羽五代同用之。謂之初。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  
高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  
曰文康伎。又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牛  
弘請存。釋鍾巾拂四舞。與新伎並陳。云。釋舞。漢已渝舞也。鍾  
舞。成公綏賦云。釋舞。舞庭。八音並陳。是也。拂舞。沈約云。吳舞  
也。巾舞者。公莫舞也。雖非正樂。亦前代舊聲。故梁武雖化。猶

史記 卷一百五十九

樂

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  
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于闐佛曲。其樂器有曲項  
琵琶。堅頭箏。篲之類。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龜茲者。起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魏平中原。獲之。  
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  
部。開皇中。其樂大盛。隋曹妙達。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  
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伎。估得公王之間。衆世爭相慕尚。高  
祖病之。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  
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風俗。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  
事。資和雅。公等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如使兒女聞也。帝

雖有此物而竟不能教焉。煬帝大置樂局，薛稷、潘徽、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翔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琴瑟玉女行，鴈神仙，雷客，擲磚續命，闕離子，闕百草，洗龍舟，蓮宮，長樂花，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宰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則能造曲，自然之理也。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請自封王，我天下大同，欲貴汝，宜自珍護。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潛聽，歸而習之，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大驚，其歌曲有《舍摩尼》解曲，有《婆迦兒》舞曲，有《小天》有疎勒鹽，其樂器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天竺者起

太尉廣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諡以號之，謂之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行曲有單交路，舞曲有散花，樂器七種，三懸為一部，工二十二人。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割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欲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抵之流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大業二年，突厥來朝，帝欲誇之，追四方散樂，大集東京，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惟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龜鼉龜鼉，水人蟲魚，偏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

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娼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有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等，各於掌上跳弄之。有入戴竿，其上歌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龍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樂千大駭之。自是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縱觀，起棚夾路，從昏達旦，至晦日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繡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珮，飾花髻者，殆三萬人。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兩京綰錦為之中，虛三年，駕幸榆林，突厥啓民朝於行宮，帝又設以示之。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

欣啓民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凡海內奇伎無不總萃崇侈器衛盛飾衣服皆珠翠金銀錦繡絳羅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魏華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操管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充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每年以爲常焉

史緯

卷一百五十九

書

史緯卷一百六十

隋書三

志

律曆

自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隨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青淳古華箭劑人類之源女媧聖黃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攄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帝而列管馮璫璫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管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景王鐘鍾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大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惟衡規矩準繩咸備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李武帝制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大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爰歷將終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獲杜夔使立音律夔依

當時尺度權備典章首武受命遵而不革泰始十年亮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埽地皆盡雖稍加採綴而多所淪胥終於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律增為三百六十樂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於篇云 一曰備數數者一百一十萬也數起於建子黃鍾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為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為律積

史律 卷一百六十

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千即黃鍾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歷管萬事綜覈氣象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乘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風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風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窮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一百千千萬所由同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釐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則不失黍絲聲有清濁協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亮運行紀之以曆則不差晷刻事物探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率者有九流焉一

曰方田以御田疇畧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廉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正員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皆兼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番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二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

史律 卷一百六十

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幕開差立兼以正員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名曰綴術學者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二曰和聲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比雄雌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鍾為始虞書云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為律以身為度周禮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應鍾長四寸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寸聲最濁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

音鍾太簇  
地人三始  
應鍾太簇

廢而不理  
亦何用哉

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鄭玄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蘅荀勗等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房以隔八相生始自黃鍾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挾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終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爲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編於冬至之後分焉遲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終於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常一管官徵旋韻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則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

史纂

卷一百六十

四

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官聲韻無失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二釐林鍾長六寸一釐應鍾長四寸七分九釐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泰之數梁初因宋齊無所改制後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詳失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今夾鍾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主養陰陽相逐生者止

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重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其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通執象數以配其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亦弗思耳矣按京房六十準依法推之迺白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復遲內上生盛變盛變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勅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肯參校舊器及古夾鍾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安聲廣九寸宜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施三弦一

史纂

卷一百六十

五

曰玄英其絃黃鍾應鍾大呂二曰青陽其絃太簇夾鍾姑洗三曰朱明其絃中呂蕤賓林鍾四曰白藏其絃夷則南呂無射黃鍾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卽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爲十二笛以寫通聲其夾鍾笛十二調以飲玉律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鍾悉周景王所鑄無射遺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則聲韻合和端門外鍾按其銘題定是夷則其西廂一鍾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鐫刻乃是太簇下今笛二調勅太樂丞斯宜建推

校鐘定有繫處，借訪舊識，迺宋泰始中張永鑒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啞下，以推求鐘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鍾，小大各一，今之太極殿前二鍾，端門外一鍾是也。案西鍾銘云：清廟撞鍾，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簇鍾徵，則林鍾宮所施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題既無秦漢年代，直云夷則太簇，則非秦漢明矣。夫驗聲改政，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執其文，歷年永久，隔而不通，無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其有，亦不可用。今詳論之，以言所見，并示百司，爰求厥中，未及改制，遇侯景亂，陳氏無所改作，周文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

史緯

卷一百六十

六

會有齊冠事，竟不行，後掘得古玉斗，案以造律及衡，事亦湮沒。開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呂，博徵學者，序論其法，會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付弘，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協律郎祖孝孫就其受法，弘取此管吹而旋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清濁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大尺，其事大，重用小尺，則兵用木尺，則農用土尺，則亂，用水

不設毀之  
索附皆切  
數也

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爲玉尺，見鐵作名爲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毀之，以息物議。仁壽四年，劉焯上啓於東宮，論張胃玄曆兼論律呂，曰：樂主於音，音定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鍾，於是乎在。但律終小呂數復黃鍾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妄爲六十，而宋錢樂之更爲三百六十考，禮詮次，豈有得然，化未移風，將恐由此匪直長短失於其差，亦自管圓，乖於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絃，亦舛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鍾管六十三爲實，以次每律

史緯

卷一百六十

七

減三分，以七爲寸，法約之，得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一分，四蕤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二分八釐七分之二，其年高祖崩，煬帝未遑改作，事遂寢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詔改用梁表律，調鍾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爲合古。其制度文議并毛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漢志云：黃鍾圓九分，林鍾圓六分，太簇圓八分，續志及鄭玄並云：十二律空皆徑三分，圓九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固志：林鍾空圓六分，太簇空圓八分，作律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皆空圓九分，乃與均鍾器合。開皇九年，牛弘辛彦之鄭譯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制黃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



度而差故客黍不同云齊神武參軍信都芳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待契焉開皇九年高祖遣毛爽等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案上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覆灰以輕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或灰飛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高祖以問牛弘弘曰灰

史釋

卷一百六十

八

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繫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於篇名曰律譜云後漢尺度稍長魏杜夔制律呂以之候氣爽悉不飛荀勗得古銅管校變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誤梁武帝時有汲冢玉律宋蒼梧鎮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柄誠學算於祖咆問律於何承天沉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為太常丞典司

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以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飛灰候景之亂臣兄喜於太樂得之以十二管衍為六十律用候氣序並有徵應陳大建時喜為吏部尚書後主立山喜為永嘉內史謂之家內貽諸子孫陳亡遺失今正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而事六十律候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大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於六

史釋

卷一百六十

九

十亦猶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仲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通也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春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四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四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

其各耳  
記音美  
加三  
亦不  
其各耳

史

卷一百六十

十

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爲一律所建  
日辰分數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爲宮太簇  
爲商林鍾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解爲變宮蕤賓爲變  
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大類運行當日者  
各自爲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微氣辨識時序萬類所  
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  
下生自依行終於德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  
運一律爲終不生其數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爲本以九三爲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  
各其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火也黃鍾三

史

卷一百六十

十

朗淑氣風馳伏喜榮靈四際種生恣性逍遙仁威爭南旭旦  
晨朝生遂琴分紫新姑洗三十四律曰南授懷來考神方顯  
揭角洗陳變虞擢類嘉氣始升卿雲嶺嶺疏道路時日旅實  
沈炎風首節柔條方結刑始方齊物華華英茂實登明壯進  
軒生依行壯壯少選道從朱轂揚庭含貞中呂二十七律曰  
朱明啟運景風初發羽物斯奮南中離春率農有程南訖敬  
致軀起內貞朱草含輝屈軼履時已氣清和物應戒越荒落  
貞軫天庭祥周蕤賓二十七律曰南事謹靜則道布毒肅肅  
潛動盛變安懷遠聲暨軌同海水息診離躬安壯樂明遠  
曉升中風肅朝陽制時瑞通揭火又次高儀其煌林鍾三十  
四律曰謙待崇德循道方壯陰升廉惠去滅華銷朋慶雲布  
均任仰成寬中安度德均無憂禮溢智淺任虛執格歸嘉美  
音溫風候節安華續嶺物無否與景日曜井日煥重輪財華  
夷則二十七律曰升商清夷氣清陰德白藏仰敘鮮刑貞魁  
全人到獨會道歸仁陰德去南陽清柔辛延乙和庚靡弄英  
各分積孔修九德成惠命惟仲又南呂三十四律曰白呂捐  
秀敦實素風勁物首珍結躬肥遷庭中風陰抗節威遠有裁  
歸期中德王猷允東恭收博譽播落未叩管隨分滿道心貞  
堅若止歸藏夷汙均義悅使亡勞九有允貞無射二十七律  
曰思冲懷謙恭儉休老恤農銷祥閉奄降婁藏遠日在旋春

問藏明奎鄒齊執衆大蓄蓄飲下濟息乃無邊刻保延年秋  
歲野色玄月澄天應鍾二十八律曰分焉祖微據始功成又  
定靜謐通內無爲而又姑射凝睡動寂應徵未有萬機萬壽  
無疆地久天長修復遲時方制無休九野八荒億兆安運  
三日審度史記曰夏禹以身爲度以聲爲律禮記曰丈夫布  
手爲尺周官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  
度並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爲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藳定  
藳定而禾熟律數十二藳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藳者  
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孫子算術  
云穀所生吐絲爲忽十忽爲杪十杪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  
史律 卷一百六十 主

器與本銘尺寸無差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周時玉律及鍾  
磬與新律聲韻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新律命之  
皆應梁武鍾律緯云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  
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  
沉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  
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徵強西京望臬微弱  
其餘與此尺同此尺者易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今以此尺  
爲本以校諸代尺云二晉田父玉尺世說有田父於野地中  
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  
皆應校一米又梁武鍾律緯稱主衣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  
史律 卷一百六十 主

古玉律八枚檢主衣周尺東晉用爲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  
口蕭餘定七枚夾鍾有晉題刻題制爲尺以相參驗取細毫  
中黍積次調定今尺最爲詳密長祖冲之尺校半分長荀勗  
尺校七釐以新尺制爲四通又依新尺爲簡案此兩尺長短  
近同三梁表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蕭吉云  
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案此即祖暅所算  
造銅圭影表者也陳誠入朝大業中以其合古用之調律以  
制八音樂器四漢官尺比荀勗尺一尺三分七釐蕭吉樂譜  
云漢章帝時零陵奚景於冷道縣界廟下得玉律度爲此尺  
晉荀勗造鍾律時人稱其精密唯阮咸議其聲高後始平攝

此最明  
承前  
千一百  
百五十  
之可無大

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易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解此兩尺長短近同五魏尺杜襲調律所用比荀易尺一尺四分七釐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寸五分釐比魏尺其斛淺九寸五分五釐是也六晉後尺江東所用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前尺荀易律尺也七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八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九後尺即周市尺及開皇官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周市尺比玉尺一尺九分三釐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後周未用玉尺之前雜用此等尺張覺算術云周朝市尺得玉尺九分三釐或傳梁時誌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

史籍 卷一百六十

云與多繫老翁周太祖及隋高祖各自以爲謂已周朝民間行玉尺開皇何著今以爲官尺百司用之十東魏尺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此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廣爲尺齊因而用之魏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太常卿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尺同高祖所制遂詔典修金石十一蔡邕銅尺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相承有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祖孝孫云相傳是蔡邕銅籥周武帝依定中詔大宗伯盧景宣等累

小之是但  
造律度量  
衡亦詳定  
附何所取  
表式

秦造尺縱橫不定後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爲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名玉尺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其律黃鍾與蔡邕古籥同十二朱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民間所用尺傳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天儀尺略相依近當由民間恒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平齊後以此同律度量頒於天下宣帝時達奚震牛弘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造尚書蘇綽所造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以調鍾律并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秦依漢書律曆志度之

史籍 卷一百六十

上黨之秦有異他鄉其色至黑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必不徒然然其大者依尺稠累實於黃鍾之律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白滿二事既殊消息難定况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柎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合古其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恐閭裡或差造律未妙撼動取客於理可通今勸周漢古錢與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黍十二成寸先王制法索隱鈞漢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鎔金校驗與鐵尺相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在

制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  
 察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夫八音克諧明王盛  
 軌同律度量皆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  
 於理為便未及詳定高祖平陳後廢周玉尺律用鐵尺律以  
 一尺二寸為市尺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比  
 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今大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  
 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鍾律常鐵尺南呂倍聲南  
 呂黃鍾羽也故謂之水尺律十四劉曜渾天儀土圭尺比晉  
 前尺一尺五分梁武鍾律緯云宋武平中原送渾天儀土圭  
 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土圭是光初八  
 年作皆劉曜所制非張衡也制以為尺長今新尺四分三釐  
 短俗間尺二分新尺梁法尺也十五梁間俗尺長於梁法尺  
 六分三釐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四日嘉量周禮栗氏  
 為量滿漢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滿其得一寸其實一  
 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其銘  
 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敬厥後茲器  
 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為  
 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三十二  
 祖冲之以算術考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

以鈞計米  
 重百斤  
 以斗計  
 重十斤

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  
 奇而漢尺即古斛之制也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  
 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  
 米斛為正則同於漢志孫子算術曰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  
 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  
 始四圭為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為圭漢志曰量者審合升斗  
 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簋用度數審其容以子  
 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簋以井水準其概十簋為合十  
 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  
 同其外旁有庀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  
 審其狀似時以摩薛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兩方左一  
 右二陰陽之象也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各異有一  
 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其斛銘曰律  
 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庀旁九釐五毫審百六十二寸漢尺  
 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則率考之此斛當徑  
 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庀旁一分九毫有奇劉  
 歆庀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梁陳依古  
 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周武帝保定元年晉國造倉獲古玉  
 斗以稽準繩考其律不差累黍五斗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

一斗六斤  
十三兩半

此古權  
之制如左

和乃鑄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太平權衡度量內徑七寸一分淡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修地官爲式今以數計之玉升積玉尺一百一十八分有奇斛積一千一百八十五分七釐三毫九秒玆算術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拒秦定量以玉稱權之一升之實重六斤十三兩間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五日衡權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任權鈞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璣則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以什物平施知輕重也古有秦篆鍾鐻銀鈞銖銖之

史籍 卷一百六十

大

目前志曰權本起於黃鍾之重一籌零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其制以美立之以物鈞之凡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固而環之令之內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備於鈞器以爲大範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乃王莽所制時大樂令公孫崇依漢志修稱尺及見此權以新稱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稱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樂夫曆者紀陰陽之通變既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

度務者也自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以兩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鴻範湯武革命咸率舊章然文質既殊正朔斯異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至於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曆大運得該決生靈堪輿天地間物成務致遠鈞濫周德既衰史官廢職時人分散禮祥莫理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於孝武改元夏正時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紕謬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以爲志先武中興未能詳考永平之末乃復改

史籍 卷一百六十

元

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後命劉洪纂修其修律曆司馬彪用之以續班史魏氏史官韓翊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咸遵劉洪之術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亦有節法事迹糾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於齊末相仍用之梁武初興因循舊傳天監中平方改行祖冲之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有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關行李業與曆建於周武惟矯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步焉太象初太史上士馬顯上言寅元曆便即行用開皇四年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復行張貴玄曆今宋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於篇云 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下詔定曆

具外散騎侍郎祖暕奏曰臣先在晉以來世居此職仰尊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為正曆垂之於後不可改張詒太史令將作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曆舊曆疎九年正月用祖暕之所造甲子元曆頒朔至大同十年詔更造新曆以甲子為元六百一十九為章歲一千五百三十六為日法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遭侯景亂遂寢陳氏因梁亦用祖暕之曆無所創改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常侍宋景業叶圖議造天

史籍

年

依曆景業言齊受禪之期常曉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文宣大悅乃施用之後主武平七年重峻鄭元偉立議非之曰景業後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乘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間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之曆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齒或乖兩宿今上甲寅元曆以六百五十七為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為部五千四百六十一為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為元紀時廣平人劉季孫張孟賓同知曆節並棄舊事更

既云無有不合又云

皆不能中何也

史籍

年

制新法季孫以百一十九為章八千四十七為紀九百六十六為歲餘甲子為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孟賓以六百一十九為章四萬八千九百為紀九百四十八為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為斗分元紀其命法略皆違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其日影俱合循環無窮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無有不合勒紇于敬禮及曆家豫刻日食疎密其年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季孫言食於卯時孟賓言食於寅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寅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歸亡國西魏入關尚行

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地或乘訛。水能冷火。因亦玉羊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為重。自炎漢以還。迄於有魏。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日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壁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曆錄半紀。萬古時夏來殷。斟酌前代。曆變上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盡窮性理。以為此曆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曆。合有八家。情相踳駁。未能盡舍。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暨

史籍

卷一百六十

主

考疎密。更令同造。詳案史曹傳誦。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於統曆。自丙寅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庶幾從輕重。無失寒燠之宜。夾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興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為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曆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曆術。別推入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

推步加減之乃為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於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破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禪。擢賓為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曜等。議造新曆。令太常卿盧貞監之。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詔頒行。張賓所造曆法。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以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一算。上張賓之曆。既行。劉昫孫與黃州秀才劉焯。並備其失。言無師法。刻食不中。所發凡有六條。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

史籍

卷一百六十

主

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知明有進退。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賓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善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尚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上表立議。駁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觀偉之意。以食朔為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



何承天著曆其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文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曆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舍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大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饗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爲將來之範今李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疾遲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朔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八食經書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前後漢及魏晉四代所記日食朔晦先後各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曆術推之並合朔日而食第二勘度差變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卽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

太初元年丁丑落下閏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斗末牛初晉時有姜岌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差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口所在既殊而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今隋甲辰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爲始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按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符合不差時新曆初班賈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升爲太史令二人叶議其短季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煒妻相族證惑亂時人季孫煒竟以他事斥罷後賈死季孫爲被讞悉受委入京又上奏爲劉暉所抑事寢不行而留季孫直太史寓宿觀臺累年不調乃抱其書與觀諸閣下慟哭執法尚嚴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書卽日擢大卿督遺典實曆比校短長信都人張胃玄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與季孫共短賈曆異論峰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上令

宋人

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期而食尚不得其時他皆無驗胃玄所尅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卒孫所尅驗亦過半於是高祖引卒孫胃玄親自勞卒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高祖不悅又罷之俄而卒孫卒楊素牛弘傷惜之復薦胃玄上召見之胃玄言日長景短之事高祖大悅賞賜甚厚令參定新術劉焯聞胃玄進用增損卒孫曆法名七曜星術奏之與胃玄之法頗相乖爽袁充與胃玄害而罷之十七年胃玄曆成奏之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頌等執舊曆術述相駁難高祖不能決會通事舍人顏慤楚上書云漢落下閤改顓頊曆作太

宋書

卷一百六十

志

初曆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高祖欲神其事遂下詔將胃玄所造曆法付有司施行擢胃玄為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胃玄進表充互相延擯其開皇十七年所行曆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業四年改法命起虛七度諸法率更增損云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以曆事付皇太子研詳太子徵天下曆算之士咸集東宮劉焯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較正胃玄之短太子嘉之未獲考驗焯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思解胃玄之印官不滿意稱疾罷歸仁壽四年焯上啓曰自木鐸寢聲精言成爐羣生蕩析諸夏沸騰曲技雲浮時官雨絕曆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庸鄙猥荷甄

擢專精藝業姚毓數象自力羣儒之下冀觀聖人之意開皇之初奉勅修撰性不諧物功不克終遂被胃玄竊為已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亂日實點皇猷請徵胃玄答驗長短焯又造曆家同異名曰稽極大業元年著作郎王邵諸葛穎因侍宴言劉焯書曆推步精密證引詳明帝曰知之久矣乃下其書與胃玄參校胃玄駁難云焯曆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定朔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十六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張衡及何承天創為此意難者執數以校其率卒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為

宋書

卷一百六十

志

定朔須除其平率然後可互相駁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袁充方幸於帝左右胃玄排焯曆會焯死曆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云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映蔽大較正交如果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無損雖外全而月下內損而更高交浸則間遙交淡則相傳而不淹因遠而蔽多所觀之地既偏所食之時亦別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為食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則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體則高居東西傍則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由準率若實而違古史所詳事有紛互今故推其便槩使求者知其

指歸。苟地非陽城、隨所在而漸異。月食者、以所行虛道、暗氣所衝、日有暗氣、天有虛道、正黃道常與日對、如鏡居下、魄居上、陰名曰暗虛、掩月則食。當月月食、當星星亡、夜半之辰、子午相對、雖隔於地、虛道即虧。既月北、日光當午、更耀時亦隔地、無虧、稟明諒以天光神妙、應感玄通、正當夜半、何害虧稟。月由虛道表裏俱食、日之與月、體同勢等、較其食分、月盡為多、容或形差、微增虧數、疎而不滿、綱要克舉。

### 天文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眾星以效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

史籍

卷一百六十

美

爰在庖犧、仰觀俯察、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至於榮河獻錄、溫洛呈圖、六文摘鏡、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在天成象、示現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孛斗、鑒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秦氏以戰國之修、怙茲凶暴、小星交關、長懸橫天、漢高驅駕、英雄堅除災眚、五精從歲、七車兼舉、含權會編、道不虛行、世祖中興、當塗取物、全行水德、祗奉靈命、玄光著明、天人不遠、漢之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況、即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魯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

史籍

卷一百六十

美

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為帝皇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座、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天、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理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廿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總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書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旁竊始分曉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釋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同、宛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填為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官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乘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天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

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彗珥雲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陽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

史籍

卷一百六十

辛

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白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曜衆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溢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之六十五度即天經也黃道表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陰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強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自外典王蕃大同書說渾天日月星辰不問春夏秋冬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恒渾新論云漢長水校尉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

以近爲遠

遠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山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太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不同日中在上覆蓋人人當太陽之衝故熱始出時新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微人時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揭先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郎束皙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見大也

史籍

卷一百六十

辛

日無大小而所有伸厭厥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其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面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遊以觀日月常踴而雲不覆乘然以涉水水去而然不徙矣安爰云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東哲言天體存於日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攷初出在傍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

人視日如小其初出也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亦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不甚大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若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相連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亮衰失常則爲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顧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道衆說附儀渾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考經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摭格所知未能遙超其實求之以理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

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細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辰細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東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下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離遠而炎在傍雖近而微視近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効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驗虛繁翰墨夷塗頓轡雄辭析辯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逾熾既已遷之猶有餘熱也案虞書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則考靈曜所謂觀玉衡之遊皆明主時乃仰中星者也璇機中而星未中爲參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機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

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機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五穀登。萬事康也。璇機卽渾天儀也。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機。第五星名玉衡。以七政爲北斗七星。戴肇之官莫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馬融謂機衡爲渾天儀。鄭玄云。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匡。解者無異在

史緯

卷一百六十

考

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斯二者以考天蓋密矣。又云。古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閭爲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曆。或其所製也。漢和帝時。太史掾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現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永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始造黃道銅儀。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蕃以古製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狹。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蕃今所作。以三分爲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二。

三渾天儀法。黃赤道各廣一度有半。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以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是以知天之體。圓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案續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結意亦以天爲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爲乖僻。渾天儀者。其制

史緯

卷一百六十

考

有機有衡。靜動靜兼狀。以效二儀之情。又用旋衡管。用考三充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古之遺法也。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漢候臺銅儀。蔡邕所欲。聚伏其下者。是也。梁華林重雲殿前。所制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爲孔。以象南北極。植建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而分爲度數。署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之中。與春秋二分日道相應。亦周而分爲度數。而署以維辰。並相連者。扁捷植而不動。其裏有雙規相並。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扁捷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

兩為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注於外雙規南極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北極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闕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間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曆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為之者也檢其鑄題是對曜史官承南陽孔挺所造則古渾儀之法也其儀略舉天狀而不殺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戎義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而何承天徐爰沈約咸以為張衡所造失之遠矣魏道武令太史令晁崇修渾儀以觀星象明元詔造鐵儀以為渾天法考璇璣之正其製並以銅鑄唯星度以銀鑄之南北柱曲抱雙規東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龜負雙規其餘皆與劉曜儀同即今太史候臺所用也渾天象者其制有機而無衡梁末秘府有以木為之其圓如丸其大數周南北兩頭有軸徧體布二十八宿至家星黃赤二道及天漢等別為橫規環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象地南軸頭入地注於南極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地上注於北極以象北極正東西運轉其昏明中星既應度分至氣節亦復不差然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揆日月分步星度者也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

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為之五分為一度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為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待樂置於文德殿前樂之斯制以為渾儀則內闕衡管以為渾象而地不在外是參兩法別為一體內外天地之狀不失其位也吳時有葛衡明達天官能為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於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則樂之所放述也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則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青黃三色珠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以象天運而地在其中宋元嘉所造儀象器不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晉侍中劉焯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然則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規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周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開皇天下一統以後魏鐵渾天儀

測七曜盈縮以蓋圖列星坐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爲渾象者矣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曆上啟於東宮論渾天云晷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集漢武考詳律曆糾落下閔鮮于妄人等共營定之後漢張衡復作其體制亦不異閔等雖閔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吳陸績上渾儀皆修錯績小有異務乃事同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總用銅儀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觀紫邑月令章句等注考蓋職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雷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大象一垂餘何可驗況亦黃均度月無出入膠於恒定氣不別衡分刻本差

里亦有不同者以地有高低也

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啟送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目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目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爲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并平之日釐改畢謬斷正其時請一水工并解算術上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効象除疑不用大業三年勅諸郡測影而焯



前書一尺  
三寸易一  
三寸尺  
三寸尺

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極而立北表。今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始出東方半體。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今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從中表西望。今西表及日參相直。其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西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西之北。進退

東緯

卷一百六十

卑

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西之正也。昔者周公測影於陽城。以參考曆紀。蓋日為陽精。玄象之著。然者生靈因之。動息寒暑。因其運代。觀陰陽之升降。揆天地之高遠。正方辨位。定時考閏。莫近於茲也。古法簡略。有題難究。術家考測。互有異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尚書考靈曜。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觀其影。影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鴻範傳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景

秋二分。景七尺三寸二分。後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祖冲之。大明曆。皆與考靈曜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景則同。且緯候所製。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短。考景尺丈。雖有大較。然或地域不同。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維一。蓋未能精驗。馮古所以致爭。今刪其繁雜。附於此云。樂天曆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求其盈縮。大同十年。太史令虞翻。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春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陳氏唯用梁法。齊神武徒洛陽

東緯

卷一百六十

卑

舊器於鄴中。竟未考驗。至後主時。劉琨孫張孟寶始建表測。景以考分至之氣。草創未就。仍遇國亡。周自天和以來。曆士紛出。亦驗日景。以考精粗。高祖踐極。大議造曆。張胃玄兼明。揆測言日長之端。而莫能考決。開皇十九年。表充為太史令。欲成曹玄舊事。表曰。隋興以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二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

廣人爲害  
如此

史錄

卷一百六十

星

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崇靈聖王初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魏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稀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廣初爲太子充奏此事漢合時宜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爲仁壽元年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此後百工作役並加課程以日長故也案日徐疾盈縮無常充等以爲祥瑞大爲議者所恥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云陽城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當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承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孫榮集諸朝士共觀秘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

史錄

卷一百六十

星

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入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昔黃帝創觀渾天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爲一箭冬至五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晝有中有所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己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漢興張敖因循古制猶多疎濶存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至夏至帝時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每府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先武之初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常符漏品和帝永元十四年霍璠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爲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魏晉宋齊梁初並以百刻分晝夜宋何承天以月蝕所在當

日之衡考驗日宿知移舊六度冬至之日其影極長測量登度知冬至移舊四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過半刻皆由氣日不正而然遂議造漏法春秋二分皆晝晝夜漏各五十五刻未有行者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有餘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皆旦之數各三刻令祖暅為漏經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為用箭日率陳文帝天嘉中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

東錄 卷一百六十

聖

百刻為法後魏齊周並從百刻隋初用周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啓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革舊章用之不精開皇十七年張胃立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出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一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二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言日行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

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及依渾天黃道驗知冬至晝漏五十九刻一百一十分刻之八十六晝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夏至晝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曹玄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著在曆術推驗加時最為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欽器以漏水注之獻於煬帝帝善之令與宇文愷依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稱漏製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造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探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日備黃道

東錄 卷一百六十

聖

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以成陰陽寒暑之節傳云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故人君有瑕必露其隱以告示焉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亮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夕日月相望人若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夕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候遲日行十二變強極疾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極疾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

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終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亮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逐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闇虛有表裏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五星爲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納月行出有陰陽也終之出入五常不可以算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爲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陵變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見其變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初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速朝時近中則留漸經日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金水三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速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速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於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順逆留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星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三星經

天三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爲得其行政合於常違曆錯度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災肆害而有亡國革政兵飢喪亂之禍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有能察後魏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避葛榮之亂隱於海島積三十年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過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差少者五度多者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啟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五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胃玄到李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際會皆古人所未得也

食貨

昔馬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相乘，自  
此史官，曾無覓見夫厥初生民，食貨為本，聖人割廬井以業  
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顯而食貨而為盜，刑罰不  
能止，故為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晉自中原喪亂，元帝  
寓居江左，百姓之南奔者，謂之僑人，情取舊壤之名，僑立郡  
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

史錄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一

有蓄積之資，諸蠻陳儼，洞常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賂物，  
以裨國用，嶺外商帥，因生口藉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  
者朝廷多因而畧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  
軍國所需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今列  
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  
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量準所輸優於正課焉，都  
下八為諸王公貴人左右側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  
官品第一第二個客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  
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  
十戶，第九品五戶，其個數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



史錄

卷之一百六十一

二

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置一人，皆通在側客  
數中，官品第六以上，並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  
品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  
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半之，  
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為丁，  
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為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  
十八人出一運丁，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倉京都  
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大  
倉，東官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鈞磯倉，錢  
塘倉，並大貯備之處，自餘州郡奉傳亦各有倉，自候景之亂，  
國用常備京官文武多遷帶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楊徐等  
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  
同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諸王諸主出四就第  
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酒米魚鮓等，並官給之，主及主婿外  
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公給云。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  
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民，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  
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叛亂，相率內徙，  
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連年戰爭，河洛  
空竭，遷都於鄴，山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民，是時六坊之  
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給常粟，春秋二時，賜帛以

供衣食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是諸州緣河津濟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海幽青四州之堤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贖自是之後倉庫充實水旱凶饑之處皆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中國成太極穀斛至九錢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舊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僑居者各勒還本局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成河南之地因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署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罷廢輕稅而已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

史籍 卷之一 一百六十一

三

然後取之謂之百餘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脩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齊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類虞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劍臺殿所役其廣而帝刑罰酷濫官吏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賜墾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勅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益甚戶口和調十亡六七而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并省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州無田之人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

每見屯田  
者其利  
今日不能  
行何也  
無其人耳

謂之樂遷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廢帝乾明中尚書右丞蘇珍之議脩石髓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庫充足孝昭立平州刺史嵇驥議開幽州營充舊賊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贖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淮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河清三年令民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輪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還內職事官一品已下逮於羽

史籍 卷之一 一百六十一

四

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一品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舉田者名為承田然舉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二品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三品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以上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止六十人其方百里外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牛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承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折一斤絲舉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京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

從貴價不  
是

貧富爲三臬其賦稅常調少則直出上戶次則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臬輸遠處中臬輸次遠下臬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欲輸絹錢者聽諸州郡皆置富民倉初立之日準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常州穀價計量制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選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以上皆在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

史集 卷之一百六十一

五

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既頻歲大水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百姓饑饉尤甚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大統中造脩文假武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澤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脩佛寺所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掾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順贊成之後主大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與焉未幾而亡後周太祖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

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徵施之備制畿輔府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民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口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因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口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年八十者一子

史集 卷之一百六十一

六

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則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日散鹽煮海以成之三日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日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日倍鹽於戎以取之凡鹽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則蓄其餘以待凶荒以粟貸民春頒之秋斂之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官武帝保定二年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隋文帝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

之類是時尉遲迴王謙司馬濟難相次叛逆與師討討實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官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民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歲以下爲小十七以下爲中十八以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一百頃少者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桑榆及粟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以布絹絕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七

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以供公用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罷酒坊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粟京師置常平監山東承齊俗機巧姦僞避役者十六

此乃小傳  
非大體也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八

七四方罷民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又開相糾之科大功以下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戶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祖又以民間課輸雖有定分常平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輪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入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數月之間晝夜不絕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



人民之家  
至於地不  
能給乃出  
一簡其口  
使者亦均  
微也

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  
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  
朝議欲徙就寬鄉帝命諸州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四方  
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  
至二十畝老小復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於岐州造仁壽宮  
素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  
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築爲平地死者以萬  
數帝幸新宮時方暑月死人相次於道素一切焚除之帝知  
其事甚不悅及入宮遊觀乃喜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晚登仁  
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燭漫又聞哭聲帝曰此等苦役  
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赦以遣之開皇三  
年帝以京師倉庫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熊伊洛  
鄆懷鄆衛許汝等水次十三州募運米丁於衛州置黎陽  
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  
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瑱向蒲陝  
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  
免其征戍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詔曰京師所居  
五方幅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難三門  
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  
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九

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  
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  
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最  
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  
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  
運浩沔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從事辛勤  
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民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  
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  
通渠轉運通漕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便開倉振給  
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今諸州百姓及軍人共立義倉收  
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  
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  
饉者卽以此救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  
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鄆洛伊潁邳州大水百姓饑  
饉高祖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命司農丞王重發廣通之  
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賑糶與人  
買牛鹽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  
州皆免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  
食從官並準見口振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奉  
山十五年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不思久計輕爾費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十

素用兵性  
以軍法行  
之耶

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蘭豐郡涼  
甘瓜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若有旱儉先給雜種及遠年粟  
十六年詔秦壘成康武文芳岩旭洮岷渭紀河廓爾隴涇寧  
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準上  
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二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毫曹戴譙諸州連於滄海皆  
因水災所在沈溺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州縣相視高下發  
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介振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遭  
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額有年矣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  
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歲丁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七

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管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  
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  
皂澗營顯仁宮苑園連接北抵新安南及飛山西至瀾池周  
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  
引穀洛水自苑西入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  
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  
澄往江南諸州采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運送往返相屬  
千里不絕而東都役使迫促僇者十四五每月載死丁東  
至城阜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  
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又造龍舟鳳船黃龍赤艫樓船茂舫

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滕靴青絲纓挽船以幸江都帝  
御龍舟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篋舫舳舻相  
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賞闕乏  
者譴至死盛脩車輿輦輅旗旌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  
角牙齒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毼毼者皆責焉徵發倉卒  
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  
富豪之家其價騰踊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鸞鮮半之使屯田  
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士  
卒深入蒙犯齊虜死者十八九復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  
往張掖監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三

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廉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  
又與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互千餘里死  
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  
涿郡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  
金玉被錦屬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  
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誘示之其年帝親征吐  
谷渾破之於赤水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  
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置西海郡善  
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  
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

司奏兵馬多損耗詔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武馬至十萬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械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七年冬大嘗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山東疫疾尤甚所在皆以供帳軍旅為務百姓困窮弗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募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賣為奴婢九年詔課閭中富人計其資產出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為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辛苦生棄盡屠盜賊四起道路斷絕隴右牧馬盡為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為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誠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百姓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所在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因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駿改為六駿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遇高麗就送叛臣斛斯政遣使來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京師於開遠門外射殺之遂幸太原為突厥所圍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古

尋解帝還洛陽募益號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棄無以自給而倉庫充牣莫肯振救初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衣土或持葉為末而食之其後至人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時李密據洛口倉聚眾百萬越王侗與段達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以絹為汲繩然布以繼代王侗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承豐倉以振之百姓始蘇息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支券率錢一萬輪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以為常以人視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懲勵之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賦曹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將甚苦之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湖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易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又別鑄無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頒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其至普通中乃盡罷銅錢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古

今亦有以  
三十三為  
小百者

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推論賈商販姦詐因以為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鄂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為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錄兩柱鑄鵝眼錢又間以錫鐵梁帛為竹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主

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舊用永安五銖邇邇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秦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溫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絹及錢仍舊文更鑄道之四境未幾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錢更鑄常平五銖創造精好其錢其貴後來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利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齊齊徐兗梁豫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

不得出入  
及入不聽  
出竟錢何

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雜用大錢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賜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賜布泉錢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令私鑄者被從者遠配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宣帝大象元年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 高祖受禪以天下錢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而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百姓或有私鑄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有賣錢者勘樣相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夫

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以為銅入官而漸依舊錢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詔縣令有不禁者奪半年祿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止五年復廢其制自是舊錢始絕而見用之錢須和以錫鐵錫鐵既賤錢多私鑄不可禁約乃禁出錫鐵之處不得私采其後姦發稍稀錢銀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通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局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詔晉王廣聽於鄂州置十鎰錢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鎰錢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鎰錢錢賤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京師以惡

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錢頗息大業以後王網弛素巨奸大猾私鑄愈多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贏鐵鏤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刑法

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乃制權典依周漢舊章有罪者贖凡在官身犯鞭杖杖脊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議定律令得齊舊郎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減法度能言之於是爲兼尚書刪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七

定郎使損益植之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元年詔曰律令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爲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處內法出恆鈞前王之律後王之令因循創附其各有以若遊辭贊句無取於實錄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爲本用衆家以附丙丁俱有則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定爲梁律留尚書比部參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門併法之弊法度請曰魏晉撰律止關數人今若皆諸列位恐緩而無決於是以前尚書令王亮侍中王亮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兼侍中柳惔給事

黃門侍郎傳昭通直散騎常侍孔嵩御史中丞樂謁太常丞許懋參議斷定爲二十篇一日刑名二日法例三日盜劫四日賊叛五日詐僞六日受賂七日告勅八日討捕九日繫訊十日斷獄十一日雜十二日戶十三日擅興十四日毀亡十五日衛官十六日水火十七日倉庫十八日廩十九日閭市二十日遊制其制刑爲十五等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官隨仗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匹四歲刑男子四十八匹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二歲刑男子二十四匹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贖髡鉗五歲刑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八

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匹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男子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一匹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二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日免官加杖笞一百二日免官三日笞笞百日杖笞一百四日杖笞一百五日杖笞五十六日杖笞三十七日杖笞二十八日杖

職官應罰  
如左字記  
部族杖也

史律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七

督一十論加者上就大當減者下就大凡繫獄不即答款者應加測罰不得以人事為隔若人事犯罰違打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牒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刻而止囚有械扭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以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粗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乾長二尺五寸杖用生刺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圓一寸三分小頭圓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小者二十當

罰之之法  
應可教者

若以刑法  
杖使凡罰  
不計其數  
亦不必罰

史律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三

士人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官者依儒當械繫者及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上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坐非死罪並領繫之并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參共錄之大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二年法度表上新律又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以法度守廷尉卿詔班新律於天下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鞠辭云母實行此法官虞伯生稱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解證父孔子非之景慈平素無防閑之道臨刑有明目之操陷親族刑傷和損俗凡乞憫不審降罪一等

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無任者著升杖。若疾篤。權解之。囚徒優劇不等。皇太子見而怒之。上疏曰。臣比奉敕。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大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啓並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乃有刑均罪等。愆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請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私曲易啓。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準。帝弗能從。時王侯子弟皆壯驕。蹇不法。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憚。嘗遊南苑。臨川王宏伏人於橋下。將爲逆事。覺有司請

史錄

卷之一百六十一

年

誅宏。帝泣讓之。免所居官。頃之復還本職。由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咸於王家藏匿。薄暮塵起。則剽掠行路。謂之打稽。帝知之。而難於誅討。十一年。復開贖罪之科。中大同元年。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疎。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尤甚。簡文制於侯景。元帝素苛刻。且懲前政之寬。及周師至。獄中有死囚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令盡殺之。未行而城陷。敬帝卽位。刑政歸之陳氏矣。陳武帝承梁季喪亂。刑典疎闊。思革其弊。乃下詔曰。朕聞唐虞道盛。設畫象而不犯。夏商德衰。雖桀戮其未戢。洎乎末代。綱目滋繁。矧屬亂離。憲章道

不孝內亂此制尚輕

共上二十一日每七

日一鞭笞共罰百五十也

秦朕始膺寶曆。思廣德心。可授舉賢才。刪改科令。羣寮博議。務存平簡。求得梁時明法吏。令與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敕尚書僕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兼尚書左丞宗元。饒賀。朗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科四十卷。制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發詔棄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惡逆免死。若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篇目條網。輕重簡繁。一用梁法。其有賦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測者。以土爲塚。高一尺。上圓。旁容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說著兩械及桎。上塚限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

史錄

卷之一百六十一

道

得度不承者。免死。其免鞭五歲。刑降死一等。及五歲刑已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餘並歷作。其三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餘一年。贖其一歲刑。有官。無官。皆贖論。案庶人準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壹手。至市。脫手械。及壹手。當刑者。夜須明。兩須睛。晦朔八節六。濟月在張心日。並不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侍御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文帝性明察。留心刑政。親覽獄訟。勸善。勸臣實。威威以法。繩之政。號嚴明。宜帝卽位。優借文武之士。崇尚簡易。政令既寬。

刑法不立又連年北伐罷民聚為劫盜後主信任譙郡太守  
成市猜忍疾忌有忤意者動至夷戮百姓怨叛以至於滅  
齊神武文襄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羣官刊定魏  
朝律比格時軍國多事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文謂之  
變法從事清河房超為黎陽郡守有趙道德以書屬超起不  
發書棒死其使文宣善之因令守宰各設棒以誅屬請之使  
都官郎中宋軌曰昔曹操懸棒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  
其可若受使請賊遂致大戮身為枉法何以加罪於是罷之  
司徒功曹張老上書稱大齊受命以來律令未改非所創制  
垂法革人視聽於是命羣官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

史書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七

依魏舊時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  
矜恣行酷暴昏狂醜骨任情喜怒為大鑊長鋸到確之屬並  
陳於庭有所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輒殺以逞其意僕  
射楊惜乃令憲司定死罪囚置於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  
以應命謂之俱御囚經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  
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篋條為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聖旨  
致死帝以為歡笑有司皆慘酷訊囚用車輻獨杖夾指壓辱  
或立之燒犁耳上或以臂貫燒車釘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  
年豫州檢使白樹為左丞盧斐所劾於獄中告斐受金文宣  
知其姦因詔按之果無其事乃赦入座議立案勅格負罪不

得告人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不能斷  
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千人多移歲月帝雖昏虐賴楊愔彌縫  
其闕故時議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孝昭即位將加懲革未  
及而崩武成嗣立思存輕典大寧元年詔曰王者所用唯在  
賞罰賞貨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自今貴疑  
從重罰疑從輕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叔等奏上齊律十  
二篇一日名例二曰禁衛三曰婚戶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  
曰詐偽七曰關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虐  
殺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  
采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報之其次梟首並陳  
尸三日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  
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於邊裔以  
為兵卒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春並六年三日刑  
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  
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  
歲者二十一歲者免笞並鎖輪左枝而不髡無係者鉗之婦  
人配春及掖庭織四日鞭有一百八十六五十四十之差  
凡五等五日杖有三十二一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為十五  
等贖罪舊以金皆代以絹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七  
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四匹二歲三十六匹各通鞭

史書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七



也

符論一歲無符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鞭絹一匹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符十已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義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降秩比視老小閹癰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匹及杖十以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覓其一房配罪戶宗室則不注盜及不入奚官不加罰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贖者及婦人侏儒篤疾瘡殘非犯死罪皆頒繫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流罪以上枷枷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稍皆用熟皮削其廉後鞭索長一尺笞者笞傍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二十以下杖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閉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焉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於閤門外勅集囚徒於閤前擲鼓千聲釋枷鎖焉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救在門之子弟常講習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為定法者刑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律無正條於是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輕議欲入則附

史

卷之一百六十一

重

重議姦吏囚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紀紊亂卒至於亡周文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大統元年命有司斟酌古今為制二十四條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損益為五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為廷尉卿撰定律律肅積思累年遠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拓跋迪踵成之保定三年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日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關稅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廢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其制罪一日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鞭一百笞六十流安服去皇畿三千里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鞭一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鞭一百笞一百五日死刑五一日絞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

史

卷之一百六十一

重

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日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攻劫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其讎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生經盜盜者注其籍惟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流罪枷而杖徒罪枷而鞭罪杖杖罪枷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下散之獄或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竿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應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罪金二斤鞭者以一百為限加笞者合史律

史律 卷之一百六十一

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輪作者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蕃服蕃服以下俱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絹一匹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匹死罪者一百匹其贖刑死刑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除復讎之法犯者

以殺論時晉公護將有異志欲以寬政取人心然闇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既用法寬弛不足制姦子弟僚屬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武帝性明察自誅護後躬親萬幾雖骨肉無所縱舍用法嚴正中外肅然自魏晉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為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廩役建德六年平齊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雜戶悉放為百姓其後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賦盜姦宄頗乖憲章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大抵持仗羣賊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隄五戶五十匹以上及地頭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宣帝性殘暴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卽位並加誅戮內外俱懷危懼帝恐失眾望乃行寬法以取人心宣政元年詔制九條宜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詔曰高祖所立刑書典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誅殺無度又數行肆赦為姦者多輕犯刑法於是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家口籍沒上書字課者科其罪鞭杖皆有二十為度曰天杖其後加至二百四十婦人之刑有磔磔車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卽一百二十多打者卽二百四十帝謂飲羗度官伯

國有長孫  
尊又有  
孫覽來

長孫覽求改日朝亦時菲亦時日日恆常游政事日無次下  
士楊文祐以告郎譯譯奏之帝怒命殺二百四十而死後更  
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中寓諷諫郎譯又奏以諷帝賜猛  
杖一百二十是時外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悉怨  
帝帝立隋高祖為相行寬大之典略傳律作刑書要制奏  
之帝下詔頒行高祖開皇元年詔尚書左僕射高士柱  
國郎譯楊素大理前少卿常明刑部侍郎韓濟比部侍郎李  
士才考功侍郎柳雄亮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日  
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千里加杖一百五百里  
加杖一百七十里加杖一百六十應配者一千里居作  
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  
者俱從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四曰杖刑五百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十十至於五十而  
滿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腰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唯  
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  
宋後齊之制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  
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  
亂犯十惡及故殺人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  
第七以上犯罪皆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  
以銅代絹贖絹一斤為一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元

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三年則六  
十斤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  
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  
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皆比徒三  
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流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  
流二千里定詔頒之日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過於時故  
有損益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輟  
身義無所取不益懲戒之理徒表安忍之情鞭之為用殘割  
膚體微骨侵肌雖云近古之式實乖仁者之刑梟輟及鞭並  
去之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  
重化死為生備條日於簡策宜班行諸海內先施法令欲人  
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萬方百辟知吾此懷自  
前代相承有司訊考或用大棒束杖車輻鞭底屨踈杖梳之  
屬楚痛備至多所誣伏至是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柳杖  
大小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帝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  
犯法者眾文吏承苛政之後務鍛鍊以致人罪乃申教四方  
教理辭訟縣有枉屈不理者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許詣  
闕申訴有所壅閼聽聽聞鼓有司錄狀奏之每季親錄四  
時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三年覽刑部奏斷獄  
數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人多陷罪後蘇威牛弘更定新律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三

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  
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  
籍、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圖訟、九曰詐偽、十曰  
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制簡要、疎而不失、置  
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  
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日、請議倉庫實而始平縣  
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更反坐帝問之下詔曰人命之重、懸  
在律文、刑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恆選循吏、小大之獄  
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為首、殺生  
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為政之失、莫

史緯 卷之十一 百六十一

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  
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六年敕諸州長史以  
下行參軍以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否又詔免尉遲  
迴王謙司馬清難逆人家口之配役者悉官酬贖使為編戶  
因除學殘相坐之法又命諸州死囚有矜疑者馳驛奏請然  
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  
察臨下恆令左右視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忠令史  
鳳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  
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擢楚不甚即斬之十年尚書右僕射  
高顯治書侍御史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

決罰之地帝不納類等乃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  
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  
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顧領左右都督田元日  
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故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  
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憚乃令殿內去杖欲  
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言帝寵高顯過甚  
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鞭殺之自是殿內復  
置杖又欲於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庭  
內行決帝尋悔宣慰馮基而責羣僚不諫十二年帝以用律  
略疑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覆然後

史緯 卷之十一 百六十一

上省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  
奏而後決十六年有司奏合州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  
約其事以為主典所竊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為奴婢帶  
樂以填之是後盜盜極者一升以上皆死家口沒官上以典  
吏久居其職肆情為姦諸州縣佐史三年一代經任者不得  
重居之十七年詔以所在官人多自寬縱諸有嚴失雖備科  
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  
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擊迭行捶楚以  
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京  
師白日公行掣盜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

典初意何  
太田反此  
精誠所以  
不天也

帝曰朕知之矣詔能糾告者沒賊家產以資糾人時月之間  
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故遺物於其前  
有拾取則擲以還官而取其資帝復命盜一錢以上棄市行  
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懷德又制取一錢以上聞見不告言  
者坐死有四人共盜一棧拘三人同竊一臥事發即時行決  
後有數人劫執事而數之曰吾等求財者耶但為冤人來耳  
爾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爾  
不以聞吾吏來爾屬無賴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  
法帝嘗發怒六月欲棒殺大理少卿李夏之  
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賜誅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

史籍 卷之十一百六十一

此時亦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  
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職上封事言大理官司寬縱  
帝以職為忠直造每且於五品行中參見職告少卿趙綽濫  
免徒因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綽綽固爭以為  
職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復言臣不為職申理有他事欲奏  
帝命引入閣綽再拜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  
制掌固使職觸天刑死罪一也四不合死而臣不能死  
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意解會  
慈皇后在坐帝以二金杯酌酒賜綽飲訖并以杯賜之職免  
死配徙廣州帝年齡晚暮崇信佛道鬼神二十年詔沙門道

士有壞佛像天尊百姓塚岳諸神像者以惡逆論帝既猜忌  
元正月武官衣劍有不齊者帝責御史曰爾為御史何縱舍  
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  
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諫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  
師以受蕃客賜賜帝並親臨斬決仁壽中川法益峻喜怒無  
恆不復依準科律時楊素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栗  
不敢指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平經蕃客館見庭中有馬  
屎及庶僕墮上梯藉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灑掃庭  
內掌固以私戲汚官也罪何以加此皆於西市榜殺榜撻陳  
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性愛深文每隨牙奏獄

史籍 卷之十一百六十一

承順帝旨帝大悅並遣於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  
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死者不可勝原遠諸附楊素每  
自內皆隨素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呼枉仰天號訴楊  
素侮弄朝權而帝不能察楊帝即位敕脩律令除十惡之條  
舊制禁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蕭巖以叛誅崔君綽  
坐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後巖以中宮故君綽女入宮愛幸乃  
革前制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  
業律一日名例二日衛官三日違制四日請求五日戶六日  
婚七日擅興八日告劾九日賊十曰盜十一曰關十二曰捕  
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廢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

詐僞十八日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柳枝  
決罰訊囚之制重輕於舊百姓久厭嚴刻樂於寬政後帝外  
征四夷內窮嗜慾其革職助賊致滋繁有司皆臨時進有苟  
求濟事憲章趨集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  
嚴刑救天下竊盜以上罪無輕重不待奏聞皆斬百姓轉相  
屯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益肆淫刑九年  
詔為盜者皆沒其家自是盜賊大起郡縣官人各專威福生  
殺任情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殺裂臬  
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皆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  
大潰恭帝即位獄訟有歸焉孔子曰刑亂反諸政政亂反諸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重

地理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上廣疆域下  
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助御歷脩職貢者九州  
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泊於商遷夏曆周鼎殷命雖實文  
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異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  
惟三列傳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尊卑十國為建  
有師倍連為卒卒有正所以式固鴻基蕃屏王室興邦致化  
康俗庇民周德既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強凌弱  
衆暴寡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弑君

古今地理

亡國不可勝數二周既衰七雄競逐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始  
皇據有二之嚴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遂制  
平高內德周氏之微弱特狙詐以為強蔑秦經典罷侯置守  
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歿而區宇幅裂及子  
而社稷淪胥漢高挺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煇秦皇之失策  
封建王侯助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於  
孝武務勦遠略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邇不之途斷匈奴之  
臂離降放遠泊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罷職務農戶口既多  
郡縣增置至於平帝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  
中興承王莽之弊饑疫薦臻率土遺黎十纔一二乃并省郡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重

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建炎  
張數盡三國爭強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晉氏太康之後文軌  
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  
泊於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迹糾紛難  
以具述梁武除暴安亂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  
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復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闢越克復淮浦  
平復洞破并柯又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大同中州一百七  
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  
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於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  
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四十三郡一百九縣四百

梁一郡耳  
州有百七  
不亦宜乎  
戶口以多  
為貴則此  
乃虛名耳

以兩魏  
周後第  
氏州縣  
虛名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三十八戶六十萬。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祿之末，總加并省，泊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雖乃訓兵教戰，務殺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既定強鄰，及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維新，朝政開皇中，遂廢諸郡，及郡定江表，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并省諸州，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分都巡察，平林巴置三州，定吐谷渾，置四郡，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瀆，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矣。漢十二十三萬，猶爲少也。

經籍

西漢以前經籍，詳班固藝文志。王莽之末，典籍再焚，先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笈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燭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收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發等典，掌爲並依七略而爲書部，並卓之訖，獻帝西遷，圖書輿帛，軍人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南京大亂，地皆盡，魏氏代漢，宋撮遺亡，祇存祕書了外二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統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諸子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或以經書用細素，但有錄題，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勛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百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逮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九篇條例，編于首卷。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餘載。南京大亂，地皆盡，魏氏代漢，宋撮遺亡，祇存祕書了外二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統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諸子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或以經書用細素，但有錄題，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勛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百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逮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九篇條例，編于首卷。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處

士阮孝緒沈深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下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國籍府藏所有約四千卷赤白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史

位祕閣之書限爲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觀以來古述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述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唐武德五年平偽鄭盡得其圖書及古述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藏之以船沂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杜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漸濡殘缺今考見存分爲四部合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史

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疎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名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弘道設教可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術數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輔轡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於志云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商疑以待問學不踰等數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羣索居各爲異說至於戰國興文遺棄六經之義不能究其宗旨一家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唇腐齒落而不知益先王設教以防人欲

計本五十亦太多

此不符



必本於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微而罕言。方外之理。罔所未說。至後漢好同讖。晉世重玄言。穿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妖妄。大雅之論。沮之以放誕。陵夷至於近代。去正轉疎。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專以浮華相尚。馳騁煩言。以素華教。譏謔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大蔽也。

史緯卷一百六十一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一

聖

史緯卷一百六十二

隋書五

列傳

后妃

丁亥

文帝獨孤皇后。周大司馬信之女也。年十四。嫁於高祖。高祖與后相得。皆無異生之子。后姊爲周明帝后。后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后謙卑自守。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謂高祖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其寵憚之。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寇邊。將士罷勞。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二

不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上每臨朝。后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候上退朝。同反燕寢。相顧欣然。上政有所失。后輒匡諫。多所弘益。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公卿有父母者。每致禮焉。有司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此婦人與政之漸。不可開其源也。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姑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爾等當戒之。姊子大都督長仁。犯法當斬。高祖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猶兒見。阻於后。坐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盡政害民。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后好讀書。讀達今古。每言及政事。與上合意。

晉書列傳  
史緯卷一百六十二

切及他人  
新其

可與陳氏  
並為家寶

亦新位以  
之其

史

卷之一百六十二

二

宮中稱為二聖，然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上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祖楊素追及，扣馬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山。」高祖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中夜方還宮，后伏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類素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初，后以高祖父之客，甚見親禮，及聞類謂已為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類妾生男，益不善之上。每事，惟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諷上黜高祖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崩，諡曰獻。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有寵，上惑之，由是得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當不及此。」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入宮為嬪，獨孤皇后性妒，後宮罕得進御。惟陳氏有寵，晉王廣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內助，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后崩，進位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上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遇，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上意曰：「吾生何堪付大事？」獨孤氏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

史

卷之一百六十二

三

郎元徽曰：「召我兒來，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嚴出問為教書，說不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令夫人及後宮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栗。肅後太子遣使齎金合，估紙於際，觀者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官人咸悅，相謂曰：「得生矣。」陳氏患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過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為楊帝即位，出居德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傷賦。不葬。楊帝崩，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

寶建德大厥處羅可汗其妻附義成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  
送后入虜庭唐貞觀四年滅突厥迎歸京師賜宅於興道里  
及祖詔合葬於煬帝陵諡曰昭

### 李穆

李穆賢之弟也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悅黨  
史歸剽據原州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在城中與兄賢等  
應崇遂擒歸河橋之戰周文中流矢驚逸敵人追及穆以  
策擊周文馬之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  
舍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免太祖歎曰李穆能輕身命  
濟孤於難爵位至帛木足為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授武

### 史穆

卷之十一百六十二

四

衛將軍初穆以驍馬授周文於是以殿內驍馬盡賜之還雍  
州刺史兼小冢宰宇文護執政兄子植謀害護被誅穆當從  
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兄遠除之以此獲免植弟  
基當從坐穆請護請以子穆代死護矜之遂免基死天和中  
封申國公為并州總管高祖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  
子榮欲應之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  
乃領其使上其書於高祖迥子誼為朔州刺史穆執送京師  
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之服也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  
祖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舊教惠來旨以今月十三  
日恭膺天命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遣太師贊拜不名食成

死久矣

### 史穆

卷之十一百六十二

五

安縣三千戶子孫在魏縣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  
貴盛無比穆上表乞骸骨上不許詔免朝會如有大事遣侍  
臣就第詢問時太史奏請穆都上以初受命難之穆上表請  
還都上從之開皇六年卒諡曰明孫筠嗣筠叔渾忿其悛  
遣兄子善衡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筠與  
從弟羅曇有隙渾遠置羅曇殺之坐斬而善衡復免渾穆弟  
十子也筠卒渾國欲紹之爾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  
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因入白皇太子曰立  
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國公嗣絕唯渾有勳於國可以襲封  
太子奏高祖詔以渾嗣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  
者以百數二歲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爾其友人于東賈  
曰我竟為渾所費死且不忘及煬帝討述東方士安伽陀爾  
帝曰李氏應出天子宜盡誅海內姓李者遂因稱渾於帝曰  
臣與渾風親聞其教與李敏善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  
渾大臣也事渾甚盛身提禁兵不宜如此帝信之遂遣武賁  
郎將裴仁基告渾反上遣裴矩衛其家付左丞元文都  
御史大夫裴蘊治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裴矩治述入  
獄中召裴矩半文氏謂之曰夫人帝舅也何思無貴夫乎敏  
李渾名在蘇職國法當死夫人當自求全因敏之言渾告  
敏云汝應圖後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勢擾百姓此天亡隋

注得可笑  
後家秋漫  
即親家公  
今郎

夏心

未死得紅  
但死於周

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已五  
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並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  
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  
弟擄起各殺將軍一日之間天下定矣速口傳授令敏妻為  
妻封云上密遣持人奏曰已得渾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  
之泣曰吾宗社幾覆賴親家公復全於是誅渾敏善衛等三  
十二人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弟崇以父賢勳封迴樂侯  
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  
無助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  
高祖為丞相拜懷州刺史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欲相應後  
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值國有難  
竟不能扶傾持危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章孝寬疑之與俱  
臥起其兄詢為元帥長史每議論之崇乃歸高祖開皇三年  
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率輕騎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係  
於沙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崇曉夕力戰又無所食  
夜掠賊營得六畜以糗軍糧突厥每夜結陣以待之崇軍飢  
死略盡僅百許人不堪更戰突厥欲降之謂崇曰若降封為  
特勤崇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  
待吾死可許降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  
挺刀突賊殺二人賊亂射之卒於陣陣懷州刺史謚曰壯子

名更實耳

敏竟死於  
妻非好相  
難也

敏嗣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官中及長襲爵廣宗公美姿  
儀善騎射能歌舞管絃樂平公主即周宣帝后也有女娥英  
妙擇婚封貴公子弟集弘聖官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  
選試不中者引出之見敏合意遂為婚禮儀如尚帝女後  
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婿官為汝求柱  
國若授餘官汝俱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上大  
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謂敏曰今授汝儀  
同敏不答上曰不滿汝意耶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  
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乃  
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歷蒲幽金華敷  
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官內侍從遊宴樂平公主  
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妻無子息惟有一女不自憂死竊深憐  
之湯沐乞同與敏帝從之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讀書而  
告之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李渾善衛等屏人私語宇文述  
奏之與渾同誅其妻宇文氏亦賜死

梁睿  
梁睿安定人周閔帝受禪拜大將軍封蔣國公高祖輔政命  
睿代王謙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高祖命睿為元帥率  
總管于義張威等步騎二十萬討之謙將趙僕秦會擁衆十  
萬據險為營周互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

華破之遂鼓行而進。將數萬守劔閣。梁巖拒平林。並降春。進逼成都。謀令達奚若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春擊之。謀不利。將入城。若以城降。謀將麾下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春斬謀於市。劔南悉平。威振西川。夷獠歸附。惟南寧酋帥。樂震恃遠不賓。春上疏曰。南寧州漢世牂牁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與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軍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廣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時屬多故。土民棄墳運竊。據一方國家。遠役刺史。其子旋相承。至今臣離多虧。貢賦不入。民苦苛政。思復皇風。幸因平場士衆。不願重典。師旅押條。既既。請略定南寧。卽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縣。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熱蠻。祖調足。供城防舍。備一以肅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漢代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高祖然之以天下初定。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計平之。並因春之策。審威恩兼著。民夷悅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說春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春上平陳策。上善之。時突厥方強。春恐爲邊患。上書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候來忽往。雲屯霧散。強則傾國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康興。宇內寧一。惟有突

厥種。領向爲邊患。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效。臣才匪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火。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宜如別。謹并圖上。呈上。嘉歎久之。春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春上殿。握手極歡。春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閤門自守。不交當世上。屬以服與。每有朝覲。令三衛與上殿。春初平王莽。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大受金賄。以自機。由是勳節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春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卒。諡曰忠貞。史臣曰。李穆梁春。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春終膺殊寵。抑亦見機而動者與。然方魏朝之烈士。有魏王凌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遑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劉昉

劉昉。博陵人。性輕佻。周宣帝時。授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入臥內。屬以後事。帝瘡不能復言。昉見靜帝幼冲。素與高祖相知。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選爲之。如不爲。

防自爲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爲丞相以防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防飾美伎進贊。贊甚悅之。防因說贊曰。孺子幼冲。豈堪大事。大王時望所歸。今先帝初崩。羣情向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年幼。識情庸下。以爲然。遂從之。高祖以防有定策功。拜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鄉澤皆爲心膂。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軔。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劉防牽前。鄭譯推後。防恃其功。有驕色。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財進趨起。兵高祖令章孝寬討之。欲遣防譯一人往監。軍防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憚。而高顯請行。遂

史記

卷之一百六十二

十

遣之。由是恩禮漸薄。王豫司馬消舉相繼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防遂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高祖深銜之。以高顯代爲司馬。及受禪。進位柱國。閉居無事。不復任使。京師僉上。令禁酒。防使妾當塗。酷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勸防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防位列羣公。職高庶尹。廢爵既久。厚祿已淹。正當持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繩棄之。潤就鋒刀之末。身肥酒徒。家爲利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防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果士彥字文忻。失職怨望。防並與之交。遂相與謀反。推士彥爲帝。事泄。上窮治之。防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

亦與贊實

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恆思覆育。殷勤戒約。言無不盡。每日天之曆數。定於蒼冥。豈苞藏禍心。所能爲害。欲其長守富貴。不徧刑者。故也。上柱國鄭國公果士彥。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防。當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勳報效。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而心如磐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覽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遂謀轉深。忻防之徒。規相扶助。士彥克期。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提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甲。募盜賊而

史記

卷之一百六十二

十

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自謂一朝奮發。人無當者。其第二子剛。每當苦諫。第三子叔諧。深勸獎之。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欣然。云是天贊忻防。皆賀忻往定都。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賁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念其功。不計其過。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官闕。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惡弗止。心迹漸彰。解其禁兵。欲令改悔。而志規不戢。愈結於懷。乃與士彥。裴神。明。俱營賊逆。遂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起。冀望專征。兩軍結東西之策。一舉合連。衝之勢。北破晉陽。還

國宗社助入佐和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朕每加寬宥望其脩政口請自新志存知舊嘗與士彥論太白所犯在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願宮掖之災惟待蕭版事興欲於關內應援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助名位雖高軍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援糧之機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助身為謀首叔肅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宜處死其餘特恕其命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戶曹參軍裴石達是士彥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宜從大辟問即承引可除名免死朕提圖當錄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與

史

卷之一百六十二

七

鄉譯

鄭譯開封人父道邕周岐州刺史百姓久遭離亂饑饉相仍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考績為天下最遷少司空譯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於眾中戲之譯傲容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親相玩狎無乃喪德眾異之周武帝時為太子官

尹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太子恆不自安後遣太子征吐谷渾太子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既破賊譯賜爵開國子宣帝嗣位遷內史上大夫委以朝政進海國公子善願封歸昌公元璋永安男譯專權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營私第坐除名劉昉言於帝帝復召之領內史事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承悲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誰即言之特將還

史

卷之一百六十二

七

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何屬譯曰若定江東自非韓鳳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乃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會壽陽伐陳行有日矣帝不念還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至御坐譯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遽欲出高祖因執之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不可勝計以甲士護從譯不親職務而賦貨徵藉高祖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救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坐聽事無所關預

新紀亦非  
原盤

懼求解職高祖寬諭之及受禪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  
自以被疎因呼道士章醮以祈補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  
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與母別居為寇司  
所劾除名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鬱獄責官沸騰盈耳  
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  
有累幽顯無以置之今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未幾詔譯參撰律令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見於醴泉  
宮賜宴甚歡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因顧侍臣曰鄭譯  
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奉觴上壽  
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復沛國公上柱國高顯慶謂

史華

卷之一百六十二

南

譯本傳  
二  
禮三應作

譯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抱病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  
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  
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  
美焉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  
其三良足美也遷岐州刺史卒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人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  
與諸外兄博奕孝寬嚴責諸孫以績幼孤特舍之績深自感  
激命左右白杖三十孝寬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  
史周宣帝時為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開

史華

卷之一百六十二

主

皇元年拜晉州刺史將之官言陳有三可滅上問其狀績曰  
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  
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之及陳平拜蘇州  
刺史高智慧作亂州民賴子元起兵應之績城守八旬子元  
未叛時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曰皇帝  
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  
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塞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  
來王憲嶺榆關之長屈膝請吏疑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  
民困於荼毒皇天后土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  
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飛鵲懷音豈宜桀  
犬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豈容外交易子析骸  
猶不相告況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  
故作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卿宜善思活路曉諭同黨能  
早收轍行速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  
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以病乞骸骨徵還京  
師卒諡曰安

盧賁

盧賁涿郡人仕周為司武上士賁知高祖非常人深自推結  
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左右高祖將之東第潛  
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之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



懸七不始  
但錄經不  
宜為官耳

史

卷之十

末

往偶語欲圖去就責殿兵至衆莫敢動高祖至東宮門者拒  
不內責驥目叱之門者遂却高祖得人責典宿衛及受禪命  
責清官拜左領軍將軍高祖威威掌朝政責甚不平柱國劉  
昉被疎忌責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謀  
出頌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謀泄  
上病治其事昉等妄罪於賓責公卿奏二人當死上以龍潛  
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責復爵位責以古樂  
官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上表曰殷人以土  
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輅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  
鍾故十六枚而在一虞鄭玄注周禮二十八十六處此則七八  
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後改懸七  
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顧改七懸以黃鍾為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  
也上從之轉齊州刺史民飢穀光踊貴閉人糴而自糴之坐  
除名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之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布腹  
心及總百揆頗煩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交構凶人由是廢  
黜言念時昔之恩復授收伯之任何乃不思報效一至於此  
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責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自敘  
功績有怨言上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責一州觀此不可復  
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責等有佐命之功誠不可棄上曰我

小人補所  
人皆見之  
亦何為哉

史

卷之十

七

布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譯及責等則我不及此然此皆  
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頹之儀等請  
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  
謀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如責之徒皆不滿志近之則不  
遜遠之則怨自難信任非我棄之或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  
矣蘇威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願至尊屈此  
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  
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不能忘身急病方乃偷安懷祿應  
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用懷歎望恥居吳耿之末差與  
終灌為伍其在周也魏忠貞之節其在隋也廢竭命之誠非  
義掩其前功畜怨與其後發而望不陷刑辟難矣廣資皇甫  
績等大運光啓樞要弗庸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  
人理自然也安要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  
君於昉等見之矣

于宣敏

于宣敏字仲達洛陽人父義潼州總管高祖踐位宣敏以奉  
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  
於是惟承建維城之同周祚所以靈長泰皇置牧守而罷諸  
侯魏后聯諸邪而疎骨肉遠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  
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夫山川設險非親勿居蜀土沃饒人

隋文帝  
本全錄  
其近耳

物殷阜西通邛樊南屬荆巫周德之衰遂成戎首炎政失御  
便為禍先是以前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  
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膺樂推之運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  
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  
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三蜀三齊古稱天險  
分王城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  
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  
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戰惟深  
帝省表嘉之謂高祖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  
鎮於蜀宜敏常以盛滿之戒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  
史纂卷之十一百六十二

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

賈榮定

賈榮定扶風人其妻安成公主高祖姊也高祖少小與之情  
契榮定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  
官伯總統仗衛常宿禁中尉遲迥平拜營定洛州總管以鎮  
之高祖受禪來朝上謂羣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惟賈  
榮定而已拜上柱國右武侯大將軍上欲以為三公榮定上  
書曰臣觀西京衛霍東都榮鄒親託茂華位極台鼎寵積驍  
盈遂致傾覆向使前人少自貶損遠避權勢則天命可保何  
至覆宗臣每覽前史實為憂懼上乃止開皇六年卒上謂侍

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固讓不可今欲贈之重違其志  
於是贈其州刺史陳國公諡曰懿子抗嗣

豆盧勣

豆盧勣寧之子也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新破  
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周閔帝受禪封丹陽公明帝時為  
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  
敕以本官就學武帝立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  
略拜渭州刺史德澤流行華夷悅服渭州素乏水勣馬足所  
踐忽飛泉涌出民號為玉漿泉有白鳥翔止廳前白狼見於  
襄武襄封楚國公拜利州總管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

史纂

卷之十一百六十二

五

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達奚悉卒眾十萬攻之起土山壘城  
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  
四旬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賊因解去高祖遣開  
府趙仲卿勞之拜上柱國開皇中卒諡曰襄次子鍾字道生  
美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鍾以兄弟為主薄北征突厥  
以功授儀同三司楊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發兵作亂鍾苦諫  
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  
也今且偽從以為後圖鍾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鍾  
素懷志節必不從亂臣請從軍與鍾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  
許之諒將往介州令鍾與總管馬朱濟留守鍾謂濟曰漢王

之。敗不旋踵。吾不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當與卿出兵拒之。諒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毓斬之。諒司馬皇甫誕以諒諒被囚。毓出謀與之。協謀閉門拒諒。部分未定。諒襲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南門。毓遣精胡射之。諒轉至西門。守兵開門納之。毓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勅帝下詔曰。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去逆歸順。殉義亡身。可贈大將軍。封正義公。諡曰愍。子願師嗣。

### 元冑

元冑。魏昭成六代孫也。少英果。多武備。周齊王憲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將受顧命。委以腹心。恆宿臥內。

### 史事

卷之十一百六十二

手

及爲丞相。典軍在禁中。與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高祖。引入寢室。惟楊弘與冑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刺高祖及酒酣。瓜進。趙王以佩刀子割瓜啗高祖。將爲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怒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叱之。使却。冑憤氣。瞋目抽刀立。趙王問其姓名。答曰。我元冑也。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疑如是。趙王爲吐將入後園。冑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是者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廚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適至。高祖降階迎之。冑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冑曰。兵馬悉他家物。一

元冑之經

### 高顯

### 史事

卷之十一百六十二

手

上官政壯士也。今徒積表大事將起矣。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冑坐死。死於廣亦何爲哉。  
高顯字昭玄。渤海人。父賓仕東魏。官諫議大夫。同列忌其能。譖之於齊神武。賓懼棄家屬。同行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家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更每往來其家。除咸陽郡守。賜田園於郡境。賓既歸。族歸國。親屬在齊。常慮見疑。乃於所賜田內多蔣竹木。盛構堂宇。鑿池沼。以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信之。進驛騎大將軍。卒。子顯少明敏。有器局。以平齊功拜開府。高祖得政。知顯懷

明多計略欲引之入府遣邢國公楊惠諭意頽欣然願效驅  
馳為相府司錄兵史鄭譯司馬劉助以奢縱被疎高祖爾屬  
意於頽委以心膂尉遲迴起兵高祖令章孝寬等伐之軍至  
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助譯亦無去意  
頽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  
縱火頽預為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還司馬高  
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上  
每呼為獨孤而不名頽避權勢上表讓位於蘇威上欲成其  
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吾聞進賢愛上賞寧可令頽去官命  
頽復位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頽頽每坐朝堂槐樹下聽  
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  
重如此開皇二年長孫覽等伐陳令頽節度諸軍會陳宣帝  
死頽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叛詔頽發集江漢甚得人  
和上問頽取陳之策頽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  
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發士馬聲言掩襲屯兵禦守必廢  
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帝後更集兵彼  
必不信猶豫之頃我遂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百倍又江南土  
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我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  
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  
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頽為元帥長史三軍諮果皆取

國將亡  
於時

得勝以  
示其  
不伐

斷於頽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頽曰武王滅殷  
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授  
上柱國進齊國公賜物九千段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勞之  
曰公伐陳或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讒人所能間也  
將軍麗華虛貴短類於上上怒曰獨孤公猶銳也每彼磨瑩  
皎然益明尚書都事姜暉楚州參軍李君才奏水旱不調罪  
由高頽請廢黜之上罪二人親禮愈密上幸并州留頽居守  
及還賜緋五千匹行宮一所以為莊舍上親幸其第賜錢百  
萬緡萬匹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頽與賀若弼敘平陳事  
頽曰獨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  
將論功帝大笑時嘉其有讓國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或奏頽與魏德王雄朋黨上詰雄於朝雄曰  
臣奉衛宮閣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萬機親覽  
頽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口惟陛下察之高祖然之愛感入  
太微犯左執法術者謂頽私言於頽曰天文不利宰相可降  
德以禱之頽不自安以單言奏聞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  
頽為元帥擊破之因入自道遣使請兵近臣言頽欲反上不  
答頽破賊而還太子勇失愛上有廢立之意謂頽曰晉王妃  
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何頽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  
上默然獨孤皇后知頽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頽夫人卒后言

利口  
不飲更  
擊耳聲  
不可生

利口

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不為之娶上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惟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及頰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其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高頰耶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上由是疎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頰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上以漢王年少委軍務於頰每執公正諒所言多不從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為高頰所殺上彌不平上柱國王世祖以罪誅連宮禁云於頰處得之上

史事  
卷之六十二

書

欲成頰罪以示羣臣上柱國高頰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冑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明頰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獻歡不自勝獨孤皇后亦泣左右皆流涕上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時時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朕然忘之頰不可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上大怒因頰於內史省遂可復奏頰云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頰云十九年皇帝不可過上益怒謂羣臣曰帝

通

張麗華之  
怨也

王豈可力求孔子以聖人之才寧不當居大位耶天命然耳郭安子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頰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頰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未斫頭耳爾宜慎之頰常恐禍及至是恬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場帝即位拜太常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曰今若復天下樂人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好聲色修靡游甚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帝遇降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勝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阻恐為後患復謂觀德王雄

史事  
卷之六十二

章

口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譏之帝以為誦謗朝政遂誅之諸子從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竭誠盡節進引忠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頰所薦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初無異議治致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誅天下莫不傷惜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創業世無知者

史緯卷一百六十二終

史緯卷一百六十三

隋書六

列傳

蘇威

蘇威字無異，綽之子也。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大冢宰宇文護欲以女新與主妻之，威見護專權，懼禍，逃入山中，卒不獲免。每居山寺，以誦經為娛。從父妹適河南元雄，雄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威曰：「夷人貪利，可以賂動，遂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高祖為丞相，高祖每言其賢，高祖入臥內，與語大悅，及聞將禪

史緯卷一百六十三

二

代威，道歸田里，類請追之。高祖威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拜太子少保，贈其父郡公，以威襲焉。兼納言，民部尚書。初，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既而歎曰：「今之所為，有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父言，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從之。威見官中以銀為幘鈎，盛陳飾儉之美，以諷諭。上為之改容，彫飾之物悉命除毀。上將殺一人，威進諫，上大怒，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穿威傍而出，威復遮止，上拂衣入。良久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萬，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劾

史緯

卷一百六十三

二

之上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緣威無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宣德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高山四皓，豈易屈哉？威與高祖同心協贊，開皇之初，天下稱治。遷吏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廢弛，威改舊法，為一代通典。九年，拜尚書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大孝之道，賢者脩就，願稍抑割，為國惜身，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威子夔，少有盛名，時議作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詔變妥各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變者十八人。妥志曰：「吾坐師席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鄭華同和，共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威以曲道任其從弟微肅等。又國子學諸王孝逸為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韓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朓傳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但為人所誤耳，復爵，拜納言。上謂羣臣曰：「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詔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仁壽初，拜尚書右僕射，煬帝即位，加

何謂不知  
成雖不知  
常不足用  
帝不能耳

上大將軍高類賀若弼誅威坐相連免官復為納言與左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  
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威以年老乞骸骨上不許  
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楊玄感反帝懼見於色引威帳中問曰  
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議是非審成敗乃所謂聰  
明玄感粗疎非聰明也必無所慮但恐凌威敗耳威見勢  
役不息百姓思亂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至涿郡詔威安撫  
關中以成孫尚書直長侯為副其子鴻臚少卿裴先為關中  
前驅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從幸雁門為突  
厥所圍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  
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不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亦解圍  
而去車駕至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為  
社稷計帝然之竟用宇文述議遂往東都帝問盜賊事述曰  
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隱於殿柱帝呼問之威曰  
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思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  
據長白山今者在榮陽汜水帝不悅而罷五月五日百寮  
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帝彌不悅後問伐遼東事威  
請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  
行本奏威昔參與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除名為  
民有人告威與突厥陰謀不軌帝不問從幸江都帝將復用

史集 卷之十一百六十三 三

威之無恥  
若末路方  
見足焉

威裴蘊虞世基言威昏老羸疾帝乃止宇文文化及欲逆以威  
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收歸李密密敗歸東都越  
王侗以為上柱國郡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  
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秦王平世充  
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  
亂不能匡救致民物塗炭君狀國亡見李密世充皆并伏拜  
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不許卒  
年八十八威清儉謹恪然惡人異己雖小事必固爭之無大  
臣之體大業末年征役尤數論功行賞威承望風旨輒寢其  
事時羣盜竊起郡縣表奏詣闕每河詰使人令減賦數為物  
議所議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人幼聰敏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  
葬故里時嚴寒單衣跣足州里敬慕之博陵崔氏休假還鄉  
將往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齊  
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館諸德林云蔽賢蒙  
戮吾久令君沈滯朝廷縱不見尤亦懼為明靈所譴舉秀才  
入鄴王遣尚書令楊愔書云燕趙固多奇士今所貢秀才李  
德林文學舉字終為棟梁之用經國大體是賈生趙主之備  
應處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俊又盈朝然隋大厦者豈

史集 卷之十一百六十三 四

厥良材之積。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恩俾  
 乂。以正平比大禹。常謂擬非其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  
 非過。惜典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  
 條。考為上第。授殿中將軍。非其所好。謝病還鄉。武平初。拜通  
 直散騎侍郎。副侍中趙彥深典機密。丁母艱。勺飲不入口五  
 日。因發病。徧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人云。孝感所致。魏收  
 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敕集百司會議。收以問德林。德林  
 復書曰。若以高祖不應稱元。欲事謙沖。即須號令皆稱魏氏。  
 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也。二  
 代相涉。兩史並書。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如所  
 云。則高祖世宗。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服除。仍  
 典機密。祖珽為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武間德  
 林是彥深黨。不可掌機密。珽曰。我常恨彥深。待賢未盡。使德  
 林久滯絳衣。內省文翰。方以委之。除中書侍郎。仍脩國史。周  
 武帝克齊。敕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惟在於  
 爾。朕憂爾逐齊主東走。今聞猶在大慰。風懷宜即入相。見及  
 至。帝訪問風俗政教。人物善惡。留內省三宿。乃歸。授內史上  
 士。詔詰格式。一以委之。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嘗聞李德林名。  
 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檄文。謂是天上人。豈意今日為我驅  
 使。神武公乾豆陵毅曰。臣聞明王聖主。四靈為畜。麟鳳龜龍。

不堪使用。德林人瑞。來受策。陛下聖德感致。勝於麒麟鳳  
 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高祖受顧命。令邢國公楊惠謂  
 德林曰。朝廷令兼總文武。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甚  
 喜。曰。願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劉昉。譚矯。詔召高祖受命輔  
 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譚昉欲授高祖家宰。譚昉大司馬。昉  
 小。家宰高祖私問德林。德林云。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  
 外諸軍事。不爾。無以服衆心。高祖從之。以譚為長史。昉為司  
 馬。德林為從事。譚昉由是不平。三方搆亂。指授兵略。皆與之  
 參。譚軍書羽檄。一日之中。動逾百數。口授數人。文不加點。即  
 公。韋孝寬為元帥。師次永橋。沁水泛長。兵未得渡。長史李詢  
 密啓諸大將。受尉遲懷金。軍情有異。高祖以為憂。與譚  
 議代之。德林云。諸將與公並是國家貴臣。未相服。今以扶  
 令之威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乎。且受金之事。虛  
 實難明。一旦換易。必有驚疑之意。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  
 所以去燕。趙括所以敗趙。但遺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信  
 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高祖大悟。曰。  
 非公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祖。譚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譚  
 代之際。詔策嚴表。取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踐祚。授內史。令  
 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祖楊惠欲從其計。德林固爭  
 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曰。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遂盡誅之。



職而廷亡  
父子兄弟  
尊位重祿  
一且其  
其宗其道  
有知祥安  
亦有之但  
恐選擇不  
公耳

二等文字

自是品位不加數與高類等同脩律令班行之後蘇威欲改  
易事條德林謂楊式已頒縱小有踣駁非彙政害民者不可  
數有改張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民間辭訟德林言今廢  
鄉官判事本為里閭親戚割斷不平乃令鄉正專治五百家  
恐為害更甚且吏部總選人物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  
縣今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  
者必難其人蘇威又欲廢郡德林云脩令時公何不言今令  
纔出其可改乎高類以威為然稱德林固執由是高祖從威  
議五年救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集今德林  
序其事高祖讀訖明且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  
史華 卷之一百六十五 七

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  
公面於是贈其父敬族為恆州刺史安平公諡曰孝以德林  
襲焉德林以梁士彥元諧之徒屢有逆志大江之南抗衡上  
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諱謀長  
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已美  
方娠夢帝謂己余生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唐叔之  
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此則名虞與唐兼美二聖將令其後  
必大終致唐虞之美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  
也本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

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範之集履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  
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  
啓翼軫之邦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  
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明神鑒其德上帝付  
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於斯時也尉遲迥據有  
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從橫王謙乘  
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與兵舉眾震動巴庸此二虜者窮凶  
極逆非欲割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  
極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關一面  
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鴻濛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  
史華 卷之一百六十五 八

化已來未之聞也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  
水運告盡襄裳克讓天曆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  
牧稽圖讓之文順億兆之請方屈箕頤之高式允幽明之願  
基命有密創業垂統殊微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彝倫除繁苛  
之法去冗濫之官奇才間出盛德無遺東漸日谷西被月川  
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屬  
朕額顙貢琛奉贊欣欣如也禮樂合天地之同政刑節衆君  
之候遊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羣物咸成含生日用飲  
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會興饗  
珍木奇草備休祥於圖牒馨幽遐而戾止父天子民就範翼

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世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俯盡臣節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著述盛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仲尼之德過於堯舜柄柄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與軒轅抗衡共工爲黑帝勃敵項羽誅秦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么麼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迺同起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逆天違人

史

卷之十一百六十三

九

誅夷烹醢蓋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嗚呼此前事之大戒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聞於率土賞罰操於本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包藏禍心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慎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棄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茲回不生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街壁乞同溥天乃復越超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鉞然國家常混一之運江左是殄滅之期防風之職元龜非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

惑焉斯固未辨上天之命不問君子之論也德林每贊平陳之計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御筆注云伐陳事宜相隨也時高顯入京上語顯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至家取方略以付晉王廣後駕還德林迎謁因騎從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敕訖有人說高顯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勦力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憤悅而公亦爲虛行顯入言之高祖乃止高祖以王謙宅賜德林文書已出復改賜德林他日上語德林曰皇后將與其舅公不須形迹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覓莊店

史

卷之十一百六十三

十

作替德林乃奏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車駕幸晉陽店人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違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肅威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枉取民地造店貨之德林妄奏自入李國通等云此店取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賦上責德林德林請勒文簿及述當日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訴者自是深嫌之虞慶則等於諸道巡省還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實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遂即停廢朝成暮毀政令不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請欲改張律令者請陛下以軍法從事高祖遂發怒大詬曰爾欲將我作王莽耶初

此知爲替德林所奏

其初特請  
亦好後  
一不四  
由其天  
其初特請

德林稱其父為太尉，諸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諸議，上街之至是數之曰：『公為內史，與朕機密，比來不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手朕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問取店利，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忍發。今當以一州相遺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守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元早，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諡曰文。敕羽林百人，鼓吹一部，以給葬事。祭以

史事 卷之十一 百六十三 主

太宰。德林美客儀，善談吐。齊天統中，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德目之曰：「此河朔之英靈也。」德林少孤，未有字，親收謂之曰：「議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與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推，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與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從級。所撰文集八十卷，子百藥嗣。

宗室

河間王弘，高祖從弟也。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

哀之，為買田宅。弘有文武幹略，高祖受禪，立為河間王。大業初，薨，追封邵王。子康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倫等皆被廢放，惟慶獲全。遷榮陽太守，李密據洛口倉，榮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尋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淫亂。今者共舉義旗，勦窮兇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惟榮陽一部，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親實為擊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祏，留連骨肉？惟議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為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深鑑石，名在葭莖，妻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乃他族，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泰山，高枕而臥，長守富貴，慶餘子孫。今王世充屢被推廢，自救無聊，偷存易滿，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關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江都荒蕪，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先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餓，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

史事 卷之十一 百六十三 主

世充朝亡，達便夕滅，江都荒蕪，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先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餓，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

黃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無期王  
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餓殍之計僅有月餘餓卒之多幾盈數  
百有何恃賴將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屬以  
運糧竟知何日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將正  
恐禍生己首覺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  
寒心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時江都敗問亦至  
慶遂降於密改姓郭氏密為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為楊  
氏趙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勸  
進世充既僭偽號降爵郭國公慶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  
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曰  
國家以妾奉箕帚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  
國貽危而公不顧昏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之所貴  
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  
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脫衣仰藥而死慶歸唐為宜州  
刺史郭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楊太妃年老失明王世充以  
慶奴已殺之慶本不足恃其婦故  
慶本不足恃其婦故  
蔡王瑩高祖母弟也高祖四弟瑩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道  
宣王尚衡昭王爽異母瑩周時為車騎大將軍從武帝伐齊  
力戰而死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諡曰景子智積襲授同州刺  
史整娶尉遲綱女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

人言  
大言

人言  
大言

幾殺我我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  
既與我不可與爾爾時有醫師過隱遂勢言我後百日當病  
爾二弟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太劇不愛其兄  
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譏我於晉公每還家如入獄門託以  
患疾常鎖閣靜坐惟食至時始暫開閣當時實不可耐漢人  
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達官兄弟多相憎由爭名利  
故也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在州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  
無私謁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  
文學時延於坐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伎惟年節往  
慶奏於太妃之前簡靜脩謹高祖亦哀憐之或勸智積治產  
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  
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不令交通賓客或以為言  
智積曰卿非知我者恐兒子以才能致禍也開皇五年徵還  
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親親不出場帝即位滕王綸衛  
王瑊並以譴擄得罪智積弟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得智  
積愈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任寮佐清淨自居楊玄感  
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  
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大軍  
必至自可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堦嘗辱之玄感怒  
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援軍

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瘵疾智積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得保首領沒於地下矣時人哀之史臣曰周建銘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哀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道自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倖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高祖見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廢穆暴蔑人多輒議蔡王將歿自以為幸惟衛王養於戲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吐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多患將何望焉

史錄卷之十一 六十三

主

滕王瓚仕周封竟陵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拜納言瓚貴公子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時號楊三郎武帝其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加上儀同帝崩高祖將總朝政令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乃更爲滅族事耶遷大將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華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相圖之計未發而高祖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後去牧以王就第瓚妃素與獨孤皇后不平以咒祖上命贈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

之竟除屬籍開皇十一年從幸果園暴薨時皆言高祖賜之謚曰穆子綸嗣

文諸子高祖廢勇立廣乃仁附大國鍾晉惠宜廢

房陵王勇小名脫地伐高祖長子也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死罪以下皆令勇參決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以爲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齊末上因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祇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宵犯邊烽今城鎮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嘉之高祖嘗從容謂羣臣曰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溺於嬖幸因之廢立爲亡國之道耶勇性寬和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嘗文飾獨鏡上見而不悅戒之曰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服用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後冬至百官朝勇男張樂受賀高祖問朝臣曰近聞至飾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手實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飾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如此殊乖禮制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

史錄卷之十一 六十三

去

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乃定儀注西面而坐惟官臣稱慶嘉臣不得總集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高祖令選宗衛侍官入上臺宿衛高祖奏若盡收強壯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如我商量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副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祖男尚勇女故形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雲氏復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惟與蕭妃

卷之十一 六十三

七

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俗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臨還揚州入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相對歎曰臣性謙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忿怒欲加屠害每恐讒譖生於投杆鳩毒遇於杯勺臣是用憂危皇后然曰觀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婚本無病痛忽爾果亡事已如此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悲我在尚爾我死後汝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每十秋萬歲之後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是幾許大悲痛也晉王又拜鳴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

自勝廣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後數日素入侍宴徵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主尊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嘗與之同坐共食豈若親地伐其阿雲相對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雲者常恐暗地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始有廢立之意以金寶賜楊素勇知之憂懼計無所出聞折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紫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

卷之十一 六十三

大

以當之勇積憂成疾高祖在仁壽宮使楊素觀之素至東宮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果怒形於詞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高祖已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嫌釀構成其罪高祖遂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候人以俟動靜隨事奏聞又令東宮侍官宿衛名籍悉屬諸衛府健兒咸屏去之晉王令役達私遺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失日間段達脅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廢立君能告之當大富貴威許諾九月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

問門之內  
豈無一  
事若一  
以爲其  
所請子  
平焉亦  
大其  
自取禍

牛弘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謬語以臣  
臣皆具奏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對大率本旨高祖因  
作色謂東宮官屬曰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豈非  
爾輩欲壞我家耶於是執唐令則等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  
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敕令皇太子檢校劉  
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曰居士黨已盡伏法遣我何處窮  
討爾作右僕射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  
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  
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  
恆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主

勇語衛王云阿嬈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  
兒曰是皆我物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我深疑使馬  
嗣明藥殺留貨之便慰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  
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連遭來索且與雲定與女  
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亂昔晉太子取屠家  
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倘非類便亂宗社勇皆引曹妙達共定  
與女同譙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  
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無堯舜終不  
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  
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曼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

及謾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曼辭直氣強聲色俱厲上不答  
威告太子非法高祖使威盡言之威曰皇太子共臣語欲得  
從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云昔漢武帝將起止林苑東方  
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輩若有  
諫者正當斬之不遇幾百許人自然承息前蘇孝慈解左衛  
率皇太子奮額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又官  
內所須尚書執法不與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  
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  
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  
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

史籍 卷之六十三

主

祖泣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還  
奏云勿令廣平王雄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  
曾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  
悉配春坊不知厭足於外更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  
兒子不勝忿怒安可效尤耶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收其  
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有司承素意素元曼曲事勇  
情存附託裴弘將勇書於仁壽宮與曼題封云勿令人見高  
祖曰朕在仁壽宮有幾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甚怪之豈  
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曼及弘治罪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  
塗中見枯槐根幹蟠錯大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用或

曰古棍尤堪取火勇因令造火燧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是獲之又藥藏局貯艾數斛搜者怪之以問姬戚戚曰太子此意自有所在比令長寧王詣仁壽宮還每急行一宿便至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欲反乎素發東宮服玩加珂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羣臣爲太子之罪皇后亦罪之高祖遣使責問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阿旨奏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既見當廢久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高祖或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三

手

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令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拜舞而去左右莫不惻然大將軍元昊太子右庶子唐令則等並處斬妻妾子孫沒官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以勇付之囚於東宮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資勦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生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詰其具州長史裴肅奏庶人罪黜已久請封一小國使克己自新高祖亦知廢勇不允天下之情乃微肅人朝具陳廢立意勇以廢非其罪屢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之勇每升樹大

當時何無一五

呼聲聞於上冀得引見素奏勇情志昏亂爲癡鬼所苦不可復收故卒不得見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奏亂事聞高祖抵牾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勇長男儼封長寧王勇敗坐廢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惻然楊素曰伏願聖心同於整手不宜復留意上乃止雲定興女爲皇太子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宇文述楊帝將事門吏大造兵器因救少府工所並取節度述謂定興曰兄所置器械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三

至

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用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少府丞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封於蜀拜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秀有膽氣容貌瑰偉朝臣憚之大將軍劉弘治討西蠻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先爲武通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遣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分秀所統太子勇廢晉王廣爲皇太子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



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謂之徵還京師。上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秦王俊廉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盡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治開府處。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令楊素。蘇威。牛弘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使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置秀集中。并以聞上。曰。天下寧有是耶。乃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不知所為。乃上表曰。臣蒙天慈。鞠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三

至

養七歲。榮貴。惟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惡心。陷廷刑。綱負重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唐念答。自新莫及。猶望分身。賜命。少答慈造。但以竊祿。不祐福祿。消垂夫婦。抱恩有懷。莫致長辭。明世承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地。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睨睨二宮。佇望災雲。客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常規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大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青城出聖。益州龍

同心歡喜  
尚是好事

見欲以己當之。更治成都之官。輒造白玉之瑱。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盡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桎梏。云諸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我之於汝。親則父也。云諸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婦。同心歡喜。盡我形像。縛手梟頭。云諸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我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威因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帝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肆毒害於兄。無逆梯之道也。行嫉妬於弟。無孔懷之情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性也。營求貨財。市井之行也。凡此者。皆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守實責其可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三

至

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欲立秀為帝。羣議不許。遂害之。并其諸子。庶人諒。高祖第五子也。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七年。為并州總管。自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前據焉。許以便宜。不拘律令。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遷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遣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重鎮。宜脩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始將數萬。王頊梁將王僧辯之子。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

宜卽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得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掣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遣余公理出太行以趣河陽暴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奇鍾葵出鴈門裴文安統單貴王聃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統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曰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三

重

天倫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賦詩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惟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紀請改其氏仍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竟以幽死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薦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關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元良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衰儻青開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觀觀之望又維城禁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驗制退之不以道使以憂卒實此之由屬天步方艱雖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覽喉關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絃亂雲蓋亦有以勸之也素懷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朋或幽囚於囹圄或顯戮於鴻毒本根既絕枝葉畢萌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有若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家者可不深戒哉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三

宋

史緯卷一百六十三終

史緯卷一百六十四

隋書七

列傳

趙嬰

趙嬰，天水人。周閔帝受禪，拜陝州刺史。時於江兩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城傾，嬰商鄭南鄉引陳將吳明微欲掩安蜀，或勸嬰修守。嬰曰：「吾有以安之。」乃遣使誘江外生蠻，令來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遽散走，陳兵遂退。入為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殄洛，欲收齊河南之地，嬰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

史緯

卷一百六十四

其果穴可一舉而定。帝不納，師竟無功。遷御史大夫。嬰與宗伯斛斯微不協，微後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白知罪重，贖獄而免。帝時之甚急，嬰奏曰：「微以負罪凌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出奔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此大赦，帝從之。微獲免，嬰卒不言。高祖踐阼，嬰授置秩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公。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嬰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嬰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示天下以爲常法。嘗有益嬰官田中蒿草者，爲吏所伐，嬰以詩一車賜之。其人感恩，過於重刑。開皇十九年卒。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仕周爲司憲中大夫。宣帝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才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迥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追之不及。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受禪，拜度支尚書。尚希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繁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愚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庶幾選

史緯

卷一百六十四

舉則易得賢才。帝遂罷諸冗郡，上每旦臨朝，日側不暇。尚希諫曰：「憂勤易致損壽，安樂可以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悅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引澆水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

長孫平

長孫平，儉之子也。開皇三年，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罷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以食。當爲差儲之閒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上從其請。自是州里

平之體大  
矣

韋世康

豐街百姓賴之轉工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毀言朝廷憤憤上怒將斬之平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淺山岳納  
疾所以就其大臣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那紹之  
言不應聞奏陛下若誅之臣恐有虧聖德上乃赦紹因勅羣  
臣諄諄之言勿復以聞平諡曰康

韋世康受之子也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高祖即位授絳州  
刺史世康性恬素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緣信威  
當授奔驅馳不已四紀於茲雖登榮命頗滋方岳志望三  
心懷同知守不貪以爲實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

史記卷一百六十

悉難老期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滿柳眼聞更劇不  
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趣老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况母氏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  
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要遠任陟岵瞻望此情  
彌切桓山之悲倍凌常戀慈歡上聞乞還養親未訪汝等故  
遣此及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擢禮部尚書世康未嘗以  
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不顯人過咎以求各譽轉吏  
部尚書選用平允請托不行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  
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若何子福  
嗣曰大人操身洛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

此子可任

史記卷一百六十

二疏伏奉尊命後因待宴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退避賢  
能於是拜荊州總管時天下置四大總管并得於三州並親  
王臨統唯荊州委世康時以爲美爲政簡清百姓愛悅卒於  
州年六十七贈大將軍諡曰文世康性孝友諸弟位並隆貴  
獨季弟世約官途不達其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弟妻爲魏  
郡太守高祖執政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季父季寬馳  
往代迥季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其變迥遣  
妻迎季寬季寬同起所爲妻驚起迥不以實告季寬怒將斬  
之妻乃言迥反狀季寬將妻西通高祖受禪拜營州總管妻  
客親環瑋獨坐蒲一榻番人畏懼不敢仰視卒官弟冲拜汾  
州刺史高祖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皆亡上以問冲  
冲曰夷狄之作易爲反覆然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若以理  
綏靜可不勞而定上因命冲綏懷之月餘叛者皆至並赴長  
城上降書勞勉之拜民部尚書卒

柳肅

柳肅字匡仁河東人拜太子僕太子廢除名爲民大業中帝  
與段達語及庶人事達云學士劉臻進章佗太皇於宮中爲  
至盛時柳肅爲太子僕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諸王誠在  
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  
之庶人不悞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

是大見疎斥帝曰肅橫坐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蕭從子崇之拜內史舍人有雅望善談諧飲酒至石不亂每梁陳使至輒令崇之接對吐谷渾降朝廷以先化公主妻之命崇之送公主於西城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崇之奉使一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大業三年拜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朝堂之西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等從殿庭引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宣勸謂齊王曰我啓啓封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今高祖等從山送王子相於我於時識我曰以汝幼冲未夏世事今令子相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五

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親昵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吾言惟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物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有今日若與崇之從事可一如子相又勸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舍恩匡救之理詞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矣之不能匡正及王得罪崇之坐除名肅族叔昂字千里高祖受禪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乃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推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至於此也時俗流宕忘反儒雅之道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敎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蕩滌萬方君臨四海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下土黎獻尚未盡行儒風不振禮敎猶微深思遠慮倦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敎相摩必靡然而風不動而變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而舍之因下詔曰建國承家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善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隔二邦之力通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罪累日聞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六

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淩俗弊有由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業非時貴道不虛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斯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時成萬物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布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聞閭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棄耳而無聞涖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宜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敎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奉大道人希至德始

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  
博士習禮焉昂在州有惠政卒官子訓拜侍御史左僕射楊  
素嘗於朝堂見訓誦詩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後版  
正色曰訓信無取公不當以為御史若有可取不應發此言  
公當具瞻之辰軀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楊帝即位昂尚書  
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多黷貴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

楊素

楊素字處道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以其父  
師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省至再三武帝怒命左右斬  
之素大呼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之贈散大將軍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七

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帝嘗命素為詔下筆立成詞義  
華美帝嘉之曰吾自勉勿憂不富貴素對曰臣恐富貴來逼  
臣臣無心圖富貴高祖受禪封清河公拜信州總管素居米  
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  
拍竿並高五十尺各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其日黃龍置  
兵百人自餘千乘舳舻等各若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元帥  
引舟師趣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  
狼尾灘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來乃夜  
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衝敵而下道開府王長襲引步卒  
從南岸擊欣別擲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擊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八

之欣敗走悉虜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  
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至不乘大船客貌雄偉陳人  
望之懼曰清河公仰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據  
江峽於北岸繫鐵縲鐵鎖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登陸攻其  
柵仲肅軍潰素除其其鎮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蠻  
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艦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  
陳信州刺史顧覺荆州刺史陳紀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  
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降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越  
國公賜物萬段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江南賊起以  
素為總管討平之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練三千  
段馬二百疋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拜尚書右僕射與  
高祖專掌朝政監管仁壽宮素夷山堙谷督役嚴急死者甚  
多及官成上令高祖前視奏稱過於綺麗傷損人丁高祖不  
悅素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  
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喻上上意解賜錢百萬緡絹  
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總管討  
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戒車步騎相恭素鹿  
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  
是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率騎騎十  
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賜練二萬匹及萬

如此名將  
我不為也

釘寶帶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一年晉王廣爲靈朔道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祖爲左僕射其年以素爲元帥出雲州擊突厥破之突厥素悉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

史筆

卷一百六十四

九

賊越逸令其騎稍後素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頓舍未定素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賞物二萬段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書之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綾錦五百段素貴寵日隆弟約從父文思文紀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玄感玄挺等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郡公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飽亨者禽屬文服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與賊高智慧相連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構成其罪竟廢之朝臣

史筆

卷一百六十四

十

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瑋等與素違忤皆陰中之若有附會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瑋以帝塔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言素作威福上漸疎忌之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帝之世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短價直鉅萬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瑋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書封出問素素錄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譏送上所上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勅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令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視疾上以此日遂崩漢王諒反遣茹茹太保王賁子據蒲州燒斷河橋詔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北明擊之太保走賁子以城降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片如所量帝以素爲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討諒時晉絳昌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引軍前進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蕭瑄等衆十萬

來拒戰，又擊破之，擄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管東京大監，發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拜司徒，改封楚公。其年卒，諡曰景武，贈太尉。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有是乎。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欲以當之。素衰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亦知之，不肯服藥。語弟約曰：「我豈須臾活耶？」素負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服夕復，管絃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子玄感，以父功位，任國典，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齊列，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陛下愛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拜鄂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否，纖介必知。吏民驚服，裴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趣其門。見朝綱漸紊，而帝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張俱、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變，不可圖也。」玄感乃止。帝好征伐，玄感欲將兵立威名，言於兵部尚書段文振，

稱世受恩，願立效，親為少壯，世為文振言於帝。帝嘉之，曰：「將門有將，相門有相，故不虛也。」帝復征遼東，徵兵，皆上至，皆曰：「吾輩父兄從帝征遼，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今天下遇弊，是行，吾屬無類矣。」於是多亡散。時玄感於黎陽督運，見天下思亂，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欲令帝軍眾飢餓，無遑遁，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頃從玄感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來，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眾，乃遣家奴偽為使，召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反叛，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



七萬自關中來援至華陰。搗楊素塚，使其骨骸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眾恐峭而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玄感豈子峭，何必無伏兵？於是鼓行而進，以步騎二萬渡澠，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玄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官軍大潰。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逐長矛，身先士卒，喧鳴叱咤，所當莫不震懾。時方之項羽，善撫馭士，樂致死，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眾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挺中流矢死。玄感稍却，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三

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前民部尚書李子雄素所親也，玄感反，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問計。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大勢去矣。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將拒通，子蓋數擊其營，玄感不能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拔兵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承豈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東面以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圍關中，宣言已

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購之，至弘農，官父老，遂說玄感曰：「官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雷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於閭鄉上築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社。原諸軍大敗之。玄感與十餘騎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餘皆伏誅。初，玄感圍東都，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旬月間，眾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遇玄感敗兵，散為吏所執，傳首東都。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四

又有餘杭劉元進起兵，三吳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江應玄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眾七萬，共迎元進。據吳郡，稱天子，燮崇為僕射，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以之元進。為世充所殺，世充坑其降眾於黃亭，溺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為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素弟約拜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說之曰：「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主上一旦

素草臣公將何以自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鐫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以白素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高祖勅遣約入京易南守官繼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內問素死後出為浙陽太守時玄感為禮部尚書與約分離憂形顏色帝問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耶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乃徵入朝未幾卒

###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本姓竇父允魏工部尚書賜姓牛氏弘

史纂

卷一百六十四

五

開皇初為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素素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刪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開十翼而弘易象及秦皇御寓吞滅諸侯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墮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史之掌內有秘書之藏卒成造謫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警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圖書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先武嗣興尤重文德經負快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間經史室鴻都東觀秘牋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

史纂

卷一百六十四

六

書錄帛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秘書郎鄭默則定舊文晉代承之文籍尤廣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秦收其圖籍五經子史幾四千卷故知衣冠脫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秘書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至周師入鄴釋悉焚之外城所收十幾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既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雖稱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典集之期屬膺聖世陛下君臨區宇大弘文教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

漢高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莫先於典謨  
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古今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  
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藏者多懷倖惜必  
須示之以威引之以利若明發德音兼開賸賞則異典必臻  
新閣斯積上於是下詔獻書一卷書緣一疋一二年間篇籍  
稍備進爵奇章公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共成百卷行  
於當世弘請修立明堂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  
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典治  
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  
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廣十七步半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七

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  
言之明其同制也漢司徒馬官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  
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  
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  
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  
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  
但官之所言未詳其義今去聖久遠禮文廢闕先儒解說家  
異人殊鄭玄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今依鄭玄

注每堂及室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  
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  
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天子辟公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  
恐不能容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宴禮諸侯宴則賈及  
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  
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  
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  
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  
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並  
建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舞反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大

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說近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官蔡邕  
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  
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  
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  
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  
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  
儒者尊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  
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皆  
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又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  
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

此禮家所  
爲可恨  
至於  
枉遇正如  
衆顏之

尺璧 卷一百六十四

走

除六也

今見大戴  
明堂篇古  
典感義篇  
武令元一  
篇

立句禮記  
明堂位

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祖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衆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李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入窓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

史錄 卷一百一十四 辛

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同可知也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鋸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室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九重廊孔晁注曰重九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

史錄  
卷一百十四

三

官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官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大學同處。蔡邕廬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也。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璧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求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武帝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

史書

卷一百六十四

主

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虔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得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功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闊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弘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鐘歌

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還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還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必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草必雕。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

史書

卷一百六十四

主

雨雪必降。冬官夏律。雷電必發。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此外律呂。竟何所施。恐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官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中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

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節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今所用林鍾是助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舍其議詔與姚察許審心何安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白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曰大將出征後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弘不以苟意拜吏部尚書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儀注楊素謂弘曰公傳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

史書

卷一百六十

七

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在吏部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若停緩所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季基鑒賞絕倫然素俊有餘述似輕薄時宰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從幸江都卒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謝罪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性篤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任信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獨好酌酒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了無所怪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讀書不綴

宇文慶

宇文慶神舉之弟也位大將軍汝南公高祖與慶有舊世見親待開皇初進上柱國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高祖龍潛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曰天元素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謂王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憂必爲亂階然智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至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京江南耳庸蜀險隘王謙愚恐爲人所誤然不足爲虞未幾上言告驗慶欲顯

史書

卷一百六十

七

恩顧恐上遺忘具錄前言表奏之上大悅詔曰朕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曠昔之語自是偶然何意此言遂成實錄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禮尚高祖女廣平公主先慶卒子協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品少養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遊宴必侍從出入卧內伺察六官往來不限門禁時號爲宇文三郎與官人淫亂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肅后言於帝品懼數日不敢見協因奏品今已壯不可在官掖帝曰品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化及謀逆品在玄覽門聞變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高本誤死此一節  
猶足顯其罪

### 麗見

麗見榆林人高祖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直鎮襄州見時事衛王王令見詣高祖見知高祖非常人淡白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見迎謁高祖甚歡見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口願不見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見射之曰中則有贈他日持以爲驗見射中之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可嘉也因以二婢贈之見爲常山太守高祖除定州總管屢相往來高祖轉密州意甚不悅見曰燕代精兵之處以此起事天下不足圖也

### 史錄

卷一百六十四

### 李安

高祖握其手曰時未可也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是同行高祖爲丞相進見開府令督左右及踐阼謂見曰射雉之符今日驗矣見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萬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言何得忘也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河間王弘擊突厥見以總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仁壽中卒高祖爲之廢朝諡曰敬

見亦無足稱獨識高祖  
處似有先見故存之

### 李安

李安秋道人拜少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拜安弟慙爲僕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慙爲內應慙謂

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奈何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白之趙王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安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克靈所惑慙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封趙郡公慙上儀同黃臺男平陳之役安以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夜襲之可破也安率衆先進大破陳師除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遷右領軍大將軍慙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

### 史錄

卷一百六十四

### 李安

恩信甚重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慙安兄弟減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朕登庸伊始上大將軍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支包藏不逞安與弟開府慙淡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况復叔姪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漢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慙俱爲柱國賜緡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發病卒史臣曰宇文

慶等龍潛惟舊時昔親姻或素問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當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賄厥後見優矣李安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夷誅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曰悲悼亦何損於魯哉

長孫晟

長孫晟洛陽人爲司衛上士突厥攝國請婚周宣帝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副使司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攝國當共遊獵嘗有二騶龍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射之晟馳往遇騶龍相搏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國喜命諸子弟貴人皆從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至

晟學彈射及典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盡知之既歸而高祖攝政遷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國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而日見可賀教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爲之備攝國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外示和同內懷猜忌晟素知之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奉充外使何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國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戕處羅侯者攝國之弟姦詐而勢弱而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國所忌心懷疑懼又阿波

達頭作玷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天

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國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速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國起兵自防右地復引處羅連突審則攝國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發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晨日陳形勢于畫山川虜中虛實如指掌上上因遣太僕元暉由伊吾道詣玷厥賜以狼頭纛玷厥使來引居攝國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突審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羅侯所浹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國四十萬騎自幽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孫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晟又使染干許告攝國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國乃懼遣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寶策定戰敗時晟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國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攝國必當歸罪於阿波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國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國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國與衛王夷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力掩北牙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國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阿波既勝攝國遣使



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遣使副虞慶則使於  
解國賜公主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國奉詔不肯起拜晟  
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賀牧為帝女則可汗是大  
隋女婿奈何女婿不拜婦公乎攝國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  
公我從之耳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車騎將軍七年攝國死  
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羅間為葉護  
可汗處羅侯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  
取之以獻上召文武謀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  
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以問晟曰若  
突厥背盟須濟之以刑今阿波昆弟自相夷滅非負國家因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丑

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舍處羅  
侯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呆謀欲反隋遣其  
來密告公主羅間信之遂不修貢上遣晟出使觀察動靜公  
主見晟言辭不遜遣所私胡人安遂迎其欽計議扇惑羅間  
晟以狀奏上遣晟往索楊欽羅間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  
無此色人及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羅間因發  
公主私事因人大耻羅間執迷迎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  
府仍遣入蕃游說大義公主羅間請婚會談將許之晟曰臣  
觀羅間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  
終當反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榮干必受其微登

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榮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  
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  
易可撫馴使敵羅間以為邊捍上曰舍遣晟慰喻榮干許尚  
公主榮干遣五百騎隨晟來迎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  
之晟說榮干南徙居度斤舊鎮羅間疾之亟來抄略榮干伺  
知動靜輒遣兵圍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榮干奏羅間  
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諒節度分道出  
塞討之羅間懼其達頭同盟掩襲榮干戰於長城下榮干大  
敗殺其兄弟子姪榮干與晟以五騎遁夜南走至旦行百餘  
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子

子豈禮我乎玷厥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柔  
乃密遣從者入伏達鎮令速舉烽榮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  
城上燃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  
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  
耳榮干大懼謂其家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雷其  
達官執室以領其眾自將榮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遣驛騎將  
軍持節護突厥都速等歸榮干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突厥  
悅附上以榮干為降民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舍射者十二  
人分為兩朋榮干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願入其朋許  
之榮干之朋竟勝時有萬羣飛上曰晟多為我取之十餘

集解  
可汗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至

龍應九而落，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復送義成公主以妻之。晨奏染干部落歸者既眾，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雜問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壘，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晨奏曰：今賊內猶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大集兵馬，詣晨部領降人，為秦川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晨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因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晨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大喜，引晨入內，飲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半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開弓，謂為露，見其走馬，稱萬閃電。王笑曰：將軍威行域外，遂與雷電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遙遷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晨奏曰：臣夜望見嶺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亡。欲滅匈奴，其在今日。詔楊素為元帥，晨為受降使者，遂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晨與大將軍榮熙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眾多降。晨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誘之。三年，鐵勒思結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達頭眾大潰，西奔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至

吐谷渾，晨送染干安置積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楊諒作逆，勅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晨辭以子行布在逆，帝曰：公忠勤體國，終不以私害公。諒破韓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於涿郡，恐染干驚懼，遣晨往喻旨。染干因召所部諸酋奚賓室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晨以牙中草檄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速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晨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酒掃，祇除御路，以表致敬之心。今牙中無穢，謂是香草，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遂按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眾因就役而開御道，轉右驍衛將軍。晨觀中，追贈司空，齊國公，行布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晨少子無忌嗣。

韓擒虎

韓擒虎，東垣人，高祖有吞江南之志，以擒虎有文武才用，拜廣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為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巖木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大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晉王遣總管杜彥真擒虎合軍，陳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潰。

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擒虎。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上大悅，賜物萬段，下詔於擒虎賀若弼曰：「中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百年通冠，句口廓清，二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先於天壤，逃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旋，相見非遠。及至京師，與擒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進戰，致將士死傷，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國都，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弼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有司勅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表童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浹，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黃斑虎也。平陳之際，擒虎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弼相應，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怒目頓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無何其鄉，嫗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驚，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

日聞羅王家人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閭羅王，斯亦足矣。寢疾數日，卒。子世謬，楊玄感作亂，以爲大將，每戰先登，玄感敗，爲吏所執，送行在所。世謬日市酒肴酣飲，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醉，世謬因逃奔不知所終。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敦之子也。敦爲金州總管，字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欲平江南，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口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仕周，爲小內史，高祖受禪，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祖薦弼，有文武才幹，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驃騎暮，合浦伏波營。莫使麟閣上無我二人名。」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總管，弼令緣江防人，必集歷陽交代，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至是，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弼軍屢却，陳兵驍勝而驕，弼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擒虎已

執陳叔寶，弼志恨不獲叔寶，與擒虎相詢。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遣軍命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二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賜寶劍寶帶金璽金盤，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弼撰其策上之名，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裁。」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置敵船五六十艘於濱內，陳人視以爲內國無船。」

求活理，弼曰：「臣侍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臣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上惜其功，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雖不復任使，然每預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燕王公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亦客之。明年春，弼又有罪，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性與行俱有。」三太猛，始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穎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穎曰：「必不然。」及平陳後，弼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穎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謀朝政。」弼後語穎曰：「太子於已無所不盡，公終久未必不得弼力，何厭厭耶？」因鎖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突厥入朝，遣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射，弼再拜視曰：「臣赤心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必不中。」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爲太子時，嘗問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圖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也。及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餐之。弼以爲太侈，與

高穎賀者  
弼皆不  
以不使人  
弼故父者

高穎字文敏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生誅此後有從順川

史籍

卷一百六十四

七

史籍卷一百六十五

隋書人

列傳

達奚長孺

達奚長孺代人也仕周除勇猛中大夫與烏丸執國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援執令長孺逆拒之長孺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連轂相次沉之清水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遂獲明徹進位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孺爲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

史籍卷一百六十五

赴周榮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段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奪收兵長孺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達長孺虜意大沮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遷上柱國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轉郿州刺史母愛去職長孺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緩梓始將滅性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歲餘卒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代人也開皇中拜工部尚書吐谷渾寇邊命子幹

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其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勸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兇寇蕩滅匪朝伊夕臣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隴西河右土曠民稀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應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害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無所慮高祖從之後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上以賜子幹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及卒上悼惜久之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

史

卷一百六十五

二

史萬歲

史萬歲杜陵人父靜周滄州刺史平齊之役靜戰沒萬歲以忠臣子襲爵太平公開皇初坐事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常漢入突厥中掠取羊馬大獲而歸名聲北夷實榮定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常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管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去領車騎將軍及高智慧作亂江南以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

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水陸阻絕信使不通於是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上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南寧夷獫狁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以萬歲爲總管率衆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倒其碑而進度西弭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叛入朝叛陰有二心

史

卷一百六十五

三

不欲詣闕賂以金寶萬歲於是捨輓而還蜀王秀知其情遣使索之萬歲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進位柱國明年秦叛復叛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治其事事驗罪當死萬歲曰臣恐南中有變留養飯饌撫還至瀘水詔書方到實不受賂上以萬歲欺隱大怒將斬之萬歲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穎左衛大將軍元旻曰史萬歲雄略過人舍操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願陛下寬之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突厥連頭可汗犯塞上令楊素出靈武道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杜國張定和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連頭問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候騎

曰是也。遂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而還。楊素害之，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會上從仁壽宮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上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曰：「吾今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聞者莫不冤惜。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夜無警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伊婁謙

史記卷一百六十五

四

伊婁謙本鮮卑人，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武帝欲伐齊，引入內殿，問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曰：「偽齊沈溺媚倖，耽昏黷藥，其折衝之將斛律亮兄弟已斃，護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令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曰：「僕選式之始，未聞與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自是恒理，豈足怪哉？」謙奉軍高遼，以情輸於齊，遂面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本俟卿還舉兵，不圖高遼叛逆，卿既被留，理須弔伐，垂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遼付謙，任處分之。謙頓首請赦，遵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耻。」謙跪曰：「遵罪非

唾面之責，帝乃止。謙待之如初。高祖受禪，拜大將軍。

李徽

李徽朔方人，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高祖令衛王爽為元帥，率眾擊之，以徽為長史，遇虜於白道，總管李充曰：「周齊之時，中夏力分，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每輕中國。今沙鉢略悉國內之眾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徽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後遂稱藩。徽加上大將軍，城陽郡公，徽素與高顯善，顯得罪，徽被疎忌，出怨言，上召之賜食，遇賜

史記卷一百六十五

五

崔彭

崔彭博陵人，高祖為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為變，遣彭從兩騎微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見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辟從者彭叱騎士執而鎖之。今日陳王有罪，詔執赴京師，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驚愕，散去。高祖踐祚，拜驛騎將軍，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危坐終日，未嘗有情容。上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同禮，尚書休沐之暇，

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聞者以爲知言。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一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遣使請得崔將軍一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擲肉於野，以集飛鳥，遣善射者射之，多不中。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百餘日，不遺上賂，以綸絲，然後得歸。進爵安陽公，煬帝卽位，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本諡曰肅。

高勸

卷一百六十五

高勸字敬德，齊清河王岳之子也。七歲襲爵，年十四，除青州刺史。文宣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奉先政。帝曰：汝能有此言，吾不憂也。轉尚書右僕射，後主晉州，敗勸奉太后還鄆，開寺暴掠民間。勸收儀同苟子溢，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曰：今西寇日侵，朝貴悉叛，正由此輩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亦無所恨。周師奄至，朝士相繼出降。勸奏後主曰：今朝貴多出降，卒伍猶未離貳，請錄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令之曰：若戰不捷，卽焚之。此輩必死戰。

六

卷一百六十五

高勸字敬德，齊清河王岳之子也。七歲襲爵，年十四，除青州刺史。文宣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奉先政。帝曰：汝能有此言，吾不憂也。轉尚書右僕射，後主晉州，敗勸奉太后還鄆，開寺暴掠民間。勸收儀同苟子溢，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曰：今西寇日侵，朝貴悉叛，正由此輩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亦無所恨。周師奄至，朝士相繼出降。勸奏後主曰：今朝貴多出降，卒伍猶未離貳，請錄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令之曰：若戰不捷，卽焚之。此輩必死戰。

七

賊既輕我，今背城一決，可破也。後主不能用，遂棄鄆東遁。勸殿後，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勸曰：齊任邪佞以亡，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自愛。勸再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敢濫叨名位，致速官謫。高祖甚器之。開皇七年，拜光州刺史。勸上表曰：陳氏數年以來，荒悖茲甚，化雞伺旦，奸回昵近。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單騎奔馳，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罪被戮，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

朱朱敵

朱朱敵，榮族子也。齊神武盡誅朱氏，敵時年十二，隨母養於官中。自寶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敵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之而遁。追騎至，便執綺衣兒比究問之，非是。會日



基因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趨路胡床而坐敵再拜求哀長孫氏怒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急遂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爲道士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人頗異之敵獨坐巖石下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禮之拜大都督武帝東征上表求從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上開府膠州刺史迎長孫氏置於家厚資養之高祖受禪拜徐州總管政號明肅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卒於家

### 侯莫陳頴

侯莫陳頴代人也周武帝時滕王遣擊龍泉文城叛胡頴與柱國豆盧勳分路而進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略邊人爲奴婢詔有匿良者誅沒其妻子有人自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勳將罪之頴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撫慰之自可不戰而定如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不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今自歸首勳從之羣胡咸悅爭來降附高祖受禪拜邢州刺史吏部尚書牛弘巡撫山東以頴爲第一優詔褒揚朝廷以嶺南刺史守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徵頴入朝上與言平生以爲歡笑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拜恒山太守嶺南間越多叛帝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服

拜南海太守卒官

### 盧愷

盧愷柔之子也仕周爲小吏部大夫襲容城伯梁工上士王神歡以賂自進家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梁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鵠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武帝在雲陽宮勅詣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曰昔田子方贈老馬君子以爲美談不宜以老牛享士帝乃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開皇初擢尚書左丞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愷固讓高祖曰今者上考僉議攸同何讓之有攝吏部尚書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位二人曲相薦達轉海州刺史吏部與選者甚多愷不卽投官皆注色而遣威從弟徽肅徵諸吏部徵文狀後至而先用肅左尼舉奏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其知卿乃固執以沽直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

降還無清濁及擅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以致怨謗  
子義奉嗣

### 令狐熙

令狐熙燉煌人性嚴重雖在私室終日儼然高祖受禪拜滄  
州刺史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  
歸首至者萬戶在州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  
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  
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鷹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  
樹八年上祠太山還次汴州地殷富多姦俠於是以熙為汴  
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客船停

夏律

卷一百六十五

十

於郭外星居者勅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滯獄並決遣之令  
行禁止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因曰郭都天下難理處也勅  
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嶺南夷越數反亂拜桂州總  
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  
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熙至部大弘恩信溪洞渠帥相  
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乃以情信相諭我輩其可  
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  
於總管府熙悉遣之建城邑設學校革夷威風有專猛力者  
與陳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陳時據南海平陳後高祖  
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侍險驕倨未嘗奉謁熙手書諭之其

母有疾熙遣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奏改安  
州為欽州在職數年以老疾請解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詔  
熙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  
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賂縱佛子既而佛子反上大怒  
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剛發病卒上怒不解命結其家及總  
管劉方擒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官其四子少子  
德榮知名

### 宇文弼

宇文弼洛陽人仕周為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  
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於今累葉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

夏律

卷一百六十五

十

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  
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少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  
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計拜上儀同  
大尉冠甘州帝令侯莫陳叡率兵擊之弼為監軍謂叡曰  
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弦追躡難及宜選精騎直趨新連  
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  
馬三日方渡彼勞我逸破之必矣叡不聽西取合黎大軍行  
遲虜已出塞開皇初拜刑部尚書上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  
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侍臣曰朕今日親周公之制禮聞尼  
父之論學實慰朕心煬帝即位轉禮部尚書弼以才能著稱

歷職顯要聲望甚重帝忌之時帝好聲色動遠略攷謂高類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以亡其國以今方之乃過於昔又言長城之役本非急務有人奏之生誅天下竟之

### 張衡

張衡河內人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為度支郎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奪宗之計衡所建也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遷御史大夫大業三年帝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作主人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大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舊宴三日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塗經洛陽廣恨不得相遇不謂今日

卷一百六十五

主

得諸宿願衡拜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絲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辭衡獻食於帝帝頗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沾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此願自騎貴帝欲大汾陽官令衡與紀弘暨具圖奏之衡諫曰比年勞役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使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今我有天下齊王陳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陳罪失有人譖陳連制將伊闕令皇甫誦從之汾陽官帝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幸汾陽官衡來謁帝惡其肥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

此漢書  
不是

且還郎俄勅衡督役江都官有人詣衡訟官監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訟者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以衡為非及衡至玄感未有所言衡先曰薛道衡真為枉死主感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領衡將斬之久乃釋除名為民每令親人覲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促令殺之衡既自知為何物事死復更笑矣

### 盧思道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年十六中山劉松作碑銘以示思道

卷一百六十五

主

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邵後復為文以示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喟然嘆曰學之為益豈徒然哉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非毀之再被笞辱後侯景楊愔薦之授散騎侍郎直中書省坐漏洩省中語出為司徒參軍以擅用庫錢免周武帝平齊授僕射三司以母疾還鄉思道從兄昌期舉兵作亂思道與為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死神舉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神舉嘉而有之高祖為丞相拜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才志驚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決然不營雖籠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

去懷抱也。攝生外和，有少氣疾，分符生肅，作守東原，洪河之  
 潛沃野，彌望暮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  
 野人馴養，獻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  
 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養翫高也。  
 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遼澤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  
 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錦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鐵鴈猶  
 陰偶影獨立，唼噪枕棹，難喜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  
 焉已至，承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唯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脫毛將  
 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鳥嶼之綿邈，犯霜露之  
 溟濛。驚桂密網，長落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  
 於塞門，遂輕舉於玄關。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鶴於  
 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颺  
 之嫋嫋，散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翮整翰，群浮  
 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以候旭，展江湖之青藻，飫原野  
 之菽粟，行離離以高逝，響嘯嘯而相續，聚齊國之水統，結密  
 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遶  
 寒競逐，浮沉水宿，避暑言歸，絕漢雲飛，望玄鶴而為侶，比朱  
 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  
 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跡重圍，始則窮東籠樊，憂憚刀俎，靡躬

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樂，精榮為惠，恣其容  
 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烟霞之高想，闔江海之幽情，  
 何時驟首奮翼，上凌太清，翥翥鼓舞，速薄層城，惡禽視而不  
 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堂冲天之復榮，若夫國南  
 之羽偉而去美，柄曉之蟲微而不賤，各逐性於天壤，弗企懷  
 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  
 鳧以同餐，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  
 夷心於澹定，齊榮辱以安如，承君子之餘暇，開皇初以母老  
 表請解職，若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  
 生，誠哉斯言也。余言五十，羸老云至，追惟時昔，勤矣厥生，乃  
 著茲論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  
 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育羣品，  
 妍蚩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  
 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  
 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偃仰  
 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欣慕，敢請益焉。余  
 莞爾而笑曰：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  
 之生也，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緒之年，伏膺教義，  
 現行矩步，從舍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緇鍊仁義，龍耕朝  
 市，夫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踵，憂勞

總至事非一結何則地有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嫌於愚庸豈徒盡惜春榮鵲候腐鼠相江都而永懷傅長沙而不歸固亦各值歲會楚逢新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傷天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屈就秋屏迹無地則氏末葉仍值辟王敏笏升階汗流浹背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拂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敝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岐伯善卷耻狗南爰下隨務允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理宜退不敢偷安一乘從風無損鄧林之掛植雙足退飛不虧渤海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汜勝

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七

九穀之書觀其節制惟寔四民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美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請論其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軒羅於載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順獲貽世路之遒危玄冬修夜靜言長想可以累嘆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得而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福隆凡近輕險躁薄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素周

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蓋尤漢朝露未晞小車盈蓋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闔閭之衆皆知暗如車俯仰仰仰美言諂笑好其愉樂許泣伎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逮貢文蛇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謝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被魄若牛兄之遇虎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乘康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轍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懸設去等絕弦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藝能通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朋友莫衡妻子外呈厚

書

卷一百六十五

七

貌內蘊市心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憤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飲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余以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渡長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告勞真入御宇顯形爲樸人知榮辱時反雍熙公孤上宰內敷文教岳牧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阿黨比周壻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棄之窮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道母憂起爲散騎侍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

產而輕人命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上嘉納之是歲卒從兄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博涉經史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僕射祖孝徵為尚書金部郎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開皇初拜祠部侍郎高祖常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顯其異之出為徐州長史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論者以為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牛所觸死牛主陳謝求還償直昌衡曰六畜相觸自關常情君何謝為拒而不受仁壽中授儀同三司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卒

卷一百六十五

六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存通之子也待詔文林館與盧思道李德林齊名友善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陳道衡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朝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靡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顯夜坐幕下謂之曰江東可克不君試言之道衡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

似余頗相

者封城漢季羣雄競起孫權遣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尊即併吞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按小人施文處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

卷一百六十五

九

四也卷席之勢其在不疑顯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以黨蘇威除名罷防鎮表晉王廣在揚州令人輒道衡從揚州路將奏圖之道衡不樂王府遂出江陵道而去晉王由是衡之微直內史遷內史侍郎加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卧聞外戶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曰道衡作文背稱我意然迂誕處當減之後高祖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勤勞稱職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功也高顯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檢校襄州總管煬帝嗣

位轉播州刺史上表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頒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祖不死今當久行矣有人奏之帝怒曰汝使高祖耶付執法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奏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勅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令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竟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五

子

魏清字彥深收族叔也祖鸞體貌魁偉為奉車都尉會升格

魏清

車駕受金翼敕客請罪魏文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歡賞之除亮州刺史卒父季景博學有文才時那子明有文學與子才相作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那二魏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舍附會幸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才名甚盛有過其實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清開皇中為太子學士高祖

所論俱正

以魏收所撰魏書褒貶失實詔廢別成魏史唐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收多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于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備兩俱及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竊謂難立此理恐非其義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五

主

御修春秋太子仍舊舊名

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非當時與異代遂分彼此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次至於魏收諱備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積德累功聖賢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諡止於三王此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兩重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觀過知仁所謂決澗濟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

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緒方振。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二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薳。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弑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弑逆。丘明據實。敘於經下。况懸隔異代。而反依違乎。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問九鼎。吳人微百牢。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

史緯 卷一百六十五

三

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今所撰史。諸國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董仲舒司馬遷之意。以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敘事紀年。不相依放。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又以司馬遷史記。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述。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作同銘頌。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恭甚。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所著魏書。甚簡要。上覽而舍之。未幾卒。有集三十卷。

柳晉

柳晉字頌言。河東人。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為晉王諮議。奉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等。百餘人充學士。而晉為之冠。為東官學士。晉俊辨。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譁。諸太子甚親狎之。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公。帝退朝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省。晉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帝每月下對酒。輒令官人置之於座。與相醕酢。以為歡笑。從幸揚州卒。

許書心

史緯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許書心字務本。北新城人。九歲而孤。母范氏鞠養之。聰敏好學。讀明二年。為撰史學士。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屢表請辭。上不許。留繫寶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書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書心哭盡哀。入房收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匹。遷虞部侍郎。高祖燕百官。因言有神雀集含章閣。書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曰。神雀來集。我共皇后觀之。今日燕公。



等通達此事。舍心於座。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賜物二百段。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多消亂。舍心放阮奉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奏徵。李文博陸從典等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攝黃門侍郎。留守京師。高祖崩於仁壽宮。煬帝秘喪不發。易留守舊人。除巖州刺史。遂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魯世達輩為學官。宇文愷奏皇后屬車。請減乘輿之半。舍心曰。謹案周禮。后備六服。并設五輅。采章之數。並與王同。屬車之制。不應獨異。宋議定輿章。天子屬車十有二乘。有司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五

五

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詔禮官議。博士王夔之曰。鄭玄云。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一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乘。通關為允。宋帝從之。遂為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降。詔從之。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偕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劾之。法官以述方寵任。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上付百寮議。皆議免罪。舍心獨以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罪不可舍。煬帝可免罪之奏。後述謂舍心曰。陳叔寶卒。舍心與周羅喉虞世基等同往送葬。舍心為祭文。稱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得釋。

舍心所傳  
今見其序  
以見其意  
拾其心亦  
具見矣又  
曰舍心亦  
不取於此  
許氏

而帝惡之。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舍心又以國哀。南朝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初舍心父亨。陳衛尉卿。振著梁史。未就而沒。舍心述成父志。修續梁書。其序傳述制作之意曰。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厄。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凌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湯湯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賴胡侵洛。沸騰。三季所未聞。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剪。狐兔之場。瑤鼎碎。大羊之手。福會積。而身稱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

史籍 卷一百六十五

五

直人事。數書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陳述作。尼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缺而未就者。目錄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消盡。家壁皆殘。惟囊同毀。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缺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已成草藁百卷。其半上秘閣。訖。舍心早嬰荼蓼。弟新撰。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相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屬。才仰成先志。而單親少強。近虛室。願原。願無所交。遊不求進。益假莊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

以致延時未即成續。順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邦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以長慟遷別館而懸香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獲存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苴略成七十卷帝紀八卷后妃列傳一卷太子一卷宗室王侯十卷具臣二十卷外戚一卷孝德一卷文苑二卷儒林二卷逸民一卷數術一卷藩臣一卷止足一卷列女一卷權幸一卷羯賊二卷逆臣二卷叛臣二卷敘傳論述一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業者並書心補闕別為敘論一篇託於敘傳之末十年幸江都授通議大夫十四年化及弒逆隋官盡詣朝堂謁賀舍心獨不至許弘

史錄

卷一百六十五

李

李文博傳  
李文博博陵人開皇中授羽騎尉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則抄撰如選用疎謬即開陳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人云其悅文博乃謂貴冑之投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也文博無吏幹出為縣丞遂得下考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甚嗟嗟之奏為從事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房玄齡謂文博曰公志尚正直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此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源本混亂雖日兇十郡守何益其不知忌諱皆此類也時朝政敗壞人多賦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又有魏郡侯白好學有俊才舉秀才為儒林郎通倪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喜愛稱之所在處觀者如市與楊素會素嘗與牛弘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笑曰爾以為牛羊下來耶文帝召與語悅之令預秘書修國史每將罷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博命著姓異記十五卷

楊三子

史錄

卷一百六十五

李

史綱

卷一百六十五

主

太子昭，楊帝長子也。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過后，昭因避去。如此再三，高祖大奇之，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稍長，高祖謂之曰：「當為爾娶婦。」昭泣下，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當出外，懼將遠離，是以悲耳。」上以有至性，特鍾愛之，封為晉王。楊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帝幸洛陽，留守京師，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膳羞不許多品，惟席極其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大業二年，朝於雒陽，數月，帝令還京師，昭願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憂勞成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薨，年二十三。諡曰元德。帝流涕，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曰：「粵自天孫，允升元子，赫車遠事，舉綱奉祀，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南山聘驪，東序尊師，仁愛為心，淡穆其度，顯顯親德，溫溫審諡，入監出撫，日就月將，宜接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痛結幽明，悲纏宇宙，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圖，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今帷，殿虛將寧，南苑長連，望苑波涓，淡於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永隔存沒，長分今古，去榮華於人世，即潛墟之幽漠，罪夕烟而稍起，慘落景以將沈，結哀挽之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涕。」

何不置登  
其事或得  
上則也

史綱

卷一百六十五

主

秋秋，纓弁以需，神九地，黃泉千年，白日何金石之能久。終天壞乎長罪，敢闕芳於策素，永飛聲而騰實，有子三人，恭帝、燕王、侯越王。侯倣，敏慧，美姿儀，楊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母劉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字文化及，執逆之際，侯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銓、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玄武門，說奏曰：「臣幸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為司官者所遇，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越王，侯母曰小劉良娣，大業二年封，帝每巡幸，侯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侯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帝於高陽，帝幸江都，復令侯總攝臺事。字文化及，執逆元文都等，其母立之大赦，改元皇泰，追尊元德太子為存成皇帝，尊其母劉氏為皇太后，以段達、王世充為納言，元文都、盧楚為內史，令皇甫無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姜以機、務時稱、為七貴。字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攻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侯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遣使請降，侯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七貴，陰有相圖之計。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趙歸長、安自是，何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段達、雲定、典等入見，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禪讓。」唐虞之迹，何忍曰天。」

帝王家兒  
無何時死  
何過遇尼  
還耳

史記

卷一百六十五

手

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使天命遂改。亦何有於禪讓。公等先朝舊臣。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何望。侍衛者莫不流汗。既退朝。對太后而泣。世充更使人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海又安。當復子明辟。伺不得已。遜位於世充。世充封為潞國公。幽於含涼殿。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事泄。見害。世充兄世惲勸世充害。制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謁。謂曰。願皇帝飲此酒。倘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後。願不生育。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以帛縊之。世充諡為恭皇帝。齊王暕。小字阿孩。與元德太子俱。蕭后所出。太子薨。朝野注

史記

卷一百六十五

手

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諝。暕幸之。將之汾陽宮。京兆人達奚通。妻王氏。舍歌。貴遊宴聚。多要致之。於是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布告勅。暕帝令甲士大索。暕第窮治其事。暕妃韋氏早卒。暕與妃姊通。產一女。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曰。王貴不可言。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時國無儲嗣。暕自謂次當立。以元德太子有三子。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妃姊賜死。府寮皆斥。邊遠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令虎賁郎將監其府事。有微失。輒奏之。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老弱。暕懷危懼。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

父子相疑  
至此可嘆

之化及反果在帝側號稱不已漢度通斬之於帝前血滿御服時年十二

崔仲方

崔仲方博陵人少與高祖同學高祖受禪轉司農少卿除魏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氏主昏於上民譁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最爾島夷獨稽天討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鄂等州進迫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已陵陸

史綱

卷一百六十五

至

破夏首斬口金城置於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下流諸將即擇便橫渡如樓衆自衛上江水軍數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使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大悅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總管陳平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實服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二十餘戰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

于仲文

于仲文諱之孫也九歲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存而已太祖嗟異之爲

安國太守有任杜爾蒙各失牛後得一半兩家俱欲爭之

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偶令仲文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就所認者還師任氏羣中杜氏服罪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相尉遲迥作亂使人誘仲文仲文不從迥遣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迥又遣宇文貴攻石濟宇文威自白馬二道俱進攻仲文郡人慕進僧伽率衆應迥仲文棄妻子潰圍而進建於京師迥屠其三子一女高祖引入臥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河南道總管給鼓吹馳傳諸洛陽發兵討迥時總管宇文忻頗自疑謂仲文曰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畢之後更有

史綱

卷一百六十五

至

高祖之處仲文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一日而見三書非常人也忻曰三書如何仲文曰有陳高祖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羅敏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懷柔使勾檢謀謀此則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朝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苛責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泫然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是超安仲文軍大舉迥將糧議據衆數萬仲文以廉師挑戰讓軍衆來在仲文偏北讓軍追之仲文遣精兵左右夾擊之大破讓軍生獲五千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趙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初仲文在梁陽諸將皆曰軍遠來疲敝未可決戰仲文令進

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問故仲文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勝也檀讓以餘衆屯城武仲文移書州郡曰大軍將至可多積粟讓謂文仲未能卒至方提牛享士仲文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到金鄉將宜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以爲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請屠之仲文曰吾寬其妻子兵士當自歸如屠之彼望絕矣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兩陣纔合伏兵發曳柴鼓噪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多投洙水死獲檀讓檻送京師毗羅匿人家獲斬之河南平仲文還京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其叔父太尉翼生事仲文與翼俱下獄仲文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存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遲迥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審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受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同日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於時河南兇寇狼顧張臣以羸兵八千掃

除氛援推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夢陵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老州國殄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雄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叔翼乘銳幽州總御燕趙南鄰郡寇北捍龍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貊鎮綏蜀道臣凡頭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勅定王謙竊據二江叛授三蜀臣叔義受服朝廷翼行天討自外叔兄弟姪皆當文武要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心跡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施雲雨之澤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翼俱釋之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還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簡羸馬騾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乙支文德必擒之至是文德詐降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誘之文德已濟鴨綠水矣仲文遣騎渡水追之不及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矣述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答周亞夫爲將見天子軍容不變決在一人所以成功今者人各有心何以赴敵初帝

以仲文有計畫。今諸軍詒稟節度。故為此言。迷等不得已從之。行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請將委罪於仲文。帝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患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兄顓。大象中。以水軍總管。經略淮南。尉遲迥反。總管趙文表與顓不和。顓將圖之。因詐病臥閤內。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輒驚欲斫之。不能自制。其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歔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高祖以迥未平。慮顓生變。因宥之。即拜吳州總管。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太傅齊熾等議。顓當死。上以其門著勳績。特原之。拜澤州刺史卒。

文振

段文振。北海人。煬帝即位。為兵部尚書。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於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漸厚。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遠不聞近。夷不亂華。周宣出車。六月秦皇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客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謂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其本性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所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

共知。如臣之計。以時喻道。令出塞外。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世之長策也。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內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聲放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漢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平壤孤城。其勢可拔。本根既傾。餘城自尅。如不時定。若遇秋霖。漢為難阻。兵根既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帝省表悲歎。贈尚書右僕射。

史記

卷一百六十五

季

宇文述

宇文述盛之子也。拜安州總管。晉王廣鎮揚州。甚害之。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王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有大功。主上內官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之謀。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之。晉王大悅。多資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

之。酣飲。因而共博。每陽不勝。輸所資金寶。約所得既多。以謝述。述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結歡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遂申王意。約言於素。素從之。每與述謀事。晉王竟立為太子。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楊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封許國公。述資幸。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將軍。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與于仲文。奉密旨。令執文德。既而文德逃歸。述與諸將渡水追之。文德見述軍多。飢色。欲疲述眾。每圖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驍勝。述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公若旋師。當奉

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還。眾半濟。賊擊其後。九軍皆潰。述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除述名。明年復官。爵待之如初。楊玄感叛。帝令述發諸郡兵以討之。玄感逼東都。問述軍將至。西。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追躡。至閭鄉。及之。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斬玄感。傳首行在。帝幸雁門。為突厥所圍。及圍解。次太原。羣臣勸帝還京師。帝未決。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及至

洛陽。述又勸帝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中使相望。問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下一降詔。帝遣司官魏氏謂之曰。委疾篤。朕恐相煩。有言可陳也。時述子化及得罪。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願陛下哀憐之。帝泣然曰。吾不忘也。卒。贈司徒尚書令。

郭衍郭衍奸狡可恨存之以為補視

郭衍太原人。尉遲迥之叛。從韋孝寬戰於相州。以功授上柱國。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為清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清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



如若患此  
可也  
足也

鎮北接春境常勞轉運行乃遷沃饒地置屯田歲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晉王廣出鎮揚州衍為蔣州刺史臨下踞做事上奏諸晉王甚懼之還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遣宇文述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陳梁之舊副君酒客其如何王欲召衍陰其計議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瘵王如有術能療之高祖聽衍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詐稱桂州但反王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授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字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勞苦帝益稱其孝順從往江都病死

史記一百六十六

王詒

王詒字子和晉陽人仕周官車騎大將軍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詔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畔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同濟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封昌樂公高祖授禪轉豫州刺史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詒性剛直王甚憚之奉使檢行長城王還穿池起三山詒還自飲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官四人平陳之役為

元帥府司馬既冠金陵晉王班師委詒以後事及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年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下相之力也進位柱國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謂詒曰公曩曩漸白無乃受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詒曰臣今年六十有六誠恐桑榆衰暮有虧聖政耳上勞而遣之歲餘卒高祖甚傷惜之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心耳又曰子相受吾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今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部封事數十紙示羣臣曰子相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贈司徒尚書令魏國公太子隆嗣越王侗稱帝上隆率兵數千自江淮

史記一百六十六

元徽

王世充僭號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徽字君山洛陽人仕周為內史中大夫宣帝昏暴京兆丞  
建與總諸朝堂陳帝入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  
曰賊洪同日尚可俱死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  
樂諸開諸見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  
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若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  
獲免帝將誅島允執屢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  
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為島允執耶嚴曰臣非  
黨賊恐誅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宦搏其面磨於家高祖

受禪拜兵部尚書封平昌公。嚴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高祖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倖王室。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為之寮佐。時嚴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由是拜嚴為蜀王總管長史。韶為晉王行臺僕射。謂之曰。公宰相才。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也。秀性奢侈。欲取療口以爲關人。又欲生割死囚取膽爲藥。嚴排闥切諫。王謝而止。嚴法令明肅。獄訟裁斷。莫不感服。曰。平昌公罪我。吾何怨焉。及卒。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頌涕。嚴卒後。蜀王爲非法。遣渾天儀詣南車記里鼓被

卷一百六十六

五

嚴擬於天子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官者。寮佐不諫。及秀得罪。上曰。元嚴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

劉行本

行本沛人也。仕周爲掌朝下大夫。故事。天子臨軒。掌朝與掌視侍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高祖卽位。遷黃門侍郎。上怒。一即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

左右。臣言其非當致之於理。臣言若是。陛下當聽之。豈得輕臣而不顧。因致笞於地。而退。上改容謝之。遂原所答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爲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勅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遊枝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北見西羌。鼠竊糾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復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歸付推科。上奇之。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敬憚之時。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令以絃歌放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怒。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懷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

卷一百六十六

不

以其不能調護。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左衛率長史夏竦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深開於外。行本諫其出。數之曰。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付法者治之。太子甚悅。因令行本乘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怒而止。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彈其方直。無敢至門。法令清簡。吏民懷之。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使劉行本在。勇當不至於此。

梁曉

梁曉字景和。安定人。開皇初。置御史官。以曉饒正。拜治書侍

御史名爲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以失權貴心。出爲西寧州刺史。西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通相攻奪。邊無寧歲。毗至。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殺。今將此來。欲殺我耶。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高祖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法平允。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恐爲國患。因上封事。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則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憑其指麾。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何必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

柳或

柳或字幼文。解人也。仕周爲司武中士。武帝平齊。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言從守事同功勞。須等昔蕭何。雷守常時。獨先封符移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於是雷守並加品級。高祖受禪。爲屯田侍郎。時制三品以上門。左僕射高祖子弘德。封應國公。申。陳請或。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執。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繼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類歎服焉。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寮憚之上。嘉其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其治百姓。須任才能。管。先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鼎。盡前任趙州。關於職。務。政。山。舉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謠言滿道。乃云。老禾不早。割。餘種。穰良田。古人有云。耕常問農。穡當問婢。言各有所能也。平子用兵。是其所長。治民。是其所短。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從妹。或劾之曰。臣聞

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父子之倫攸篤君臣之義以生是以孝為行本禮實身基自家刑國率由斯道愛敬之情因心自致資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棄此其緒就彼綸釋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適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鋼終身以懲風俗二人違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寮請奏傷於煩碎上疏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

卷一百六十六

九

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乃聖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中忘食夜分未寢勤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勞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若其經國大事屢裁斷宸衷自餘細務責成有司則聖體享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恩也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曰柳彥正直士國之寶也右僕射楊素常塗顯貴百寮懼憚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勅治公罪素速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上奏請禁角抵之戲

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媚優雜技詭狀異形穢褻鄙褻以為歡樂高棚跨路廣幕凌雲祗服觀粧車馬填噎有酹肆陳絲竹繁會竭資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彼行困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無益於化實損於民二雅三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請頒天下禁斷犯者以違勅論上可其奏迨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賦汗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郡肅然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

卷一百六十六

十

拜儀同三司仁壽初復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求其書或選之秀答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至晉陽漢王諒遣使召之或至方知諒反或詐中惡不食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速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徒徽煌素卒或自申理詔徵還京師卒於途

趙綽

趙綽河東人高祖受禪為刑部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固宜多所寬

有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所然納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執不可上欲待其出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乃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直常衣緋襖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盛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直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祖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直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問綽有何言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乃釋之明日召綽慰勞賜物三百段時禁惡錢有二人在市

卷一百六十六

七

行使惡錢武候執以聞上令斬之綽曰二人坐當杖殺之非朕上怒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今欲害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天心何論動木上曰噫漢者熱則置之天子令欲相挂耶綽且拜且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陳上乃止上以綽誠直每引入閣中上或與皇后同榻即呼綽侍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進位開府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仁壽中卒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

裴肅

裴肅字神封開喜人仕周為御正下大夫高祖為丞相肅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一朝遷革天道何在高祖問之甚不悅由是廢於家開皇中授膳部侍郎轉貝州長史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祖俱廢肅上書曰竊見高祖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聞古先聖帝教而不誅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慈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愛我家事此亦至誠也令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甚不悅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泰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京師見於舍意上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弟為情愛輕事廢立乃言勇不可復收之意因罷遣之肅帝嗣位久不調肅杜門不出執政以嶺表荒遠希有授肅東平郡丞甚得民心歲餘卒夷獫狁之為立廟於郭江之浦

史解

裴肅

七

史解字世休朔方人以總管從晉王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在東宮遭解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監舉推轂治兵振

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於時同行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銜冠。眇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近者陪隨法駕。言旋上京。本卽迷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兢兢。如臨水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塞惟作牧。統撫百姓。上京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乃謬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任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官。服北閭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善交。疾如疾首。祥答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况。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

史籍

卷一百六十六

主

飛靈增水之地。忽載三陽。義懷章韓之鄉。俄聞九奏。猜駭思起。莫知啓處。祥不學軍旅。幸遇升平。徒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驚奏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敢追賡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如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搗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到萬信聖人之屈已。非庸夫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汗潦飲。歸松柏之高。萬難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貞之德。煥重離之輝。三舍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闡矣。叶商時。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

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瞻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過。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鶴之啟路。思託乘於後車。寒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卽位。漢王諫作亂。遣其將蒹良。自隘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公理輕而無謀。才不足稱。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善之。可破也。令軍中修攻具。公理謀知之。屯兵於河陽。以備祥。祥繼於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蘭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兩軍相對。公理

史籍

卷一百六十六

主

朱成列。祥縱擊大破之。遂東趨黎陽。蒹良遁走。祥追破之。殺萬餘人。位進上大將軍。賜緣絲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拜燕郡太守。破賊高開道所圍城。陷開道。送祥於羅藝道卒。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大將軍。鎮恒山。時高祖爲定州總管。崇見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崇以宗族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奉義公。從總管達奚長孫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人將軍。時義

臣尚幼養於官中上從容言及恩舊領義臣嗟嘆久之下詔曰朕受命之初軍凶未定尉遲崇與尉遲迥本同骨肉起作亂鄴城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知道順之理議天人之意處崇惡徒自執有司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振表存亡事貫幽顯義臣可賜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仍襲崇官爵煬帝卽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諒將奇鍾葵所圖詔義臣救之義臣兵少戰敗乃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伏酒舍間義臣曉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驢牛驢突出一時鳴鼓應援天鍾葵軍以爲伏兵發因大潰擊破之復擊

史綱 卷一百六十六

主

正卿轉太僕卿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入豆于航討格謙擒之帝惡其威名遂追入朝賊由是復盛拜禮部尚書卒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宣帝時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及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

旦恒在不之信也後復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贈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奮勇而往明旦反奏事宣帝曰鐵杖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從楊素討高智慧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視賊中消息具得還報後復往爲賊所擒賊帥李稜傳送智慧所遣兵仗三十人衛之行至虔亭衛言慧食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砍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職勳不及鐵杖素馳驛歸鐵杖步追之舞夜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車騎將軍煬帝卽位轉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

史綱 卷一百六十六

主

不殊那忽相怪威嚴然除右屯衛大將軍鐵杖自以荷恩漢重無懷竭命之志遼東之役請爲前鋒會疾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飲鼻治黃不差臥死兒女手中乎將渡遼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是死日唯誠與卒爾其勉之及濟遼水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斫賊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死之帝爲流涕購得其屍贈亮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贈巨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使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拂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亮祿大夫金又贈右亮祿大夫子孟才嗣孟才果烈有父風拜虎賁郎將江都之難

慨然有復讐之志。謂虎牙郎錢傑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賊臣弑逆，社稷淪亡。何而日視息世間哉？」相與定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化及。臨發，陳謙告之，為化及所害。

### 沈亮

亮，字與人，少驍捷。禪定寺幡竿高十餘丈，繩絕，人不能上。諸僧患之，亮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諸僧驚，亮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索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時號肉飛仙。煬帝伐遼，徵天下勇壯之士，同類數萬人，皆出亮下。及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亮長十五丈，亮升其端，臨城而賊賊短兵接，殺數十人，賊競

### 史補

卷一百六十六

### 七

擊之，墜未及地，適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異之，召與諸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遷折衝郎將，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亮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江都之難，潛結義勇，將為帝復讐。煬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化及今亮總統營於禁內，參直才陰聞化及，謂亮曰：「吾等荷蒙厚恩，不能報國，今使首事，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亮涕下沾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所領給使數百人，皆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耳。孟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襲化及，陳謙告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與

亮亮皆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夜與腹心走出營，外使司馬德載領兵馬捕孟才，亮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披甲，襲化及營，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載兵至四面，圍合亮大呼，潰圍給使奔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載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亮身無介冑，遂遇害。時年二十，麾下數百人皆闕而死。

### 來護兒

來護兒，江都人。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為隋武子所害。武子江都豪族也，世母吳氏流涕為護兒言之。護兒思復怨，會武子有婚禮，護兒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備不

### 史補

卷一百六十六

### 八

敢動，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開皇中，以上開府從楊素討高智慧於浙江，賊據岸為營，周三百里，松檟蔽江，鼓譟而進。護兒曰：「吳人利在舟楫，智慧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襲其營，賊退無所歸，進不得戰，破之必矣。」護兒乃以輕舸數百，徑登江岸，直掩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懼而動，素一鼓破之。智慧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護兒招懷初附，威恩兼舉，煬帝嗣位，徵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帝謂之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從幸江都，賜物二千段。



并牛酒令上先人墓。父老詔三品已上並集其宅。州里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總管。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曰。吾謂賊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第六子左千牛監。馳斬其首。追奔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會宇文述等敗。乃旋軍。明年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攻洛陽。護兒議旋軍討之。法尚等以無勅不敢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腹心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卽日迴軍。令子弘馳驛奏聞。帝見弘甚悅。授通議大夫。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勅公之日。君臣合意。遠同符契。此元惡期在不遙。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開鄉。斬之。封榮國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等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執叛臣斛斯政。遣使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不可重來。今高麗因敝。野無青草。不日可尅。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以歸。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關外事。合專決千里之外。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

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擒高元。還而獲譴。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固勸還師。護兒方奉詔。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野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察聖算。指日尅除。陛下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忽解方被引入。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爲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構逆。淡忌之。護兒晨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尋陽人。陳宣帝時。授開遠將軍。齊師圍吳明徹於宿預。諸軍相顧。莫有關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拔摩。摩訶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

城摩訶臨陣墮馬。羅喉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除羅信將軍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除太子左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何也？」都官尚書孔範曰：「羅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晉王廣伐陳，羅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散兵士，然後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泣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死。陛下賜以不死幸矣，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鄧漢提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拜上儀同三司，襲次羽儀，送之於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位上開府。璽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此，翔之下能無愧乎？」羅喉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今日所言，殊非誠臣之論。」擒虎有媿色，突厥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喉曰：「賊陣未整，請擊之。」遂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大破之。進位大將軍。漢王諒反，副楊素討平之。陳主卒，羅喉請臨哭，帝許之。後經送至墓，所望還釋服而後入朝。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州，詔羅喉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送柩還京，行數里，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

史記 卷一百六十六

主

郭雅稽顙祝曰：「公恨冠未平耶？尋常除殄，無為悵悵。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後其子仲隱夢見羅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弓箭刀劍，無故自動。』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諡曰壯。」

### 權武

權武，天水人。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帝與齊師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胃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拜開府。襲慶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高祖以武元舊人，進位大

史記 卷一百六十六

主

將軍，檢校源州總管。武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答以寶物，由是致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殺部內獄囚，以兩鐵達達治從其俗，不依律令。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當死，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免死，除名復拜大將軍，卒。

### 董純

董純，隴西人。高祖受禪，拜驃騎將軍，齊王暕得罪，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純曰：「臣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奉詔之後，每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

先帝之言於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吉於是捨之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閉營不與戰賊挑之不出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驍衆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以純爲彭城兩守東海賊彭孝才掠懷仁縣純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時首施恩亂盜賊日益純雖克捷而所在蜂起有謂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詣東都有司希吉致純死罪伏誅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高祖受禪爲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六

李

諤音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策苦勸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卿死亡其妻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廷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分其妓妾嫁賣取財實損風教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豈容連襪纓緙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家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子孫何堪忍此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者同行路朝死其友夕規其妻方便求聘以得爲恨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裡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

務上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通相師效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正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纔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六

李

遂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問里童昏貴遊總弗未覓六甲先髮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倣擬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野人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政治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通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廟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白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綺靡擇先王之令興行大道於當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踴弊風遂

吏舉人未遺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故交不  
苟合則積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近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舉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  
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  
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勸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  
送臺請又以當官者好白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則人  
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  
况復功無足紀勳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于聽覽世之喪  
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

史籍

卷一百六十六

三

北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推謙恭辭退多以恬嘿見遺是  
以通數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  
自嫌都無慙恥之色強干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  
風未改內外臣工仍遵弊俗如開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  
勾檢之功誦亦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請凡此輩其  
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  
海靡然向風溪革其弊諤請存大體不尚嚴猛故請多匡正  
而無剛容之譽拜通州刺史卒

鮑宏

鮑宏東海人仕周為麟趾殿學士帝常問宏取齊之策宏云

我強彼弱勢不相侔齊王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奪天性仁  
惠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受不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  
有共需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  
似為上策帝從之高祖受禪轉印州刺史秩滿還京尉遲崇  
不從尉遲迴為亂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其子義臣為金  
氏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  
武楊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舍因賜義臣姓  
楊氏卒年九十六

裴政

裴政字德表蓬之孫也仕梁元帝授給事黃門侍郎帥師副

史籍

卷一百六十六

三

建寧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峽口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  
來赴難大於長沙政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  
獲蕭紀謂政曰我武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何煩殉身於七  
父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咎鍊之  
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儉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  
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勉之吾以間  
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咎怒命趣行戮  
蔡大業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江陵  
陷與朝士俱送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轉少  
司憲政明習故事簿案盈八剖決如流用法寬平囚徒犯極

刑者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死無所恨。開皇元年。韓左庶子通事舍人。元愷。造賊名帳。未成。太子再三催促。有庶子劉榮云。但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曰。劉榮云。不須造帳。太子以詰榮。榮諱云。無此語。太子付與推問。有附榮者。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問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不過纖介之僇。計運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荷等為證。荷等狀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六

七

柳莊

柳莊字思敬。解人也。為梁鴻臚卿。高祖輔政。蕭瑄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之曰。孤昔以開府從事江陵。凌荷榮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眾眾顧託。榮主英業重光。委誠朝廷。凌見松筠之節。君還。而中孤意。於榮主。無難莊手而別。時榮之將帥。咸請與師。與尉遲迥等合勢。歸榮。榮能決會。莊至。具申高祖結託之意。歸以謀告之。莊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雄傑。及據要害之地。擁眾阻之。功業不建。禍難旋及者。良由魏武司馬懿。扶天子。保京師。救大義。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遲迥雖曰舊將。舊恩已甚。清操上。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東庸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六

七

件。出為饒州刺史卒。

源師

源師字踐言彪之子也。蜀王秀為益州總管，以師為司馬。秀被徵，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曰：「師忝參府幕僚，吏之節不敢不盡心。比年以來，國家多故，泰存王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主上憂怒難測。今有勅追王已淹時月，乃復還廷，不去內外，不議王心，倘生異議，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將何以自明？」願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官屬皆連坐，師以此獲免。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勅衛士不得離所守，有一主師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治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侍有犯者，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卷一百六十六

素

榮毗

榮毗無經人，開皇中為殿內監。時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榮毗為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因朝集，素謂之曰：「素卿適以自罰。」毗曰：「毗奉法無私，誠恐累公所舉故也。」素笑曰：「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晉王在揚州，密覘京師消息，遣人於路次置馬坊，以畜牧為諒反。刺史丘和遁歸關中，長史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恂恂，非悉反也。但取錄者斬之，自當立定。」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貽汝心。」尋卒。毗兄建緒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太祖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有禪代之計，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謝之。」

之東門。若失之，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恂恂，非悉反也。但取錄者斬之，自當立定。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貽汝心。」尋卒。毗兄建緒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太祖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有禪代之計，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謝之。」

陸知命

卷一百六十六

素

陸知命字季人，開皇中拜僕射。同三司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素聞其名，曰：「昔軒轅取曆，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德之代。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當高懸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良由惡殺好生，欲輸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圖下。書奏，天子異之。令待詔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時齊王暕驕縱，驕近小人，知命劾之，暕得罪，百寮震慄。卒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季冲，清河人。開皇七年為秦州總管參軍。因朝集

此考績  
好對事

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  
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  
退皆不肖如或外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愛  
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  
真偽混淆是非齊亂會經馳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  
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  
半成徒計官員之多少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  
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  
數事未審何以救之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發秋毫之善貶  
纖介之惡非直有允至治亦足標獎賢能頴深嗟賞之因歷

卷一百六十六

主

開隴右官許彥謙對之如響頴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  
不如與秦州考使語遷長葛令治天下為第一起授鄆州司  
馬吏民號哭曰房明府去吾屬何用生為平陳之後咸云天  
下將太平彥謙私謂其友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太子卑  
顯諸王擅權方憂危亂未云太平也煬帝營東都窮極奢麗  
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黃門侍郎張衡不能匡救彥謙與衡  
善遣之以書曰國家祗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  
天楊諒若以詔命不通宗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為干紀則當  
原其本情副聖主友于之意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禁統而  
好亂樂禍妄有觀視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其間乃有情非

此考績  
之不善

同惡過脅凶威籍沒流移恐成冤屈昔叔向責獄之死寧  
不愛弟釋之斷犯驛之刑非苟違君以執法無私不敢輕重  
故也自古哲王味且不顯履水在念御朽兢懷叔世驕荒會  
無戒懼馳騁奔慾不可具陳竊者齊陳二國罔念憂虞不恤  
刑政法網嚴密徭役繁興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  
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有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賢材但以執  
政壅蔽懷私徇祿積壓忠良薦舉諂佞夫賢者非尚賢力豈  
繁文華唯須立身正己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  
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監滯僻  
神器歸隋向使二國敬祇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

史

卷一百六十六

主

華卑非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泰山之固胡可  
動也而竊卧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  
撫心何啻及矣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足下宿當重寄  
早預心膂既屬明時須存譽謬立當世之大節作將來之憲  
範豈容曲順人主虧損政刑忝蒙眷遇輒寫微誠荷得書嘆  
息而不敢奏聞彥謙見王綱不振遂去官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以彥謙公  
方宿著授司隸刺史彥謙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  
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曾無怨言隋政日亂朝廷莫不變節  
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為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卒子玄

又

餘

虞世基

虞世基，勃之子也。博學有文才，兼善草隸，仕陳，歷尚書左丞，陳滅歸國，爲通直郎，貧無家業，每備書養親，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遷內史侍郎，世基奏龍袞之制曰：後周故事，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欲生分別，故永重宗彝，兼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有華蟲，故周氏執謙，不敢負日月，所以綴此三象，施於太常，天王袞衣，章乃從九天子，譬曰：德在照臨，辰爲帝位，月立正后，負此三物，合德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六

重

齊明自古有之，理應無惑，案尚書：予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今具依此於左右，轉上爲日月各一，當後領下而爲星辰，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依尚書太常，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錯，非一色也，今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準孔安國衣質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並織成爲五物，裳質以纁，加藻粉米黼黻，衣裳通數，此爲九章，兼上三辰，而備於十二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漢晉以來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於典制，墨勅曰：可，世基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六

重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表奏填委，帝不庭決，入閣之後，乃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死，世基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下詔停遠東之役，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勅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朝野離心，帝幸江都，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以世基書生，怯不從，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又見高祖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之，有告敗者，抑損表狀，不以實聞，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知賊，頃如此，義臣所降何多也，世基曰：風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散其兵，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善達密有衆百萬，據洛口倉，圍逼京都，城內無食，若陞下連還，烏合必散，不然，將東都決沒，因獻欬鳴咽，帝爲之改容，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庭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通善達，遂爲羣盜所殺，自此人皆杜口，世基密官賣獄賄賂，公行金寶盈積，其弟世南清貧不立，未嘗有所瞻，朝野疾怨



宇文化及弑逆，世基見殺，子熙為符璽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候知而告之，歆與熙南奔，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君之懷，自此決矣。及難作，與弟采晦競請先死，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開喜人，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微同沒於周，賜爵江夏公。蘊在陳，為直閣將軍，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聞江南之士至蘊，以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穎不怡，上旨誅曰：「裴蘊無功於國，超授儀同，臣未見其可。」上又加上儀同，穎復諫，上曰：「可加開府，穎乃不敢。」

史書

卷一百六十六

裴

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楊帝立，為太常少卿，道知帝好聲妓，奏括周齊樂，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習伎百戲者，皆直太常，與伎流等，咸萃樂府，置博士弟子，進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時承平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偷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條奏，皆令覈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時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目，今戶口從實。」

史書

卷一百六十六

裴

全由裴蘊一人用心，擢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嘗候何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附重典，曲成其罪，所欲宥者，則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人不能詰。楊玄感反，帝遣蘊推其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懲。」蘊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有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應逐之。」因奏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屬陰謀，源其情意，決為悖逆。帝曰：「然我章拜時，此人輕我，其高類賀若弼等，擅作威權，及我即位，懷不自安，憤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實得本心，於是誅道衡，帝以征遼事問薛威，時天下賦起，帝尚不知，威不顧帝復行，乃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教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道衡中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遊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洛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憚曰：「我去尚未能克，鼠輩安能濟乎？」威出，蘊曰：「威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怒曰：「老輩多奸，將賊協我，蘊遣張行本奏成罪惡，帝付蘊推鞠之，遂當以死。」帝曰：「未忍便殺，令父。」

天也

子孫三世重除名。慈欲重已。權令康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中書令。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黨。其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輒中傷之。將軍國多務。凡與師動。樂京都留守。及諸將。皆令御史監之。實察附錄。偏於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及司馬德載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趙敬瑒發部下兵民。盡取來。護見師度。收化及等。又發羽林。殷。趙。范。富。裴等入西苑。取梁公。蕭。鉅。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遂報處世基。其疑其不實。抑之。須臾。難作。趙嘆曰。謀及諸將。竟使大事。遂見害。子尚輩直長。情同日死。史臣曰。處世基初以雅濬著名。並以文華見重。亡國禍旅。特蒙任遇。參

裴矩

裴矩。字弘大。化之孫也。矩。繼祚而孤。及長。好學。有智數。世父讓之謂之曰。親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乃爾情。世基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及受禪。遷給事郎。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祖患作亂。道不通。上難其行。矩請速進。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將周師。來圍東衡州。矩進擊破之。斬師。舉進軍廣州。

高祖

仲宣。初。遣使。矩。集二十餘州。承制署其渠帥。為刺史。守令。矩。遣。王。大。從。命。升。殿。勞。苦。之。謂。侍。臣。曰。韋。淡。將。二。萬。兵。不。能。度。案。裴。矩。以。三。千。做。卒。徑。至。西。海。可。謂。能。矣。拜。開。封。尉。正。公。大。唐。德。宗。都。監。可。汗。姜。大。義。公。主。字。文。氏。之。女。也。鼓。為。邊。防。之。計。同。和。通。矩。請。出。使。諸。部。以。通。文。氏。上。從。之。公。主。見。殺。轉。吏。部。侍郎。西。域。諸。蕃。多。至。張。掖。交。市。場。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訪。其。國。俗。山。川。險。易。撰。兩。域。圖。記。三。卷。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盈。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存。殺。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

史補

卷一百六十六

裴

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後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頗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吐火。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述周。年代久遠。兼并錄討。互有與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或人非。舊類。因襲。符名。兼復。部氏。安。錯。封。細。移。改。戎。狄。音。殊。事。雖。窮。驗。于。圖。之。北。意。焉。以。東。考。於。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地。俱。盡。矣。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解。大。育。物。無。隔。草。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出。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舊。傳。訪。探。胡。人。或。有

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侍僭形王及庶人各顯客止卽  
丹青標爲西域圖記其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  
窮其要旨從西傾以去北流之南縱橫所目將二萬里諒山  
南諸國之西傾以去北流之南縱橫所目將二萬里諒山  
卒計其數是以致開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卽稱  
國王徒有名號乃重其寶令各所詣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  
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  
敦煌至於四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  
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國達於西海其中  
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罽賓對沙那國康

史記卷一百六十六

卷一百六十六

國會圖何圖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  
善于闐來俱波唱樂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把怛悅延  
南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  
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  
今番高昌部會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漢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以國家威德將士馳雄汎濊汎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  
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  
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寄送咸欸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  
登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勒兵車諸  
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之

化之速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引矩至御坐問西方之事  
矩感言詞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以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  
西域遣黃門侍郎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  
三年帝有事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詔  
高昌伊吾等昭以厚利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等  
三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綉奏樂歌舞令士女  
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示中國富強後遂破吐谷  
渾拓地數千里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  
懷之略遷銀青光祿大夫帝至東都矩以發夷朝貢者多  
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術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

史記卷一百六十六

卷一百六十六

犀者以十數勅勅百官及民士女坐棚閣縱觀被服鮮麗終  
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宰番率蠻夷  
典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醉飽蠻夷嘆謂中國爲神  
仙帝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建白朕志未發  
矩已奏聞自非悉心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  
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  
遠所以城郭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  
復請友間射置以致處羅處羅爲射置所迫竟隨使者入朝  
帝大悅賜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降民帳時高麗  
遣使在突厥啓民引之見帝矩因奏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

箕子漢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當陛下時安可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臣服晉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還語其王今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從明年復從至遼東進右先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宇文

史綱

卷一百六十六

七

難最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吾矩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多出珍物在馬邑欲大受其若爾東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而進莫先互市矩誘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

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周至矩以間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什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人多過所望雖至厮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留已經二年諸驍果皆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募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此善策也因令矩檢校其事矩

史綱

卷一百六十六

七

矩以爲爲利計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禮文矩爲制勅使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度河建德嘗且於洛州雷守建德敗草帥未知所屬長史李公淹

而·行·法·所·謂·商·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焉·羣·臣·言·之·曰·裴·矩·遂·能·延·爭·若·此·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幸·諡·曰·敬·史·臣·曰·自·古·開·通·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好·事·之·臣·張·若·裴·矩·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武·結·之·以·重·寶·或·劫·之·以·利·兵·裴·矩·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其·者·  
 裴·矩·宏·修·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為·其·心·故·為·乘·親·  
 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成·不·能·加·德·  
 不·能·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秦·成·五·霸·  
 三·邊·道·理·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復·俱·  
 史·事·卷·上·百·六·十·六·  
 裴·矩·一·人·失·道·危·兆·罹·毒·若·淺·恩·即·殺·之·我·固·鮮·節·部·護·之·  
 請·不·與·遠·東·之·役·豈·及·江·都·之·禍·乎·

史緯卷一百六十七

隋書十

列傳

宇文愷

宇文愷貴之子也高祖卽位授管宗廟副監及遷都領管新  
 都副監高祖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  
 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  
 脩復之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拜仁壽監檢  
 校將作大匠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煬帝大業元  
 年更制車輦古者皇太子金輅宋齊以來並乘象輅愷奏宋  
 史·事·卷·上·百·六·十·七·  
 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制金根漢魏因  
 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視殆無差別若  
 錫於東儲在體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也皇太子  
 宜乘象輅碧旂九華進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沿古於禮為  
 中策宋新置五輅無副車金玉同體欲示等威故太子不得  
 乘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旒及繁纓例皆十  
 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惟應五方色為殊耳若用  
 此輅給於太子草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乎既制副車駕用  
 四馬至於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以兩今天子金輅  
 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旒龍九旒制頗同於



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并矯皇孫及親王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於古典臣謂非嫌制曰可於是太子金輅赤質制同副車其體而小亦駕四馬馭士二十人皇嫡孫親王金輅綠質降太子一等駕用四馬馭士一十八人及還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條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稱悅焉時議立明堂愷以木爲式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并圖表上之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

不舉行

何稠

何稠縣人爲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洞主莫崇降桂州長史王文同領崇詣稠所稠宜言曰州縣不能緩養致邊民叛叛非崇之罪也引崇共坐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衆州逆帥杜修赴羅州逆帥肥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毗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順討賊帥李大檀悉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請身入朝時

既知無益  
自可忘懷

猛力有疾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不憚其年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其子必來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汝等我託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授開府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葬皇后今我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楊帝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典服羽儀送至江都拜太府少卿稠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華輅皇后南薄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綬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服以入朝宜變其制今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無佩王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遽乃廣爲盤輿別構閣輔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復令製造戎車萬乘勾陳八百連帝善之命守

大府卿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是神功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竇建德復以為工部尚書建德敗歸於唐授將作大匠卒

忠節

皇甫誕安定人漢王諒為并州總管高祖以誕方正拜司馬總府事楊帝即位後諒入朝諒用諸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

史錄卷之十一百六十七

四

誕數諫止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如更還延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主簿豆盧毓山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襲破之並遷害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違嗣諒阻兵時記室尹式亦自殺式河間人

游元字楚客廣平人為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隸述時貴幸其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造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拒之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勸奏其狀帝

泣淚不從方可為此

嘉元公正賜衣一襲九年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今身限絕域軍糧斷絕此天亡之時也我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公弟兄青紫交映當場試盡節上蒼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有以兵不屈乃害之則劍青光耀大夫拜其子仁宗為弋陽通守

焉慈明字無侯子琮子也攝江都郡丞李密逼東都詔慈明安集洛陽追兵擊密至鄆陵為密所執密延慈明於坐謂之日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計日將

史錄卷之十一百六十七

五

下今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曰吾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雖不悅而厚加禮貌慈明泝使人來表江都及致書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曰爾為我所執觀公相待至厚曾無威震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當所獲欲殺便殺我豈從汝求活耶乃謂眾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怒亂刀斬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二子惇惇為承務郎唐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

張須陁聞鄉人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徠以功

從楊素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與師  
伐遼百姓失業又屬歲饑須臾將開倉賑給官屬曰須待詔  
敕須臾曰今帝在遠如待報至百姓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  
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不之責也賊帥王薄聚  
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須臾將兵拒之轉掠魯郡須臾縣之  
及於岱山之下選精銳擊之薄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薄收合  
亡散將北渡河須臾追至臨邑復破之薄兵連豆于甌賊孫  
宣雅郡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臾大破之露布以聞帝  
大悅優賜褒揚令使者同畫其形容奏之賊裴長才衆二萬  
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臾不服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賊聞之  
史籍 卷之百六十七 六  
身中數槍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臾督軍復戰長才敗走賊  
帥秦君弘郭方須臾北海須臾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進  
破之必矣簡精兵倍道而前賊果無備大破之斬數萬級獲  
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衆十萬屯於驪狗山須臾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  
面縛降其黨解象王良等衆各萬計須臾悉平之賊擾東夏  
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賊盧明月衆  
十餘萬大祝河須臾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等衆  
各萬餘擾濟北須臾擊走之進拒東郡賊羅讓前後三十餘  
戰每破之轉榮陽通守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須臾拒之讓退

須臾亦未  
遇大敵故  
耳

須臾乘之逐北十餘里密伏數千人邀擊之須臾敗密與讓  
圍之須臾潰圍出見左右在圍中復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  
潰散須臾力戰而死時年五十二須臾善戰  
楊善會華陰人大業中為鄆令以清正聞山東饑饉百姓相  
聚為盜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善會破走之金稱復  
與勃海賊孫宣雅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勳兵千人  
邀擊破之擢濟河郡丞金稱掠冠氏善會率步騎襲其營金  
稱釋冠氏來援善會選精銳赴擊破之賊退走時山東郡縣  
陷沒相繼能抗賊者惟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  
太僕楊義臣討金稱用善會之策遂破其營金稱走善會追  
史籍 卷之百六十七 七  
斬之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新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  
都士達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帥王安  
與建德相應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攻清河善會  
逆拒之為建德所敗嬰城自守賊圍之四旬城陷建德以為  
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賊奴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  
禽汝等聞聲乃欲相吏耶於是遇害  
劉子翊彭城人開皇初為侍御史承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  
九歲出繼其父更娶後妻至是而亡劉炫以無撫育之恩隱  
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  
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



母非服雖處傷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  
為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  
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如繼母在父之室則制  
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  
之解官焉可獨異今言令許不解何其謬也且後人者爲其  
父母非親繼未有變也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辭服問云母  
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似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似也妻是  
不爲白也母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  
之以名義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七

八

繼母之來在子出繼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  
出後之人所後者已亡後之者始至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  
以重乎記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夫稱情者稱如  
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  
禮篤敬苟以撫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慈  
母如母何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  
骨肉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  
三年之下而居齊葬之上禮有倫列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  
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  
禮服之制無二律文以輕如重雖若不同如重之辭即同重

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又準枉法者但準其罪以枉  
論者即同其法律以嚴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之名以者  
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後  
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事奉從之大業未爲丹陽留  
守爲賊所虜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出降于瑒反其言於  
是見害時年七十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七

九

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不思報效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  
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吾豈畔者由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  
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  
鵝置表於頸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人得之送於東都  
王側見而歎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遣人勞之  
門直開麗王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僞  
下爲陳利害唐又賜之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  
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何苦自取禍君素曰又  
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  
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於大義不得不死今

自不願

殺支數年，食盡此數，足知天下之事，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時百姓苦隋日久，及義師起，人有息肩之望，君素善於統御，下不能叛，旋餘城中頗知江都傾覆，又相盡男女相食，遂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河東人，為侍御史，居父憂，有白虎馴投其廬，時人以為孝感，起授雁門丞，在郡，萊食齋，居朝夕哀臨，每發聲輒絕，伺楊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討之，為所敗，武周轉攻傷郡，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守謀應武周，孝意族其家，郡中戰栗，俄而武周來攻，孤城無援，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七

十

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國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開皇中為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其將劉世文之縱火燒其郭，百姓驚潰，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起雲，驟雨火滅，士卒咸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退還郁水監卒，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其山營，應事郎將，與洛口連，及李密陷倉城，遣兵攻之，密眾數十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執志必死，圍經三年，機絲已盡，徹屋而發，人皆穴處，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

此史作杜松贊

戰，遂為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羣賊擒之，曳季珣歸，季珣曰：吾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竟為羣賊所殺，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瑛為上洛令，及唐兵起，率吏人結守部下，殺之以歸，唐仲瑛弟琮為千牛左右，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美之。

松贊，北海人，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賊楊厚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輕騎視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松贊也，輕騎視賊，遂逆被執，今官軍大至，賊且暮破矣，賊以刀築其口，毆擊交下，贊大罵曰：老賊何敢辱賢良，禍自及也，賊斷其腰，城中望之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七

士

其不流涕，號氣益倍，北海卒完，贈本郡通守。

孝義

夫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自天子達於庶人，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重之，田翼，郎方貴等，乏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篤於天性，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報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位登百官，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駒千駟，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孝義傳。

田德懋，高平人，父仁恭，封觀國公，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賜爵平原公，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

文帝此等  
處殊可風

而嘉之遺貝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降璽書曰皇帝謝因  
慙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  
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  
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賜縑二百匹並百石表  
其門閭大業中為尚書駕部郎卒

文帝既深  
孝治如治

者自不應  
起之

觀清此古  
孝友而文  
學者也

薛濬字道贖夏陽人開皇初為考功侍郎事母至孝帝聞之  
賜其母與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既丁母艱詔鴻臚  
喪事歸葬時隆冬極寒濬衰經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  
百餘里足凍墮趾齋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期助一無  
所受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

史錄 卷之十百六十七

主

見其毀瘠為之改容謂羣臣曰吾見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  
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謀為晉王揚州參軍濬遺書曰吾以  
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單瓢曉生早孤不聞詩禮賴  
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襄柩不憚艱遠  
從師受業欲罷不能祗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  
成自釋米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開達祿喜遠親庶  
休期願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存臻兄弟俱被奪情  
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實氣摧現者也既而藩巨震  
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  
於地下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仃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

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談忍死相待已歷一句汝  
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勉之時年四十  
二有司以聞高祖為之崩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吞故  
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貞和茂著勤勞克彰及遇私艱  
從毀滅嘉爾誠孝感於朕懷真爾有加抑惟朝典魂而有靈  
飲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清儉死之日家無餘財子乾福武安  
司倉

史錄 卷之十百六十七

主

王頌字景彥僧辯子也僧辯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元帝為  
周師所陷頌人關聞其父為陳武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  
至服闋尚布衣蔬食藉榮而臥開皇初封蛇丘公獻取陳之  
策及大舉伐陳頌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  
戰被傷不堪復關悲感嗚咽夜中夢有人投藥比寤而創不  
痛時以為孝感及陳滅頌見父時士卒對之涕泣或曰郎君  
破陳國滅其社稷雖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為霸先早死不  
得手刃之耶請發其丘壘斲棺焚骨以申孝心頌頓頌陳謝  
顓璽流血謂眾人曰彼為帝王墳塋高大一宵發掘不及其  
尸若至明朝事必彰露奈何時有千餘人請各具釜錡一夕  
皆幸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墳並不落其本皆出自  
骨中頌焚其骨取灰投水而飲之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  
狀高祖曰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

方貴必爭  
故相毀起  
以為首

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額固辭曰恐藉威靈得雪嫌怨本為家  
難豈敢貪功終不受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有惠政遷齊州  
卒景彥又一

郭偶文水人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共乳烏鵲同巢時人  
以為孝義之感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勞問之

田翼不知何許人性至孝母臥疾歲餘母食則食母不食則  
不食及母終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葬之

紐回安邑人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  
丈許聞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恆青有鳥棲其上則舉聲哭

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甘棠令開皇初卒子  
史錄

士雄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甚鬱茂及士  
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枯樹復榮高祖下詔褒揚號其里為

崇德里  
郎方貴淮南人與從弟雙貴同居方貴嘗出行遇淮水洗長

於津所寄渡舟人撻折其臂雙貴悲恨毀棄船人致死縣官  
案問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不

能斷遂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  
狀聞上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原罪已足表

李德饒柏人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性至孝親愛五日不  
食哀慟嘔血及送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

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甘露降於樹鳴鳩巢其巢納  
言楊達遷省河北薨廬甲魁之改所居村名曰孝教村里為  
和順里後除金河今未之官屬羣盜蠶起賊帥格謙等十餘  
頭聚眾於勃海有數許其歸首謙等不敢降以德饒信行美  
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賊至寇  
氏令他賊攻縣城見害

循吏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人少岐嶷有至性七歲時父遇篤疾醫  
云餌紫石英可愈求之不得彥光憂弄忽於園中見一物彥  
光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高

史錄  
祖受禪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幸史

州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調物彥光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  
恥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

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有感朕心日增其美  
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轉相州

刺史岐俗質直彥光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請為天下第一  
及居相治如岐州鄠都雜俗人多變詐百姓作歌謂其不能

理政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  
為戴帽傷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采

請復為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復以為相州刺

史象稍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去惡有若神明彼猾莫不潛竄合境大服自齊亡後衣冠士人多歸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移實州郭人情險惡安起風鶴驚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出秩俸招致儒生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其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坐席下其不率教立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賓之禮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洛陽人焦通事親禮闕為人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對母悲泣之像通感悟悲愧無以自容彥光訓

史象

卷之十有六十七

末

諭而遣之遂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民感悅州無諍訟卒官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諡曰襄子文謙弘雅有父風拜都陽太守治為天下最少子文謙為鷹揚郎將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死贈通議大夫

房恭懿洛陽人尉遲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於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天下之最上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賜分給窮乏雍州諸縣令每月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蘇威重薦之起授澤州司馬有異積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盧愔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復賜物百段謂諸州刺史使曰房恭懿志

存體國愛養百姓乃上天之所祐助豈朕寡薄所能致當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教之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賦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財運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配防嶺南徵還道病卒論者惜之何妥不成人文帝

公孫世茂阜城人少好學博涉經史時人稱為書庫為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飯粥湯藥以振濟之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命

史象

卷之十有六十七

七

升殿賜坐問其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詔曰景茂脩身潔己者宿不虧作牧化人終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第一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以疾歸吏人號泣於道及病愈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常單騎巡人室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將乃褒揚尋述如有過惡隨即調停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大鄉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拜蒲州刺史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稱為良牧卒年八十七諡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

史象

葬皆望墳哭祭而去

辛公義狄道人開皇中爲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孝義道絕公義欲變其俗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與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設榻坐其間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視飲食於是悉差召其親戚論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者復差汝等勿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自此始相慈愛土風遂革呼爲慈母還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慮囚露坐牢側十餘日間決斷皆盡聽受

史事  
宋之一百六十七

訴訟不立文案事若不盡應囚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問或曰此自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令百姓係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規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樹就朝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充揚州道黠防大使豫章王陳恐其部內官寮犯法以屬公義公義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州無所縱舍楊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言公義之短免官吏人守闕訴冤帝悟除司諫大夫

此事已在  
唐太宗  
因之先矣

王伽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並枷鎖傳送行次榮陽伽哀其辛苦謂之曰卿輩實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授卒豈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乎苦吾欲與汝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肯拜謝曰必不敢違伽乃悉脫其枷停授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流入咸使期而至一無後者上聞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入并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者海內亂

史事  
宋之一百六十七

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凌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王道以德化人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是率土之人不爲難哉良由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侍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據伽爲雍令有能名  
魏德深鉅鹿人授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時王綱弛案吏多賦附所在徵歛下不堪命惟貴鄉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將爲大治貴鄉屬武陽武陽盜賊羣起諸城淪陷惟貴鄉獨全

日而臨之  
不以求

不近人情

此最得  
不一

史籍 卷一百六十七

辛

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輒敗器械俱盡發馬  
助以軍法從事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通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問其所欲任隨便脩營官府寥然恆若  
無事每告長吏所脩不必勝餘縣使百姓勞苦而人各盡其  
心常為諸縣之最轉館陶長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  
館陶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  
長皆受其害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未嘗出門逃竄之徒歸來  
如市貴鄉父老詣關請留有所許之館陶眾庶合境悲哭因  
而移居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寶藏令德  
深率兵千人赴東都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多武陽

酷吏

人以本土從賊每出都門東向慟哭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  
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欲歸誰能相禁眾垂泣曰我與魏  
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耳其得人心如此與賊戰沒  
庫狄士文干之孫也高祖受禪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  
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府餅士文柳之於獄杖一百步送  
還京值謀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出入皆封署其門  
親舊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民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  
必深文陷害嘗入朝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  
人皆重負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

從錄錄人  
與士文何  
預且不與  
相見矣乃  
以此後劫  
上文好人  
人罪故亦  
以非罪死  
三世不  
太守亦好  
假不近人  
情也  
人子及  
且應刑其  
他乎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七

壬

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賜士文發掘  
隱尺布升粟之賦無所寬貸得千餘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  
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瘴死者十八九於  
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士文令人捕捉撻捶盈前而哭者矧  
甚時貝州司馬韋規清河令趙達並苛刻撻捶盈前而哭者矧  
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判政司馬峻蛇腹長史含笑判清河生  
哭人上聞免官未幾以為雁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法深不  
能寬候權要必死此官矣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  
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邑齊滅之後賜薛國公  
長孫覽為妻覽妻鄭氏如訴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  
恥之不與相見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士文君  
明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悲死家無餘財有  
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贈之者今如此人亦少矣  
田式馮翊人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郡太守式仕周復  
拜本郡太守親故屏迹請託不行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專  
務立威女皆仕宦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  
還竊上北樓以暢驕思式笞之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  
有嫌士其衣衾袒袖拂拭式以為慢已棒殺之察吏森賊部  
內劫盜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辱自非身  
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其刻暴如此，坐除名，式慙志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惟侍位二人，給使左右，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乃遣侍值詣市買藥，妻子奪而棄之，式悲臥，子信為儀同，前跪流涕曰：「大人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黜者多矣，旋復升用，何乃至於此？」式歎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遠走避之，上以式為罪己之深，拜廣州總管卒。

燕榮，弘農人，高祖受禪，拜青州總管，榮選勇力者為伍伯，吏人見之者，必詰問楚捷之，制皆見竹，茲盜所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其善之，伐陳之役，以為總管，建業既破，吳人立蕭瑄於晉陵，瑄為宇文述所敗。

卷之一百六十七

退係包山，榮帥猜甲五千，羅之，藏敗走，為榮所執，還幽州，總管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伏蒙自若，嘗按部見道大叢荆，堪為營，極命取之，輒以試人，人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過之人，日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楊極如舊，每巡省管內，問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縱日甚，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敕榮曰：「弘嗣杖十以上罪，皆須奏聞，榮從曰：『豈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監納倉粟，處得一棧，一棧，輒罰之，每笞不滿十一日之中，或至三數下，獄禁絕其糧，弘嗣飢餓，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稍寬，上遣考功侍郎劉十龍，拘問，奏榮虐毒非理，賦獲狼藉，徵還京師，賜死，初榮家廢室，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榮既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鞠囚徒，以酷灌鼻，或板杙其下，疲無敢隱情，茲為屏息，煬帝欲伐遼，遣弘嗣往東萊監造舟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楊玄感作亂，弘嗣屯兵安定，或告謀應玄感，徙日南道死，弘嗣，洛陽人。

燕榮傳

燕榮傳，余每欲刪之，有三事最奇，故存以為傳，紀又曰：每見奇食異，勝之人，舍死為之，真不可解。推弘度，博陵人，臂力絕人，周大冢宰宇文護太子訓，為肅州刺史，令弘度從之，嘗與調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謂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擲下至地，毫無損傷。」尉遲迥作亂，以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妹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迥之，迥等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國圖事，不得顧私，事勢如此，更何所待？」迥擲弓於地，大罵高祖，因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時總管何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縱惡言，由是降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復以弘昇女為河南王妃，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撻罰，吏人嗔氣，所在之處，令行禁止。

卷之一百六十七

尉遲迥作亂，以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妹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迥之，迥等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國圖事，不得顧私，事勢如此，更何所待？」迥擲弓於地，大罵高祖，因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時總管何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縱惡言，由是降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復以弘昇女為河南王妃，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撻罰，吏人嗔氣，所在之處，令行禁止。



考

弘度人亦  
不見

李何  
子路出家

盜賊屏迹。每飲其左右。無得飲。嘗食。待者。或  
一一問之。曰。能笑乎。人懼之。皆云。能笑。弘度大罵。曰。  
敢誑我。汝初未食。安知其美。各杖八十。官屬之見者。莫不  
流汗。時屈突蓋為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食三斗醋。  
不見崔弘度。寧食三斗艾。不達屈突蓋。弘度理家如官。子弟  
班白。動行鞭撻。閤門整肅。為當時所稱。秦王妃以罪誅。河南  
王妃復被廢。弘度憂志。謝病於家。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  
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弟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  
知。使者及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  
其事竟寢。弘度憂憤卒。

史解  
卷之一百六十一  
論

王文同。京兆人。為恆山郡丞。有豪爵。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  
皆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命左右為大槓。埋之於  
庭。四角皆埋小槓。令踏心於大槓上。縛四支於小槓。以棒毆  
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東諸郡。  
文同至河間。諸郡官人小有違違。皆箠殺之。見沙門相聚。講  
論及長老為佛會者。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悉裸僧尼。驗非  
童男女者。數千人。將殺之。諸郡驚駭。奏其事。帝遣使者馳鎖  
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榜其肉。噉之。斯須成盡。嗚呼。後  
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  
而望喪乎。

儒林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紜。無所取正。高祖府期。纂曆  
平一寰宇。黃旗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隨  
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  
儀。觀釋奠之禮。博士警蹕。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奧。攷正亡  
逸。研嚴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儔。頒賜諸生。  
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  
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魏晉以來。一  
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已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  
徒。咸非篤好。雖仁壽間。選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弟子

史解  
卷之一百六十一  
論

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雖於開皇之  
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  
差。次以聞奏焉。於時有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劉焯。字周  
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精神成輝。  
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益職羣起。禮義不  
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實  
之實。風教墜壞。以致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見  
有經籍。皆遭沒於煨燼。雖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豈  
復懷抱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將落。豈  
是崇興亡。故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更道存焉。

愛原非正人

信佛道有甚不悅

風可想者采其餘論緩之於儒

元善雅陽人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日人倫儀表也陳德  
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引舊典應拜雅  
遂成拜遂國子祭酒上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善敷陳義里  
兼以諷諫上大悅奏稱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  
然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為後進所歸安心欲屈善  
因善講春秋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  
偽許之及就講肆安引古人滯義以難之善多不能對由是  
有隙善以高顯有宰相器嘗言於上曰楊素嚴疎蘇威怯懦  
可付社稷有獨有高顯上然之及頗得罪上以善為類游就

東齊卷之六十七

老

深責之善憂懼卒

辛彥之扶道人拜隨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彥之惟貢祭  
物高祖善之謂朝臣曰人臣安可無學此彥之積古之力也  
彥之儒者兼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  
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言遊天上見所構一堂制極  
崇麗云潯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  
不悅其年卒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焯年額顴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與劉  
炫結友武強劉智海家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經十載衣  
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直門下省與左僕射楊素吏

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安房暉遠崔

崇德晉王文學崔暉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  
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後因國  
子釋奠與炫論義深挫諸儒遂為飛章所誘除名為民焯優  
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為務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時人稱二  
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論者以為數  
千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焯懷抱不曠又奮於  
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詔事蜀王非  
其好也久之不至王大怒遣人柳送於蜀配之軍防煬帝即  
位除太學博士卒劉炫為之請諡不許所著五經述義精極

史評卷之一百六十七

幸

曆書行於世

劉炫字光伯景城人少以聰敏見稱與劉焯閉戶讀書十年  
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  
畫圖口誦目視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敕與著作  
郎王劭同脩國史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兼於內史省考定羣  
言內史令李德林其禮之炫雖偏置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  
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遂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  
其所能炫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  
孔鄒王何服杜凡十三家並堪講授周易儀禮敘梁用功差  
少史子文集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微微妙至於公私文翰

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述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經赦免死除名以教授爲務太子勇問而召之既至勇廢敎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怒柳送益州配爲帳內使執杖爲門衛旣而釋之炫擬屈原卜居爲簞塗以自寄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禮諸侯絕傍莽大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宜降傍親一等議者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

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曰魏齊之時今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連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綱紀郡惟守丞縣惟令而已州郡具察其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敎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時羣盜起殺食踊貴經籍道息敎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營營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長卿揚子雲馬季長邨康成等皆自敎風微傳芳來葉余草放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撫其心後人不見其迹迫及餘喘薄言暫臆使夫將來後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忽稚朴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夏楚弗之及既爭敦敎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愛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能兩情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頓首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不愚蔽家業貧窶親屬播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

寃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  
 間沈浮世俗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青立身立行懸惡  
 實多降手降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廢勳神泰以  
 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鑑驥駉比翼鴻鴻整肅素於鳳池記言  
 則於麟閣參謁幸輔造請草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  
 也昔潘方畫大宰已嘆退反初服歸骸故里說文史以怡神  
 閑魚以散慮親省風物登臨閣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  
 幸四也御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詣先儒之遺軌傷草  
 之蕭條嘆為墳塋改辭脩換始畢事業道成天運人  
 順運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  
 史籍  
 身後街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  
 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諸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  
 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仇饒無所依復投  
 縣城長吏疑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閉門不納時夜未寒因  
 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謠曰宣德先生炫性保親好自矜伐輕  
 侮當時由是官途不遂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  
 足恃族姓不足道祖考不足稱而顯聞四方聲流後庸者其  
 惟學乎信哉斯言也耶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  
 能開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見乘軒見重明時  
 實稽古之力也元善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其當

宣德先生  
 宣德先生  
 宣德先生

宣德先生  
 宣德先生  
 宣德先生

年差之數經悅史砥身殲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  
 偶與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為直失儒者之  
 風焉劉焯學冠格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  
 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焯學實通儒才堪成務  
 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焯裁義說文雅  
 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  
 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  
 與者富貴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史籍卷一百六十七  
 卷之一百六十七  
 聖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或離譏放逐之臣塗窮候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奮其泥滓自致青雲振泥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承明天監之際太和三祚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江淹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八

沈約任昉魏收邢邵溫子昇等並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右貴綺麗河朔尚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綺麗則文過其意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各去所短合其所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高祖初統萬幾每念斯彫爲機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每飛霜簡場帝初習藝文每非輕側嗔乎卽位一變其體其與楊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

東晉高士  
列傳

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騎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于青蓋入洛四陳威率九州似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盧思道李德林薛道衡李元操魏潛虞世基柳謩許善心等或應揚河朔或獨步漢南莫不飛騰龍光驅馳雲路其餘或位卑人微居常不能自達及其索蛇可掇天網堪賴並編細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人可殺千載之後賁賤一焉非此道也然云能致凡百君子可不務乎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八

二

劉琰字宣華沛國人高祖受禪拜儀同三司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琰性恍惚無吏幹才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儀同劉訥亦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琰住城南的住城東琰在省中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琰還家答曰知既扣門琰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琰驚曰汝亦來此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精於兩漢時人稱爲漢聖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孫萬壽字仙期武強人廉穆王贊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

可人笑談

漢書

防江南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書生從容文雅一旦  
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寄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  
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  
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  
如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  
方春度京口石城臨虎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  
成羣郝超初入幕王榮始從軍裏操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  
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水下臨雲繫越恆春  
岸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收思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  
常搔首非關不樹萱意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

東緯

卷之一百六十八

王

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時昔時時遊  
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  
平唯愛士英辨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  
止勝地盛賓餘應景相攜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  
臨滿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醴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  
雉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歡娛三樂至懷抱宜  
憂消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四  
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矜帶鄉關白雲外回首望孤  
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惆悵  
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鄉舊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

詩盛爲當時所吟誦好事者多書壁而觀之後歸鄉里十餘  
年不得調仁壽初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屬官多被誅夷萬  
壽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

王貞字孝逸陳留人善屬文詞不治產業以誦讀爲娛開皇  
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  
謝病於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  
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  
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于東海顧爾寡薄有懷髮彥  
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說良深佇選比高天流火早應  
涼颼凌雲倦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圖後圖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八

四

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  
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  
當藩屏宣條揚越坐衆聽訟事絕詠歌琴桂稿詞春言高遜  
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  
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  
墨泉海詞章苑囿樓連衙門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焉  
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  
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迹書不盡言更懸詞費及貞  
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造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  
德政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

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離亂之迹  
其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遂時移出門異路變清  
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生握蛇珠誰許獨為麟角貞  
主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  
、陰已具雖居可封之星每懷貧賤之心適鄂郢而迷登  
臨鄂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容  
冠往高車以載嚴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裏程三月躡高門之  
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蒙而並肆將駿驥而同  
早將朝擊街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  
平生觸途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亡日久拙思所存攬成三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儒之遠窺而不親始知游聖之難  
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其真龍之降應過白豕之歸伏紙陳  
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上江都  
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還鄉卒於家  
虞綽字士裕餘姚人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秘書學士  
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王鏡等書亡  
餘部而官竟不遷從征遼東帝次臨海見大鳥異之詔綽為  
銘其辭曰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轅六師薄  
伐三韓肅清冀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  
不擬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趙林並壑序

與海濊駐蹕嚴陞官想遐疑覓屬千里金臺銀閣雲浮岳峙  
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溪俱集華泉鸞翔鳳峙鶴起鴻  
鸞好音玉響皓質永鮮仰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派於斯  
萬年帝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特才  
任氣無所降下若作郎諸葛穎幸於帝綽每輕侮之帝嘗問  
綽於穎穎曰虞綽粗人也帝領之綽與楊玄感友善數從之  
遊族人世南誠之曰君過厚玄感終當為禍綽不納玄感作  
亂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及玄感敗被殺並入宮帝因  
問之曰玄感平時與何人交往其妻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  
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賜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  
史錄 卷一百六十八 六

謀帝徒綽於邊綽至長安而亡變姓名自稱吳卓投信安令  
天木辛大德居歲餘綽與人爭田租為議者所告執送江都  
斬之大德為令誅蕭羣盜其得民和及為使者所執其妻泣  
日每諫君無匿學士致有今日之事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  
者及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相謝會有詔死罪得擊賊自  
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賢尹民命所懸幸君若去亦無  
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計賊大德獲全帝怒斬使者此所以為  
杜正玄字知禮京兆人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司  
以呈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  
忽妄舉可附下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

上林賦  
一詩可  
賦二篇  
即年之  
實事如

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啓素，素意欲試。退正玄，乃手題使賦。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裝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鷗鷁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大驚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選期年重集。授晉王府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弟正藏，字爲善，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尚書湯誓，賈誼過秦論，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文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司曹，難爲之奏，抑爲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爲丙第。授純州行參軍，還下邑縣令。大業中，與劉炫以

史緯 卷之十百六十八

學業該通，應詔。特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舉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歎美之。著作郎王劭奏徵脩史，司殺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並以見任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爲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著文就二十卷，論文章體則甚有條貫，大爲後進所寶。海外共傳之，謂之杜家新書。

隱逸

自掌有若契，縣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歷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

時不另傳  
故附記

史緯 卷之一百六十八

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纖落毛，飲泉石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來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故序其人，列其行，以爲隱逸篇云。

李士諱字子約，趙郡人。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卒，居喪骨立，其姊不勝哀而死。齊吏部尚書辛術署士諱員外郎。趙郡

王敬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重其名，諷朝廷拜國子祭酒。士諱固辭得免。隋有天下，舉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至於親賓來萃，輒陳尊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族豪盛，每春秋二社，高會極歡，無不沈醉。嘗集士諱所，少長肅然，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家富於財，躬處節儉，以振施爲務。有兄弟分財不均，相閤訟。士諱出私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親悔，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諱牽至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奴嘗與鄉人因醉角力，鄉人扼其喉而斃，惶懼請罪。士諱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可速去，無爲吏



所拘、有粟數千石、出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為設酒食、對之痛哭、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他年又大饑、士謙罄家資為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夫陰德者、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子皆知之、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義、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蘇為黃熊、杜宇為鳩、起衰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鶴、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母、為龜、宜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史籍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八

九

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士謙時為詠懷詩、輒毀其本、不以示人、其論刑罰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愆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京之邊、為亂階、適所以召戎耳、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諒之

可也、議者以為得治體、開皇八年卒、趙郡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曾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者、丘園條其行狀、請尚書省、請先生之諡、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有婦德、士謙卒、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殯當繼其志、乃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在唐、字士玄、博陵人、與李士謙為忘年之交、時稱崔李士謙、崔郎哭之、慟為之作傳、輪之、秘府士謙妻盧氏、有家事、觀、今人語、郎取定卒年八十、子順字祖濟、七歲能屬文、性至孝、為河南豫章王侍讀、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八

十

王持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賻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足下博聞強記、鈞深致遠、視漢臣之三、僕似陸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營山河、地方七百半、籠圍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瞻雲龍、躋珠殿、歌山桂之優、賦池竹之直、樂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其幸甚、其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方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

侯繁辭其見重如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藍田令王彞獻  
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詔問羣臣莫有識者  
曰詭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  
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  
尺或山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維  
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稱賀天子大悅賜緡二百  
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曠何處有羊腸阪曠曰臣按漢書地  
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帝曰不是又曰臣按皇甫謐地  
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阪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曠  
所謂問一知二十二年從駕江都字文化及弒逆以為著作

史錄

卷之一百六十八

土

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曠與元善柳晉王劼姚察諸葛類  
劉焯劉炫相善每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  
江都傾覆咸為灰燼文之轉百有命存焉然  
徐則東海人幼沈靜寡嗜慾受業於周弘正名擅都邑則察  
曰名者實之賓吾將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  
學者數百人敦請教授則謝而遁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  
建時應召起於至真觀耕月辭入天台山絕穀養性所食惟  
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在縉雲山時太極真人徐  
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  
揚州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雨二儀混成萬

晉王廣

定道之人

史錄

卷之一百六十八

五

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善宗少齊物深明義味  
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餌松朮棲息煙霞望赤城  
以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  
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嚴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假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南山四皓輕  
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  
前賢已說導几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  
勞束帛貴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堊壁披雲  
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二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  
於是詣揚州晉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後夕命侍者  
焚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死支體柔軟如生停留數  
旬顏色無變晉王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有自天台來者途中  
見則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令淨掃一  
房曰當有客至宜延之於此遂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  
尸樞至方知其靈化晉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為之贊  
藝術

庾季才字叔英新野人梁元帝授中書郎領太史季才固辭  
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  
帝頗明星曆謂季才曰朕慮禍起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  
告變泰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飾還都以免其

季才之難  
大矣

患假令荆寇侵處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可無慮必久停留  
恐非天意帝然之復從吏部尚書宗懷讓而止俄江陵覆滅  
周文帝優禮之令參掌太史鄧郁之陷衣冠士人多沒為賊  
季才盡散所賜購求親故文帝問而問之季才曰僕聞魏克  
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  
鄧都覆敗君信有罪將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竊哀之周文  
曰吾之過也微君將失天下之望因免梁倖為奴婢者數千  
口加僕同三司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微辭  
季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  
則公身享期頤之福子孫保屏藩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八

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無煩參  
察人也護詠武帝得季才書勸護歸政曰庚季才甚得人臣  
之禮賜果三百石出二百段高祖為丞相夜召季才問曰天  
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  
觀之大勢已定季才緩言不可公復得為箕頽之事乎高祖  
默然久之曰吾今將猶騎虎誠不得下矣開皇元年授通直  
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祖蘇威定議及旦季才奏曰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豫必且遷都昔堯都平陽舜  
都冀土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  
皆鹹鹵不宜居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愕

然謂類等曰是何神也朕自今以後信有天道矣封宜昌公  
今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之曰天地秘奧推測  
多途執見不同或致舛舛朕不欲他人干預其事故使公父  
子為之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吉日辰常與琅邪王瑒  
彭城劉徽河東裴政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卒年八十八質  
字行脩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有災異必指  
事而陳煬帝性忌刻齊王暕每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  
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見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耶  
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父子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出  
為合水令帝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謂質曰高麗土地人民纔

史籍 卷之一百六十八

當我一郡卿以為克否對曰代之可克竊有愚見不願陛下  
親行帝作色曰朕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陛下  
若行慮損軍威臣願安駕於此指授方略命驍將勇士修造  
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  
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  
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克遼人豈  
能成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  
斛斯政奔高麗帝遣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  
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  
苦冀倖倖而成功天下未可動也帝曰焚或入斗如何對曰

工使事  
以謀實可  
謂忠矣

又二張平

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  
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  
百姓歸農三五年間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復巡省帝不悅質  
疾不從帝怒鎖詣東都下獄死子儉亦有學識義寧初為太  
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開居味道不求榮利博  
綜羣書善占候算曆之術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  
必敗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絕法  
當死高祖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後日官以手摸書而  
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官太翼固諫不納太翼曰

史

卷之十百六十八

主

臣恐乘輿不及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  
宮寢疾謂皇太子曰章仇太翼非常人也可釋之煬帝即位  
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無能為也諒果  
敗帝嘗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胃與盧  
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曰黎陽  
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帝甚異之卒於雒陽  
耿詢丹陽人客嶺南會林俚叛追詢為柱國王世積討擒之  
罪當誅釋之以為家奴其故人高智寶直太史詢從之游劍  
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闕室中使智寶外振  
天時令如符契世積以聞命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秀甚

信之及秀廢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取詢巧思若神臣誠無  
朝廷惜之上乃原其罪稠作馬上刺漏世稱其妙楊帝即位  
進欽器授右尚方署監事車駕東征詢上言遼東不可討師  
必無功帝大怒命斬之何稠苦諫得免軍還帝以詢言為中  
命守太史丞宇文文化及弒逆詢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  
遠察天文文化及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文化及聞而殺之

此又知

韋鼎字超盛叙之孫也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暕於  
京口戰死鼎負尸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方慟哭忽江中  
有新棺流至鼎所因以充斂人以為精誠所感陳武帝在病

史

卷之十百六十八

主

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學焉謂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  
死後四歲梁祿永終天之辱數當歸身後僕觀明公天機神  
武繼梁祚者其在公乎武帝有國王僧辯意聞之大喜及受  
禪拜黃門侍郎遷秘書監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  
友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已盡吾與爾當葬長安邨運  
今至矣初鼎將周與高祖相遇謂高祖曰公容貌非常神監  
深遠非羣賢所逮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老夫當委質  
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鼎性  
簡傲雖亡國之臣未嘗俯從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  
通顯高祖從祭問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對曰臣宗族

竟其有刑  
然則賢  
人豈亦  
和也

南徙此地昭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今四海一家何必爾也命官給酒散遺世康與鼎遷杜陵樂飲十餘日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章氏譜七卷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婿選柳述及蕭瑒以問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雖貴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後果不終上問鼎諸兒誰得嗣荅曰至尊皇后所愛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有土豪外倚邊幅而內行不軌鼎於都會時問之曰卿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隱伏甚悉其人驚懼自首有客通家主之妻既去妻盜物逃亡為人所殺生家告客於縣鞠問具得姦狀斷客死獄鼎曰此客實姦而非姦也乃某寺僧誑妄盜物殺之賊在某處遣掩捕并獲賊物歸內轉其神明道不拾遺卒年七十九

來和長安人好相術所言多驗高祖徵時嘗詣和相和私謂高祖曰公當有天下及攝政拜儀同開皇末和上表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以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府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三十餘年敢不慙懼謹錄陛下龍潛之時愚臣所言間有一得者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賈梁定語臣曰我聞行辟即知其人臣言公眼如暗星無所不照當有天下

未和可惡  
附文忠教  
可以殺導  
之手

顯忍誅殺建德四年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隋公相祿何如臣曰隋公可鎮一方若為將領攻無不破臣時即奏聞陛下明年鳥丸就官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以問臣臣龍報曰更無異相時王誼等知臣此語大泉二年至尊從永巷東門入問臣曰我無災障否臣奏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乙弗弘禮高唐人煬帝居藩時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當為萬乘主在於脩德而已及即位悉召諸術家使弘禮總攝海內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後多不昌然聖人不相臣不能知

楊伯醜馬胡人好讀書隱於華山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不荅賜之衣服至朝堂舍之而去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備沐閉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布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有大婦藏金數兩後失金其夫意要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覓諸伯醜筮之曰金在家中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驚應得金道士韋知常謂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新汝頭知常事漢王諒上

謝諒反知常逃歸京師楊素與知常有隙及素平并州訪知  
常將斬之不獲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時伯醜為皇太子所  
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曰我不追為卿說卿且向西市東壁  
門南第三店買魚作膾待我其人如言須臾有一人牽馬至  
逐擒之崖州嘗獻大珠使者陰易之上召伯醜令筮伯醜曰  
有物出口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其  
姓名客狀上如言責之果得本珠上悅賜帛二十匹國子祭  
酒何安嘗與之論易伯醜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語乎久之  
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論者以為  
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以壽終

史記卷之一百六十八

七

張胃玄勃海人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襲薦之徵  
直太史參議律曆時輩多出其下太史令劉暉其忌之高祖  
令楊素與術數人取舊法難通者六十一事令暉與胃玄辨  
析之暉一無所答胃玄通者五十四焉擢太史令賜物千段  
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  
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閏改額項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  
一日八百年有聖人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餘歲閱舉其成  
數聖人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胃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  
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  
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嫌沖之所差太多因

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胃玄一此二術年限縣隔追  
檢古注所失甚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  
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  
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曆有陰  
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餘乃推定日胃玄以為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  
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而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  
逐日少遲而合朔加時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以後  
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  
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

史記卷之一百六十八

七

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建交不問內外入  
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胃玄以日  
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  
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  
有奇而入終而復始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  
度以下即為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月  
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該  
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起  
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  
悉無格準胃玄推之各得其率合見之數其差多者至加減

三十許日。卽如焚惑。平見在雨水氣。則均加二十九日。見在  
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盈縮。皆  
如此例。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  
不見。人未能測。胃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  
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卽不  
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  
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  
以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胃玄積候。知五星遲速  
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  
八十餘度。卽如焚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  
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  
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  
數罕符。胃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  
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  
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胃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  
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  
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  
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  
卽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胃玄積  
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

史集

卷之一百六十八

主

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食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食又少。  
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其七古曆二分  
晝夜皆等。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  
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  
精密。大業中卒。  
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以母疾。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  
號其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  
相傳授。仕梁。官員外散騎侍郎。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  
散騎侍郎。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揚州。會秦孝王  
俊有疾。上見召之夜中。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  
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  
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卽當  
發。不可救也。果數日而薨。煬帝卽位。智藏致仕。卒於家。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妙達音律。嘗與人會食。論及聲調。時無  
樂器。寶常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  
諸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作樂奏之。  
上以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  
常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  
器。上從之。寶常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撰樂譜  
六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易柱之變。爲八十四

史集

卷之一百六十八

主

此意不知

東晉書卷之十百六十八

宣

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云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寶常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然其聲雅澹不為時人所好太常樂工皆排毀之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父威方用事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蘇威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沙門謂寶常曰上好佛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公所為可以行矣寶常如其言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夷學非中國所宜用樂遂不行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聲全盛聞者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病遂竊物而逃寶常竟餓死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然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皆造曲為一時之妙此輩雖不附寶常然皆心服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楊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寓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歡飲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反其子問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若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外戚

高祖何以  
不知外家  
所在蓋是  
考入關後  
相失耳

東晉書卷之十百六十八

宣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克終之美罹顛覆之患何哉由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宜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閭梁寶鄧所以繼踵而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戴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稠繆始終不易然外內通籍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運援擢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還貿而皆得以保全地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今敘為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土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名苦桃為楊忠妻勸驗知是舅子始追封外祖雙周為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謙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尤頑驕言詞鄙陋徵至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數犯忌諱



歷信在觀  
時前所

實則明  
伯

外戚之  
一公足  
以公足  
亦何足  
為

動致違忤上恥之乃命高顯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授濟南太守即本郡也道貴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苦之後廢郡終於家

獨孤羅信之子也信歸周羅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信入周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隨整

崔氏生獻皇后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者皆泣周武帝拜羅楚安太守以疾去

官諸弟每輕侮之羅性長者不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受禪追贈信太師趙國公邑萬戶以羅襲爵封善為河內

公穆為金泉公藏為武平公隨為武喜公整為千牛備身羅

史錄卷之十百六十八

卒諡曰恭子開遠為千牛字文化及弒逆裴虔通車賊入城

開遠與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為賊所執賊義而舍之隨陳郡

州刺史進上大將軍好左道其妻母事猶鬼因轉入其家土

聞之不信也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有疾召醫視之曰此鬼

鬼疾上以隨后之異母弟隨妻楊素之異母妹意隨所為

令其兄穆以情問之上又避左右諷隨言無有上不悅左

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僕射高顯納言蘇威大理丞楊遠

難治之隨婢徐阿尼本從隨母家來言常事猶鬼每以千日

夜視之子者鼠也其猶鬼殺人所死家財物漸移於畜猶鬼

家隨皆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隨謂阿尼曰可令猶

鬼向趙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兒之向素家後上從牛州還

隨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猶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

復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猶鬼阿尼

於夜中置香粥一盃以匙扣而呼之曰猶女可來無住宮中

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猶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

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上令賜隨夫妻

死隨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乃免死除名為民其妻楊氏

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畜猶鬼所殺上怒而遣之及此

詔誅行猶鬼家

列女  
史錄卷之十百六十八

列女

南陽公主楊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年十四嫁宇文士

事舅姑以孝聞字文化及弒逆主隨士及至聊城化為為實

建德所敗士及奔唐隋代衣冠士女皆為建德所獲建德引

見之莫不惶懼失常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

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建德為之動容觀者咸肅然敬

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年十歲建德遣虎賁郎將

于士澄謂主曰字文化及躬行款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

其家士及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特聽公主留之主泣

曰虎賁隋室貴臣何須見問竟殺之主請建德削髮為尼及

建德敗將歸西京士及與主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立

於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化及謀逆，君雖不預知，我與君離家，理無相近。」詞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乃拜辭而去。

洗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勝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洗氏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行軍用師，歷服諸越，南僑耳歸附者千餘洞。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聘以爲妻。初，馮弘投高麗，遣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洗氏戡約本宗從民禮，每其寶參決辭訟，政令有序。首領犯姦者，雖親族無所舍縱。候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

史事

卷之七十六

七

刺史李遷仕據太皐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寶，追君兵衆，願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康率兵入潯石。洗氏曰：「平康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可遣使許之，早解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還歸往參，彼必喜而不防我。』我將千餘人，步攜雜物，唱言輸贖，得入其欄，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覲人衆皆攜物，絕不設備。洗氏擊之大捷，遷仕走軍都。洗氏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潯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得其得衆心，必能平賊，非常

史事

卷之七十六

七

人也。君宜厚資之，及寶卒，領表大亂。洗氏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帥諸首領朝於丹陽。拜賜春郡守。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告洗氏。洗氏曰：「我不能惜汝以負國家，發兵拒之。」紇潰散。僕以洗氏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冊洗氏爲石龍郡太夫人，養蠶蠲紬絲，賜馬安車，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兩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陳國既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保境安民，號爲聖母。高祖遣總管韋洗安撫嶺外，陳將徐澄以南康拒守。洗遽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晉王廣遣陳主遣夫人書諭陳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慟哭三日，方遣其孫現迎洗入廣州。嶺南悉平。洗表還爲僕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國洗於州城，進屯衝嶺。夫人遣孫瞻帥師救洗，瞻與逆黨陳佛智相善，還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瞻繫於州獄。洗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南海，與鹿恩會軍擊敗仲宣，獲經巡撫諸州。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校尉副之。若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拜益爲高州刺史，仍敕瞻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謚國公。冊夫人爲

譚國夫人開募府置官屬給印章職符節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與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宴服賜之夫人盛於金體并乘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此賜物忠孝之報也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僮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言訥不可以蒞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賊致於法殺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敕詔書自稱使者歷千餘州宣述上意所至徧徭皆降高祖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公仁壽初卒諡誠敬夫人夫人崩祀至今不絕余少時聞大父至高州曾述訥云

史記卷一百六十八

史記

孝女王舜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長忻與其妻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其妹繁年五歲璿年二歲舜與育二妹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為備二妹俱長舜謂之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何用生為今欲共汝報仇汝意如何二妹垂泣曰惟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詣縣請罪高祖嘉歎特原之

馮氏上黨人陸讓之母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其孽子也為番州刺史坐賊當死將就刑馮氏連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汝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荅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賊貪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不應皆誣汝若言至尊

不於怒汝何故違官覆治汝汝不忠不孝何以為人流涕鳴咽親持孟粥食讓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改容赦皇后為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者之可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感格人神特矜免之以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讓孽子非其所生有犯憲章躬自詣闕為之請命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氏豈不閭門雍睦風俗和平宜標揚之以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氏相識以寵異之

史記卷一百六十八

史記

軍氏上郡鍾氏婦也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相繼死家貧無以葬軍氏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詔賜米百石表其門閭柳氏河東人裴倫之妻也倫為涇源令賊薛舉陷城倫遇害柳氏二女及兒婦皆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等吾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皆垂泣曰惟母所命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投井中死

史記卷一百六十八終

史緯卷一百六十九

隋書十二

列傳

外國

高麗見前史高祖受禪其王高湯遣使詣闕朝貢冊封高麗王平陳之後湯大體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國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臣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隸鞫固禁契丹諸國為我臣妾忿辱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頻之

史緯卷一百六十九

自可奏聞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引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兵器意欲不藏恐有外聞故為盜誘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日寒耳無所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又教遣馬騎殺害邊人辱聘姦謀心在不賓朕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起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廷之典自治爾藩勿犯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黷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造彼

安撫王若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

彥也帝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往者陳叔寶世在江陰殘害民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教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恣狂騷放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萬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不悅王聞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叔寶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愆命一將軍

史緯卷一百六十九

何待多力愆愆曉示許王自新宜得朕懷自來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高祖冊元遼東王明年元率林羯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師出臨渝關大遼水元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時節運不繼復遇疾疫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臣民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不從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征高麗車駕渡遼水上營於遼東分道出師元率兵拒戰屢敗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教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殺兵城將陷賊報言

謝降諸將不敢赴援先馳奏比報至賊守禦已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食盡師老諸軍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惟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遷置遼東郡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乃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促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說來遣賊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竊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敵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大懷遠銀受降以俘囚軍實歸京師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創請變常法帝從之於是縛政於柱公卿

史事 卷之六十九

百條並親擊射獨制烹煮焚其骨而揚之帝拘高麗使者仍徵元入朝元不至敕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行百濟見前史開皇初國主餘昌遣使貢方物高祖拜昌為百濟王平陳之歲有戰船漂至海東聘卒羅國其船得還經於百濟餘昌送其厚并遣使來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何必數遣使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使者舞蹈而去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昌請為軍導帝下詔曰往歲高麗不供職貢故命將討之今高元悉

懼畏朕已赦其罪厚賜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宣立宣死子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王孝降入獻請討高麗楊帝許之令親衛副將劉德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國臣智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十年復遣使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

史事 卷之六十九

使者與其徒起舞多戰鬪之容上謂侍臣曰起舞當作用兵意何其甚也楊帝初與高麗戰敗果帥皮地稽率其部來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賜錦綉以愛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流求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歐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室欄三重覆以流水樹棘為藩多聚麕鹿以為食其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好相攻擊號健善走難死而耐創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譟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

今用中國  
正朔矣

此段頗  
落有疑

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榮枯以為年歲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醴光麴為酒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歡呼踴躍一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厭土良沃先以火燒引水灌之插以石為刀長尺餘闊寸持而墜之海師何蠻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大業元年場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令寬慰撫之流求不

史緯 卷之十百六十九 五

從帝遣虎賁郎將陳稜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颶躉嶼又一日至流求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蝦蟇人解其語稜遣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獲人其都使其官室房男女數人載軍實而還倭國在百濟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摩堆嶼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

倭奴乃知  
五常

其朝說

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通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眾國人立為王有男弟佐彌呼理國侍婢千人罕有見王面者惟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景初五年公孫淵誅後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彌呼死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彌呼宗女壹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受中國爵命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開皇二十二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日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國公敗之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禮大智小

史緯 卷之十百六十九 六

智大信小信之屬戶可十萬殺人及姦皆死盜者計賊贖物無財者沒身為奴無文字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娶同姓婦人不淫如死者斂以棺槨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有哀意寶珠其色青大如彈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大業三年其王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濟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

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重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引清就館清遣人謂王曰朝命既建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史臣曰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隔山海而易以道御目箕子遷

史籍

卷之十百六十九

七

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禮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其俗之可采者豈獨括矢之貢而已爰自高祖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世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戰四海靡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安可不深念哉  
林邑見前史高祖既平陳林邑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絕終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

方爲驪州道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驪州刺史李暹步騎萬餘及犯罪數千人擊之其王楚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乃多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引兵挑戰楚志悉眾而陣方與戰僞北楚志逐之至坑所眾陷軍亂方縱擊大破之進兵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楚志棄城而走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世矣方班師士卒踴躍死者半方亦病卒楚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屬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等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開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

史籍

卷之十百六十九

八

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略以厚利令轉相詭譎大業中相率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中國大亂朝貢遂絕事多亡失存者錄之  
吐谷渾主夸呂開皇初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樛因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幾來拒戰諸類破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降上以高寧王移茲婁素得衆心封爲河南王以統降衆未幾夸呂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戰歿汝州總管梁遠擊之斬千餘級乃奔退俄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呂

高祖此處  
其不可及

俱是

高祖亦不  
受其女  
其也反妻  
以公主何

史籍

卷之十百六十九

九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其太子，其後所立太子，懼見廢辱，  
 謹執今呂以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應之，上  
 不許。太子謀洩，為今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阿為太子。六  
 年，阿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戶歸國，請兵迎接。上  
 謂侍臣曰：「渾賡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  
 訓之，何可成其惡逆？乃謂使者曰：『父子天性，宜相親愛，吐谷  
 渾主有過，見王當陳諫，諫若不從，則涕泣而道之。』人皆有情，  
 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薄天之下，皆朕臣妾，  
 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有好意，欲來投朕，今教鬼王為臣  
 子之法，安可遠遣兵馬，助為逆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

代允遣子  
來朝聖之  
何也

史籍

卷之十百六十九

十

陳廢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  
 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其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  
 朝，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鐵勒遣使謝罪，  
 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詔令擊吐谷渾，自效。鐵勒  
 即勒兵襲吐谷渾，伏允東走，帝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  
 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降者十餘萬口。六  
 畜三十餘萬，追迫之急，伏允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  
 西平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  
 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伏允無  
 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黨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  
 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  
 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焉。  
 黨項羌三苗之後也，東接臨洮，西平，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  
 開皇五年，拓拔寧叢等率衆詣旭州內附，投大將軍，十六年，  
 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遣子弟  
 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撫  
 幼，乃作還走，不羞鄰里耶？自是朝貢不絕。」  
 突厥其父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  
 那氏，魏大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  
 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



前此可汗  
立此史作  
下利耶文  
為乙馬

史籍

卷之十百六十九

十

其先困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至一兒不忍殺則足斷髮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食之因得不死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後鄰國令人殺此兒將并殺狼狼若為神所憑歟至海東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一生十男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旗示不忘本也世臣茹茹傳阿賢設率部落出於穴中至大業護種類漸強魏末有伊利可汗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汝是我鐵奴何敢發是言也伊利殺其使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以長樂公主妻之廢帝元年伊

史籍

卷之十百六十九

三

其主神精眷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可汗恆處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無文字刻木為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俟斤部眾既盛抗衛中夏與西魏師人侵東魏至於太原時鄧叔子奔周俟斤遣使請誅叔子等周文帝收叔子以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以女婚武帝仍請舉國東伐詔附公楊忠率眾一萬伐齊忠軍度陞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攻齊主於晉陽不克俟斤殺兵大掠而還復遣使來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齊公護趣洛陽以應之護敗俟斤引還俟斤在位二十年卒令其子大運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國為兩伏可汗統其東面以弟稱但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後其國富強有凌轅中夏之志周既與之和親歲給絹絮綿絲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誠以事之佗鉢驕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兄常幸順何患貧也齊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信之建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佗鉢躬自齋戒繞塔行道及齊滅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佗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讐宣政元年佗鉢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戰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

此怒不可

可取

班師，佗鉢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佗鉢復請和親，帝冊趙王昭女為千金公主，以嫁之。遣執紹義送關，佗鉢不許，仍寇并州。三年，遣使奉貢，迎公主成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令賀若弼往諭之，始送紹義。佗鉢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立其子，妾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遂卒。大邏便母賤，菴羅母貴，攝國謂國中曰：「若立菴羅，我當率兄弟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國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羅為嗣。大邏便每遣人罵辱菴羅，菴羅不能制，欲以國讓攝國，國人亦以攝國為賢，因立之。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菴羅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

史錄卷之七十六十九

主

汗大邏便謂沙鉢略曰：「我與汝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辱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歸附之，高祖受禪，待之甚薄。管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脩保，鄯陵長城以備之。乃命重將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總管叱李長又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建義長稽據周槃，皆為虜所敗。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親道。」

敘處俱敘  
未免過子

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互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運安危，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猶復劫劉峰皮，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照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為厚敬。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師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因醜恩開，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北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驗，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

史錄卷之七十六十九

古

趨視，望其深入，一舉滅之，遠鎮偏師，逢而摧弱，未及南上，遽以北奔。且彼昆季爭長，父叔相猜，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吳丹達頭，切齒磨牙，常伺其便。于闐波斯，挹婁，三國一時俱叛。其部內薄孤東，寇難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誅羯所破，安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捐心，銜悲積恨，彼地管後，年將一紀，乃默為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皆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漢南，偷存唇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羸糧聚甲，義士

奮發壯夫肆憤願請名王之首思捷單于之背何敢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乘有其地不得而居獲其民不忍皆殺諸將今行義兼含有降者納有逆者死異域殊方被其壅抑悉聽復舊廣闊邊境嚴治關塞絕其南望之心臥鼓息烽暫勞終逸調御夷狄義在斯乎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寶榮定左僕射高顯右僕射處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食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甚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忘之因其先歸襲破其部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沙鉢略從父名玷厥為西面可汗達頭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食汗可汗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食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家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關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上女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言王廣鎮并州請因其發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其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可汗是女夫即是兒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

欽定四庫全書

沙鉢略略相

將父

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皆是皇帝畜生彼有樹絲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其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此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其兒子不異親舊厚意常使之外特遣大臣處慶則往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處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處則責之千金公主私謂處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鬪人公孫晟說諭之攝圖解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下相聚慟哭處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處僕射之力也贈處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回鹘川內詔晉王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擒之阿波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擊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石為界因上書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其何始波羅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處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

大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莽時，地方萬里，士馬倍數，恆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當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致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至於削衽解帶，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固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

史

卷之七

七

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意厚，朕其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化，已教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額天下，咸使聞知，自是詔答，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具可賀，敕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封窟含真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貢獻不絕，七年沙鉢略遣子入貢，因請獵於恆岱間，許之，仍遣人賜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闕性懷遠，遣令立其弟處羅侯，雍

史  
此

虞闕遣使迎處羅侯，處羅侯曰：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闕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寧有我作主，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稱，又言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數，處羅侯竟立，是爲可汗，以雍虞闕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優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隋兵助之多，未降，附達生擒阿波，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教之盡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穎因奉勅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

史

卷之七

大

詩  
此

處羅侯西征中流矢卒，其眾不雍虞闕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闕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楊飲亡人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今大義公主發兵，援邊都藍執欽以聞，遣其弟海但獻于闐玉杖，上封海但爲康國公，突厥部落大人相率貢馬萬匹，羊三萬口，駝牛各五百頭，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上心恆不平，因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自寫丹青，杯酒恆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

牛弘光此  
差遣可堪

以美使情  
如或以情  
人土川經  
斷局可矣

史

卷之七十六十九

七

抱忽縱橫古來其如此非我獨中名惟明君曲偏傷遠嫁  
情上聞而惡之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  
為變將國之會主與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監  
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伎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染干  
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  
主方許婚突利復謂之都監遂殺公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  
迎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  
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  
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  
度斤舊鎮賜資優厚突厥聞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於是教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  
遣漢王諒為元帥與左僕射高顯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  
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南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攻染干遂  
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  
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相辭詰染干辭直上  
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連六奏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  
敕染干與都連六擇補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六月高顯  
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珍豆降民可汗華言意智  
健也降民上表謝恩曰臣既蒙堅立復改官名昔者素心今  
悉除去奉事主尊不敢遵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安

史

卷之七十六十九

千

義公主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眾雍虞閭  
擊之上復令人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  
州之間發徙掘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畜牧之地遣趙國  
公楊素出靈州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  
大將軍姚辨出河州擊都監師未出塞都監為其麾下所殺  
遂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  
遂頭自於大斤山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  
靈州遂頭遣其弟侯利伐從破東攻降民上發兵助降民守  
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降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離可  
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恩赤  
心歸服重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入長城或住白道  
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營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  
肉千萬里長與大隋與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  
虜所敗詔楊素為雲州道元帥率降民北征素軍河北值阿  
勿思力侯斤等南度掠降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  
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侯斤悉得  
人畜以歸降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別路邀擊多斬獲而還  
兵既度河賊復掠降民部落素率驍騎范貴於窟結谷奮擊  
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  
敗步迦亦大亂奔吐谷渾奚霫三部內徙降民遂有其眾大

啓民二表  
便機足證  
人口氣

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妒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卽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

史緯 卷之十百六十九

三

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伏願大慈不違所請，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刑祿，以長纓衣服不同，旣耕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覽書答啓民，以爲嘆，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千萬段，其下各有差，復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

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居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縷各一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不敢隱境外之交，將高麗使入見，敕令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將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啓民屢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病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車駕避暑汾陽宮，始畢以裴矩誘殺其謀臣，率種落入寇，帝於屬

史緯 卷之十百六十九

三

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寇馬邑，唐公李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實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閼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愛其可汗之號，大還便既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稱西突厥，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西域總茲伊吾諸胡悉附之，大還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之子是謂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邏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恆處，然多

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地名應安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為鐵勒所破大業初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因請場帝遣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啓民與處羅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於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可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向夫人為誰天子必當取戮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無日矣奈何借兩拜之禮勸慈母之命慘稱臣一言喪匈奴之國也處羅震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居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天子嘉之賞賜極厚故致民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能朝覲宜立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質

出之母家也今天子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因懷漢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使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六年帝西狩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得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會其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求婚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因遣裴矩至館諷諭之帝於仁恩殿召見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射匱有好心焉裴矩曰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為婚取桃竹白羽箭箭頭畫之使者請而得免射匱大喜與兵策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休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要之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參見遲晚罪責極深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





以德夫既往未足深戒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使之未名不得欲蓋彌彰今正其罪名書於簡冊庶後之君  
子見作者之意焉

字文位及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煬帝為太子時常領  
千牛出入臥內及即位為右屯衛將軍弟智及為將作少監  
李密據洛口煬帝留淮左不放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  
宮將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  
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  
其情因謀搆逆謂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驍果裴虔通等曰  
今聞陛下欲幸宮丹陽豈不遠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並謀  
史記 卷之十一 六十九

去後發之陛下性惡聞兵走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  
言其後事發又當放赦進退為難將如之何虔通曰誠為公  
復之臣聞中隋沒李孝常以華陰叛吾等家屬在  
西安得無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由德戡曰同  
受當共為計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連  
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廣楊郎將孟乘符璽郎牛方  
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隋正張愷等日夜聚  
博約為刎頸交於座中輒論叛計中外交通所謀益急樂人  
趙行振智及舊交勸侍楊士覽述之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  
素狂勃聞之喜即共見德戡等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叛

智及謀

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  
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  
戡然之行概世良謂以化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  
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德戡欲告衆人恐人心未一謂許  
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  
偏身府告所議者言陛下聞驍果將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  
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弘仁  
等宣布此言驍果通相告語謀叛愈急德戡等知計行義寧  
二年三月十日召諸人告以所為衆皆伏曰惟將軍命其夜  
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鎗及夜三更德戡於東門集兵得

史記 卷之十一 六十九

宋

數萬人舉火相應帝聞有變問是何事虔通曰草坊被燒外  
人放火故喧囂耳帝以為然孟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  
候衛虎賁馬普樂共布兵提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  
兵換諸門衛士虔通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元  
驍遂引兵進衛衛者皆走虔通排左闕馳入承天門帝安在  
有美人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彼故人乎  
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  
帝曰即與汝歸虔通勸兵守之至旦孟乘以甲騎迎化及化  
及未知事果變不能言人有來謁者但低頭據鞍云昇  
遇將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徒樹就第殺

士及罪類  
可記

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孤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皆害之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降狀與奉義方裕世良張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三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載失望竊謂行樞曰

史記卷之六十九

七

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必敗將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其李孝本字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立司馬德誠許弘仁知之密告化及收德載及其黨殺之引兵向東都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世勣據黎陽舍化及度河係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舍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禽送於侗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遣使拷掠東郡吏民責光粟王軌以城歸李密其將陳智略率南陽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號果

史記卷之六十九

七

數千人假歸於密化及尚有東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謀逃去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士多亡事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不出汝乎持其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見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圖閔醉醒復飲以此為恆化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故當死何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僭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趨聊城將招攜海面諸賊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士及降唐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遣竇建德攻之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以檻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秋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集於虜庭智及幼頑凶惡淫亂無所不為父迷再三欲殺之化及輒救免建德死表言其凶勢必破家帝竟官之江都弒逆智及首謀也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暴尸衆首初士及為奉御唐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士及至黎陽神堯手書召之士及遣家僮問道走長安

士及為化及所殺  
及向濟北  
求餽餉  
見逆黨後

智及是隋  
楊士及

快

雖處唐而化及傳亦不為其化之矣唐高祖所入隋書不與文帝不異故稱神先以別之侯人自有刑口

通諄助且獻金銀化及兵日摩士及勸歸命不從乃求晉饒  
濟北化及敗士及自歸神堯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速  
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為昭儀有寵神堯親  
愛之妻以宗室女封郢國公太宗即位拜中書令右衛大將  
軍廷入閣語至夜分士及益自譏太宗馳召士及其妻問何  
遽召何所事士及不對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  
從傍歎美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識佞人為  
誰今知乃汝也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  
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所將順雖貴為天子亦復何聊太  
宗意解嘗侍食肆肉以餅拭手太宗目之士及陽若不省徐  
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復為殿中監卒朱祁曰太宗知士及之  
侯士及游言自解而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欲不惑於佞難哉  
司馬德戡雍人也化及為丞相首封德戡溫國公仍統本兵  
然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為禮部  
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德戡懷怨所獲賞物皆略智及  
智及為之言復令德戡將兵至徐州舍舟登陸德戡在後與  
趙行樞李孝本等謀襲化及遣人使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  
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以告化及因遣士及陽為遊獵至後  
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執之化及責之曰與公勦力  
共除昏主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同守富貴公何為反也德

戡曰本殺昏主若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  
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殺之初趙才與化及宴飲  
請勸同謀楊士覽等酒才執杯曰公等十八人止可一度作  
勿復更為諸人默然裴虔通以徐州歸唐即授總管尋以弑  
逆之罪徙嶺表死

事增文安  
得此所  
不任也

進新唐書表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繁然著在簡冊而紀大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後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再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聞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臣修吏部侍郎臣祁等竝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細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屏營之至嘉祐五年六月某日提舉編修叅知政事臣曾公亮上表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

史籍目錄

卷一百七十唐書一本紀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卷一百七十一唐書二本紀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史籍

唐書目錄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卷一百七十二唐書三志

禮樂

儀衛

車服

卷一百七十三唐書四志

曆

卷一百七十四唐書五志

天文

五行

地理	選舉
百官	兵
卷一百七十五唐書六志	
食貨	刑法
藝文	
卷一百七十六唐書七列傳	
后高祖皇后竇氏	太宗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small>蕭良娣</small>
皇后武氏	中宗皇后趙氏
庶人韋氏	上官昭容
唐書目錄	二
睿宗皇后竇氏	玄宗皇后王氏
惠妃武氏	貴妃楊氏
肅宗廢后張氏	皇后吳氏
代宗皇后沈氏	順宗皇后王氏
憲宗皇后郭氏	穆宗皇后蕭氏
皇后韋氏	向官宋若昭
敬宗貴妃郭氏	武宗賢妃王氏
宣宗皇后溫氏	昭宗皇后何氏
宗江夏王道宗	襄武公涵
河間王孝恭 <small>附</small>	淮安王神通 <small>道彥</small> 孝逸

渤海王奉慈	
卷一百七十七唐書八列傳	
高祖太子建成	梁王元吉
諸子	
荆王元景	漢王元昌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虢王鳳巨
滕王元嬰	諸子
吳王恪	魏王泰
齊王祐	越王冲
紀王慎 <small>珍</small> <small>東光縣主</small>	曹王明 <small>阜</small>
唐書目錄	三
諸子	
太子重潤	太子重俊
漢王重福	太子重俊
太子忠	太子重俊
薛王業	太子重俊
永王璘	太子重俊
建寧王倓	太子重俊
漳王湊	太子重俊
通王滋	太子重俊
公平陽公主	太子重俊
常樂公主	太子重俊

安樂公主	王真公主
和政公主	漢陽公主
定安公主	萬壽公主
廣德公主	平原公主
卷一百七十八唐書九列傳	
李密 <small>家善初</small>	王世充 <small>劉孝孫</small>
竇建德	薛舉 <small>上果</small>
李軌	劉武周
高開道	劉黑闥
卷一百七十九唐書十列傳	
蕭統	蕭公祐
李子通	朱粲
張善安	梁師都
劉文靖	裴寂 <small>劉師立</small>
張長恩	屈突通
尉遲敬德	張公謹
秦瓊	唐儉 <small>許</small>
段志玄 <small>成式</small>	劉政會 <small>齊</small>
許紹 <small>明</small>	程知節
柴紹	任瓌

丘和 <small>行恭</small>	溫大雅 <small>房</small>
皇甫無逸	李襲志 <small>裴</small>
姜謩 <small>行本</small>	崔善為
李嗣真	
卷一百八十唐書十一列傳	
杜伏威 <small>王雄誕</small>	苑君章
羅藝	王君廓
李靖 <small>客師</small>	李勣 <small>思文</small>
侯君集 <small>侯亮</small>	薛萬均 <small>薛</small>
高倫	竇威 <small>德明</small>
房玄齡	杜如晦 <small>裴</small>
卷一百八十一唐書十二列傳	
魏徵	王珪
薛收 <small>元超</small>	馬周
韋挺 <small>高石</small>	李綱 <small>安仁</small>
李大亮 <small>道裕</small>	戴胄
劉洎	崔仁師
陳叔達	楊恭仁 <small>思訓</small>
封倫	鄭元璣
權萬紀 <small>懷恩</small>	閻立本

韋弘樸

卷一百八十二唐書十三列傳

蕭瑀 字茂  
通

岑文本 字敬  
甫

李百藥 字敬  
甫

魏思廉 字敬  
甫

李延壽 字敬  
甫

高士寧 字敬  
甫

張玄素 字敬  
甫

高季輔 字敬  
甫

史籍 唐書目錄

卷一百八十三唐書十四列傳

長孫無忌 字敬  
甫

韓瑗 字敬  
甫

李義琰 字敬  
甫

郭正一 字敬  
甫

盧承慶 字敬  
甫

劉審禮 字敬  
甫

傅奕 字敬  
甫

陳子昂 字敬  
甫

裴行儉 字敬  
甫

崔義玄 字敬  
甫

賈愷 字敬  
甫

祝欽明 字敬  
甫

卷一百八十四唐書十五列傳

阿史那忠 字敬  
甫

黑齒常之 字敬  
甫

李多祚 字敬  
甫

裴玢 字敬  
甫

張儉 字敬  
甫

史籍 唐書目錄

蘇烈 字敬  
甫

程務挺 字敬  
甫

張仁恩 字敬  
甫

王義方 字敬  
甫

韓思彥 字敬  
甫

薛登 字敬  
甫

柳澤 字敬  
甫

蔣欽緒 字敬  
甫

張文環 字敬  
甫

卷一百八十五唐書十六列傳





崔隱甫	李尙隱
宗室李適之	李峴
李勉	李夷簡
李程	李石
卷一百八十八唐書十九列傳	
劉子玄	吳兢
蔣乂	柳冕
沈既濟	郭虔瓘
賈思順	王忠嗣
宇文融	韋堅
史籍	唐書目錄
楊慎矜	王鉞
哥舒翰	李光弼
郭子儀	馬燧
李抱玉	
卷一百八十九唐書二十列傳	
房琯	張鎰
李泌	苗晉卿
裴冕	呂誼
韓全義	盧從史
楊綯	崔祐甫

柳渾	韋處厚
路隋	高適
元結	李承
王翊	來瑱
崔旰	元載
王綰	黎幹
楊炎	嚴郢
賈參	
卷一百九十唐書二十一列傳	
李吉甫	李鄘
史籍	唐書目錄
韓琬	李元
李叔明	張孝忠
康日知	田弘正
王承元	牛元翼
史憲忠	劉晏
第五琦	班宏
李揆	常袞
趙憺	崔造
盧邁	關播
董竹	趙宗儒

張鑑	姜公輔
武元衡 <small>儒衡</small>	李絳
宋中錫	
卷一百九十一 唐書二十二列傳	
段秀實 <small>珂</small>	顏真卿
李晟 <small>王伾 憲 朱忠亮 聰</small>	馬燧 李自良
渾瑊	楊朝晟
陽惠元	駱元光
韓游瓌	杜希全
陸贄	
史籍 唐書目錄	主
卷一百九十二 唐書二十三列傳	
韋臯	張建封 <small>常</small>
嚴震	韓弘 <small>公武</small>
蕭昕	薛播 <small>公達</small>
陸亘	盧坦
柳晟	劉克夫
徐晦	韋綬
張薦	王仲舒
姚南仲 <small>曹文洽</small>	獨孤明
顧少逸	韋夏卿

呂元膺	許孟容
薛存誠 <small>廷老</small>	李遜 <small>建</small>
孔巢父 <small>殘 綽</small>	穆寧
崔郾	柳公綽 <small>仲郾 公權</small>
楊於陵	歸崇 <small>敬登</small>
衛次公	薛戎 <small>放</small>
胡証	崔玄亮
殷侑 <small>盈 係</small>	王彥威
鄭餘慶	
卷一百九十三 唐書二十四列傳	
史籍 唐書目錄	主
鄭珣 <small>瑜 明 存 粹</small>	高郢 <small>定</small>
鄭綱	權德輿 <small>彥</small>
崔群	賈耽
杜佑 <small>牧 穎</small>	令狐楚 <small>綽</small>
裴廷齡	皇甫鎛
王播 <small>起 龜</small>	王叔文 <small>王佐 陳諫</small>
劉禹錫	柳宗元
杜黃裳	裴珣
李藩	
卷一百九十四 唐書二十五列傳	

章質之	溫洪	劉昌裔
王鈔	王栖曜	
李景畧	任通簡	張萬福
郝玘	史敬奉	野詩良輔
李光顏	光進	烏重胤
王逢	石雄	
杜羔	中立	裴度
李逢吉	元稹	
牛僧孺	李宗閔	
楊嗣復	賈群	
劉栖楚	張又新	
楊虔卿	漢公	張宿
栢者		
卷一百九十五	唐書二十六列傳	
韓愈	孟郊	張籍
錢徽	崔咸	
常表微	高湜	錫
馬宿	定	李虞仲
李翔	高元裕	少逸
封敖	李景讓	

劉黃	李師	
鄭注	王涯	
賈俛	舒元興	
王璠	羅立言	
卷一百九十六	唐書二十七列傳	
李德裕	劉鄩	陳夷行
李紳	曹確	
劉蕡	李固言	
李珣	盧鈞	
周鼎	裴休	
劉瑑	趙隱	
裴坦	畢誠	
崔彥昭	陸展	
鄭畧	朱朴	孫惟
韓偓	楊收	
路巖	盧攜	
鄭畋	王鐸	
王徽	章昭度	
張濬	劉巨容	
楊晟	王重榮	

高仁厚

卷一百九十七唐書二十八列傳

忠烈感

常達

安金藏

王同皎

吳保安 郭仲翔

盧奕

顏果卿 黃履謙

賈隱林

張延壽 許道宗 前漢書 姚問

龐堅 薛恩

張興

蔡廷玉

符全奇 孫

劉通

孟華

張伍

史緯 唐書目錄

六

張名振

石演芬

吳叔

賈直言

辛謙

黃碣 吳鍾

孫養

卓元德 秀

權阜

甄濟

陽城 何蕃

司空圖

李季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鄭潛曜

沈季餘 王博式

李源

殷亮

王君操等

卷一百九十八唐書二十九列傳

王績 字子真 長子 九

朱桃椎

孫思邈

田游巖

孟詵

武攸緒

司馬承順

賀知章

張志和

崔觀

陸龜蒙

韋仁壽 吏部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薛大鼎 克構

賈敦實

史緯 唐書目錄

七

田歸道

裴懷古

章景駿

袁滋

章丹 宙

崔戎

盧弘宣

何易干

徐餘曠

孔穎達

歐陽詢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大隱

張後胤

蓋文達 文懿

谷從政

敬播

徐齊聘 堅

王紹宗

尹知章

椰冲

積無量

陳貞節

盧履冰

盧備

東京

林蘊

許康佐

卷一百九十九 唐書三十列傳

東坡志林

木

崔信明

杜審言

元萬頃  
胡王楚寶

李國平

李白  
義文

五

飛越士

正浩然

專賀

蘇大聖

李淳風

魏權 立言  
張文仲

王遠知

明崇儼

杜生

美樹

女：王

朝氏

長天

別

史記  
唐書目錄

充

魏氏

顏氏

符風變

饒娥

李氏

楊氏  
唐氏  
王氏  
徐氏

李妙法

蕭氏

崔氏

五

盧氏	趙氏
周述妻	王氏
成外獨孤懷恩	武士義 <small>承嗣三思</small>
周仁執	楊國忠
卷二百一十一列傳	
官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small>實文場在仙鶴</small>
吐突承璀	馬存亮 <small>威遠美</small>
劉克明	仇士良
楊復光	田令孜
史籍	唐書目錄
楊復恭	劉季述
韓全海 <small>張彥弘</small>	陶索元禮
來俊臣 <small>周興</small>	侯思止
王弘義	郭弘霸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 <small>羅希與</small>
崔皓	敬羽
卷二百一十一唐書三十二列傳	
潘懷田承嗣	史憲誠
何進滔	韓君雄

樂彥禎	羅弘信
鎮李賢臣	王武俊
王廷湊	龍李懷仙
朱滔	劉怱
朱克融	李載義 <small>楊志誠史元忠</small>
張仲武	張九伸 <small>張公素</small>
李茂勳	李全忠
李正已	宣劉玄佐 <small>李萬榮</small>
吳少誠	劉悟 <small>李丕</small>
卷二百一十二唐書三十三列傳	
史籍	唐書目錄
突厥	吐蕃
卷二百一十三唐書三十四列傳	
回鶻	吐并丹
渤海	東高麗
百濟	新羅
卷二百一十四唐書三十五列傳	
西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于闐	天竺
南詔	訶陵

兩費

西原

卷二百五唐書三十六列傳

許敬宗

李義甫

傅游藝

李林甫

盧杞

崔胤

柳璨

蔣玄暉

裴僕同懷恩

李懷光

李忠臣

喬琳

高駢

王行瑜

陳敬瑄

安祿山

史籍

唐書目錄

三

史思明

李希烈

朱泚

黃巢

秦宗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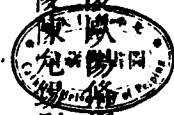
董昌

史緯卷一百七十

唐書一

本紀

宋廬陵陳鵬修撰著  
清溫陵陳鵬修撰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

高祖神堯皇帝諱淵，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七世祖昌，當晉末，據秦涼白王，薨，謚武昭。昌生歆，為沮渠蒙遜所滅。歆生重耳，重耳生熙，成於武川，因家焉。熙生天賜，天賜生虎，佐周代魏，有功，為柱國，追封唐國公。謚曰襄，虎生昞，襲封唐公。昞謚曰仁，仁公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從母也。文帝以為岐州刺史，遷衛尉少卿。煬帝征遼東，遣高祖督運糧於懷遠鎮。楊玄感將反，其兄弟從征遼者皆逃歸。高祖以問煬帝，帝遣班師，以高祖為弘化留守。聖玄感詔關右諸郡兵，受高祖節度。時天下大亂，煬帝猜忌殺戮大臣，高祖嘗遇疾，有甥女王氏在後宮，煬帝問之曰：汝舅可得死否？高祖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大業十一年，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馬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箭於其尸，擊絳州賊柴保昌，降其眾數萬人，突厥犯塞，高祖兵少不敵，乃自選精騎二千為游軍，隨水草如突厥，射獵馳騁，示以開暇，別選善射者為奇兵。

虜見高祖疑不敢戰高祖乘而擊之突厥敗走十三年拜太原留守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恐高祖不聽時高祖領晉陽宮監所善裴寂為副世民陰與寂謀寂選晉陽宮人私事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酣寂具以告高祖大驚寂曰正為官人奉公事發當誅故為此爾世民入白其事高祖許之然未有以發而所在盜賊蜂起突厥數犯邊高祖兵出無功煬帝遣使者執高祖詣江都世民曰事急矣當舉大事已而煬帝馳使者赦高祖其事遂已劉武周起馬邑稱皇帝攻汾陽宮高祖集將吏曰吾為留守賊若據離宮罪當死

老生屯於霍邑以拒義師八月敗宋老生下臨汾絳郡次龍門突厥來助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絕津梁馮翊賊孫華土門賊白玄度皆具舟來逆高祖祀河遂濟攻長春宮建成屯永豐倉守潼關世民自渭北徇三輔從父弟神通起兵于鄠高祖女柴氏起兵於司竹與世民會略定鄠杜高祖次馮翊世民屯阿城建成自新豐趨霸上高祖所經隋行宮苑囿悉罷之出宮女還其家次長樂宮有眾二十萬隋留守衛文昇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諭之不報乃圍城令曰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族十一月克京城命上符郎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者死遣尊煬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皇帝大赦改元義寧隋帝授高祖假黃鉞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十二月趙郡公孝恭徇南山雲陽令屠俊徇巴蜀二年正月以建成為左元帥世民為右元帥徇東都二月太常卿鄭元璿定樊鄧使者馬元規徇荆襄三月以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隋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弒太上皇於江都立秦王浩為皇帝五月隋帝遜位於唐王三讓乃受武德元年夏五月甲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蕭瑀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



隋書卷一百一十七

隋東都留守元文都左衛大將軍王世充立越王侗為皇帝  
六月以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尚書右僕射知政事追謚皇  
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祖妣梁氏曰  
景烈皇后皇考曰元皇帝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妣賈氏曰  
穆皇后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為元帥西討奉隋帝為鄜國公詔  
曰近世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曆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前隋子孫皆選用之七月廢隋離宮八  
月約功臣怨死罪贈隋太常卿高穎鄆國公上柱國賀若弼  
杞國公司隸大夫薛道衡臨河公刑部尚書宇文弼平昌公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 四

左翊衛將軍並純狄道公右驍衛將軍李金才中國公左光  
祿大夫李敏觀國公諸遭隋枉殺子孫被流者皆還之九月  
盧國始置軍府班銅魚符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皇帝十  
月李密降十一月禁獻侏儒短節小馬庫牛異獸奇禽薛舉  
死秦王世民執其子仁果十二月光祿卿李密反伏誅二年  
二月初定租庸調法令文武官終喪閏月實建德殺宇文化  
及於卿城命皇太子及秦王世民裴寂巡畿縣上微行竊風  
俗以殺貴禁關內屠酤四月齊王元吉及劉武周戰於榆次  
敗績王世克廢越王侗自稱皇帝旋殺侗六月立周公孔子  
廟於國子監八月鄆國公薨九月殺戶部尚書劉文靜十月

命秦王世民討劉武周十一月實建德陷黎州執淮安王神  
通三年四月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於洛州敗之武周亡入  
突厥克并州五月詔隋帝及其宗室概在都者為營壘置陵  
所以故官人守之出宮女五百人賜東征將士有功者應州  
諸暴骨七月命秦王世民討王世充四年四月突厥寇并州  
執漢陽王瑒五月秦王世民敗實建德於虎牢執之王世充  
降實建德伏誅大赦給復天下一年到黑闥反於貝州魏州  
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死之九月命藥州總管趙郡王  
孝恭討蕭銑十月孝恭敗蕭銑於荊州執之閏月幸舊墅獵  
於好畤九虞仲山清水遂幸三原如周氏陵十一月有事於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 五

南郊五年三月秦王世民及劉黑闥戰於洛水敗之黑闥亡  
入突厥六月黑闥與突厥寇山東八月葬隋煬帝突厥寇邊  
命皇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十一月黑  
闥陷涪州命皇太子討黑闥十二月皇太子及黑闥戰於魏  
州敗之六年正月黑闥將葛德威執黑闥以降伏誅四月以  
故第為通義宮祭元皇帝元貞皇后於舊殿十月殺廣州都  
督劉世讓突厥請和十二月以奉義監為龍躍宮武功為  
慶善宮七年二月釋奠於國學四月大赦班新律令五月作  
仁智宮七月突厥寇朔州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屯幽州以  
備之八月突厥請和裴寂使於突厥十月如慶善宮獵於鄆

南幸終南山謁樓觀老子祠十二月如龍驤宮八年四月如  
鄆獵於甘谷作太和宮八月并州總管張瑾及突厥戰於太  
谷敗績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執長史溫彥博是月任城王  
道宗敗突厥於靈州突厥請和九年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  
民段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  
政山州都督廬江王瑗反伏誅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  
九年五月庚子太上皇崩在位九年七十一葬獻陵論曰  
唐在周隋之際雖云貴顯然非有積功累仁之漸高祖之興  
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  
治後世因之承天永命其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矣

史緯

卷之一百一十

六

太宗文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  
方門歲有書生謂高祖曰公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  
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語畢而去使人追之  
不知何往因以為神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大業中突厥陷煬  
帝於虜門煬帝以木幣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太宗年  
十六應募隸將軍雲定興謂定興曰虜敢陷天子者以為無  
援故也今宜大張吾軍前後數十里使其共見旌旗夜聞鉦  
鼓以為援軍大至可不擊而走不然知我虛實勝敗未可知  
也定興從之軍至崞縣突厥候騎望見軍來不絕馳告始畢  
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太宗為人聰明英武見隋室方

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因事亡命匿之  
與晉陽令劉文静善文静坐與李密連昏繫獄太宗就獄中  
見之與問大事陰部署賓客恐高祖不從會突厥寇馬邑高  
祖遣高祖雅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太宗乘間說  
高祖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  
行冠蓋上有破則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與義兵可轉禍而  
為福也高祖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乎吾今執汝太宗曰世  
民視天時人事如此故耳高祖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  
明日太宗復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  
族滅願大人勿疑高祖默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

史緯

卷之一百一十

七

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裴寂嘗以晉陽官人  
侍高祖高祖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  
事正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  
高祖曰事已如此正須從之耳太宗與劉文静等出募兵遠  
近赴集文静勸高祖與突厥結好高祖起兵太宗徇河西新  
都承高祖德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  
乘虛欲襲晉陽高祖將北還太宗曰承殺彼野何憂之劉武  
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  
生當直入咸陽號今天下今遇小敵遂連班師恐從義之徒  
一朝解纜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將何以自全高祖不

所司嚴密  
而防之

總促令引發太宗復入不得就哭於外聲聞帳中高祖驚問之太宗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乎高祖乃悟曰軍已發奈何太宗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乃分道夜出軍還太原運糧亦至宋老生守霍邑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老生怒出背城陣高祖率建成居其東太宗居其南老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太宗自南原馳下斷其軍爲二出其陣後還攻之老生敗走追斬之高祖欲引兵西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怯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

人

道也太宗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功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耳高祖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西攻長安太宗屯金城坊攻其西北克之遂入長安武德元年爲尚書令封秦王薛舉寇涇州太宗爲元帥西討屯於高塘相持六十餘日舉死其子仁果率衆求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果掘塹衆稍離叛太宗曰可矣遣總管梁實掘淺水原仁果遣宗羅睺實太宗命將軍龐玉救之自率兵出其後羅睺敗走太宗追至城下仁果降師還高祖遣李密勞之密見太宗不敢仰視退而嘆曰眞英主也時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汾州王

太宗每欲  
克出敵後  
還攻之

行本據蒲州高祖懼詔諸將塞河東守關中太宗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之太宗自龍門渡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太宗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太宗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攻矣進追金剛及於鼠雀谷一日八戰大破之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太宗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與諸將相率武周奔突厥其將楊伏念舉并州降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

九

七月討王世克敗之於北邙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萬援世克太宗敗建德於虎牢執之世克降六月凱旋太宗破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位在王公上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五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洛州黑闥既降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黑闥降卒男子十五以上悉阮之驅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乃止七年突厥寇邊太宗遇於幽州從百騎與可汗盟而去八年進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事由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克竇建德等太宗功益高高祖許以爲太

子太子建成懼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九年六月太宗以義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皇太子秋八月甲子即皇帝位於東宮遣裴寂告於南郊大赦選流人賜文武官勳爵免關內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廢潼關以東瀕河諸關放宮女三千餘人立妃長孫氏為皇后突厥寇便橋及頡利盟九月禁私家妖神謠祀占卜非龜易者十月立中山王承乾為皇太子十一月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十二月歲因貞觀元年正月燕郡王李藝反於涇州伏誅二月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無妻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

史緯 卷之十百七十

十

各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銀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者守節者勿強三月皇后親錄詔濟僕射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達以極言愛難季舒子剛遵子雲孝瑛子君遵並及澤州宜襄敘以官四月涼州都督長樂王初良有罪伏誅五月勅中書令侍中朝堂受訟辭有陳事者悉上封六月以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山東旱免今歲租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九月遣使諸州行損田賑問下戶十月以歲飢減膳十二月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謀反伏誅二年二月命中書門下尚書議決死罪遣使巡關內出金寶贖饑民鬻子者還之庚午以旱蝗責勞大赦

西兩四月葬隋恭懷六月詔出使官稟食其家辰州刺史裴虔通以秋陪陽帝制爵流驪州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字文化及之黨除名徙邊八月省冤獄於朝堂立二王後以有年賜酺三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三年正月享於太廟耕籍田二月以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四月太上皇徙居大安宮始御太極殿賜孝義粟五斛八十二斛九十三斛百歲加絹二疋婦人產子者粟一斛六月以旱慮凶詔文武官言事八月以李靖為定襄道大總管李世勣為通漠道總管柴紹為金河道總管任城王道宗

史緯 卷之十百七十

十

為大同道總管衛孝節為恒安道總管薛萬淑為暢武道總管伐突厥為死兵者立浮屠祠上日引諸衛將軍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榷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分天下為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

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議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舊制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曹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

史緯

卷之十七

主

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是歲中國人歸自塞外。及開四夷爲州縣者百二十餘萬人。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武德殿北院火。二月李靖及突厥戰於陰山。敗之以早。詔公卿言事。三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四月西北君長請上號爲天可汗。六月發卒治洛陽宮。九月禁芻牧於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十一月除鞭背刑。是歲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五年五月以金帛贖隋人沒於突厥者。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十二月詔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日毋進酒肉。六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三月如九成宮。七月詔天下行鄉飲酒。頒所定五經於天

下。京畿旱蝗。上在苑中。擬蝗視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恤我。無害百姓。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十二月慮囚。縱死囚三百九十人。歸其家。諸羌內屬者三十萬人。七年正月。斥宇文化及黨人子孫勿齒。九月。縱囚來歸赦之。八年正月。遣使循省天下。五月。吐谷渾寇涼州。十二月。以李靖爲西海道大總管。侯君集爲積石道總管。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總管。膠東公道彥爲赤水道總管。李大亮爲且末道總管。高儼生爲鹽澤道總管。伐吐谷渾。從太上皇問武於城西。九年五月。太上皇崩。命皇太子聽政。李靖及吐谷渾戰。敗之。十月。葬太上皇帝於獻陵。十年正月。復聽政。三月。出諸王

史緯

卷之十七

主

爲都督。六月。皇后崩。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十一年正月。作飛山宮。二月。營九峻山昭陵。賜功臣舊戚陪塋地。及祕器如洛陽宮。六月。幸明德宮。七月。大雨水。穀洛溢。詔百官言事。廢明德宮之玄圃院。賜遭水家。給毫州老子廟。兗州孔子廟。戶各二十以奉。復京武昭王墓。戶二十以守衛。九月。河滿壞。陝州河北縣。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十月。賜先朝謀臣武將及親戚亡者塋。陪獻陵。十二年二月。如河北縣。觀底柱。如陝州。觀鹽池。如蒲州。如長春宮。獵於河濱。十三年正月。拜獻陵。賜宿衛陵邑郎將三原令。爵一級。四月。如九成宮。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反。伏誅。五月。以早避正殿。

詔五品以上言事減膳罷役理四賑乏雨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伐高昌十四年正月有司請時令二月觀釋奠於國學賜學官高第生印求梁皇保稱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譚隋劉焯劉炫之後八月作襄城宮侯君集克高昌俘其王以獻十五年正月如洛陽宮大溫湯三月如襄城宮四月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六月有星孛於太微停封泰山避正殿減膳七月有周隋忠臣子孫及貞觀以後流配者十一月薛延陀寇邊以李世勣為朔州道總管李大亮為靈州道總管李襲譽為涼州道總管以伐之十二月命三品以上嫡子事東宮降世勣及薛延陀戰於諾真水敗之贈戰亡將士官三轉十六年正月遣使安撫西州犯流死亡匿者聽自首應募又徙天下死罪囚實西州十一月幸慶善宮十七年正月代州都督劉蘭謀反伏誅二月國功臣於凌烟閣三月齊王祐反命李世勣討之以早遣使覆陽決獄齊王祐伏誅四月廢皇太子承乾為庶人漢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誅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大赦謝承乾之過於太廟降封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六月葬隋恭帝以早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閏月詔皇太子典左右屯營兵十月建諸州邸於京城上見實錄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房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定魯朕

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十八年正月如鍾官城如鄂幸溫湯二月如零口七月遣張儉率幽營兵及契丹奚伐高麗八月以郭孝恪為西州道總管伐焉耆九月孝恪及焉耆戰敗之十月宴雍州父老於上林苑賜粟帛如洛陽宮十一月以張亮為平壤道大總管李世勣馬周為遼東道大總管率十六總管兵伐高麗十九年二月如洛陽宮以親征高麗獵於武德北山命皇太子監國賜所過高年鰥寡粟帛贈比干太師諡忠烈四月普師於幽州大饗軍李世勣克蓋牟城五月平壤道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大遼澤塞隋人戰亡者追東道總管張君又有罪伏誅克遼東城六月克白巖城大敗高麗於安市東左武衛將軍王君愕死之七月葬死事官加爵四級以子襲九月班師十月大營州以太半祭死事大漢武臺刻石紀功十一月大饗軍於幽州大易州平壤道總管張文幹有罪伏誅次定州十二月大并州殺黃門侍郎劉洎二十年正月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黜陟於天下赦并州起義時編戶給復三年後附者一年三月至自高麗不豫皇太子聽政刑部尚書張亮謀反伏誅六月命江夏王道宗李世勣伐薛延陀七月疾愈李世勣及薛延陀戰敗之八月如靈州大渾州賜高年鰥寡粟帛踰龍山關大瓦亭觀牧馬許陪陵者子孫從葬九月遣使巡察嶺南鐵勒諸部請上號為

可汗十一月詔大事以間餘委皇太子二十一年正月詔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以鐵勒諸部爲州縣二月皇太子釋菜於太學三月以牛進達爲青丘道大總管李世勣爲遼東道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伐高麗四月作翠微宮五月幸翠微宮命百司決事於皇太子李世勣克南蘇木底城六月遣使鐵勒諸部購中國人陷沒者七月牛進達克石城作玉華宮八月泉州海濤停封泰山十二月以契苾何力爲靑丘道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伐高麗二十二年正月以薛萬徹爲青丘道大總管伐高麗六月遣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存問河北從軍者家令州縣爲農薛萬徹及高麗賊於泊灼城敗之七月

史綱卷之七十七

夫

授華州刺史李君羨八月遣執失思力伐薛延陀餘部於金山九月崑丘道總管阿史那社爾及薛延陀餘部處月處番戰敗之十月阿史那社爾及龜茲戰敗之俘龜茲王以獻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即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蒼生盛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勳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則國家使汝若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二十三年三月上不豫命皇太子聽政於金液門四月幸翠微宮五月貶兵部尚書李世勣爲嶺州都督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在位二十三年年五十三奉大行御馬與還京師以禮部尚書于志寧爲侍

中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高季輔兼中書令發喪葬昭陵論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三代千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主憲宗皆不克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功德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率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君子成人之美每嘆息於

史綱

卷之七十七

七

高宗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始封晉王太子承乾廢魏王泰次當立亦以罪黜乃立治爲皇太子太宗嘗命皇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二十三年太宗有疾詔皇太子聽政於金液門四月從幸翠微宮太宗崩以羽徽發六府甲士衛皇太子入於京師六月甲戌即皇帝位大赦賜文武官勲一轉民八十以上粟帛給復雍州及比歲供軍所一年以長孫無忌爲太尉八月河東地震遣使存問給復二年賜歷死者人絹三疋九月

以李勣爲尚書僕射十一月命左翊衛郎將高侃伐突厥永徽元年正月立妃王氏爲皇后九月高侃俘突厥車鼻可汗以獻十二月瑛州獠寇邊梓州都督謝萬歲死之二年正月開義舍以賑民九月以同州苦泉牧地賜貧民十一月有事於南郊禁進犬馬鷹鷂三年正月享於太廟耕籍田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大赦四年二月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公主謀反伏誅殺荆王元景吳王恪四月以旱慮囚遣使決天下獄減回中太僕馬粟詔文武官言事避正殿減膳五年十月築京師羅郭起觀於九門六年正月葬昭陵以少牢祭陪葬者二月遣程名振蘇定方伐高麗及高麗戰於貴端水敗之九月貶尚書右僕射褚遂良爲潭州都督十月廢皇后爲庶人立宸妃武氏爲皇后見於太廟停諸州貢珠皇后殺王庶人顯慶元年正月廢皇太子爲梁王立代王弘爲皇太子二年閏正月如洛陽宮以蘇定方爲伊麗道總管伐賀魯三月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五月幸明德宮十二月蘇定方敗賀魯於金牙山執之以洛陽宮爲東都三年六月程名振及高麗戰於赤烽鎮敗之四年四月流長孫無忌於黔州閏月如東都皇太子監國五年正月如并州次長平賜父老布帛二月赦并州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酺三月祠舊宅三月皇后宴親族降里於朝堂

會命婦於內殿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君賜璽衾帛講武於城西以蘇定方爲神兵道大總管新羅王金春秋爲鳴夷道總管伐百濟四月如東都五月作八關宮以阿史德樞賓爲沙神道總管伐契丹七月廢梁王忠爲庶人八月蘇定方及百濟戰敗之俘百濟王以獻如許州十二月獵於安樂川如東都阿史德樞賓及契丹戰敗之龍朔元年四月以任雅相爲沮江道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總管蕭嗣業爲扶餘道總管程名振爲鐵方道總管龐孝泰爲沃沮道總管率三十五軍伐高麗八月蘇定方及高麗戰於沮江敗之九月及皇后幸李勣第十月如東都以鄭仁泰爲鐵勒道大總管蕭嗣業爲仙巖道大總管阿史那忠爲長岑道大總管伐鐵勒二年二月龐孝泰及高麗戰於蛇水死之三月鄭仁泰及鐵勒戰於天水敗之如河北縣如蒲州如同州四月作蓬萊宮七月以孫仁師爲熊津道總管伐百濟十月幸溫湯命皇太子監國十一月以蘇海政爲廳海道總管伐龜茲海政殺昆陵都督阿史那彌射三年二月減百官一月休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以作蓬萊宮殺駙馬都尉韋正矩八月遣按察大使於十道九月孫仁師及百濟戰於白江敗之十月詔皇太子五日一至光順門監諸司奏事小事決之十二月命西安都護高賢伐弓月麟德元年二月如



福日官如萬年官八月幸舊十二月殺西臺侍郎上官儀  
殺庶人忠二年二月如東都十月如泰山大有年乾封元年  
正月封於泰山禪於社首以皇后為亞獻大赦改元賜文武  
官階勳爵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  
七十以上賜爵一級民酺七日女子百牛酒免所過今年  
租賦幸曲阜祠孔子贈太師二月如亳州祠老子追號太上  
玄元皇帝縣人宗姓給復一年六月高麗泉男生請內附遣  
契必何力為遼東安撫大使率兵援之八月殺始州刺史武  
惟良淄州刺史武懷運九月總管龐同善及高麗戰敗之十  
二月以李勣為遼東道大總管率六總管兵伐高麗二年二  
月禁工商乘馬九月以御藥命皇太子監國李勣及高麗戰  
於新城敗之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李勣敗高  
麗克扶餘南蘇木底吞嚴城四月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  
子少保有慧星出於五車避正殿減膳撤樂詔內外官言事  
九月李勣敗高麗王高藏執之以獻有事於南郊咸亨元年  
四月吐蕃陷龜茲換城廢安西四鎮以薛仁貴為還娑道  
大總管伐吐蕃高麗酋長鉗牟岑叛寇遼以高仙為東州道  
總管李謹行為燕山道總管伐之七月早減中御諸廐馬薛  
仁貴及吐蕃戰於大非川敗績八月以殺貴禁酒閏月皇后  
以早請避位以姜恪為涼州道大總管伐吐蕃是歲大饑二

周王即中  
宗

年正月如東都皇太子監國十月求明禮樂之士四年八月  
以不豫詔皇太子聽諸司啓事上元元年二月以劉仁軌為  
雞林道大總管伐新羅八月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追尊  
六代祖妣增高祖太宗及后諡大赦改元賜酺三日十二月  
蔣王暉自殺二年正月吐蕃請和二月劉仁軌及新羅戰於  
七重城敗之四月天后殺周王妃趙氏天后殺皇太子五月  
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六月立羅王賢為皇太子儀鳳元  
年三月如東都閏月吐蕃寇鄯廓河芳四州以周王顯為洮  
河道元帥領劉審禮等十二總管相王輪為涼州道元帥領  
契必何力等軍伐吐蕃八月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減步舞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  
主  
羅匠二年十月徙封顯為英王更名哲十二月募關內精勇  
猛士伐吐蕃三年正月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伐吐蕃  
帝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伐吐蕃四月大赦九月李敬玄劉審  
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績審禮死之十月停劍南隴右度支  
兩節元年五月作紫桂宮六月命吏部侍郎裴行儉使西  
厥九月行儉敗西突厥執其可汗都支十月突厥寇邊遣  
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伐之十一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  
大總管伐突厥永隆元年二月如汝州溫湯如少室山如東  
都三月裴行儉及突厥戰於黑山敗之四月如紫桂宮七月  
吐蕃寇河源李敬玄及吐蕃戰於湟川敗績突厥寇雲州都

得得不通

督實懷哲敗之八月廢皇太子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開禧元年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  
管伐突厥滅殷中太僕馬省諸方貢獻免雍岐華同四州三  
歲租河南河北一年調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五月定襄  
道副總管曹懷舜及突厥戰於橫水敗績河源軍經略大使  
黑商常之及吐蕃戰於良非川敗之六月永嘉郡王暉有題  
伏誅七月以太平公主下嫁放京師閏月以餌藥命皇太子  
監國裴行儉及突厥戰敗之八月以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賑  
之絕室虛寒者給復一年溺死者贈物人三段九月裴行儉  
俘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十一月徙庶人賢於巴爾家

史緯 卷之十七 淳元年二月突厥寇邊三月立重照為皇太孫四月以裴行

儉為金牙道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伐突厥六月突厥寇邊  
州刺史王德茂死之大璽人相食七月作萬泉宮作奉天宮  
零陵王明自殺弘道元年正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  
敗之三月突厥寇單于都護府司馬張行師死之四月如東  
都五月突厥寇蔚州刺史李思儉死之八月皇太子朝於東  
都皇太孫留守京師九月以太平公主子生教東都十月幸  
奉天宮皇太子監國十二月丁巳帝崩在位三十四年五  
十六歲曰天皇大帝葬乾陵論曰小雅云赫赫宗周褒姒滅  
之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白立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

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不能復興矣曰滅甚疾之之辭也  
氏之亂唐之宗室殺殺殆盡賢士大夫十喪八九太宗之德  
德條烈幾於遂絕其為惡豈褒姒之比耶太宗昧於知子卒  
用昏童高宗溺愛在席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不  
慎哉

中宗孝和皇帝諱哲高宗第七子也永隆元年立為皇太子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皇太后臨朝  
稱制改國號周嗣聖元年正月廢為廬陵王居於均州又遷  
於房州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  
羽林兵討亂丙午復位大赦賜文武官階爵免今歲租賦放

史緯 卷之十七 官女三千人以相王旦為安國相王太尉張柬之袁恕已同

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守內史敬暉為納言桓彥範守納言  
二月復國號唐改章承慶為高要尉流房融於高州皇后章  
氏復位復宗室死於周者官爵以武三思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詔文明後破家者昭洗之還其子孫蔭五月遷武氏神  
主於崇恩廟立太廟社稷於東都復周隋二王後八月追册  
妃趙氏為皇后册孝敬皇帝於東都廟皇后見於廟幸洛城  
南門觀鬪象九月祀天地於明堂大赦十一月上尊號曰應  
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及皇后享於太廟大赦幸洛城南  
門觀鬪象胡賊皇太后崩廢崇恩廟二年閏月公主開府置

官屬二月遣十道巡察使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俊置員外  
官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流敬暉于嘉州桓彥範于漢  
州袁恕已于瓌州崔玄暉于古州張柬之于瀧州十二月靈  
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及突厥戰于鳴沙收績京師早河北  
水減勝罷土木工遣守侍中蘇瓌存撫河北京龍元年二月  
復武氏廟陵置令丞守戶如昭陵褒德廟榮先陵置令丞五  
月以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總管備突厥假鴻臚卿臧思言使  
突厥死之七月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太子為左  
右所殺十月殺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太子為左  
母妻封號無妻者授其女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都縣鄉君十  
一月西突厥寇邊殺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安西都護牛師  
獎及西突厥戰于火燒城死之皇后妃主昭容竇官行墨敷  
斜封三年二月及皇后幸武門觀官女拔河為官市及皇  
后幸太常寺七月西突厥娑葛降十一月有事于南郊以皇  
后為亞獻四年正月及皇后微行觀燈遂幸蕭至忠第次日  
復微行觀燈幸章安右長寧公主第二月及皇后妃公主觀三  
品以上拔河三月以河源九曲于吐蕃五月殺許州司兵參  
軍燕欽融六月皇后及安樂公主散騎常侍馬秦客及壬午  
帝崩帝立二年被廢復位四年年五十五葬定陵帝幽廢除  
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縱使妻信妖女尊寵三思殺五

王用斜封墨敕賂賄考午以帝一身始為母廢終為妻貶  
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耶彼固自絕  
於天云爾  
睿宗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也溫恭好學始封殷王徙封豫  
王又封贊王武后廢中宗立為皇帝及改國號周以為皇嗣  
居于東宮中宗復為皇太子武后封帝為相王中宗復位進  
號安國相王景雲元年六月章后弒中宗矯詔立溫王重茂  
為皇太子發諸府兵五萬屯京師以韋溫總知內外兵馬三  
日乃發兵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太子重茂即位以相王參  
謀政事大赦改元曰唐隆太后臨朝攝政罷相王政事以為  
太尉庚子臨淄王隆基率萬騎兵入北軍誅韋氏及安樂公  
主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馬秦客駙馬都尉武延秀光祿  
少卿楊均等并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大赦賜文武百階勳  
爵封隆基為平王王寅同中書門下三品紀處訥韋溫中書  
令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司農卿趙履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張嘉福伏誅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即皇帝位  
大赦長流長任及流人未達者還之復重茂為溫王立平王  
隆基為皇太子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宋璟檢校吏部尚書  
俱同中書門下三品廢崇恩廟吳陵順陵追廢皇后韋氏為  
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八月肅王重福及汴州刺史鄭

聖帝何說

追隨何說

帝反伏誅羅舉救斜封官九月以唐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  
 備突厥十月出義宗于太廟二年正月徙封重茂為襄王追  
 冊妃劉氏賈氏為皇后二月皇太子監國復舉救斜封官三  
 月作金仙王真觀四月作玄元皇帝廟五月復吳陵陵置  
 官八月皇太子釋奠于國學十二月作濟寒胡戲先天元  
 年正月皇太子於太廟有事於南郊耕籍田大赦改元曰太極賜  
 內外官階爵民鬴五日版授九十八十官幸安福門觀鬴三  
 日夜五月有事於北郊大赦改元曰延和賜內外官階爵者  
 鬴一轉民鬴五日六月追號大聖天后為天后聖帝以郭元  
 振為朔方道大總管伐突厥幽州都督孫佺及奚戰於冷陁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

美

山敗績七月幸安福門觀樂三日而止以早減膳八月立皇  
 太子為皇帝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聽大事追號天后聖帝  
 為聖后大赦改元立皇太子妃王氏為皇后十一月遣皇  
 帝巡邊宋璟為左軍大總管薛訥為中軍大總管郭元振為  
 右軍大總管二年二月追作先天元年鬴六月以兩霖避正  
 殿減膳七月諸歸政於皇帝開元四年六月甲子太上皇崩  
 在位三年年五十五葬橋陵  
 玄宗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英武善騎射始封楚王  
 後為臨淄郡王授潯州別駕景龍四年朝京師留不遣庶人  
 韋氏弒中宗稱制宗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宜革唐命

其是

韋氏欲害少帝及相王帝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尚衣奉御  
 王崇暉公主府典籤王師虔朝邑尉劉幽求苑總監鍾紹京  
 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為福順李仙是道士馮處澄  
 僧善洞定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而後行事帝曰我曹為此  
 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請而  
 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夜率幽求等入苑中福順  
 仙是以萬騎兵攻玄武門斬左羽林將軍韋播中郎將高嵩以  
 徇左萬騎由左入右萬騎由右入帝率總監羽林兵會南儀  
 殿梓官宿衛兵皆應之遂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比  
 曉內外已定乃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相王抱之泣曰社稷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

主

宗廟不墜汝之力也拜殿中監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同中  
 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監國延和元年星官言  
 帝坐前星有變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已決矣七月制皇太  
 子即皇帝位太子惶懼入請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也八  
 月皇太子即位先天元年十月幸於太廟大赦開元元年七  
 月太平公主及岑義府至忠實懷貞謀反伏誅始聽政大赦  
 賜文武官階爵流徙于賓州毀天樞八月以劉幽求同中  
 書門下三品張說為中書令十月姚崇罷冠姚州都督李蒙  
 死之講武于驪山流郭元振于新州給事中唐紹伏誅獵於  
 渭川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群

臣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大赦改元賜內外官職  
改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吐蕃請和  
禁漆寒胡戲以虛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二年正月以開  
內早求直諫停不急之務寬繫囚祠名山大川葬暴骸命并  
州節度大使薛訥伐契丹二月避正殿減膳撤樂突厥寇北  
庭都護郭虔瓘敗之應因三月積西節度使阿使那獻執西  
突厥都督四月停諸陵供奉犬六月以太上皇避暑徙御  
大明宮七月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  
者廢織錦坊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奚王重茂薨追  
冊為皇帝八月禁女樂吐蕃寇邊以薛訥為隴右防禦大使

史緯卷之十七

天

郭知運為副以伐之九月作興慶宮宴京師侍老於含元殿  
庭賜九十九杖八十鳩杖婦人賜於其家幸溫湯十月薛訥  
及吐蕃戰於武階敗之三年正月立鄧王嗣謙為皇太子二  
月赦囚非惡逆造偽者四月突厥部三姓有逆謀來附以薛  
訥為源川鎮軍大總管郭虔瓘為朔州鎮軍大總管備突厥  
五月以早錄京師四避正殿減膳四年正月朝太上皇於西  
宮六月太上皇崩大武軍子將郝靈倫殺突厥默啜八月奚  
契丹降十月葬睿宗於橋陵十一月遷中宗於西廟十二月  
定陵寢殿火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兼黃門監蘇頌同紫微黃  
門平章事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遷神主於太極殿素服避

正殿輟視朝五日享於太極殿如東都二月大赦賜從官星  
給復河南一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四月毀并洛受圖  
壇五月詔公侯子孫襲封七月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及吐蕃  
戰敗之九月復紫微省為中書省黃門省為門下省監為侍  
中十月冊神主於太廟命史官月奏所行事六年二月命朔  
方道大總管王賁伐突厥十一月至自東都享於太廟元皇  
帝以上三祖枝孫失官者授五品京官皇祖妣家子孫在選  
者甄擇之改傳國璽曰寶突厥執單于副都護張知運七年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素服撤樂減膳中書門下應因閏七  
月以早避正殿撤樂減膳應因十月作義宗廟於東都十一

史緯卷之十七

天

月皇太子入學尚書賜陪位官及學生帛八年三月免水旱  
州通負給復四鎮行人家一年九月突厥寇甘涼涼州都督  
楊敬述及突厥戰敗結契丹寇邊以王賁檢校幽州都督節  
度河北諸軍大使韋抗為朔方道大總管以伐之十月如長  
春宮獵於下邳幸溫湯九年正月括田二月免天下七年以  
前通負四月肅池胡康待賓寇邊五月原見囚死流罪隨軍  
効力徒以下未發者七月并州長史王賁執康待賓八月肅  
池胡康願子寇邊十年正月如東都四月以張說為朔方軍  
節度大使巡邊六月河決博棣二州七月給復遭水州九月  
張說執康願子十一年正月降東都囚罪杖以下原之如并

見四元  
軍本錄  
以下見

日無故也

州大潞州赦因給復五年以故第為飛龍宮次并州改并州  
 為北都赦太原府給復一年下戶三年元從家五年版授侍  
 老及婦人八十以上官爵二月如汾陰祠后土賜文武官階  
 勳爵免所過今歲稅赦京城五月復中宗於太廟遣使分  
 巡天下六月命王駿巡邊十月幸溫湯作溫泉宮十一月有  
 事於南郊大赦賜奉祠官階勳爵高年粟帛孝子順孫終身  
 勿事天下肅三日京城五日十二年四月詔傍繼國王禮當  
 廢焉近者封郡王七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十月庶人王氏  
 李十三年正月遣使宣慰天下葬朔方隴右河西戰亡者九  
 月罷秦祥瑞十月如兗州大濮州賜河南北五百里內父老  
 帛十一月封於泰山禪於社首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致仕  
 官一季祿免所過租賜天下肅七日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  
 祭墓給復近京五戶十二月如東都十四年六月東都大風  
 拔木詔州縣長官言事八月河決魏州十五年震興教門觀  
 災八月潤饒洛毀池縣降天下死罪嶺南邊州流人徒以  
 下原之九月吐蕃寇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問月冠安西副大  
 都護趙頤貞敗之回紇襲甘州河南隴右節度使王君奭死  
 之十六年正月許徒以下四保任營農三月免營農囚罪七  
 月隴右節度使張志亮克吐蕃大莫門城十一月以蕭嵩為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地廣澤禁幸寧王憲第十七

年二月雋州都督張審素克雲南昆明城臘城四月大風雲  
 藍田山崩十一月享於太廟拜橋陵定陵獻陵昭陵乾陵大  
 赦免今歲稅之半賜文武官階勳爵侍老帛旌表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終身勿事賜諸軍行人勲兩轉十八年二月大雨雷  
 震左飛龍殿災四月築京師外郭五月奚契丹附於突厥六  
 月以忠王洸為河北河東道元帥十九年正月殺漢州別駕  
 王毛仲耕於典慶宮禁捕鯉魚四月立太公廟八月以千秋  
 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二十年正月以信安王禕為河東河  
 北道副元帥伐奚契丹三月信安王禕及奚契丹戰於薊州  
 敗之五月忠王洸俘奚契丹以獻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刺  
 史韋俊死之命左領軍衛將軍蓋福慎伐之以宋滑兗鄆四  
 州水免今歲稅十月如潞州命書門下盧巡幸所過囚赦  
 潞州給復三年賜高年粟帛十一月如北都赦北都給復三  
 年如汾陰祠后土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二十一年三月以  
 韓休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月南州副總管郭  
 英傑及契丹戰於都山死之四月遣宣慰使黠陟官吏決解  
 囚十二月以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十二年二月秦  
 州地震給復歷死者家一年三人者三年四月北庭都護劉  
 鴻謀反伏誅五月以李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六月南州節度使張守珪俘奚契丹以獻十一月免關內河

謝謙改名  
瑛

文子  
子也

南八等以下戶田不百畝者今歲租十二月張守珪及契丹  
賊敗之殺其王屈烈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大赦八月免  
寡婢獨今歲稅米二十五年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廢皇  
太子瑛鄂王瑋光王琚為庶人皆殺之十二月惠妃武氏薨  
追冊為皇后二十六年正月潮州刺史陳思挺謀反伏誅以  
京兆稻田給貧民禁王公獻珍物三月吐蕃寇河西崔希逸  
敗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克吐蕃新城六月立忠王瑛為皇太  
子二十七年正月命榮王琬巡按隴右二月羣臣上尊號大  
赦免今歲稅八月積西節度使蓋嘉運襲突騎施於賀邏嶺  
執其可汗吐火仙二十八年正月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

史紀 卷之十百七十

聖

薛克安戍城十月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二十九年  
正月立玄元皇帝廟五月求明道德經灑莊列文子者十月  
遣使黜陟官吏唐主憲楚追冊為皇帝其妃元氏為皇后十  
二月吐蕃陷石堡城大寶元年正月大赦詔京文武官材堪  
刺史者自舉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帝降於丹鳳門通  
衢一月群臣上尊號享玄元皇帝於新廟享於太廟合祭天  
地於南郊大赦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東都為東京  
北都為北京州為都刺史為太守十二月河西節度使王倓  
克吐蕃漁海遊奕軍朔方軍節度使王忠嗣及奚戰於紫乾  
河敗之遂伐突厥二年正月作昇仙宮加號玄元皇帝曰大

聖祖三月卒於玄元宮追號大聖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  
天太皇尊錄曰德明皇帝帝京武昭王曰興聖皇帝四月隴右  
節度使皇甫惟明克吐蕃洪濟城六月震東京應天門觀災  
十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三載正月改年為載二月河  
南尹裴復討吳令光斬之八月拔悉密攻突厥殺烏蘇米  
施可汗獻其首十二月祠九宮貴神於東郊詔天下家藏孝  
經四載三月以外孫獨孤氏女為靜樂公主嫁契丹松漠都  
督李懷節楊氏女為宜芳公主嫁突饒樂都督李延寵八月  
立太真為貴妃九月契丹奚皆殺其公主以叛皇甫惟明及  
吐蕃戰於石堡城副將希烈死之五載正月停六品以下員

史紀 卷之十百七十

聖

外官七月殺括蒼郡太守章堅播川郡太守皇甫惟明十二  
月殺贊善大夫楊有鄰著作郎王曾玄龜衛參軍柳勣左司  
禦率府參軍王修已右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參軍柳勣六  
載正月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淄川郡太守裴復復享於太廟  
有事於南郊大赦十月辛華清宮十一月殺戶部侍郎楊慎  
矜及其弟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傅名七載五月群臣上尊  
號大赦免來載租庸以魏周隋為三格八載四月殺咸寧郡  
太守趙奉璋閏月謁太清宮加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  
玄元皇帝增祖宗帝后諡群臣上尊號大赦十月特進何履  
先率十道兵以代雲南十一月幸御史中丞楊釗莊九載正

月詔以十一月封華嶽三月華嶽廟災關內旱乃停封九月以商周漢為三恪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言元皇帝降於寶仙洞十二月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死之千載正月朝獻於太清宮朝享於太廟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執突騎施可汗及石國王四月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大敗大將王天運死之陷雲南都護府七月高仙芝及大食戰於恒邏斯城敗績八月范陽節度副大使安祿山及契丹戰於吐護真河敗績武庫災十一月幸楊國忠第十一載四月部郎中王鉞謀反伏誅殺御史大夫王鉞六月劔南節度使楊國忠敗吐蕃於雲南克故洪城十一月以楊國忠為右相十二載五月楊國忠為三恪十三載二月初獻於太清宮加上元皇帝朝享於太廟增祀宗諱薛臣上尊號大赦三月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敗吐蕃復河源九曲五月觀鵬於勤政樓北庭都護程千里俘阿布思以獻六月劔南節度留後李泌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范陽將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超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為朔方軍節度副大使討安祿山以榮王琬為東討元帥高仙芝副之十二月祿山陷靈武郡執太守郭納陷陳留郡太守張介然死之陷

范陽乃先  
退耶

榮陽郡太守崔無敵死之封常清及祿山戰於兗子谷敗績陷東京留守李憺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死之河南尹達奚珣叛降於祿山恒山郡太守顏杲卿敗何千年執之克趙鉅鹿等十四郡封常清高仙芝伏誅以哥舒翰統領處置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守潼關郭子儀及安祿山將高秀巖戰於河曲敗之濟南郡太守李隨單父尉賈黃中衡討安祿山平原郡太守顏真卿饒陽郡太守盧全誠司馬李正討祿山十五載正月東平郡太守嗣吳王祗討祿山祿山陷恒山郡執顏杲卿屢議遂陷鄆廣平九郡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討祿山以魯炆為南陽節度使率嶺南縣中與屯葉縣安祿山寇潼關哥舒翰敗之真源令張巡討安祿山二月李光弼恒山郡郭子儀出解州會光弼及祿山將史思明戰敗之賈黃中戰於雍丘死之三月顏真卿克魏郡張巡及祿山將令狐潮戰於雍丘敗之殺戶部尚書安思順太僕卿安元貞李光弼克趙郡五月魯炆及祿山戰於濮水敗績奔南陽六月北海郡太守賀蘭進明克信都哥舒翰及祿山戰於靈寶西原敗績郭子儀李光弼及史思明戰於嘉山敗之將火拔歸仁執哥舒翰叛降於祿山遂陷潼關上洛郡詔親征以京兆尹崔光遠為西京留守招討處置使丙中行在望賢宮火馬鬼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殺楊國忠及



肅宗八月  
御位改下  
德元載

肅宗八月  
御位改下  
德元載

御史大夫魏方進太常卿楊庭賜貴妃楊氏死祿山陷京師  
次陳倉閣廐使任沙門叛降於祿山次河池郡七月次普安  
郡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  
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隴西節度使王琦為江南東路淮南道節  
度使豐王瑒為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次巴西郡次蜀  
郡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於靈武以聞上皇帝諸遺章見素  
房崔湊奉皇帝冊於靈武十二月永王璘反廢為庶人至  
德二載正月肅宗下孝梯可旌者五月詔追冊貴妃楊  
太為元獻皇后十月皇帝復京師以聞十二月至自蜀郡居  
於興慶宮三載止日太上至道聖皇帝上元元年徙居  
於西內甘露殿元年建巳月崩於神龍殿在位四十五  
年年七十八葬泰陵帝開元二十年以前用姚崇宋璟韓休  
張九齡薦精圖治而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  
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  
乃生忠貞疎遠譏諫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祿山反叛走  
蜀乃還靡不有切鮮克有終諒大論曰肅宗因其子之功而  
在位不久固無可解者嗚呼女子之禍人甚矣自高宗至於  
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肅宗既紀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  
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

純孝未必

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又侈心一動窮  
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窺  
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肅宗皇帝諱章玄宗第三子也母貴嬪楊氏方娠時太平公  
主忌玄宗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問楊氏方娠玄宗密語  
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生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玄宗  
於弗室自煮之夢有介冑持戈者三環其鼎而三煮盡覆以  
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遂生肅宗初名嗣昇封陝王性純孝  
好學玄宗尤愛之賀知章潘肅等侍左右更名洙後封  
忠王奚契丹寇邊肅宗遣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等  
八總管兵十萬討之敗奚契丹於肅宗遷司徒更名瑒皇  
太子瑒廢立為太子更名紹又更名為安祿山來朝太子  
識其有反相請以罪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玄宗避賊行至  
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遣壽王瑒及內侍  
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還六月至渭北便橋橋絕募水宿居  
民得三千餘人涉而過潼關散卒收之夕次承天寺賊走  
稍持牛酒來獻新平郡太守薛羽保定郡太守徐穀棄城走  
太子捕羽殺斬之次平涼郡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  
後杜鴻漸六賊水陸連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  
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海沂西行軍司馬義兒迎太子治

兵於朔方次豐寧見大河之險將保之會天大風迴趨靈武  
七月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位於靈武尊皇帝  
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賜文武官階勳爵版授侍老官  
以裴冕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游大為殿宇象  
官闕帝見之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川是為安祿山寇  
扶風太守薛景仙敗之十月次彭原郡詔御史諫官論事勿  
先白大夫及宰相需得度僧尼以房琯為招討西京防禦蒲  
潼兩關兵馬元帥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南軍入宜春中軍  
入武功北軍入房琯以中軍北軍及祿山戰於陳濬斜  
敗琯又以南軍敗績遣永王瑒上皇於蜀郡瑒反丹  
徒郡太守聞敬之乃戰於伊婁城十一月郭子儀率  
回紇及安祿山河上敗之十二月祿山陷魯東平濟陰  
潁川是歲吐蕃陷楊州嶺南溪獠梁崇牽陷容州二載正月  
承王璿陷都陽郡安慶緒執其父祿山河西馬兵使孟庭倫  
殺節度使周係以武威郡反二月次於鳳翔李光弼及安慶  
緒戰於太原敗之周係度兵馬使郭英乂及安慶緒戰於  
武功敗績慶緒陷馮翊郡太守蕭黃死之庶人璿伏誅郭子  
儀及安慶緒戰於潼關敗之河西判官崔倕克武威郡孟庭  
倫伏誅四月以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七月安慶緒陷  
陝郡八月焚長春宮以張鎰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

玄宗以老  
子為先  
官乃在  
今在郭  
之先耶

唐人士  
其不通

事開月安慶緒寇好時渭北節度使李光進敗之以廣平王  
儼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  
食兵討慶緒九月慶緒陷上黨郡廣平王儼及慶緒戰於漣  
水敗之復京師慶緒奔陝郡向書左僕射裴冕告太清官郊  
廟社稷五陵宜慰之十月廣平王儼及安慶緒戰於新店  
敗之克陝郡復東京慶緒奔河北興平軍兵馬使李真及慶  
緒戰於武關敗之克上洛郡吐蕃陷西平郡安慶緒陷雕陽  
太守許遠及張巡鄆州刺史姚問左金吾衛將軍南霁雲死  
之遣太子太師裴冕素迎上皇於蜀郡上入京師饗於太廟  
從三日十一月張鎰率四鎮伊西北鎮馬使李嗣業陝西  
節度使來瑒河南都知兵馬使吳王琬兄河南郡縣作九廟  
神主告享於長樂殿十二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應  
亡者致祭之給復其家二載免天下歲租庸三之一禁珠  
玉寶鈿金泥刺繡以蜀郡為南京鳳翔郡為西京西京為中  
京史思明降達奚珣等伏誅乾元元年正月上皇天帝御宣  
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  
帝山宮女三千人二月安慶緒將能元皓以瀟青降上上皇  
天帝冊號曰聖皇天帝大赦贈死事及拒偽命者官三月立  
淑妃張氏為皇后四月冊神主於太廟朝享於太廟有事於  
南郊大赦賜文武階勳爵天下非租庸母輟役使有能服食

卷之百七十

美

一年三大

窮者能以官爵京官九品以上言事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  
使烏承恩以反九月郭子儀率李光弼李嗣業王思禮等討  
安慶緒十月立成王俶為皇太子大赦舉忠正孝友堪東宮  
官者十二月史思明陷魏州二年正月群臣上尊號祠九官  
皆神耕籍田二月中書門下處四三月皇后親臨九節度之  
師潰於滏水史思明殺安慶緒郭子儀進屯東京以早降死  
罪流以下原之流民還者給復三年以郭子儀為東畿山南  
東河南等道諸節度防禦兵馬元帥四月王思禮及史思明  
戰於直千嶺敗之詔減常膳服御武德中尚作坊非賜舊客  
或祀所須者皆罷之七月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  
弼副之八月魏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刺史王政九

卷之七十七

月張嘉延陷州州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十月李  
光弼及思明戰於河陽敗之十二月康楚元伏誅思明寇陝  
州神策軍將衛伯玉敗之王元元年四月山南東道將張維  
瑾反殺節度使史翽以來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討張維瑾  
閏月追封太公望為武成王復死刑三殺奏大仇張維瑾降  
七月聖皇天帝遷於西內十一月揚州刺史劉展反陷潤州  
昇州二月正月劉展伏誅二月奴刺党項羌寇寶雞焚大散  
關寇鳳州刺史蕭悅死之鳳翔尹李鼎敗之李光弼及史思  
明戰於北邙敗績思明陷河陽來填及思明戰於山敗之

三月史朝義寇陝州神策軍節度使衛伯玉敗之史朝義殺  
其父思明四月劾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  
州刺史韓王巨死之五月史朝義將令狐彰以滑州降劾南  
節度使崔光遠克東川段子璋伏誅九月去乾元大聖光天  
文武孝感號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  
建辰為名停四京號元年建子月朝聖皇天帝於西內朝獻  
於太清宮朝享於太廟及元獻皇后廟建丑月有事於南郊  
寶應元年建寅月建卯兄靖德太子琮為皇帝妃寶氏為皇  
后養王公妃主遇害者盜發敬陵惠陵李光弼克許州史朝  
義陷滑州建卯月停寶應稱狗豹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

卷之七十八

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河東  
軍亂殺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河  
中軍亂殺李國貞及節度使房非元禮以郭子儀知朔方河  
中北庭潞儀澤沁節度行營與平定回軍兵馬副元帥建辰  
月大赦官史賜納職免罪左降官及流人罰銀効力者還之  
建巳月楚州獻定國寶玉十有三聖皇天帝崩皇太子監國  
大赦以元年為寶應元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建巳月為四月  
閏版使李輔國飛龍殿副使程元振遷皇后於別殿殺趙王  
係充王個是夜皇帝崩在位七年年五十二葬建陵帝賴郭  
子儀李光弼等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

紀綱壞矣為張后李輔國所制不胡西內可慨也夫

代宗皇帝諱豫肅宗長子也玄宗諸孫百餘人代宗最長為嫡皇孫聰明寬厚喜愠不形於色好學強記初名俶封廣平王安祿山反玄宗幸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嘗從兵間肅宗即位郭子儀等討安慶緒未克至德二載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進討百官送於朝堂步出木馬門然後騎以安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為前軍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郭子儀為中軍關內節度使王思禮為後軍屯於杏積寺賊賊將安守忠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備守長安聞守忠敗棄城走遂克京城留思禮屯於

史綱

卷之一百七十

聖

苑中廣平王率大軍以東安慶緒遣其將嚴莊拒於陝州廣平王戰於陝西大敗之慶緒奔河北遂克東都肅宗還京師十二月進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徙封成王四月立為皇太子初太子生豫州獻嘉禾至是以為祥乃更名豫肅宗去上元三年號稱元年建巳月肅宗寢疾詔皇太子監國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所封今天降寶於楚宜以建元乃以元年為寶應元年張皇后惡李輔國欲圖之召問太子太子不許乃與越王係謀之肅宗疾革四月丁卯皇后與係召太子輔國止太子無入率兵殺係及亮王個幽皇后於別殿是夕肅宗崩乃迎太子見群臣於九仙門明日發喪已

追尊已死之詞張后傳之見本

已即皇帝位於柩前以繼王造為天下兵馬元帥五月以李輔國為司空追尊母吳氏為皇太后大赦免過租宿負追復庶人王氏為皇后瑛瑤琚皆復封號六月追廢皇后張氏越王係亮王個為庶人七月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知道伏誅台州人袁晁反九月回紇請助戰袁晁陷信州十月陷溫明二州詔浙江水旱州縣勿輒科率民疫死不能葬者為瘞之益殺李輔國雍王造討史朝義克懷州敗朝義於橫水克河陽東都朝義將張獻誠以汴州降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張忠志以趙定深恒易五州降十二月太府左藏庫火燹京城內外暴骨舒州人楊

史綱

卷之一百七十

聖

昭反殺刺史劉秋子廣德元年正月以劉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有罪伏誅六月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自殺七月薛嵩上尊號大赦免民逋負戶丁免其庸調給復河北三年回紇行營所經免今歲租賜內外官階勳爵給功臣鐵券名於太廟圖形於凌烟閣吐蕃昭陵右諸州八月朔方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反九月遣裴遵慶宣慰僕固懷恩澤州刺史高暉叛附於吐蕃十月吐蕃陷邠州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以雍王造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上如陝州次華陰豐王珙有罪伏誅吐蕃陷京師立廣武王

承宏爲皇帝上表陝州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十一月廣州  
市舶使呂太一反逐節度使張休十二月至自陝州放承宏  
於華州吐蕃陷松維二州西原蠻陷道州二年正月詔舉堪  
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立雍王適爲皇太子以郭子儀兼河  
東副元帥二月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朝獻  
於太清宮朝享於太廟有事於南郊大赦賜內外官階爵四  
月禁錮作珠翠七月初稅青苗十月吐蕃寇邠州寇奉天京  
師戒嚴嚴武克吐蕃鹽州城朔方兵馬使郭晞及吐蕃戰於  
邠西敗之突厥寇豐州守將馬望死之十一月吐蕃軍潰京  
師解嚴袁晁伏誅免趙州今歲田租之半給復溫台明三州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

四

一年西原蠻陷邠州承泰元年正月欽州人殺刺史龐濟平  
盧蒲昌馬使李懷王逐節度使侯希逸八月僕固懷恩及  
吐蕃同寇京師吐蕃殺刺史趙遷九月命百官親浮屠像於光  
順門吐蕃寇邠州奉天克項寇同州渾叔判寇盤屋京師  
戒嚴也於苑郭子儀屯涇陽同華節度使周智先入邠州殺  
刺史張歸楚坊州十月沙陀殺河西節度使楊志烈吐蕃至  
邠州與同寇寇奉天寇同州寇興平同寇京師吐蕃降郭子  
儀及吐蕃戰於靈臺敗之京師解嚴閏月朔方副將李懷光  
克靈州劫南山西山兵馬使崔旰反寇成都節度使郭英又奔  
靈州唐州刺史韓滉殺之是月欽民贊作浮屠像大曆七年

二月吐蕃遣使來朝九月吐蕃陷原州十一月大赦給夏  
民歸業者三年十二月周智先反殺魏州刺史龐充以  
遷爲天下兵馬元帥二年正月郭子儀討周智先智先伏誅  
同華將李懷忠以同州降給復同華二州二年八月殺駙馬  
都尉姜慶初九月吐蕃寇靈州寇邠州郭子儀屯涇陽京師  
戒嚴十月朔方節度使路嗣恭及吐蕃戰於靈州敗之京師  
解嚴三年二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刺史裴紳卿五月追號  
齊王後爲皇帝六月南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  
自稱留後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留後  
崔寬敗之克成都八月吐蕃寇靈州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州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

五

節度使馬瑋及吐蕃戰敗之九月吐蕃寇靈州朔方將白元  
光敗之又敗之於靈武京師解嚴十二月渾原兵馬使王童  
之謀反伏誅四年正月殺邠州刺史李崱三月遣御史稅商  
錢免京兆今歲租五年三月內侍監魚朝恩有罪自殺以昭  
陵皇堂有光赦京兆開輔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副使  
崔滄錄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之後湖南將王  
岡良反及西原蠻寇州縣六年四月監田西原地陷五月殺  
殿中侍御史陸庭成都府奉軍李少良大理評事章頌七年  
五月以皇大赦減膳徹樂秋盧龍將李懷瑗殺節度使朱希  
彩經客軍副使朱泚自稱留後十月以淮南軍克里南三之

二八年正月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御史歲舉刺史縣令  
一人八月廢華州屯田給貧民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  
淮南節度使呂崇賁詔京官五品以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  
史官事十月吐蕃寇涇州九年二月徐州兵亂逐刺史梁業  
十年正月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逐節度使薛勣叛附田承  
嗣田承嗣反陷滑州二月昭義州刺史薛雄死之河陽軍亂  
逐三城使常休明三月陝州軍亂逐觀察使李國清四月命  
河東節度使薛平訓等討田承嗣五月魏博將崔榮國以德  
州降田承嗣六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及田承嗣戰於冀  
州敗之八月田承嗣寇德州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及承嗣

史緯卷一百七十

魏

戰於清水敗之貴妃獨孤氏薨追冊為皇后十一月魏博將  
吳希光以瀛州降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哥舒晃伏誅  
十一年正月田承嗣降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耀反殺濮州  
刺史孟讓七月田承嗣寇滑州承平軍節度使李勉敗績八  
月淮南節度使李忠臣河陽節度使馬燧討李靈耀戰於鄭  
州敗績十月戰於中牟敗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及李靈耀  
戰於汴州敗之承嗣以兵援靈耀李忠臣敗之於匡城靈耀  
伏誅十二年三月敕田承嗣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有罪伏  
誅四月以楊紹為中書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而奏六品

建威死後  
高祖必與  
太宗矣

以上官言事投匭者無勅副章七月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  
丞侍郎舉任刺史者京兆尹黎幹言涇水為磽确不得溉田  
詔嚴徵以水與民齊國公主下降郭曖有禮勿留帝曰若可  
為諸城倡即日毀之十三年十月崇業持兵圍捕獵十四  
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卒兄子悅自稱留後三月汴宋  
將李希烈逐節度使李忠臣自稱留後五月辛酉帝不豫詔  
皇太子監國是夕帝崩在位十八年五年五十三非元陵論曰  
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  
討賊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號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野  
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

史緯卷一百七十

魏

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自高祖以來三通於位以授其子獨  
肅宗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  
平亂守成亦中村之主也

古之著書立言者本其人之所好又無成例以拘之如左  
氏之無君子曰蓋無多也史漢人立一論亦其意之所被  
言也唐宋以後修史必本勅矣非其所好又拘以成例或  
既多無其短長論亦無其痛癢乃或教人作一論或  
老作一論大半兩應故中耳如唐書論玄宗而繼肅宗為  
前論肅宗而繼代宗於後蓋原本以府玄為一也肅代為  
一卷也論因卷作宋迄  
金史皆然承叔亦爾

史緯卷一百七十終

史緯卷一百七十一

唐書二

本紀

德宗皇帝諱适，代宗長子也。母睿真皇太后沈氏。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于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爲賊所得，拘之東都掖庭。代宗克東都，得沈氏，留之官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肅宗元年，封爲奉節王。代宗卽位，進封雍王。史朝義據東都，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討之。寶應元年冬十月，屯陝州，諸將進擊，史朝義敗之，朝義走河北，遂克東都。十一月，史朝義死，幽州守將李懷仙斬其首來獻。河北平，敕尚書令

史書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一

與郭子儀、李光弼等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立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癸亥，卽皇帝位。于太極殿，開月以肅祐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虜，罷罷山南貢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廟者，罷邑府歲貢奴婢。罷梨園樂工三百人，劔南貢生春酒，以郭子儀爲尚父，兼太尉、中書令，詔罷四方貢獻，縱驅象出官人，中外大悅。滑、青軍士投兵相傾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六月，大赦，賜文武官階，減乘輿服御士庶田宅車服，給制者有司爲立法度，禁百官置邸，販鬻武德至德將相功臣子孫子官，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命皇族五等以上，家一人赴山陵，罷揚州

貢鏡，幽州貢麝，舉可刺史京令者。七月，池州金坑禁罷，植祐八月，還吐蕃俘，罷九成宮貢立獸炭，襄州蕪工以沙苑秦家三千給貧民。十二月，立宣王誦爲皇太子，建中元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遣黜陟使于天下。二月初，定兩稅。四月，河東北庭別駕劉文喜反于涇州，伏誅。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八月，遷尊母沈氏爲皇太后。九月，以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命盧龍軍節度使朱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命神策都虞候李晟、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河陽

史書

卷之一百七十一

二

節度副使李光計之。二月，以盧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振武軍亂，殺其使彭令芳，及監軍劉忠光，發兵屯關東，將師于望春樓。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五月，置待詔官三十人，以李希烈爲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討梁崇義。七月，馬燧李抱真及田悅戰于臨洛，敗之。八月，命劔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東川節度使王叔也、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荆南節度使李昌巖討梁崇義，以李希烈爲諸軍都統。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留後，梁崇義伏誅。九月，李納陷宋州，李惟岳將張孝忠以易定二州降，賜立功士李昂，累死事家三歲。十月，李納將李洧以徐州降，王涉以海州降，馬萬通以密

州降殺州司馬楊炎三年正月滅常膳及太子諸王食物復僮酷李納陷海密二州閏月李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伏誅馬延及田悅戰于汧水敗之悅將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洛州降二月李惟岳將楊政義以定州降震通化門四月李納將李士真以德棣二州降借商錢殺殿中侍御史鄭潛朱清反陷德棣二州五月遣朔方軍節度使李懷光討田悅六月恒冀觀察使王武俊反李懷光馬延李元李抱真及朱滔王武俊田悅戰于連雲山敗績七月殿中丞李雲端謀反伏誅停借商錢八月濱州司馬李孟秋舉州刺史皮岸反伏誅九月初稅商錢十月李希烈反四年正月希烈陷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三

汝州遣東部汝州節度使舒曜討希烈二月克汝州六月稅屋間架算除陌錢七月唐杞開播及吐蕃區頰贊盟于京師八月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九月以舒王謨為荆襄江西鄂節度諸軍兵馬都元帥十月澤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上如奉天未訛反殺司農卿段秀實鳳翔後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鑑自稱留後李希烈陷襄城宣武軍兵馬使高覽死之未訛殺澤原節度使都虞候何明禮尚書右僕射崔寧未訛犯奉天軍敗績于城東神策軍兵馬使劉德信及武職于思于陵敗之都虞候神策城及訛戰于城下敗之商州軍亂殺刺史謝良輔李懷光及未訛戰于魯店敗之十二

敘事皆取

月未訛陷華州李希烈陷洋州鄭二州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信儲財賦八百萬將輸京師悉為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所掠信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信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與元元年正月大赦去聖神文武號復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官爵赴奉天收京賊將士有罪減三等子孫減二等在行營者賜勳五轉賜文武官階勳得罷開架商稅及除陌錢給復奉天城中十年二月以李懷光為太尉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于驛店三月李懷光奪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兵馬使陽惠元兵惠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一

四

元死之魏博兵馬使田緒殺節度使田悅自稱留後李懷光殺左衛兵馬使張名振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上表梁州田希鑒殺節度使馮河清自稱留後五月尚可孤及未訛戰于藍田西敗之李晟敗之于苑北又敗之于白華復京師六月姚令言未訛伏誅以梁州為興元府給復一年七月次鳳翔免今歲秋稅非宗室遇害者至自興元李懷光殺宣慰使孔巢父大赦賜百官將士階勳爵給復京兆府一年閏月李希烈將李澄以滑州降十一月汴滑宋毫都統劉洽及李希烈戰于陳州敗之克汴州詔舉堪刺史縣令者延問人間疾苦宰相欲授以文詞司農卿薛珣曰求良吏宜以愛人為本不



可以文學貞元元年正月大赦罷權稅三月李懷光殺步軍兵馬使田仙浩都虞候呂鳴岳李希烈陷鄧州殺唐鄧隨招討使黃金岳渾瑊及李懷光戰于長春宮敗之六月盧龍軍節度使朱滔卒涿州刺史劉怱自稱留後馬燧及李懷光戰于陶城敗之八月詔配饗功臣孫許襲封以早避正殿滅膳李懷光伏誅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九月盧龍軍節度使劉怱卒其子濟自稱留後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大赦二年正月詔減御膳之半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及李希烈戰于泌河敗之四月李希烈伏誅六月滄州刺史程日華卒其子懷直自稱觀察留後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節度使陳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一

五

仙奇自稱留後十一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丁酉皇后崩吐蕃陷鹽州十二月陷夏州以吐蕃寇邊避正殿三年二月華州潼關節度使駱元光克鹽夏二州五月吳少誠殺申州刺史張伯元殿中侍御史鄭常閏月渾瑊及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執會盟副使兵部尚書崔漢衡殺判官殿中侍御史韓愈六月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吐蕃寇汧陽陷華亭及連雲堡十月寇豐義韓游瓊敗之寇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敗之射生將韓欽緒謀反伏誅四年正月庚戌朔京師地震大赦令九品以上官言事福建軍亂逐觀察使吳誥大將郝誠溢自稱留後五年九月劔南西川節度使韋

舉敗吐蕃于臺登北谷克嶺州十月嶺南節度使李復克瓊州六年閏四月詔常參官畿縣令言事八月殺皇太子妃蕭氏十一月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賜文武官階爵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葬戰亡暴骨吐蕃陷北庭鄯善府八年三月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卒其子士寧自稱留後四月殺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平盧軍節度使李納卒其子師古自稱留後六月吐蕃寇連雲堡大將王進用死之九月韋皋及吐蕃戰于維州敗之十一月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澹戰于瀛州澹敗奔于京師九年正月復稅茶十二月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一

六

宣武軍將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自稱留後十年正月南詔蠻敗吐蕃于神州來獻捷六月韋皋敗吐蕃克峨和城七月西原蠻叛陷欽橫潯貴四州十一月九月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兄節度使懷直自稱留後十二年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其子季安自稱留後六月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卒其子適自稱兵馬使伏誅十三年五月義寧軍亂殺其將常楚客十四年三月鳳翔監軍使西門去奢殺其將夏侯衍閏月長武城軍亂逐其使韓全義六月歸化堡軍亂逐其將張國誠涇原節度使劉昌敗之十二月明州將栗鎰殺刺史盧雲以反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殺節度使司馬陸長源定

州刺史劉逸淮自稱留後三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陷  
唐州守將張嘉瑜死之四月果銀伏誅九月少誠寇許州宣  
武軍節度使劉全諒卒都知兵馬使韓弘自稱留後詔宣武  
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  
徐泗山南東西鄆岳軍討吳少誠十二月諸道兵潰于小澗  
河十六年四月黔中宴設將傳近逐觀察使吳士宗徐泗濠  
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自知軍事七月韋臯克吐蕃米茶  
城劉濟及其弟涿州刺史源戰于涿州源敗執之八月殺迷  
州別駕崔位韋臯克吐蕃順城十月殺通州別駕崔河圖京  
師饑十七年六月寧州軍亂殺刺史劉南金成德軍節度使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七

王武俊卒其子士真自稱留後吐蕃寇鹽州陷麟州刺史郭  
鋒死之九月韋臯敗吐蕃于雅州克木波城十八年七月罷  
正衙奏事十二月環王陷驪愛二州十九年二月安南將王  
季元逐經略使裴泰兵馬使趙均敗之二十一年正月癸巳  
皇帝崩在位二十一年年六十四葬豐陵  
順宗皇帝諱誦德宗長子也始封賓城王進封宣王立為皇  
太子寬仁好學禮重師傅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  
矢居左右部國公主以戲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  
幾廢者屢矣賴李泌保護乃免後侍妾魚藻宮張水嬉綵艦  
宮人為權歌眾樂間發德宗驪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

正月即位  
八月薨  
在位不及  
一年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八

誦詩好樂無荒以對裴延齡韋渠牟用事時恐其為相太子  
每陳其不可二人卒不用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瘖二十一  
年正月不能朝德宗不豫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臥病不能  
見德宗悲傷涕泣疾有加德宗崩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極殿  
二月朔葬于紫宸門大赦罷宮市罷鹽鐵使月進三月放  
後宮三百人教坊女妓六百人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降死  
罪以下賜文武官子為父後者勳兩轉七月橫海軍節度使  
程懷信卒其子執恭自稱留後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以  
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永貞元年八月立皇太子為  
皇帝自稱曰太上皇改元降死罪以下立良娣王氏為太上  
皇后元和元年正月皇帝幸群臣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  
皇帝甲申崩於咸寧殿年四十六葬崇陵  
憲宗皇帝諱純順宗長子也貞元二十一年立為皇太子永  
貞元年八月順宗詔立為皇帝乙巳即位于太極殿罷獻祥  
瑞劄兩西川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以鄭  
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罷教坊樂工正員官十月為  
會太皇太后車哀夏後服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正  
月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民高年者米帛羊酒以高崇文為  
左神策節度使率左右神策京西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  
節度使嚴瑒劄南東川節度使李康討劉闢太上皇崩劉闢

隋梓州執事康三月高崇文克梓州楊惠琳伏誅四月初令  
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上職事官太子師傅賓客詹事王  
府傅日二人待制五月尊母爲皇太后六月降死罪以下賜  
百姓八十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者粟三斛物三段高崇文  
及劉闢戰于鹿頭關賊之問月平盧軍節度使李師古卒其  
弟師道自稱留後九月高崇文克成都十月滅劍南東西川  
山南西道今歲賊釋脅從將吏葬陣亡者京其家劉闢伏誅  
二年正月劉闢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以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月罷  
兩省官次對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殺留後王潛以王

之四月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  
宗戰于木刀溝敗之七月赦王承宗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卒  
其子總自稱留後十月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六年  
十一月以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閏月辰州首領張  
簡等反定州費二州皇太子薨七年正月振武河湟賊東受  
降賊七月五達上尊爲皇太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其子探諫自稱知軍府事十月魏博軍士以季安將田悅知  
軍事魏以六州歸于有司十一月赦魏博貝衛滑相六州  
第一一年賜高年孤獨廢疾粟帛賞軍士八年三月以武元衡  
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六月出官人八月湖南觀察使柳公

一年正月，免降賊州二歲稅。二月，王承宗焚蔚州。三月，皇太后崩。四月，李光顏烏重胤及吳元濟戰于凌雲柵，敗之，免京畿二歲通稅。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及吳元濟戰于鐵城，敗績。十一月，巴管經略使韋悅克賓，繼二州。元陵火。十二月，西原蠻陷嚴州。左司郎中鄧敬宣慰江淮，帝誡之曰：「朕官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宜論朕意，毋若潘孟陽、鄧貽書用，酣酒游山而已。」十二年四月，唐鄧節度使李愬及吳元濟戰于崎嶇山，敗之。七月，以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崔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九月，李愬及吳元濟戰於吳，敗之。十月，克蔡州，給復淮西二年，免旁州來歲夏稅。葬戰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土

士累其家。十一月，吳元濟伏誅，容管經略使陽旻克欽、橫澤、貴四州。十三年正月，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賜高年米帛羊酒。橫海軍節度使程權以滄景二州歸于有司，權朝于京師。四月，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赦承宗，給復德棣、滄景四州一年。七月，命宣武魏博義成橫海軍討李師道，以皇甫鏐爲諸道鹽鐵轉運使，程旻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命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以求藥。十二月，迎佛骨于鳳翔。十四年正月，田弘正及李師道戰于陽穀，敗之。二月，師道伏誅。七月，韓弘以汴宋毫穎四州歸于有司，弘朝于京師，群臣上尊號，大赦，遣鹽陞使于天下。沂海將王弁殺觀察使王遂，自稱留

後九月，王弁伏誅。十月，安南將楊清殺都護李象古以反。初，順宗病，弗能視朝，宦官劉貞亮勸立帝爲太子監國，帝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內常侍呂如全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英、王志忠、縱鷹隼入人家，榜二百奪職，錄是莫不懼畏。後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往往獲罪。十五年正月，宦者陳弘志、王守澄等反，庚子帝暴崩。宦者諱云：「藥發在位十六年，年四十三。」葬景陵。論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耻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故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至于敗亂而不悔，及奉天之難，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羅藩悍將皆悔過効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賢智，苟有惑之，未有不爲患者也。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病疾，莫克有爲，悲夫。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土

穆宗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始封建安王，進封遂王，惠昭太子薨，左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欲立，遣王憚而憚母賤，乃立遂王爲皇太子。憲宗崩，陳弘志殺吐突承璀，及遣王司空韓

弘振家宰閏月丙午皇太子即位于太極殿貶皇甫鎛爲鳳州司戶泰軍以蕭儁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母郭氏爲皇太后二月大赦賜文武官階爵高年粟帛放沒獲庭者幸丹鳳門觀俳優幸左神策軍觀角觝倡戲三月楊清伏誅六月韓弘罷九月觀競渡角觝于魚藻宮用樂十月王承宗卒成德軍觀察支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吐蕃寇涇州以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京北都監以禦之吐蕃遁十一月賜成德軍將士錢十二月獵于城南擊鞠于右神策軍遂獵于城西獵于苑北長慶元年正月朔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爵二月觀樂于

史書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七

麟德殿觀神象諸軍雜伎劉總以盧龍入州歸于有司擊鞠于麟德殿三月賜盧龍軍士錢七月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節度使張弘靖以反群臣上尊號大赦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節度使田弘正以反八月朱克融陷冀州王廷湊陷冀州刺史王進發死之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叛閉朱克融王廷湊寇深州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憲以裴度爲鎮州西面都招討使杜叔良爲深州諸道節度使王廷湊陷貝州十一月裴度及廷湊戰于會星敗之朱克融寇定州義武軍節度使陳楚敗之十二月杜叔良及廷湊戰于博野敗績陳楚及克融戰于望都敗之敕朱克融二年正月魏博

軍潰于南宮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二月敕王廷湊昭義軍節度使劉怡因監軍使劉承偁三月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節度使崔群以裴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月王廷湊陷涇州五月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黃洞蠻六月宣武軍宿直將李臣則逐節度使李勣衙門都將李昇反裴度罷以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七月李汭陷宋州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汭戰于宋州敗之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又敗之于尉氏八月李汭伏誅詔遷汴宋鄭三州戰亡者粟其家九月德州軍亂殺刺史王稷十月獵于咸陽十一月皇太后幸華清宮上迎皇太后遂獵于驪山

史書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七

十二月不豫立景王洪爲皇太子三年三月以牛僧孺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七月黃洞蠻陷欽州四年正月詔百官言事以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壬申帝崩在位四年年三十葬光陵敬宗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長慶二年十二月穆宗因擊毬暴得疾不見群臣者三日左僕射裴度三上疏請立皇太子翰林學士兩省官相次以爲言居數日穆宗疾少間宰相李逢吉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家宰丙子皇太子即位于太極殿二月尊母爲皇太后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放掖庭內

圍沒入者，繫鞠于中和殿，繫鞠于飛龍院，黃洞降，繫鞠用樂。三月，大赦，免京畿河南青苗稅，減宮禁經費，乘輿服膳罷。賁勝大，四月，繫鞠于清思殿，染坊匠張韶反，幸左神策軍，韶伏誅，還宮。八月，中官李文德謀反，伏誅。十一月，環王及黃洞歸，陷陸州，刺史葛維矩之，寶曆元年正月，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四月，群臣上尊號，大赦，賜文武官階爵。九月，昭義軍節度使劉悟卒，其子從諫自稱留後。二年正月，發神策六軍穿池于禁中，二月，以裴度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反。五月，盧龍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其子延嗣自稱節度使。六月，觀鹽鞠角觥于三殿。七月，以漢陵隸尚食禁民漁。八月，觀競渡于新池。九月，觀百戲于宣和殿，三日而罷，帝修宮室，船賈獻沉香亭林，帝受之，左拾遺李漢諫曰：「沉香爲亭，何異瑤室瓊室乎？」盧龍軍兵馬使李載義殺朱延嗣，自稱留後。十一月，禁朝官方鎮置私白身。十二月，辛丑夜，獵中官劉克明反，帝崩在位三年，年十八，葬莊陵。

文宗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也，始封江王，敬宗崩，劉克明等矯詔以絳王悟旬當軍國事，內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神策護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軍飛龍兵誅克明，殺絳王乙巳，江王卽位于宣政殿，時年十二，尊母

爲皇太后，以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官人三千省牧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縱五坊鷹犬，停貢禁組雕鏤金筐寶飾牀榻。太和元年二月，大赦，免京兆今歲夏稅之半。五月，罷宰臣奏事監搜，命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討李同捷。二年六月，峰州刺史王昇朝反，伏誅，河溢壞棣州城。八月，王廷湊反，義武軍節度使柳公濟及廷湊賊于新樂，敗之。九月，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十二月，魏博兵馬使丁志沼反。三年正月，命宣武河陽兵討丁志沼，志沼奔鎮州。三月，罷教坊日直樂工，以太原兵馬使傅穀爲義武軍節度使，義武軍不受命，都知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以璠爲義武軍節度使。四月，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滄德宣慰使柏耆以同捷歸于京師，殺之。六月，魏博軍亂，殺節度使史憲誠，都知兵馬使何進滔自稱留後。八月，以相衛澶三州隸相衛節度使，進滔不受命，以早免京畿九縣今歲租，赦王廷湊。十月，仗內火。十一月，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詔母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縹綾機杆，雲南蠻陷嵩州三州。十二月，命鄧岳襄鄧忠武軍伐雲南蠻，雲南蠻寇成都，以董重質爲左右神策及諸道行營西川都知兵馬使以伐之。四年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六月，以裴度平章軍國事。七月，以宋申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裴

度罷五年正月盧龍軍亂逐節度使李載義殺冀州刺史張慶初兵馬使楊志誠自稱留後六年五月給民疫死者棺十歲以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十一月立魯王永爲皇太子七年正月罷吳蜀冬貢茶三月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閏月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十二月帝不豫八年二月以疾愈降死罪以下七月震定陵寢宮十月盧龍軍大將史元忠逐節度使楊志誠自稱權句當節度兵馬十一月成德軍節度使王廷奏卒其子元達自稱權句當節度冀州軍亂逐刺史張惟汎九年九月殺陳弘志以李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主

十月殺觀軍容使王守澄十一月殺武寧監軍使王守涓李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鳳翔右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司空王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餗御史中丞舒元興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鳳翔少尹魏逢等鳳翔監軍使張仲清殺節度使鄭注仇士良殺右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十二月殺左金吾衛將軍李貞素翰林學士顧師魯開成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大赦免太和五年以前逋負京畿今歲稅賜文武官階爵二月停獻鵝鳥吹犬二年二月有彗星出于東方三月以彗星見減膳素服避正殿撤樂降死罪流以

下原之縱五坊鷹犬禁京畿採捕四月以旱避正殿六月河陽軍亂逐節度使李泳三年正月盜傷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石十月義武軍節度使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留後皇太子母愛弛譏問乘之帝有廢立意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鄭肅言天下大木不可輕動語甚深切帝爲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竟以憂卒四年十月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十二月乾陵寢宮火五年正月上不豫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魚弘志仇士良立穎王渾爲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廢皇太子成美爲陳王仇士良殺仙韶院副使尉遲璋辛巳帝崩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三葬章陵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一

太

武帝皇帝諱漼穆宗第五子也始封穎王文帝疾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爲皇太弟辛巳即皇帝位于柩前殺陳王成美安王溶賢妃楊氏追尊母章氏爲皇太后大赦六月以旱避正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浙東福建蝗疫州除其徭八月雨內樞密使劉弘逸薛季昶殺仇士良不克伏誅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勳自稱留後會昌元年正月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九月盧龍軍將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閏月盧龍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主軍務十月盧龍軍逐絳雄武軍使張仲

武入幽州十一月有彗星出于營室避正殿減膳理囚罷興  
作二年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四月群臣上尊號大  
赦賜文武官階勳爵五月回鶻盟沒斯降六月河東節度使  
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七月幸左神策軍閱武三年正  
月天德軍副使石雄及回鶻戰于殺胡山敗之四月昭義軍  
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稱留後五月震東都廣運樓災  
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爲北面招討使魏博節度使何弘  
敬爲東面招討使及河中節度使陳夷行河陽節度使王茂  
元討劉稹六月西內神龍寺火作望仙觀于禁中九月以兩  
孫理四免京兆府秋稅十月晉絳節度使石雄及劉從諫戰于

馬元贊立光王忱爲皇太叔權句當軍國政事甲子帝崩在  
位六年年三十三

宣宗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始封光王性嚴重寡言或  
以爲不惠武宗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贊立爲皇太  
叔三月甲子卽位于柩前四月尊母爲皇太后五月大赦以  
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大行宮火壬申葬武宗皇  
帝于端陵大中元年正月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  
于南郊大赦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階勳父老帛二  
月以早避正殿減膳理京師囚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  
出宮女五百人教五坊鷹犬停飛龍粟閏月復佛寺四月皇  
太后崩二年正月群臣上尊號大赦三月太皇太后崩七月  
續圖功臣于凌烟閣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石門  
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七關歸于有司三月詔待制官  
與刑法官諫官大對四月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卒其子直  
方自稱留後五月武寧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十月吐蕃以維  
州歸于有司崔鉉爲相與所善鄭魯楊紹復段瑋薛蒙參議  
論時人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瓊蒙帝聞  
之題於展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帝不許以爲河  
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四年正  
月大赦四月以霖雨詔京師開輔理囚蜀度支鹽鐵戶部通



負八月，盧龍軍亂，逐節度使張直方，將張允仲自稱留後。十一月，党項羌寇邠寧。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為招討党項使。五年，四月，赦党項羌。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九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紹鼎自稱留後。閏四月，禁嶺外民鬻男女。七月，以早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餼。運餉，通租發粟賑民，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浙西東道軍亂，逐觀察使李納。十一年，五月，容管軍亂，逐經畧使王球。七月，成德軍節度副大使王紹鼎卒，其弟紹懿自稱留後。十二年，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官人。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刺史劉阜。四月，嶺南軍亂，逐節度使楊發。五月，湖南亂，逐觀察使韓琮。六月，江西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七月，容州將來正反伏誅。八月，宣歙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憲，以崔鉉兼歙池觀察處置使討之。十月，康全泰伏誅。十二月，毛鶴伏誅。十三年，正月，大赦。蜀度支戶部通貢，放宮人初宰相裴休請建太子，上曰：「若立太子，則朕遂為閑人矣。」餌方士藥，渴蹶。八月，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立鄆王溫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癸巳，帝崩。在位十三年，年五十。葬貞陵。論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憲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于文宗，

我之於快人意

不能明弘志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殺之而已，是可嘆也。穆敬童昏失德，以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于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然仁而少斷，宦官積弊，制之不得其術，甘露之事，禍及忠良，飲恨而終。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成其功烈，然除去浮圖之法，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非明智不惑，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嗚呼！自是之後，而唐衰矣。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三

原本唐敬宗文宗宣宗五帝作一傳而亦五帝作一論卷本皆然不之全元更遺忘不皆論贊矣可嘆

懿宗皇帝諱漼，宣宗長子也。始封鄆王，宣宗愛懿王，滋欲立為皇太子，而鄆王長，故久不決。宣宗疾大漸，以愛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副使。元寶曆，詔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位于柩前。宗實殺王歸長，王居方，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九月，追尊母惠氏為皇太后。十月，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者，老業。十一月，以杜審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雲南蠻陷播州，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以王式為浙江東道觀察使討之。八月，仇甫伏誅。十月，安南都護李鄆克播州。閏月，朝獻于太清宮。

十一月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二年八月雲南蠻寇邕州九月寇潯州三年正月群臣上尊號大赦二月以蔡襲爲安南經略招討使三月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克涼州七月武寧軍亂逐節度使溫璋九月嶺南西道軍亂逐節度使蔡京四年正月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二月拜高駢爲安南經略招討使七月免安南戶稅丁錢二歲弛廉州珠池禁十二月昭義軍亂殺節度使沈詢五年七月貞陵隱帝六年五月高駢及雲南蠻戰于邕州敗之七月太皇太后崩七年三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懿卒兄子景崇自稱留後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皞自稱留後十月高駢克安南十一月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賜文武官階勳爵八年五月以不豫降囚罪出官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飛龍鷹鷄禁延慶端午節獻女口七月懷州民亂逐刺史劉仁規十一月疾愈適正殿賜民年七十病疾及軍戰傷者卹九年七月武寧軍節度使糧料判官龐勛反于桂州十月陷宿州陷徐州觀察使崔彥會死之十一月陷漳州刺史盧望回死之以康承訓爲徐泗兵馬都招討使十二月龐勛陷和淶二州淶州刺史高錫望死之戴可師及龐勛戰于都梁山死之十年二月殺驩州流入楊牧四月殺鎮南軍節度使嚴譔康承訓及龐勛戰于柳子敗之以嚴旱理四九月龐勛伏誅十月免

徐宿濠泗四州三歲稅役十一年正月群臣上尊號大赦雲南蠻寇成都二月劔南西川節度副使王建立及雲南蠻戰于城北死之劔南東川節度使顏慶復及雲南蠻戰于新都敗之八月殺僭稱韓宗紹魏博軍亂殺節度使何全皞其將韓君雄自稱留後十三年二月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卒其子簡會自稱留後三月平州刺史張公素逐簡會自稱留後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六月上不豫七月辛巳帝崩在位十四年年四十一葬簡陵僖宗皇帝諱儆懿宗第五子也始封普王名儼懿宗疾大漸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爲皇太子辛巳卽位于柩前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八月追尊母王氏爲皇太后十二月大赦免水旱州縣租賦罷貢鷹鷄乾符元年十一月群臣上尊號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其子簡自稱留後二年正月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四月浙西突陣將王郢反命右龍武軍大將軍宋皓討之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幽州將李茂勳逐節度使張公素自稱留後七月以韓遵正殺滅歷二年二月以旱降死罪以下三月葬恭陵以宋威爲指揮諸道招討草賊使募能捕賊三百人者官以將軍盧龍節度使李茂勳卒其子可舉自稱留後五月以旱理四免浙

東西一歲稅鎮海軍節度使裴璋反王郢戰敗之九月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鐸十一月陷郢復二州十二月陷申光盧壽通舒六州以崔安潛為諸道都統李璣為諸軍招討草賊使四年二月王仙芝陷郢州四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從三月定旬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四月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暘江西賊鄆彥璋陷江州高安制置使鍾傳陷撫州八月黃巢陷隨州九月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十月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殺之十二月安南成兵亂逐桂管觀察使李璿江州刺史劉秉仁及柳彥璋戰敗之五年正月王仙芝陷江陵外郛

道兵馬都統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以王鐸為南面都統黃巢陷廣州陷安南閏十月陷潭澄二州刺史李絳死之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闔黃巢陷江陵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及巢戰于荆門敗之十二月克江陵滑州刺史曹全政克鄆州殺崔君裕黃巢陷鄂宜欽池四州湖州賊周岳陷衡州荆南將雷滿陷朗州刺史崔翥死之石門蠻向瓊陷澧州權知州事呂自牧死之桂陽賊陳彥謙陷郴州刺史董岳死之廣明元年正月荆南監軍楊復光殺守將宋浩以常滋為節度留後淮南將張濬及黃巢戰于大雲谷敗之二月李國昌冠柝代二州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康傳圭四月張濬克饒州五月秦軍軍將劉漢宏反張濬及黃巢戰于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婁宣三州江華賊蔡結陷道州宿州賊魯景仁陷連州七月黃巢陷滁和二州以曹全最為東面副都統劉漢宏降八月昭義軍亂殺節度使李鈞九月忠武軍將周岌殺節度使薛能牙將秦宗權自稱權知蔡州事十月黃巢陷申州十一月河中郡侯王重榮逐節度使李都黃巢陷汝州東都留守劉允章叛附黃巢巢陷靈州十二月巢陷潼關上如咸陽丙戌左金吾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叛附黃巢巢陷京師上次鳳翔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叛附黃巢次興元廣德公主同平章事豆盧瑑崔沆左僕射劉鄩右僕射于琮

太子少師裴諒，御史中丞趙濬，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死于黃巢。中和元年正月，次成都。二月，以高駢為京城四面都統，鳳翔節度使鄭畋及黃巢戰于龍尾坡，敗之。邠寧將王玫陷邠州，清平鎮使陳晟執睦州刺史韋諸，白稱刺史。三月，黃巢陷邠州，執刺史趙晟，以鄭畋為京城西面都統，畋及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天雄軍經略使仇公遇盟于鳳翔，諸將與以河陽降。四月，王玫伏誅。程宗楚朔方軍節度使唐弘夫及黃巢戰于咸陽，敗之。巢遷于潮上，復入京師。弘夫宗楚死之。赦李國昌及其子克用，以討黃巢。五月，克用寇太原，振武軍節度使吳慈璋敗之。楊復光克鄧州。六月，鄧賊鍾季文陷明州，以鄭畋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京城四面都統李克用陷忻代二州。七月，神策軍將郭珙反，伏誅。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八月，感化軍將時溥逐節度使支詳，自稱留後。昭義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潯州。九月，臨海賊杜建徽陷台州。昭義軍成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永嘉賊朱褒陷温州。十月，鳳翔司馬李昌言逐節度使鄭畋，遂昌賊盧約陷處州。十二月，安南戍將閻頊逐湖南觀察使李裕，自稱留後。霍丘鎮使王緒陷壽光二州。二年正月，以王錫為諸道都統，承制討叛。二月，黃巢陷同州。三月，甲州盜匪能叛。西川部將楊行遷討之，敗績。李克用陷蔚州。六

克用有攻  
巢復京師  
之功又有  
之說此  
所以不  
能信之也

月，荆南監軍朱敏致殺節度使段彥謩，自稱留後。七月，鍾傳陷洪州。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陷孟州。九月，黃巢將朱溫以同州降，以溫為河中招討副使，嶺南西道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平虜軍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十月，嵐州刺史湯群以沙陀反，韓簡寇邠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諸將與陷孟州。十一月，荆南軍亂，牙將陳誦自稱留後，湯群伏誅。開中大，餓南城，賊危全諷陷無州。危仔倡陷信州。廬州將楊行密逐刺史耶幼復和州刺史秦彥逐宣歙觀察使竇滂。三年正月，以李克用為京城東北面都統。二月，魏博軍亂，殺節度使韓簡，其將樂彥禎自稱留後。三月，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又敗之于渭橋，復京師。淮南將張瑑陷復州，奉國軍節度使秦宗權叛。附黃巢。八月，巢寇陳州。淮南將韓師德陷岳州。十月，全椒賊歸幼陷滁州。李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銳死之。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石鏡鎮將董昌逐杭州刺史路審中。四年正月，發州將王鎮執刺史黃碣叛。二月，王鎮伏誅。蒲州將蔣瓊陷壽州。舒州賊吳迥逐刺史高浹。三月，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楊師立反。前杭州刺史路審中陷鄂州。五月，朱全忠及黃巢戰，敗之。李克用及巢戰于宛旬，敗之。以高仁厚為劔南東川節度使。

使討楊師立。福建國練副使陳巖逐觀察使鄭鑑。自稱觀察使。六月。燕京畿骸骨。七月。楊師立伏誅。黃巢伏誅。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反。十一月。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勣。白稱留後。十二月。荆南行軍司馬張瓌逐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盜殺義昌軍節度使王鐸。關中大饑。濮州刺史朱實起。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白稱留後。武昌軍將杜洪陷岳州。元。正月。荆南軍將成汭陷歸州。王緒陷江。潭二州。南康賊盧光稠陷虔州。三月上。至自成都。大赦。四月。吳迎伏誅。秦宗權陷襄州。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李勣。五月。群臣上尊號。六月。盧龍軍亂。殺節度使李可舉。其將齊金。自稱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唐

留後。光州賊王潮執王緒。八月。發右補闕常滑。樂產。擒殺洛州刺史馬爽。九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反。遣郃軍節度使朱玫討之。十一月。李克用叛。附王重榮。重榮及克用寇同州。刺史郭璋死之。十二月。朱玫及王重榮。李克用。戰于沙苑。敗績。克用犯京師。上如鳳翔。二年。正月。鎮海軍張郁陷常州。如吳元。朱玫叛。寇鳳翔。三月。遂州刺史鄭君雄陷漢州。次興元。四月。朱玫以襄王媼入于京師。五月。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逐節度使張郁。六月。淮西將黃皓殺欽化軍節度使閔頊。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忠武軍節度使鹿晏弘死之。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廖彥若死之。

盧龍軍節度使李全忠卒。其子匡威。自稱留後。九月。靜難軍將王行瑜陷興鳳二州。十月。襄王媼自立為皇帝。尊皇帝為太上元皇聖帝。朱全忠陷滑州。執義成軍節度使安師儒。杭州刺史董昌攻越州。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奔台州。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卒。其子仲方。自稱留後。神策先鋒使滿存克。興鳳二州。感義軍節度使楊晟陷文州。武寧軍將張雄陷蘇州。十一月。秦宗權陷鄭州。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執劉漢宏降。董昌。自稱浙東觀察使。朱玫伏誅。媼伏誅。秦宗權陷孟州。天平軍將朱瑾逐秦寧軍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相陰賊鄭進思陷岳州。杜洪陷鄂州。自稱武昌軍節度留後。三年。三月。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唐

同平章事。蕭選。裴澈。兵部侍郎鄭昌圖。有罪。伏誅。如鳳翔。鎮海軍將劉浩逐節度使尉實。度支權勸使薛朗。自稱知府事。四月。六合鎮遏使徐約陷蘇州。淮南兵馬使畢師鐸陷揚州。執節度使高駢。五月。宣徽觀察使秦彥入揚州。秦宗權陷鄭州。六月。河陽將李罕之入孟州。張全義入東都。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反。犯大安門。不克。奔隴州。以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護國軍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其兄重盈。自稱留後。亳州將謝殷逐刺史宋炎。七月。降死罪以下。錄功臣後。減常膳三之一。賜民九十以上粟帛。七月。李昌符伏誅。八月。謝殷伏誅。朱全忠陷亳州。陷曹州。刺史丘弘禮死之。九月。秦彥殺高

驛十月朱全忠陷漢州錢鏐陷常州殺周寶十一月廬州刺史楊行密陷揚州十二月淮西將趙德諲陷江陵荆南節度使張瓌死之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上蔡賊馮敬章陷蘄州文德元年正月薛朗伏誅錢鏐陷潤州二月上不豫至自鳳翔謁于太廟大赦博州軍亂殺節度使樂彥棣其將羅弘信自稱權知留後三月疾大漸立壽王爲皇太子知軍國事癸卯帝崩在位十六年二十七日帝善騎射劔槊法算音律前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圖雜舉世常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葬靖陵論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夫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朝廷

史

卷之七十一

三

之本也卽位人君之本也本既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怨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皇帝諱晔懿宗第七子也始封壽王僖宗遇亂再出奔壽王程兵侍左右僖宗疾大漸群臣以吉王長欲立之觀軍客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立爲皇太子改名敏乙巳卽位于柩前四月孫儒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追尊母王氏爲皇太后張全義陷孟州成汭陷江陵自稱留後五月趙德諲以襄州降六月閬州防禦使王建陷漢州遂寇成都十月陳敬瑄反十一月秦宗權陷許州奉國軍將申徽執秦宗權伏誅

十二月以韋昭度爲招討使及王建討陳敬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龍紀元年正月宣武軍將郭璠殺奉國軍留後申徽自稱留後三月錢鏐陷蘇州六月昭義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楊行密陷宣州宣歙觀察使趙錡死之廬州刺史蔡儔叛附孫儒八月孟遷叛附李克用十月平盧軍節度使王敬武卒其子師範自稱留後陷棣州刺史張嬭死之宣歙觀察使楊行密陷常州刺史杜陵死之錢鏐陷潤州十一月朝獻于太清宮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十二月孫儒陷常潤二州眉州刺史山行章叛附王建大順元年正月群臣上尊號大赦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

史

卷之七十一

三

皮嵩叛附王建二月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戢叛附于建三月昭義軍節度使李克修卒其弟克恭自稱留後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嘉州刺史朱實叛附王建戎州將文武堅執刺史謝承恩叛附于建五月以張濬爲河東都招討宣慰使朱全忠爲招討使討李克用昭義軍將安居受殺節度使李克恭叛附朱全忠劔南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其弟彥暉自稱留後六月雅州將謝從本殺刺史張承簡叛附王建河東將安知建以邢洛磁三州叛附全忠七月楊行密陷潤州李克用執昭義軍節度使孫揆八月錢鏐殺蘇州刺史杜蘅休楊行密陷蘇州孫儒陷潤州九月李克用陷潞州

楊行密陷潤常二州。閏月，孫儒陷常州。邗州將任可知殺刺史毛湘。十月，蜀州刺史李行周叛，附王建。李克用陷那洛碁三州。十一月，李匡威陷蔚州。張滂及李克用戰于陰地，敗績。孫儒陷蘇州。十二月，李克用陷晉州。二年正月，甘露鎮使陳可言陷常州。錢鏐陷蘇州。二月，敕陳敬瑄、詔王建罷兵，不受命。四月，賜兩軍金帛，贖所略男女還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者，長吏存卹。王建寇成都。五月，孫儒陷和淦二州。六月，楊行密陷和淦二州。七月，李克用陷雲州。孫儒焚揚州以逃。八月，王建陷成都，執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稱留後。十月，朱全忠陷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銖殺刺史郭詞。

敬瑄及劍南西川監軍田令孜王鎔殺李匡威。朱全忠陷徐州。武寧軍節度使時溥死。五月，王潮陷福州。范曄死。潮自稱留後。七月，楊行密陷廬州。蔡倚死。八月，以覃王嗣周爲京西面招討使，討李茂貞。昇州刺史張雄卒，其將馮弘鐔自稱刺史。楊行密陷歙州。九月，覃王嗣周及李茂貞戰于興平，敗績。茂貞犯京師，殺觀軍容使西門重遂，內樞密使李周謹，以討昇州刺史馮弘鐔叛。附楊行密。十月，殺司徒杜讓能。戶部侍郎杜弘徽、楊行密陷舒州。十二月，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處訥自稱留後。建州刺史徐歸範、汀州刺史鍾全慕叛，附王潮。乾寧元年正月，李茂貞以兵來朝。二月，彰義軍節度使張鈞卒，其兄鐔自後。留後三月，李克用入邢州，執李存孝殺之。五月，王建陷彭州。威戎軍節度使楊晟死。孫儒將劉建峰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建峰自稱留後。武闕指揮使蔣勛陷邵州。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鐔及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七月，李茂貞陷閬州。九月，李克用陷潞州。昭義軍節度使康君立死。十一月，陷武州。十二月，陷新州。陷幽州。楊行密陷黃州。二年正月，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稱留後。三月，楊行密陷溱陽二州。五月，靜難軍節度使王行瑜、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及李茂貞犯京師，殺太保致仕韋昭度。太子少師李璣、李

史紀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七

克用陷絳州刺史王瑤死之七月克用以兵屯河中匡國軍節度使王行約奔京師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駱全瓘刻景宣指揮使王行實李繼鵬反上如莎城薛王知柔權知中書事李克用陷同州次石門八月以克用爲鄆寧四面招討使李繼鵬伏誅赦李茂貞至石門十月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卒其子部自稱留後十一月李克用及王行瑜戰于龍泉敗之同州刺史陳儒卒其弟岌自稱刺史王行瑜伏誅齊州刺史宋瑒叛附朱全忠王建陷利州刺史李繼顯死之十二月敕京師閬州防禦使李繼雅遷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叛附王建通州刺史李彥昭叛附于建安州防禦使宣展

史紀

卷之一百七十一

七

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王建陷瀘州刺史馬敬儒死之立德王裕爲皇太子大赦饗于行廟王建陷渝州五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璋死之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覃王嗣周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祚詔王彭王韓王陳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丹王允九月錢鏐陷湖州以張勣爲鳳翔西北招討使討李茂貞十月遂州刺史侯紹叛附王建合州刺史王仁威叛附于建建陷梓州劍南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死之錢鏐陷台州十二月成武軍節度使王潮卒其弟審知自稱留後光化元年二月敕李茂貞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子守文陷滄州四月立淑妃何氏爲皇后五月朱全忠陷洛州刺史邢善益死之陷邢州陷磁州刺史袁奉勣死之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旻死之七月朱全忠陷唐州陷隨州八月陷鄆州上至自華州大赦九月錢鏐陷蘇州十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其子紹威自稱留後朱全忠陷安州刺史武瑒死之十一月衡州刺史陳岌叛附楊行密十二月李罕之陷鄆州自稱留後李克用陷澤州二年正月李罕之陷沁州劉仁恭陷貝州二月朱全忠陷蔡州三月陷澤州六月係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其將李璠叛附全忠七月海州戍將陳漢賓以



州叛附楊行密馬殷陷道州刺史蔡結死之八月李克用陷  
澤潞懷三州十一月馬殷陷郴州連二州刺史陳彥謙魯景仁  
死之保義軍將朱簡殺節度使李璠叛附朱全忠三年四月  
皇后及皇太子享于太廟六月司空王搏罷殺之八月李克  
用陷洛州九月朱全忠陷洛州錢鏐陷婺州衢州刺史陳岌  
叛附錢鏐朱全忠陷瀘州陷景州莫州陷郴州刺史楊約死  
之陷定州十一月左右神策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內樞密  
使王彥範薛齊偓作亂皇帝居于少陽院季述以皇太子裕  
爲皇帝十二月季述殺睦王倚馬殷陷桂宜嚴柳象五州睦  
州刺史陳晟卒其弟詢自稱刺史天復元年正月左神策軍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唐

將孫德昭盡彥弼周承壽以兵討亂皇帝復位劉季述薛齊  
偓伏誅降封皇太子裕爲德王朱全忠陷絳晉二州二月陷  
河中封全忠爲梁王三月駱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全忠四  
月全忠陷沁澤二州儀州刺史張鄂叛附全忠享于太廟大  
赦免光化以來畿內逆裔五月李茂貞來朝六月李克用陷  
關慈二州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陷同州上如鳳翔朱  
全忠陷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叛附全忠李茂貞及全忠  
戰于武功敗績全忠犯鳳翔陷邠州靜難軍節度使李繼徽  
叛附全忠十二月鍾傳陷吉州清海軍節度使徐彥若卒行  
軍司馬劉隱自稱留後武貞軍節度使雷滿卒其子彥威自

稱留後二年正月以給事中嚴遵爲汴岐和協使二月查發  
簡陵王建陷利州三月朱全忠陷汾慈隰三州李克用陷汾  
慈隰三州四月温州刺史朱褒卒其兄敕自稱刺史楊行密  
陷昇州五月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六月全忠陷  
鳳成隴三州八月王建陷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萬弘叛  
附于建九月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槐林敗績武定軍節度  
使拓拔思恭叛附王建十月以楊行密爲東面諸道都統及  
湖南節度使馬殷討朱全忠王建陷興州十一月保大軍節  
度使李茂勳以兵援鳳翔十二月温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敕  
朱全忠陷鄜州李茂勳叛附全忠盧光稠陷韶州岳州刺史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一

宋

鄧進思卒其弟進忠自稱刺史三年正月平盧軍節度使王  
師範取兗州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韓全誨張彥弘內樞  
密使袁易簡周敬容以翰林學士姚洎爲汴岐和協使幸朱  
全忠軍至自鳳翔哭于太廟大赦崔胤及朱全忠殺中官七  
百餘人胤判六軍十二衛事丁章伏誅二月朱全忠殺同平  
章事孫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朱全忠爲太尉中書令嗣之三月朱全忠陷青州楊行密陷  
密州刺史劉康又死之四月朱全忠判元帥府事五月武貞  
軍節度使雷彥威弟莊恭陷江陵六月朱全忠陷登州楊行  
密殺奉國軍節度使朱延壽朱全忠陷棣州刺史邵播死之

陷密州平盧軍節度使王師範叛附全忠十月忠義軍將趙匡明陷江陵自稱留後王建陷忠義施夔四州平盧將軍劉潯以兗州叛附朱全忠十二月楊行密陷宣州寧國軍節度使田頌死之朱全忠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洎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殺太子少傅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全忠遷唐都于洛陽二月次陝州朱全忠來朝三月全忠兼荆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閏四月次穀水朱全忠來朝至自西都享于太廟大赦改元六月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會李克用王建兵討朱全忠七月全忠屯于河中壬寅全忠以左右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兵犯官門是夕皇帝崩在位十六年三十八葬和陵昭宗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發鵲張蟠結而宦者楊復基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天子為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初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而唐亡矣

哀宗祝昭宗第九子也始封輝王朱全忠弑昭宗矯詔立為皇太子監軍國事天祐元年八月丙午即位于柩前衢州刺史陳璋睦州刺史陳詢叛附楊行密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十月朱全忠來朝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全忠陷光州度州刺史盧光稠卒牙將李國自稱知州事二年正月盧約陷

溫州楊行密殺平盧軍節度使安仁義盜焚乾陵下宮二月楊行密陷鄂州武昌軍節度使杜洪死之朱全忠殺德王祐棣王昶度王昶遂王祐景王祐祁王祐璣王祐五月王建陷金州戎昭軍節度使馮行襲奔均州六月行襲克金州楊行密陷婺州朱全忠殺同平章事裴樞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左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司空致仕裴贊檢校司空兼太子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七月岳州刺史鄧進忠叛附于馬殷九月朱全忠陷冀州陷江陵十一月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卒以其子渥為淮南節度副大使以朱全忠為相國總百揆封魏王十二月以全忠為天下兵馬元帥殺蔣玄暉及豐德庫使應瑒尚食使朱建武朱全忠弑皇太后殺司空柳璨太常卿張廷範三年正月淮南將王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錢鏐二月楊渥陷岳州王建陷歸州四月鎮南軍節度使鍾傳卒其子匡時自稱留後六月錢鏐陷衛睦二州七月楊渥陷饒州八月朱全忠陷相州九月楊渥陷洪州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執刺史劉彥暉十月楊崇本會恩州澤州延泰隴兵討朱全忠戰于美原敗十一月忠國軍節度使高彥卒其子澄自稱留後閏十二月李克用陷潞州昭義軍節度使丁會叛附克用四年三月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自稱盧龍軍節度使四月錢鏐陷溫州帝

漢書禮志  
唐書禮志  
明宗之謚  
但五字稱  
謂之曰昭  
可昭宣

遷于位。徙于曹州。號濟陰王。梁開平二年二月。遇弒。在位四  
年。年十七。謚曰哀帝。後唐明宗追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葬溫  
陵。唐凡三百有六年。論曰。自古亡國。未必皆昏暴之君也。其  
禍亂之來。有漸。及其大勢已去。雖智勇者。亦不能為矣。可謂  
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為人明雋。有志于興復。而外患已成。  
內無賢佐。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  
之亡。更五代。天下分裂。大壞極亂。五十餘年。而後止。其漸積  
豈一朝一夕哉。

唐書世紀。皆存之以其論之正也。史者天下後世之  
公物。亦歸於正而已矣。又曰。天地之間。其猶鎔冶乎。合粹  
粹而後歸。亦待大匠而已。

史記卷一百七十二

史記卷一百七十二

唐書三

志

禮樂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  
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  
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  
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  
鄉。食饗合聚。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疇。吉凶哀樂。  
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孝慈友悌。忠信仁  
義。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  
非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  
之。不知所以遷善達罪。化民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  
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官車服器。  
一切用秦。其間雖欲治之。主恩有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  
之上。而牽于時俗。稍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  
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  
代禮樂。具其名物。藏于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  
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  
來。史官所記事。功名數。降登揖讓。拜饗伏興之節。皆有司之



事爾所謂禮之本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攝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徒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養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二

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元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國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大常卿常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議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有司臨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常衮爲禮儀使，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

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涯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階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祕書郎修撰常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聞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絕於秦漢。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諸儒方其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識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爲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紛然莫知所止。禮曰：以禮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者也。又曰：光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貞觀

此說  
以人廢古

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謂圓丘祭昊天上帝在壇上而靈威仰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靈威仰可知而祠令及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曰六天出於緯書南郊圓丘一也玄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新穀皆移論也由是盡黜玄說而南郊新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乾封元年詔新穀復祀感帝二年又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別矣其配神之至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祀感帝於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无忌等與禮官議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以祖宗合為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春秋傳曰神郊祖宗報五君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於是以前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並配武后時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議今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配五祀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開元十一年親享圓丘中書令張說衛尉少卿韋嗣立為禮儀使乃以高祖配而繼三祖並配至二十年肅清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平言禮者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郊配天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諫議大夫黎幹言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不報遂罷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早言事者以爲高祖不得配之過代宗詔羣臣議太常博士獨孤及曰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郊禘禹禘夏湯也而殷人郊其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禘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禘嘗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中其私意以增多爲盛禮而不知頌教之爲黜也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方位既別其燔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七

之文武后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唐宗即位將有事于南郊諫議大夫賈魯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殷夏后氏禘黃帝而郊殷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禮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晉合祭矣國子祭酒褚先生司業郭山偉等皆以魯言爲然時唐宗將祭地於北郊故魯之議廢玄宗既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龜道家之說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宗皇帝降丹鳳門乃是元廟二月辛卯親享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後遂以爲

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爲禮者可不慎哉夫男女之不相襲於內外也况郊廟乎中宗時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爲不可左僕射常巨源以欽明說爲是於是以后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齊姬以執籩豆焉德宗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後世存其名而失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莫知所從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在布政交神於尊嚴之居而已制作何必盡與古同其爲之者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五行八風之類以爲倣像然亦不克成隋無明堂季秋大享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七

常寓若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圓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議從崑崙道土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以爲非侍中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爲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祕書監顏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各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劍禮高禘九門磬禮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笑足以取信哉且門有皋庫豈得施於郊野謂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八

宜近在宮中，徵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高宗依兩議，以帝暮爲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鸞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武后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其後火焚之，旣而復立，開元五年，復以爲乾元殿。初，武后以木爲瓦，夾紵漆之，玄宗遣將作大匠康普素毀之，普素以爲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瓦，无而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國丘，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爲七廟者，多自漢魏以來制位之君，多特起其上世後，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八座，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制曰：「可。」於是相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太宗崩，弘農府君以世遠毀，藏夾室，遂祔太宗及高宗廟。宣皇帝遷于夾室，而祔高宗，皆爲六室。武氏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中宗神龍元年，復西京太廟，又立大尚于東都，議立始祖爲七廟，議者欲以京武昭王爲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九

祖太常博士張齊賢曰：古之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於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光皇帝以上，皆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爲太祖，復祔宣皇帝爲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博士劉承慶尹知章曰：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毀。今以太祖近而廟數不備，乃欲於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有乖迭毀之義，不可。天子下其議，禮部尚書視欽明，兩用其言，於是以太宗爲始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爲義宗，附于廟爲七室。西京太廟，尊然中宗廟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塋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有司以時享其京廟神主，歲于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爲七室。唐宗廟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中宗皇帝無後，宜別廟，祔唐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

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遷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實應二年祧獻祖懿祖祔玄宗肅宗自是之後常為九室矣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遂元皇帝而祔代宗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唐為昭穆矣順宗崩遷中宗而祔順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唐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諱章穎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初玄宗復祔獻祖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率意言之爾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焉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奉神至于太極殿天子素服避正殿輟朝三日時將行幸東都遂謁神至于太極殿而後行安祿山之亂宗廟為賊所焚唐

宗復京師設次光順門外緇廟而哭輟朝三日黃巢陷京師焚毀宗廟僖宗出奔神主法物從行皆為賊所掠巢敗復京師素服哭于廟而後入初唐建東西二都而東都無廟武后僭號稱周立周七廟于東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廟為享德廟神龍元年中宗復位遷武氏廟至于西京為崇尊廟而以東都武氏故廟為唐太廟祔光皇帝以下七室而親享焉由是東西二都皆有廟歲時並享安祿山陷兩京宗廟皆焚毀肅宗即位西都建廟作主而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亡失至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寓于太微宮不復祔享自建中至於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東西二京宜皆有廟東都



易書宜以新謚寶冊告于陵廟可也。宰相以士族之禮，易書乃就舊主易書新謚焉。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諸其尊卑。此祫禘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自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有司疑其年數，大學博士史玄慶等以為新喪里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卷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當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祫，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慶等言有經據，遂從之。唐宗廟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一祫一禘，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調。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于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則不同焉。禮祫太祖位于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雖毀廟之主，皆出而序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登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上世微，故創廟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

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與以景皇帝為太祖，而世近在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肅宗而遷獻祖，遷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東向，禮儀使于休烈議，獻祖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祫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太常博士陳京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無與主不字之文。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虞舜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祫祫則祭，詔百官贊議，禮儀使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近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祫，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附德明廟，然皆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契，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竟屈昭穆，以中尊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穆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議者舉以為然，於是遷獻懿主於於廟，如其廟。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言，商周以高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

史 155-291

向不引上  
者請其祖  
之所自出  
之祖

京兆少尹常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時諸儒以左傳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祫至樞東向，太祖暫還舊位，同官引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通祀而言，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言有遷至引闕官，則承闕可也。因虞王則承闕可也。緣遠祧則祭官可也。以太祖實近，則虛位可也。然承闕與祫，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終二祖，遷于德明，與聖廟為順，或以二祖別廟，非合食則德明與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矣。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曰：一謂獻終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祫祫祭，殺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太

乎？若二祖不遷，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崇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于椁，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厥首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于經。唐宗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終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神靈眷顧不受享於下。四謂宜奉主祠與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終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獻終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違者，祭蓋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為鬼，漸而違者，祭蓋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

禮記集說

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祭官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書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終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帝暫從昭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違又常祭案合祭案，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景又上諸給義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官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一日復太祖之正位，一日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日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祖之位為足。然太祖復正位，而獻終之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遷於別寢，曰附與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太

聖廟，臣謂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諸寢則亂宗廟之制，唯附與聖廟為足。帝依違未決。十九年，將禘祫，京復奏請祭太廟，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終主，附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附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附后稷廟不敢以私尊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葬於祖廟，獻終主宜附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終附廟，得其所，是時獻終五十七卦，言附與聖廟者，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定，羣臣

言二祖本由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功主權之議授引詩禮確據明白帝於是定遷二祖于典聖廟增廣二室室成而封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歲二十一年乃決諸儒無後言者若人臣廟服牲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品有始封爲五廟三品四品三廟五品二廟嫡上一廟庶人祭於寢祭寢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若祭春分則廢元日然元正歲之始冬至陽之復二節最重祭不欲數乃廢春分週爲四祠凡祭之在廟在寢既畢皆親賓子孫慰主人若宗子有故庶子攝祭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卑則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爲其介子某薦其常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大

庶子官尊而立廟則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喪及無後皆附食于祖伯叔之無後者附曾祖兄弟及從父兄弟附于祖子姪附于祖云其非常祀天子有時而行之者曰封禪祀學耕籍拜陵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後心乎蓋曠世不常行而於禮無所本故自漢以來儒生學官議論不同至於不能決則若君幸意而行之隋文帝嘗令牛弘等撰定儀注爲禮泰山下設祭如南郊未嘗升山也唐太宗已平突厥而年廢尊華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君壇述以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

以廟稱同也

太宗不許封禪四庫全書卷一百七十二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元

泰山爲壇如同丘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爲簡刻而金文玉璽以載上帝之册金匱以藏配帝之册綴以金繩金泥玉璽璽文如受命璽石璽以方石再累客主璽璽旁施檢綴以金繩封以石泥石距石祓闕皆再累又爲壇於山上號登封壇玉璽玉檢石祓石距玉璽石檢皆如之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璽金繩而九尊袍袍席宜改從文於是吳天上帝祠以蒼地祇祿以黃配爵行以紫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於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之禮壇封玉冊置石祓聚五色土封之已事升山明日又

封王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  
力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  
越國太妃蘇氏為終獻。率六官以登，其帷帟皆錦綺，華臣瞻  
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觀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禮，乃詔  
立登封降禪朝觀之碑，各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  
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其後，將封嵩嶽，以吐蕃哭厥  
寇邊而止。永淳元年，作奉天宮于嵩山南，遂幸焉。將以明年  
十一月封禪，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等草  
其儀，已而遇疾，不克封。至武后遂登封焉。玄宗開元十二  
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千

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  
卿韋縠、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刑定儀注，皆如  
高宗之制。玄宗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諠譁，欲使亞獻  
以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吳天上  
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羣臣配臣於下，可謂  
變通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  
山，而五方帝及諸神皆祭山下壇。玄宗問前世玉牒，何為祕  
之？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所長年，帝神仙，皆尚微  
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所祕，出玉牒以示百寮。  
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諸神於山下，其祀

禮皆如開丘，而卜日告天，及廟社大薦所經，同百年朝覲，皆  
如建狩之禮。登山為大次於中道，止休三刻而後升，其禪于  
社首，皆如方丘之禮。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籍田，給事中孔  
穎達曰：「禮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今帝社乃東壇，未合于  
古。太宗曰：「吾稱平扶東作，而青輅儲相，順春氣也。田宜于東  
郊，乃耕于東郊，垂拱中，名籍田壇曰先農壇，禮部尚書祝欽  
明曰：「周頌載芣，春籍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為籍田，私祿田為  
社。曰王社，今日先農，失王社之義。宜名為帝社，太常少卿韋  
叔夏博士張齊賢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  
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於官社之後，以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壬

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  
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  
今，魏以官社為帝社，故摯虞謂魏氏立太社是也。晉或廢或  
置，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  
王社在籍田，按舊宏漢儀，春始耕于籍田，引詩先農，則神農  
也。又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魏泰靜謐風伯雨  
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  
祀先農，周所傳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于帝社，配以后稷。  
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於籍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稷  
先農帝社並祠，叶於周歲之義。欽明曰：「籍田之祭，本王社

古之祀先農句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祀以爲稷共工之子曰后土祀以爲社黃帝以降不以神農列常祀豈社稷而祭神農乎彼秦靜何人乃知社稷先農爲二而猶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龍異名而分祭漢祀祀禹謨也今欲正王社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籍田也永徽中脩曰籍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句龍氏配於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注

元十九年停帝稷祀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句龍遂躬耕耒耨止肅宗乾元二年詔去耒耨雖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鞍而入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紱躬九推焉貞觀十三年謁獻陵帝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西向再拜憫天俯伏殆不能興禮畢改服入寢宮執饌以薦闕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之制春秋仲月以使其尚薄衣冠巡陵天授之後乃有起居遂爲故事夫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注

有寢便殿故曰祭諸寢月祭諸便殿元帝時黃禹以禮節煩敬請罷郡國廟丞相常玄成等因議外寢園母復修復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祖廟則曰祭時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壝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諸停如禮帝不從下詔曰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耶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輔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之費可減朕常膳爲之開元十七年玄宗謁橋陵至瑯垣西闕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武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乃還二十三年詔獻昭乾定橋五陵朔望

後世之禮  
當時以  
意爲之可

上食。歲冬至寒食各設祭橋陵。日進半羊食。天寶二年。始以九月朔。薦寒衣於諸陵。五月五日。薦衣扇。大曆十四年。禮儀使顏真卿奏。今元陵。尚朔望節祭。日薦如故事。秦陵。惟朔望歲冬至寒食伏臘社祭。而罷日食。制曰。可。故事。朔陵。公卿發天子視事不廢。貞元十六年。拜陵官祭。會重。晉卒。廢朝。是後公卿發因之不視事。元和元年。禮儀使杜黃裳請如故事。豐陵日祭。崇陵。惟祭朔望節日伏臘二年。宰相言。禮有者定。後世猶一時之慕。過於煩數。故陵廟有薦新而飾有遣使請茂太廟以時享。朔望上食。諸陵以朔望奠親陵以朝脯奠其餘卒及忌日告陵皆停。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高

史補 卷之一百七十二

五

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封孔子之後為褒聖侯。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太宗親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毛萇戴聖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配享。而尼父廟學官自祭之。祝曰。博士某。昭告于先聖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願學官釋奠于其先師。鄭氏

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秦漢釋奠無文。魏以太常行幸。晉宋以學官主祭。且國學樂以軒輅導。須於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以祭酒司業博士為三獻。辭解皇帝。謹遣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三獻。縣學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獻。會皇太子釋奠。自為初獻。以祭酒張後胤也。獻。攝詩書禮樂終獻。永徽中。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顯慶二年。太尉長孫元忌等言。禮釋奠于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氏注。若周公孔子也。貞觀以夫子為

史補 卷之一百七十二

五

先聖。東儒為先師。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詔以周公配武王。孔子為先聖。玄宗開元七年。司業李元瓘奏。先聖廟以先師顏子配。則象當生。今乃立侍。餘弟子不讓享。而范萇等從祀。乃詔顏子為坐象。弟子悉豫祀。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二十七年。詔夫子可謚曰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廂下。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向。以顏回配。賜諸弟子爵公侯伯。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宮縣。舞六佾矣。州縣之牲。以少牢而無樂。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下。以三公攝事。若會

大祀則用中丁。永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奏釋奠。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自復三京，惟正會之樂用官縣，郊廟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官縣於論堂，而雜以教坊工伎。貞元九年，貢舉人謁先師於學。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戌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命將，引辭于廟。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乾元元年，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漢祖廟旁無侍臣，而太公乃以張良配。子房佐漢祖定天下，時不與太公接。古配食廟庭，皆其佐命。太公人臣也，詎無配享。請以張良配漢祖。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

廟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為十哲象坐侍。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於左，張良田橫直孫武吳起樂毅列於右。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武成廟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范蠡至郭子儀，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貞元二年，別節尚書閣，播奏太公古稱大賢，其配乃稱亞聖。義有永安，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留侯不稱亞聖。諸將亦不復祭。四年，兵部侍郎李紆言，開元中，太公廟以張良配，以太常卿少卿三獻，祝

文曰：皇帝遣某，至上元元年，贈太公以王爵，祭典同文宣。有司遂以太尉獻祝版，親署，敢昭告。夫太公，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今至尊屈禮於臣佐，神何敢歆。且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官縣，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韜，勲業著一代，清祝辭不進署，改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祭，獻官用太常卿以下，下百官議，請如紆言。左司郎中嚴浚等曰：按紆按典訓，尊卑之節當矣。抑猶有未盡。夫大名徽號，不容虛美。太公兵權奇計之人，耳當殷之失德，諸侯歸周，遂為佐命。按祀典，法施於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詩書定禮樂，使君若臣，臣父子皆宗之，可謂法施於人矣。貞觀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

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禮儀立廟。開元漸著，上戊釋奠，其禮不薄矣。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王爵，號擬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為太公廟，莫享之制。如紆請，刑部員外郎陸淳等曰：武成王，殷之臣子也，紂暴虐，周傾之，夫尊師者，重其道，使天下之人，人是廟，猶其人，恩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桀文不贊伊尹，殆謂此也。武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禮臣請罷上元追封立廟，復稱漢祠，有司以時事，斯得矣。左顧軍大將軍令狐建等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興忠烈。今特貶損，非勸也。先朝追封立祠，以為武教主，文武並崇，典禮已久。



今中興書  
山在常州

是南朝宗  
貴小人也  
足與諸國

卷之一百七十二

改之非也。詔以將軍為獻官，餘用紆奏。自是以土將軍、大將軍、將軍為三獻。五岳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岳岱山於兗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岳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於越州，中岳嵩高於河南，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北岳常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於營州，東海於萊州，淮於唐州，南海於廣州，江於益州，西海及河於同州，北海及海於河南。貞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將伐鼓，德宗不許。太常卿董晉言：伐鼓所以責陰而助陽也。請聽有司依經伐鼓，不報。其禮遂廢。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國。卽一篇由是天子凶禮廢焉。

元

今日古書  
服之禮  
凶禮之類

卷之一百七十一

服。魏上元元年，武后請父在服母三年。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春言：禮父在爲母葬，而服三年，非也。請如舊章。詔議久不決。二十年中，書令蕭嵩等改修五禮，于是父在爲母齊衰三年。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察御史以禮有親麻已上喪，不得祭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唯禮諸侯絕期，大夫絕期者，所以殺勞親，不得廢大宗之祭事。則總不祭者，謂同官未葬，欲人吉凶不相照也。親者以降受而從權，總已上喪服，假滿卽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今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同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官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可。

元

子有形而必散。聲藏于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有存者。雖去聖人于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其憂世之慮深。而多為之法。可謂至矣。三代既亡。禮樂散失。自漢以來。歷代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法數。至其用于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各因其功業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晉遷江南。中國設于春秋。至隋滅陳。始得其樂。聲欲因而有作。而時君禍迫。不足以堪其事。是時鄭譯牛弘之徒。皆各知樂。相與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為七音。音為一調。凡十二律。為八十四調。其說甚詳。而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鐘一宮。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而已。已記曰。功成作樂。王若未作樂之時。必因其舊而用之。唐興。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黃瓊等。定樂。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鼓而不擊。謂之啞鐘。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復為正。復。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鐘。終南呂。迭為綱紀。黃鐘之律。管長九寸。王于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

史明之  
自唐少

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羽。七變宮。其聲雖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商。調皆有下聲。一宮也。十二角。調皆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皆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皆有下聲。四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連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飾以鐘鼓。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必備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始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青符亡也。有伴倡。曲調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而悲泣。今玉樹伴倡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然。尚書右丞魏徵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鐘鼓云。平義。樂在人和。不在音也。十一年。張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前矣。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舊皆方。積十而登。以至于斛。與古玉尺。玉斗同。藏于太常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奇玩。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常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

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更制諸鐘磬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剋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其後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除鍾磬輕重高卑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圖上口項之量及徑衡之圖乃命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宰相張濬為修奉樂縣使求知聲者得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擊拊之音遂諸唐氏作樂之制甚簡高祖太宗即用隋樂與孝孫文收所定而已其後世所更者樂章舞曲至于昭宗始得盈孫焉故其議論罕所發明若其樂歌廟舞用于當世者可以考也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被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乃製舞圖左圖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鸛鳴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乃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之後令魏徵褚亮庾世南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初

成觀者皆踴躍諸將上壽羣臣稱萬歲贊在庭者請相率以舞太常卿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陛下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克願盡圖其狀以識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禍亂今製樂陳其梗槩而已若備寫禽養將相中有營事之者觀之有所不忌故不為也自是元旦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間里同漢帝帝欲其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襖漆髻履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享宴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武舞用神功破陣樂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八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初朝會常奏破陣舞高宗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蕭萬石曰破陣樂舞所以宣揚祖宗盛烈以示後世自陛下即位寢而不作久矣禮天子親提干戚以舞先祖之樂今破陣樂久廢群下無所稱述非所以發孝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嘆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稱萬歲然遇樂奏二樂天子必避位坐者皆與太常博士裴守真以謂奏二舞時天子不宜起立從之後景雲

見河水清。張文收為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披五采甲。持槳而舞。歌者和之。曰八紘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命樂工製造。謂玄宗為平王。有散樂一部。定帝后之難。頗有預謀者。及即位。命寧王主藩邸樂。以元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有諧謔而賜朱紫者。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極諫。初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中宗常泛舟以厭其祥。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躡履。備用雅樂。唯無磬。又作聖壽樂。以女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書

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甲冑。又作光聖樂。舞者烏冠畫衣。以歌王述所興。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平樂。周隋遺音也。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是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帝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

其後各得  
人曲  
解味失音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書

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急。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方喜神仙之事。詔近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含元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紫清上聖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常綰製景雲等曲。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誤。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子弟。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子弟。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首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常稱羯鼓入音之領。哀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聲焦殺。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大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後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唐之盛時。樂人至數萬。玄宗又嘗以馬百疋。盛飾分左右。施三重。舞額蓋數十曲。壯士乘榻馬不動。第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于勤政樓下。後賜宴設醕。亦會勤政樓。其日未明。金吾引駕騎北衙四軍陳仗。御旗幟被金甲。短後纓袍。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口夸之技。內閣殿使引戲馬。五坊使引象。用人易拜舞。宮人數百。衣錦繡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

陳樂歲以爲常。千休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君臣共爲樂。當時凡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園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者。爲悲涼感動。盡其事適足爲戒。不足法也。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爲節。而德宗不立節。群臣稱觴上壽而已。代宗錄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大曆元年。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度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二

美

乃作繼天誕聖樂。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爲伶舞。雅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克賓羽衣舞曲。雲韶樂登歌四人分立堂上。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以導舞者三百人。階下設錦筵。遇內燕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洗吟忘味。不圖爲樂至于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爲仙韶曲。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宣宗每宴群臣。備百戲。帝製新曲。設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縫連袂而歌。其樂有

檐皇歌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走俯仰。中于規矩。又有意頌西曲。士女踴歌爲隊。其詞言意。頌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咸通間。諸王多習音樂。倡優雜戲。天子幸其院。則迎駕奏樂。是時。諸王稍復舞破陣樂。然舞者衣畫甲。執旗旛。纔十人而已。蓋唐之盛時。樂曲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亡缺。唐東宮有高麗北狄有鮮卑。南蠻有扶南。西戎有高昌等。凡十四國之樂。而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入中國。唐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鉞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于背。儻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請

卷之一百七十二

老

制。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言。欲飲夸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皇乃作南詔奉聖樂。驃國王雅差遣弟舒雅陀獻其國樂。至成都。諸王復請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

儀衛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人若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障。最樂。宮道路有兩。鑼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極重也。儀衛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大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車服

顯慶元年長孫光世等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被  
衾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  
若降黼新授冬至報人服裘可也李夏迎氣龍見而告如之  
何可服故歷代唯服大裘漢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制祀天地  
之服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衾  
冕罷人裘又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  
三旒衣無章是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亞獻皆服衾狐卿服  
毳鷲是天子同于大夫君少臣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爲  
節以法大鳥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是貴  
賤無分也若降王一等則王服玄冕羣臣服爵弁旣屈天子

猶以代乘車命婦朝謁則以馳駕車數禁而不止武后時惟  
目益盛中宗後乃無復羈離矣官人從駕皆胡冒乘馬海內  
倣之至露髻馳勢而帷冒亦廢有衣男子衣而肆如奚契丹  
之服開元中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人以爲服妖之應

史緯卷一百七十三

唐書四

志

曆

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畧見於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為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命。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三

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及其久而不能無差。或勞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審。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曰麟德甲子元曆。曰開元大衍曆。曰寶應五紀曆。曰建中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玄曆。而止矣。高祖受禪。將治新曆。東都道士傅仁均。善推

宋堯章合

二年起至  
三年正月  
通不計年  
本歲矣

辨得是

步之學。太史令庾儉。丞傅奕薦之。詔仁均與儉等參議。合受

命。歲名為戊寅元曆。列其大要。所可考驗者有七。曰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漢太初。一也。冬至五十餘年。輒差一度。日短星昴。合於堯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候。限合於詩。三也。魯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曆序。四也。月有三大三小。則日候常在朔月。候常在望五也。命辰起于午。命度起虛六。符陰陽之始。六也。立運疾定朔。則月行晦不東。兄朔不西。朏七也。高祖詔司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員外散騎侍郎。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當。候比不効。六年詔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算曆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三

二

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法詰之。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則餘星可知。仁均專守昴中。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旦畢中。非為常準。若竟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竟前七千餘載。冬至皆翼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為定朔望。一大一小。為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辰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曆。為通術矣。仁均曰。孝通執而斗為冬至。常星大日

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乃紀其日數之元爾以為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者乃為合朔冬至耳孝孫但略去其尤疎濶者九年復詔大理卿崔善為與孝通等較定善為所改凡數十條仁均以武德元年為曆始而氣朔連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差至是復用上元積算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貞觀初直太史李淳風上疏

史緯 卷之十百七十三

三

論十有八事詔善為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言古曆分日起於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司曆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以來昇度薄餽事皆符合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及尚書八座奏議以平朔推之朔日冬至於事彌合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傳或失之前謂晦日也雖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為朔可也從之十八年淳風又言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傾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類大詔集

日月所朔  
同章乃可  
以意為之  
耶武氏欺  
天其矣

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詔用仁均平朔訖麟德元年仁均曆法祖述張胃玄稍以劉孝孫舊議參之其大最疎於淳風然更相出入其有所中淳風亦不能逾之今所記者善為所較也高宗時戊寅曆益疎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古曆有章蔀有元紀有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淳風為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損益中晷術以晷日至為本淳風以測黃道餘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所宜當時以為密與太史令翟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弘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朔壬午晦八月詔二年元日用甲申故進以癸未晦焉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載初用周正以十二月為臘

史緯 卷之十百七十三

四

月建寅月為一月神功二年司曆以臘為閏而前歲之晦月見東方太后詔以正月為閏十月是歲甲子南至改元聖曆命翟曇羅作光宅曆將用之三年罷作光宅曆復行夏時終開元十六年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宮說以麟德曆上元五星有入氣加減非合璧連珠之正以神龍元年歲次乙巳故治乙巳元曆推而上之積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算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起牽牛之初其術有黃道而無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見佗與淳風術同所異者惟千合加減差既成而府宗即位罷之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傾此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



以下亦可  
則始存以

遺曆者

史緯卷之十百七十三

五

經史所書氣朔日名朔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章成而一行  
卒節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為曆術畧例曆議玄宗  
頒訪者則稱制旨明年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於有司時善  
算崔元謨怨不得預改曆事與玄景奏大衍曆寫九執曆其  
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太史  
令麟執主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得三四九執一  
二為乃罪謬等而是否決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  
天雖近而未審也至一行審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  
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其一曆本讓曰易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  
一地點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點終於十  
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點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  
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  
完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  
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  
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序成數乘  
生數其算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為地  
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用六爻也二十四  
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  
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

史緯

卷之十百七十三

本

合矣者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  
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  
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夫數象微於三四而章  
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者  
以七簡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  
間由闢闢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者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  
有三百揲之以四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  
千以五材乘八象為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  
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  
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十四是謂刻法而  
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  
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  
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  
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  
剛有始有壯有光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光兼三才而兩之  
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  
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  
天地中以閏盈虛之變則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以終合  
通大衍之母窮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  
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十分復初之朔也地

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家既合，而遞行之變在乎其間矣。所謂遞行者，以爻率乘朔餘，為十四萬九千七百以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虛之復，以爻率約之，為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太平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著，凡一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遞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為朔餘，四探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遞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為氣餘，歲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為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百二十，而無小餘，合於夜半。是謂節率。歲有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而大餘與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

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象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歛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朧朧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算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週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歛，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晦。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墨，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朔見曰朧，夕見曰朧，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遞，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為定朔舒承之度，乃數使然，雖離相錯，借以損益，故同謂之朧。朧月行曰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遞進，遲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為速，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軌中以出，故曰先後，陰舍章以隱，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勝而及中之志，同觀察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景，各外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總名曰軌，漏中晷長短，謂之勝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

其降謂之消息游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交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為進退其二氣議曰曆氣始於冬至指其實蓋取諸梓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曆推之入壬子部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曆則壬子部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韓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曆之罪周曆得已丑二分殷曆得庚寅一分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恆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殷曆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三

九

斯得之矣戊寅曆月氣專合於緯麟德曆專合於傳倘取之故兩失之又命曆序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餘朔不與殷曆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於後代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曆者託之非古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方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曹璠靈帝時五官郎中馮光等皆請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又推日饒密於殷曆其

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片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曆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曆皆得甲申以亥始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三為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皇極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曆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都尉劉洪以四分疎刻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減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三

十

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翃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亥始曆以為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為東西之中而曆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為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鍾章首與景初曆閏餘皆盡雖減章間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於春秋其斗分幾得中矣後代曆家皆因循亥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曆未減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於元嘉曆未減閏餘其率自二

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德曆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曆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爾。祖冲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為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劉孝孫張胃玄因之。小餘益糾。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為庚寅矣。治曆者糾合衆同。以稽其所異。苟獨異焉。則失行可知。今曲就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曆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十

德開元曆皆得壬午。先後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于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錄所記。乃依時曆書之。非候景所得。又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三。開元曆得二十四。其三合朔議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餘也。春秋日餘有甲乙者三。十四。周曆得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殷曆先一日。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偽可知矣。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癸亥。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

遲速為定期。殷曆難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朔。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朔。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與周曆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蓋周王所頒齊晉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與殷曆經曆合。此非合候。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魯事。與齊晉不同。可知矣。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送原伯綏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十

與魯曆周曆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於泓。周殷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曆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之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餘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期以得之。列國之曆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也。新曆本春秋日餘。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

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口臘月離先後屈伸之受稍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離離或失其正若離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使千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衡之交自然各得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諸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運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等曆之所能及矣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假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為朧朧變行或以為曆術疎濶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曆所以屢遷也漢編所李

是未通於四三交質之論也綜近代諸歷以百萬為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考春秋總差一刻而百數年間不足成朧朧之異施行未幾旋復疎濶由未知離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與甄鸞等欲求天驗輒加減月分遷革不已朧朧相戾又未知曆明之限與定朔故也楊偉採乾象為近疾陰陽曆雖知加時後天恆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朔理小餘錢樂之以為推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恆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為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朔為新紀之首似為不便承天乃止

虞翻曰所謂朔在會合荷驛大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恆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口也微眾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為是乃與劉崇皆議定朔為有司所抑不得行傳仁均始為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見以為昏晦當減亦所楚之論淳風因循皇極密於麟德以朔餘乘三千四十乃一萬餘之就全數得下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極是為四分係率劉洪以古曆十分太極久當後天乃先正十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頗矣韓明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

覆求度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  
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  
欲使六甲之首聚術同元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曆有  
總法開元曆有通法故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問餘借畫考  
漢元光已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三十七事麟德曆  
得五開元曆得二十二其四沒減畧例曰古者以中氣所盈  
之日為沒沒分借畫者為減開元曆以中分所盈為沒朔分  
所虛為減綜終歲沒分謂之餘策終歲減分謂之用差皆歸  
於採易再劫而後掛也其五卦候議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  
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曆

卷之一百七十三

主

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其六卦議曰十二月卦  
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  
卦爻配卦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  
日之七十三順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  
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  
明白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寶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八  
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皆終非京  
氏本旨及七畧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  
相次用事齊曆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  
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

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  
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  
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丑未相乘  
消息一爻十有二爻而歲復初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  
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  
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潤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  
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  
之爻窮震功光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  
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  
顯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

史集 卷之一百七十三

主

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  
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  
節之應備矣易又當日十有二中宣全卦之初十有二節宣  
全卦之中春臘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其七日度議曰古  
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  
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  
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  
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  
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大為一歲之差自帝堯清紀之端在虛  
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却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

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於堯典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翻曆百八十六十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却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為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巳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統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昴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間而淳風以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輝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晚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

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冬之候何必援昴於始觀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却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大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聚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焯焯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經何獨懷疑於房星哉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肇位四海履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義和失職則王命祖征虞翻以為仲康元年非也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預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韋昭以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氏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氏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覲時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

又五日而朔見故閉霜則蠶蠶墮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為謬章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皆非是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管室昏中於是始修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管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理麟德曆霜降後五日火伏小雪後十日晨見至大雪而後定星中且南至冰壯地坼又非土功之始也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大也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義和干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開象攝提格之歲畢限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管室五度是也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直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開象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夏曆章帝紀首肯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曆章帝紀者皆置

不至故其名察發欽亦以中氣為主此其異也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義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垂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管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右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與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娵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冠舊說歲在巳卯推其屬曜迺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曆孟春定朔丙辰於商為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於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親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



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為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於康，差日在其十度，則析木津也。辰初日在房四度，於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聚焉，心為乾精，而房升陽之驕也。房與歲星實相經緯，以鳩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於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鰭項之虛，戊午師渡盟津，而辰星伏於天鼉，辰星叶光紀之精，所以告鰭項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鰭項之所建也。帝告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鼉，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虛，以爰稼穡，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實相經緯，而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

史記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三

年

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朔哉生明，王自克商，還至于豐，於周為四月，新曆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維四月既旁生魄，粁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麟德曆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經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於星紀，不及天鼉，又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語以為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已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名諸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鄧，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四月已酉朔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曆以已卯為克商之義，非也。夫有効於古者，宜合於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茲其焉，是以知合於古者，必非克商之歲。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曆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遠曆數者，隨時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典，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

史記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三

年

色從之及繼體守文嚮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焉國語曰  
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七膏其動弗震不淪脉其滿膏氣  
乃不瀰則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  
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  
升氣光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乃大寒地統之  
中陽洽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  
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  
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今至于初吉  
陽氣初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  
於內動作於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於艮維則  
山澤通氣陽精開戶甲拆之萌見而葦葢之際離故曰不震  
不淪脉其滿膏氣乃不瀰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德度  
而已哉韋昭以爲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曆則  
又後立春十五日矣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黃鵠二度於執鵠  
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  
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却猶在建辰月令以爲五月者呂  
氏以顓頊曆芒種亢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等  
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

曆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爲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  
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十六年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  
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  
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冲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  
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  
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  
似爲大早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引詩  
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  
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雪  
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墉治宮室是謂養天地之房方  
於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典土功倍  
公五年晉侯伐虢卜偃曰克之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苟  
服振振取號之旂鶴之黃實天象焯焯火中成軍其九月十  
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鶉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  
二度新曆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四度於黃道日  
在古曆尾而月在箕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張中而曙直鶉  
火之未始將西降故曰黃實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候土  
支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  
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爲降婁之始則魯

術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曆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係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火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火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火。非能有以觀陰陽之虧。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冲之後。以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火。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

度為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駁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巳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術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使史聖曰。日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距辰尾之初。曆日在心三度。於黃道迺直於房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魯開元曆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巳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九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節過歲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

昏見依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蠶者畢。今火猶西流。可曆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視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蠶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氏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恆銜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義和已來。火辰見伏。三視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

一閏。結仲尼之言。補正時曆。而十二月猶可以益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無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總置一閏。非是。戰國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二度。泰曆上元正月巳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皆室五度。節首日名皆直四五。假期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顯。項曆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章所記合。而顏子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零祭太晚。自垂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為否。

皆非是。梁大同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為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為正，迺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為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啓蟄之日，迺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矣。矣。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星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營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氣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舊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古曆星度及漢落下閏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之宿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曆牽牛太平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並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顓頊曆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太祖祖冲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曆冬至日在

牽牛六度，庚剋等襲冲中之誤為之說云。夏時冬至日在斗末，以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顓頊之代漢時雖覺其差，顓頊移五度，故冬至還在牛初。按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一，皆起牽牛一度，剋等所說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第十三部首與麟德曆俱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曆壬申部首是歲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麟德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曆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秦曆冬至定在牛前二度，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呂氏循用之。及漢興張蒼等亦以為顓頊曆五家最近密。今考日蝕衡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以為古術疎舛，雖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引呂氏春秋黃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鍾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謂秦曆與今同，多不韋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黃帝之時亦在奎，猶淳風曆冬至斗十三度，因謂黃帝時亦在建星耳。經籍所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呂氏春秋若謂十二紀可以為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固當不易，安得顓頊移使當啓蟄之節，此又其所不思也。漢四百一十六年日須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一度，太初元年三統曆及周曆皆以十一

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曆與近代密率相較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蓋先天引而下之久蓋後天僖公五年周曆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

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曆與麟德曆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先麟德曆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曆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曆入己酉節首麟德曆以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曆入丁卯節首麟德曆以乙丑日昧冬至呂后八年辛酉周曆入乙酉節首麟德曆以壬午黃昏冬至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

麟曆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曆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朔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疎密之大較也僖公五年周曆漢唐曆皆以辛亥南至後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曆漢唐曆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曆皆以辛酉則漢曆後天三日矣祖冲之張胃玄從上章歲至太初元年冲之以癸亥鷄鳴冬至而曹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甲子而適與魯曆相會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僖公登觀臺以望而齊雲物出於表畧天驗非時史億度垂丘明正時之意以就劉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曆漢唐皆以庚午然則

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不足疑也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斗二十三度漢曆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尙少故落下閏等雖候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換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氏十三度中依漢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大半度以昏距中命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閏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刻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及永平中治曆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然諸儒守讖緯以為當在牛初故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黃道視牽牛初直斗二十度於赤道二十一度也尙書考靈耀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牛所起文編前等據今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耀相近遂更曆從斗二十一度起然古曆以斗魁首為距至牽牛為二十二度未聞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遂等以末學僻於所得而昧天象故以權証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為日在牛初者由此遂懸今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驗于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誤於古其虛起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冲之雖促減氣分與得漢曆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曆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牛大半度以為太初

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賈逵考曆亦云：古曆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存乎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度間，自古冬至無差。審其按古之六術，並同四分之法，久則從天，推古曆之作，皆在漢初。却較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古曆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襲春秋舊曆者，則以為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為入建星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曆冬至當在斗末，以為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驗也。四分法雖疎，而尤覺難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効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疎密，立尋候，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雖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雖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三度，則尋王朔曆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曆較之，氣宿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曆得辛酉節，首己減太初曆四分日之三。定後天二日大半，開元曆以戊午偶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潛退至午前八度，進至辛酉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祖冲

之曰：四分曆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兩極日景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應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調均，畧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林湖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午正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晷，頗有盈縮。故治曆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曆所推氣及日度，皆直于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大半，與冲之所昇及破章二百年間，氣差一日之數皆合。自漢曆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曆歲差斗十八度。自今曆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賈逵所測斗二十一度。反復食同，而淳風冬至常在斗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晉武帝太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當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曆，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度少。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曆斗分彊，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東井一度，僅以日檢之，乃在參六度，岌以月檢之，知日度，由是躔次遂正。為後代治曆者，宋文帝時，何承天上元嘉曆，曰：四分曆

初曆冬至同在斗二十一度臣以月餘檢之則今應在斗十七度又主圭測二至晷差三日有餘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矣以開元曆考元嘉十年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大明八年祖冲之上大明曆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曆應在斗十三度梁天監八年冲之子廬之上其家術詔太史令將作大匠道秀等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差其明年閏月十六日月餘在虛十度日應在張四度承天曆在張六度冲之曆在張二度大同九年庚劇等議姜岌何承天俱以月餘衡步日所在承天雖移岌三度然其冬至亦上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四度而岌在斗十七度其實非移冲之謂為實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川求中星不合自岌至今將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難知驗以中星則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口術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掩故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畧冬至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僅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度僅以其術計冬至皆在斗十二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下及大同日已却差二度而淳風以為晉宋以來三百餘歲以月餘衡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間非矣劉孝孫甲子元曆推太初冬

至在牽牛初下及晉太元宋元嘉曾在斗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在斗十三度而劉焯曆仁壽四年冬至日在黃道斗十度於赤道斗十一度也其後孝孫改從焯法而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後曹玄以其前曆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初猶不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度承平在斗二十一度並與今曆合而仁壽四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曆矣戊寅曆太初元年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三度承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進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氣上景初三日而冬至猶在斗十七度歎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循孝孫之論而不知孝孫已變從皇極故為淳風等所駁歲差之術由此不行以太史注記月餘衡考日度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月餘在婁十度至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月餘在牛六度較麟德曆率差三度則今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又皇極曆歲差皆自黃道命之其每歲周分常當南至之軌與赤道相較所減尤多計黃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每歲遞之不足為過然立法之體宜盡其原是以開元曆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術從姜岌道其八日雖盈縮畧例曰北齊張子信稍候合傾加時度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躡衰術與四象升降懸衡曆因之更名躡差凡陰陽往來皆馴積而

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後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兩陽之氣交自然之數也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當以二十四氣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其九道讓曰洪範傳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謂黃道也九行者赤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赤道立夏夏至月南從赤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

史緯卷之十一百七十三

採以著述陰陽曆然本以消息為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曆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赤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赤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曆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赤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赤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曆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赤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赤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曆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赤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

入之行異故赤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按陰陽曆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共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入行之中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冬至夏至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為終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則八行各當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則在南者變而居北在東者從而為西屈伸消息之象也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為限初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

史緯卷之十一百七十三

每限損一極九限數終于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彌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至之中矣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為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于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彌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曆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



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俱進月行隨交限而變遞伏相消朧胸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赤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之三皆朧胸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赤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遞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二而與黃道度正均故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凡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及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三少半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將九年而九道終以四象考之各據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則其八道之行也

以朔交為交初望交為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而入陰曆則行青道又十三日七十六分日之四十六至交中得所衝之宿雙入陽曆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陽曆則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則減十三日四十六分視大雪初候陰陽曆而正其行也其十昏漏中星界例曰日行有南北格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差連疾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近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辰極高下所遇不同如黃道刻漏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今推黃道去極與晷景漏刻昏距中星四術返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其十一日候誤曰小雅十月之交期日辛卯虞翻以曆推之在南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候限加時在晝交會而候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朧胸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晡相會則後而浸遠遠極又從而近交所以書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修之次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壘君明則陽為之恆矣十月之交於曆當候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僂星不孛豈有之矣若遇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進之或五星潛匿在下得傳而教之使涉交數幾或於陽曆陽陰陰陰微則不恆或德之休明則天

為之隱雖交而不傾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傾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傾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傾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胃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審率求足專於曆紀者也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傾大星入傾限於曆應傾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傾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傾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傾牛軋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傾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傾大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微服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亦不傾時羣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皆上壽稱慶肅然神服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傾而受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星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傾者或有頻交而傾者是也故較曆必稽古史將傾淺淺加時脫胸陰陽其數相叶者反覆相求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古道順成常軌中以追變曆道運數常軌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使日傾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猜曆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

史緯 卷之十百七十三 星

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日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傾步九服日晷以定傾分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其十二五星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越一次戰國後其行浸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越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自白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鵠火以達天德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鳥帑其後羣雄力爭禮樂廢壞而從衛攻守之術興故歲星常贏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候於火運之中理數然也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歲星在進賢東北尺三寸並軫十二度於麟德曆在軫十五度推而上之至漢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歲星在軒轅南端大星西北尺所歸德曆在張二度並軒轅大星上下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衰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又上百年至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星在東井鉞麟德曆在參三度又上六十年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麟德曆白露八日歲星留觜觜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參由差行未盡而以常數求之使然

史緯 卷之十百七十三 星

也又上二百七十二年。至哀公十七年。歲在鶉火。麟德曆初見在與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明年。修曆十日。退至柳五度。猶不及鶉火。又上自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官在太火。麟德曆初見在張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鶉火。差三大矣。哀公以後。差行漸速。相去漸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舊曆猶用急率。不知合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曆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周。天起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皇極麟德曆。七周天起一次。以推漢魏間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猶密於記注。以推承平。黃初間事。違者或差三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自漢元始四年。距開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隱公六年。亦十二甲子。而二曆相合於其中。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其兩合於古今者。中間亦乖欲一術以求之。則不可得也。開元曆。歲星前率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二百一十九秒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後。每加度餘一合。盡四百三十九合。次合乃加秒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而與日合。是為歲星後率。自此因以為常。入漢元始六年也。

歲星差合術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餘。加入差已來中積。分以前別約之。為入差合數。不盡者。如曆術入之。反求冬至後合日。乃別列入差合數。增下位一算。乘而半之。盈大衍通法。為日不盡。為日餘。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歲星差行經術。以後終率約上元以來中積。分亦得所求。若指其實行。當從元始六年置差步之。則前後相距。間不容髮。而上元之符。無忽微空虛矣。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曆星與日合于角。次于氏十度。而後退行。其明年。湯始建國。為元祀。順行與日合于房。所以紀商人之命也。後六百一算。至封六祀。周文王初禱于畢十三祀。歲在己卯。星在鶉火。武王嗣位。克商之

年。進及與鬼而退守東井。明年。周始革命。順行與日合于柳。建術于張。考其分野。則分陝之間。與三監封域之際也。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國語曰。晉之始封。歲在大火。春秋傳。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歲在壽星。適齊。適衛。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天事必象歲及鶉火。必有此乎。復于壽星。必獲諸侯。二十三年。歲星在胃。歸秦伯。納晉文公。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寅沈之星。晉人是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則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善成。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二十七年。歲在鶉火。晉侯伐衛。取五鹿。敗楚師于

城漢始獲諸侯歲道及壽星皆與開元曆合襄公十八年歲星在阪營之口開元曆大寒三日月星與日合在危三度遂順行至營室八度其明年鄭子蟾卒將葬公孫子羽與裨龍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秀子羽曰其秀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中而昭裨龍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大也開元曆歲星在奎降婁也麟德曆在危危玄枵也二十八年春無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裨龍曰歲棄其大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開元曆歲星在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間復順行與日合于牛初應在星紀而盈行進及虛宿故曰淫留玄枵二年至三十年開元曆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距子蟾之卒一終矣其年八月鄒人殺良宵故曰及其亡也歲在阪營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開元曆在其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進及姦女初在玄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于姦女裨龍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是歲與日合于危其明年進及營室復得承章之次景王問良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因此蔡侯殷殺其君之歲歲在承章弗遇此矣楚將有之歲及大梁蔡復楚因至十三年歲星在昂畢而楚弑靈王陳蔡復封初昭公九年陳災裨龍曰後五年陳將

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自陳災五年而歲在大梁陳復建國哀公十七年五及鶉火而楚滅陳是年歲星與日合在張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與日合于南斗三度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曆因以為超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年而越滅吳星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夫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動而影隨故王者履典刑之正則星辰為之亂行汨莫倫之叙則天事為之失象當其亂行失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晉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兒不見時將伐吳明年三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而吳亡後魏神瑞二年十二月樊噲在瓠瓜星中一夕忽亡不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樊噲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主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樊噲入秦矣其後樊噲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星昆明水竭明年姚興死子交兵三年國滅五星留逆伏見之効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

視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終以數象相蒙，兩喪其實，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苟獨異於常，則失行可知矣。凡二星相近，多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曆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拾之行遲。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今畧考常數，以課疎密。肅宗時，山人韓穎言：大衍曆或誤，帝以穎直司天臺，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曆。起乾元元年用之。訖上元三年，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傾三之一，官曆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著，僅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局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曆。太衍以四象考五星進退，或時弗叶，獻之加減頗異，而偶與天合。於是頒用，遂建中四年，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詔司天徐承嗣與夏官正楊景風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詔起五年正月，行新曆。會朱泚之亂，改元興元，自是頒用。訖元和元年，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節章之數，至于察欽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穆宗立，以為累世積弊，必更曆紀，乃詔日

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其氣朔發飲，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舛漏交會，則稍增損之。起長慶二年，用宣明曆。自敬宗至宣宗，皆遵用之。雖朝廷多故，不假討論。然大衍曆後法，制簡易合望，審近無能出其右者。訖景福元年，昭宗時宣明曆數亦漸差。詔太子少詹事邊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暉，改治新曆。然術一出于岡，岡用算巧，能馳騁反覆于乘除間，由是簡捷趨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于本原。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玄氣朔發飲，盈縮朏晦，定朔弦望九道月度交會入限限去交前後，皆大衍之舊條，雖不同亦殊，演而至者，起二年頒用。至

史緯卷一百七十四

唐書五

志

天文

唐興浮圖一行尤稱精博與率府參軍梁令瓚造黃道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以立黃道交于奎軫之間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玄宗嘉之詔一行與令瓚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緩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

史緯卷一百七十四

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橪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聯明暗室連有準立木人二千地平上其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前置鐘以候辰至辰亦自撞之皆于橪中各施輪軸鉤鍵開鎖交錯相持置丁武成殿前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為天地中高而四隅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造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而蓋天之狀見矣削篋為度徑一分其厚半之長與圖等穴其正中植鍼為樞令可環運自中

史緯卷一百七十四

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全度之末旋為外規規外大半度再旋為重規以均賦周天度分又距極樞九十一度少半旋為赤道帶天之紉距極三十五度旋為內規乃步冬至日躔所在以正辰大之中以立宿距按渾儀所測甘石巫咸眾星明者皆以黃儀考入宿距縱考去極度而後圖之其赤道外眾星疎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若考其去極入宿度數移之渾天則一也又赤道內外其廣狹不均若就二至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以規度之則二分所交不得其正自二分黃赤道交以規度之則二至距極度數不得其正當求赤道分至之中均刻為七十二限據每黃道差數以筭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為黃道又考黃道二分二至之中均刻為七十二候定渾儀二交所在依月去黃道度率差一候亦以筭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為月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中規之法一行作人指橪常太史測天下之轉求其土中以為定數其議曰周中鄭氏以為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目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植用陽城星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北交州影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

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曲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平。開元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畧同。位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迺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幹。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旣夜。天如睡。不眠。夕。牖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白馬。至上蔡武津。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其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形差一寸。妄矣。今以句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三

股校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其北極去地。雖秒分微有盈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極之遠近異。則黃道軌景固隨而變矣。自此爲率。推之。比歲武陵晷夏至。七寸七分。冬至。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二寸七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二分。分春秋分。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二分。半按圖斜視。極高四十度。差陽城五度三分。凡南北之差十

度半。其徑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武陵。千八百二十六里七十六步。自陽城至橫野。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十四步。夏至。晷自陽城至武陵。差七寸三分。自陽城至橫野。差八寸。冬至。晷自陽城至武陵。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又以圖校林邑。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圍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冬至。晷六尺九寸。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令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四

周圍百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校其里數。已在同統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五里。則極長之晷。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吳中常侍王壽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著之術。以爲測海者也。古人所以特句股術。謂其有證于近事。顧未知目覩不能及遠。遠則微

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于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于朝夕之際俱設事畫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數十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稍微分之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復于二表間更植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四

五

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相合若置大炬于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得差以指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稍周天里步于不測之中又可必乎十三年南至俗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聲聞于下時山下夜漏未盡自日觀東望口已漸高據曆法最初迫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後春分夜刻同立夏之後自岳趾升泰壇僅二十里而晝夜之差一節數變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句股術固不知其所以然况八尺之表乎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徑其

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于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闢終以六家之說迭為矛盾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為雅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為覆矩闕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昭宗時太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四

六

子少詹事邊岡修曆術服其精粹以為不刊之數也

### 五行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與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以謂人稟五行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



其氣之偏者其發爲英華美質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財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之災異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語曰迅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七

雷風烈必變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爲變者則思其所以致此而爲之戒懼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可勝嘆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洪範條其事爲九類則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于五行以爲人事皆屬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皆疑屬極之類又不龍附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夫所謂災者蔽於物而可知者也

水旱蝗螟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鵠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論人禍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而後世猶爲曲說以妄意天道此其不可以傳也故考次武德以來畧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貞觀八年汾州青龍見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墮地地陷掘之得玄金廣尺長七寸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八

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尙汪譚獎文仁遺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人爲善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昭然曆數惟承既旌高廟之業又錫彤身之祚迫于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姓氏甫惟寐海瀾增實懼昔觀以土德代漢涼州石有文石金類以五勝推之時人謂魏氏之妖而晉室之瑞唐亦土德主石有文事頗相類其文初不可曉後人因推已事以驗之蓋武氏革命自以爲金德王其佛菩薩者慈氏金輪之號也樂太國主則鎮國太平公主安樂公主皆以女亂國其五

王六王七王者唐世十八之數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新豐縣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災陛下以為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后怒流于嶺南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晝日忽風皆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山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武后時張易之為象牀犀簾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為一色傍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草后工費巨萬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公主出降益州獻犀羆羆羆縹緞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皆甲皆備駭視方見之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芒山下胡僧無長見之曰此欲決水瀆洛城以天竺法咒之數日蛇死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夜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踰山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上元二年是州獻寶玉十三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曰玉鵝毛白玉也曰

鼓璧亦白玉也粟粒自然無雕鏤遜曰西王母白環二曰如意寶珠大如鵝卵曰紅靺鞨大如巨粟曰琅玕珠二形如玉聚四分缺一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陷入印中曰皇后採桑劍如著屈其末曰雷公石谷無孔其一闊凡十三竇之日中白氣連天建中二年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為神有蛇數百千百自東西來起北畔者聚棠樹下為二積留南畔者為一積俄有徑寸蟲三繞行積蛇盡死各登其積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獻貞元四年烏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內衙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又然文宗時內臣有刻木象頭以襲懷頭百官效之工門如市度木斫之曰此所尚書頭此所將軍頭此所軍容頭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臂抱面狀如椎髻謂之拋家髻又世俗尚以琉璃為釵鈿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咸通中焚賊鎮星太白辰星聚鼎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褒見軍府稱臣以厭之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梅痛甚折而生珠如彈丸漸大如杯

地理

自秦變古始郡縣天下下更漢晉分裂為南北至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乃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

雲中道亦  
江南所分

龍虎虛名  
當不得政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四

土

治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後北珍叛順頤利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極林州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景雲二年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不便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四

土

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考地理之廣狹戶口之盈耗其盛衰治亂可以見矣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吳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忽忽焉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熒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遵州都督都護所領者于令式今錄招降開置之目以見其盛其後或臣或叛經制不一不能詳見突厥回紇克項吐谷渾隸關內道者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隸河北道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紇克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道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蠻隸劔南道為府二百六十一蠻隸江南道為府五十一隸嶺南道為府九十二又有克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屬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為屬廣公屬廣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於夷若將臣之所征討敕使之所慰賜宜有以記其所從出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其後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于鴻臚者莫不畢紀共入四夷之

路與關戍走集故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  
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  
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  
曰廣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遠近皆舉其目云。

### 選舉

太宗崇儒術。于闐置弘文館。襄陽置崇文館。策學舍。至千  
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進博士授經四夷。若高麗百濟  
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餘人。玄宗開元  
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望輕。遂  
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而禮部侍郎

### 史律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三

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代宗廣德二年。侍郎賈至言。歲方  
艱。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長慶三年。侍  
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  
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大抵舉科之日。  
進士為貴。其得人亦最盛。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  
及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  
君篤意。以為莫此之尚。及其後。俗益輪薄。上下交疑。謂按其  
弊病。可以為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  
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  
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

### 史律

卷之一百七十四

四

旦不著。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米浮華。擢之。將誘後  
生。而弊風俗也。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請依古。察孝廉。其  
孝友廉潔而通經者。縣薦之。州送于省。勿自投牒。詔給事  
中李棲筠等議。議曰。自晉室之亂。南北分裂。人多僞處。必欲  
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能。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增博士員。  
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以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遺博  
士。兼領郡官。以牧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  
推焉。帝以同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  
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太和八年。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  
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  
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竟數。武宗即位。宰相李  
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序立。  
西階下。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序齒。  
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  
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  
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  
論公卿子弟。輒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  
妨平進之路。故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  
意。不放子弟過矣。但取實無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  
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

進無他。勉勵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  
根。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日熟朝  
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  
習也。則子弟才可。輕德裕之論。偏異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  
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唐興。世崇儒學。雖時君賢好  
異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有司常選之士。以時  
而舉。而天子又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  
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爲名目。  
隨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

史綱卷之七十四

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封禪。往往會見。行在其待之之  
禮。其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  
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亦以鄉飲酒禮。選兵部。  
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  
侍郎分主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二曰言言  
辭。三曰書。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  
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試其  
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餘。而注授其便。利已注而唱上  
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  
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初武德中。天下新定。士不求

祿。官不充員。有司移符州縣。課人赴調。遠方或賜衣糗食。猶  
辭不行。至則授用。無所黜退。不數年。求者寢多。頗加簡汰。太  
宗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而不悉  
其行。至後敗事。雖刑戮之。而民已散矣。欲放古令。諸州辟召  
他日復謂侍臣曰。政治之術。在於得賢。今公等不知人。朕又  
不能備識。日月逝矣。吾將使人自舉。可乎。魏徵以爲長流。就  
乃止。高宗時。求仕者衆。智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求官者有  
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日召名代。進  
或步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將進犯之科。開糾告  
之令。以退之。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餘多委積不可遣。

史綱卷之七十四

有司患之。謀爲黜落之計。以飾青陽。學爲判目。無復求人之  
意。而更求賁賄。出入升降。武后時。天官侍郎魏玄同深嫌之。  
請復辟署之法。不報。初試選人。皆糊名。今學士考判。武后以  
爲非委任之方。罷之。而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長  
安二年。舉人投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衛佐凡  
百餘人。明年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  
給事中。次員外郎。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之名自此始。  
時李嶠爲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至與  
正官爭事。相賊者。嶠悔之。神龍二年。嶠復爲中書令。乃停員  
外官。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於側門降墨勅。糾

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鄭愔為侍郎大納賈賂至道用三年員闕綱紀大潰韋氏敗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又盧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秦罷斜封官量闕留人雖資尚考深非才質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字焉宋殘璟元之等罷殿中侍御史崔沔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怨積於下必有非常之變詔盡復斜封別勒官玄宗即位左拾遺張九齡言縣令刺史陛下所與共理親於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為斥逐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圖

七

非少重其選不可乃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勅授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府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戶部侍郎宇文融議置十銓以禮部尚書等類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類等分掌吏部選而天子親臨決之議者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選事詔復以三銓還有司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躋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為非求材之方奏罷之詔自今選人材優異有操行

及道郡下登名述著稱者吏部隨才甄擢之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先遣吏審定員闕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誇神速由是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侍郎主試判而已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著於令者文武入官十三萬三千餘人至於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時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因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人云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圖

六

唐之官制其名號雖殊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為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始末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不能復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

門下省侍  
中之省也

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故採而著于篇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確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確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終唐之世不改初三省長官議事于門下省之政事堂後裴炎自侍中遷中

史緯

卷之十而七十四

元

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云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官之類皆不足取法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得參謀納諫諍其位尊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筮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集賢弘文分隸中書門下省崇文籍典事府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於此云尚書省尚書令

史緯

卷之十而七十四

中

今六部之名本此

一人掌典領百官左右僕射各一人為之貳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庶務皆決焉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日制二曰勅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下之逮上其制有六一日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啓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日關二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官之事一曰受二曰報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吏部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自正四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主

品以下有上下為三十等凡文散階二十九戶部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禮部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兵部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刑部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工部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凡京都營繕皆下少府將作共其用後四月至七月為長功二三八九月為中功十月至正月為短功門下省侍中二人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侍郎二人貳之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

起補舍人職見中書

夫四人給事中四人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勅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左補闕六人左拾遺六人起居郎二人天子御正殿則起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初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從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並第二瑯頭和墨滿筆皆即助處時號瑯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甫為相奏請多畏人知之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問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璩建議仗下後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主

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紀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閣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瑯頭下復覲觀故事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掌佐天子批大政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臨軒冊命用之二曰制書賞罰除授用之三曰慰勞褒勉贊勞用之四曰發教廢置增減用之五曰敕旨奏請施行用之六曰論事戒約臣下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侍郎二人貳之舍人六人凡詔旨制敕親書冊命皆起



草進蓋既下則署行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志謀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以久次者一人爲副老開元初以他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肅宗又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兵興急於權便政去臺閣決遣顯出宰相會昌本宰相李德裕議臺閣常務復以舍人平處可否右散騎常侍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御史臺大夫一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二人爲之丞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侍御史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殿中監察御史端後又置御史裏行使侍御史裏行使殿中裏行使監察裏行使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署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族惡者少通狀絕開元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幼狀道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自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任輕矣殿中省監一人尚書省奉御二人凡藥供御中書門下長官及諸衛上將軍一人與監遊之藥成時佐以上先嘗疏本方其歲日日遊者署奏每日奉御先嘗殿中監次之皇太子

史律

卷之一百一十四

三

又次之然後進御皇太子有疾侍醫診候議方藥將進官臣微嘗如尚藥局之職崇玄署令一人掌道士女冠僧尼凡止民家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給程天下親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冠九百八十八僧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陵臺令一人掌守衛山陵凡陪葬以文武分左右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墳不毀三衛一曰親衛二曰勳衛三曰羽衛武德貞觀世重資蔭功臣子孫補三衛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廡及城門給粟食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杜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粟故三衛益賤人罕趨之

史律

卷之一百一十四

四

兵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大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足稱焉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農養而時侍事動作休息皆有節日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於後世子孫不能謹守遺愛其制去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

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皆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率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隋制十二衛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驍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威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群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六年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駄馬。凡火具易布幕

鐵馬五布槽鋪鐵鑿確篋斧鉗鋸皆一甲牀一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鎗重甲瓊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十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轡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飲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噪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并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千錢二萬五千刺史直衛果毅歲閱不任職者罰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

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克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領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更

史律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七

號曰彍騎詔諸州府馬關官私共補今兵食難致可給以監牧馬然諸府士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擊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朔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

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指循入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更而戎器馬鍋募糧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初府兵之置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

史律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七

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故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曰措置之勢使然者此也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曰平盧道范陽道河東道關內道河西道北庭道安西道隴右道劍南道嶺南道江南道河南道此皆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

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安慶緒。史思明。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則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是姑息之政也。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元

相侵。擄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忠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生喜怒。兵至國門。天子為教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動王者。獨之所關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青。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瓊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三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庸君之所知。然失於措置。至困天下。以養亂。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為捍衛之計。豈不哀哉。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也。北衙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濶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三

軍補元從恩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何今用羽林代金吾誓忽有非常何以制之乃止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衙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命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屯于陝及神策放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三

武功扶風天與隸之朝廷不能退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侯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選舉族寓括厚賞者多橫死朝恩得罪以希暹為神策軍使希暹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鶴鶴代將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軍多闕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端王傳吳仲孺郭子儀塔也廩資累巨萬以國家有急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官共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鑾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貪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經卒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尋君卑臣疆幹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志貞流貶神策都虞侯李晟自飛狐赴難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官當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

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軍將士府縣以事應捕治者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言京劇輕猾所聚惡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許之又收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軍有勞皆號與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蹶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

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監察御史崔暹不知近事遂入神策中尉奏之帝杖還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合左右神威軍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分爲十軍今改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諸都指揮使諸都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單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誠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勣乃去太原李克用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迎神策中尉駱全驥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繼大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扈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冠驪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諸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保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單王允與延王戒丕將

之三年茂貞再犯閭單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謀飛詔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為斬於大雲橋建遂殺十一王帝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共六千人足成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帝山之季述等誅崔胤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固之歲餘天子誅中尉韓全暉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歸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存其名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奏六軍各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與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除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禁衛軍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教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殺未盡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追感唐廷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夷厥馬二千匹又

河間志

得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左右六門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門為二廄一曰神驄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為廄領其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于岐南渭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肅三曰南普四曰北普四五日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贖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各方其時天下以一緣易一馬為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凡征伐發牧馬先盡壯壯不足則取其大錄色歲庸第印記主名送軍以懷獻之數上於省自高祖失職馬政廢唐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馬萬御史按察之開元初開馬監耗太僕少卿裴勝乃請以空名告身市於六州州率三十匹一計累拜軍命王毛神領內

以養兵  
何益

外開廐九年詔曰：據將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以帖郵運軍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日減。自今諸州民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郵運，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貴。毛仲領開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後突厥寇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馬牛駝羊

史錄

卷之一百二十四

七

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開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群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成人馬取糴，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已而罷之。德宗建中元年，市開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光澤犯塞，詔禁大馬出潼關，武關。元和十年，伐集命，中使以相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

千里，錄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廐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開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開廐使張茂宗舉故京監牧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波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關訟茂宗奪田，事下御史，悉以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使牧絳州境，今絳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千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閱不可復紀。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四

七



史緯卷一百七十五

唐書六

志

食貨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其稅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三者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其一及庸暴之君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變制合時以取寵於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下俱困唐之始授人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五

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大盜屢起方鎮數叛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籴錢括苗稅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愈煩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潤一步共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男年

在唐時  
領足也十  
四兩未分  
其制

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殘廢者人四十畝寡婦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棗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從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稍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五

絹二疋綾羅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開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逾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畝爲鄉帳鄉上於縣縣上於州州上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圖有所須先奏而飲凡稅歛之數書于牌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蠶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皆役皆免凡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

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邦給復十年奴婢縱為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還者給復三年淳名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太宗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課募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款獲早晚險易遠近為差附調輸以八月同時輸者先建民皆自樂建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無過租五十疋異物滋味口馬麝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因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從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張胃議自王公以下計舉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因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諸款稅二升粟麥抗稻隨土所宜田耗十四者免其牛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五

三

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十石為差下下戶及夷獫狁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地徐齊并秦蒲州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歲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歲三年若于今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租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開馬牛散野人行數千里不齊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成功如此高宗承之太尉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教引刺史入關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善人侍中許敬宗用事後貴並起永淳以後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

紀綱大壞玄宗開元八年頒府制法于天下好不通情惡不至盤調一尺八寸長四寸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鹽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璟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詭誕悅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縣十六年諸母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盈惡以貶官吏請者喪實之二十二年諸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操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為課最承繼後繁富兼井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五

四

貧者失業於是諸買世業口分田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楊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休縣因諸江南亦以布代租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糈粟少穀果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以度支減庸運明年以民戶高丁多者率與父兄別籍異居以避征戍第十丁以上免二十丁以上免一丁特丁者免稅徵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載諸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為侍八十以上以今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

所以與  
有合不  
其矣

米斗之價錢十三青徐間斗幾三錢一疋錢二百道野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大刀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餘萬斛附調額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條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有股刻太府卿楊崇禮何制分錄有欠折清損者州縣科送歷年不止其子崇幹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鉉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遺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

史綱 卷之一百一十五

五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諸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以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賦稅二升男丁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而運寇未夷民耗歛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苗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詔上郡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

史綱 卷之一百一十五

六

朝恩詠帝復與載謙君臣詰問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顧留意廟廟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生日端午四方貢獻主數十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尚侈麗以白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者著災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舍度支數千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舍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壞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七

代宗始以歲定稅而歛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法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課募悍獨不濟者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歛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克而

朱泚王武俊田悅合從以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今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賢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佑言軍費歲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行借錢令約罷兵償之京兆少尹韋棣長安承薛平梗督甚峻民不勝其冤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聚人田宅奴婢之估歲得八十萬緡又取僦稅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則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棣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八

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玄宗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置常平極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資則下價而出之賑則加佑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漆漆稅十之一以贖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以軍用追蹙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盈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

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入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  
趙普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  
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  
私貿易千錢者算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民  
益愁怨及運原兵反大講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儼質不  
稅爾間架除陌矣宋世平天下戶口三托其二貞元四年詔  
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  
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為錢三千  
二百其後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者加倍雖賦不增而民  
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謬以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九

蓋惡梓州縣制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宜索之名改科役曰  
名在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  
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  
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  
傾誘鄰境新成者優假之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  
宰相陸贄贄謂庸準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  
之法以租曰庸其取法遠其賦財均其城人固有田則  
有租有家則有庸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  
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瀾版圖限於避地賦法  
壞於率卑租庸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以來供億不

唐史  
官本  
思耶

常謀求隱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  
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  
漸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取大曆中科率多者爲兩稅定  
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  
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  
知有藏於懷懷費物貴而人莫覓者有登於場園因倉廩  
輕而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數約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館  
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虧失平長低挾輕便者脫徭  
稅效本業者困歛求此誘之爲姦驅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  
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十

難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要其弊願  
諸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  
從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罷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取與  
色樣符不得虛稱折估有蠶桑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  
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  
三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進退漸息矣  
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績蠶百穀勉人  
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平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買  
貨以錢爲國之柄不與下共操然則殺附人所爲也錢貨官  
所爲也人所爲者故取租稅官所爲者以不賦歛國朝者今

稅出穀。庸山絹。調出絹。織布。麻。安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効算。經之法。估計資產。以錢定稅。折供雜物。歲口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疋。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克也。近者萬錢爲絹六疋。價賤而數加。戶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視初定兩稅之歲。絹布疋。估爲輸納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耳。禁。用銅幣。則錢不乏。且有雜鹽以入。直。權酒以納。資何慮不給。

設考課之法。非欲舉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減戶者。股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開勿論。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民事。而借其數力。今督收迫促。事方興而輸。農夫未艾而欲斂。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其費日倍。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欲獲始。執契行貨。饑歲至。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繼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宜以稅茶錢。贖戶部者。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以爲義倉。主以巡院。時給則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欲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其利。其六曰。古者授田。一夫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依託親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克。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公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至一石。官取其一。私取二十。終歲勤勩。獲粟無餘。宜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

稅人如  
棺柩無  
之類

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會贊以議逐事不施行。十二年。河  
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授人  
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所容。其姦二十年間。府  
庫充初。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  
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吏絕其姦。人用不擾。今百姓本出  
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  
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  
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  
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不報。  
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終帝不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三

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邸。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  
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屢諫  
不聽。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官  
市以活。奈何罷之。帝以為然。京兆尹韋奉奏。小人因官市為  
姦。真為難辨。宜下府縣供送。中官言。百姓賴官市以養。奏得  
罪。順宗即位。乃罷官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  
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  
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均。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  
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  
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賦歛。天子身服。裕。及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十四

百八十五萬貫。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千斛以上皆授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群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賊論。然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幽州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用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諸軍或飢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

虎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塵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織。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去。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刑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逋錢穀者。時豪民侵蝕產業。州縣不敢徭役征稅。皆出下貧。至依富豪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不過二十人。腴田。舊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者。寺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



亂及應助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鹽乾符初大水山東饑田令收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不及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旣復河湟天下兩稅榷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族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群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唐都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贖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

增多而功利繁興民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倉嘉倉以車攻駛陸運至陝而水行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十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宜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明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繁二鉅於胸繩多絕輒墜死則以逃亡報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宜州刺史裴耀卿朝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

三門之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漢邢貝濟北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足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兩腳營客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擊賊，仕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沃醴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人為鴻臚卿，以長安令章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瀕澨，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於長樂坡，漸堊望春樓下，鑿潭以聚漕舟，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肅宗末，史朝義出宋州，淮運阻絕，租庸鹽鐵，汴漢江淮而上，刻券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

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以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錢鹽鐵，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賄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糞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敗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象竹篠為綯，挽舟，以枋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故時每賦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冊揚湖，禁引流，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開內豐稷，減漕十萬石，度支和權以役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茲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江淮漕水，以庫部郎中崔河同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田悅守渦口，梁崇義據襄鄆，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

整汴河官漕不通若疏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繞四十里江湖餘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穎蔡涉汴抵東都無蜀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以錢貨出淮紆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貞元初關輔宿兵米十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官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為相造素嫉錢穀諸使額利固上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

史

卷之一百七十五

五

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時增歲運浙江東西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鄧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混奏國漕不可改帝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之滉罷以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時崔造亦罷滉運効琇常運米滿青河中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賜琇時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崔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號觀察使李泌鑿集津倉山西運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

路以回空車又為入渭船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疏句城湖起隄貫城以通大舟而河益狹水下走淮復則舟不得前及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羅以備一歲之費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判度支皇甫鏐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舁人相挾為姦榜笞之聲聞于道路禁銅運

史

卷之一百七十五

五

歲庾死者不可勝數乃貸死刑流天德五城而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拾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令韓遵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之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清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諸屯

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歲獲多少取中熟為率有管則以兵若夫助收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九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沿河舟溺其眾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開輔民暨陵陽梁以增饒京兆尹嚴鄧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提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在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開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凌粟利十倍也時炎方用事鄧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元和

如此等事當隨時宜而行之

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始有和糴牛仙客為相彭果獻策廣開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贍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名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此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十減轉運以資邊儲存和糴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災州縣斗減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價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並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萬斛然不能盡用費議意宗即位有司以歲豐熟請議內和糴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蒲州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有烏池白池瓦池細

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茂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靈州、有井四十一、成州舊州井各一、果間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印、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兩州橫野軍、有鹽屯、上屯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茂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就近利之地、置監院、乘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五 重

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竊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推鹽鐵使、置樞天下鹽斗加百錢、而由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利而稅之、則因是川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更多、則州縣授出鹽、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蔣涿、則鹽兩湖、鹽早則土潤、填乃隨時為令、遣吏收尊信、於勸農、吳越揚越鹽原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

上文更增  
至一百  
十亦多矣  
劉晏始人

類方司  
官理財

十三日、揚州、陳許、汴州、盧、壽、白、沙、淮、西、兩、浙、西、宋、州、潤、州、嶺南、兗、郛、鄆、滑、以捕私鹽、姦盜、衰息、初、諸道加權鹽、商人舟所遇、有稅、以悉罷之、其始至也、鹽利歲幾六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開、服、御、軍、使、官、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鹽每斗亦增二百、其後復增六十、每斗為錢三百七十、豪賈射利、或時倍之、而民始怨、然官收、僅及其半、劉晏時商人納絹以代鹽價、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日法、私鬻不絕、起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五 重

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賤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漢陽、鹽皆三監、鹽鐵使李絳、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每以厚貨鹽鐵之利、歸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兵部侍郎李異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比劉晏之季年、其後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家商、捐買、雜處解縣、主以郎官、佐以御史、鹽民

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治之憲宗討淮西度支使皇甫錡加  
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初貞元中盜鬻兩池  
鹽一石者死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錡奏論死如初一斗  
以上杖背沒其車鹽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  
官州以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  
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論坐盜剽贖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  
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蠲廢而已至  
錡奏置推鹽使如江淮犯禁歲多時奉天兩池生水柘為灰  
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餘兩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  
罪開成未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  
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羅鹽少私盜多者譴  
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  
敝遣巡院官司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推鹽使以蒙羅  
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者與鬻鹹者鹽盜持弓矢者皆死判  
度支周鼎言兩池鹽盜販者逐其居處保社按罪私市盜羅  
者皆死是時江湖群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  
廩吏不敢詰鎮戍場鋪壘壞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縣令有  
才望者為監院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推課大增其後  
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  
牧募新軍五十四都餉轉不足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

榮不奉詔舉兵反卒不能奪貞元中水災鹽鐵使張滂奏出  
茶州縣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  
旱亦未嘗極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  
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  
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  
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  
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一也茗飲  
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  
出不啻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  
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  
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  
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  
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  
舟車露積兩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揭地錢故私販益起  
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  
死長行僻旅茶雖少皆死犯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偷保四  
犯至千斤者皆死關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役  
闕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私商給自百之帖天下稅  
茶增倍貞元末江淮茶為大槩一斤至五十兩鹽鐵使于宏  
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刺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二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服秦王齊王三監僕射裴寂一監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多藏惡錢不出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賁貴復行開元通寶錢而私錢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遣江官督捕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鑄米粟斗納惡錢百送少府毀之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柳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之屬皆用之開元初江淮有官鑄錢偏鑄錢稜錢時錢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背輪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賤賤隱之坐貶官宰相宋璟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二十年詔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參銅一斤其價錢八十禁秋頓沙澀蕩米白鹽黑鹽之錢首者

官為市之二十六年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取用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鑄錢數十種難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鑄錢一當偏鑄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私鑄者兩京錢有鴉眼古文錢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顯慶而漸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疋平估收錢物價賤貴者曰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楊國忠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當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國忠又言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錢皆得用之時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錄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鑄九十九絳州三十楊潤宜郭蔚皆十益柳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鑄錢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私鑄者杖死及琦為相命絳州諸鑄鑄重輪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今民間三錢並行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而私鑄者愈眾鄭叔清為京兆

會子圖子  
如此

六六三  
六百三  
六六三

尹欽月榜死八百餘人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  
元舊錢與乾元錢皆以一當十為實錢虛錢交易由是錢有  
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實錢徑一寸四分以  
一當開元通寶之百代宗即位大小錢皆以一當一百第五  
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  
間乾元重輪二錢鑄為器不復出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  
諸州任土所出皆重難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  
重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  
師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  
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歲鑄錢  
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時銷千錢為銅六斤鑄器斤得  
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  
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散開駱谷行人一錢不許出  
關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  
者以盜鑄論然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  
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賣錢  
四方貿易皆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  
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  
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衆乃取之號飛錢京  
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為保贖鐵使

史綱卷之七十五

五

此用鈔之  
始也

度支飛錢  
可矣

李異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鑄日  
鑄錢二十萬時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不足於用命商  
賈鑄錢者皆出以市貨以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而銀無益  
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  
師用錢稍少二十詔短陌及有銖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  
行衢路者不問復採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  
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  
東節度使王鐸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  
聽為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  
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等請許商  
人於戶部度支鑄飛錢然商人無至者憲宗出內庫錢五  
十萬緡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拒命  
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議內外用錢每緡鑄二十  
外復抽五十以贖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  
帛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貶傳錢沒入官以五之一  
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鑄錢乃爭市第宅而富貴倚神  
策軍官錢為名府縣不敢問銖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  
軍薄集燭等毆傷更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軍使浚決帝  
不能用詔送本軍而京兆府遣人泄決寶曆初河南尹王起  
請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銖錫土

史綱卷之七十五

五



十為百云

刑法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昔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唐律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

木為之，唯鑄錠釘銀紐，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於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以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則肆鑄之，鑄千錢為器，售利數倍。於是禁銅器官製以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採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鑄錢，鑄錢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鑄錢使以工有常數，不能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坊鑄錢。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禁用舊錢。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鑄復鑄為像，昭宗末，京所用錢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

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朴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千遠也。五曰死，乃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鞭刑及梟首、輶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而煬帝昏亂，民不勝其毒。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納言劉文静等相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囚亂目法者，眾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篇，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統刑之屬五十

萬紀可恨  
幸亦延於  
非命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五

皆免死而斷右趾。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曰。受刑者。高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為斷趾。蓋寬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後劉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律令四十餘事。論房玄齡與弘獻等。重加刪定。玄齡等謂古者五刑。則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則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其害致死。歎曰。夫鑿者。刑之至輕。死者。人之至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乃詔罪人無得鞭背。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為相州刺史。故蘊古。奉不以實。太宗怒。遂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後復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昔王世充殺鄭頤。猶能悔之。近有府史。取賊不多。朕殺之。是恩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致思。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未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撤樂減膳之意。舊律。兄弟分居。連坐則俱死。同州人房璠。以弟諒反。當從生。帝錄囚。為之動容曰。反逆有二。與師一也。惡言二也。輕重不同法。鈞謂之反。連坐皆死。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五

豈得其平耶。玄齡等議曰。令祖得蔭孫。是祖孫重。而兄弟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意。於是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皆配。沒惡言者。兄弟配流而已。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為令。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取尚書省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凡州縣皆有獄。而京兆河南。獄治京師。其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獄。京師之四。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凡月皆停死刑。京師決死。海。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判官。范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游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甕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伏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天下疑獄。獄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眾議之。錄可為法者。送秘書省。奏報不馳驛。經覆應決者。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問獄囚。枉殺極情。治不如法者。枉殺錯鉗。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囚輕重。用之。囚二十日一訊。三訊而止。數不過二百。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

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校而加，枉官品勲階第七者，鎮禁之，輕罪及十歲以下，至八十以上，廢疾侏儒懷妊，皆頒繫以待斷。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校給假，疾差復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為官奴婢，隸司農七十免之。凡役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于厨僮，流移人授程樹，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太宗以古者斷獄，訊以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纖悉條目，本於仁恕。然自張趙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為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比法網浸密，其咎安在？對曰：下之寬猛，視上之所好。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所以吏皆濫文為自營計。帝矍然，乃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十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減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罪戍之，以輕重為更限。廣州都督党仁弘嘗率鄉兵助高祖起義，封長沙郡公。仁弘交通豪酋，納金寶，沒降將為奴婢，又擅賦夷人，及還有舟七十，或告其贓，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貸為庶人。既而名五品以上，謂曰：賞

罰所以代天行法，今朕寬仁弘死，是曲法以負天也。人臣有過，請罪於君，人君有過，宜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藥席於南郊，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陛下錄功而寬仁弘死，非以私也。何罪之請？百僚頓首三請乃止。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人，上問之，縱使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嘗謂群臣曰：語云一歲再赦，好人暗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高宗卽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无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領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俄風中，太常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又加刑正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刪武德至于垂拱詔勅為新格，藏于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龍元年，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為散頒格。睿宗卽位，戶部尚書岑羲等又著太極格。玄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又著開元格。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天寶四載，又詔刑部尚書蕭嵩增損之。肅宗代宗無所造。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勅奏議，擬其可為法者藏之，而不名。肅宗時，刑部侍郎許

孟容等。刪天寶以後勅爲開元格。後勅。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勅爲太和格。後勅。開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謩。採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于開成制勅。刪其繁者。爲開成詳定格。宣宗時。左衛率府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勅。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書曰。慎乃出令。盡法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臣。常莫克守之。而喜爲變革。至其繁積。則雖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爲姦。此刑書之弊也。自高宗以來。其大節鮮可紀。而格令之書。不勝其繁。高宗既昏懦。繼以武氏之亂。毒流天下。幾至於亡。自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濫矣。當時大獄。

史綱

卷之十百七十五

五

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釋柳而笞。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或至死。而杖未畢。乃詔除四十九條。然無益也。武后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告密之法。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自徐敬業。越王貞。琅瑯王冲等。起兵討亂。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與侯思止。王弘義等。集告事數百人。共爲羅織。薄陷無辜。自唐之宗室。與朝廷之士。日被告捕。天下之人。爲之不足。如狄仁傑。魏元忠等。皆幾不免。其酷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姦儉告訐。習以爲常。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鑿空爭。

能相矜以虐。泥耳褻頭。招脅箠。爪惡髮。燬耳。卧鄰。截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晝絕。食飲。夜不使眠。號曰宿囚。殘賊威暴。取快目前。被誣者。求得速死。何所不至。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泰。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納。麟臺正字陳子昂。亦上書切諫。不省。及周興。來俊臣等。誅。后亦老。其意少衰。狄仁傑。姚崇。宋璟。相與論。垂拱以來。酷濫之冤。太后感悟。由是不復殺戮。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辨狀。而加語者。以故入論。玄宗卽位。勵精政事。常選太守縣令。親告戒之。良吏布州縣。二十年間。衣食富足。人罕犯法。刑部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烏雀。

史綱

卷之十百七十五

五

不栖。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爲幾致刑錯。而李林甫用事矣。自來俊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所誣陷誅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邊功。遣將分出。以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乏。轉漕輸送。遠近煩費。民力困弊。盜賊起。而獄訟繁矣。乃下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本以待肉刑。或犯非巨盜。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施德於民。然巨盜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賜也。安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虔緒奔河北。自大臣陳希烈等以下。脅從。

者數百人相率待罪闕下。肅宗深刻喜刑名，詔以御史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劾奏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爲重罪，斬于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恒要斬，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其餘決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刑，集百官臨視，家屬流竄。史思明高秀巖皆自拔歸命，聞珣等被誅，懼乃復叛。而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及王珣爲相，請三司推嚴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肅宗亦悔。數曰：朕爲三司所悞，臨崩詔天下流人皆釋之。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爲戒，及河洛平，下詔河北河南吏民任僞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劇賊高王、聚徒南山，唱人數千，後擒獲，會赦，代宗將貸其死，公卿議請誅，帝杖殺之而已。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曰：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在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勅決人，捶無數，資廩元年，詔凡制勅與一頓杖者止四十，至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德宗性猜忌，然用刑無大濫，故時死罪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至是悉罷之。憲宗卽位，敕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時李吉甫半終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類降勅令，獨通負貶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終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

乃平國用，中興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奸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及他盜贓踰三匹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夫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爲民防也。今不降其本而廢常刑以啟其姦，是猶積水而決其防也。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爲幸，穆宗昏童然頗知慎刑，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制自高祖太宗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宜廢，乃罷之。太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典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宗文，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典免父同，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爲失刑，文宗躬自謹畏，然聞宦肆毒不能制，誅殺大臣

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冤。爲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繼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稭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先時竊盜不死。原其情。迫於饑寒也。至是賊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而宣宗亦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自玄宗以後。人主不能考立法制。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不足以示後世。故自肅代以來。可書者罕矣。懿宗而後。無所稱焉。

藝文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藝

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譌述。而聖道祖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是三皇五帝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細終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疇填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大主述絕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

共入萬二千三百餘卷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五

藝

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甚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正。而天人備。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質。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操。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朱遵貴監運東

丁爲大列經史于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泉之亂存者蓋渺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成歛書本庫有詔還於秘閣復命監察御史章昌範等詣道求購及從洛陽蕩然無遺矣

史緯卷一百七十五終

史緯卷一百七十五

置

史緯卷之一百七十六

唐書七

宋雍丘朱祁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婕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禮周官但損益云禮本夫婦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謙嚴女誥不干于朝外言不入諸闕開雅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堪爲內助若夫寵嬖之典常在中主牀第既交則情與愛遷笑言既熟則事爲私奪溺則易昏柔而不斷邪說似忠故受而不疑醜行相狎反狎而爲奸左右附之儉士基之狡謀以制其先信誓以錯於後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至楊氏專房玄致播遷張后制中肅幾拱手吁可嘆哉中葉以降

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嫜溺之私。羣閣朋進，貴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皇后，寶氏，平陵人。父毅，尚周武帝姊襄陽公主。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列女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家本靖北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開來，不敢言梗矣。」武帝嘉納。帝崩，后哀毀如所生。開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扶舅家禍，殺逆掩其口。」毋妄言，亦善族常謂公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見，不凡，不可妄與人因。」

史錄 卷之七十六

不中。及高祖請昏，射中兩目，遂歸於帝。元貞太后年老有疾，性素嚴，諸婦皆畏避。后怡然承事，或淹月未解帶，能文章，工筆札。高祖或命后代書，人不辨也。崩年四十五。初，煬帝時，帝多畜善馬，后曰：「上性樂此，盡以獻，謂之連罪，無益也。」不聽。果坐。帝見隋政亂，多妄誅，乃爲自安計，數奏薦大名稱。煬帝果喜，擢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及卽位，過慶善宮，觀覽，欽歎。顧侍臣曰：「昔母后生朕於此，今有我永遠，何以報德？」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它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悟，悲不自勝。因詔有司大發倉賑貧窮，以爲后報。

馬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洛陽人。其先魏拓拔氏，後爲宗室。長因號長孫。父晟，隋左驍衛將軍，后喜書傳，視古善惡，以自鑒。尙禮法，隱巢構，后孝事高祖，謹承諸妃，以消釋譏毀。帝卽位，立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帝與言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索也。」可乎？後廷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兄无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元功，帝將引之輔政，后固謂不可，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朝權。」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以无忌爲尙書僕射，后密令固讓。帝聽之，后喜見顏

史錄 卷之七十六

色。嫡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无忌出居外。及后貴，未嘗以爲言。後與李孝常謀反，將誅，后叩頭請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尸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死。流越雋，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忠無德，與名諸器何爲？」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后所生，勅有司裝飾倍長公主。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然則長公主尊於公主，制有等差，詎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魏徵，未知其爲人也。」今乃能納主於義，妾於陛下夫婦之親，有所言猶候顏色，况臣下情隔分殊，而敢犯顏諫爭，此忠臣也。願許之。」與天下爲公。



齊不  
文之  
病失  
之弊

賢妃口

史

卷之七十六

五

帝悅疾亟太子請大赦此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為敕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敬豈宜以我亂天下法太子以告房玄齡羣臣請遂赦后固爭而止及大漸與帝談請帝納忠容諫省遊畋作役時玄齡小謹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祕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朕為權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願因山為壘無起墳器用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帝為之慟謂近臣

曰我豈不知命而割情乎願內失賢佐哀不能自已因出女則示之曰后此書可以垂後也賢妃徐氏名惠湖州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經八歲能屬文父孝德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不釋卷辭致贈詩文無滯思帝益禮顧之遷克容權孝德水部員外郎貞觀末徵調兵討四夷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諫曰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爾懷死生之痛因

唐書  
卷之七十六  
五

史

卷之七十六

五

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竭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爾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克伐暴有國常規然跋武戰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國利忘害肆情而縱欲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長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委又開治民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關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願有工力之費繼以茅茨示約猶典木石之戒假使和順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早宮非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痛遠驕主之為虐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質珍奇若神僊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古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王杯豈招亡之術絳紉用之而國亡方驗傷農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習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並探願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踪百代安危

之跡與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  
環目闔之內乃哀重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  
行之不易志願於業恭體趨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  
始創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洪名與日月無窮  
盛業與乾坤永久帝善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  
我厚得先狗馬待國寢吾志也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  
陵女弟為高宗發好亦有文藻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人父仁祐封魏國公母柳氏魏國夫人  
帝以先帝才人武氏為昭儀昭儀與后及蕭良娣爭寵后  
與母挾相道疊上帝解魏國夫人門籍中書令李義府等佐  
昭儀以偏言怒帝遂廢后及良娣為庶人囚之宮中宗族流  
嶺南立武氏為皇后後帝念后與良娣同行至四所見門禁  
銅殿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安在二人同解  
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嗚曰  
使妾死而更生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武氏知之  
促詔赦一百刷其手足反接投醴毒中曰令二姬皆醉數日  
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  
分也良娣獨屬武氏狐媚禍國願我後為猶使武氏為風花  
其喉武氏聞之詔六宮毋畜猶武氏類見二人被髮懸血為  
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從還萊宮風復見故多駐東都

史

卷之七十一

七

見太宗朝  
不亦難乎

李義府  
主謀廢后  
史作主手

史

卷之七十一

七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文水人太宗聞武士驥女美召為才人  
時年十四母楊氏泣之與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  
也既見賜號武媚高宗為太子入侍悅之帝崩嬪御皆為此  
丘尼高宗即位王皇后久無子蕭良娣方貴幸它日高宗過  
佛廬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知其狀引內後宮欲  
以掩蕭妃之寵才人有機數下辭降體事而后喜之數稱  
於帝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妃右不欲為后下矣后性  
簡亢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  
分遺由是后及蕭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  
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覺兒于余下伺帝  
至陽為歡笑及發金視之兒死矣伴驚問左右皆曰后来武  
氏大悲泣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蕭妃謀媚今又爾  
耶武氏遂逐后與母厭勝帝信其言將廢之長孫无忌褚遂  
良韓瑗來濟以死爭帝猶豫未決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  
許敬宗即請立昭儀為后帝意決遂下詔廢后詔李勣于志  
軍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于蕭儀  
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于宗廟贈士驥司徒  
尉國公母楊氏代國夫人后城寓漢阻不取柔屈以就大事  
帝謂能奉已故排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益威福施施無忌憚  
帝懦昏后鉗勒之久之不能平驍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

民氏先藏武

集中為難視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告之儀因言皇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帝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至帝所自訴帝羞縮乃曰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殺儀及其子庭芝后既還殺元舅長孫无忌大臣蕭瑄等至是謀儀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及四方奏章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惜也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大集諸儒內禁殿謀列女傳臣執等書因令學士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始士義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嫁賀蘭越石蚤寡封韓國夫人仲即后季妹郭孝慎前死后兄子惟良

史事 卷之七十一

人

惟運與元慶等過楊氏及后薄及是元慶為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惟運蒲州刺史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噶昔事乎今日謂何惟良等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履緣咸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使后偽為退讓請惟良等外遷無示天下私以惟良為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涪州元爽坐事死元慶以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妹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嬙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令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懷運皆殺之以韓國子敏之奉士禮祀魏國卒敏之入平帝見之慟敏之哭不對后曰見疑我俄死威

高宗在日  
武氏已如  
此帝前可  
知已

亨元年楊氏卒詔文武九品以上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成陽時天下旱后偽表求避位不許贈士禮太原郡王楊氏為妃上元元年進號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為太子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庭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酷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而立子哲是為中宗帝將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收人心奏令羣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贖邊兵恐四方妄議虛實請罷之詔可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曰風上逆硬血頭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也帝體寧刺血處耶文仲頓首請命帝曰醫議奏為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為之

史事 卷之七十一

九

文仲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嫌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綽寶以賜帝崩中宗即位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勛殺太子賢於巴州而還廬陵王於房州后御紫宸殿施紫帳臨朝稱制帝率羣臣上號冊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為神都時睿宗雖立實囚之而諸武惟命柳州司馬李敬業殺揚州大都督長史陳敬之據州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辭眾至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與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城守敬業攻之不克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敬業南渡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恩又曲阿令尹元貞

拒賊死太后詔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率兵三十萬討之戰于高郵前鋒成三朗爲敬業所殺又以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副之敬業敗傳首東都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之及敬業起兵下炎獄殺之并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他日太后召羣臣廷教之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且受遺老臣仇寇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若過

史

卷之七十六

十

彼則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也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肅宗揣其非情因請臨朝制可乃治銅爲室署東廂曰延恩受求實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得失西曰申寬受抑枉控訴北曰通玄受減步秘策詔中書門下官典領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密有上變者所在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厚爵賞以飲勳之無實者一切不問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工匠數萬巨木每一章千人乃能引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

公懷義鄂人本姓馮名小寶偉岸淫惡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言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使視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增薛紹通昭穆紹父事懷義承嗣三思皆尊事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承嗣遺雜人唐同泰獻洛水瑞石后郊上帝謝况號曰寶圖自號聖母神皇擢同泰游擊將軍時柄去王室大臣宿將皆失權勢宗室孤外無寄足地垂拱四年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瑯琊王冲越王貞先發諸王無應者遂敗元嘉等自殺都陽王素節與澤王上金建赴都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數日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與上金俱被縊悉誅其諸子及殺南安王瓌等十二人

史

卷之七十六

七

又鞭殺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死滅殆盡子孫在祿祿皆投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拜洛受圖天子率太子羣臣登夷以次列大陳珍禽奇獸貢物南簿壇下禮成還宮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收服袞冕指大圭執鎮圭唐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及五方帝百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親王士讓從祀號周忠孝太皇楊氏忠孝太后以墓爲明義陵太后自名聖除唐屬籍令薛懷義與羣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奉官尚書李思文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肆斬殺以怖天下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牙有不嫌及

素所憚者以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將相舊臣駢首就戮人不  
自保太后垂拱重憐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  
諸輩命又督草臣固請妄言鳳集上陽宮赤雀見朝堂天子  
請氏武以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  
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  
氏七廟于神都追尊為帝后盡王諸武罷唐廟為享德廟四  
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  
左右不覺其衰兩齒復生改元為長壽尚方監裴匪躬左衛  
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澗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  
雲德潘謁帝皆歷新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有上封事言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十一

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國俊至廣  
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流人號哭不服國俊驛之水曲一  
日戮三百餘人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太后遣劉光業王  
德壽鮑思恭王大貞屈貞筠等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  
安南等六道訊鞠擢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殺九百人德壽  
殺七百人其餘不減五百人皆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國  
俊等相踵死見有物為厲云右臺御史周矩上疏曰商人告  
訐習以為常惟劾之吏以驗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  
殘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信試取告牒無驗者使推其  
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膏肓謂陛下朝為手

足夕為寇警一極攝建便與妻子永訣音周用仁以昌泰用  
刑以亡惟陛下察之太后亦寤其冤獄乃稍息而酷吏寢以  
罪去詔六道使所殺者還其家屬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者員外郎  
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盤脫校書郎舉人沈全交  
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太  
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不惜祿位以收人  
心然不稱職者誅黜之有罪即加刑誅不少縱政由已出明  
察善斷故英賢競為之用拾遺張德生男私宰飲宴同僚補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十一

關杜肅懷肉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  
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甫不預卿召客亦須擇人因  
出表示之肅大慙天冊萬歲元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首  
老請作天樞紀功德以顯唐典肅制可使納言姚璩護作太  
哀銅鐵合治之晉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  
柱高一百五尺八面而五尺冶鐵象山為之趾頁以銅龍石  
幾惟獸環之柱頭為雲蓋出大珠高丈圓三之作四蛟以承  
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高二丈用銅鐵二百萬斤悉鑄羣臣  
蕃酋名氏其上薛懷義恃寵幸陵轢百官其徒多犯法御史  
馮思勗劾其姦懷義怒遇諸道命左右毆之幾死默啜犯塞

拜懷義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蘇  
味道為長史司馬後服入禁中有逆謀陰募少年千人為淨  
居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朕即使詣獄矩坐臺上  
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  
矩以問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餘僧聽窮劾矩悉投之  
醜裔懷義構矩免官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瑒進懷義因  
焚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恨恣太后乃與太平公主  
謀懷義入使健婦縛之建昌王武攸寧率壯士擊殺之以奔  
車載尸還白馬寺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  
有監有丞監三品以易之為之後改為奉宸府承嗣三思營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求為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  
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  
思意吉項說易之昌宗勒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  
官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回都治瘵皇問且請遜  
位於王乃復立廬陵王哲為太子太后祀天南郊加號天冊  
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壇南有大樹赦日置雞其  
杪號金雞樹神龍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張  
柬之與崔玄暉等建策請中宗誅易之昌宗於是羽林將軍  
李多祚等帥兵自玄武門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聞變  
而起桓彥範請傳位中宗太后返臥不復語中宗復位徙太

人知中  
宗古今所

后于上陽宮帝幸百官問起居十日一謝宮後朝朔望遷東  
都武氏廟于西京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武王者咸降爵是  
歲后崩年八十一附乾陵大早新陵輒雨武三思韋章庶人  
復用事帝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廊用五品官子博士楊孚  
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官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  
崇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借以君準臣則  
惑乃止及韋武謀廢崇恩廟及陵貞觀初太白晝見太史占  
曰女上昌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  
宗曲宴為酒令命各言小字左武侯中郎將李君美言小字  
為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君美武安人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封武連縣公官邑屬縣皆有武字上忌之使御史劾君美與  
狂人為妖言謀不軌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  
自託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論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其于茲君篡國之主皆不貶黜之以篡竊莫大之罪不  
沒其實所以著其惡而不能隱也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  
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國政遂不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  
歟抑偶合于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列武后于本紀夫吉  
甫之於人猶影響也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于凶者  
有矣為惡者必及于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遂以  
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于

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章氏則禍不旋踵矣。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路之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長安人父瑒尚高祖常樂公主帝為英王聘為妃武后不喜之幽妃內侍省瑒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朝謝隨瑒之官妃既囚局鍵牢謹日給飼料衛者候其突煙數日不出披戶視之死腐矣瑒預越王事死中宗崩章庶人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諡以后祔定陵。

庶人章氏萬年人。中宗即位立為皇后帝處房州與后同幽閉情愛甚篤帝每問使至輒惶惑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何常寧失一死耶何遽如是帝與章氏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

史籍

卷之七十六

宋

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帝復位后遂干與政事張柬之等欲盡誅諸武三思懼因上官昭客入請於后后遂與三思通三思與章氏升御林博戲帝從旁為之典籌其無耻如此三思潛入宮中反易國政凡東之等所斥去者悉召還起建陽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中宗章氏臨觀武崇訓以帝皆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齊築場以利其澤東之等方勸上誅諸武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奈何御史鄭愔諫事三張貶貶宣州參軍坐賊亡入東都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

大王將死而滅族也後大笑者喜大王之得情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將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今大王晏然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謀主三思與章氏日夜諮譟等因為上畫策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竟以計殺五王三思誣章臣上后號為順天皇后乃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盧已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共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先朝禍累未遠甚可懼也如令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後宮謙讓不亦善乎不聽章月將告三思亂宮掖杖流嶺南廣州都督周

史籍

卷之七十六

宋

仁軌斬之以矯三思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太史迦葉志忠表上系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時歌堂堂天后時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系條章蓋后妃之德專權乘共宗廟事也賜志忠第一區絹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宗楚客諷補國趙延禧離釋系條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昭容以武氏事勳后數改制度陰儲人望寵樹親屬昭容與母及尚宮賀婁

靜能不同  
二人所惡  
是神助

氏等多受金錢封巫趙氏隴西夫人出入禁中繇是愚敎糾封出矣三年帝郊以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彿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禁架常侍馬泰客善醫光祿少卿楊均善烹調皆引入後廷均泰客悉於后四年參軍燕欽融上書言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而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然楚客矯制令飛騎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均泰客恐事泄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為皇太女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時議謹咎泰客及安樂公

史籍

卷之七十六

太

主后大懼引所親計議乃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留守東都將軍趙承福薛簡以兵五百衛護王重福與兄韋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列府兵五萬分二營屯京師然後發喪太子卽位是為殤帝皇太后臨朝溫總內外兵檢護宮省族弟濯播宗子捷播驛高崇及武延秀分領左右屯營羽林飛騎萬騎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播驛入軍中輒悍萬騎欲立威士怨不為用俄而臨淄王引兵夜攻玄武門入羽林殺播驛斬開進太極殿后遁入飛騎營為亂兵所殺斬延秀安樂公主分捕諸韋武與其支黨悉誅之梟后首東市追貶為庶人論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

滅何哉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遜嗣帝改國號然實謂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韋氏乘大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教號令不一既弑帝引睿宗輔政權已去而不知玄宗因藉手夷滅之其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上官昭容名婉兒陝州人祖儀及父庭芝死時婉兒始生與母鄭氏配掖庭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指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拔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借其才黥而不殺羣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謀中宗卽位大被信任拜昭容追封儀楚國公庭芝天水郡公鄭氏沛國

史籍

卷之七十六

太

夫人婉兒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宗節慈太子不平及東兵攻肅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太子既敗婉兒勸帝修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辭麗清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帝卽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引侍臣宴其所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婉兒與近嬖皆營外宅喪人機夫爭候門下肆狎昵以求劇職要官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半因帝遺制虛列其功加甄賞及韋后敗斬關下初鄭氏方姪夢巨人昇大稱曰



持此稱量天下及生婉兒母戲曰稱最者豈爾邪輒啞然  
後求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追復昭容謚惠文拾遺王昱鄭  
氏從子也嘗謂鄭氏曰上往因房陵武氏得志而卒中興天  
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其必敗今昭容上所  
信而附之且滅族矣鄭氏以告婉兒不從節愍三思果索  
之始憂懼及草遺制乃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  
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之開元初哀次  
其文章詔張說序之張說之文又其文

唐宗昭成皇后寶氏抗曾孫也婉淑循禮則帝為相王納為  
孺人即位進德妃生玄宗追稱皇太后與肅明劉皇后附橋

史綱 卷之七十六 三

陵初太常謚后曰大昭成或言以單言配之應曰大昭若昭  
成以復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又按范曄漢光烈等為比太  
常謂范曄以帝號標后謚是史家記事證婦人非必與夫同  
也入廟稱后繫夫在廟稱太繫子父母生號也西伯既沒乃  
謚文王豈以夫從婦乎漢法不可以為據乃謚昭成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人帝為臨淄王聘為妃及即位立為皇  
后撫下有恩后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帝密欲廢  
后以諸妾廢收編言死后兄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  
奈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事是  
帝自臨劫詔有司曰皇后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

武宗時宗  
室失職不  
能保其王  
何其至此

野史  
史也

天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泣曰陛下  
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麤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  
阿忠后父仁皎小名絳是久乃廢時王諶作翠羽帳賦以諷  
帝未幾后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帝亦悔之寶應元年追  
復后號

惠妃武氏恒安王攸止女也幼入宮帝即位得幸王皇后廢  
進冊惠妃禮秩比皇后初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生  
太子瑛及妃進麗妃恩弛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  
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專寵將立為皇后御史潘好禮上  
疏曰禮父母之誓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誓不予也陛下欲以

史綱 卷之七十六 三

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  
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  
不飲匹夫匹婦尚且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  
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嘗蔡丘曰無  
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也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  
人間咸言前有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開復相位今太子非  
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僂宸極則儲貳將不安古人所以  
防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生子必秀姦凡二王一主皆  
不育及生壽王帝命養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  
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會妃

堯年四十謚貞順皇后

貴妃楊氏年十四爲壽王妃武惠妃薨後廷無當意者或言妃姿質天然遂召見禁中帝驚異使自出妃意巧爲女冠號太真更爲壽王聘章昭訓女而太真得幸時年二十二矣妃善歌舞曉音律習算籌穎迎意輒悟帝大悅寵之專房宮中號娘子禮儀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外國公權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錡鴻臚卿錡侍御史而到亦寢顯到國忠也三姊皆美勅帝呼爲姨封韓號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寵後震天下臺省州縣奔走期會過於詔敕四方貢獻結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追奪封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至

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好進九章銀青大夫擢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枝置騎傳送不三日走數千里色味未變已至京師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銑鑽地更使外第手帝感動輟食詔中人賜之妃附謝曰妾有罪當萬死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謝帝帝見之駭惋遽召入寵遇如初帝幸秦國及國忠第賞賜鉅萬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燭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銅墮馬瑟瑟珠璣狼藉十道香聞數十里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僉騎爭闔門輒延護競主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請殺楊氏妃貶馬郡尉程昌裔官國忠輔政其子嗣尚萬春公主適尚延和郡主弟龜尚承榮郡主詔爲玄琰立廟帝自書其碑結秦國早死而韓號與國忠貴最久我國家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耻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婢百餘騎炬密如晝觀旌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爲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因韓號以請輒送至數千金以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姬約爲兄弟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指言妃及諸姬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現請死帝乃止及西幸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至

至馬兒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繼路祠下裹尸以紫茵殯道側年三十三帝還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召亂為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密遣中使者具棺柳改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懷感流涕命工親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歎歎馬兒之難就國與國忠妻裴柔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就國先殺其二子因自殺柔刺殺其女乃自頸不殊吏截置子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

肅宗廢后張氏鄆州人祖母賈氏昭成皇后女弟也玄宗幼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肅

失母賈氏撫育為備帝即位封鄆國夫人親愛無比子去逸生后肅宗為太子納韋元珪女為妃后為良姊妃兄堅為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絕良姊得專侍太子性慧辯能迎意傳合玄宗西幸良姊與太子從將度渭百姓都道乞而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同請良姊贊其謀遂定計北趣武時軍衛單安夕大良姊必寢於前太子曰暮夜可虞捍賊非婦人事封曰若有舍卒妻自當之殿下可為計及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止之對曰今豈自茲時邪乾元初立為皇后詔內外命婦朝光順門贈其父尚書左僕射姊妹皆封號弟清尚太寧郡主潯尚延和郡主后能牢寵稍

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倚以私謁撓權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抱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刺血寫佛書以示誠建寧王倓敗短后於帝后怨之卒被譖死繇是太子事后謹甚后猶欲危之然其子昭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寶應九年帝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等謀立趙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衛太子由后別殿代宗立羣臣請廢為庶人殺之清潛皆流放后與輔國相倚

肅敬皇后吳氏濮陽人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肅

太子內憂髮髮班禿後入謁玄宗怪之因幸太子宮見廷宇不灑掃樂器塵封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見居處乃爾將軍亦使我知乎詔選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於外料擇人得以藉口取掖庭衣冠子可也選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寐太子問之對曰夢有神降我甲冑帶劍決我脅以入痛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遂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三日帝臨浴之皇孫體孱弱負姆嫌其陋更取宅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因叩頭言非是帝曰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畱內樂宴具以賜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

柔太子甚禮之年十八薨代宗卽位追尊爲皇后合葬建陵啓之貌澤若生衣皆赭色見者嘆異謂有聖天子之符云

正壽太

代宗唐高祖后沈氏吳興人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庭王復東都出之王北討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德宗爲皇太子訪后不能得及卽位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百二十七人易良妻崔氏入謁帝易服命王韋二美人出拜詔崔氏勿答建中元年具冊前上皇太后尊號帝歔歔感咽左

史

卷之七十七

辛

右皆泣中書舍人高參議漢文帝卽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漢故事令有司分遣諸沈行州縣初色咨訪以宣皇帝孝思冀上天降休靈命允各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遣大臣備法駕奉迎帝乃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故高力士女能言禁中事而年貌頗似后女冠李真一嘗從后游見高氏疑以爲后高氏含糊應之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氏亦嘗割瓜傷指時宮中無識后者於是睦王等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大喜羣臣皆賀力士具言其情詔貸之帝謂左右曰吾寧受百

罔冀得一真於是自謂太后者數矣及索驥皆辭終帝世

無聞焉憲宗卽位有司言皇太后沈氏歷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建中時發明詔遣使者奉迎凡舟車所至罔有不逮歲推月遷參訪理絕請因大行皇帝啓殯爲皇太后發哀中人奉麻衣置輓坐宮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

皇太后發哀中人奉麻衣置輓坐宮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

元陵祠室詔曰可建中太后於夫既不可稱太故

建中太后於夫既不可稱太故

建中太后於夫既不可稱太故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瑯琊人后性柔順宮中化其德莫不雍

睦而止憲宗內禪尊爲皇太后后謹畏淹抑外家無少假貸訓

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崩年五十四遺令曰皇太后微問具位

史

卷之七十七

壬

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亡人嬰霜露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宮中非朝暮臨無輒哭無禁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衆樂侍醫無加罪陪祀如舊制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父駿尚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聘以

爲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生穆

宗元和中羣臣請立爲后時帝後庭多嬖孽恐后得尊位錯

擊之不得拜故章報聞罷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移御興

慶宮凡朝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歲時慶問燕饗內

殿成里命婦車騎駢塞環珮之聲滿宮帝朝夕供御務華衍  
修大稱后意后皆幸驪山登覽裝回詔景王梓禁中從帝自  
到昭應奉迎留飲數日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  
吾效武氏邪太子雖幼宜選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  
立皇太后帝崩倉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為文宗文  
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差果時鮮及四方珍奇必先獻宗廟  
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游畋角武并擇五坊小兒出入禁中  
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明天子后曰諫臣章疏  
宜審覽度可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諫勿納偏言  
以忠良為腹心此明天子也帝再拜還案諫章閱之往往道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元

游獵事自是稀遊畋武并小兒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母鄭氏  
本后侍兒有風怨帝奉養禮稍薄后意鬱無聊登勤政樓將  
自阻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葬景陵外園太宰  
王崧請合葬景陵神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謀之崧  
曰后乃憲宗元妃立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怒去令  
崧責之崧終不撓擲曰君信孤直恥崧句容令懿宗立崧  
還為禮官中抗前論乃詔后主神廟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為建安王后入侍生文宗  
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后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  
有弟帝為訪之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婿呂璋白見之太后謂

宣宗時  
宗后姓王

氏

得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為鄆坊節度使始節  
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為難裝因三倍取償前節度未及償而  
死軍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特仇士良憾之會聞有男  
子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召洪下獄按治乃代人詔流  
賜賜死帝以本為其太后弟擅贊善大夫寵贈三世不淹  
旬賜累鉅萬然太后真弟庸庸莫能自達本給得其家系士  
良主之迷信不疑歷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扶言泉州  
男子蕭弘自言太后弟御史臺參治非足昭義劉從諫為言  
請與本辨有詔三司雜問乃皆妄本流愛州弘流儋州而太  
后弟終不獲太和中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實曆太后居慶安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元

廢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歲時慶賜率歸視  
道至南內羣臣及命婦詣宮門候起居有司送四時新物于  
三宮稱賜帝曰上三宮何可言賜連索筆改賜為奉開成中  
正月望夜帝御威泰殿大然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  
禮如家人諸王公主皆侍武宗時從積慶廢號積慶太后大  
中元年崩  
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長慶  
時冊為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為皇太后封后二女弟為夫  
人有司奉太后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既問宰  
相從葬光陵與但耐廟號安奏言神道安於靜光陵因山為

俱有

婦人之文  
莫死於太  
綱不愈於  
華氏乎

此亦有何  
謂之可說  
有此賦持  
與女學上  
也

固且三十年不可更穿福慶崇榮已有所請奉主附穆宗廟  
便帝乃下詔曰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太后謂朕曰天  
子之孝莫大於承緒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  
實生嗣君當以耐廟祿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尚書宋若昭貝州人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  
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華昭文尤高性皆素潔鄙蕪  
澤濃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凡裔為姻對聽  
其為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若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  
章宣文若擬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為  
傳中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上言德宗召入禁中

史籍

卷之十百七十六

三

試文章并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附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  
廣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榮賞又高其風操不以矣  
侍命之呼學士擢其父饒州司馬元相本若莘卒贈河內郡  
君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莘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練  
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  
主率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尚簿葬若憲代司  
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於論議尤禮之太和中華  
訓鄭注用事惡宰相李宗閔講宗閔因駙馬都尉沈瑑厚賂  
若憲求執政帝怒幽若憲外第賜死家屬徙嶺南訓注敗帝  
追恨之若倫若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敬宗貴妃郭氏右威衛將軍義之子以選入太子宮生晉王  
晉妃淑麗冠後廷又早得子帝寵異之以為貴妃文宗立愛  
晉王若己子待妃禮不衰亡其薨年

武宗賢妃王氏邯鄲人善歌舞年十三入宮中性機悟武宗  
嗣帝位妃陰為助進有寵進號才人狀貌頗類帝每暇  
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服從略同至尊相與馳騁出入觀者  
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  
不素顯恐詔天下議乃止帝欲方士說餌長年藥後寢不豫  
才人每謂親近日陛下日餌丹欲求不死今膚澤消稿吾獨  
憂之俄而疾革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

史籍

卷之十百七十六

三

將與汝辭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得不詳語帝曰脫如我言  
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願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  
悉取所貯散遺宮中帝已崩即自經帳下當時頗疑雖常  
如才人者返骨義之為之感勸宣宗即位贈賢妃陪葬瑞陵  
宣宗元昭皇后麗氏不詳其世少入邸最見寵大中中亮贈  
昭容詔翰林學士盧真銘其志具載生韓王萬壽公主後薨  
昭等五王居內院而鄆王獨出閣及即位是為懿宗外頗疑  
帝非長真出銘辭以示外廷眾乃解近冊為皇太后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顯帝為壽王后得侍妃麗多  
智恩寵厚甚既即位冊為皇后光化三年帝獵夜歸遇德王

身不能保  
何況妻子  
哀哉

宗室

還邸遇劉季述雷王紫廷院明日季述等挾王陳兵召百官  
脅帝內禪后恐賊臣加害天子即取聖授季述與帝同幽東  
宮賊平反正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  
身賊手矣涕數行下帝奔播既屢威柄盡喪左右皆悍奴后  
侍膳服無須臾離帝側至洛帝憂忽忽與后相視不知死所  
已而遇弒宮中不敢哭哀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徙居積善宮  
將玄暉為全忠遷九錫入喻后后度不免見玄暉垂泣所哀  
以母子託命宜徽使趙殷衡請於全忠曰玄暉等銘石像座  
積善宮將復唐室全忠怒遂繼后以醜名加之廢為庶人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六

季

江夏王道宗太祖曾孫也義叔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  
通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  
曰爾計謂何曰武周藉勝而來其鋒未可當宜以計摧之彼  
烏合之眾不能持久若堅壁以挫其銳待食盡氣老可不戰  
而擒也王曰休意與我合既而賊糧盡夜引去追戰破之拜  
靈州總管梁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入寇道宗城守伺隙出戰  
破之高祖曰昔魏任城王彭有卻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  
王貞觀三年為大同道總管與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吐  
谷渾寇邊靖出昆丘道詔道宗與侯君集為副賊聞兵至走  
出塞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追之君集未行道宗以單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六

季

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嗣道宗陰引千騎  
起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從封江夏授鄂州刺史坐貪賊帝  
怒曰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粟賜多而貪不止  
顧不鄙哉免官削封戶明年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  
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言君集習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  
何以知之對曰君集忌而矜功耻為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  
不平帝曰君集功臣材堪將相朕寧惜爵位第未及耳不宜  
輕億度使自猜危既而君集反帝曰誠如公所料帝將討高  
麗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不敢深入道宗請  
以百騎往帝許之問其還期曰臣請二十日行雷十日覽觀  
山川一月之內得還見天子道宗因秣馬東兵旁南山入賊  
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高麗兵斷其路更走問道宗帝  
如期帝曰貴有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疋詔與李  
勣為前鋒濟遼拔蓋平城賊救兵大至道宗領騎殺四千諸  
將欲沒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遠來其兵必疲我一鼓破  
之必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  
何待助然之道宗還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勦合擊  
大破之帝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闕攻安市城拒闕毀  
道宗失部分帝斬其都尉道宗既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  
恢不若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還以疾辭吹太

常卿高宗承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无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詎與遺愛善流泉州道病卒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子景恒封盧國公

襄武公涵亦太祖後也簡素忠謹郭子儀表為鹽池判官肅宗至平涼朔方雷後杜鴻漸係士馬倉廩使涵奉牋馳謁涵數奏明辯肅宗悅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涵丁母喪奔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而寢使還因請終制代宗見其哀毀許之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封襄武縣公卒子鯛貞元初為饒州別駕妾高氏以善歌入宮鯛因御醫許詠通書坐誅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書

河間王孝恭太祖曾孫也高祖定京師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追擊朱聚破之俘其衆諸將曰此食人賊也諸阮之孝恭曰今列城皆寇若獲之則殺後寧有降者乎悉縱之歸是所至輒下拜夔州總管承制得拜假封趙郡王肅統據江陵孝恭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用其謀遂圍江陵遣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摠內實質之也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魏二鎮進平江陵遷荊州大總管孝恭置屯田立銅冶百姓賴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分遣使者綏輯安慰欽附者四十九州號令達南海輔公祏寇壽陽詔孝恭為元帥討之

引兵趨九江將發大饗士栢中水變為血衆皆失色孝恭徐曰禍福無常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為諸君憂公祏罪惡貫盈今使咸寧以誅討栢中血乃賊臣投首之兆盡醉而罷衆心遂安公祏將馮惠亮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餓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挑之命盧

祖尚選精騎列陣以待兵佯卻賊追北而營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棄丹陽走追禽之江南平授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徹自衛或誣其反召還既無狀拜宗正卿貞觀初為禮部尚書改封河間孝恭性寬恕不矜伐太宗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贈司空謚曰元昭葬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將帥並隸麾下無特將者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于時檢校雍州長史高宗將幸洛洛陽尉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不相率制苟可以利人者行之不疑故勝治有異績武后時遷秋官尚書卒初勝治第起觀閣下臨民居其人候晦曰小人雖賤然室家之私不願外覲今將辭公他適勝治遂微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書

淮安王神通太祖孫也少輕俠高祖兵興吏逮捕之神通亡命入鄂南山與蔡傑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太原約



不成人

更不成人

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與平陽公兵合狗鄂下之自署關中  
道總管以萬寶為副勛為長史崇禮為司馬令狐德素為記  
室從平京師為宗正卿典兵宿衛封淮安王武德初拜山東  
安撫大使黃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於魏化及敗  
走聊城神通追北賊糧盡願降神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  
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在旦暮正當破之以玉帛附賊士  
若降吾何所得乎幹曰實建德將至而化及未平我處兩賊  
間勢必危今貪其玉帛敗立至矣神通怒囚幹軍中士及自  
濟北魏化及軍化及復振神通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  
德先登板壁神通忌其功止軍不進君德怒而還後二日建  
德拔聊城勢遂張山東州縣皆歸之神通麾下多亡去乃退  
保黎陽依李世勣俄為建德所虜及建德滅授左武衛大將  
軍卒子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遷吏于鄆被疾山谷間累旬食  
盡道彥廩服丐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有  
所分辭以飽藏去以待高祖即位封膠東王貞觀初為兗州  
都督丁父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居廬毀瘠親友不復識太  
宗嗟嘆敕侍中王珪臨臨服除復拜兗州都督從李靖擊吐  
谷渾為赤水道總管帝厚以利喚覺項使為鄉導其首拓拔  
赤辭請靖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剽掠  
今將軍若無它我願資兵糧請將與飲血誓之道彥至闕水

史錄卷之十一百七十六

史錄卷之十一百七十六

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怒引兵障野狐峽道彥軍為赤辭  
所乘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詔滅死戌邊召為鄆州都督  
卒弟孝逸武后時為左衛將軍徐敬業稱兵以孝逸為揚州  
大總管帥師南討至淮敬業攻潤州弟敬猷壁淮陰偽將韋  
超據梁山憑險固守以拒官軍孝逸會諸將曰賊今負山  
騎不得勢士無所用其力攻之死傷必眾不如以偏師縋之  
而全軍趨揚州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今置小  
敵不擊無以示威爾兵以守則賊有闕捨之則有後憂不如  
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州縣皆釋甲以俟進兵趨江  
都逆首可致也孝逸從之登山急擊殺數百人超夜走進擊  
敬猷于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引兵直度敬業大  
敗遂拔揚州進鎮軍大將軍武承嗣忌而謂之武后以有功  
貸死流儋州卒曾孫國貞上元初為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  
時亂後民貧而會粟陳旌國貞請以給軍眾怒笑將王振復  
給之曰其番餉以待役眾夜燒衙門國貞逃獄中振引眾劫  
之置旌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  
賊何事復為眾欲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國  
貞清白治辦然峻以操下其眾思得郭子儀故振因以肆其  
惡詔以子儀代之子儀至振自謂見德于儀曰汝臨賊境而  
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遂斬以徇贈國貞揚州大都督

神通五世孫說馬燧節度太原署為少尹李自良代燧有疾大將張瑤得士心請告未許而自良卒說與監軍王定遠秘之先與瑤告然後發喪詔授說節度而後定遠自以有功橫恣請別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於是擅補吏易置諸將彭令苗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屎中其家請尸不許舉軍怨怒說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詔未至定遠謀刺說說走免定遠召將出簡中詔書給曰詔以李景略知西後召說還公等皆有授除諸將欲從之大將馬良輔曰妄言也不可聽定遠懼走乾陽樓召麾下不至自投下死說盡斬同謀者擢節度使卒

史綱

卷之七十六

唐

渤海王奉慈世祖孫也為原州都督薨七世孫敬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殿趾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美里陽美氏有圖爭請戮以辨不之官惡元和時元白詩繼說而世兢重之乃集唐詩之類古者以譏正其失云唐與務廣支庶鎮天下故從昆弟子凡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及親昆弟其遺屬非有功不王所以別親疎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也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勢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云論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

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分猷宣力皆顯然為世豪英如河間之功江夏之器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蕭瑀等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觀徵李百藥以謂不然徵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蓋於哀平桓宣而誅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經悠顏師古請建諸侯而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劉執鸞武氏之禍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天命不可關干所以存也卑弱而

史綱

卷之七十六

唐

無所憚所以絕也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大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家則在封建然而主祚常承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弊者人主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夫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弊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郡縣之制天下一軌弊則土崩瓦解解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矜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

泰而武之  
事在可  
與古月

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殲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國視而竝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割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柴照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燭而華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大公也，私其力於己也，至泰而章之，其制公也，其情私也。夫建侯置守，如文賢運教，亦不可一舉論也。建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六

厚

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類也。王者視所救為之，勿至於弊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說也。

史籍卷之一百七十七

唐書八

列傳

高祖諸子

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荒色嗜酒，敗獵無度，所從皆博徒。隋末，高祖被諸捕賊汾晉間，甯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起兵，隋人踴之急，建成間道至太原，從平京師。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建成素驕縱，雖甚暑，晝夜馳獵，眾不堪勞苦，亡者過半。帝欲其習事，敕非軍國大務，裁決之，稽胡劉介成寇邊，詔建成討之。介成降，建成授其眾，給欲城州縣，使降胡操築陰勒。兵殺六千人，介成奔梁師都。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典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說建成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今黑闥殘傷殘孽，眾不盈萬，唾手可破。請往討之，以自為功。」建成遂請行，敗黑闥於洛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輒誅，不大赦宥，恐餘賊嘯聚，民未得安。既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瑒棄洛州，山東亂有詔降者赦罪，眾不信。建成將所俘獲，盡遣之，使相告。黑闥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帝晚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

布官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相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問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爲兄弟請官秦王封帝裁非有功不得官傅妃嬪皆怨之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田神通已前得不肯與婕妤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奔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邪他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妃父率家童摔毆折一指仍使妃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兒百姓乎王自辨訖不置繇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其母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二

不及有天下也因泣下帝顧之不樂妃嬪因中傷之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樂秦王慨悲泣正爲嘆息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矣東宮慈愛必能全養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建成曰秦王沮遷都議欲外禦寇以久其兵謀篡奪帝愈不悅初帝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苑東宮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皇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諸敕雜行建成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入爲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之宮中將攻西宮或以告帝帝詰

貴建成流連志嵩州華陰楊文幹素凶險建成昵之使爲慶州總管募兵送京師欲爲變帝幸仁智宮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吾安得坐受禍安危之計決之當早元吉曰善乃命郎將余朱煥校尉椅公山趣文幹與兵煥等懼白其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頴驛召文幹元吉陰使頴告文幹文幹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墓等欲殺之以輕太子罪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墓請遣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建成往謝罪乃詣行在所屏官屬入謁叩頭請死投身於地不起帝囚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三

幕中使兵衛守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官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至明乃還宮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小豎子當卽禽之就使假頃刻之久遣一將可立辦耳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可自行還吾以爾爲太子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爲變若不能事汝取之易也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爲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頴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內嬖更爲建成請封德彝亦說帝帝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以兄弟不相容請王珪韋挺於遠方建成猜怨日結嘗請秦王夜宴飲以毒酒王珪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來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母夜聚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

備之力將立東宮而爾蓋讓故成備志今太子之立既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念問且漢爾可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臣不願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通過諸子況我天下至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悲耶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閉之京師一匹夫耳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遂寢俄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長孫无忌等勸秦王先事圖之王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今乃欲殺臣是為世充建德報仇使臣死地下愧見諸賊帝大驚報曰且日當鞫問爾可早參張婕妤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勸官府兵托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不共入朝事何緣知兵備已嚴弟可俱入遂趣玄武門秦王先至以勇士九人自衛時帝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反走秦王追及之元吉張弓欲射秦王不能發者三秦王射殺建成元吉中矢走射近敬德射殺之官府兵攻玄武門不得入接戰矢及殿屋會王左右騎至合擊之眾遂潰帝聞之大驚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阻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受其亂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為奸謀

此已見  
史記

本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若建之元良委之國事陛下高枕無憂矣帝曰此吾之宿心也上召秦王至獻撫之秦王號泣不能止乃立秦王為太子建成死年三十八五子皆誅其黨更相告盧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裴寂不得相告許由是遂安太宗立追復太子諡曰隱以子嗣為後以諸後建成以明後巢刺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高祖西入關蕭守太原帝受禪封齊王為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不舉侍嫗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忌好兵居邊久益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志命壯士拉死之獨武周略汾晉諸右衛將軍宇文弼助守元吉好獵每出常載日圓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飲諫不納乃表於帝曰王數出與實縱獵蹂躪民田左右攘掖高祖為憂射於道觀人避矢以為樂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詔召還元吉密觀民詣闕請開許之武周以五千騎屯黃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皆寇達辭兵少強之至則盡沒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退保祁縣賊急攻之達還并州賊張甚元吉約司馬劉德威曰公以老弱守吾率銳士拒賊因賈寶物攜妻妾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自是令從秦王征討不復顧軍矣

秦王圖東都，晉建德來援，王以精騎逆戰，爾元吉屈突通守世克出兵搏戰，元吉設伏攻之，斬首八百級，東都平，進司徒并州大都督，秦王有大功，而太子不為中外所屬，元吉欲并圖之，乃構秦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為上所愛，殿下雖為太子，其位不安，今不早計，禍且及身。」請為殿下殺之，太子不忍，元吉數請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官掖，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使為游說，帝遂疏秦王。元吉多畜亡命壯士，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泄其事，鴆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實於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於我何害？」笑厭園鳥，城建成。

史記 卷之七十七

太

飾忘社稷之大計乎？於是定計，死年二十四。五子竝伏誅，貞觀初改封，以曹王明嗣。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房遺愛謀反，坐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恪亦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勾叔及兄死，如何？」兵部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誦天下法，遂賜死。」神龍初，復王爵，以孫元遜嗣。漢王元昌，高祖第七子，有勇力，善騎射，數犯國法，太宗手詔誅之。元昌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饋賂，來朝京師，宿東宮，有醜語，見帝，則宮人善托琵琶，謂承乾曰：「事成，幸賜我承乾許之。」制脅血為盟，事敗，帝弗忍，誅，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爭，乃賜死。元昌死，其子元昌，高祖第十子也，長子茂，險薄無行，元禮疾，姬趙氏有美色，茂逼姦之，元禮切責之，茂屏侍衛，藥膳，曰：「為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為？」以餓死。茂嗣，上元中，事洩，茂流死，振州。韓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為澤州刺史，母宇文昭儀，連女也，寵於高祖，既即位，欲立為后，因辭，元嘉以母寵，特為帝愛，諸子無及者。在壽時年十五，聞太后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數慰勉之，少好學，歲書至萬卷，以古文字參定同異，與弟靈龜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開門修整，當世稱之。高宗時，為澤州刺史，武后得政，授太尉，以霍王元軌為司徒，舒王元

史記 卷之七十七

七

人不妄許  
觀此則其  
人可知矣

名爲司空。唐王元嬰開府儀同三司。魯王靈夔太子太師。越王貞太子太傅。紀王慎太子太保。外示尊寵而內圖之。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子讓及越王子冲糾合宗室同舉兵。未發。會武后詔宗室朝明堂。元嘉遣使告諸王曰。大享後。太子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不然。李氏無種矣。乃爲中宗詔。皆諸王發兵。冲即以兵五千攻濟州。諸王舍卒兵不至。遂敗。元嘉至京師。后逼令自殺。年七十。神龍初。追復舊土。子訥嗣。崔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太宗嘗問韋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史籍。卷之十一。十七。又

武氏時流  
人進與者  
不可勝計  
此爲善之  
報也  
史籍亦太  
小

劫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王文操與賊戰。敗。二子鳳賢以身蔽父被殺。文操得全。元軌聞之。遣使弔祭。上其事。皆贈朝散大夫。旌禮其國。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益。有大事。常驛騎咨問。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嘆曰。是非吾等所及也。嘗遣國令督封租。令諸貿易取贏。曰。汝乃誘吾以利邪。遂司徒出爲襄背二州刺史。越王敗。坐徙黔州。崔車載至陳倉。神龍初。復官爵。以會孫鳳嗣。元軌高祖第十五子也。喜游吹戲。慢官屬。嘗使奴乘虎皮。怖其參軍陸英。後幾死。鳳大笑爲樂。孫鳳嗣。鳳娶韋后。就莊王鳳高祖第十五子也。喜游吹戲。慢官屬。嘗使奴乘虎皮。怖其參軍陸英。後幾死。鳳大笑爲樂。孫鳳嗣。鳳娶韋后。史籍。卷之十一。十七。九

詔復職京師平拜太子少師兼河南尹東畿採訪使征牛稅以佐用度然頗自沒其妃張皇后從妹與巨不睦巨遷府縣官備使令妃亦引蒲博少年分黨招貨賄撓政事宗正卿李遵素黨於后發巨賊事貶遂州刺史段子章反巨被殺

滕王元嬰高祖少子也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考冀觀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妃召遇淫之典籤崔衡妻鄭氏元嬰欲通之鄭氏大罵以履擊元嬰流血滿面乃免元嬰慙歷旬不視事帝嘗賜諸王綵五百疋以元嬰及蔣王食鹽下書曰滕叔將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絹二王大慙時江

史

卷之七十七

十

統二王亦貪暴應為府官者皆不願行故時語曰寧向僧崖振白不事江滕將就又隴西王博父與弟奉慈皆荒縱帝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元嬰武后時拜梁州都督薨

太宗諸子

太子承乾太宗長子也少敏惠太宗使裁決庶政有大體每行幸令監國及長好聲色慢游然融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羣小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飲客痛自咎責飾非辭給諫者稽首承乾拜答不暇故人以爲賢而莫之察後遇惡寢聞宮臣每規爭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不悛

各取

作此

名

往往遭人陰害之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之泰謀奪長而承乾病寒懼廢與泰交惡各樹黨東宮有優兒美妾首承乾溺愛之帝怒殺優兒承乾意泰發之悲恨益甚築室圖優兒像贈官樹碑起冢苑中朝夕祭裴回涕泣稱疾不朝累數月又使戶奴數百人學胡人推磨剪綵為舞衣尋掩跳劍鼓釋弊晝夜不絕造六熱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燂與所幸所養共食之好哭厥風俗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龍舍造五狼頭懸分號為陣設穹廡以居使諸部欲羊羔進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務而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

史

卷之七十七

十

後解疑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耶左右私相語以爲妖又獎詭爲靈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被樹扶之至死輕者斬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所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刺客乾于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魏元昌等謀以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承基等我宮西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遂與齊州等會承基連齊王事繫獄當死即上變帝詔長孫无忌房玄齡等雜治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帝爲廢朝葬以公禮



吳王恪其母隋煬帝女性英果中外向之帝以晉王為太子又曰恪類我欲立恪長孫无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已甥邪无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基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故无忌惡之永徽中房遺愛謀反遂誅恪以絕天下望恪臨刑呼曰社稷有靈无忌且族滅

魏王泰太宗第四子高宗同母兄也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月稟過皇太子達其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太子謂之儲君故用物不食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庶子雖愛不得過嫡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臣竊以為非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十一

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室為複道出後入驛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帝驕淮陽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禍今魏王新出閣宜擇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勅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論者以為不可而王之心亦弗違合願罷之以成王之美帝乃止時皇太子承乾病足泰以計傾之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布腹心韋挺杜楚客為泰要結中朝臣為朋黨承乾懼陰遣人稱泰府典儀詣武門上書言泰罪帝遣捕詔不獲既而太子

敗帝許立泰泰文本劉洎請立泰為太子長孫无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欲從无忌泰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得無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對帝無然及責問承乾承乾曰臣貴為太子尚何求但為泰所圖欲謀自安無狀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若泰為太子正使其得計乎帝曰然今立泰是副君可說求而得也且泰立承乾治必死治立泰承乾可無它乃兩泰將作監因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之若為令後帝謂无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得無為宗社憂乎雉奴高宗小字也泰降封順陽郡王居邸泰表謝帝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十二

為社稷計道居外使兩相完也進讓王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差膳異等奏贈太尉齊王祐母曰陰妃其舅尚乘直長陰智伯人也說祐曰王兄弟多即上萬歲後何以自全要須得士白助乃引客燕弘亮謁祐祐悅賜金帛使募劍客太宗用王府長史司馬必取骨鯁敢言者有過失輒聞而祐獨羣小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帝以輔王無狀免之更用權貴紀為紀性剛急以法繩祐晉君諫深猛虎以駭射得幸萬紀斥之祐私引與狎昵帝數以書讓祐萬紀恐獲罪說祐曰王上之愛子上欲王改悔故教責責王誠能仿躬引咎萬紀請入朝言之上意宜

解祐因上書謝罪萬紀見帝言祐且自新帝悅厚賜萬紀仍  
責成祐祐見萬紀賜勞而已蒙責以為責已益忿之萬紀遂  
整君謀等制祐不出國門基祐罪於朝詔刑部尚書劉德威  
臨訊頗實帝召祐萬紀還京師祐不勝怒與燕弘亮等射殺  
萬紀支解之募城中男子十五以上悉發私署官屬驛人  
修城浚隄繕甲兵人苦之皆夜絕亡去祐引騎徇邑聚野人  
高君狀曰王以臣子叛君父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可勝  
計今以數千人為亂猶一手搖泰山禍立至矣祐悅之悅其  
言不殺諸兵部尚書李勣發兵討之祐日夜引弘亮等對其  
妃宴樂語及官軍弘亮輒言王母憂右手持酒飲左手持刀  
拂之祐帝手執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往為  
吾子今為國難我有子不能救上怒皇天下愧后土題畢流  
涕而遣之李勣未至兵曹杜行敏夜勒兵入祐與弘亮等閉  
門拒之至日中行敏積薪欲焚官門祐乃出執送京師賜死  
貶為庶人擢行敏巴州刺史高君狀倫社令  
趙王貞太宗第九子也中宗廢居房陵貞與子瑛瑒王冲及  
韓王元嘉魯王靈龜霍王元軌范陽王諒江都王緒黃公譔  
計議反正垂拱四年明堂成悉徵宗室助祭衆恐后因此行  
誅戮乃矯詔賜冲曰朕南狩諸王宜即起兵於是命長史  
蕭德琰募兵告諸王師期八月冲先發諸王莫有應者獨貞

兵事素不  
思不交施  
轉而用也

將兵攻上蔡破之而冲已敗貞狗屬縣得士七千列五營以  
裴守德為大將軍韋慶禮為同馬署官五百人然皆誘無圖  
志家童皆佩符以辟兵九月后遣左豹韜衛大將軍趙崇祿  
夏官尚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之崇祿至豫州貞少子規及  
裴守德拒戰兵潰貞仰藥死凡二十四日而敗始貞臨水自  
鑿不見其首未幾及嗣冲初發有士五千人度河趣武水武  
水令乘城冲擊之因風積薪焚其門火作風反衆心阻解其  
屬並元家言王與國家戰乃反爾冲斬以狗衆遂潰唯家儉  
數十從走博州為開將刺死後命丘神勣討之兵未至冲已  
死開元中復貞爵土諡曰敬以從孫琳嗣貞幼子珍子諱嶺  
長數世不能歸開元中女孫元特四世祖北還求附王瑩詔  
嘉許焉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趙王貞建諸王起兵慎知時未可拒  
不與合貞敗諸王皆見殺慎請巴州卒於道子義陽王琮與  
二弟在桂林為武后所殺琮三子行遠行芳斥州州賜行遠  
死行芳功當赦行遠將就戮行芳抱持請代遂俱死功子行  
休開元中往桂林迎柩及至無封樹皆謂不可復得行休席  
地以斷是夜夢王東舟舟刺為二又見靈臺鎖望自屈管上  
有相連一奇二竝使人望之曰屬於文為尸出指者示也一  
奇二竝三竝也先王告之矣遂遠野求之見洲中斷起其所

一門孝節  
年八歲慎有疾不食慎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  
獨儉素姊弟誦曰人生富貴在得志勤苦何為曰我性好禮  
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而何自古妃女皆以恭遜著名驕縱敗  
德榮寵貴盛可以凌人乎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音  
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被害者皆棄掩之神龍初詔州縣  
皆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之  
感慟勅其子曰為我謝親戚冤酷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遂  
卒中宗為舉哀下詔褒揚

納之已累  
失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七

宋

隆之果得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州刺史慎女東光縣主  
年八歲慎有疾不食慎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  
獨儉素姊弟誦曰人生富貴在得志勤苦何為曰我性好禮  
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而何自古妃女皆以恭遜著名驕縱敗  
德榮寵貴盛可以凌人乎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音  
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被害者皆棄掩之神龍初詔州縣  
皆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之  
感慟勅其子曰為我謝親戚冤酷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遂  
卒中宗為舉哀下詔褒揚

史錄

卷之一百七十七

宋

食虐王國良戊武國京果利其富劾以死罪國良遂據縣反  
命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阜至遣國良書曰觀將軍  
非敢為逆者特被譏逃死耳我亦為京果所誣幸蒙昭雪何  
忍以兵加將軍哉將軍遇我可以降矣如其不然破軍屠城  
後悔無及國良得書喜畏因請降然內尚狐疑阜即日單騎  
相使告造其壘賊延使者入阜大呼曰我乃曹王也來受降  
國良安在一軍愕然國良迎拜叩頭請罪阜執手勞之盡焚  
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赦之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據裨校  
王諤伊慎李伯潛劉晏為大將以馬彘許孟容為幕府治賊  
賊兵二萬教以兵法伊慎將從希烈平襄州希烈懼為阜  
用疑反問於朝德宗將誅慎阜請赦之使自效以所乘馬及  
鎧甲賜之賊夾江而陣慎將先鋒斬數十百級賊乃退賊  
蔡山不可攻阜聲言西取斬引兵繼循崖沂江上賊以藤師  
保備悉軍救斬州阜順流下攻蔡山拔之賊還救阜大敗之  
遂取斬州天子特奉天鹽鐵使包佶以運繕沂江次新口希  
烈使杜少誠將步騎三萬將絕江道阜遣伊慎率兵七千禦  
於永安敗走之進戶部尚書帝駐梁州阜貢獻相望以天子  
處外不敢居城府出屯大洲遣伊慎王鐸攻安州希烈遣劉  
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阜命李伯潛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  
安州斬偽刺史王嘉祥因下白鴈關賊遂不敢南畧遷荆南

師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餘，生擒六千，未嘗敗北。師所過，不伐桑棗，踐禾稼，時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早轉戰數千里，餉路遂通。江陵東北傍漢，有古鄣，不治歲輒溢，早修塞之，得良田五千頃。現江南廢州為廬舍，構二橋跨江，流人自占者二千餘家，繇荆抵樂鄉二百里，其間墟聚不井飲，早命鑿井，以便人。吳少誠，廬州人，徙阜鎮山南東道，早練兵時，糧市馬以益戰騎，歲時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早性勤儉，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下吏短長，其實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豪強不得擅其利，教為戰船，挾二輪，陷之，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

史綱

卷之七十七

太

作用省而利長，以物道人，必自視衡量，絹帛皆印署之，張東之有園圃，在襄陽，早嘗宴集，將市取之，馬愛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之？」早謝曰：「主吏失詞，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癸扶風人，早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子，道古，巧宦，便佞，游公卿間，常與英博，偽不勝厚進，所贊利者多，喜之，故少益美名，及死，賣宅以葬。

三宗諸子

太子忠，高宗長子也，母劉氏，高宗為太子，生忠，方宴飲，而太宗謂宰相官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為樂酒酣，帝起舞，羣臣在位皆舞，賜有差，王皇后無子，后舅柳爽說后以忠母微，立

之必親已，后然之，請於帝，爽與褚遂良、韓瑗、長孫无忌等，悉請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意章千古，合育萬邦，爰立聖慈，毋俟天下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泰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瑞嶽猶罕，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愛始，國本未生，惟引生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耀，坤維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詳臣，執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蕡守藩，宜遵往軌，追縱太伯，不亦休哉？」武延陵故云：「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

史綱

卷之一百七十七

尤

庭，何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益爾黎庶，云：「誰繫心垂祐，後昆將何播美？」帝召見之，敬宗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有正嫡，忠竊位，必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同自謙，於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徙房州刺史，忠懼，衣婦人衣，備判名，數有妖夢，嘗自占，或告之，廢為庶人，囚黔州，麟德初，敬宗誅忠，及上官儀王伏勝謀反，賜死，年二十二，無子，太子弘長，請改葬，許之，弘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然廢卷曰：「聖人垂訓，曷為書此？」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懲，故商臣之罪，不得不載，於後世，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它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

子不入殿下唐孝天資熟內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四年加元服詔五日一赴光順門決事有司奏征遼士卒亡命者身殊死家屬沒官弘以為士卒遇病不及期或被畧者溺死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家屬與真亡者同沒請條別其科詔可帝幸東都命監國蕭妃女義陽宣威公主幽于掖庭年四十不嫁弘聞之惻然奏請下降武后怒以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仁孝賢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後將甥私志惡弘奏請數拂背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亂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詔曰太子嬰我朕須其痊將遜於位可謚為孝敬皇帝廟號義宗弘無子永昌初

史籍

手

以楚王降早嗣開元中有司奏宜建廟東都名孝敬廟罷義宗號諡可弘既薨立雍王賢為皇太子亦武后所生也詔監國處決明睿朝廷制為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等汪范解後漢書言秦帝賜物數萬段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左道為武后所信言英王類太宗而相王貴賢惡之官人或傳賢乃后弟韓國夫人所生賢心疑而後數以書譏賢賢愈不自安調露中崇儼為盜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殺太子陰事詔薛元超裴炎高智周雜治之獲甲數百首於東宮帝素愛賢其罪后曰賢懷逆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為庶人大安謫普州刺史訥言流振州坐徙者十餘人開元元年徙賢

此則代  
費兩字  
不為過

真可憐

巴州武后得政詔左金吾將軍丘神勣檢衛賢第迫令自殺年三十四長子樂安王光順亦死後舉哀顯福門貶神勣為州刺史追復雍王神龍初迎喪陪葬乾陵唐宗立追贈皇太子謚章懷太子守禮唐隆元年封邠王開元中累為州刺史時軍中岐薛諸王同為刺史皆擇僚佐持綱紀守禮唯七獵酣樂不領事後召還京師守禮以外支為王無才名而多寵嬖于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有天子兄無葬處者耶諸王每言之上以為歡笑岐王嘗言守禮知雨賜帝問其故荅曰臣無他德常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勅杖凡四三創痕積累天將雨則沈湮瘳則

史籍

史籍

手

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中宗為皇太子妃韋氏生重潤高宗喜甚欲立為皇太孫以問吏部侍郎裴敬業裴敬業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世子無世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代父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不可高宗曰自我作古若何二人乃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誠本支子億之慶高宗說議置官屬加王府一級高宗將封嵩山

此亦古所未有

太子從以太孫留守中宗廢貶太孫為庶人囚之張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謂重潤與其女弟永泰郡主竊議后怒杖殺之年十九重潤秀容侯以孝愛稱誅不緣罪人皆惜之神龍初追贈皇太子謚懿德贈郡王為公主

燕王重福中宗次子也所出母微章庶人譖之徙均州中宗郊祀赦天下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子乃積棄皇天后土固若此乎不報唐宗立徙集州未行洛陽男子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居嫡長相王雖平大難安可越居大位昔漢誅諸呂東迎代王今百官士庶皆願王為天子王若陰幸東都殺留守擁兵西據陝狗河南北天下可圖也其黨鄭情

史集卷之七十七

主

亦勸之尊唐宗為皇叔制稱收元情自署為丞相以靈均為大將軍重福自均州與靈均乘驛趨東都舍駟馬裴吳家會洛陽令往候吳重福驚逃出欲劫左右屯營兵至天津橋願從者數百人侍御史李邕遇之馳至右屯營呼曰漢王得罪先帝擅入都為亂公等勉立功因閉諸門重福徇右營不能動趨左掖門門已固縱火燒之左營兵攻重福重福眾潰走山谷留守裴談總兵大索重福投溝渠死

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神龍二年立為皇太子武三思拔韋后勢將圖逆內忌太子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以重俊非韋后所出常教主辱重俊署為奴數請廢重俊自為皇太

重俊

女重俊志忿三年七月重俊率李多祚及左羽林將軍李思

中等多嬖發左羽林及千騎兵殺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守宮城自率兵趨蕭章門斬關入索韋后安樂公主上官昭容后挾帝升玄武門宰相楊再思蘇環李矯統兵二千餘人守太極殿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兩軍飛騎百人拒之多祚不得進帝據檻語千騎曰爾乃我爪牙何忽為亂能斬賊者賞於是士倒戈斬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欲奔突厥道果殺校尉趙思慎追之重俊為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以告三思崇訓極唐宗立謚曰節愍子宗暉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

史集卷之七十七

主

視唯承和承寶嘉祐號哭解衣裹其首時人義之宗楚客收付獄貶平與承卒贈承和令三思崇訓中宗無人敢與太子憲唐宗長子也武后以唐宗為皇帝立憲為皇太子唐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韋氏既誅唐宗即位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諸嗣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付授非宜海內將失望因涕泣固讓大臣亦言平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請許其讓唐宗乃立平王為皇太子封憲為寧王賜第隆慶坊號五王宅玄宗為太子製大食長枕與諸王共臥起先天後以隆慶府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

志亦佳也  
奪師師其  
何也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書

中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西  
曰花萼樓南曰勤政樓帝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必召登樓相  
與同榻而生或就幸之賦詩燕飲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  
門從歸即其樂歡譁或擊毬闢雞馳逐鷹犬所至上遣中使  
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所未有時有鵲鵲千數集麟  
德殿廷樹翔棲淡日左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帝喜亦作鵲  
爲頌憲謹畏不干政事通賓客上益信重之以書賜憲等曰  
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  
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思  
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

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自服神丸亦有何樂頃因餘暇錄  
仙傳得秘方云餌之必壽今制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  
齡永無極也後中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侍之益厚開元十  
四年薨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慟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  
乃追謚讓皇帝憲常從帝按舞萬歲樓從複道上帝見衛士  
已食棄其餘寶中命高力士杖殺之憲曰從複道窺人之私  
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殮乎帝遽止京州  
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親之憲曰曲雖佳然官輒而不屬  
商亂而暴君卑通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之音聲見諸人  
事臣恐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稱憲審音云子十

史籍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書

九人其間者建瑀瑀亦知音嘗早朝過承典里聞笛音顧左  
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謂之曰何敢臥吹笛工驚謝又  
問康崑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多琵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  
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上順鼓曰琵琶云  
岐王範唐宗第四子從玄宗誅太平公主有功範好學工書  
畫愛儒士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之  
祕府張易之奏請善工清治乃密使尋得之使爲人所焚尉  
藏於家易之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範得之後爲人所焚尉  
馬都尉裴虛已善識緯私與範游坐從嶺南然帝於範無少  
間謂左右曰兄弟天性於我豈有異哉趨範者強相附我終  
不以爲嫌及薨贈太子謚曰惠文子昭顯忠烈可也

薛王業唐宗第五子也玄宗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有妾  
言休咎事坐死妃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聞遣召之  
業伏殿下請罪帝曰吾所猜於兄弟者天地共咎之遂燕歡  
仍論妃復位業有疾帝憂之一昔容髮爲變帝假寐夢獲良  
方因以療之業遂差邪王守禮請以事付史官及薨帝悲不  
能食册贈太子謚宣惠帝追思之詔封子璵等十一人爲郡  
王皆賜實封千戶唐宗六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福祚  
無窮天之與之何其盛歟

十一宗諸子

附錄卷五

九齡之

史記

太子瑛，玄宗長子。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母麗妃趙氏，本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潯得幸，鄂王瑤、光王瑒，其母亦帝為臨洮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寵，皆無寵。惠妃女咸宜公主，瑒楊洊，伺太子短，譚為詭譎。惠妃泣訴於帝，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公感驅姬之讒，申生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坐蠱之禍，太子據死京師，喋血。晉惠帝有賢子，適賈后殺之，遂至衰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賢良，三王無過父之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然。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擬妃意。妃德之，二十五年，潤復搆瑛與妃兄薛鐸及二王有異謀，惠妃使人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二王從之，妃走自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人中入視之，果然。帝召李林甫謀之，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詔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瑒，為庶人。時號三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薛鐸賜死，惠妃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且射行刑者，悉之訖，不解。妃竟死。李貴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諫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諫皇帝有秦伯叔齊之賢，則明

史記卷一百七十七

史記

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附錄卷五  
承王璘少失母，玄宗命肅宗養之。安祿山反，詔璘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節度使，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在府山積，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據江左意，以許錙、李臺卿為謀主。肅宗詔璘觀上皇於蜀，璘不從，其子襄成王傷，璘怒，亂，勸璘取金陵，引舟師東下，趨廣陵，以郡惟明、季廣琛、高仙琦等為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璘於壽，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璘，相抗何邪？」使惟明襲希言，令廣琛攻廣陵，採訪使李成式、希言戰不勝，降。璘江淮震動，肅宗遣宦者咬廷瓚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瓚遣銑屯揚子，成式遣裴戎以卒三千戍伊婁，裴戎大振旗幟，璘與傷登岸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上皇播遷，道路不通，故與公等從王，王如聽江淮銳兵，長驅靡落，大功可成，今乃不然，吾等不能為王受惡名，於是渾惟明奔江寧，為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高仙琦追之。廣琛曰：「我逃令歸國耳，德王汝不忍，決戰若遇我，且決死，追者乃止。」李銑陣江北，夜然東，軍人執二炬，掠亂水中，璘懼，携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詐，復入城，具舟楫，使傷驅眾趨晉陵，成式兵至新豐，傷逆擊之，銑與

史記卷一百七十七

史記



此可官  
神不欺

肅宗亦可  
取

成式張左右翼射傷中尉軍遂敗仙琦與璘奔都陽郡陽司馬閉城拒守璘焚門人收庫兵掠餘千將南走嶺外皇甫仇追及之戰大捷璘璘中矢被執仇殺之傷為亂兵所害仙琦逃去肅宗以少所養不宜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仇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遂廢不復用初文德皇后崩晉王幼太宗憐之不使出閣晉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閣嗣聖初即帝位及降封相王乃出閣中宗時燕王失愛遷外藩溫王年十七猶居宮中遂立為帝開元中皇子幼多居禁內既長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有慶忠棟鄂榮光儀穎承延盛濟等王以十舉全數也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

史纂卷之七十七

天

居家令進膳後引學士入授書謂之侍讀壽信義陳豐恒家七王亦居十宅鄂光廢死忠王立為太子慶祿繼薨唯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歲時通名起居及諸孫多更於宅外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宮又置十王百孫院於官側官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亦三四十人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奉請孫納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親王公主婚嫁並供帳於崇仁之禮院云

越王係肅宗次子也帝寢疾皇太子監國張皇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久四方歸命皆出其口過徙聖皇天下側目今上疾彌留輔國常快快足

吾與汝與程元振陰結貴門圖為不軌今不誅之禍立至矣太子泣曰二人皆陛下勳舊上體不豫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願出外徐計之皇后曰是難與共事者乃召保曰汝能行此乎保許諾即遣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者二百人授甲長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與輔國勒兵變霄門迎太子以難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懼死不赴乎元振曰今赴必及禍乃以兵護太子止飛龍殿勒兵夜入三殿收係及恒俊等兩后於別殿后及保皆為輔國所害

建寧王倓肅宗第三子英果有才畧祿山亂與親兵恩肅宗度渭百姓遮道而太子太子曰至尊播遷吾不可違左右倓

史纂

卷之七十七

天

進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國與復欲從上入蜀恐散關以東非國家有也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家傑起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李光弼郭子儀全軍在河朔與共謀興復策之上者也廣平王亦贊之議遂定太子北渡渭兵仗盡惡士氣崩沮所在寇盜充斥日或數十戰使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使悲涕不自勝軍中皆屬目至靈武肅宗即位議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請用廣平王帝曰廣平既家爾安用元帥為泌曰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元帥撫軍也帝從之詔倓與親軍時張良弼有寵李輔國附之倓數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謂之曰

史下天啓  
前主上  
太子

俊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俊死明年廣平王收  
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言及俊事帝曰俊朕之愛子艱難  
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國繼嗣朕以社  
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  
王與臣言其冤輒流涕鳴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  
泌曰此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而為此乎且陛下昔欲  
用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漢賊于臣而以臣  
為忠益相親善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  
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言者非特既往乃欲陛  
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少天后圖稱制惡其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七

辛

一猶如何  
史下天啓  
前主上  
太子

聰明險殺之而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使工歌之  
欲以感悟天后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  
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摘絕抱蔓歸天后不聽賢卒死  
於獄中陛下今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愕然曰公安得此言時  
廣平有大功為其婦所構故泌因及之代宗即位追贈懷齊  
王諡以侯常艱難時肯定大謀於中興有功謚承天皇帝以  
典信公主女張氏為恭順皇后其配焉遣使迎喪彭原既至  
咸門而輓不動帝謂李泌曰侯豈有恨耶卿知侯者往祭之  
以白朕意泌為挽詞二解追述侯志命挽士唱之泌因進辭  
輓乃行觀者皆垂泣葬順陵

其可泣

襄嗣王璠肅宗第九子璠之後僖宗幸興元璠以疾不能從  
邠寧節度使朱玫劫璠駐鳳翔得臺省官百餘脅宰相蕭遘  
等盟于石臼驛奉璠為襄王遣京師監軍國事致自為侍中  
號令已出以裴澈郭昌為同平章事遣柳陟等分討天下  
召太子太師裴琰等奉宸勅進璠不得已乃即位尊僖宗為  
太上皇帝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率諸藩貢奉太原李克用不  
從裴澈使楊復恭傳檄三輔募能斬璠者以邠寧節度界之  
其將王行瑜自鳳州入京師殺璠璠奔東渭橋帝遣使諭  
重榮重榮迎璠至蒲殺之并誅其官屬璠即偽位凡九月敗  
兩送璠首至華臣請帝御興元南門受之百官稱賀太常博

史

卷之一百七十七

壬

士殷盈孫言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放之  
如是者三走出盈孫為君為素服下舉者三日今璠皇族以  
不能同節迫脅至此宜絕屬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處須朱  
戎首至乃賀詔可

潭王瑒穆宗子也文宗疾王守澄等專政謀誅之引宰相宋  
中錫定計守澄客鄭注知之以告遂殺中錫因欲株連大臣  
令神策虞候豆盧革上飛變言官史朱訓與中錫更王師文  
闢不軌訓言上多疾太子幼兄終弟及潭王必立中錫陰以  
金幣進王王以珍服茗贈遂捕訓等繫神策獄榜掠定其辭  
諫官伏閣請出獄牒付外雜治注乃請貶姿為巢縣公上命

中人慰之曰無它憂及注誅奏已先薨帝哀被說死不自  
明追贈太子謚懷懿

太子承文宗長子初封魯王帝以王幼宜得賢輔因召見王  
傅和元亮元亮以辛史進有所問不能答帝責宰相曰王材  
質可教官屬應任士大夫寧元亮等邪於是以前戶部侍郎度  
徵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戶部郎中李晟方兼司馬  
太和六年立為皇太子詔官臣詣崇明門謁朝望侍讀偶日  
入對太子稍事燕豫保傅告戒不納又母王德妃愛弛楊賢  
妃方幸數譖之帝它日復怒御延英引見羣臣曰太子多過  
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羣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雖有過

史綱卷之一百七十七

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輕動惟陛下幸赦之御史中丞狄  
恭公流涕固爭帝未決而罷羣臣連章論教上意稍釋中人  
獲觀詠作貶數十人教侍讀宗直周敬復授經太子終不  
能自白其說而行已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悼之謚莊  
明年立陳王成美為太子置酒殿中有優兒綠植兒父恐其  
顛墮走撞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  
因泣下即取短髮太子者坊工到楚才等付京兆殺之及  
禁中女倡十人斃之承巷宰相楊嗣復言楚才等罪當誅京  
兆殺之不覆奏非故事詔京兆後有決死勅不覆者亦許如  
故事以開帝廟仇上良立武宗殺太子成美以帝嘗欲以安

王洛為太子并殺之天子至未還

通王湛宜宗子也宣宗詔祁王居十六宅滋等處大明宮內  
院以諫議大夫鄭厚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五日一謁乾符  
門為王授經祁王立是為懿宗及昭宗乾寧三年李茂貞犯  
關詔滋與祁王分統安聖保寧安化軍衛京師昭宗將  
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爾次華州建畏諸王掌兵遣人上急變  
告諸王欲殺建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肯入  
勅滋與建王濟王肅王彭王韓王沂王陳王謁建自解建面  
之軍中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  
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帝懼斬筠以謝建盡

史綱卷之一百七十七

韓建為王  
不足以致

逐衛兵初帝使延王承玉丹王允往見李克用二王還建惡  
之又覃王當督兵伐茂貞於是建言北賊兵繼近輔請王階  
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臣已請解其兵今延軍丹三王陰計  
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是耶建遂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  
六宅諸王被髮乘垣升屋極號曰帝殺我建將十一王并其  
屬至石堤谷殺之以謀反聞天下冤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乾寧四年帝幸華州韓建既殺諸王因  
請立裕為皇太子釋言於四方劉季述等向帝東內奉祿即  
帝位季述誅或請殺之帝曰太子冲孺賊強立之何罪詔還  
少陽院朱全忠見王標宇軒秀忌之語植胤曰王既稱帝矣

大義滅親，梁可謂公任宰相，盡啓之，胤言如全忠意，帝不許。它日帝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與？」必胤賣臣也。帝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殺之言已泣下，獨其指流血，玄暉以告，全忠悲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於水。

唐書待諸子孫理不應至此然唐之

公主

平陽公主，高祖第三女也。下嫁柴紹。高祖起兵，主在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借，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遁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資，招南山亡命，得數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七

百人，以應帝。是時巨賊何潘仁殺行人，稱總管，王遣家奴馬三寶喻降潘仁，共攻鄆。入之，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率所領會戲下，因畧地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中法誓衆，禁剽奪，遠近咸附。勅兵七萬，威振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義師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曰：「鼓吹，軍樂也。」主身執金鼓，參佐命於古，有邪宜用之。諡曰昭。丹陽公主，高祖女，下嫁薛萬徹。萬徹悉甚，公主羞之，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之，笑爲置酒，悉召它將，與萬徹從容語，握

凡舉大事當觀其人與其時後亦無益也

梁所佩刀，陽不勝解與之，主喜，命同載以歸。帝嘗公主高祖少女，下嫁趙瓊，瓊爲壽州刺史。趙王貞將舉兵，遣瓊書假道，主進使者曰：「爲我謝諸王，昔楊氏篡周，尉遲迴以周出，猶能連突厥，使天下響應，況諸王國之懿親，宗社所託，不捨生服義，尚何待邪？」王等勉之。王敗，瓊與主皆被殺。太平公主，高宗女也。武后所生，愛之傾諸女。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褒玉帶，折上巾，具紛纈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見不爲武官。何乃公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輿車，有司毀垣以入，自與安門，鼓燄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七

相屬，紹死，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領廣願多陰謀，后常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實畏，故終后世無它過。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親親王，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棄狹，厚持金帛，謝之遠近，翕然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遣子崇簡從事，定將立相王衆，未敢發，主願少帝功，可劫以爲功，乃入見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肅宗即位，主權震天下，加實封萬戶，三子封王，主每奏事，漏數下乃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自寒門驟進，侍從旋踵，將相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問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盡可而已。后侍武后

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達合無不中田園徧近旬與蜀諸鳴市作器用州縣獲送道相望也天下貢獻克於家供帳聲伎與天子等奴婢數千人寵右牧馬萬匹中宗時長安浮屠慧範有貨千萬交結權近本善張易之及中宗誅易之慧範與其謀封上庸郡公月給奉稍主乳媪與通奏擢三品官御史魏傳弓劾其奸賊四十萬請論死中宗欲赦之傳弓曰刑賞國家大事陛下賞已妄加又欲廢刑天下其謂何帝不得已削其官御史大夫薛謙光劾慧範不法不可貸主為申理謙光等反得罪方士史崇玄因主出入禁中拜鴻臚卿聲勢赫奕金仙玉真二主為崇玄築觀京師工作日萬人崇僧疾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五

以錢數十萬賂在人段謙曰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謙嶺南勅浮屠方士無兩競帝命太子隆基監國使宋王憲岐王範總禁兵主怒分其權乘第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宋璟姚元之請出主東都帝詔主居蒲州主大失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以貶嫌怨居外四月太子表請還京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軍李慈亦出主門下主忌太子英明遂有逆謀太子既受禪先天二年主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及慧範等謀使元愔慈舉羽林兵入武德殿懷貞義至忠舉兵南衙為應

帝如其謀召岐王薛王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毛仲少監姜皎侍郎王琚崔日用內侍高力士等定策誅之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先一日發毛仲取內閣馬三百卒太僕少卿李令問等入度化門泉元楷慈於北闕下執義至忠至朝堂斬之主亡入南山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田貴環珞若山崇簡知主謀苦諫主怒榜掠慘楚復官爵賜姓李氏

安樂公主中宗少女帝還房州而主生解衣以稱之名曰襄兒妹秀辯敏韋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寵動天下侯王將相多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請

史籍

卷之一百七十七

五

為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諫主曰元忠育兒未強安知是非阿母子尚為天子天子女有何不可乎官中號武后為阿母子也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多皆屠販子納營傳官降墨勅封授之故號斜封官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歸國公主營第及安樂佛寺皆摹倣官省而工綴過之嘗請昆明池為私沼帝不許主自鑿定昆池以抗之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治池館累石肖華山陞釣橫邪同潤九折以石潰水為寶鏡鏡能獸神禽間以瑇貝珊瑚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假后車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御安福門臨觀詔雍州長史賈懷貞為禮會使翌日大會羣臣太極殿主

此人出家  
却是真意

被翠服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太平公主與武攸暨偶舞為帝壽。賜羣臣帛數十萬。帝御承天門大赦。賜民酺三日。內外官賜階爵。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徹民廬。悉為第。然第成。禁藏空竭。假萬騎仗內音樂。送主人。第天子親幸。宴近臣。公主滿乳。帝后復幸第。大赦天下。主家斷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人訴。帝手詔喻從一使免之。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騷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陛下法。帝不納。臨苗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明門。兵及之。斬其首。履溫詣事主。符號朝服以項挽車。主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苗王斬之。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七 天

王真公主。唐宗女也。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唐宗之女。陛下之妹。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係公主。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千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主意決。乃許之。實應中卒。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戶二千。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為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為滿。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邪。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稟。殆不給車服。後咸宜公主。以母惠妃愛。益封千戶。諸主皆增。自是著於令。

可見順宗之孝

主不下嫁。亦封千戶。有司給奴婢。唐制。凡諸王公主外戚之家。卜祝占相。不入門。

和政公主。肅宗女也。章敬太后所生。生三歲。后崩。養於章妃。性敏。思事妃有孝。稱下嫁柳渾。安祿山陷京師。主姊寧國公主發居主。以馬載寧國。身與渾步行。日百里。渾躬薪水。主躬糲以奉寧國。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論之不聽。渾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嗣主發弓授渾。渾手斬賊五十級。平之。肅宗有疾。主侍左右。勤勞。詔賜田。固讓不受。阿布思之妻。謀掖庭帝宴。使衣綠衣為倡。主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容近至尊。如其無罪。不可與草倡為伍。帝為免之。自兵興。財用不足。主以買

史緯 卷之一百七十七 天

易取奇贏。千萬貲軍。又進邑入千萬。助山陵。吐蕃犯京師。主避地南奔。欠商於吐蕃。益主論以禍福。皆皆頌。願為奴。代宗以主避亂貧乏。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親發衣。表諸子布衣疏食。廣德時。吐蕃再入寇。主方產。入語邊計。渾固止之。主曰。君獨無兄乎。入見內殿。翌日薨。唐諸公主平陽之。漢陽公主。順宗長女也。下嫁郭縱。涕泣不自勝。德宗曰。兒有不足耶。對曰。為離膝下。無它恨也。德宗亦泣。顧太子曰。真而子也。時戚近爭為奢。僣主獨儉。素文宗惡。世俗奢靡。問主曰。姑所服何年物也。今之弊何自而然。對曰。自貞元中。辭宮服飾。皆當時所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出禁藏物賞戰士。

和親遠  
定安事  
武宗德  
之亦不  
通

此無安  
後以長  
也

宣宗此  
大有開  
係

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粗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於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論諸主。且勅京兆尹。禁切浮靡。主皆謝。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汝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成不可恃也。

定安公主。憲宗女也。下嫁回鶻崇德可汗。可汗死。會昌三年。來歸。詔宗正卿李仍叔告景陵。主次太原。詔使勞問。以點憂。斯所獻白貂裘。主指環。往賜之。至京師。詔神策軍具商簿。百官迎謁。主乘輅。謁憲穆二室。秋。獻流涕。退詣九順門。易服。冠。緹待罪。自言和親無狀。帝使人勞慰。復冠。緹乃入。詣興慶宮。謁太皇太后。進封長公主。主始至宣城等七主不出迎也。

史綱卷之一百七十七

卑

武宗怒。左脅封緘。贖罪。

萬壽公主。宣宗長女。帝愛之。下嫁鄭顯。詔曰。先王制禮。貴賤共之。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飾以鍍金。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命易以銅。主每進見。帝必諄勉之曰。無鄙夫家。無干時事。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為善事。帝復下詔曰。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廣德公主。宣宗第四女。下嫁于琮。初琮選尚永福公主。未婚。主侍帝食。因悲折七筋。帝曰。此可為士人妻乎。更許琮尚廣德公主。琮為黃巢所害。主哭罵曰。我誼不獨存。賊可殺我。巢

不從。主自縊死。

平原公主。昭宗女也。帝在鳳翔。以主下嫁李茂貞子繼備。后謂不可。帝曰。不爾。我無安所。昏日。宴內殿。帝坐西北。茂貞坐東南。主升殿上。繼備兄弟皆西向立。主徧拜之。及帝還。朱全忠移書茂貞。取主還京師。

史綱卷之一百七十七終

史綱卷之一百七十七終

史緯卷一百七十八

唐書九

列傳

李密

李密字玄邃，襄平人。以蔭爲千牛備身，領銳角方，爐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術。」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文學顯。」何事三衛問，密遂謝病去。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縑山，往從之，以蒲鶴、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動也？」密下拜，素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于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傾心交納，嘗私謂密曰：「吾觀隋祚不長，中原一日有警，公與我孰後？」密曰：「噫！嗚呼！嗟！夫兩陣之勝，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問計於密。密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疆胡，中間一道，勢極艱難。若長驅入衛，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過旬月，齊糧必盡，衆庶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上計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兩守衛文昇，庸人耳。今率衆鼓行經城，勾攻直入長安，西據嶺南，東制諸夏，天子雖還，根本既傾，據險扼之，故當必勝。中計也。若因近起，便先向



史緯卷一百七十八

明傳典

東都。彼既有備，頓兵城下，遷延歲月，勝負未可知。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東都，當先取之，以搖其心。玄感至東都，每戰必克，自謂功在旦夕。獲內史舍人韋福嗣，委以腹心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本非同謀，終盡皆持兩端，密請斬之。玄感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今爲虜矣。」福嗣果遁去。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密欲直言，恐追蹤二子，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強，救兵益至，公當率士衆早定。」

史緯卷一百七十八

二

關中奈何？急自尊崇乎？」玄感乃止。及隋軍將至，玄感曰：「策將安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詐言其反，云使迎我，因給衆入關。玄感引兵西至陝縣，欲圍弘農官。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遠。况追兵將至，若前不得據關，退復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聽，謂攻三日不能拔，乃引而西至閿鄉，追兵及之。玄感死，密開行入關，爲追者所獲，與其黨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必爲羶醢。今道中尚可爲計。」乃與衆出所有金寶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當付公，幸用相瘞。其餘皆以報德，使者利其金，防禁漸弛，密益市酒食，誘飲，謹謹守者，不以爲意。密遂夜亡，去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見禮。歲



機削樹皮而食去之淮陽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  
鬱鬱不得志爲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  
空軫慙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當襟宿襟何所爲悵然懷  
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  
朝時運合萬古傳名係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淚數  
行下時人怪之以告太守趙佗佗捕之密亡去在依妹夫雍  
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告之君明坐死密遁免轉匿大  
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  
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  
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可天資

史籍 卷一百七十八

三

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加禮  
之遣說諸賊所至輒下因說讓曰今衆無見賴難以持久大  
敵一至死亡無日不如直趨洛陽休兵館殺待士馬克肥乃  
可與人爭利讓從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之滎陽  
通守張須陁討讓讓素憚須陁欲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  
今驍勝而驕公列陣以待吾請爲公破之密伏兵千餘人於  
林莽間自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須陁素輕讓引兵  
搏之讓少却伏兵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讓於是令密建牙  
別統所部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衆皆若負霜雪然所得  
金寶盡散之士卒由是人樂爲用密復謂讓曰今昏主蒙塵

軍豪競與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豈可卑問求食常爲小盜  
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固守諸官政令不一若親率大  
衆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  
朝可集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隴畝志不及此必如所圖  
請君先發得倉之後當更議之大業十三年二月密以千人  
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據之開倉恣民所取緇  
屬而至衆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劉長恭討密又命裴仁基統  
兵出成皋西密爲十隊踰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  
勣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房彥藻下津州東  
都震恐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改元永平大赦以讓爲

史籍 卷一百七十八

四

司徒鄭元貞左長史房彥藻右長史鄭頌左司馬鄭虔象右  
司馬單雄信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右武侯大將軍祖君彥  
記室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  
裴仁基以虎牢歸密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蓋讓以所  
部來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同洛倉守之  
焚天津橋縱兵大掠隋出軍乘之仁基讓大敗還保華縣密  
自督衆三萬破隋兵於故城復得同洛倉諸賊帥黎陽李文  
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滎陽  
倉承大族周法明泉江黃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  
徐師仁來歸密移檄州縣列場帝十罪天下震動讓舉孝

此密使主  
威之計而  
密不能周  
則天罰以  
降唐也

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羽背之而亡漢高得之而王若  
今裴仁基守回洛糧讓保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  
姓莫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冠京邑素固兵彊更長驅  
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擄天下可定今英雄競起誠恐他人先  
我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僕思之久矣顧我所部皆山東  
人洛陽既未下安肯隨我西入且諸將出於羣盜謂之各競  
雄長若然殆將敗矣密入施與官軍戰為流矢所中臥營中  
隋軍乘之密泉潰棄回洛舍歸洛口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  
主盟致書於帝呼為兄請以兵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  
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與之異是又生一隋也不如  
史壽 卷一百七十八

權順以驕其志密為吾拒成阜使東都兵不得西我事濟矣  
今記室溫大雅作報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  
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劬勞殊珍爭霸圖王氛鳴峰起異翼  
京洛強弩固城應應周原假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  
返何奴北耀將被髮於伊川第上無虞群下結舌大盜務國  
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  
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  
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  
應國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樂足矣  
登商幸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

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乘輿南幸恐同永嘉  
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嘆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  
運指報未而靈際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凌慢垂堂  
勉茲鴻業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天下無可慮者遂專  
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河陰舉之守將張  
珣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  
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去煬帝遣王世充還卒十萬  
擊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度洛  
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迤隘身不得勝世  
充短兵應之密軍却兵多喪孝和溺死世充乘勝進攻月城  
史壽 卷一百七十八

密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乃奔還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  
兄寬謂讓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投人密聞之陰圖讓會世充  
兵至讓出拒之少却密馳助之戰於石子河世充走明日密  
高合饗士讓乘其隙房彥藻引其左右就別帳飲食密出名  
召讓讓引滿密遣劍士蔡達從後擊之并殺寬密馳入讓  
軍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隋  
將楊慶守榮陽密說下之世充夜襲倉城密遂拒破之義寧  
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  
世充進薄其壘密簡銳卒數百人出擊之世充大敗士爭  
溺死者數萬洛水為之不流會大雨雲士卒凍死且盡密乘

銳拔假師修金甯城居之有衆三十萬進攻上春門留守章  
津出戰執津於陣河南留守柳鵠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  
郡丞柳變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應實建德朱榮楊士  
林孟海公徐圓則盧祖尚周法明等皆上表勸進魏府官屬  
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于江  
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震  
懼有蓋琮者上疏於侗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  
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  
議其後見琮至大喜遂上表請討化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  
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入輔

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食乏利趨戰乃  
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之不下密與化  
及隔水而陣數之曰卿家本戎隸破野頭耳父子兄弟並受  
隋恩上有失德不能諫而又弒之負惡逆之罪今將安往化  
及默然盛修攻具逼倉城密盡焚之密知化及糧盡乃偽與  
和化及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化及怒大戰於童山下密  
中流失矢頓於汲縣化及既乏食乃北趣魏縣兵士歸密者前  
後相繼化及爾輜重於東都遣王軌守之執舉都降密引兵  
而西遣使朝東都執煬帝人于弘建獻於侗密每告捷隋  
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威應化及也侗召密

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歸金甯密既殺程讓心  
稍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厚撫新附之兵  
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  
於道踐蹂狼籍賈潤甫曰人者國之本食者人之天公賴人  
之天以固國本而寡取不節教吏之職有時而盡粟竭人散  
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不悅使出就屯人皆  
苟且無固志世充乏食而密兵少衣請交相易密難之邵元  
貞好利陰勸密許焉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方悔之武德元  
年九月世充悉衆決戰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盡銳  
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  
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  
此則我有餘力彼勞於奔命破之必矣兵法所謂數戰以疲  
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一當精利  
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圖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敗  
彼求圖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  
確信樊文超素輕世充皆請戰世充令數百騎度河密率衆  
迎戰號將皆被創返明日密留王伯當守金甯自引精兵出  
偃師北阻卽山待之兩軍既接埃霧填塞世充軍皆江淮士  
出入若飛密兵心懼世充督衆疾戰先索得容兒類密者戰  
方酣使率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

遂潰密率衆萬餘馳向洛口將入城。郧元貞已降世充矣。初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貞，公難未已。」密不答。至是果叛。世充來追，密謀待其兵半度洛水，然後擊之。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悉已濟。密引騎奔武牢，衆稍散。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置讓時，世勛傷幾死，今可保乎？」王伯當棄金墻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之曰：「兵敗矣，久苦諸君，請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哭，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歸關中，共保富貴。」府掾柳瑩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事，然義隨西向。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功也。」密謂伯當曰：「將軍宗族大，豈能與我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

史

卷一百七十八

九

舉家從漢，今不能兄弟盡行，竊以爲媿。豈以一失利遂輕去就哉？雖隕首，吾亦所甘心。」左右感勸，遂歸唐。既入關，兵尚二萬。高祖遣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家，功不滅實。」密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郧國公。密殊怨望，帝嘗呼曰「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浸薄。執政者又求賄，密愈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淮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懷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還籍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上亦欲遣密往

收之。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畧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副，密馳驅東至開桑，有詔召密。密大懼，欲反。伯當止之，不從。乃曰：「義士不以存亡易慮，公顧我厚，今願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乃簡曉勇數十人，衣婦人衣，戴髻，藏刀，潛下入桃林，傳舍變服出，據城掠畜產，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相以兵應已。熊州副將盛彥師聞之，卽帥家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

史

卷一百七十八

十

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年三十七。伯當亦死。時徐世勛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書召世勛。世勛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勛發喪，具成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之多嘔血者。郧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將杜幹才恨其背密，僞以兵歸之，斬其首祭密。衆乃歸。唐善相初據許州，事密。密敗，許州來歸，詔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及報盡善相謂其衆曰：「吾爲唐臣，常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賊陷，被執。馬賊見殺。高祖封其子襄城郡公。君彥齊僕射璆子博

李贄記屬辭連辭道術嘗屬之隋文帝帝曰非是殺解律  
明月人兒耶朕無用之楊帝立尤忌知名士調東都書佐檢  
校宿城令世謂沮帝城百其才皆鬱鬱思亂及為帝草擬漢  
斥隋主過失密收世充曰汝為賊屬國足未君彥曰詎客可  
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困臥樹下世充欲盜隋中  
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即將王接柱曰弄筆生死有餘罪感  
其心死魏徵曰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  
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庸用威刑楊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  
草莽而身死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節玄感宰相之子荷  
國重恩未謀致身先圖問鼎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戮

史緯 卷一百七十八

十一

隨之誅先人受笑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  
劍思封函谷將創鴻濤期月之間聚數十萬破化及推世充  
威行萬里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要而論之  
其陳項之季孟歟論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  
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作亂密首勸取關  
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之  
徒敗也使密不為叛其雄才亦不能容於時云

王世充

王世充其先西域人射聲魯嬰沉刻多詐楊帝時為正都郎  
丞世充善候帝顏色阿意順旨彫飾淫侈奏遠方珍物以

紹帝帝愛昵之兼知宮監事世充見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  
易動內懷微幸乃陰結豪傑有繫獄者皆撻法貨減以樹私  
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粲晉陵人管崇起兵應之眾十餘萬隋  
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破之每  
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為用大業十年齊  
郡賊孟讓轉寇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柵不戰  
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時百姓  
皆入保野無所掠而五柵當道賊不得南乃分兵閉之世充  
數戰陽不利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莒諸兵足圍柵世  
充知賊懈夜移井甃勒兵運明毀垣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

史緯 卷一百七十八

十二

數十騎遁走斬首萬級虜十餘萬人楊帝以世充有將帥器  
遣領兵討諸盜所向皆破之性為偽能自勸苦以求聲譽突  
厥閉帝於離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在軍逢首垢面日夜  
悲泣不解甲藉草而臥帝以為忠愈信任之朕次賊格謙兵  
十餘萬屯豆子龍世充討平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斬獲  
數萬還帝大悅自酌酒以勞之世充知帝好色言江淮良家  
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喜令開牆麗者以庫財聘之所  
資不可勝計署簿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之  
或不中者又以賜之役令具舟遊東都宮會道路賊起使者  
苦役皆沉之於江李密還東都詔世充為將軍屯洛口大小

吳人

百餘戰互有勝負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大敗走保河陽自縊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之召還東都世充與密散得萬餘人也合嘉城不敢復出會江都弒逆羣臣奉侗為帝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字文化及擁兵北還內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拜李密為太尉使討賊化及破密兵亦乘其弊可以得志侗從之密遂稱臣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提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曰文都等刀筆吏耳必為李密所禽且我軍每與賊戰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激其衆文都等大懼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首段達馳告世充世充夜勒兵閉宮城右武衛大

史錄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將軍皇甫無逸遣將軍曹暉等拒戰於太陽門外暉敗世充攻門而入無逸單騎敗走世充之時宗微宮尚閉世充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謀反者耳文都奉侗御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世充兵敗獲文都殺之世充進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頓首泣涕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戮臣事急為此不敢有它侗與之盟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以其兄世儼為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動兵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神動衆令德陽門衛張系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也欲以兵助討李密世充白侗立祠洛

孔子乃有此記

旁使巫言周公急擊李密當有大功不然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妄皆請戰世充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為二橋以度兵密軍假師北山新破化及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潛伏山背令軍士殊馬蹄食連明解之兩軍合戰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火焚之密衆大潰進援假師兵次洛口密長史鄭元貞以城降密以數十騎遁世充悉收其衆東盡於海南至江悉歸世充自為太尉尚書令武德二年矯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自是不朝侗矣衛士桓法嗣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竿舉羊曰隋楊姓也於文于一為王王處後明大王代隋

史錄 卷一百一十八

古

為帝也又取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曰上篇言世下為言充與大王名協明德被人間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得鳥來獻者各拜官四月矯制策禪位幽制於含涼殿世克僭即帝位建元開明國號鄭世克每聽朝決政言語諱諱以示動驚百司奏事者聽受為輕輕騎出入無警蹕游歷衛律行者倒立立謂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下情無繇達我非貪位者本欲放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諸西朝堂聽覽訴東朝堂延諫諍章牘填委觀者不暇後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

類以王莽  
每見世充  
王莽世充  
化及之類  
天位不可  
妻于明矣

叔世充復立嗣不克夷三族六月鳩殺嗣以絕眾望世充率  
東東狗地至黎陽時黎陽屬實建德建德亦破殷州以報之  
守將羅士信豆盧達去世充歸唐世充見下多背已乃唆刑  
殺以立威一人逃其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  
免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皆誅然牧出入皆爲限禁人不  
聊生遣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宮城爲大  
獄意所猜惡輒收繫之內其家屬宮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  
遣囚質且萬口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  
敗世充於慈澗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宮世充悉精兵來拒隔  
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守

史錄

卷一百七十八

五

不敢西顧熊淑二州在度內不取教鄭好也今王越二嶠涉  
吾地勸師遠出將何所求王曰四海皆承唐正朔獨公迷而  
不悟東都士民來請王師陛下重違民心我足以來公若降  
富貴可保如欲拒我勉之無多言世充請割地不許潁州總  
管田悅舉山南二十五郡來歸九月王君廓進拔輟輟至管  
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建德本與世充有隙至是遣使陳赴援  
意世充令兄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往乞師四年二月青城  
宮守將以官降世充出兵方諸門陷殺水以戰王陣北即令  
屈突通率步士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潰兵殊  
死鬪自辰及午乃潰俘斬八千人王傳城壘而守之世充猶

盡人相食以泥糝米屑爲餅民病廕服弱者相藉世充氣  
竭猶嬰城以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於虎牢并獲琬仲  
示東都城下遣安世入諭之世充惶懼將突圍出保襄漢謀  
於諸將皆不答世充乃素服帥羣臣詣軍門降王受之以屬  
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資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移檄毀逆  
崔弘丹造夥多傷士卒命誅之收段達朱粲等新洛洛上單  
雄信拒戰時拾幾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乃退亦斬之  
以世充歸長安高祖赦其罪世充曰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  
臣以不死乃赦爲庶人與其族徙於蜀將行爲羽林將軍獨  
孤修德所殺初修德父機仕越王侗世充篡位機謀歸唐世

史錄

卷一百七十八

六

充殺之世充篡位凡三年而滅弟世辯徐州行臺降時東引  
去獨郎中劉孝孫舉棧號勸送於郊孝孫荊州人貞觀中爲  
著作佐郎

賈建德

賈建德貝州人世爲農夫建德材力絕人重然諾喜俠節鄉  
人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與之有盜夜  
劫其家建德立戶內盜入建德殺三人餘盜不敢進請其尸  
建德曰可殺建德取之盜殺建德乃自繫使盜曳出捉刀  
躍起復殺數盜縣是知名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皆不  
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建德爲隊長邑人孫安祖盜羊

聖主  
不若乃利  
則雖其  
可不慎哉

今捕首之安祖利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累  
盜起建德謂安祖曰在先帝時天下盛強發百萬眾伐遼東  
猶為所敗今上即位命將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兼水  
潦為災主上不恤而親駕伐遼兵役重起人情驚擾丈夫當  
乘時建功我聞高羅泊廣袤數百里覆亂阻與可以聚眾乘  
間竊出掠奪自資因招聚傑觀時變以就大計建德乃集亡  
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人使安祖率之入高羅為盜時鄆人張  
金稱結眾萬餘依河清間孫人高士達眾千餘屯清河界上  
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聞郡縣意  
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

史書 卷一百七十八

七

亡歸士建安祖為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建德復保  
高羅泊頗身接物與士卒同甘苦能得人死力十二年涿郡  
通守郭綱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以  
兵屬焉建德既統眾思用奇厭伏羣盜使士達守輔重自以  
精兵七千迎敵乃詐作亡去士達取所虜陽為建德妻子殺  
之建德遣綱書約降請前驅殺賊自效綱信之引兵至長河  
欲與綱兵解不設備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綱  
於平原威振山東隋太僕卿楊義臣被張金稱於清河乘勝  
欲入高羅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名將新破金稱其鋒不  
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糧乏乘之可有功士達

不納爾建德守壁自將兵逆戰置酒高會建德曰士達未捷  
先自矜大禍至無日矣後五日義臣新士達迫北薄壁守兵  
潰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達  
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潰卒得數千人軍  
復振自稱將軍為士達發喪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  
建德以禮遇之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秦軍事隋郡縣吏多以  
地歸之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  
王畧南州戰死其下親刀兒號歷山飛壁淺澤眾十萬建德  
襲取之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自立為夏王隋右翊衛將軍  
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

史書 卷一百七十八

六

中拔諸城僞通世雄以為怯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隋軍  
驚潰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降其眾獲河間丞王琮建德釋  
之琮復嬰城固守建德聞之楊帝遇弒琮率吏民發喪建德  
遣使入弔琮因請降建德為退舍琮率郡屬素服詣軍門降  
建德與言隋之亡故琮伏哭極哀建德亦泣下或言琮久拒  
守多殺士卒今力窮而下請殺之建德曰琮義士也吾方旌  
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為查可妄殺人今將定天下乃害忠臣  
乎授琮瀛州刺史始建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冬至大會  
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眾咸人獻玄圭景城丞孔  
德紹曰背天以足授禹今瑞與之伴圖宜稱夏建德然之改



元五鳳武德元年，宇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下曰：「隋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吾欲為天下誅之，何如？」宋正本曰：「大王奮起布衣，情之郡縣莫不爭附者，以能仗大義安四方也。化及隋之世臣，今我君而移其國，營不共天，請政行而正其罪。」建德即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進攻拔之。建德謁肅皇后，冊臣執宇文文化及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棘門，建德性約素飯，服粟蔬，其妻曹氏未嘗衣綺綺，及為王妾侍，裁十數，解下城，被敕賞資，並散賁將士，得隋宮人千數，悉放去。文武驍果萬餘，各聽所之，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為夏王。建德以隋貴

史

卷一百七十八

元

門侍郎裴矩為尚書右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隨才委任，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悉聽之。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境。二年，陷那趙濟冀四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號萬春宮，遣使朝，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精勇，世充廉伺，建德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御詔，追諡隋煬帝為閔帝，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歸。后建德自將千騎送之，與突厥侵相州，刺史曰琰死之。遷攻衛州，號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衛安王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為其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不道，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之？」命斬奴。

而返，執首滑人，送降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逃歸唐，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其父何罪，釋之。」不剴高祖遣使修好，建德以淮安王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實，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夫大吹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食，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忠。」建德曰：「我傳其城，猶不下，殺傷士卒，何可救？」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巨羅襲於易南，兵未交，即降，王以為可乎？」建德遂釋之。大將王伏寶、數將兵有功，或說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刎左右手。後建德戰數不利，九月，建德圍南州，為羅藝所敗，藝乘勝，使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眾進破其城而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掠河南，建德擊之，會秦王伐東都，中書舍人到斌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雖鄭弱，勢必舉鄭滅之，則夏有南塞之憂，為大王計，莫若援鄭，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兵必却，唐却而鄭完，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長驅而西，關中可得也。」建德因遣使聘世充，會世充遣兄子琬來乞師，建德遣其臣李大師、魏處給聘唐，請解鄭圍，秦王固之，不答。四年，建德克周魯廣海公，悉發海公徐圓朗之眾，號三十萬，救世充。元景管三州。

史

卷一百七十八

元

此策可懸  
建德不從  
天之也

此策可懸  
建德不從  
天之也

史記卷一百七十八

主

皆陷遂屯榮陽運糧汴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阜東原築  
營于板渚世充弟徐州行臺世辯遣郭士衡率兵數千人從  
之三月泰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自  
將驍勇東趨虎牢以騎五百規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  
去賊營三里賊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前後奮擊賊騎  
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瑱乃報建德書建德懼頓  
六十日不敢西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後執賊大將張清  
特人情駭阻凌敬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  
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成之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  
檄傍郡進壺口以動蒲津收河東地一舉而有三利乘虛擣  
境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王琬  
日夜涕泣請兵西多齎金玉賈諸將諸將皆請戰曰凌敬書  
生耳安知兵乎建德曰今士心悅天贊我也謂敬曰方用衆  
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命扶出其妻曰祭酒計甚善王  
王用之夫自滏口追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  
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誠恐無  
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鄭朝暮待吾來既許之豈可見  
難而退夏四月謀者言建德何唐兵獨盡收馬河北將襲武  
平五月太宗濟河臨廣武察敵勢四雷馬數十匹牧于河渚  
之間建德果悉果自板渚出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

不濟此

史記卷一百七十八

主

鼓而前郭士衡為游兵泰王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走  
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當是無紀律也過城而陳有輕  
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饒勢將自退追而擊  
之無不克矣今與公等約兩過日中必破之建德列陳自辰  
至午士卒饑餒皆列坐爭水飲太宗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  
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可速引歸動則引  
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太宗曰可擊矣麾軍而出騎怒  
塵起太宗帥史太奈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  
軍顧之而驚遂大潰追奔三十里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  
騎將車白士及獲之傳斬長安年四十九初諸口豆入牛口  
勢不得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  
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養子為主善行則夏王奄定河朔號  
為威彊今一出不復豈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為  
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去善行與右僕射  
裴矩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入關來降建德起  
兵至滅凡六年

薛舉  
薛舉金城人隋大業末為金城校尉會成山隴西盜起金城  
令郝璋將討賊募兵數千後舉為將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果  
及其黨劫璋於坐遂起兵囚郡縣官聚粟以賑貧乏自號西

秦霸王、威宗羅賊帥衆降之、招餘盜、剽馬牧、兵鋒銳甚、所徇皆下、隋將皇甫弼兵萬人屯枹罕、衆卒集之、遇於赤岸、大風雨逆、衆陣、弼不時擊、俄反風、弼部伍錯亂、衆率衆乘之、紹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種羌鍾利俗、以衆二萬降、因下鄯廓二州、遣有龍西地衆十三萬、十三年、帝嘗就於蘭州、以仁果爲太子、陳兵大饗、使仁果回秦州、克之、衆往都焉、仁果寇扶風、所賊唐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屯汧源、衆遣使招弼、弼遂殺弘芝、送款、仁果衆虛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走、弼張號二十萬、將圖京師、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遂北至隴、衆踰隴西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黃門侍

皆沒、王還京師、舉陷高苑、進逼軍州、郭瓌曰、今唐兵新破、人心搖動、可乘勝直趨長安、舉將行、會發病、死、仁果代立、仁果多力、善騎射、號萬人敵、性賊悍、每破陣俘獲、必斷舌刈鼻、或春斷之、其妾亦凶暴、喜鞭楚婢妾、不勝痛、宛轉於地、則埋其足、露腹背使受捶、仁果好殺、淫畧民妻女、處立庖信于也、仁果怒其不降、炮之、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懸之、以酢注其鼻、或代其隱以求財、衆雖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材畧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及繼立、諸將猜懼、郭瓌哭、舉病不起、繼是兵稍衰、秦王復壁高城、諸將請戰、王曰、我軍經敗、士少銳氣、賊驕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待其衰而擊之、可一戰禽也、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果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若才、內史令程長惡、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賊於淺水原、戰、王以勁兵、擣其背、羅賊敗、王率騎追奔、悉軍馳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夜半至析城、逼明國、合仁果率僞官屬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太宗曰、羅賊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皆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殺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析城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所以克之、衆乃服、王以仁果歸京師、及首黨數十人、皆斬之、衆父子盜

西五年而滅。義豪旁舍地。舉父子倚之。至是降。詔統其兵。未幾復叛。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因醉寢。王氏取其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爲崇義夫人。

李軌

李軌涼州人。隋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薛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開謀。舉頌李贊安修仁等計曰。今賊兵必來。更怯懦無足與計者。欲相與戮力守河右。安能束手待斃哉。衆因共舉兵。未有所主。曹珍曰。我聞讞書李氏當王。今軌首謀。殆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修仁夜引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

史錄

卷一百七十八

三

軌率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涼王。署官屬。突厥達度可汗保合罕川降於軌。議等謀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悅見推當。察吾約今軍以義興。志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爲賊耳。何以求濟。乃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來侵。軌敗之于呂松。斬首二千級。所虜悉縱還之。李贊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可。請盡坑之。軌曰。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殺之何益。遂拔張掖。敗煌西平袍罕。悉有河西之地。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薛舉。遣使資慰。書慰諭。謂軌爲弟。軌喜。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遣還。詔鴻臚少卿張俟德冊軌爲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會軌

史錄

卷一百七十八

三

僭帝號。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唐公有天下。曆運所屬。已宅京師。一姓不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冊。何如。尚書僕射曹珍曰。隋亡英雄。競起。號帝稱王。瓜分鼎峙。唐係關雍。涼有河右。業已爲天子。奈何更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牆故事。稱梁帝。而臣於周。軌從之。遣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弟大涼皇帝。帝怒。因曉不遺軌。以吏部尚書梁頊爲謀主。頊有謀畧。衆憚之。與戶部尚書安修仁交怨。軌于仲瑛嘗候頊。頊不爲起。仲瑛憾之。相與譖頊。軌不察。資賜就家。瑛死。由是故人不爲用。有胡巫言。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軌信之。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損。屬薦饑。人相食。軌議發倉粟賑給。曹珍亦勸之。謝統師等故隋官。心不附。每結羣。胡排用事。臣欲離沮其衆。乃延贊珍曰。百姓饑死。皆老稚不任事者。壯士終不受困。儲備以備不虞。豈可妄散。惠弱乎。僕射附下取名。非國計也。軌乃閉粟不發。其下多叛去。修仁兄興貴在長安。請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與兵討之。尚以爲難。豈單使弄類所可下耶。興貴曰。臣曉以禍福。軌誠順逆。固宜聽受。如潏同不從。臣世族涼州。識其豪酋。修仁爲軌信任。典事機密。皆其舊與。臣與修仁候隙圖之。無不濟矣。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訪以自安策。興貴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數萬。地方不過

千里無險固可以自守而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  
今唐家據京師畧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天寶曆之若舉河  
西地奉國東歸雖漢實未足比也執然久之曰昔吳王  
濞在江左猶稱東帝我今據河右不得為西帝乎雖唐疆上  
如我何君其為唐設客典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錦夜行臣合宗家委任敢有它志典貴乃與修仁等潛引  
諸胡兵圍其城執以步騎千餘出戰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  
兵奔執執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共擊之執敗入城引兵  
登陴須外援典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執不從者罪及三族  
於是諸城不敵執執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也携妻子上玉  
女臺屠酒決別修仁執送之新於長安自起至亡凡三年諡

史

卷一百七十八

王

劉武周

劉武周馬邑人為隋鷹揚校尉太守王仁恭愛遇之令總虞  
候直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為亂乃宣言曰  
今歲歲百姓轉死溝壑而府君閉倉不發此何理也以激怒  
其眾武周因稱疾臥眾往候之武周推牛縱酒大言曰蓋賊

後漢書  
卷一百七十八

高祖紀  
卷一百七十八

王

卷一百七十八

王

方起眾士饑寒今官粟紅腐於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  
年皆願從仁恭正視事武周與張萬歲等十餘人大呼而入  
斬仁恭持首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乏馳檄屬城皆  
下之得兵萬餘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屬門人殺郡丞陳孝  
意以城歸武周武周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官人賂突  
厥始畢可汗報以馬攻拔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為定  
楊可汗然稱皇帝初上谷賊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  
和刀兒為竇建德所攻金剛救之大敗率眾四千保西山  
建德招之金剛曰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與其眾歸武周武  
周素聞金剛善兵得之大喜封為宋王分家資與之金剛遂  
出其妻而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武德二年率兵二萬人  
寇北連突厥破榆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太常少卿李仲文  
家之為賊所執舉軍沒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署  
涪州詔裴寂為晉州道總管拒之寂戰敗齊王元吉委并州  
道武周入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衛將軍劉弘基進  
破榆州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以應之隋河東守將王行本  
與武周合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齊王將兵進討屯柏壁又詔永  
安王孝基攻夏縣賊將尉遲恭德襲破孝基軍敬德還榆州  
秦王遣戰破之於美良州又破王行本於蒲蒲州降帝幸蒲  
津關王自柏壁輕騎獨行在金剛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

敬遠無生  
已史部下  
果也

武周遣黃子英護饒道驛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金剛糧  
乏引去王追至雀巢谷日中入戰皆斬首數萬獲輜重千  
乘金剛走介州官軍追之賊東出西門背城陣且七里  
王令李世勣程金為北軍程長壽秦武通為南軍既戰小  
卻王以特騎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遁賊將尉遲敬德等相  
張萬歲降遂復介州金剛與武周引騎奔突厥并州平未幾  
謀背突厥歸馬邑俱為突厥所殺武周起兵凡六年而滅

高開道

高開道陽信人隋大業末值河間賊格謙謀未識之會謙為  
隋兵所圍左右奔散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謙得免以為

史綱 卷一百七十八

元

將軍謙花開道統其眾引兵北掠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  
復引兵圍北平隋守將李景拔去開道據其地武德元年陷  
遼陽白號燕王懷武無浮屠高雲成發殺縣令偽號大業皇  
帝以尼靜宜為耶輪皇后遣使約開道為兄弟開道引眾從  
之殺公麻并其眾實建德開羅藝於幽州藝請救於開道開  
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請降拜蔚州總管北平  
郡王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彼開藝自從藝騎入  
都督府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乃去五年幽州饒開道許  
給以翼藝遣老弱就食開道厚遇之藝更發兵三千車數百  
兩馬騾數千往詣開道悉圖不違遂北建突厥告絕於唐

與劉黑闥聯兵入寇攻易州不克遣將謝陵詐降於藝請兵  
應接藝眾至後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俱罹其  
患與顏利攻馬邑拔之及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恐以反覆  
得罪猶恃突厥自安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開道募壯士數  
百為養子衛閣下令愛將張金樹督之金樹令其黨與諸養  
子戲因入閣絕其弓絃并藏其刀鞘至夜金樹攻之諸養子  
將戰亡兵器帳下大授養子爭降金樹開道自顧不免援甲  
挺刃據坐堂上與妻妾奏樂飲酒金樹不敢前天明開道殺  
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盡殺諸養子以歸唐開道起  
兵凡八年滅詔以地為妫州金樹為都督

史綱 卷一百七十八

辛

劉黑闥

劉黑闥涼南人嗜酒喜備博血實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  
資黑闥所得輒盡建德弗之計建德為夏王封黑闥漢東公  
黑闥素強武多狙詐建德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  
隙奔奇兵多所摧克軍中號為神勇建德敗還津南杜門不  
出尚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等將用之願等曰王世充  
舉洛陽降虜將楊公卿舉雄信之徒皆棄滅且夏王於唐固  
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還之今唐得夏王即加害  
我不以餘生為王復讐乃入關就死乎於是謀反卜之鬼巫  
言立劉氏為主吉因往告故將劉雅雅不從眾怒殺雅去范

亦說得最

顧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畧善養士吾聞劉氏當王今欲  
收夏王亡衆集大事非其人不可乃之漳南謁黑闥黑闥大  
喜惟牛饗士得兵百餘人戰漳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  
魏州刺史德威合兵討之皆敗死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  
益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自稱大將攻陷歷亭殺守將王行  
敏使陽賊崔元逵攻陷瀛州殺刺史裴曉應之兗州賊徐闊  
胡與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屠之殺微趙建德將吏往往  
殺令尉附賊北進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城衆數萬黎州總  
管李世勣戰敗走洛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殺世勣挺身  
免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遣來那那率騎從之軍大振盡有建

史錄 卷一百七十八

辛

德故地高祖詔秦王討之黑闥陷州號漢王建元天造以  
范順爲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書悉召建德僚屬用之部洛  
州武德五年秦王下相州賊洛水使總管羅士信守之黑闥  
攻陷洛水士信死王阻水爲營分奇兵絕其餽路黑闥數徙  
戰堅壁不動相持六十餘日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使人  
以洛水上流黑闥果率騎二萬渡洛水煙塵營而陣王自將  
精騎擊破之水大至賊衆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  
闥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黑闥騎突厥兵復寇定州  
將曹諒董康買起兵鮮虞以應之帝以淮陽王道玄爲總  
管與原公史萬寶討之戰於下博敗績道玄死於陣萬寶

輕騎遁河北復叛黑闥仍都洛州九月黑闥州殺刺史詔齊  
王元吉擊之不進又詔太子建成督兵并力頻戰皆捷十二  
月皇太子齊王悉兵戰於館陶黑闥大敗引軍走追北至毛  
州黑闥整衆背永濟渠而陣縱騎擊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  
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之賊不得休黑闥至饒陽騎能屬者  
纔百餘人且餒仍總管崔元逵拜迎之黑闥不入元逵泣請  
乃至城下元逵饋之方飯偽將軍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  
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斬之德威衆郡降山東遂定突  
厥走定州總管雙士洛破平之初太宗建天策府孤矢之制  
有倍於常其廷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卻之突厥  
史錄 卷一百七十八

辛

得前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  
郊廟大祭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史緯卷一百七十九

唐書十

列傳

蕭統

蕭統，廢之孫也。廢叛降陳，陳亡，文帝誅之。煬帝以外戚，擢統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旅帥鄭文秀、河人張緒等謀反，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服。」羅川令統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帝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之衆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統。統報景珍書曰：「昔我先

史緯卷一百七十九

君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地，滅我宗祊，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激福於先帝，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之義舉。即募兵數千，府應景珍，會謂州賊沈炯生寇，縣統出戰不利，謂其下曰：「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獨全哉？」岳陽榮係將推我為主，吾先人建國於此，若從其請，先復梁祚，羣盜誰敢不服？衆從之。乃以十月，稱梁公，旂幟服色悉用其舊。柳生以衆歸統，用為車騎大將軍，遠近爭附。衆至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使德基率衆數百人迎謁，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先附，勳第一，今岳陽來者，兵衆人多，誰肯為我下？不如殺德基質其人，獨挾梁王

以進，因殺德基，詣中軍白統。統驚曰：「今欲叛亂，遠自相屠，我不能為若主矣。」步出軍門，柳生伏地請罪。統宥之，陳兵而進。景珍曰：「德基倡義，竭誠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令衆。」統因斬柳生。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百官。南將張鎮州擊統不能克，及南江，乃與甯長真等率嶺南州縣降統。統遣將蘇胡兒拔豫章，楊道生取南郡，張緒畧嶺表，西至三峽，南抵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之。勝兵四十萬。武德元年，徙都江陵，遣道生攻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諸將擅兵橫恣，統寢不能制，乃陽讓休兵，營農以黜其權。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為將軍，怨之，謀作亂，被

史緯卷一百七十九

誅。景珍鎮長沙，統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降。統遣張緒攻景珍，景珍走，麾下殺之，捕侍功驍，悉統又誅之。統外寬內忌，疾勝已者。大臣傳將多疑懼，叛去。統由此益弱。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流下江陵。盧江王瑗、舒州刺史史田、世康、山辰州道會共討統，僞將周法明以四州降。詔為黃州總管，趨夏口，道攻安州，勉之。僞將雷長穎以魯山降。統遣將文士弘拒孝恭，戰於淠江口。孝恭大破之，獲戰艦千艘，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僞江州將蓋彥舉降。孝恭直逼其都，初統放兵，止留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破水城，獲樓船數千，交州



總管丘和詣靖降，統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城破必害百姓，今出降可以免禍，諸人何患無君？守陴者皆哭。」統率官屬總麻布，詣軍門降。曰：「當死者統耳，非百姓罪也。」孝恭受之。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者十餘萬，知統降皆送款。統至高祖讓之，統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統無天命，故為陛下擒。」猶田橫王齊豈負漢哉？帝怒其不屈，詔斬於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 輔公祏

輔公祏，齊州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兵衰，盛自號總管，以公祏為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

史事 卷一百七十九

祏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果十倍。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今日，御者斬公祏在後督之。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居前者次死。公祏縱左右與搏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伏威既歸國，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伏威與公祏少相愛，以兄事之。軍中呼為輔伯。帝崩，等伏威忌之。公祏既授僕射，伏威遂署養子閻陵。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解其兵柄。公祏內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傅學、薛毅以自聘。武德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命雄誕攝兵，剛之陰誡曰：「吾至京，如不失職，無容公祏為變。」會雄誕有疾，左游仙說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遺書令舉。

事八月，僭位，國稱宋，即陳故宮都之，殺雄誕，以游仙為兵部尚書，修器械，轉庫食，遣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郡，齊州總管李世勣由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公祏遣將馮惠亮屯博望山，陳正通屯青州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眾潰。正通等奔丹陽，公祏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其將吳驥孫安謀執之。公祏素妻子斬關，通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孝恭，斬之，傳首京師。

### 李子通

史事 卷一百七十九

李子通，沂州人，少貧，以漁獵為生。見斑白負戴必代之，家有餘則以賙人，而喜報仇。隋大業末，賊左才相、孫白山、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間。鄉人有陷賊者，子通專保護之，羣盜暴忍，子通獨仁愛。歸者遂多，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忌之，子通乃引衆度淮，與杜伏威合。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字文化及。弒煬帝，以陳後主為江都太守，已而後降。高祖授以總管，即守其郡。時伏威亦歸唐，子通攻後，殺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屯清流，法興與屯揚子。子通將毛文深募兵，詐為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殺奔免。子通僭即帝位，國號吳，齊賊樂伯通為化及守丹陽，以

衆萬餘降之。子通再敕法興兵，遂取晉陵，以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典文檄，殷辛爲太常卿，司禮樂。江南士人多歸之。伏威命輔公祏拔丹陽，進屯深水。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地。子通東走太湖，哀散兵二萬人，勢復振。裴破法興於吳郡，據餘杭，會稽宣城。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雄誕討之，戰於蘇州。子通敗，退走餘杭。雄誕傳城，子通窮乃降。伏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薄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及伏威來朝，子通謂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朝，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亡，至藍田，爲關吏所獲，伏誅。

史緯

卷一百七十九

五

朱榮

朱榮，亳州人。初爲縣吏，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亡命去，爲盜。自稱迦樓羅王，聚十萬，度淮，屠景陵，汚陽，轉剽山南。所至殘戮無遺類，僭號楚帝，攻拔海陽，聚至二十餘萬。榮所克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燒積聚，毀城郭，於是人大饑，死者常路。其軍亦賈，乃掠小兒，悉食之，謂其徒曰：「味之美，無有加於人者。」第使佐國有人，我何憂無糧哉！勒所部畧婦人，孺子食之，稅諸城小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慤楚，謫南陽，榮引爲賓客，後盡食兩家，諸城懼，皆逃散。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榮，旁郡響應，戰於淮源，榮

大敗，望榮奔奔勃澤，遣使乞降。高祖遣散騎常侍段確勞之，確醉，戲榮曰：「君食人多矣，味若何？」榮曰：「噉醉人，正似糟豚。」確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噉人乎？」榮怒且懼，遂收確，并從者數十人悉殺之，以罪左右，遂屠勃澤，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此等賊類，不足盡其罪。

張善安

張善安，兗州人，年十七，亡命爲盜，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時鄱陽林士弘稱南越王，盡有豫章番陽之地，善安歸之，士弘不見信，善安怒，襲士弘，焚其郭，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薛胡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

史緯

卷一百七十九

六

唐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叛歸輔公祏，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遣入開曉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誑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總管降，可保無事，因獨入其陣，與握手語，善安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送京師，善安稱不與公祏謀反，高祖赦之，公祏破，得其書，伏誅。」

梁師都

梁師都，朔方人，大業末，結衆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解大丞相，聯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畧定雕陰，弘化，延

安併帝位國號梁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大度毗迦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盟州郡武德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營野宿延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解德操乃遣兵進擊戰酣德操以輕騎出其傍乘之師都大潰遂北二百里俘馘甚衆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大且及突厥願可汗引兵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令莫賀咄入五原泥步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突利可汗與奚雷笑丹秣羯由幽州道合竇建德自滏口寇晉絳會處羅死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七

兵不至師都爲德操所破其將賀遂索周以十二州降六年德操攻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以功兵萬騎助之稽胡大帥劉介成以衆赴師都或議之師都殺介成其下疑懼多叛去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客故突厥盜邊無寧歲遂至渭橋復突厥政亂太宗以書諭師都使歸唐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曼司馬劉蘭經畧之獲生口以爲反問上下猜離因出輕騎蹙其不校城中饑困其健將辛獠兒李正寶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來歸貞觀二年曼等表師都可取狀詔柴紹薛萬均併力攻討曼以勁卒屯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

其從弟洛仁斬師都降羅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以其地爲夏州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彭城人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羅縹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歸文靜笑曰如君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豈終貧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其有大志自結既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歸達神武乃漢高祖武之徒殆天啓之也寂不謂然文靜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私入視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祖之才不能定也王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主上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八

南巡盜賊蜂起大者連州縣小者據山澤不可勝數誠能取而用之皆其主之資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太原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府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不願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四海不足平也王笑曰君言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唐公及突厥收高祖雅唐公被劾王遣文靜裴寂共說唐公曰公據嫌隙之地久爲晉主所疑今部將兵敗以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兵精馬壯宮庫使豐大事可舉關中空虛代王幼弱賢豪並興未有適從願公引兵而西誅暴除亂王業可成乃徘徊不決坐受單使囚執乎

唐公然之會楊帝釋唐公罪王使文靜偽作詔書發大原西河雁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為兵期歲終集涿郡以伐遼人情何思亂文靜使裴寂勸唐公起兵秦王委文靜長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作符發官監庫物佐軍與劉留守王威高君雅頗覺之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書候唐公與二人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告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曰所告乃劉留守雅唐公得省唐公讀已語王威高君雅曰人告公等反信乎君雅詎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因舉兵唐公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司馬文靜請改旗幟彰特起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遣文靜使始畢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九

可汗始畢曰唐公何事起兵文靜曰先帝廢家嗣以授後主天下大亂唐公國家近朕懼毀王室起兵雖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命拒屈突通於潼關破通將桑顯和通欲引而東文靜追執之拘新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封魯國公唐公即位權納言帝每引貴臣共榻文靜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尚稱名帝坐殿尊乃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亦何可忘公其無嫌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

皆大計  
不知官人

意不平論事多相戾遂有隙文靜與弟散騎常侍文起俱爾有怨言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其來數有怪文起召至夜被髮街刀為祿厭文靜有妾失愛使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詣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署等今寂已為僕射罷資不費臣官賞等眾人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其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以文靜首失大計事成乃告裴寂今任過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寂言文靜多機變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逆節已顯驗恐為後憂帝遂殺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也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爵國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十

裴寂附傳

裴寂蒲州人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晉陽宮監唐公留守太原寂以宮人侍唐公飲博通寶夜秦王與劉文靜建大計未敢自唐公以寂最厚普乃出私錢數百萬使高斌廉與寂博陽不勝寂得進多大喜太宗乃以密告之寂許諾後侍飲酒酣因白秦王將舉兵狀言今盜賊徧天下城外即戰揚雖徇小節猶不免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亦就犬功唐公然之兵起寂進宮女五百人米九百萬斛雜絲五百段鎧四十

唐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唐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唐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萬首大將軍府建爲長史至河東屬安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持其後猶豫未決寂曰今通據蒲關未下我舍之而西腹背受敵敗之道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王曰兵事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盜處處屯結勢均力敵不能相下我撫而有之衆附兵強何向不克通自守虜耳安能爲我患一失其機勝負未可知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蔡王人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封魏國公唐公即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予不貲諸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進臥內

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二

言無不從呼爲裴監而不名權震當世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授寂晉州道總管討之以便宜從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廣索原賊堰水上流寂乏水徙屯爲賊所搏寂走平陽鎮軍皆沒上書謝罪高祖下詔慰諭留無河東寂無佐材畧惟飛微郡縣促入屯壘相保焚積聚人益思亂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以應賊寂攻之爲所敗召以屬吏餽釋之遇待如初帝每遇幸必委以房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曰朕有天下公推發成之也安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知公心耳詔三貴妃唐王食寶器宴其家經宿乃去帝從容謂寂曰前王多與微賤間關行陣而後成功我隴西

後步此京  
宋史紀事本末

舊族世婚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宦光顯非劉李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四年改鑄錢賜一值得白錢勝其女爲趙王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甚歡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天下治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耳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道遠晚歲不亦善乎九年拜司空遣尚書員外郎日一人直第貞觀初太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輪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功無忌宜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法雅坐談言辭連寂免官削封邑之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之曰公勉不稱位使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

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寂殺文靜  
是三大罪

通而加特  
明主也

政間有怨素職公爲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遂歸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不以聞通監奴殺言者後如盜殺發百萬寂捕之急送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爲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有罪免官志望不自修二也隱詆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當戮之衆爲請貸乃放於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爲主帝曰寂必不爾旣而寂率家僮僕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贈河東郡公  
姜寶誼上邦人爲隋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以功封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據南原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戰既接而遁逐之伏發寶誼見獲亡歸與裴寂相宋

金剛戰汾州。寂棄軍走。寶誼為賊所擒。帝聞泣下曰。彼烈士必不降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寶誼果辭還。將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幽州總管。諡曰剛子協。燕然都護封武紀侯。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說唐公曰。天道輔德人。謀與能乘機不疑。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擾亂。公姓名著國錄。今挈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莫俊。為天下倡。帝王之業也。唐公奇之。顧倚親密。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

劉師立。虞城人。建成之難。師立奉密議。拜左驍衛將軍。襄城

史錄 卷一百七十九

主

郡公。賜絹五千疋。有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信乎。師立曰。臣村野下。不敢希富貴。為隋嘗不過六品。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封五等。尊貴已極。何故欲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束帛。召入臥內。慰勉之。檢校岐州都督。遣使諭降吐谷渾。以其地為開橋二州。黨項酋拓拔赤辭以險自守。亦說降之。河西黨項破丑寇。邊師立討之。破丑遁去。追至鄯于真山而還。攻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諡曰肅。

劉義節。并州人。為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之。唐公義兵將起。王威高君雅疑之。義節擒威等。從平京師。拜揚州刺史。時便

府庫為軍實。財用匱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糈食庸賤者。伐苑樹為薪。以易布帛。數千萬可致。又諸軸藏內。見絹取其美尺。可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封焉。國公義節本名世龍。子名恩。曰。或言父子姓名。非人臣兆。高祖更賜今名。貞觀初。請

欽州別駕卒。從子思禮。少學相人。於張愔藏。愔謂思禮當歷判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箕州刺史。思禮大喜。以為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洛州參軍。蔡連。羅謀。反。謂羅曰。君有龍氣。如太帝。羅曰。公金刀當輔我。思禮因以術眩眾。問者必曰。當三品。問者悅。乃云。蔡連羅且受命。公等皆因之。事敗。武懿宗按之。陰弛其禁。使多誘引。思禮與自脫。悉

史錄 卷一百七十九

主

引素相。梓者。將刑。猶不寤。詔斬於市。死者三十餘人。如李元業。孫元亨。石抱忠。王勣。勣兄勣。路敬淳等。皆知名士。竄逐者千餘人。義節一言。階級不復也。  
張長慈。潯陽人。為五原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為割利特。勸義兵起。以郡降。拜五原太守。范陽郡公時素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慈矯詔。賜莫質。咄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命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慈使世靜出塞勞之。云。欲專致聘。唐遂引還。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來會。賜錦袍。余甲。武謂長慈。居邊久。與突厥為唇齒。

此人奴亦無得

長憑請入朝授左武候將軍進恩國公賜宮人及絳千段有疾高祖親問之貞觀中卒

馬三寶柴紹家僮也紹向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問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濟仁與連和濟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納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封新與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之曰汝與兵處耶衛青亦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爲公卒諡曰忠

屈突通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五

屈突通其先呂黎徒何人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餗西牧薄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誅之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人帝叱之通頓首曰臣言不見納願身就戮以代衆死帝寤曰此朕不明今免悉達等以旌爾善擢左武衛將軍莅官勤正犯法者雖親無所縱其第益爲長安令亦以方嚴名時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益寧食三斗愁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通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聖書召驗勅字加點明就道及是書無驗諒以詰通通占對無所屈竟得歸以破楊玄感功遷左

驍衛大將軍秦騰盜起投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兵擊之次安定通初不與戰賊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不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

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衆京觀於南山虜虜斃萬口後隋政亂盜賊益衆諸將多覆通特重所向雖不大克亦不敗貞帝南幸留鎮長安高祖起兵代王遣通守河東高祖攻之久不下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留鷹揚郎將范若素守蒲津通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劉文靜屯潼關通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破其二壁唯文靜一壁獨完短兵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五

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倦乃傳餐食文靜得分兵實二壁會史大柰以勁騎數百自南山背擊之三壁兵大呼奮山顯和遂潰盡獲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家國厚恩獨有以死報耳自庠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每訓勉士卒必流涕人爲之感帝遣其家人往召通通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歿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降文靜遣寶琮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使通子壽往諭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等敵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渡

濟送長安帝勞之曰何相見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賊珍寶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曰吾聞通清以奉國名固不虛特資金銀六百兩絲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事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能當重任然陛下釋之俘縶加以恩禮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義當效命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公帝太息曰烈士殉節吾今見之及寶建德援世充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閔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

史

卷一百七十九

七

東都召爲刑部尚書卒永徽中配饗太宗廟廷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聞既歿其家貢珠太宗問之曰弘節平生宰相言其清今貢珠舉者豈得無罪觀徵曰今在朝諸臣清白自守至死不疑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馬道源兒子至不能自存陛下未嘗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力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歿自不爲貪妻子貢珠亦有何罪而欲多貢舉者乎帝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通之清益顯云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爲劉武周將與宋金剛南侵秦王敗金剛於柏壁金剛奔突厥敬德與尋相舉地降授右

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等相復叛去諸將疑敬德因之屈突通殷開山曰敬德懷叛今執之猶貳已結不殺之恐貽後悔王曰敬德若叛豈在等相之後耶命釋之引見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許勿以小嫌介意我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如必欲去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王獵於滎窠世充將兵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引衆直趨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國更率兵還戰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耶賜金銀一篋寶建德營板渚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觀其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

史

卷一百七十九

本

步後餘四騎與之偕還太宗謂敬德曰吾執弓矢公統衆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卽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等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引弓射之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建德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之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隙帝鹿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與高甌生渠建方三騎馳往遂擒琬引其馬以歸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勣兵掩



原莊何故  
曾太宗大  
宗何至欲  
殺房杜史  
家列傳同  
與者多附  
存以備參  
觀可也

史錄

卷一百七十九

元

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陣，亂乃得出。授王府左二副護軍，建成克吉以書招之，贈金器一車，敬德辭以告秦王。王曰：「公之心堅若金石，雖積金如山，豈能相移？何不受之？」且得以知其陰計。今辭之禍將及君矣。元吉使壯士夜刺之，敬德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敢入而止。元吉復請敬德於高祖，上將殺敬德，王固請得免，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見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以同氣故不忍，欲待其發而後討之。」敬德曰：「人情莫不畏死，今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若不聽敬德，不能拱手受戮，請從此去。」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今非王有矣。」王曰：「公等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今勇士八百人將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又與侯君集等懇請，王意乃決。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將無背我耶？」解所佩刀投之曰：「卿不至，可斬其首來。」敬德往，遂與玄齡等入定大計。敬德隨王入玄武門，王既射死建成，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射殺之。宮府兵職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側。帝曰：「今日之亂，爲誰？」兩來何耶？」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率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悅，敬德請帝手詔，諸

史錄

卷一百七十九

元

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時當坐者百餘家，王將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恐人不自安。」由是悉原之。論功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帛什器，盡賜之。除右武候大將軍，封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物，必散之士卒，然性直，以功自負，廷賀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憚而罷，召敬德讓之曰：「朕觀漢史，嘗怪漢高祖時功臣少有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貳非高祖之過，賞罰國之大典，橫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悔其可及。平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以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言乘輿渡遼，太子次涇州，西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司徒，諡曰忠武。陪葬昭陵。敬德晚年謝賓客，不與通，儲治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餌雲母粉，學延年，其戰善，還稍每軍騎入賊，率刺之，不能中，又能奪取賊物，還刺之。元吉使去刀與之枝，敬德獨去之。請元吉加刀，卒不能傷，帝同奪稍與避，稍就難，曰：「奪稍難，使與元吉戰，少選三奪其稍。」

張公謹

張公謹，魏州人。李勣尉遲敬德啓秦王，引入府。王將討建成元吉，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公謹閉閣拒之。授左武侯將軍，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李靖經畧突厥，公謹上便宜曰：「頡利縱欲肆凶，毗近小人，誅害善良，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自疑，以輕騎走，拓設計之，衆敗無餘，喪師損將，可取三也。北方霜早，糧粟絕乏，可取四也。頡利疎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

史籍 ● 卷一百七十九

辛

北者，其衆比附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之。及破定襄，敗頡利，豐碑慰勞，封鄒國公，改冀州都督。帝將哭之，有司奏曰：「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中，安論忌諱？」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論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所謂一心可以事兩君，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待之，不覺時而大功立，君臣遇合，千載一時，投幾之會，間不容髮，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秦瓊

秦瓊，字叔寶，以字行，歷城人。始爲來護兒帳內，母喪，護見瓊使弔之，吏曰：「將士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秦瓊，何也？」護

見曰：「瓊才武，且有志節，非久處界處者也。」從守襄陽，陀擊賊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陀兵少，塞壁不進，糧盡欲引去，因謀於衆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若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功。」誰爲吾行者？叔寶與羅士信請行，乃分將勁兵千人，伏林莽間，須陀委營去，明月悉兵追羅，叔寶馳攻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遂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寶雅戰於海曲，先登，羅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於洛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驍騎，密與宇文化及戰於洛陽，中矢墜馬，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

史籍 ● 卷一百七十九

辛

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曉金謀曰：「世充多詐，數興下，呪誓乃至，耳非其主也。」相與西入關，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放過，高祖傳事秦王，王美禮之，拜馬軍總管，賜美良州，破尉遲敬德，高祖以黃金瓶賜之，從討世充，建德先鋒，屢戰，前無雙，所賜金帛以千萬計。封胡國公，敵有出襲將以奪衆者，秦叔寶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鎗，刺於萬人中，莫不如志。以平賊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後常移疾，曰：「吾少長戎馬，閱歷二百餘戰，屢被重傷，山而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奉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詔司徒趙國公長孫无忌，司空河間王孝

史籍可資  
南史州馬

與何不可  
與列雲等

唐名何止  
七人亦從  
時其所好

恭司空萊國公杜如晦司空鄭國公魏徵司空梁國公房玄  
齡開府儀同三司郭國公尉遲敬德特進絳國公李靖特進  
宋國公蕭瑀輔國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輔國大將軍裴  
公劉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陳東道行臺右僕射  
郎國公殷開山荊州都督魏國公許紹荊州都督郭國公長  
孫順德洛州都督鄭國公張亮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左  
驍衛大將軍鄭國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吏部尚書永興郡公虞世南戶部尚書滄國公劉政會戶部  
尚書莒國公唐儉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并叔寶圖形變烟  
閣高宗遣使致祭名臣圖形變烟閣者徵士廉焉志玄弘基

史籍 ● 卷一百七十九

唐儉

唐儉晉陽人與高祖善儉兄隋政變亂自王走大計高祖  
密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名協圖謀係天下望久矣若  
內招豪傑外連戎狄收離離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  
也高祖曰湯武之事吾豈可幾然衣亂方始私願圖存公言  
吾當思之及府開授記室參軍從定京師武德初遷中書侍  
郎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承玄三季基獨孤懷  
恩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與孝基等為武周所虜懷恩屯  
蒲州時與部將元君實謀反君實誑儉曰獨孤尚書將軍大

唐名何止  
七人亦從  
時其所好

唐名何止  
七人亦從  
時其所好

事猶豫不發故及此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懷恩  
拔歸再戍河中豈王者不死乎儉遣劉世讓歸發其謀會高  
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天也命起還舟捕反  
者懷恩自殺及劉武周敗以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  
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怨朝廷拜并州道安撫大使入為  
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貞觀初使  
突厥還太宗復使儉往說頡利使歸款頡利許之不設備李  
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帝射四發殪  
四豕一豕躍及儉儉下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頰笑曰天策長  
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其封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

史籍 ● 卷一百七十九

復快心於一戰帝為罷獵詔其子善識尚書章公上致仕卒  
陪葬昭陵諡曰襄從孫次進士及第實參為禮部員外參  
貶出為開州刺史十年不遷羣臣劾奏為副使德宗不用  
天久抑不得中以爲古忠臣賢士懼後被放逐至殺身君  
且不悟因來其事爲辨謗畧三篇上之帝益怒曰天以古賢  
士方我改遷州刺史溥宗立授禮部郎中遷中書舍人卒憲  
宗惡朋黨嘗覽辨謗畧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大此書人君  
所宜觀省然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  
穎論次起周訖增爲十篇云子持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  
兆進士府尹杜牧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俛辭塞乃

止歷昭義節度使卒

段志玄

段志玄臨潞人客太原爲秦王所識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秦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立矢突擊自如賊衆亂志玄乘之顯和大敗投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馬跌爲賊擒兩騎夾持其髀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驚墮水奪其馬馳歸追騎數百不敢近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以金帛誘之不納秦王卽位遷左驍衛大將軍封褒國公文德皇后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內使志玄拒之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以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竟不納比明帝歎曰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及疾帝臨視泣曰當與卿子五品官志玄頓首謝請與其弟乃拜志玄左衛將軍及卒帝哭之勸贈輔國大將軍陪葬昭陵諡曰壯肅三世孫文昌穆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文昌素諳巴蜀利病羣蠻震服文宗立封鄆平郡公徙帥荆南歲旱禱之必雨或久雨出游必霽民謠曰早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使下檢護之卽日解去復節度西川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作樂歌舞識者護之子成式少侍父於蜀以政體自放所

史籍 ● 卷一百七十九

重

義雄兎徧遺幕府人各爲書用事無重複者衆大驚終太常少卿

劉政會

劉政會滑州人以功封邢國公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薦張務司馬錫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珣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也聞者竦然後爲酷吏所陷誅七世孫崇龜爲清海軍節度使郡有大賈約娼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蓋宰夫刀也賈入娼家賤其血而覺乘舟亡吏捕勅之稱約娼女而不殺也崇龜因大饗悉集宰人托暮夜不許持兵出陰以遺刀易其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卽庖取刀一人不

史籍 ● 卷一百七十九

宋

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則已亡矣崇龜取宅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以宰歸捕詰具伏娼妻或有干求不應但寫荔支圖與之弟崇望崔安潛帥劍南崇望及弟四人同舉府世以爲才僖宗幸山南王重榮不朝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河中宣諭陳君臣大義勸之重榮愧服請誅朱玫自效昭宗卽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固稱不可昭宗不聽濬果敗都將楊守信反奪龍圖閣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慶支庫建旦舍光門未開崇望將大掠長安中俄傳呼宰相來門闕崇望駐馬旁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聽命遂趨長樂

門賊見兵至遁去軍中呼萬歲京師安靖崇望力也進尚書左僕射崇魯景福中以水部郎中知制誥與崔昭緯善帝以幸祿輔政而昭緯外以郊岐為援及祿出崇魯掠麻大哭帝問之崇魯曰祿以楊復恭得近職今雖乏人豈宜取檢人為宰相前日杜讓能幾辱尚未爾尚忍蹈覆轍乎祿由是不相祿亦奏其姦大相詰詈但淺帶校者市人然崇魯聞其哭麻悲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如是昭緯誅崇魯貶崖州司戶

許紹

許紹安陸人父法光隋楚州刺史元皇帝為安州總管有同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毛

事之雅紹少時與高祖同學相愛任夷陵通守大業末盜起州境獨完流入自占者數十萬開倉賑給煬帝加問至紹率人吏臨三日以所部遙屬越王侗王世充立紹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峽州刺史封安陸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恩勞之蕭銑將陳普景具大艦過江界巴蜀紹遣子智仁戰於西陵被之擒普景悉獲戰艦紹境連王世充及銑每得敵人皆資遣之二邦咸其義殺掠為止唐國公卒贈荊州都督子龍淵中為左丞高宗手詔賜遺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國師善書可示之國師子出獵犯人田田者詬之其子怒射之國師掩不奏為人所劾帝讓之曰宰相而暴百姓非

恭錄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天

害兄弟死王事世稱其忠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雋金東河人初事李密密料士八千隸四驍騎分左右以白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驍騎之一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驍營北却單雄信以外驍營假節世充英雄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刺之知節折肱斬新迫者密敗為世充所獲知節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並率旅先帝封盧國公賜太子請之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自秦王曰大

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遷右武衛大將軍，為岐州刺史，致仕卒，陪葬昭陵。

### 柴紹

柴紹，臨汾人。高祖妻以平陽公主，義兵起，紹走問道迎謁。時太子建成奔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途，建成以追害急，欲依則賊，冀自全。紹曰：「賊知若唐公子，必執以為功，不如疾走太原。」既至，授右領軍府長史，領發騎發晉陽，抵鵠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人敵耳。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師至，老生果出戰，被擒。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繞其背，與史大柰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高祖即位，封譙國

###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无

公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寇項寔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如雨下，士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使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卒。諡曰襄。次子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與房遺愛謀反，自殺，公主亦賜死。

### 任瓌

任瓌，合肥人，為陳衡州司馬。陳亡，瓌勸都督王勇據瑗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公將家子，智算練達，觀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隋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救，與之息肩，公天生神

武仗義而起，軍令嚴明，秋毫無犯。關中起兵者，鼓應而待，義師順眾，欲何患不濟？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宣布威靈，以收左輔。山梁山濟河，直趨漢城，過郿陽，徇朝邑，肅造文吏，勢當自下，招降諸賊，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

壽曰：「關外事與任瓌等之，賊孫華白玄度等遂降，具舟於河，以濟師。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留戍永豐倉。高祖即位，封管國公。關東平，為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攻至宋州，會徐圓朗反，剛使劉潛勸退，保汴。瓌笑曰：公

###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无

何怯也。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領諸州豪賈子百餘守虞城。樞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賈子父兄皆反，奈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賈子與城中人合隊，賊近，賈子謀叛。城中人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盡殺賈子。泉首門外，瓌曰：「固知崔樞能辦之。」城中殺賊賈子為怨已深，人今自為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卒，有司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視事者數日，今瓌養不宜白奏，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云。

### 丘和

丘和，鄒人。隋交趾太守，以交州歸唐，封譚國公。子行恭，隋末

聚兵保郡城人多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原州奴賊罔扶風。太守寶璽堅守。賊食盡。無所掠。眾稍歸行恭。行恭遣人說賊共迎高祖。乃率五百人持牛酒詣賊營。奴帥前揖。行恭手漸之。謂眾曰。若皆豪傑也。何為事奴。使天下號曰奴賊。眾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眾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公。卒。陪葬昭陵。初。行恭從討王世充。邛山之戰。太宗欲奪賊虛實。與數十騎衛其陣後。騎多被傷。太宗將還營。與諸將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中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矢不虛發。賊不敢前。行恭以已馬進太宗步。義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初。詔斷石為人馬。

史記卷一百七十九

主

梁戰關狀立昭陵關前以旌武功云

溫大雅

溫大雅字彥弘。祁人。父君攸。齊文林館學士。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高祖兵興。引為記室參軍。主文檄。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策華近。帝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封終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君恐不祥。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諡曰孝。贈尚書右僕射。彥博字大臨。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藝以州降。彥博以與謀。封西河公。入為中書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待。

去博大雅  
將兵守邊  
義其所長

以不臣。彥博曰。高麗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從之。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長史戰於大谷。師敗被執。突厥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對。因陰山苦寒。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檢校吏部侍郎。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安邊策。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上從彥博議。後結社謀反。帝始悔之。彥博善辭令。進止華瞻。人皆拭目。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論行。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貞觀初。還尚書右僕射。卒。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進見必陳政事得失。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托思卿神。我知其不違再期矣。恨不許少閑。以終其

史記卷一百七十九

主

天年。家貧無正寢。帝令有司為構屋。諡曰恭。陪葬昭陵。大有字彥將。高祖舉兵。令從秦王西入關。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畧。故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與兄大雅同掌機密。大有請從。帝曰。我虛心待卿。彼何所疑。還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諡曰毅。大雅四世孫佖。字輔國。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城守計。薛嵩為之。授太常丞。佖謝嵩去。屏處郊野。世高其節。子造。字簡與。壽山刺史。張建封聞其名。聘以書幣。造往從之。建封雖吝謀。而不敢廢以職事。及節度徐州。造謝歸。建封留之。因妻以兄子。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多迎主帥自立。建宗患之。時劉濟將納款。

建封擇能言士往說之。以堅其意。建封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竟。濟俯伏流涕曰。拜隨。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鎮效死節。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其年。對曰。自先祖大雅。至臣五世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長慶初。以京兆司祿。為太原南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以為使。恐四方傾朝廷。穆宗曰。朕在東宮時。劉總比年。上書請親使。同行則。乃不報。卿為我行。會意。毋多謀。因賜緋衣。至范陽。總素健。郊迎。造開示禍福。總更然。乃籍所部九州入朝。還。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宣慰鎮州。除朔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

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俯擬之。雖論罪。帝乃部臺官供奉官。共道路馳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避。咸望隱然。發南曹傳官九十人。主史皆論死。還尚書右丞。與元軍亂。殺李絳。授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造請曰。今諸道成。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許之。命神策將董仲賢。河中將溫德柔。鄆陽將劉士和。從而與元將衛志忠。張丕。白野還。造諭以意。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屯諸門。造至。將大饗。視聽事曰。此險狹不足容士。更從牙門。坐定。志忠丕夾階立。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除主帥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新軍入。就坐。酒行。從兵合。有覺者。欲引去。造叱之。不敢動。因問殺絳狀。畢。志忠丕拔劍傳呼曰。悉斬之。聞兵爭前。斬入百餘人。親殺絳者。臨之。號令者。殊死。取首三十級。祭絳及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執所哀。造免之。詔徙康州。叔元首激兵亂。人以不義為恨。賜萬緡賞其兵。入為兵部侍郎。以病出。節度河陽。使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為御史大夫。方倚為相。會疾。改禮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兄遷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造子璋。文宗時。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



直道無畏  
高堂可行  
有必死義

餘人華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彥博裔孫廷筠，字飛卿，工為辭章，與李商隱齊名。號溫子然。薄於行，又多作側辭，曲文，思神速，大中末，試有司，廷筠私占授者，入人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鎮淮南，廷筠怨綯，居中時，不為助力。過府，不肯謁，巧毀揚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置不同。徐商執政，欲用之，會商罷，楊牧疾之，遂廢卒，第廷筠徐州觀察使，崔彥曾為幕府，麗助反，以刀脅之，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筠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恩之助，從之。」廷筠歸，與妻子決明日助，索表，廷筠厲聲曰：「我豈以筆視事哉！」耶可連殺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筠亦死。詔贈兵部郎中。

卷一百七十九

重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萬年人，父延，隋并州總管司馬。漢王諒反，通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即號勸人同其故，答曰：「吾父生平重節義，必無苟免，頃而計至，楊帝贈延弘義郡公，封無逸平與侯，授清陽太守，治為天下最。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無逸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弒侗，無逸素母妻歸唐，追騎及之，無逸曰：「吾寧死，終不能同賊臣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由是獲免。高祖尊遇之，拜刑部

此亦一大  
病

卷一百七十九

美

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侍疾，無逸憂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得卒京師，不可謂孝，乃更諡良。」與母俱行，不離其心，可也。

李襲志

李襲志，隴西人，仕隋為始安郡丞。閔錫帝喪，與士民縞素哭三日，或說之曰：「公卿郡久，士民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豪傑羣起，若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遠不如庸代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喪，宗社有主，諸君當相與戮力，報雪恥，吾寧蹈忠以死，不逆節以生，財能不足為吾法也。」蕭銑攻之，襲志嬰城固守，力窮援絕，為銑所陷，署

桂州總管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永平郡守李  
光度歸國及統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趙郡王孝恭承制  
授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公襲志守桂二十八  
年陝西府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致仕卒第襲  
舉仕隋為冠軍府司兵陰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三輔盜起襲  
舉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  
逐捕盜賊世師不從乃東出募兵山南至漢中蕭蕭已定  
安拜潯州總管突厥通使世克襲舉捕斬之擢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揚州吳越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畝襲舉引雷陂水  
築句城灌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業以餘資寫書  
史籍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唐

罷州書至數車齊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適至憂乏然京師  
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十樹桑蠶之可以衣江都  
所寫書力頌之可進求官吾輩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還求  
州都督以私憾杖殺書不丞當死流泉州卒

姜暮

姜暮秦州人為晉陽長高祖在太原暮前識之淡自結納大  
將軍府建為司功參軍義兵將度河暮部勸一夕濟高祖款  
其幕署進平長安封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山西康寧  
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暮入見曰公夫人之望已屬宜庸國  
籍尤有禮器暮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腹昨死不恨高祖慰

唐書古刻  
可恨

人主思不  
可恃

遣之薛仁果平撫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  
州相授所以償功京州荒便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  
信盜賊衰止西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長改守隴州卒  
曰安子行本本名確太宗選俊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  
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行本左屯衛將軍  
分典之高昌之役為副總管出伊州踰樓谷百里其處有漢  
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與復君集進  
平高昌封金城郡公帝將征高麗行本諫不宜輕用師不從  
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鄭國公諡曰襄  
陪葬昭陵行本性謹恪雖新寒烈暑無解容加有巧思凡營

史籍

卷一百七十九

唐

繕所司必諮而後行子桑遠美姿容數奏辭辭後時至左  
鷹揚衛將軍子敗玄宗在藩邸敗識其有非常慶委心焉及  
即位自潤州長史授殿中少監出入臥內陪侍燕私與妃嬪  
連榻呼為姜監不名也賜官女廐馬及他珍物不實勝記帝  
在殿廷觀一嘉樹敗盛贊之帝令移植東家帝將誅實價員  
等敗與密謀進楚國公議者譏其太過謂下詔曰殿中監楚  
國公敗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是過也朕  
嘗過長楊郭杜間敗於時奉侍數爾朕曰相王必登天位  
且為儲副朕沮止之復言於朕兄弟解國太上皇上皇與  
中宗宗號客紀處納等請投敗喪竟中宗詔貶潤州長史

既即位又暴誅奸臣將厚以光寵收身辭還造膝前席多所規金而悠悠之談觀正惡直何見之異也天下之人未及幾敗之功昔漢昭任霍光親視明程昱服膺義於此豈流言之驗而厚德之忘哉乃謀始有之圖終可也開元十年坐洩禁中語為濮王璘所劾勅中書門下究狀中書令張嘉貞傳致敗獄詔免死杖流欽州道病卒親厚坐滿死者數人時以為寬帝後恩敗舊黨令驛送其柩題禮葬之以子尚主贈吏部尚書子慶初方周歲帝許尚主後尚初二十餘年天寶初號舅李林甫為宰相為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帝女新平公主歸裴琚琚卒乃歸慶初主德淑開文墨帝愛之歷肅代

史事 卷一百七十九

朝恩禮加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騎馬都尉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修建陵詔慶初為使保愛連同代宗怒下吏論不悉賜死主幽禁中卒故孝太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漢陽王徽為宗正卿有寵請宗正奉陵天寶中張垆以主事任太常請復舊及慶初數又以陵廟歸宗正蓋慶初嘗聞元初權御史中丞高宗時御史不拜宰相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縣獨用舊禮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議公等由是臺儀復舊轉吏部侍郎處事精明選曹史請託為奸前領選者列棘厄藩檢校內外猶不能禁勝悉除之有私相屬者罪輒得始唐舊制示簡畧人多竊議之及賊跡路塞流品有叙

宋乃伏賊賊放晦貶海州刺史卒

崔善為

崔善為武城人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奏薄閱實善為執板暗唱無差謬素大驚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定其情遷樓煩司戶曹佐高祖為太守尤親接之善為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封清河公擢尚書左丞以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假詭曲如封爵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奸吏諸斛律光高緯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捕諸者乃止傳仁均趙成尚府李淳風論其疏帝令善為以二家得失多

史事 卷一百七十九

所裁正貞觀初為陳州刺史時議戶眾地狹者便寬鄉善為奏畿內戶眾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於關東者近實遠非經久計上然之卒贈刑部尚書諡曰忠初翠臣居夜者皆責服天下既定遂為建官其非武德二年始計終蓋然猶時以權宜等情如房玄齡諸遂良者衆矣

李嗣真

李嗣真柏人人賀蘭敏之修撰東臺表嗣真直弘文館與學士劉歊臣徐昭皆年少有名號三少敏之等恃恩而驕嗣真不善也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真獨免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聞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曇曰官不召商

此所以免  
爭之世與

君臣率也角與微戾父子疑也且死慶多若國家無事太子  
必任其咎俄而太子廢祭奏其言權太常丞嗣其常曰隋樂  
府有堂堂曲明席室受命也比日有側堂堂機堂堂之諸側  
不正也捷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於中官持權與人收之  
不易宗室雖榮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躪吾  
見難作不久矣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謂其它日道上還一  
車鐸聲甚厲嗣其曰官聲也市以歸於崇樂里第樓之空地  
中若有應者掘之得鐘泉樂遂和常陳樂器於庭后奇其風  
度應對命相王府奉軍固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為贊  
秘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為麗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

史記卷一百七十九

聖

事諸周漢為二王後詔可來使臣獄方熾嗣其上書陳不納  
出為潯州刺史使臣詎以反流蘇州得還自縊死日諫具棺  
飲卒贈清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常問嗣其儲庶事封曰程嬰  
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中宗乃安葬州人獲知古亦善音  
樂為大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  
元行冲曰金石克諧將有大慶其在唐望子孫乎是月中宗  
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婦  
者聞佩聲曰終必離果然

史記卷一百七十九終

史記卷一百八十

唐書十一

列傳

杜伏威

杜伏威章丘人與里人輔公祏約列頸交相與以命為盜時  
年十六伏威疫病多算每割劫眾用其策皆效常營護諸盜  
出為導入為殿其黨安服共推為主轉割淮南稱將軍下邳  
賊苗海潮擁眾鈔暴伏威遣公祏諭之曰天下共苦隋豪傑  
羣起然力弱勢分不相統一若合以為一隋不足圖也公能  
為主吾且從公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眾下之江都留

史記卷一百八十

十

守道校尉朱頌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傷北誘額入葭林中順  
風縱火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  
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上謁遣公祏嚴兵待變破  
陣引伏威入葭林酒高會伏威突斬破陣眾胎愕不及救復  
殺數人公祏兵亦至遂并其眾至數萬人攻安宜屠之隋虎  
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被重創與公祏遁去  
行收卒得八千人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于鹽城覆其軍  
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之稜不敢戰代威遣以婦人服  
皆稱陳姥以怒其軍稜悉兵至伏威迎戰殺軍射中其額伏  
威怒曰不殺之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眾披靡獲所

射將使拔箭乃斬之擒其首入後軍示之又殺數十人獲衆大潰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同甘苦每攻取必先登賊寨開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堅敵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進用士人治兵械薄賦歛民爲姦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上表越王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秦王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伏威遣其將陳正通以兵會取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

子通於杭州擒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於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充伏威懼乃入朝拜太子太保兼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液壽暴卒初公祖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祖得反書以聞高祖削其官沒入家產太宗知其冤貞觀初詔復官爵

王雄誕濟陰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子通懼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渡澤中莫聚散凶又爲隋將來擊所攻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壯勇有力負伏威走雄誕幸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

還拒被數創氣彌厲伏威遂脫伏威令輔公祏擊子通以雄誕爲副戰于深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敗雄誕曰子通雖於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焚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陳當率兵千人乘高蔽曉晝張疑幟夜轉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雄誕追擒之歛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戰佯走壁華來攻壁中殊死鬪不可下會春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華不得歸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

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遠單騎進壘門陳圖威震關曉禍福遂安降投雄誕歙州總管封宜春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祏將反患其異已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有異志雄誕素直信之乃歸臥疾公祏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論計雄誕始悔曰吾不能爲滅族事有死而已公祏遂殺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絲毫無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太宗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忠子世果安西大都護

苑君璋

苑君璋馬邑人劉武周入寇君璋曰唐以一州兵取三輔所

君璋既以  
專有天命  
勅武周乃  
自貶號

史系 卷一百八十

向風靡此天命非人謀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春甲浚人軍  
無後繼失不可悔不如速突厥與唐合從而稱孤上策也  
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武周引衆內侵兵敗泣曰不用君  
言乃至此與君璋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  
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  
高祖遣招之賜銀券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  
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親請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  
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奔君璋君璋奔突厥  
滿政以賊歸唐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  
邑殺滿政而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  
降自請守邊驍驍高祖遣雁門人元普賜金帛會額利亦召  
之君璋意猶懷其子孝政曰大人許歸唐又處於額利是自  
取亡也今糧盡衆不即決恐肘腋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  
臨也即單騎南奔君璋追返之會衆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  
安故王皆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熾我以爲援可觀天下  
變何遠降君璋遂就元普送突厥額利遣以錦裘羊馬其下  
怨之投書於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從自歸爲君璋  
所拘君璋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人苦之後見額利政亂  
知將以乃率所部降額利追之君璋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  
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疋君璋不曉書而能治

也

史系 卷一百八十

歷歷有稱貞觀中辛酉高祖嘗謂唐書劉世襲周處之  
策對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知使勇將屯守上  
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僞降舉城下殘禾稼不歸歲馬邑  
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使者乃使世襲經略之世襲至高滿  
政以馬邑降世襲歸衆人封弘農公  
羅藝襄陽人天業中爲虎賁郎將遼東之役藝從李景哲侵  
北平時後遺兵仗多在涿郡舍唐最廣又臨朔宮多珍寶天  
下盜起留守趙仕住等不能支藝擇唐數賊帥之勇冠三軍  
諸將忌之藝陰自計因出師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無  
賞給百姓饑寒留守不賑師豈安人爾衆意耶士皆怨既而  
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仕住等懼爭悉命藝開庫賜  
戰士發倉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渤海太守唐偉等威動北  
遼柳城懷遠並歸附改郡曰營州以郭恩爲總管藝自稱南  
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義不降  
於賊斬使者爲楊帝發喪實建德高開道皆遣使於藝藝胡  
官屬曰建德等割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  
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數與藝者斯會與道源無異山東以  
書招藝武德二年藝奉表以地歸郭封燕王賜姓張屬籍數  
與建德戰多所擒獲秦王舉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

壽以兵從藝自率眾數萬破劉什善於徐河黑關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太子建成會洛州因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皆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以藝有威名詔領天師軍將鎮澤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懷謀叛詭言聞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至幽州遂據之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治中趙慈皓與統軍楊茂謀誅藝藝執慈皓發在外即攻之藝敗素妻于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聚于都市亦伏誅先是齊陰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感之嘗往來藝家

王君廓并州人少為盜負竹箒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需者以笏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箒去箒至不辨也大業末欲聚眾為盜其叔不從乃誣鄉人通其叔母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聚稍集掠夏縣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謂為欲歸首者榮輕之則陳兵登山君廓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因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所語甚哀老

生為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其禮乃歸唐授上柱國上谷郡公遼州刺史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夢之日關以十三人破賊萬人自古以少制眾無有也下輟輟羅川二縣破王世充將魏隱擊黠道于緱氏沉米三十艘進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太宗賜所乘馬今自廷中以山謂侍臣曰昔蕭相如叱秦王目背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殺之朕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賜錦袍金帶時盧江王瑒為幽州都督瑒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以君廓為副瑒倚之許結婚寄以心腹初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瑒太宗即位令瑒率舍人推教誨召瑒瑒有變君廓內險欲以計陷瑒而取已功謂瑒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親受命守邊備兵才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正也屬吏太子齊王文獲爾大王勢能自保耶瑒乃因教誨召兵北燕州刺史王統計事恭軍王利涉瑒曰王今無詔擅發兵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瑒曰奈何曰山東豪傑皆為實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等其思亂若早之望爾王誠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統外連突厥由太原南趨爾等大王統屬西入關南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從之瑒以內鄉兵悉付君廓利涉曰

君廓多翻覆。不如以兵屬王。統懷欲奪君廓兵。君廓乃往候。說留從騎於外。曰。聞呼聲則入。遂得請說。云。欲白急變。說方。沐握髮山。即斬之。拘王軍。曰。李琰與王說反。細軟使遣追兵。今說已斬。助琰者滅族。功我者當賞。請將何從。眾曰。願討賊。乃山教。禮共攻琰。琰率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琰。詐亂。諸君奈何從之。以取夷戮。眾反走。琰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君廓擒琰縊之。琰太祖曾孫也。授君廓幽州都督。悉以琰家口賜之。進左光祿大夫。居職不奉法。數為長史李玄道所絕。君廓懼。會被召至涓南。殺驛吏。以奔突厥。野人斬之。君廓自無不死之理。

史記

卷一百八十

八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惜其壯。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道梗至長安。高祖已定關中。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臣。士平秦王亦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投開府。蕭銑據江陵。歸靖安輯。會監賊冉肇爾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入百被其屯。斬肇爾。解擒五千。靖陳圖說十策。拜行軍總管。兼攝李恭長史。武德四

史記

卷一百八十

八

年。戊戌。大開兵。夔州。時秋。糧。將。諸。江。平。乃。進。靖。日。兵。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統。不。及。知。若。乘。水。傳。星。是。震。雷。不。及。掩。耳。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銑。罷。兵。營。農。饒。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必。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山。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曰。破。賊。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地。險。士。眾。吾。懸。軍。渡。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漢。舟。艦。使。敵。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候。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援。兵。至。者。十。餘。萬。皆。釋。甲。而。降。孝。恭。既。入。江。陵。諸。將。言。蕭。銑。將。士。與。官。軍。拒。國。死。者。請。藉。沒。其。家。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關。死。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



皆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款附封永康公荊州刺史靖虔臨  
至桂州分道招慰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授嶺南撫慰  
大使靖以嶺海僻遠不見王化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變風  
俗乃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  
悅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李勣為帥以靖副之東討李勣等  
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  
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鎮以斷江道築却月城礮臺  
十餘里為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李勣與靖帥舟師次  
舒州李勣率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大破石恩亮等堅壁不  
戰老恭棄將將讓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

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惠亮等自降  
矣靖曰不然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祏所自將亦  
銳卒也今博望諸糧尚不能拔公祏保石頭豈易破哉若丹  
陽不下惠亮等驕吾後腹背受敵非萬全計且惠亮正逼百  
戰餘城非怯野圖今方持重待公祏立計欲以老吾師爾若  
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既拔公祏自擒李恭從之靖  
使廣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陣以待攻壘者不勝走賊出  
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虜  
萬餘人惠亮等以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出走擒之江  
南平拜兵部尚書太宗踐阼授檢校中書令契丹部種離附

以靖為定襄道總管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懷朔月  
汗大驚曰兵不領國來豈敢提孤軍至此靖經略者離其  
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  
詔靖往迎之又遣馮臘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  
早辭內實稍謀欲候草青馬肥入漠北靖引兵與李勣會  
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  
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  
騎將二十日糧往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許降行人在  
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  
哉督兵疾進行過便通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部  
東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曠羅施殺義成公主  
頡利以去為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所擒於是斥地自陰山北  
至大漠帝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遷尚書右僕  
射靖性沉厚每奉密機詢伺似不能言乞骸骨以特選就第  
詔三月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  
靖能復起為帥乎靖聞之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  
海道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產高麗生五  
總管兵皆屬軍次伏候城吐谷渾驚燒焚草寇保大非川  
將以春草未生馬羈不可戰靖乘策渡入遂陷積石山大勝  
數十多所俘殺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立大軍王墓

東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擒其子曠羅施殺義成公主  
頡利以去為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所擒於是斥地自陰山北  
至大漠帝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遷尚書右僕  
射靖性沉厚每奉密機詢伺似不能言乞骸骨以特選就第  
詔三月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  
靖能復起為帥乎靖聞之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  
海道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產高麗生五  
總管兵皆屬軍次伏候城吐谷渾驚燒焚草寇保大非川  
將以春草未生馬羈不可戰靖乘策渡入遂陷積石山大勝  
數十多所俘殺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立大軍王墓

紅粉有此  
遺像

順而還。既生軍由豐澤道後期靖傳黃之既生懷與廣州長  
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按驗無狀既生以經問論靖固門自守  
實客親戚一謝遣之其妻卒詔續制如衛霍故事策關果鐵  
山積石二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謂靖曰  
公南平吳楚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  
對曰往悉天威得效尺寸功今陛下誠不棄臣不敢以疾辭  
帝以靖老止其行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撫之流涕卒年  
七十九贈司徒陪葬昭陵諡曰景武第客師右武衛將軍封  
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喜驪獵雖老不衰自京南屬山  
西際澧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

卷一百八十

主

十孫今問玄宗為臨淄王與舊及即位以勳實功遷殿中  
少監封宋國公恩待甚渥然未嘗干政事辭收自縵厚奉養  
後飲食至躬視到宰有羹之者答曰此畜養天所以養人與  
蔬果何異以善味知尚食事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鳳翔  
司錄參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  
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常視公疾老姬進來吾欲  
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離手教撰詔本意  
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當面太宗手詔流涕曰君臣之隆  
乃爾耶

李勣

李勣曹州人本姓徐氏大業末翟讓為盜勣年十七佳從之  
說讓曰公鄉壤不宜自剝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  
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亡命華丘勣說讓推  
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  
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數萬人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  
饑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兵五千付勣濟  
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唐  
其地東屬海南際江西至汝北抵魏郡皆勣統之而未有  
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  
是利主之敗以為己功也乃錄郡縣戶口啓密請自上之帝

卷一百八十

主

聞之喜曰純臣也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李詔勣總河  
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  
請收葬詔從之勣為密服緣經葬訖乃釋從秦王伐東都平  
竇建德俘王世充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  
乘戎轎告捷於廟貞觀三年為通漢道總管出雲中與突厥  
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率眾夜發頓利欲走勣前屯磧口不  
得度由是部落五萬皆降拜勣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  
凡十六年以威肅聞帝曰楊帝不釋人守邊勞中國蔡長城  
以備虜今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下勣我之長城也薛延  
陀子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為朔方道總管將輕騎

數也  
意小

六千擊之于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晉王為皇太子，授勛  
唐事兼左衛率同中書門下三品，帝自將征高麗，以勛為總  
東道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  
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健山，破之，可汗咄摩之遁入荒  
谷，降其首領，檣其達于帝，謂勛可託大事，勛嘗暴疾，暨謂當  
用，煥灰帝自剪髮以賜勛，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  
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勛曰：「朕思屬幼孤，無以易公者，公昔  
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勛感泣，囑指流血，因大醉，帝親解衣覆  
之，帝寢疾，謂太子曰：「爾於勛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用為  
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登州都督，高宗立，拜尚書左僕射。

史事

卷一百八十

南

進司空，太宗時，勛畫象凌烟閣，帝復圖其形自序之，謂得乘  
小馬出入東西宮，屬官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  
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諸廢王皇后，帝召勛與長孫  
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議之，勛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  
大於絕嗣，今將廢之，遂良无忌持不可，志寧願望不對，帝乃  
密訪勛，勛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決，王后廢，詔  
勛志寧奉冊立武氏，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來降，詔  
勛為東道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麗王建等，  
分其地為州縣，詔勛獻俘昭陵，明先帝意，總章二年卒，年八  
十六，贈太尉，陪葬昭陵，初太宗平洛陽，獲單雄信，勛故人也。

史事

卷一百八十

主

請納官爵以贖其死，太宗不許，勛號勸割股肉啗之，曰：「生死  
承訣，此肉同歸於土，而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  
粥，火燎其額，妙止之，勛曰：「姊多疾，而勛亦老，雖欲進粥尚能  
幾何？」勛行兵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持法嚴  
明，人樂為之用，臨事選將，必相其奇能，福艾者遣之，或問其  
故，勛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勛病弟，為晉州刺史，召  
為司衛卿，使省親，勛奏樂宴飲，列子孫於下，將罷，謂弟曰：「我  
即死，欲有一言，每見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恐為不  
肖子所敗，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  
者，急榜殺以聞，無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眾妾願留養  
子者，聽餘出之，遂不復語，勛本名世勳，至高宗時，避太宗僞  
諱，故名勛，配享高宗廟廷，嗚呼！李勛所謂一言喪邦也，季弟  
咸亨十五年，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勛，感曰：「忠以事  
主，兄弟不能移也。」遂見殺，勛孫敬業，少從勛征伐，有勇名，襲  
英國公，為郴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職貶郴州司馬，會給事中  
唐之奇、貶括蒼令，唐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州長安主簿，  
賈王、貶臨海丞，弟盤屋令敬業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快快，  
時武后廢中宗，立廢帝，而實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天  
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令其黨監察御史薛曜求使  
江都，及至，令人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收聚敬之，敬業矯制

殺之自稱州司馬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會開府庫令奉  
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授甲新錄事參軍孫處行以狗乃開  
三府一日匡復府二日英公府三日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  
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為長史宗臣璋為司  
馬江都令章知止為英公府長史實王為藝文令前整屋尉  
德思溫為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肅武氏過恩復盧  
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說眾曰賢實不死楚  
州司馬李宗福率所部應之武后崩教業官爵廢塚墓除屬  
籍遣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季遠將兵三十萬往擊之教業問  
計於思溫思溫曰公以太后幽禁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

陽山東韓知公勳王附者必東天下指日定矣教業曰金

陵負江其地足以為國宜先并常潤為霸基然後鼓行而北  
思溫曰卿非徐宅士皆豪傑不願武氏居位蒸黍為飯以待  
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教業不從使教業屯淮陰帝  
起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還屯高郵下阿駱思溫歎  
曰兵忌分今教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  
無能為矣孝逸軍守石梁有烏噪教業營上監軍御史魏其  
率曰賊其敗乎風順鼓乾火攻之利也遂度擊之教業置陣  
久士疲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教業陣遂敗斬七千  
餘級教業遁江都攜妻子將人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其將

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爽其家中宗反正詔還  
勳官封屬籍章完塋塚焉教業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教業兵  
起固守踰月城陷教業責之曰盧陵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  
動何過拒耶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溫欲殺之教業不許  
及教業平后遂賜姓武歷春官尚書

侯君集

侯君集三水人事秦王幕府預誅隱太子拜左衛將軍封潞  
國公從李靖討吐谷渾平其國進吏部尚書君集本起行伍  
不知學後資乃好書及典選課最分明見稱於時高昌王不  
朝拜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討之其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

七千里磧南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

百不能一安能致大兵乎使頓城下一再旬食盡吾且保而  
虜之君集大破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君集進營柳谷候  
騎言其國方葬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  
興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  
自守論之不下乃伐木填塹引撞車攻其堞飛石如雨所向  
摧破因拔其郭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  
谷約有急相援至是欲谷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刻  
石紀功而還君集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為盜君集不能制  
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曰

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陛下奮獨見之明授矣勝之畧若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銖苦李廣利貪而不愛士卒陳湯盜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競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伏望陛下申有君集傳復朝列以勸有

卷之十 百人十

九

功帝釋不問君集自以有功被無常快快不平會亮出為洛州都督君集激之曰何為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懷袂曰爵傳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亮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相誣無左驗事不可詳乃秘不發待之如初皇太子承乾有過亮見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將千牛賀蘭楚石私引君集入問計君集懷憤曰此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殿下願無輕入承乾納之君集疑謀洩忿忿不自安武中夕驚叱其妻怪之君集告之故其妻曰公國大臣何為爾宜自歸命首領尚可全不從事覺捕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

我不欲令刀筆吏序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隔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其諸法公卿其許我乎羣臣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曰與公談矣今而後從見公道像擇淚而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詎誤至此君嘗為將破二國請言之陛下巧一子以守祭祀帝原其妻及一子從後表始帝命李靖較君集兵法君集言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中原無事臣敢以制四夷之法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果如其言

卷之十 百人十

九

張亮榮陽人封邯鄲公為刑部尚書亮素故妻更娶李氏李氏妬悍仇通歌兒養為子名俱幾李氏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為相州以識有弓長之主常獵都自以相舊帶弓長其姓陰有異謀術家程公穎亮素與厚請之曰君前嘗陛下無天下主何其神耶公穎曉其意稱亮臥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將亂吾特能辨之矣俱幾且大貴謂假子公孫師之兄公孫常曰吾有藥相者云必為諸王太姬常曰吾見子大品言公名在讖書亮悅使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解見誣因自陳佐命勳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為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就

獄謂之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守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奈何斬於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

薛萬均煥煌人客幽州以材武為難藝所厚與裴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實建德帥眾十萬寇范陽裴迎拒之萬均曰眾寡不敵宜以計勝今裴眾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與銳士百騎匿城東建德兵度水半度擊之大敗其眾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絳裴萬均與弟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其背眾驚潰去秦王引萬均為右二護軍裴紹討梁師都以萬均為副突厥兵聚至王師稍却萬均兄弟橫

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回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擊鼓不鳴破必光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為沃沮道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大青嶺萬均萬徹各以百騎前行卒與虜遇萬均單騎突無敵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也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益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勒兵以待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眾遂潰追至圖倫乃還與靖會青海還本衛大將軍副侯君集擊高昌趙智益堅守未下萬均應軍進智益乃降封路國公有告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太宗詔勿治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受

手

情卒帝驚悼為舉哀詔陪葬昭陵後賜葬臣腰皮及萬徹謀呼萬均帝憐然曰萬均朕舊恩呼其名豈死者有知與得賜乎因命焚之舉坐感歎萬徹投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慶太子太子已死萬徹未知督兵力戰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入南山秦王數使諭之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進爵郡公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于磧南萬徹率數百騎絕陣後虜顧見驚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尚丹陽公主加驛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遵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以青丘道總管帥師三萬伐高

麗大勝緣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戰斬虜將所夫孫虜震恐進傳泊於城虜眾三萬來投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好任私上人或言其狀帝愛其功加護衛而已副將裴行方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婿而內懷不平弄

主

當誅詔除籍從邊會教還高宗立授單州刺史入朝與虜遣愛相昵謂曰我雖病足坐京師諸軍猶不敢動遣愛曰若國家有變當與公共輔刺王語及下獄隔利曰萬徹大健見當留為國効死安得坐小事殺之遂死

唐李師虔城人仕隋為涇城長高祖兵至李師上謁授行軍總管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李師伏兵熊耳山斬之封夏

唐李師虔城人仕隋為涇城長高祖兵至李師上謁授行軍總管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李師伏兵熊耳山斬之封夏

國公餘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陳賈遇為宋州刺史待其家  
不以禮及是彥師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宋州人震懼徐  
關開反詔為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關明待之厚令作書  
招其弟使舉城叛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擒誓死  
報國若宜善待毋勿以我為念關明笑而置之關明平彥師  
還高祖誅之彥師不從從者多矣彥師與彥師之庶弟可  
盧祖尚光州人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秋血誓眾士皆  
感泣越王伺立遣使歸地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  
祖封七陽公授瀛州刺史有能名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擇  
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太宗召見內殿謂之曰交

史錄

卷一百八十

三

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還辭也祖尚  
頓首奉詔復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  
公既許朕矣豈得中悔三年當召吾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  
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固辭帝怒曰我使來不從何以令天  
下斬於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詔復其官

高儉

高儉字士廉以字行齊清河王岳之孫儉自以齊宗室不欲  
廣交屏居終南山下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  
奔高麗生與善貶朱鸞主簿會世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  
和署士廉司法督佐欽州俚帥甯長與侵交趾和懼欲出迎

士廉曰長與兵雖多縣軍深入勢不能久城中勝兵尚可戰  
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為司馬逆擊破之武德五年與和來  
降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王誅隸太子士廉  
率吏卒釋囚授甲趨步林門助戰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  
侍中封義興公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  
母病皆去望舍投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設條教督勵  
風俗翕然一變引諸生講授經藝秦守李冰導汶江水灌田  
頗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引故渠旁出以廣溉道人以  
富饒入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雅負譽義所署州郡人地無  
不當者高祖崩稱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

史錄

卷一百八十

三

三世為僕射當時榮之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  
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同中書門下三品知  
政事帝伐高麗輔太子監國駐定州攝太傅及疾帝幸其第  
為流涕卒年七十一帝以銀金石不宜近喪哭於東苑贈司  
徒并州都督諡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勅尚宮以食四麥  
往祭帝自為祭文及葬遣出橫橋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通哀  
高宗即位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謙太宗非常人以甥  
女文德皇后歸之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閭閻後雖衰替于  
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聘資故人謂之貴婚詔士廉與韋挺  
舉文本令狐德棻徵天下譜牒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

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降新門登舊望右膏梁左寒賤合二  
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  
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  
恃舊地以取資不肯干偃然自高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豫  
河北梁陳在江左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  
今謀士勞臣以忠孝文武從我定天下何容納貨舊門向聲  
背實賈昏爲榮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爵爲  
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耶朕以  
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頒其書天下高  
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

史事 卷一百八十

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  
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都  
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  
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  
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  
入五品者皆升請限擇神取焉目爲顯格義府奏案氏族志  
燒之又召後魏陳西李實太原王受榮陽鄭溫范陽盧子通  
盧澤盧輔滑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  
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婚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疋四  
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疋悉爲廢毀夫氏禁受陪門財先

是後魏定四海望族以實等爲冠其後幹尚門地故氏族志  
一切降之王妃主奸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不尚山東舊族  
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婚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  
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  
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  
齊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

實威

賈威岐州人父熾周上柱國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家世  
貴子弟皆喜武力聞威尚文諸兄試爲書襄內史令李德林  
舉威秀異授祕書郎當選不肯調者十年故其書益博而諸  
籍由軍功位通顯以威職開元獻之曰昔仲尼積學成聖雖  
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而不答王秀昇爲記室威  
秀行多不法請去秀廢府屬皆得舞殿獨免高祖入關  
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雖缺威多識朝廷故事  
議定制度帝師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授內史令引入臥  
內謂之曰昔周有入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  
爲內史令事國有不等耶威頓首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  
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  
帝笑曰公以三后族誇我耶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  
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威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封延安



郡公諡曰增。康性儉素，不積產素，及薨，家無餘財。留皇太子百官臨送。兄子執高祖起兵，執舉東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使署地渭南下，永豐倉從平京師，為大丞相諮議將軍。將胡賊五萬掠宜春，即執討之。次黃欽山，賊棄高，盡射果稍却。執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大代之，身帥數百騎督戰。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執父恭周鄧國公，至是復封焉。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執性嚴酷，能自動苦，每出師，解身未嘗解甲，有不用命者，即誅。至小過亦鞭撻流血，見者皆重足股慄，恐平以其勇為賊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戎家奴尋出外，後遭奴取樂。

卷一百八十

何遜 公闢既入日，當備夜襲，以明法。命舉大東，將亮監用者，不勝其數。執并斬之。入朝，賜坐，執客不處，坐而對。帝起曰：公且歸車，執驛騎從者二十人，公新就暑，乃至。輕便若前，執解部，欲候釋之。還鎮益州，執與行臺尚書李雲起，邪行方素不協。及留太子餘部至，執內解懷中，解部執雲起，雲起問其安在，執不肯示。遂殺之。行方奔京師，得免。執元年，使右衛大將軍出為洛州都督，周洛陽，因清亂，人不土著，執下令：凡有解手者，作者殺之。威令太行，民皆趨本，奔附并州。洛陽威從子林，又定附陳國公，是時文帝幼，威公出，執以威為洛陽，威從子林，又定附陳國公，是時文帝幼，威公出，執以威為洛陽。

常麟公周，拜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臨宴，如家人。母李就絕，有部帥哭轉幽州，轉管所至，以寬惠聞。抗與高祖少相狎，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為我先耳。李氏名在關錄，天所啓也。高祖曰：公無妄言，楊帝遣抗出，還武巡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謂人曰：此吾家婦，薛達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置酒為樂。授左武候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引入臥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燕，未嘗干朝廷事。從秦王平王世充，冊勳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執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諡曰密子，解并州。

卷一百八十

何遜 管府長史突厥數為邊患，繼遣不屬，靜輪屯田太原，以有僥倖，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高祖召入，與裴寂等議，結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斷石檢以為郡，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解部其聚飲，因會官屬大言曰：如楊帝者，係屬四海，白承司，幾須公矣。今天子躬帥餘屬，一人安兆，庶恐用公哉。元楷大慙，吹夏州都督，請遣出塞，突厥為陳康中，實由是大克復。又問其部，落孤尼等九侯，并皆內附。帝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解其衆，南附。上書曰：秋窮則虎噬，飽則蟻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救也。求食也。

不待耕桑今損有用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矣之不害於化况有丘未忘一旦變生犯我王層不如因其機以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勢分易為國制則世為藩臣矣帝怒答曰朔方之務悉以相委朕無北顧憂矣遷民部尚書卒諡曰肅帝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貞觀初封華國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抗弟建封鄆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移極修廢泮費不貲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咸從孫德明隋齊王府屬坐

史

史

史

史

事免高祖兵至長安宗室孝基神符道宗等並繫獄隋將衛文昇欲殺之德明日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耳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特稱長者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弟德玄高宗時檢校左相清素動職未嘗有過然無他補金與李勣為封禪使帝次濮陽問何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進對帝初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不以為忤眾服其量封鉅鹿男卒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南涇人開皇中天下混一玄齡密謂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安肆詠殺獲神器而有之不為

子孫長久之計清置嫡庶競相傾危終當骨肉誅夷立致滅公也年十八舉進士太宗以煥煌公劉渭北玄齡杜東上議一見如舊署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寶玄齡獨收聚人物致幕府與諸將相結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文約理盡高祖曰若人機識信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謀玄齡引杜如晦協定大計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斥還第太子將有變玄齡謂无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王召玄齡如晦以方士服夜入計事事平王為皇太子權玄齡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

德侯君集功第一封韓國公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相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閣議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網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成就難玄齡曰創業難魏徵曰守成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親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微與我安天下恐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成之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在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為相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獲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諭旨日讓誠美德然國家倚賴久一旦去良弼如失左右手公筋力未衰母多讓晉王為皇太子加太子太傅帝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

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器甲輪輓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晚節多病聽臥治事肩輿入殿帝見之流涕玄齡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疾少損上喜見于色玄齡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伐遼未止上意既決衆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解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置立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通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執逆身將六軍親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衆殘民孽主縮氣屏息可謂功倍

史律 卷一百八十 主

前亡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責以禮義古者以禽獸畜之若必絕其類恐獸窮則噬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卒無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柩車抱枯骨推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莫大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

新羅報警非所得者小所損者大乎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舛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矣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決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卒年七十一贈太尉諡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勸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貞觀末以逮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玄齡忠於事君不可以一眚便斥帝悟遂召見後以疾辭位久之帝幸芙蓉園玄齡教子弟掃堂宇曰乘輿且至頃之帝果幸其第因

史律 卷一百八十 主

載玄齡還宮帝伐遼命玄齡留守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送行在帝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腰斬之下詔曰公何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爲屏風各與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矣玄齡微時病且死謂其妻盧氏曰君年少不能寡居善事後人盧氏泣入帷中別一日示之明無它志于遺直嗣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爲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禮與它婦絕主驕蹇英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帝不許主與浮屠辯機亂帝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立出遺直汴州刺

史遺愛房州刺史主誣遺直罪帝教長孫无忌鞠治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貶銅陵尉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杜陵人爲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大王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可共功者王因表留秦府從征伐常參帷幄裁處無留事僚屬才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擢吏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掌朝政當時歸重之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一人不可總數職陰詆切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其才可與治天下師

史籍

卷一百八十

三

合欲離間之耶斥領表卒年四十六帝哭之勅贈司空諡曰成它日食瓜美輟其半與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見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送其家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與玄齡言之敕以御儀往祭因府官佐如晦爲相時每議事帝所玄齡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淡相知故能同心協濟以佐帝帝嘗將語良相必曰房杜云長子構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說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封襄陽郡公太子承乾謀反荷謂承乾曰郭瑯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得疾上

楚客不可及

漢本無可謂太宗之有有竟故錄之

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昂機以累貶死猶未如晦弟楚客與叔父淹皆陷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謂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如晦不聽楚客曰叔幾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惜請之高祖得釋楚客難作楚客遁入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豈其然耶夫行遠者自近人不思無官而思無才汝兄與我異體一心爾能如汝兄輔我者事我何患不至宰相楚客頓首謝擢中郎將每入直晝夜不釋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召遷工部尚書攝魏王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數

史籍

卷一百八十

三

唐王隱府宜爲尉及王黜暴其罪怒死免官起爲虔化令卒淹字執禮隋開皇中謂其友韋肅嗣曰上好用隱士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隱者文帝惡之請成江表赦還授承奉郎擢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封倫以告房玄齡玄齡白秦王引爲文學館學士及踐祚爲御史大夫封吉安公檢校吏部尚書兼豫州牧政嘗言郭慎道可用帝問其故淹曰慎道隋時爲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合慎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淹曰臣同衆人曰事君有犯無隱卿以懷道爲直何以不諫淹曰臣位卑傾陳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旣以君

不足諫何以不去食其祿不恤其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廷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傳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位卑言高罪也帝笑曰淹在隋不諫似也為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向嘗言之而不見用帝曰世充懷諫卿直言何以獲免淹不能對帝曰朕今任卿可以諫未嘗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淹與臺省貴重於朝而無清白名為當世所譏如穆五世孫元紹慈宗末為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立尤被寵遇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即官不問歲至宰相稱神駭異再期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帝御安福門臨饒教宗驕倖元紹欲中帝意以固寵

史記卷一百八十

帝

武肅珍異相贈於道百工造作無程飲取苛重拮克軍食給與不時成卒饑寒乃仰哺於壁反為懷內覓南詔乘虛襲戎鵠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或為鄉導遂抵成都已傳城元紹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焚掠郭元穎計迎將挺身走會救至賊退文宗遣使告臨撫南詔南詔言蜀人所我誅虐師不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郭州刺史議者不厭再貶循州司馬死於貶所弟子寄權字殷衡兵部侍郎懿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鎮海軍節度使罷助陷徐州寄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倚角傾巢相繼王師賴以濟助殺入為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卒諡曰懿寄權清重寡言在方鎮視

事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欹衽若對大賓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下簾旁或無人自起微鉤以手攤簾徐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謂寄權為小杜公子讓能字韋落兵部員外郎修宗如蜀奔謁行在為翰林學士方闕東兵與調發緩律詔令浩繁讓能思致精敏處事適機帝倚重之從還京師選兵部尚書李克用兵至帝夜山鳳翔倉惶無知者讓能徒步從行十餘里得遺馬以紳為約乘之朱玫兵逼乘與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旋如梁州時棧道為石君步所段天子間關險澁讓能未嘗暫去左右帝勞之曰朕不德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可謂忠於所事

史記

卷一百八十

文宗龍顏首曰臣世蒙國恩陛下以臣不肖使并牧臣臨御苟免臣之恥也帝大褒中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襄王璠即偽位璠藩大鎮多附之貢賦不輸行在衛兵乏食讓能請遣使入河中論王重榮重榮遂奉詔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封襄陽郡公官吏多受偽署有司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戾治國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拜尚書左僕射進國公進太尉李茂貞在鳳翔日久兵變隨不奉法朝廷不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去帝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兵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為鳳翔節度使茂貞怒不赴鎮上章停使治書監黃勳助官豎為亂

抑忠臣奪已功京師旬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重遂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怒帝詔讓能計議調發經月不就第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使健兒數百雜市人守闕會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與讓能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下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就爲杜太尉卽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免遂喪其印帝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白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陛下新復位鳳翔國西門願少寬假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法撓弱朕奄奄日安能坐忍此朕將

史籍

卷一百八十

以兵馬諸王卿爲我國之讓能曰陛下復除僭竊立王威以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任不宜專以屬臣帝曰卿元輔與我共休戚復何所避讓能奉詔泣曰臣所以未乞骸骨思有以報陛下取愛身乎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雖蒙見錯之誅不足弭七國之患也景德二年以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斌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此舉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預言之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休御史中丞弘徽戶部侍郎皆被誅帝痛之贈太師

子光又不復仕論曰太宗取暴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膺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僇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勢善終始以成令名如膺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待其謀謀固有太過人者耶

史籍卷一百八十終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隋亂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與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魏徵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通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不可以戰。若漢池高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通曰：「老生常談耳。」後從密來京師，久之，

才知名，自請安輯山中，掘秘書，悉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

密守，徵與書曰：「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於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禍敗至矣。勣得書，遂定計歸，會於建德，隋黎陽獲徵署起居舍人，建德敗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勣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間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嘉其直，卽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奉隱巢者，皆不自安，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人必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道遇太子于牛李，志安齊上，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謂其副曰：

有詔，官府舊人悉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先貸之，而後奏聞，使還，帝悅。由是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拜尚書右丞，有譖徵阿黨，則視者帝使溫彥博徵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舍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然之。徵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擇善而固也，忠臣違比干也。」帝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開四門，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蔽也。秦二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

更結 卷一百八十一

得聞，人君能兼聽，則奸臣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女美而才，已許嫁矣，皇后請冊為充華，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菽粟，顧嬪御，則欲民有家室，今鄭氏已約婚，而陛下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耶？」帝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丞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州縣，供給猶不能具，今加以諸國邊塞州郡，致罪者必衆，彼以商賈來，自可聽其交易，若以賓客待之，中國騷然耗費矣。」漢建武時，西域諸國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為賓客，敕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

欲治之不亦難乎。徵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耶？對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化，其應如響，期月而治，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三代之後，澆訥日滋，秦任法律，漢維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訥，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斷死刑二十九人，斗三錢，貨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海海南論

史錄

卷一百八十一

三

帝戶閔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帝幸九成宮，宮御館于閼川，官舍僕射李靖侍中王珪至，吏改館官御以舍之。帝怒曰：何輕我？宮人詔按之，徵曰：靖珪陛下大臣，官人備後宮洒掃耳，方大臣出使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民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在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外，無所參承，奈何以此按吏乎？帝寢不問。後宴丹霄樓，帝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耶？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戒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

但見其無嫌耳。十年為侍中，進鄭國公，以病辭職，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制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然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昭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責奉不豐，為此無限，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為不奢乎？若以為足，今不奢足矣，以為不足，為此寧有足耶？帝曰：非公不聞此言，徵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今之刑罰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奸則鑽皮去骨，惡則洗剔宗族，且觀漢而古，言教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

史錄

卷一百八十一

四

治中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著，昔州郡上下其手而楚法以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供張不贖，或不能從意，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至，非虛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繁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強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得，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遽覆車之轍，何哉？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亂亡而



不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  
公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  
鑒。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凶則存矣。夫守之則易。得之實  
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  
以動之也。它日帝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徵見承平久。恐  
帝意有所忽。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諫者  
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曰。公以何驗  
之。曰。陛下初即位。元律師論死。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  
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曰。朕即位未有諫者。  
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查有司劾其偽。論

矣。若能鑒彼所以失。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惡服卑宮。  
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大也。不惟  
王業之艱難。增益舊基。其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  
斯為下矣。夫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而能以身名令終者。未之  
有也。徵復陳事曰。傳曰。同言而行。信在言前。同令而從。誠在  
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不誠也。不信之  
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歷十餘載。舍廟愈積。  
土地日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  
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功。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  
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強直為擅權。忠諫為誹謗。  
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強直者畏。諫  
權而不得。自盡忠諫者。慮非謗。而不敢與爭。榮惡視聽。譽於  
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  
諸小人。是舉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  
豈無小惑。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  
奸利。承順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  
而仁者。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正。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  
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  
義大矣。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開闢草昧。使我定天下。  
玄齡也。貞觀之後。納忠進諫。為國家長利。微也。親解佩刀。以

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微與諸葛亮孰賢孝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微可比帝曰微則履仁義欲致君亮舜雖亮無以加之時上封事者衆言或不切帝欲加譴微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開得失當悉其所言所言是乎爲我之益所言非乎無損於事帝悅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黃金帛諸國市馬微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魏文帝欲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思其言乎帝遂止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直貴重無踰微

史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我追微傳皇太子一下下之望羽翼固矣拜太子太師微以疾辭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公雖疾可據全之十七年疾甚家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繕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所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中使相望於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微第微加朝服施帝帝撫之流涕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使主從帝曰公強視新婦微不能謝是夕帝夢微若平生及旦卒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奉哀西華堂詔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諡曰文貞數以一品禮陪葬昭陵其妻裴氏辭曰微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微志乃

用素車白布幡帷無坐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見興亡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鑑今魏微亡少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曰天下之人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羣臣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邦可興矣其大畧如此朕思之恐不免斯過也微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見雖違帝怒神色不變帝亦爲霽威嘗上表還奏曰聞陛下有開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

史

卷一百一十一

八

故停耳帝嘗得佳鵲白臂之望見微來隱懷中微奏事故久不出鵲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也均平高昌還有告其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微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凶國婦人對辯惟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上楚莊王教絕纓之臣陛下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敕出微因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微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

虛數乎乃止賜微金一表亂後典章湮散微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榮然完整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帝美之奉敕修隋書俱錄實內府帝以武功定天下治安之後欲經界四夷徵待宴奏被陳武德舞則使首不願至慶善樂則請觀不厭微帝思之不已登凌烟閣觀舊像賦詩傷悼聞者嫉之謾毀百端皆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小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微嘗錄前後諫疏示史官褚遂良帝益不悅乃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及遠東之役高麗執輅犯陣李勣等力戰乃退軍還帝愾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賜勞其妻子

卷一百八十一

九

以少年尉微意復立碑恩禮加焉子叔玉襲爵叔玉即侍郎武后時為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開元中寢堂火于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譽字申之擢進士第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權為右拾遺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衛方厚貶叔州司戶徵徒懷州刺史譽諫曰王者赦有罪唯赦無赦昌齡專殺不辜家人街竟焉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於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又投刺之使治人乖者憲章不可詔改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李孝本坐李訓事誅其二女沒入宮幕官陛下即豈不悅聲色于今十

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闕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每每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連塵穢之嫌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之以譽為右補闕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微裨益闕失朕今得譽又能極諫朕仰希貞觀庶幾寡過荆南監軍呂令瑛縱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移內樞密使言狀奏劾長任廉察知監軍侵辱官司不以上聞私自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遷起居舍人帝問徵時書詔頗有存者乎譽言亂後散失惟故笏在帝令上送鄭軍曰在人不在笏帝曰此笏乃今此棠也因敕譽曰事有不當無嫌論奏譽對曰臣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十

頃為諫臣微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皆可論事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譽曰古置左右史以書得失登鑒戒陛下所為善無憂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必記之帝曰我何嘗觀之譽曰陛下向者取觀而史臣不言是失職也遂陛下觀之則後來所書必有謬譴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後代何以取信哉上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賈蘭進興及露與於軍中治反狀獄具帝臨問詔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言獄當與眾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今決大獄而不與知律令之謂何諸歸有司未報譽言事繫軍士可推于軍中知屬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詔

神策軍以官兵留伏內餘付御史臺臺官俾士良不敢異皆誅死崔陳讓大夫始尋之進李珣楊嗣復推引之武宗立發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宣宗嗣位遷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奏言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從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春秋高儲嗣未定奏言今天下能治惟東宮未立宜早建樹以存嗣祚之重自敬宗後惡言儲貳故公卿無敢開陳幕輔政首發其端朝議歸重焉唐毗國獻馴象舉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大理卿馬瑁有犀鎚數十首不用奏之奴王慶告瑁藏甲有異謀按之無他狀投瑁嶺外慶免罪奏王慶以奴訴主法所不容引律固爭卒論慶死遷門下侍郎爲宰相謀事天子前謹切無所回避宣宗嘗曰譽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以剛正爲令朕紛所忌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以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論曰以微之忠而太宗之明身歿未幾譏毀遂行微陳流累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道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而猶不免君臣之際顧不難哉

史集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一

王珣

王珣字叔珍僧辯孫也珣事建威爲中允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珣不能輔導流寓州太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關珣推戴納善每存規益遷侍中

雖其言  
猶不獲  
其人

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屬江王璵璵指之曰璵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妻安有不亡乎珣曰陛下以璵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是非何也對曰陛下知璵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若審知其非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帝歎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官中宮使不進數被讓珣與溫彥博諫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讓之天下謂陛下以士爲輕帝怒曰卿等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耶彥博懼謝罪珣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全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臣若不言是臣負陛下今責臣以私是陛下負臣帝默然封永寧郡公拜禮

史集

卷一百八十一

十二

部尚書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未嘗行見舅姑禮珣曰主上好禮當受公主謁見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盟饋乃退其後公主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珣也辛年六十九珣儉不中禮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祀之少孤貧其母李氏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會房玄齡杜如晦過其家母聞見之大驚爲具酒食留飲飲訖珣曰二客公輔才流貴無疑珣孫孫性至孝母疾數請高醫遂窮其術作書號外臺秘要嘗將壽焉爲郡郡太守

薛收

薛收字伯褒道衡子也道衡爲楊帝所殺收不在隋少學於

王通與族人德音元收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羅德音為鸞譽元收為鸞雛高祖入關為秦王府主簿陝東大行臺郎中秦王討王世充收為書教露布武馬上占辭敵膽如索構實建德來援世充請將請欽軍以觀形勢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銳卒但乏糧食耳求戰不得為我所持建德自來兵亦精銳今若縱之使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勇先據成皋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建德既敗世充不戰而降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破劉黑闥封汾陰男收諫王收獵王答曰明珠兼乘未若善言今報以黃金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王

四十挺武德七年癸亥王親撫之卒年三十三王哭之勸與元收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間何嘗不馳驅經畧款門襟抱宣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遣使弔祭賜帛三百段既卽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贈定州刺史陪葬昭陵子元超好學善屬文授太子舍人高宗卽位轉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拜東臺侍郎李義甫流揚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詩坐貶簡州刺史又坐與上官儀善流雋州上元觀拜正諫大夫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

東諸番酋長持弓矢從元起奏爽狄野心而使挾兵赴國中非宜帝納之皆宴諸王召元起與從容謂之曰在卿中書宰藉多人裁拜中書令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勅曰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帝疾劇政出武后元超因陽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陪葬乾陵元收武德中為文學館學士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元收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歎曰學士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素王為皇太子除舍人卒收從孫履字嗣通為昭文館學士初虞世南荀悅良以書顯家後其能繼履外祖魏徵家多藏虞稽書履銳意臨歛書體道麗遊名天下畫亦絕品肅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王

尚仙原公主適太常少卿封晉國公鍾紹京為中書令履諷使表讓因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無才望特以舊勳進今師長百僚恐非具瞻之美帝改紹京戶部尚書遷履黃門侍郎兼知機務履以翊贊功帝每召入宮中與大事恩絕羣臣實懷貞誅履以知謀賜死伯陽流嶺表自殺

馬周

馬周字賓王在平人天資曠邁鄉人以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教加誚讓周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人關周留客汴為淹留令崔賢所辱達感憤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

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皆得失何武人不學周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令召之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曰臣伏見大安宮將守門關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太上皇居之反在外雖太上皇雅志清儉愛惜人力恐四方觀聽有所不足願營建東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伏聞明詔欲幸九成宮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三百里而遙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之行爲違暑也太上皇留無處而陛下幸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伏見詔曰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世官也且堯舜之父而有朱均之子若有不肯襲封嗣職兆庶被殃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樂繁之惡已暴與游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宜賦以茅土囑以戶邑必有材行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爲子孫立萬年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昔漢文

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所幸俱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以婦繡暴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武帝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於靡麗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息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艱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此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正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議也五六年來漸壞豐稔正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所營爲者皆不務之務也國之興亡不由積蓄之多少而在百姓之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粟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阿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貯積者固有國之常當人有餘而後收之豈民不足而強歛之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陛下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臣聞天下以人爲本欲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守卽縣得賢令矣天下刺史皆得其

人陛下端居廟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刺史多武夫。入武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上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以德行為才術。擢為守令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始出於此。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明辦周密。中事。帝每曰。我豈不見周郎思之。孝文本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聽之。縱縱令人忘倦。然為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城陽公主下嫁薛曜。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策。未同成。請查婚則吉。周諫曰。朝陽以朝。思相戒也。諱習以晝。思相成也。宴飲以晷。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

史

卷一百八十一

七

成內外有親。勳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繇慢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十八年。遷中書令周病。清湯帝躬為調藥。使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暴君之過。以取名。吾不為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國驛宅。樂以其與書生素無貴。皆竊笑之。他日。自有住宅。直二百萬。周以聞。帝即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高宗即位。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子載成。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韋挺

韋挺。京兆人。貞觀初。拜御史大夫。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上族。晨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大喪。不即發問。少之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及其送葬。至假車乘。履棺。擗以為榮。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食。獨不舉哀之風。今婚嫁之初。雖奏絳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改太常卿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之。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挺。周言。挺優於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虛使挺。父故為營州總管。嘗經畧高麗。

史

卷一百八十一

末

故。凡載於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州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廩所仰。食卿為朕圖之。使軍用不乏。是卿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十人。為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及馬各三百。以從。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脫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船。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入百里。渠塞不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於臺側設舍置粟。欲待水泮。乃進。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我出師在即。挺言。度師至。且足。是不足也。詔察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初。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河渠利害。遣造船行。粟經入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欲還。水且涸。六師

所須恐不能如意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勅治書侍  
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使白衣從軍帝被蓋牟城詔挺  
將兵鎮守意復用之城與賊接日夜轉鬪挺以失職內不平  
作書遺所善公孫常常善術數以他事繫獄死索繫中得挺  
書副意怨望照泉州刺史辛子侍價武后右相曾孫武絳州  
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入為京兆尹卒待價弟萬石  
為太常少卿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  
之萬石奏太樂博士命子遭喪者請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  
立劾之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三年之  
禮天下通喪今遣太樂弟子釋服為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九

不能執禮遂欲倡為非法耶萬石官太常素風化請付吏論  
罪高宗罷其奏知吏部選事卒

李綱

李綱字文紀蔚人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舅宴宮臣左庶子  
唐令則奏逐邑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職調護乃自比倡  
優進淫聲惑視聽請正其罪舅曰我欲為樂耳置之後舅廢  
文帝切讓官屬綱進曰陛下不豫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本  
中人賢者輔之則善不肖者導之則惡乃使歌舞靡大小兒  
日侍其側何特太子罪耶帝曰以汝為洗馬何謂不擇人綱  
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歎曰朕之過也擢尚書右丞時楊素

蘇威用事綱執政不軌隨素等毀之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  
素言林邑多珍寶請以綱為行軍司馬上從之方揣素指數  
資厚綱軍還不得調復詔山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自入  
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縣大業末賊帥  
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參軍封新  
昌公即位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  
騎常侍綱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  
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  
不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  
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十

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莽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常伯趨丹  
墀殆非劍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加禮  
之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請  
親膾之太子曰操刀和味公等善之若爾諧謔論固屬綱矣  
遣使賜絹三百疋後太子寢狎亾賴猜問骨肉綱屢諫不聽  
遂乞骸骨帝賜之曰卿為潘仁長史乃差為朕尚書耶綱頓  
首曰潘仁雖殘暴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  
厚自矜伐臣言如持水投石安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  
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乞退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幸許之  
太子少保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



慈訓日殷下飲酒適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嫌原太子覽書不悖所為益放縱網世也不自得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步與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請東宮太子承乾為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曰綱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托孤寄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及疾遣玄齡至家存問卒年八十五贈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綱在隋宦不進楚之得船楚人曰君當為卿輔然符易姓乃如意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解疾辭位云孫安仁為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齊屬奔散獨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主

安仁泣拜而去終桓州刺史弟安靜為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收繫數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固無可言俊臣誣殺之會昌中贈太子少師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顯當世

李大亮

李大亮涇陽人隋末為麗玉兵曹李密寇東都王戰敗大亮被擒同獲百餘人皆死密將張弼奇大亮獨釋之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來歸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象帥為分別禍福賊東感服遂相率降大

亮殺所乘馬與之食徒步而返帝嘉之遷趙州都督貞觀初封武陽男授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屬諷大亮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純政微久矣而使耆耄求虜信陛下意耶乃乖昔旨如其禮求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今賜胡瓶一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漢博宜釋味之時突厥臣帝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疋首領拜將軍中郎將者百餘員置降胡於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使綏納大度拓設泥熟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以賑其饑大亮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根本四夷枝葉也殘根本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主

也周者突厥傾國入胡陛下不俘之江淮間以愛其俗而加賜衣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內諸蕃請附者宜羈靡受之使居塞外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用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願停招討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墾此中國利也帝納之八年討吐谷渾以大亮為河東道總管與李靖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得為公拜右驍大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領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夢之曰公在我始得酣寢十八年幸洛陽謂副房玄齡居守亮奏帝

親和藥賜之。臨終，表請罷遣東役，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既就稿，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命屏妾侍，言終而卒。」年五十九，將飲，家無珠玉，爲含，帝哭之。勸贈兵部尚書，諡曰懿。臨葬昭陵，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對天子爭是非，無所回撓。見妻子，未嘗有情容。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以功賜奴婢百口。謂之曰：「而皆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以爲奴隸乎？悉遣之。」高祖薨，大亮賜俸，婢二十，以張弼脫其死，及貴，思有以報之。弼爲將，作水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遇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乃言於帝曰：「臣獲事陛下，張弼力也，願以臣官爵授之。」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三

戴胄

戴胄，安陽人，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位，胄曰：「君臣大分，義均父子，公當社稷之任，與國存亡。正在今日，願一心王室，以安天下。」世充怒曰：「善，俄受九錫，出胄爲鄆州長史。與王行本守虎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參軍，封武昌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戴胄清直，其人也。」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尉與无忌厭罪維均，臣子於至尊，不稱誤。按律，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以无忌有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平。」有詔復議，德彝固執。胄曰：「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既云皆誤，不得獨死。由是校尉與无忌皆免。時邕人盛集，詔有訛資，蔭冒，膠取，謂者許自首，不首者死。有某冒資不首，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以流，是示天下不信也。」胄曰：「陛下自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守法而使朕失信乎？」胄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始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寬於法，此乃忍小忿存大信也。帝悅從之。」遷尚書左丞。帝以其貧，賜錢十萬，會饑，射麋瑒免封德彝卒，帝謂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今僕之務，委卿宜副朕舉，明敏議者美其稱職，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史。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三

郭尚書然寡學好抑文雅獎法吏貞觀二年尚書曰隋開皇  
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輪乘名曰禮會終文皇世得免饑饉宜  
令王公以下及聚庶計所墾田頃畝每至成熟準其苗以  
理勸課盡令出粟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四年奉  
頒制政進爵郡公帝將修洛陽宮尚書諫曰比關中河內皆置  
軍國雖大宮室志繕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  
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家捐業結軍者皆戎仕  
課役者責糧庸竭資經紀猶不能濟自七月以來霖潦未止  
濟河南北田多汚下年之有無尚未可知今宮殿足庇風雨  
容侍衛數年後成之亦不爲晚何遽自生勞擾耶帝爲罷役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聖

劉洎

劉洎江陵人爲蕭統黃門侍郎畧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  
統敗遂以城歸唐授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封清苑男轉治  
書侍御史時尚書省詔敕楷墨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幾  
之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  
舉無所回撓百司處庸不敢辭情此者勲親在位品非其  
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強先懼置諸故郎中默奪惟事容稟尚  
書依違不得專裁範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  
司郎中使皆得人非唯救曠滯之弊亦所以矯趨競也拜尚  
書右丞洎強於職尚書復治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  
卿言古今事必辨詰究難洎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  
愚等級遠絕勢非倫擬故智愚往往復尊卑同難思自強不  
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備懷不敢  
自進况以神機天辯歸辭援古而迫進之哉夫天以不言爲  
尊聖以無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  
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爲累今天下和平在陛下力  
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  
初可矣上優詔答之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典公在焉弗勤於始將悔於末故  
冕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務知禮教今太子春秋鼎盛  
學當有新以陛下天資聖明尚垂精厲志博采見聞而太子

優辭坐素白日陛下日昃退朝猶引見羣臣咨訪得失而太子安處不接正人臣所未喻也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教也異官而處以遠嫌也問者太子一人違旬不出師傳案備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宜授以良書娛以佳賓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儲德以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泊與學文本馬周連日直東宮帝於苑西監穆穆詔斬於朝堂皇太子諫帝喜曰朕始得觀微朝夕進諫故今日自進諫也還侍中帝謂羣臣曰朕欲聞見朕悅諫臣故今日自進諫也還侍中帝謂羣臣曰朕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无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不聞其過泊曰然項上書有不稱旨面加窮詰恐非所以進言者帝曰卿言善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泊曰願陛下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謬戒之曰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泊與諸遂良不相能帝還不豫泊與馬師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殊可懼遂良誣之曰泊云國家不起常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與者誅之帝怒賜死泊索紙筆欲自言有司不與帝夜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冤高宗以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葬之是暴先帝失刑也事遂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崔仁師

崔仁師安喜人貞觀初拜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四繫滿獄詔仁師按覆以情訊之坐首惡十餘人餘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就死恐臨決胡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記解殺人之中猶有禮焉豈有知其枉而不中自為身謀哉及敕使覆訊諸囚叩頭曰崔公仁恕無見枉者還度支郎中校書郎王玄慶注尚書毛詩抵孔邱舊學請廢之詔諸儒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並行仁師條其不合大義者奏之遂報罷還給事中有司以律反逆者兄弟沒官為輕詔入庶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遂不改至請魏王為太子左遷鴻臚少卿檢校刑部侍郎帝幸翠微宮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還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冤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國州刺史卒孫從弟進士為考功員外郎桓彥範等當國長武三思譖構引從為耳目遂見中宗親三思而疎彥範等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還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從從說三思遂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從從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利貞自御史中丞從私通邪客上官氏遷兵部侍郎而父抱為禮部

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唯挹提云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受納賂遺銓品無序御史李尚恩劾之貶江州司馬上官氏與安樂公主從中獲之改襲州刺史入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府宗立除太子詹事提建言引丹水至商州自商州鏡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運道中宗以提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行而新道數摧壓不得通反以爲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平公主引爲中書令時提以戶部尚書致仕挹提貪數爲人請託提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爲太子敕至其第中欽密而提附太平公主欲危玄宗及即位將誅蕭至忠等以告提提第澄曰上有所舉當辭順之提不從至忠等誅提徙嶺外官人元氏稱嘗與提謀弒帝遂賜死提在襄州時與熊王數相問遣王敗提當死賴劉幽求張說之得免及爲宰相竄幽求嶺表令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廷張說其猜嫌奸險出於天性雖弟也亦不若也與弟浚澄從兄澄以文翰居要官每宴集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人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嘗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然然受制於人哉進退不已以至於敗提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綬轡詠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同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史

卷一百八十一

史

陳叔達

陳叔達陳宣帝子也陳亡入隋大業中爲絳郡通守高祖西征以郡縣命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盤有葡萄叔達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并賁物百段貞觀初居母喪有疾太宗憂之遣使弔弔者奏除權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武等聞問太宗高祖惑之叔達極意辯救至是謂之曰武德內難卿有據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爲社稷計耳卒贈戶部尚書

楊恭仁

史

卷一百八十一

辛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爲甘州刺史遷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亦卿善教子也楊立威反詔率兵經畧恭仁被擒之楊帝召見曰比間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今乃勇矣如此愧知卿未盡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耶威及宇文述裝璜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賄不法惡恭仁廉正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字文化及執逆署吏部尚書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封觀國公涼州總管恭仁久在邊習樞密情僞悉心籌慰由是嶺以南皆奉貢獻突厥頡利率衆收爲觀其境恭仁應機設拒突厥屯虛餓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賈拔行成叛恭仁募勇敢倍道進賊不虞其至遂

本不近人

史集 卷一百一十一

聖

克二城，縱所俘返之，衆感悅，相與縛行威降。遷洛州都督，太宗謂之曰：「洛陽要重，朕子第不爲少，恐非其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未嘗與物忤，時人以方漢石慶云：「病乞骸骨，以特進歸第。」卒，陪葬昭陵。諡曰孝子，思訓歷右屯衛將軍，從太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師夜遯，思訓與謀亂，思訓不對寶節，體飲以毒酒，遂卒。其妻薛之寶，節伏誅。恭仁弟師道，爲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賈四海人物，非所練悉，及在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避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所利。太宗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

封倫

封倫，字德彥，以字行，蓟人。楊素討海寇，署爲記室，素召倫計事，倫陞水校之獲，免倫易衣以見，而不言，素後知而問之，謝曰：「私事也，所不敢自素異之，妻以從妹，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見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欲怨天下。」大懼，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大悅，勞素曰：「公

倫以死

史集 卷一百一十一

聖

盛稱此官，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也。素退，問何以知之，倫曰：「上師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唯後屬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唯於倫降禮接待，與論天下事，褒貶不勸，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坐此。」窮之帝，懼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楊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盡內以詔諫，承主意，百官章奏，若件旨，則發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雖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字文化及，作亂，持帝出官，使倫教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今從至聊城，知化及必敗，乃結士及出護餉道，遂與士及來降，高祖以其附，附進黨切讓之，使就舍，倫以罪策干帝，帝悅，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今秦王封王世充，命倫爲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見帝曰：「賊地雖多，驕不爲，使其用命者，雅洛陽兩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窮，結後難圖也。」帝納之，實建德提格陽，秦王將超虎牢，倫與蕭瑀諫，王不聽，賊平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得登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乎？」倫愧謝，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請許之，倫曰：「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上然之，檢校吏部尚書，封密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蕭瑀

倫原是小人

賈薦之時瑞為左僕射每議事既定至帝前倫輒變易之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過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令尚筆送還第卒贈司空諡曰明倫性險佞內挾數善刺人主意陰導而得合之外謀順居處衣服餼素交通官府賄贈頻頻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按其肺腑隱刺之亂數進策於太宗太宗以為誠賜予累萬倫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頗頡太子若不蚤立則五國之又曰太子口為四海不顧其親分羹者謂何高祖議廢太子倫固諫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沒聞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其奸帝下百官議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請追贈改諡以懲儉王有詔奪司空削封收恤日終

鄭元璠

鄭元璠諱之子也拜鴻臚卿突厥攻太原詔元璠持節往勞元璠謂諷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而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賫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息兵結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自唐有天下一約可汗為兄弟使驛相銜於道今不坐受其利乃漫德貽怨自取勞苦何也諷利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公口伐可汗遂使邊境息烽燧朕何惜金石之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突厥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皆棄

權萬紀

色不三年必必無幾突厥果敗為宜州刺史致仕卒權萬紀萬年人為治書侍御史尚書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考績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怒令侯君集按之觀數言房玄齡王珪國家大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祇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推絕之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拘若虛則所失者大矣萬紀昔在考堂無所訂正今始彈劾非誠心為國者也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由是獎任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以官得進沽直自肆東情懷慷慨奏萬紀等關於大體彈劾

史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不以實陛下收其一切遂同上自恣釣竊直名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况政惡之臣哉帝悟從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久之以萬紀為吳王長史王長史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以萬紀能左右吳王徙為齊王長史祐舉北至小萬紀舉諫不人即餘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懼且忿與嬖人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發祐遣弘亮馳殺騎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國中與軍章文振為人質謹帝使事祐與脫馬諫祐不納祐并殺之祐平贈萬紀武都郡公文振襄陽縣公族弟懷恩為尚書奉御取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之四

萬紀自是以此其弊

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人語曰寧飲三斗辛無違權懷恩委親壯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術那宋五州刺史所居威名赫然更重足立嘗過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憚稱時汴橋新成立木中途以止過車懷恩謂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為德幹慚遷益州長史卒

閣立本

閣立本萬年人為主簿郎中立本善繪事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與鳥谷與波上悅之詔坐中賦詩而召立本有狀閣外呼畫師立本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善懷流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畫

汴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齊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不能自止也德章元年拜右相立本輔政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嘲之曰左相宜威沙漠右相馳擊丹青咸亨元年卒

韋弘機

韋弘機萬年人為左千牛將軍使西突厥番同俄設為可汗錄所過諸國風俗產物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太宗悅為檀州刺史以邊人諳僻不知文學乃修學宮畫孔子及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歌勸生徒由是大化權司農少卿主京都營田內苑官者犯法杖之乃奏高宗

賜絹五十疋曰後有犯治之毋奏還司農卿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口就傾仆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萬絹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督營繕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行人便之天子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宮也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者天子陂池臺榭皆淡宮復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刻岸迴廊重王城外豈所以愛君哉弘機曰百官各奉其職任輔弼者思獻替我實兼營作守官而已坐家人犯盜免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姦賊狼籍弘機言欽遂假宮中驛使依倚形勢虧素皇明為禍亂之漸帝遂欽遂於邊后恨之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將復任之為后阻而止

史籍 卷一百八十一

畫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瑀舍屬文，嘗以劉孝標辯命論，流傳不絕，乃著論非之。言人稟天地以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柳普諸葛穎歎曰：「是足鉞斧標膏百矣。」女兄為隋煬帝后，拜內史侍郎。帝至馬門，為交厥所聞。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兄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遣使往諭，宜不戰而解。又眾士恐陛下已

平突厥，復事遼東，故急不肯戰。願下詔赦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說突厥，果解圍去。然帝意在伐遼，街瑀破其謀。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乃給戰，出為河池郡守。郡有劫賊萬人，吏不能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又擊走薛舉眾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瑀來歸，封宋國公。遷內史。今帝委以樞密，內外百務悉關決。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孜孜自力，上便宜。瑀見納用，高祖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實之。故賜黃金一兩。帝嘗下詔，中書未即行，帝怪其稽遲。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安危繫於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

帝曰：「若爾，朕何憂乎？」進尚書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平，乘隙詆毀，辭旨疏略。太宗怒廢於家，復拜右僕射。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皆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亡。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失不旋踵。此封建之明効也。帝納之，始議封建，瑀議論明辨，然不能容人，性多偏駁，而用法凌房玄齡，魏徵頗裁正之。瑀益不平，罷為太子少傅。九年，復參預政事。帝曰：「武德時，朕挾不賞之功，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以利休，不以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曰：「瑀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疾惡太甚，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臣既蒙聖恩，又許以忠誠，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魏徵曰：「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耶？」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以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各拜，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然中，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益權，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事頗味臧否若是，因為瑀曉解之。瑀以帝偏信，不謂然。帝不悅。瑀好浮外法，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詔奪爵，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贈司空。太常諡曰：「蕭公。」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稱。從子鈞為陳康大

議故有與  
亦不妨

夫左武侯屬盧文操盜庫財高宗欲當以死罪鈞曰文操誠  
當死然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財輕人命帝曰真諫議也詔原  
死太常工人為宮人通問遺詔殺之鈞言禁當有漸不應死  
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工人死不枉特命徒還裔以旌忠  
言終太子率史令子璿為渝州長史居母喪哀毀卒鈞兄子  
嗣業從楊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擢單于  
都護府長史領突厥兵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  
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  
舊貸死流桂州璿子嵩娶會稽賀蘭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  
時為洛陽尉而嵩未仕相者夏榮謂象先曰君十年後貴冠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三

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儀開元初擢中書舍人  
時崔琳王丘齊滑皆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獨姚  
崇稱其達到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玄宗詔供帳饒定  
鼎門外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陷瓜州執刺史  
田元獻回紇殺涼州守將王君奭河隴大震帝徙嵩河西節  
度使嵩表裝寬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張守珪為瓜州刺  
史完修城塢懷保邊人嵩縱反間贊普遂誅悉諾邏恭祿悉  
末明攻瓜州守珪力戰卻之嵩遣副將杜寶客率強弩四千  
與吐番戰祁連城下自辰迄哺虜大潰斬其名王哭聲震山  
谷露布至帝大悅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中書令自張悅罷

中書令缺四年矣至是以授嵩遙領河西節度嵩在公僕密  
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封徐  
國公裴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休峭直既同列每事  
不相讓至被曲直於帝前嵩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  
庸去乎嵩曰臣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一旦厭臣  
首領且不休又安得如所願乎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甚  
切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乃遣高力士詣嵩曰朕將爾西  
而君臣之誼當有始有卒乃授右丞相與休皆罷久之進太  
子太師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  
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復拜太子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四

太師致仕嵩退修園池優游自怡家饒於財子華為工部侍  
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華  
上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  
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之衡子復字履初生于戚里嫻  
從以服御與馬相夸復常衣垢敝居一室力學非名士不與  
游華每歎曰此子當與吾宗推主蔭為官門郎廣德中歲大  
飢家百口不自贍誠恐昭應聖宰相王綰欲得之使弟絃說  
之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聖奉丞相取右乎綰曰爾先  
人豈以濟寡弱耳何用美官使門內寒餓乎綰憾之由是廢  
數歲乃遷同州刺史歲歉州有儲粟輒發以貸人有司劾之

詔制階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貴之辭進戶部尚書德宗待奉天惠其卑隘欲西如鳳翔依張鑑復曰鳳翔多此舊兵今此悖亂當有同惡者臣猶恐張鑑不免帝留一日而鑑為李楚琳所害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官掖事兵要政機不宜參領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陷於危當懲又前禍若使臣依阿苟免不敢當宰相責上有所言杞謂諛阿旨復觀厲聲責之帝不能平謂左右曰復慢我詔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道宣撫安慰使與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附李希烈而鳳翔判官韋舉殺邠

位亟解既貶晏然未嘗言及孫貳咸通中位宰相華孫僖字思謙穆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問兵法有必勝乎僖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虞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虜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千戈師曲而民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善其言嘗詔僖撰王承宗先銘僖言承宗不臣述而後復臣不忍辨道之又辭成皆有酬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之而止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僖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相不聽僖自請退真有感悟帝不省罷為尚書左僕射播卒為相僖因辭僕射改吏部尚書又避遷事徙兵部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性簡潔疾惡太甚孤持一槩故輕去位無所惜文宗即位授少師稱疾不拜乃還左僕射致仕莊恪太子立讓還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僖上還制書堅辭就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弟傲為楚州刺史召見帝曰僖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舍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傲致之僖終不起卒母華氏賢明僖雖宰相侍左右如布衣時居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居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愛不稱鮮有簡

拔初穆宗時兩河底定僥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  
偃武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分之幾限其一為逃死不補  
謂之銷兵退卒既無生業往往鬻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  
融王廷泰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  
人為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微字思道亦華之孫也太和  
中除給事中宣宗以李逵為嶺南節度使微封還詔書後以  
目擊不當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  
論得失與有司參事不類不應罰詔可自集賢學士拜嶺南  
節度使南方珍賄最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乾梅於厨以和  
劑微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喜佛道引乘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七

門入禁中為侍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微言天竺法創愛取  
空非帝王所尚今幸書梵言口誦佛音不若慎謬賞重濫司  
去禍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嘉歎其言遂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還司空闕陵縣侯卒年八十子康微節度  
嶺南時南海多教祇微勅諸子繕寫書經屢諫曰州至京師  
萬里書成不可露肅必貯以囊荷得無意以嫌乎微曰吾吾  
思不及此乃止廣明中為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捕繫獄  
請教踵門原杖殺之內外畏服令孜拒黃巢以康為糧料使  
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羣族逃河朔光化中  
以給事中召不至卒謚子遵字得聖咸通中拜右拾遺宰相

韋保衡忌之貶播州司馬經三峽遇險惡避懼夢有人曰公  
無忌予為公呵御遂驚悟俄謂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  
之乾符中擢翰林學士承旨傳宗入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始王鐸主貢舉得進至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害入對路殿  
中遊掖起之帝喜曰遇善事長大臣和衷予之幸也遷曰臣  
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毋負我遷頓首謝從  
還京師拜司空封楚國公遷負大節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  
落鎮多典於盜賊橫放莫能制徐州支詳引常侍李損子疑  
吉為佐牙將時溥逐詳取節度溥為襄人所毒不死或譏疑  
吉為詳報仇溥殺之上言損連謀請並誅田令孜受溥金勸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八

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革表損不知狀令  
致請移神策獄詔許之華不來詔言損近臣當死即死不宜  
取辱於宦人手遂求對延英曰擬吉以寬見殺已不可言損  
與子音問不通已數載安得謂同謀哉溥請案近臣卑侮王  
室有無將之萌若損以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怒止免官時  
令孜總禁軍權勢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避未嘗少下令孜  
取安邑池鹽以給衛軍河東節度使王重榮不可乃徙重榮  
他鎮重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  
敗帝幸鳳翔詣節度共勅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進索惡令孜  
與裴澈召邠州朱玫令起兵奉迎攻與沙陀連和令孜迫帝

為細兵之  
死者皆見  
小之人也

史

卷之一百八十二

九

幸陳會百官不及從，致怒，謂違日，上奔橋六年，中原之人肝  
膈塗地，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與馬音，歡而繼之以泣。上會  
不念乃以諸侯勤王功，為教使之寵，今臺臣為國產怨，我奉  
命而來，返以為有君，羣臣報國已極，戰力已殫，尚能低頭垂  
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國之，違日，上無負天下顧  
為令，致掣肘，每言必泣下。陳倉之行，乃切於兵，公誠有憂王  
室意，宜歸藩服，奉表請天子復京師，策無宜於此者。攻日，諸  
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違日，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有利也。  
攻日，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乃立襄王熹，而召遺作，謂遺若  
辭，攻更委卿昌圖，罷遣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往依其弟承

樂今，趙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遺有隙，勸遺當為偽臣，賜死，違  
才而有守，違世多故，召權臣以濟身，身汗偽君，不得其死，時  
人哀之，瑞會孫定為戶部侍郎，朱此反，說姓名為張運，匿里  
中，不汗於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梁蕭氏與江左有功於民，  
其亡也，無大失德，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瑞還，遺凡八棄宰相  
名，德相室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論曰：蕭氏漢銷兵  
，與不悞哉？當此時，河朔雖草，地還天子，而健兒惡少，開口仰  
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  
憤且死，不得一官而免，未有以捐置，便欲去兵，使好雄失職，  
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捉復為賊，數可謂見毫末而不

見與蕭氏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史

史

卷之一百八十二

十

平荆州，其下欲掠，敗文本，說李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於  
頭以望其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若縱  
兵剽掠，恐江嶺以南，俱為腐驚，向化心阻，不如厚撫荆州，以  
勸未附，存恭從之。貞觀元年，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  
詔諸省所草定，而文本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速，救吏六七人  
此筆以待，文本口占分授，文無遺意，遷侍郎，專典機要，封江  
陵子，進中書令，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帝欲文本兼

攝，辭曰：臣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詔五日  
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其母問之，  
答曰：非勸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曰：今日受命，  
不受賀，或勸其晉產業，文本歎曰：吾本淮南一布衣，徒步入  
關，所望不過祕書郎，今耳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宰相，  
祿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口未嘗言家事，既在位久，祿賜豐  
饒，令弟文昭主之，從伐遼東，軍事填委，文本日夜不怠，由是  
精神耗散，容止變常，帝愛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  
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辛年五十一，是夜，帝聞，嚴鼓曰：文  
本新亡，不能假寐，令罷之，贈侍中，諡曰：忠貞，孫義為金壇令，仲

期爲長洲令仲休爲深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等本意  
延察御史毋遣江東三峯中宗時義爲吏部侍郎節度太子  
之難冉祖雍誣唐宗與其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唐宗  
景雲初拜義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封南陽公兄憲國子  
司業弟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侄在清要者  
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太平公  
主黨伏誅文本從子長倩永淳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鄧國公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  
嗣在東宮不宜更立乃止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武  
后喜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罷爲武威道大總管召  
還下獄來俊臣誣長倩與格輔元歐陽通等謀反斬於市五  
子俱死發暴先墓唐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俊儀人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虞世南

虞世南嘉次子也出繼叔齊故字伯施沈靜寡欲與兄世基  
受學於顧野王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置膳陳誠與世基入隋  
世基辭章清勁而世南瞻博俱名重當時讓者方晉二陸大  
業中爲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其峭直十年不能世基  
便佞日益貴盛妻妾被服擬於王者而世南貧約如故宇文  
化及弑煬帝欲殺世基世南抱持號泣請代不得哀毀骨立

史集

卷之一百八十二

十一

爲賈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誡建德引爲府參軍及卽  
位拜弘文學士世南時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祕書監封  
永興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議論特正太宗  
嘗曰朕有一言之失世南未嘗不恨恨其誠懇如此進封縣  
公星卒虛危歷氏百餘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  
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淺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  
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滅  
順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而自驕慎終始彗雖  
見猶未足憂帝曰吾雖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起義兵二十  
四年天下未三十卽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若者

史集

卷之一百八十二

十一

世南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帝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刻除六  
國隋煬帝富有四海卒以驕敗吾安敢不戒邪高祖崩詔山  
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程役峻暴人力告敝世南諫  
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  
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  
長久計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以爲死者無終極而國家  
有廢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  
歷年長久比塋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  
後赤舄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大益之  
用甚無謂也陛下德齊堯舜而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此臣

所以威威也。今為丘隴如此，其中雖不存珍寶，後世豈能信乎？漢之新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不宜依周制，為二仞之墳，明器不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明示大小高下之式，藏之宗廟，為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乎？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眾不逮往時，而功役同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於是命稍裁抑，帝嘗作宮體詩，使世南與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嘉納之，命寫列女傳於屏風。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二

三

世南不閱舊本，即書之，無一字謬。帝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為世所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祿賜防閑，視京官職事。卒年八十一，謚曰文懿。帝衛古與亡為詩一篇，既成，歎曰：虞世南死，此詩將何所示邪？勅褚遂良即靈坐焚之。後世南進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父等共讀徐陵文，有劉琨邪之語，歎不待其事。百藥曰：春秋鄭子猶猶杜預，謂在琨邪，客大驚，說奇意。

以蔭補三衛長，性疏脫，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謫，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百藥去官時，煬帝在揚州，召之，不赴。衛之及即位，奪爵免官，以三衛戍介稽管崇之，復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隴處乃授建安郡丞，未至江都，難作百藥轉側，寇亂中為杜伏威所得，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伏威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溺死。伏威既行，百藥以病請，伏威詔書輔公祏使殺之。王雄誕保護之，得免。公祏反，署百藥吏部侍郎，或言百藥與同反，及平公祏，得伏威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二

四

書乃授涇州司戶，太宗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戲蝶無度，百藥作詩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備武事，勸勵甚詳，因所望於卿耳。賜綵三百段，遷宗正卿，封安平子，乞致仕，帝嘗與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尚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為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除，客親羣籍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倖祿，與親黨共之，輪藻沈鬱，尤長於詩，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七歲亦能屬文，百藥貶桂州時，遇盜將殺之，安期跪泣請代，盜哀而釋之。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帝貴侍臣，以

此後州百藥得不

何不以示  
識字者

不能進賢，眾不敢對。安期曰：「十室之邑，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引，皆効為朋黨，滯抑者未及中，而薦達者已蒙咎，所以人思誠，然以避誹謗，若陛下曠然忘其親賢，惟才是用，寔詭毀之路，其誰不竭忠以上聞乎？」帝納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仲復為中書舍人。

### 李玄道

李玄道，隴西人，李密署為記室，密敗，為王世充所執，眾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下手，變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署著作佐郎，都平為秦王府主簿，貞觀初，遷給事中，出為幽州長史，都督王君廓遣玄道，乃其家子，玄道不納，由是有隙，君廓入朝，玄道寓其甥房，玄齡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其謀已，遂反，玄道生流，萬州權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給帛，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卒。

###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察之子也，察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為思廉，思廉表父遺言，隋文帝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眾始却，布列階下，高祖義之，命扶代王至順陽閣，觀者歎息，授秦王府文學，王薨，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夫

日姚思廉，象白刃以明大節，古人所難也，遷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太宗即位，遷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尺牘，野王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言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帝諭之曰：「朕嘗苦氣疾，無即頓劇，非為游賞也。」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孫武，后時為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瑞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京類以聞，后大悅，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復左右史，對仗承旨，仗下謀謀不得聞，帝以主簿調，不可開，就隨使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紀，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紀自瑞始，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瑞廢犯法，不可為侍臣，瑞曰：「王敦犯順，王導輔政，豈能為累乎？」后曰：「卿無恤浮言。」明堂火，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為天所贊，當側身修過，后欲廷正殿，應天變，瑞察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而周世延，遂章災而虞夏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變化，况明堂布政之官，非宗廟不宜避正殿，既常禮，后乃更御端門，大闢燕喜，臣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瑞為使，功費浩大，見金不足，乃錄天下農器及鑄成，賜爵一級，更造明堂，使

小人



衛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壽曰：是獸非肉，不食。自國至都，所費甚廣。陛下鷹犬且不畜，而厚養猛獸哉？有詔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璠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珎，豈待黃金為符瑞耶？后乃止。出為益州刺史。新都丞朱待辟坐賊應死，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璠，劍南有密告者，詔璠窮按。璠深探其獄，疑似皆通建，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崔暉可覆視，無所中雪，沒入流徙者，寬免道路，拜地官尚書。弟班太子詹事，節愍太子消失道上，書曰：「伏見內庭作坊，諸王使傳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七

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無盛德，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又前世東宮門閣往來皆有海粉，殿下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著宣勅，賴殿下料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蓋署，冀免詐謬。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於侍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所以諳識成敗，誠急務也。太子稱善而不能用，及敗索官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秘書監，府宗立，拜戶部尚書卒。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宜州人。武德初，為秘書丞。帝嘗問比來文士冠婦

人，皆高大河，邪德棻曰：「冠髻在首，君上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蒙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求業隨亦變，以此近事之驗也。帝然之。時大亂之後，君藉亡散，結書於德棻，德棻請購求天下遺書，置史抄錄，不數年，圖典具備。又言近代無正史，齊梁陳文籍簡可據，至周隋事多脫略，今耳目尚相及，恐易世後事多散漫，無所考據。陛下受禪於隋，隋承之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世，今不論次，各為一史，則先烈世庸不顯，後無傳焉。帝於是詔中書令蕭瑀主隋大經卿崔善為主梁太子詹事裴舉主齊秘書監竇璡主陳侍中陳叔達及德棻主周，論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太

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蔡史大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其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封彭城子。會修晉史，預選凡十有八人，德棻為先進，故類列多所否定。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坐中，華殿問政要，德棻曰：「為政以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歲年穀豐登，惟薄賦歛，省征役，要帝悅，還國子祭酒，進爵為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五世孫頤為司封郎中，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頤諫曰：「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絲飾。今若務優

風情  
笑  
也

史

卷之一百八十二

尤

厚是弗顧命臣竊以為懼詔從之頃在吏部因向書到安力  
時楊炎為侍郎頃德公以美蘭奉晏惡關與炎建中初頃為  
禮部侍郎炎執政不以為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為其  
子封頃求弘文生頃謂使書曰願公手署頃得記之炎署  
遂頃頃即奏宰相趙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  
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寡人欲殺之炎苦教解炎待  
州別駕召為修撰頃復且介人人與為怨孔述府同修史頃  
以細故致侵之述府長者不與校出為吉州刺史齊映為江  
西觀察使按部至州頃輕映後進將迎為意頗快快其妻曰  
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勿降下於映雖黜死我  
無所憾映至頃入謁從容步進不休有婦或器映怒求頃過  
夫奏之頃衛州別駕刺史田悅頃門生也迎拜分俸賜給之  
在衛十年頃宗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

李延壽  
延壽唐書反北  
史俱不載其字

李延壽相州人會祖曉字仁客魏散騎侍郎今宋榮立序非  
曉兄弟四人與有僉將出迎其夜曉衣冠為鼠噬不成行三  
兄皆遇害曉攜諸子姪微服潛行避難東郡正統年榮陽令  
大水開信見之辟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  
知不必在早若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項  
手曉告以情實信查給之以免祖仲舉齊晉州別駕周師圍

史

卷之一百八十二

于

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內閣離貳欲與仲舉謀  
其賊正當言而止者數四仲舉獨知其情謂之曰賊危累卵  
實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何欲言而止也子欽曰告急  
官軍水無消息危急之勢且不謀夕不可坐受夷虜命  
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  
爾為此言子欽夜投四軍城破周將宋士彥素聞其名引問  
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步艱難既不能死更  
有何言士彥曰百里左車不無前事固問之仲舉曰今者方  
中弔伐當弘德澤遠示威懷今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師  
征而不戰也鄭城平補資部上士告急歸隋開皇中秦王俊  
召補主簿友人范陽盧世彥曰丈人往經微辟每致推辭何  
為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非予所知以乘歸丈大師  
字君威齊建德據山東召為禮部侍郎建德平徙配西會州  
大師少時遇日者史生曰君才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同之  
至是笑曰史生之言於茲驗矣大師既至會州為魏思賦以  
見其志魏國公楊恭仁鎮涼州見賦異之奏相禮重且與  
處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書天下分屬  
南書謂北為索隱北書謂南為島夷往往失實微改正  
疑莫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於書籍  
得志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武德九年

叔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與大師觀  
善斷之曰時屬維新人思自效方自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  
師曰昔唐是在上有箕山之節遂假萊東歸前所修  
書將卒以所著書為恨延壽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凡屬下下前所修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五代舊事所  
未見者於編緝之暇晷夜抄錄之及從官尉中以所得者編  
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及終貞觀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右庶  
子令狐德棻徵延壽修書因得勸究舊事之所未得者十  
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奉勅修隋書十志復召延壽撰錄  
因通得數等時五代史未出不敢使人抄錄乃手自抄寫又

另據魏書  
徵傳同所  
以及唐書

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魏歸  
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畧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  
神資府聖天縱英靈爰勅中書用舒玄覽廣搜遺籍大存刊  
勒懸諸日月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  
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  
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缺求勤  
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賢還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  
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室滔天  
榮惡書法不記漢為鑒戒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  
來屢叨史局不憚愚陋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  
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  
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不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  
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末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  
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百一  
百八十卷臣既夙懷慕向又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  
凡所綴畧千有餘卷鳩聚遺逸以成異聞編次別代共為部  
族除其冗長摭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  
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獲竊謂詳盡  
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陽檢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  
未嘗聞奏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淺識越臣延壽謹言其書

頗有條理。刪落繁辭。趙本書遺甚。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  
稱其書。遂行埋。非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要。高宗觀之。咨  
美。遂賜其家。昌五十段。藏諸秘閣。

蘇世長。字季長。吳郡人。八史其仕者一。  
世長。字季長。吳郡人。八史其仕者一。

蘇世長

蘇世長。武功人。爲王世克行臺右僕射。守襄陽。高祖與之舊。  
數遣使者諭降。世長輒殺之。洛陽平。始來歸。帝讓之。世長頓  
首謝曰。古者取天下。比之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未聞獲  
鹿後。方念同獵者。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畧盡。唯臣得  
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也。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

史。卷之一百八十二

季

武門謂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臣愚且直。帝曰。卿若直。  
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  
陛下使世克不殲。臣疎漠南。尚爲勍敵。帝大笑。世長曰。昔齊  
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此愚直  
所致也。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謂左右曰。今日  
破。榮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消十旬。未爲樂也。帝  
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則忠。時  
武功新經突厥寇掠。帝將遣獵武功。世長諫曰。夷賊盜劫。帝  
鄉陛下未聞救。即今又獵其地。百姓殆將不堪。後侍宴披香  
殿。酒酣。進曰。此場帝所作邪。何雕麗至此。帝曰。卿好直諫。然

詐也。豈不知此殿是我所營。乃謾云場邪。對曰。臣愚見傾

宮鹿臺。以非受命。帝王所爲。且陛下武功舊第。纓蔽風雨。時

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去奢。淫復朴。素

乃復加雕飾。爲欲易其亂得乎。帝是其言。歷陳州長史。貞觀

初。以學士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

史。拜殿前正。世長有機辯。而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在陝

州。百姓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市。伍伯疾其詭譎之流

血。世長不勝痛。呼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爲荊州長史。帝

遣宦者宋怪竹將時上苑所遺。經長嗣四之上。書言狀。帝

下詔慰獎。徙雍州。關內飢。盜起。長嗣東募。每益發三日內

必禽。號稱神明。遷文呂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假寒。良嗣

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使南衙

宰相來。毋犯之。身重方質。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達之后。辨其

非良。嗣驚謝。不能與。與選第。本年八十五。在荊州時。州有河

東寺。本蕭祭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河東何與。江夏間乎。

奉馬之。當世識其少學云。從孫升爲奉天主簿。德宗出狩。適

縣令計事在府。官屬惶恐。欲遁走。升曰。昔肅宗如靈武。至新

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

儲。侍畢。給帝嘉之。未此平。遣監察御史。覆判度支案。召見延

英。賜紫衣金魚。副知度支事。知度支有副。自升始。升通學術。

史事精明承業延齡之後平賦緩役人賴其寬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卿下御史中丞賈參徙班河南尹下弁造朝輒就舊班有司詰之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殷中侍御史鄒備立劾奏有譏原之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起為滁州刺史卒弁聚書二萬卷手自校定當時稱與秘府埒弁判度支時方大旱州縣有遺米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散在弁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人議其欺罔云

韋雲起

韋雲起萬年人隋開皇中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奏述性豪侈未

史

卷之一百八十一

韋

管更事特緣上嘗握兵要讓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事之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之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應通事舍人改謁者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襲突厥兵討之敗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分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出令曰鼓而行所而止非公使毋走馬而進莫敢仰視契丹與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雲起既入契丹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商產之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煬帝大喜會百

建書改題

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雲起劾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善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官兵數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誘大臣毀朝政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授司農陽城縣公武德初雲起討王世充雲起言京師初平人心未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盤屋藍田盜賊羣屯京都剽劫乘夜竊發軍以梁師都詐情北胡陰謀內鈔為腹心患釋此不圖而聽兵函洛姦人更虛一旦有變禍且不測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定士氣飽騰然後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遷益州行臺兵部尚書僕射賈

史

卷之一百八十二

韋

執奏生僚反欲集兵以威眾雲起數持之執宜言雲起通賊營私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頤頗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大害然不得其死訖斷言孫方實光宅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嘗有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實據床自若為酷吏所陷流死潯州

孫伏伽

孫伏伽武城人為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曰臣聞天子有事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越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士君不受諫而臣

不敢告之。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善罰惡。人民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勅則左史書之。凡蒐狩常四時。不可動。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鵠者。不卻。而受。相國參軍事。虞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賞。以幸士之富。何求不獲。豈少此物哉。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是謂淫風。近太常假民裙襦。五。以衣妓。江。武門游戲。非。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請廢之。以復雅正。其三曰。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兄弟不。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澄宮藩。友之選。高祖大從。詔曰。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朕寡德。冀諸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帝即位。伏伽首先言事。帝欲盡下情。故不次拔擢。以示羣臣。時軍興。賦歛繁重。伏伽請蠲損之。帝詰。裴寂曰。隋為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塞。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貴武臣。守成貴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直

臣矣。倪首誠。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後欲流徙賊黨於惡地。伏伽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欲與天下更新也。世克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世克尚免。所部何辜。且聽大吹。堯以非其主也。陛下結髮雅故。當為賊臣時。彼忘陛下。哉。况其疏者安得而罪之。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宜開誠布公。夫法者。陛下所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豈可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太宗即位。封樂安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民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帝悅曰。朕能改之。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樟。倍直。與民右丞韋仲勳。吏隱沒。事下大理。訊。伏伽曰。臣見司農議大體。不見其罪。帝悟。仲勳曰。卿不逮伏伽遠矣。出為陝州刺史。致仕卒。始伏伽拜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人稱其有量。

張玄素

張玄素處鄉人爲景城縣戶曹。寶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請代曰：「此清史殺之，是無天道也。」大王欲定天下，無使善人解。建德平，授州錄事參軍。太宗問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豈非君自專，法日壞乎？夫以勸業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而五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不能，使百司善於其職，則高居深拱，雖能犯之，隋未遑起。爭天下者，不才餘皆保城邑，以歸命有道，是背上佔亂者，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導之使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一

元

帝曰：「善。」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以備東幸。玄素上書曰：「臣惟奉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一會，將貽之萬世，乃及于而亡者，殫嗜奢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歛，以身先之，乃能治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親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勞人之望。陛下向平東都，層觀彫毀，皆撤毀之，天下翕然稱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離靡麗哉？陛下每言輕幸，乃不急之務，今國儲無兼年，而興別都之役，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奈何營未幸之宮都，重耗其力？昔漢祖將都洛陽，憂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洛陽土地中道里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元

政康也。陛下化民成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三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輟輒歇，別數百人齎輦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按其餘可知已。昔阿房宮成，秦人散章華苑，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楊帝。帝曰：「卿謂我不如楊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昔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天下稱爲盛德。會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乎？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

今玄素言如此，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坐亦無傷也。賜玄素絲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進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事游畋，不好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荀達天道，人神棄之。古者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故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連問，裨萬一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蠱以惡小而爲善，小而爲禍，禍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

倫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太子久不見賓友  
 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楚姬等可以益聖德者幾  
 何若無之即便娶麗麗何足顧哉主上唯東宮之重高若賢  
 才以爲安佐今乃不得延見將何以朝納誨久補遺哉太子  
 許其切要遂戶奴擊之不中玄素聞宮中擊鼓叩關諫太子  
 出鼓對玄素陳之既禮德日開玄素復上書曰書傳所載政  
 達臣請以近事論之周武帝平山東卑宮非食以安海內而  
 太子實有德德爲九軌以開帝不忍廢及殿神彈暴日熾宗  
 祀以亡隋文帝因周東舊女齊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  
 上下安之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官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

伏加建其

刺客伺之會太子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授潮州刺史徙  
 鄧州高宗立致仕卒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嘗  
 問玄素官所自來玄素漢以爲羞褚遂良謂帝曰君子不失  
 言於人明主無戲言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  
 禮其臣臣乃盡力以奉其上宋孝武侮斬朝臣前史以爲非  
 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  
 外玄素辭窮顏若死灰出不能步見者咸其驚怪唐家創業  
 任官以才卜視庸係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  
 儲豈宜對羣臣詰其由來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師死義安  
 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論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賢也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加太子左庶子黎  
 陽縣公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言涼  
 非王業所因乃止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以古今異時非  
 久安計帝從之太子承乾數有過失志寧上諫施以諷帝見  
 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以母喪免有詔起復因請終喪



承乾不可  
輔導志寧  
本不宜也

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教譬曰忠孝不兩全今太子儲德未  
立卿雖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太子多任宦官志寧  
諫曰宦官體非全義專柔便佞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  
福故高祖本欲誅諸漢近高齊任鄉長顯為侍中陳德信  
為同府內預製私外干朝政卒致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  
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轅賁任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  
咸以為怪太子不悅東宮僕御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  
引突厥與相卿比志寧極言曰竊見僕寺司取愛及獸醫自  
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而闕溫清或室有幼弱而虧  
撫養殆非慈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親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蓋

敘期不可以仁信待押而近之無益令建、有損盛德况引內  
閣中時侍左右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飛  
師政乾于承基往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慘然在首頃中  
不忍殺乃亡去帝知其狀及太子欺謂之曰承乾不聽公故  
至此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進燕國公洛陽人  
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反高宗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  
為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告非惡逆請依律待秋分  
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親女  
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貴須終三年今議者  
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主公身服斬棄服

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  
主侍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傅與  
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  
來世居關中費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業願以臣有餘  
賜不足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王  
皇后之廢志寧中立無所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  
長孫無忌出為華州刺史致仕卒年七十八謚曰定志寧修  
本草并國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曰  
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  
石往往訛舛凡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蓋

以此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曰班固記黃帝內外經  
而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孫合之  
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劉雷乃成篇斷然所載  
即多非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所誤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  
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弘景合  
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秘書省正字吐蕃金  
城公主請經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曰戎狄國之冠  
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  
子決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說術也東平漢之盛戚  
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讐貽以經典此何異假冠

兵資益羸邪臣間魯未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公主下嫁吳國當用夷禮而反求書籍始有蘇人勸導其中若陛下處失其情正可錫以金帛無徇所求以資其智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久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義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遷比部郎中楊國忠為宰相斥不附已者出為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還太常少卿兼修國史帝嘗曰長史若舉必書朕有過失於卿何如對曰有德之君改過不吝臣亦不敢失職喪亂之後史籍殘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寶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典慶宮兵興盡失之請下府縣購求有得者許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稍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時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代宗嗣位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卒年八十一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元孫放為左拾遺翰林學士麗嚴李紳所薦也李逢吉逐李紳出嚴為信州刺史放封還詔書繕紳意其申嚴之枉及奏下乃論貶嚴太輕眾皆嗤之逢吉遂厚放遷戶部侍郎子琮為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選士人尚公主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為眾毀所抑能為之乎琮許

諾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韋保衡所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僖宗立拜尚書右僕射以病在告黃巢陷京師欲以為相琮不起賊迫脅之琮曰吾位宰相死在旦夕義不受汚賊遂害之諡曰忠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七首堪胸不怨也及武后立不出一言何哉知高宗之味雖死無益故不言也

高季輔

高季輔修人貞觀初拜中書舍人言陛下身帥節儉而管轄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散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

役多宜優貸令得休息邇本弱枝之義也至江南北北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貨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德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夫飢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不恤其賈而責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輟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隋加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此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慈訓以為法書奏太宗稱善數上書言得失帝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遷吏部侍郎善餘致人物帝賜金鏡以况其清德遷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封修縣公永徽

初加侍中感疾歸第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諡曰憲

張行成

張行成定州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為富平主簿有能名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多因介紹若行成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示人以隘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大政事令與議焉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曰周武王得日啖昌散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二

五

今將相之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令光規模宏遠今左右文武雖無將相材美事大庭廣眾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之曰吾送公衣錦還鄉令有司祠其先墓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之悅甚賜勞優渥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曰皇太子宜留監國與百寮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從之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勤臣宜靜今靜者顛動恐女謁用

高祖傳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二

五

事人臣陰謀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淺恩以杜未萌帝然之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以災異策免三公失罪已之美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其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臣奈何舍朕去邪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諡曰定諡子易之以門蔭為尚書丞郎頗有美姿客通曉音技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武后昌宗自易之材用適臣善治藥后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希忠誦盛飾自喜拜昌宗雲麾將軍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給奴婢馬牛充入之追贈父希臧為襄州刺史母韋氏臧氏並封太夫人尚官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氏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蓋號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加昌宗右散騎常侍置奉宸府以易之為令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移樽爭道為笑樂嘲詆公卿淫穢顯行無復羞畏或謔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後使被羽衣吹簫乘鴻鸞翼同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賦詩以贈后有普遇浮丘伯令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復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來之問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皇太子相王請封二張為王后封昌宗鄭國公易之恒國公易之兄弟顯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謀皆縊死御史大夫魏

元忠劾奏易之昌宗舉易之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歡謀曰太后老矣當快太子為長久計后問孰為證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說不承元忠說皆被逐易之兄弟益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詔宗晉卿李承嘉等參劾司刑正賈敬言寬望后旨奏昌宗強市罪當貶詔可承嘉曰昌宗賊四百萬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昌宗有何功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之最大也詔釋之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唯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日夜引支黨謀為不軌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御史中丞宋璟請按治后陽許之俄詔璟按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二

元

幽州都督屈突仲綱獄吏勅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奏昌宗應原環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曰環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等率羽林兵迎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鑿劍之

史籍卷之一百八十三

唐書十四

列傳

長孫无忌

長孫无忌文德皇后兄也從秦王征討有功擢比部郎中皇太子建成毒秦王房玄齡謂无忌曰嫌隙已成禍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誅管蔡也无忌入白王諸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為子季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濟井不出得為季乎塗廩弗下得為仁乎王未決而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一

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討難平之即位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无忌與帝少相友善倚隆重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與唐盟或言其亂請討之帝以問大臣帝曰兼弱攻昧政之善經臣謂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使彼遂弱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以表示羣臣曰我與无忌分則君臣親猶父子無所疑間也无忌不自安后亦數言之乃解僕射進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固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以才不才雖親若棄也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譬如魏徵不棄

可

史

卷之十百八十三

二

也。无忌才兼文武，朕相之，公等執曰：「不然，无忌與帝共艱難，帝念之作威，朕賦以賜，帝欲功臣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以无忌為趙州刺史，凡十有四人，无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幸四海混一，臣不願遠違左右，今使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朕亦何事？』公等上字邪，遂止。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李勣曰：『我三子未知所立，心中無聊，投針取佩刀，自向无忌等大驚，爭抱持，奪刀以授晉王，請帝所欲立者。』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拜謝。於是，以无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厚其面，无忌哭，帝哽咽不能言，翌日與遂良入受遺詔，上頓首，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忘力也。』兩輔政，勿令譴毀者害之。遂崩，高宗即位，遣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帝欲立武昭儀，為后，无忌同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指三子朝散大夫，昭儀母，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皆厲色峻拒，帝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出，昭儀有子，必欲立之，无忌已數諫，乃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恨之，敬宗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詔敬宗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无忌反狀，帝

謂史如漢  
元稹之  
唐高祖  
忘宋高  
忘宋高  
人前恨  
唐王也

敬宗

史

卷之十百八十三

三

驚曰：「舅未必為此，恐妄人構間之。」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加刑，非社稷之計。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日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敬宗曰：「房遺愛、尚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姦雄，天下所畏，服一旦竊發，陛下誰能禦之？今事急，攘袂一呼，以嚮聚同惡，恐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陷室乎？字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場帝待之不疑，化及起為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納疑，更詔審嚴，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速捕。帝泣曰：「我若殺舅，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恐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无忌忘先帝大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喪宗廟，豈待昭比耶？在法夷五族，臣聞常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乃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贊問，遂下詔削官爵，置黔州，發兵護送，流其子祕、嘉、冲等於嶺外，并親皆請從。後數月，詔司空勛中書令，敬宗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縊卒。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徵之政，有貞觀之風，既而王后廢立，姦臣陰圖帝暗於臨斷，后戮忠良，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遣使官得孫元興，封文宗，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

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均爲荷氏令无忌從子詮尚新城公主无忌得罪流楊州有司希旨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詮之甥也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邊人畏服許敬宗執至京屬吏訊撈持滿辭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竟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從太宗起兵壁屈突通於潼關擒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鄧國公受人饋絹爲有司所劾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位隆厚何至以貪目聞平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愧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奈何又賜之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其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李季常謀反坐與交割籍爲民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三

四

字文士及親順德順德方頗然薛乃召爲澤州刺史順德所飾爲政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占部中腴田數十頃順德奪之以給貧民卒謚曰襄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父亮散騎常侍封陽翟侯遂良貞觀中授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試以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薦遂良詔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帖然莫能辨真僞遂良論其所出無舛目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是幸太微遂良上書曰陛下方告成俗宗而藝觀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欲行封禪優游者數年願加詳慮詔罷

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子對曰今之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使人君不敢爲非未聞天子自取而觀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乎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識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鑒前代成敗以爲元龜進善人退羣小守而勿失欲使史氏不能書吾惡也詔置公府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錢五萬錢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遂良言在京七十餘司更一載捉錢令史受職者六百餘人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按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况應辟之人苟得無耻不可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三

五

使居職帝乃罷之復詔給百官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不敢諫帝嘗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然朕雖立長子而弟及支子尚五十人自古宗姓無良則禍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傅之夫情猶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帝嘗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小物而諫者不止何耶遂良曰雕琢害農事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器危亡之漸也雕漆不止必金玉爲之故諫者塞其源及夫橫流則無所及矣帝歎美之時皇子離幼皆任都督刺史遂良曰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樂失人則民勞敝皇子未冠者可且置京師教

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教選  
皆東漢明章國主幼者率諸京師訓飭以禮諸王築教皆為  
善長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開侍帝  
許立以為嗣謂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太子不相容臣  
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是臣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  
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惜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安有為天  
下主而殺其愛子以國授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  
寵受泰嫡庶不明故紛紜至此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  
帝即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定策立晉王為皇太  
子授遂良太子賓客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羣臣曰是何祥  
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偃子化為雉鳴陳倉雉鳴南陽  
偃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霸諸侯始為寶  
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雖雄並  
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延陀  
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漠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  
為餘寇不可無會長故擢舊鼓懸立為可汗負抱之恩與天  
無極延陀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為御北門受獻食  
今一朝自為進退所惜者少所失者多虧信夷狄以生嫌結  
恨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變之不能盡數可北收萬萬

與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懷之以德使為惡在夷不在華  
失信在彼不在此也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言陛下親行  
萬一不勝師必再興是為忿兵忿兵者敗帝然之會李勣請  
東討帝意遂決遂良復諫曰臣請辟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  
手足也殊裔絕域支體以外也高麗王陛下所立而莫離支  
殺之因法所當討但遣一二猛將付銳兵十萬朝鮮小夷唾  
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破高昌禽突厥陛下發驥指示  
皆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定天下將士氣力未衰惟陛下驅  
策臣聞涉遼而左多水潦平地渾淺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  
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帝不省進黃門侍郎參朝政莫離  
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郈鼎  
春秋議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僮義不容受詔以其使屬  
吏帝既平高昌廣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不納及突厥寇西  
川帝曰往魏徵遂良勸我立題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  
之帝於殿官側置別院居太子遂良言朋友交接者易怨父  
子溺愛者多恩宜令太子還東宮近師傳以廣懿德  
帝從之父子免起復拜中書令帝慶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  
漢武帝嘗徵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二卿太子仁孝其重  
孤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母憂高宗即位封河南郡  
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金古無雙  
手不離

死得便宜

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勸帝先  
策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懿親之議，司空  
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遺詔，若不盡愚  
忠，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  
立昭儀，若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子，奉事先帝，先帝疾  
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  
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  
改立，后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後世何？  
帝羞怒，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  
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三 人

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會李勣讓異，武氏立出，遂良潭  
州都督，徙桂州。復貶愛州刺史。遂良惡死，不能自明，乃上表  
曰：「往者承乾廢，奉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廢王居  
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靈，无忌玄辭勸及臣定策立  
陛下，當受遺詔時，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備臣  
奏請即位，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  
京，發哀大告，內外舉，臣力小任重，勳昭伊戚，雖餘齒乞  
陛下哀憐，帝皆俯准，奉於武氏，訖不自裁，餘卒，後二十  
歲，改宗李，府奏長孫无忌遺謀，皆遂良驅，乃削官爵，三  
子亦削官，沖流愛州，殺之，神龍中，復官爵，文宗時，詔以遂良

五世孫虔為臨汝尉，遂良書初師世南，晚造義之，正書尤得  
媚趣，論者尤之，瑞臺青鏡，宵映春林，嫋嫋美女，不勝羅綺，狀  
其豐體，雖刻但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智永？」  
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問何如歐陽詢，曰：「詢不  
擇紙筆，皆能如意，公豈得若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若  
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儘可貴，尚遂良乃喜而退。」

韓瑗

韓瑗，三原人，永徽三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王皇后廢，  
瑗涕泣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廢之，不可。」  
上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三 九

相敬愛，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  
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矣。帝大怒，詔引  
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瑗言遂良受先帝顧命，一德無二，向  
日論事，至誠懇切，還逐以來，再離寒暑，請收復之，以順眾心。  
帝不從，遂良桂州瑗曰：「遂良社稷臣，昔蒙于既去，殷遂以  
亡，張華不死，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焉能遂逐遂良？」  
臣不加省察乎？帝不聽，瑗憂憤表歸田里，下報許崇，李義  
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州用武之地，遂良之謀不軌於  
是，貶瑗振州刺史，踰年卒，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奏瑗與通謀，  
遣使殺之，及至瑗已死，發棺驗視，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請



廣州官奴神龍初復官爵自愛與遂長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諫時人喜之謂為妖鳴朝陽

來濟

來濟江都人。子也。貞觀中為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眾莫敢對。濟曰。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盡天年。帝納之。永徽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還中書。令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南閭令淑者。則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與於妣氏。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繼

史籍

卷之一百人十三

十一

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武氏被寵。恃寵宸妃。濟與韓瑗諫曰。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武氏既立。濟不自安。后謬言濟等忠。雙恐。經執奏。懷反。請加賞。慰帝示濟等。濟等益懼。顯慶初。封南陽侯。帝問濟。馭下所宜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遺乎。夫國務不奪農時。卽有食。夏不奪蠶工。卽有衣。由是言之。馭下之宜。在省徭役。時山東役丁。歲數萬人。又議取府以罷。故濟及之。二年。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徙虔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眾曰。吾并結法。罔象。教不死。今當以身塞責。不介

冒而馳之。遂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初。濟與高智周。相與言志。處俊曰。客宜城石仲覽家。仲覽富而有器識。待之甚厚。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得為通事舍人。進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使相。工視之。工曰。來早顯而求。顯而求。吾聞連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瀘州書佐人。調濟曰。今如公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智周亦至公輔。濟兄桓。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兄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為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史籍

卷之一百人十三

十一

李義瑛

李義瑛。魏州人。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瑛與郝處俊固爭。乃止。章懷太子廢。赦官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瑛獨引咎。涕捐神。義瑛之兄。瑛收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光其所。斷之。怒。義瑛懼。乞骸骨。聽政。仕卒從弟義琛。貞觀中。為太子舍人。成公主。資金。迴益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命羣臣。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善為加七階。義瑛使高麗。其王。據稱召見。義瑛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偁見我。王為加禮。及義琛使。亦坐召之。義琛徇

何拜伏由是見兄弟優劣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舉秀才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進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設宴具召四人曰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以辦治稱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若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正倫進諫太子不從正倫述帝語以督切之太子即表聞帝責正倫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楊之真反於善帝怒出為荊州刺史太子廢流驪州顯慶元年擢同中書門下三品遷中書令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主

封襄陽公與李義府不相下義府使人告正倫有異計出為橫州刺史卒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街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累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乃止自是南杜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書思恭夜直論文思恭歸謂人口與杜公談覺吾文頓進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人承隆中與郭待舉等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對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方畧正一曰吐蕃歷年遭寇王師數出生費糧

貨淺攻之賦不以為憂漢人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明烽候守要密勿事攻討須數年之後兵力有餘人心樂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武后專國為周典所誣見殺

楊弘禮

楊弘禮素弟于也與主感不協言其必亂主感屬父岳素長安獄楊帝使赦之高祖以素有功於隋詔弘禮襲清河公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驛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甲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拜中書侍郎為見丘道則總管處處審殺焉者王降驛支都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主

下遷涇州刺史改太府卿卒弟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讓之曰今在我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妾剛得此其所屬不敢違以溫帝用后言帝笑而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以清簡稱弘禮族弟昉武后時為蕭鐵字文化及之子訴求先蔭昉方食未即判越曰蕭鐵未食庸知天下有求食者乎昉怒取腰署曰父姓蕭焉乎所附者可乎人稱其當

盧承慶

盧承慶思道孫也貞觀初為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辭擢考功員外郎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

書臣掌之爲出位帝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顯慶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致仕卒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潛舟漏失者承慶注考中下以示之其人無愠色承慶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吝承慶嘉之曰能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者人善如此

劉祥道

劉祥道，觀城人。父林甫，吏部侍郎。唐隆、開元、十一月，遷集至春，停日追事，兼有司不及研擇。林甫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調集萬員，隨才銓錄，咸以爲宜。祥道顯慶中遷吏部侍郎，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古

百多也，雜色未始銓汰，濫也。故在官者，賢人少而不肖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實有司試其不中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畧盡，若歲入流五百人，三十年中自相充補，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復年，別新加其類，浸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承做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序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番加採訪，無令新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

此多天下所無

官率四考而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歸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其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偽類爲難，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按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吏，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議格不行，還司刑太常伯，每奏決日，必再不食，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謹畏，居相位，數陳老病，丐解罷爲司禮太常伯，尚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惟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佔大禮，不以八座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五

而用九卿，無乃徇名失實乎？帝從其議，以司徒徐元禮亞獻，祥道終獻，封廣平公，致仕卒。子齊賢，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將軍史典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鶴，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鶴人耶？承淳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爲酷吏所陷，自經死。

李敬玄

李敬玄，燕人，遷瀛州。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注彌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諭以書，及毀，其僚張惠以賊抵罪，惠母年老，太玄哀之，欲薄其罪，乃錄

自言與惠惜受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敬玄知之擢為鄆州參軍咸亨二年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居選部久人多附籍凡三娶皆山東舊族與趙郡李氏合譜臺省要職多族屬劉家高宗不悅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仁軌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仁軌遂怒敬玄以不能帝曰仁軌若須朕朕亦且行卿安得辭拜洮河道大總管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論欽陵戰青海先鋒劉審禮戰歿敬玄頓承風領不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襲賊敬玄始得至鄆州戰於湟川大敗稱疾求歸既入見不引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三

去

謝即還府視事帝怒貶衡州刺史卒

劉審禮

劉審禮彭州人父德威刑部尚書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大亂審禮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氏曰兒孝通幽顯一顧念我輒開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時號孝義劉家遷工部尚書吐蕃寇涼州審禮副中書令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戰歿死之子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後為彭城長史為諸吏周與之生死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遠近奔赴爭解衣皮地曰長

史求冥福有司平準其價直十餘萬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逐流入昇為首領所庇得免收性溫北歸洛陽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審禮從弟延嗣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蒙國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為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之繫江都獄敬業敗遷梓州長史

邢文偉

邢文偉全椒人咸亨中為太子典膳丞時李敬太子罕見官臣文偉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減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擇英俊使佐殿下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三

七

成就聖德此者不問廷議請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天資使審禮文明後今史既闕官幸得奉職謹守禮經以開太子謝之後右史闕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見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遷鳳閣侍郎宗泰客以姦賊罪文偉坐與泰客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悻自經死

傅奕

傅奕鄆人以儀曹事隋漢王諒諒反問奕曰今茲災惑入乎果若何奕曰東井黃道所由災惑之舍為足怪耶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耳諒怒及諒敗奕以不阿諛獲免武德初拜太史

目家源本此

宋紀 卷之十一百八十三

太

今時國制多仍隋舊。奕言有隋之季，遼天害民，專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蠶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太僕卿張道源言：官曹文簿繁雜易欺，請減之以杜繁弊。公卿不以爲然。奕獨是之。奕上疏，詆浮闊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詐愚欺肅，追既往之罪，竄將來之福，夫生死壽夭，本諸上天，刑賞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

始立祠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覓疑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今尼僧十萬，刻繪泥像，以惑百姓。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於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耶？昔高齊張仇子他，言尼僧塔廟事，外見毀於宰臣，內見疾於妃嬪，陽說陰誘，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龍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唯張道源佐之中書。今肅鳴曰：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奕可誅也。奕曰：禮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忤所親，瑞不生於空桑，乃尊無父之教，所謂非

孝者無親，瑞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此人。太宗問奕卿：拒佛法何也？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誣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時人曲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書國家，無補百姓也。帝異之。奕疾臥，未嘗問醫，忽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悔矣。昔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奕善教，然將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卒年八十五。

呂才

宋紀 卷之十一百八十三

太

呂才，清平人，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製尺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王長通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知音者，中書令溫彥博侍中魏徵，並稱之。詔擢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振可用者，合舊書凡百篇，詔題天下才論。祿命曰：漢賈誼議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言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克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案本原，固不爲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余殃，豈劫殺而後災乎？且天無親，害與善人，長平坑卒，非俱犯三刑，南陽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其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其命若胎，而天壽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按法

孝文文在  
兩代之亦

一發格

漢隆乃明  
三子太子  
義與早年  
被殺

史集卷之一百八十三

辛

應期賤大命生常病瘠法曰為人形弱雖陋而許言莊公曰  
衛望昌兮願而長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慶止四十五  
一不驗泰非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  
壬寅正月命背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金命正月無  
始有終老而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  
漢武帝以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向  
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  
口減耗三不驗後魏孝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  
為青祿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  
祖之禪禮君未祿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上老也孝文

史集卷之一百八十三

壬

近之期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失禮此則葬  
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克葬今  
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  
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且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  
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  
鄭卿子產及子太叔楚簡公於是司葬大夫室當柩路若壞  
其室即平旦而壙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壙子產不欲壞室待  
日中不問時之得失曾子問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  
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方近夜半文與  
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  
承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祚  
乃無承祇孫有後於魯不問葬得吉也若放絕嗣於荆不問  
葬得凶也此葬之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官商五姓  
為之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墓在九原漢家山陵  
或散處諸縣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為哉然劉之子孫本  
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世之  
人為壙至所欺忘辨踊荼毒以期微幸於是相壙醜希官爵  
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避忌凶服從吉以  
卜兆說毀經俗不可以法六也權太常承麟德中卒子方毅  
七茂能誦經書太宗召見賜束帛及長為右衛總管參軍母

喪以毀卒，遂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立酒生，祭於路間，世共哀之。

###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後入鄉校，乃感悔讀書。文、明初舉進士，高宗崩，將遷梓宮於長安，時關中無年，子昂以東都勝地，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實，長驅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已饑苦吐蕃，西方老弱，千里靡繼，北地丁壯，十五承寒，歲月奔命，首尾不完，所餘獨三

###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三

輔聞耳，頃遭荒饑，百姓荐餓，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備贖以北，不逮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饑，歲耗之餘，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陛下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伸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羸敝之衆，與數萬之軍，調發近畿，鞭朴稚老，鑿山鑿石，驅以乾功，添作無時，何望有秋，靡瘳遺吐，再催舉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呼嘯，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災孽蒼梧，禹葬會稽，豈憂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陽，而山陵寢廟，盡在西土，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中，右眄汝海，視融太昊之故墟，

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積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

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倘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數倉食，陛下何以遏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紫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詔問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勸后興明堂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令條上利害，子昂言：今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民瘼，宜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則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退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者愈出，天下愈敝。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

###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三

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撻之矣。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之，掛牆屋耳。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當然相謗，徂於常而不變，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夫治天下有機械者，禍福之所由生也，靜則有禍，動則有禍，百姓安則靜，不安則動，今軍旅之弊，夫妻不相見，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河北舉趙鄆，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安，父兄相保，所謂能靜其機也。然

臣恐將相有貪利圖功以廣地強兵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養吏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而至矣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請入朝后責其擅破回紇不聽于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由九姓疆大臣伏中國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破破破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其為形勢耳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狄有鳥獸心今阻其善意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破亡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又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仰以取給一句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於甘州矣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而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地廣粟多左右受敵戶止三千勝兵者少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由甘涼士馬強盛以抗其人今甘州積聚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使吐蕃大

入播蕃殺蹂諸屯則河西諸州將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后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于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生羌未嘗為盜今無罪蒙戮其怨必甚怨其則蜂蟻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一驗也吐蕃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以十萬衆敗於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舉十八萬衆困於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題欲建李處一為上將擊疫兵襲不可幸之吐蕃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以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轎秦隨以兵而遽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臨臨絕頓饑寒而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叛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關隴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而殺無辜之衆以事無益之夷五驗也蜀所恃者有險也蜀所安者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計臣恐未及見羌而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益師轉餉以備之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毒賊已鉅萬今得弄有秦



臣圖利復以生老為資六驗也蜀士庶屏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七驗也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子昂言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內亂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盡刑以禁亂亂靜則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為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內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鷙隼不接翼燕雀不共器其理自然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利則難進是以滯汨於時誠能信任俊良賜之尊尚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賢須任而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如秦失劉祥之流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謂不然昔人有以食得噎乃欲絕食不知絕食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一失而遠賢此聖鑒所知也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武勳勞死難名爵不及倫榮尸祿罷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師興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於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府將御冗兵後受日廣兵甲日微願審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叛逆干

史書 卷之十 百八十三 宋

則王此疏  
和平可謂

紀自取屠滅罪止渠魁無復餘生宗室子弟皆得更生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弘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還右衛參軍后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權右拾遺子昂多病不樂居職聖曆初以父老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納錢二十萬緡簡以為薄捕送獄中子昂見捕繫之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性褻躁然輕財好施為朋友與陸餘慶王無兢房融盧藏用善唐與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

史書 卷之一 百八十三 宋

劉仁軌

劉仁軌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世亂每賣地書空以學書補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素縱犯法仁軌榜殺之太宗曰尉殺吾折衝可乎召仁軌詰讓之仁軌曰寧犯國法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飲未訖仁軌請少延一句使場園畢功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褒納之拜新安令遷給事中蘇定方平百濟薛仁果將劉仁顯守其城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納處黨王文度卒百濟故將福信迎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顯詔仁軌檢校帶方刺史統文度之眾并發新羅兵為援仁軌轉圍陷陣福信解圍

去仁軌與仁願合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國平壤不克高  
宗詔仁軌率軍就新羅議去詔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平  
壤不勝吾等入新羅坐受其困扶餘豐穠勢不支久宜堅  
守伺變以圖之衆從其議時賊守其境城仁軌夜督新羅兵  
薄城板礮入之遂通饒道而豐果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奴  
丐援會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至諸將議所向仁軌  
曰周圖城賊之巢穴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帥陸  
軍以進仁軌與扶餘陸餘熊津會之遇倭人于白江口四戰  
皆克焚四百艘虜水鳥赤扶餘豐脫身走王子扶餘忠勝率  
其衆與倭人降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推  
心待之夷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仁軌使相如常之取任  
存自効給甲仗糧餉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今受甲濟果是  
資寇也仁軌曰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可無疑也二  
人訖拔其城受信奔高麗仁師振旅還詔仁軌鎮守百濟仁  
軌賑貸貧乏勸課耕種民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畧高麗拜  
帶方州刺史仁軌表用扶餘陸以檢定餘衆帝以陸爲熊津  
都督督兵代舊屯詔仁軌仁願俱還仁軌曰上建梓方岳而  
吏與兵悉被代萬一蠻夷生變誰可捍之仁軌當留未可去  
仁願曰吾但知奉詔耳仁軌曰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  
也因陳便宜願留屯上嘉其忠許之仁軌請頒曆及宗廟像

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本朝正朔耳及封泰山仁軌  
率新羅百濟僧羅倭奴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大司憲  
還右相封樂城男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副李勣討  
高麗平之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元年爲鷄林道大總管  
伐新羅仁軌率兵絕孤直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遷爵爲公  
子任授上柱國者三人拜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吐蕃入寇  
命爲洮河道鎮守太僕武后臨朝拜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五  
仁軌雖貴顯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舊使  
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舉觴曰  
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及執政薦爲司元大夫仁軌由州縣  
至宰相善政聲無待吏下歡心其鎮洮河奏請機宜多爲中  
書令李敬玄所抑仁軌乃表敬玄以代已果遷其家敬玄下  
獄仁軌方留守京師即將奏嗣宗以使來因語敬玄曰炎異  
於常久仁軌曰使人知之耶曰知乃表嗣宗知炎反狀不  
告武后殺之子潘大子舍人所詰吏所殺  
裴行儉字守約聞喜人貞觀中補左屯衛參軍大將軍蘇定  
方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敵者今乃得子盡以術學之還長安  
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曰國家受從此始矣與長孫無忌  
結遂長孫議大理表公瑜以告昭儀母左除西川都督府長

史遷吏部侍郎與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上元三年吐蕃反出爲洮州道經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若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曰吐蕃勢方熾敎玄失律審禮養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遣使立之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兼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沙甚苦導者迷路將士飢渴行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散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其豪酋千餘人自隨因揚言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乃發都支遂不

史遷卷之一百八十三

辛

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會獵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衆能從吾獵乎踴躍願從者萬餘人乃陰勸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同都支安否仍使人趣召之都支不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行儉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遂簡精騎約衛遮旬道渡遮旬使有降之俾前往論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帝以行儉文武兼備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營二十四州反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死詔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館糧數爲虜鈔行儉

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塞兵挽進勒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遠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後軍至殺獲盡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募次單于北立營壘城既周行儉更命徒營高岡更自土安堵不可動行儉促徒之北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漲丈餘衆皆駭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殺虜不可勝計遂禽大首領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總諸軍領陁口縱反間說伏念今與溫傳相忒伏念請縛溫傳以自效行儉秘之役數日蓋見煙塵漲天而

史遷卷之一百八十三

辛

而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勸嚴備遣軍使往勞於是突厥悉平封同善公辛年六十四行儉工車排帝以朝素詔寫文選覽之行儉書曰稽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有人倫之鑒後進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才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舉引以謁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若輩雖有才而浮躁街路頗頗沈瀟可至今長餘並鮮善藝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皆爲世名將時蘇味道王勣未知名行儉一見厚禮之曰二君後皆掌銓

衛某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長成願二君識之果相繼為吏部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所賜都支資產金帛三千餘物紫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子光廷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為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開元中擢兵部侍郎驤聲震青人未之許而能勤於職業議者更稱之玄宗有事俗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益兵守邊光廷曰封禪告成功也大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懷今將升中告成而夷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廷曰四夷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五

之中矣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應命矣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假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即奏行之東封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吏部尚書封正平男二十年日者言天象有變不利大臣請禱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禍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贈太師初吏部用人不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而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繼來專務趨競光廷始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揀資考注擬限年踴級毋得踰越非負說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苦之謂之聖書而才傑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一切遷事使

如此說者  
必不  
所以不取

門下有主事閻嶠之裁定光廷輒可之時語曰嶠之口光廷手光廷與蕭嵩不平及卒嵩一切罷之博士孫琬以其循資格非勸善之說諡曰克平時以為希嵩意帝聞之賜諡忠惠子嶠起居郎時王琚以母懷欲立為太子嶠陳申生太子據之禍以諫玄宗改客謝之詔授給事中嶠曰陛下拒諫諍之路為日久矣今臣一言而荷殊寵言者必眾將何以錫之帝善其議遷祠部員外郎卒于儋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為度支郎中卒子均判南節度使劉闢叛均逆擊之賊奔却加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事中人賈文場太素嘗被省文場入卧內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禍有類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五

仲者乃均也德宗欲相之諫官李絳斥均文場養子不可汗台輔乃止元和三年為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鄆國公均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卒贈司空

裴師德

裴師德字仁宗鄆州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台輔器也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服大夫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與虜戰白水瀾八遇八克天授初為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無轉饟和糴之

可來應詔  
奇

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勿以勸勞憚以為河南鄭廣德田大使還御史大夫知政事通天二年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龐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為天平軍大總管卒年七十諡曰貞節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容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其弟守代州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而潔之可乎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仁傑數擠令外使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真臣同僚未聞其知人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蕭

崔義玄

崔義玄

崔義玄武城人李密起兵義玄往說之密不用還至柏崖時黃君漢為密守有草屣度河稍刃華文之異義玄曰此王敦亡兆也說君漢以城歸唐授君漢懷州刺史以義玄為司馬封清丘公永徵中遷秦州刺史睦州女子陳碩真自言仙去

此計論五經所得事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重

與鄭鄭辭決或告其詐捕得詔釋不同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使役使鬼神轉相榮惑遂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睦州攻歙州殘之進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賊徒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家懼參軍崔玄籍曰供順起兵猶有勝負此乃妖人勢不能久義玄署玄籍先鋒自統眾擊之禽其謀數十人有星摩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蔽者義玄曰刺史避死誰肯効命命去之由是眾皆奮斬首數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為皇后義玄贊成之又以后帝按長孫无忌等誅之子神慶為萊州刺史后以其父有功於已擢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親為按磨謀日而遣之神慶至州有詔改錢幣法物價騰踊百賈驚擾神慶言於朝果來稍為之后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為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梁合而一之歲省防兵數千轉太子右庶子突厥使者入見有司移文東官召太子朝賀神慶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慎重之意凡處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恩勅玉契詔可歷司刑卿坐昌宗黨流欽州卒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

楊再思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三

美

楊再思鄆州人。調玄武尉。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面貪故至此。囊中微幸。留之。他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因假貸以還。廷載初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居宰相十餘年。阿諛取容。無所爲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與之畏懼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乎。京城大水。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淖。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却陰陽。使我艱於行。再思使吏謂之曰。汝牛自弱。不得獨奔。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武后意中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之而愈。此方

大功后悅昌宗還官左補闕兼令言貳兩腳狐以讖之再思怒譴爲長社令昌宗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集酒酣戲曰楊門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時人或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中宗立拜同中書門下三品武三思誅王同皎再思與李嶠在巨源按其獄布三思意抵同皎死衆以爲冤遷尚書右僕射卒

寶懷貞

習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也避韋后父諱以字稱神龍中爲右御史大夫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之曰聞卿喪妻今

卷之一百八十三

考

爲卿得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賈尉郎衛有衣覆衣  
出者。乃韋后乳媼王氏。所謂官國夫人者。故發婢也。懷貞納  
之。世謂媼婦爲阿著。懷貞每謁見。自署皇后阿著。以求媚於  
后。人或謂爲國著。軒然不慚。時政令多門。縣尉出墨制授御  
史者。案或問縣令曰。尉入臺多。縣事辦否。曰。辦於異日。問其  
故。曰。僂倖者去而往。吏在故辭。聞者皆笑。韋后敗。斬妻獻其  
首。乃復故名。毋雲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公主擅權。懷  
貞傾身附離。日視事。還輒詣主第。刺取所欲。唐宗爲金仙玉  
真二公主。嘗剽貨鉅萬。諫者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  
族弟維鑒曰。公位上台。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死木。

此本係  
何以爲

雜廟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時語曰前作后國者  
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知邑官屬也在位無所事唐宗引見  
示天門切責之罷爲左御史大夫歲星犯左執法衛家言且  
有禍懷貞大懼表請爲安國寺奴不許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敗投水  
死追戮其尸懷貞生平所得祿祿悉散親族無兩苗敗時家  
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詭詐尤敬奉宦侍或見無須者輒爲之  
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害懷貞曰是  
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之壞正坐此爲今日  
殺之明日死無所悔懷貞固止之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三 宋

宗楚客

宗楚客南陽人武后從姪子魁岸明哲美須髯兄泰客勸武  
后革命進爲內史林年之中歷永南縣朱紫時人謂之四時  
仕宦弟晉卿與竹林兵兄弟並坐義賊流嶺外泰客死而楚  
客晉卿還楚客同以開營幕平章事復與晉卿坐事貶神龍  
初武三思引楚客爲兵部尚書晉卿將作大匠師恩太子被  
殺楚客請誅其首祭三思棺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后安樂  
公主親任之與紀處納爲黨世號宗紀中宗詔安樂安爲  
金河郡王其部因安忠節昭楚客等罷之安爲將元遂  
監察御史崔旰奏楚客處請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

國以怨晉卿身徇賊私矯恣跋扈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  
大臣爲御史對伏彈劾必超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謂邑大  
言已忠毀爲瑣誣詆中宗不能詰兩解之詔與楚客處請  
約爲兄弟世謂帝爲和事天子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  
謀楚客性明達爲兵部郎時突厥者實力吐敦部落降武后  
命處於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后召問方畧對曰臣昔與  
吐敦言爲人忠義和厚且國家有恩於彼必不反其兄之子  
默子狡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也俄  
而夏州表默子切部落北奔爲州兵及吐敦所食張仁愿請  
築三城讓者多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目於權利諷右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三 宋

宗楚客

補開道延禧陳符命以繪者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唐下  
承母禪周唐一統天皇以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與周則天立  
陛下爲皇太子是在周與唐孔子曰百世繼周應起於則天  
爲一世聖朝爲二世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滿百世唐曆三  
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陳讓大夫議者以楚客狀神狂若止  
有大咎符密語其竊曰始吾在卑位尤受幸相及居之又星  
天子得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延禧故幸以服  
處請上却人狀楚岸長教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婦續會  
三思錄是狀既進大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中宗召問處請  
以救旱之策三思知之諷太史楚客志崇是夜擢爲太子

此本係  
何以爲

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執忠之符帝信之賜處謂友  
一副練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後伏誅

祝欽明

祝欽明始平人。中宗在東宮。欽明為侍讀。授經。中宗復位。擢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魯國公。桓彥範崔玄暉等皆  
從受。則官大義。以隨其親。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  
申州刺史。復為國子祭酒。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  
惲迎。拜后意。議曰。則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  
伯曰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  
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僕。又九嬪。凡大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早

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  
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天。地。故闕狄之  
上。釋狄。輸狄三服。皆以助祭。知禱水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三  
曰。先王裘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以禱衣祭。先王。袞狄祭。先  
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  
子。親射其牛。王后親奉其養。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  
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  
子。曰。是而親迎。不亦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  
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  
因經說。訓儀典。帝雖不府猶疑之。召禮官質問太常博士唐

紹。藉欽緒。言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

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引博士彭景直議曰。周  
官所云。祭祀。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  
昨唐內宗。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為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  
思之。此祀天神。享廟。兩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  
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尊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瑤  
爵。宗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據大宗伯之職。謂后有祭天地之  
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濯濯。滌  
玉。也。省牲。饗奉五齊。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  
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早

薦。直言王后祭廟耳。若當助祭天地。不應列重凡。且內宗外  
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如助祭天地。誰當贊  
佐者。是則攝薦為宗廟。明其內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  
家說曰。婦人無外事。故也。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  
言后有五帑。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贊諸侯。以安  
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翟車游宴。無祭天地車。王后助  
王祭天地。古無闕焉。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擊帝。奪政事。傳欽  
明議。帝乃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為齊姬。奉豆簠  
禮成。詔齊姬有夫者。悉進官。后外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  
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肥。臃腫。地。為。國。與。目。



直觀忌諱  
初此則始  
地久矣

左右頭，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數曰：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欽明山憚等，鄙儒無行，以詔依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遣之，以肅其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憚括州刺史。欽明該淹五經，自見坐不卒免，無以深校，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羞之。

郭山憚，河東人。景龍中，爲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令偏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漢客，張舞將作大匠宗首卿爲澤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巖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陋。而山憚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聖

蟬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美。賜服一綈，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云論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爲朝大儒，乃說聖僻說，引導靈臺，邪見上帝。穢德彰聞，享祚不終。與少正卯類，非而澤同科，獨保腰領，死臨下幸矣。

王璵

王璵，方慶六世孫，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好神仙事，廣修祠祭。璵請築壇東郊祀青帝，權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尋以祠解。中帝意有所感，祇大抵類巫覡。漢以來，弊喪皆有淫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肅宗立，遷太常卿。

快人

又以祠祭見罷，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生才，既驟得政，中外驚歎。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意從之，宅議不能奪。帝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璵與崔女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路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淫，以爲少年數十自隨，尤狡猾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門鎖不啟，震怒破鎖入，執斬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藉其贖得十餘萬。遣中人還璵，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出爲淮南節度，猶兼祠祭使。還太子少師卒，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爭以左道進。廣德初，衛士李國順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三

聖

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大祀漢父祠，并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戶，掃除。又即義扶谷故嶽祠，龍置房宇，詔從之。方歲飢，除地課工，人不堪命。昭應令榮鎮上疏，以爲至尊者莫如天地之神，掃地可祭，稍志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民祈福，福未至而民已困。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禍邪？宗廟月無三祭，何況淫祠？漢父之語尤鄙俗，不經若爲。建祖廟上天必貽責，夫嶽者龍所託耳。今嶽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兩京及所都各有官廟，春秋莫嘗此復替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政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因勸國順等勸衆，則臨民真工則。

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管則天聽，靡費資糧，道路相  
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受命安輶，陛下許以權  
宜，今所典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悅悅有名士也，仕  
至司門郎中。

史籍卷之一百八十四

唐書十五

列傳

諸夷將



馮盎，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國下魏，亡奔高麗，  
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業爾番，至孫融，事梁為羅州  
刺史，融子寶，聘越大姓洗氏為妻，遂為首領，授本郡太守，至  
盎三世矣，隋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  
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  
人。」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東，還

史籍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武衛大將軍，隋亡，還嶺表，部署酋領，有衆五萬，番禺賊高  
法澄，新興賊沈寶徽等，受林士弘節度，授官吏，盎率兵破之，  
寶徽兄子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盎釋臂大呼曰：  
「若等識我耶？」衆委戈拜，遂禽寶徽，智臣等有番禺耆耆朱崖  
之地，自號總管，或說盎曰：「隋季崩潰，海內騷擾，唐雖應運而  
風，教未孚，嶺表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請上南  
越王號，盎曰：「吾居越五世矣，位至牧伯，富有南海，當恐奉先  
業，尚呵白王哉。」武德五年，以地降，高祖析為高羅、春白、崖、儋  
林、振八州，授盎高州總管，封越國公，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  
智戴為東合州刺史，貞觀初，或告盎叛，盎因舉兵拒境，太宗

詔右武衛將軍蘭察發江淮甲卒計之魏徵曰天下初定創  
夷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夫千斤之弩不為懸風發機大  
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蓋不及未定  
時畧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及其未形懷之以  
德彼將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諭蓋遣子智戴入  
侍帝曰魏徵一言費於十萬衆賜絹百匹時募兵已出欲遂  
有功遣副將言蓋可擊狀帝詔罷之智戴亦善兵願識天文  
帝指雲間之曰使其下有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日辰在  
金金利木未擊之勝帝奇其對五年蓋來朝宴賜甚厚羅賓  
諸洞獠叛詔蓋率衆為先鋒賊據險不可攻蓋持弩語左右

史律

卷之一百八十四

曰矢盡勝負可知已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蓋縱兵乘之斬  
首千餘級帝詔智戴勞之賞子不可勝計奴婢至萬人蓋善  
為治得民惟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子三十人智戴終左武  
衛將軍蓋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人朝載金一斛自隨  
高宗遣御史許維視其貨殖至祠子猷不出迎率子弟數十  
人擊銅鼓象排執瑾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瑛瑒至  
瑒辭以結之委罪於瑾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瑒不  
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雷不得歸瑒受之還奏其狀帝命捕  
焉  
阿史那社公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拜拓設建牙噴北與頡

利子欲谷設分領鐵勒同紇僕骨同羅諸部統衆十萬無課  
欲武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懸餘於我足矣首領咸愛之  
貞觀元年鐵勒同紇薛延陀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公助  
擊之弗勝將餘衆西保浮圖城會西突厥統葉護死突利必  
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公引兵襲之得其地之半有衆十  
餘萬自號都大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  
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存也事既不勝死無  
恨酋長曰我新得西方須當撫定今素之遠擊延陀延陀未  
禽葉護子孫將復其國社公不從遣騎五萬討延陀連兵十  
旬衆苦役逃去延陀大破之社公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

史律

卷之一百八十四

西突厥不平乃率衆內屬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舊於賓州  
詔尚衡陽公主爲交河總管平高昌秋毫無取太宗美其廉  
賜寶物及雜綵千段檢校北門左屯營封單國公從征遼東  
中流矢拔去復戰所部奮厲摧破賊衆拜遼東道大總管與  
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  
突厥騎十萬討龜茲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  
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  
陽卻龜茲王悉兵進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公投  
部城龜茲王輕騎遁社公遣李恪守自率精騎追蹙行六百  
里龜茲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公攻四十日入之禽其

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抵甫、狗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閣王入朝，下獻馬畜三百餘，軍西突厥焉。安國、皆爭歸師，李恪以金玉飾器用遺社余，社余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

卒，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謚曰元。

阿史那忠，蘇尼失子也，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定襄縣主。詔樹姓史，會立阿史那思摩為突厥可汗，以忠為左賢王。及出塞，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未嘗有過人比之。金日磾卒，謚曰貞，陪葬昭陵。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四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九歲而孤，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貞觀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般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士死者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慙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乘其不虞可禽也。」今若縱之，恐鳥飛魚逝，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開精騎千餘，直搗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駝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專其功。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萬均，請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五

將勸止之。及還，帝問故，何力具言其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臣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之，謂陛下重夷輕漢。」且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乃止。詔宿衛北門屯營，事尚臨洮縣主，爲蔥山道副總管，討高昌平之。何力母姑賊夫人與弟賀蘭都督沙門在京州，詔何力往視母時，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脅其母及沙門從之。何力部下將附延陀，何力曰：「上於我有大恩，何可反？」衆曰：「可殺都督去矣。」尚何領何力曰：「弟往待母，我義許國，不可負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大唐烈士肯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割左耳自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

臣此義士也。大馬膺報其養。况於人乎。卒捨之。為昆丘道總管。半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之乃止。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畢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屠蒲頭。詔何力為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據牢山。何力分兵數道。攀緣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蹙。行五百里。孤注戰死。獲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密時健合支賀等以歸。遷左武衛大將軍。封鄜國公。龍朔初。拜遼東道大總管。率諸蕃二十五軍討高麗。大鴨綠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眾莫敢濟。會水合。何力引兵謀而濟。賊驚潰。追奔斬首三萬。殺餘眾降。男生脫身走。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之曰。國家知爾詐。誤使我賞爾。爾過許自新。罪在凶渠而已。九姓大喜。擒偽葉蕒特勒等二百人以歸。餘眾遂安。蓋蘇文死。長子男生為弟所逐。使其子詣闕請降。拜何力為遼東道大總管。副李勣同趨高麗。勣拔新城。置何力守之。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韓犂數萬眾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與勣合攻厚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何力率兵十五萬趨平壤。勣繼進攻。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

軍卒陪葬昭陵。諡曰段龍朔中。新作大明宮。司祿少卿梁修仁植白楊於庭。何力見之。誦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悉殺人。修仁悟。更植以桐。黑齒常之。百濟人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酋長十餘人遁去。噶合通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高宗遣使招諭。乃請割二虎降。授左領軍將軍。從李敬玄劉洎禮學吐蕃。審禮敗。敬玄欲引還。賊屯高壓官。軍兵不得出。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數百人。賊酋賊地素軍走。還河源軍。副使吐蕃使贊婆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拒戰。敗績。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一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單騎走。拜河源道經略大使。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糧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舉田五千頃。歲收粟百餘萬斛。由是食足。士精。戍邏有備。贊婆善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廩。獲羊馬甲首不貲。封燕國公。遷禁中典。厥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振甲。常之見其眾。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為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使之追奔四十里。周典誣常之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梁。

詔獄投繯，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為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及死人哀其枉。

李詳行，蘇州人，為積石道經畧大使，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覺，時士卒散樵采，謹行植旗代鼓，開門以待，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於青海，封燕國公卒。

李多祚，其先蘇州人，武后時，為右羽林衛大將軍，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悅，慨可動，以義乃謂之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恩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張所危，將軍知感恩，則當知所以報。」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所命。」因指天白誓，遂與定謀，東之以敬暉、李湛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東之與多祚等請太子由玄武門斬關而入，至長生殿，斬易之、昌宗於廊下，乃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擅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問領湛曰：「我於汝父子不薄，汝亦為是耶？」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湛大將軍，趙國公，帝祠太廟，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至玄武門，下其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官聞令，楊恩最侍帝，即挺刀斬其壻，林仲郎將野呼利兵潰，多祚為其下所殺，其雲初追復官，湛義府子，遷右領軍大將軍卒，義府以立武

史籍 卷之十一 人十四

后得宰相而湛為中興功臣云。

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天寶中人朝，獻寶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命歸國，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謂勝勝以少女為質而行，肅宗嘉之，進驃騎大將軍，遣還，請留宿衛，封武都郡王，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池，觀延賓客，士大夫多與之游，從德宗至，與元為右領軍將軍，貞元初，曜主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兄弟讓國，時人賢之，其弟曜勒人為鄆坊牙將，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紛匿不出，遲明，會朝宗以待命，詔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紛為司馬，踰年，公濟卒，授紛節度使，徙山南西道，紛為治威嚴，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僅避風雨，倉庫充實，百姓安之，當時將帥未有及者，以疾入朝，不事騎仗，妻乘竹輿，侍婢二人而已，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節。

郭李恪

郭李恪，陽翟人，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助趙李恪，封陽翟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界武牢，以宋州縣，實建德援洛陽，李恪說秦王曰：「世充窮蹙，垂將面

史籍 卷之十一 人十四

九

欲設谷可  
注不三何

利建德悉眾遠來，根柢不繼，此天意欲兩亡之也。若據武牢之險，觀變而破之，必矣。王然之賊，不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李恪獻策禽賊，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貞觀十六年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處，限以沙碛，隔絕中國，李恪推誠撫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為者生口七百還之，為者王龍突騎支後，反歸欲設谷可汗，李恪請擊之，拜西州道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騎支虜之帝使降龍書褒勞，拜崑丘道副大將軍，進討龜茲，破其國，城李恪留守之，餘軍分平諸外城，其相那利遁去，李恪出營於外，或謂李恪曰：「那利素得眾，今亡史維。」

本之一百人十四

十

在外，勢必為害，大中有異，固公備之。李恪不聽，那利果直城中，相率眾圍城，始建德帝幸千餘人合戰，城中人應那利，李恪殊死，門中流矢卒，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

復拔其城  
亦拔其城

張儉

張儉，新豐人，為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強，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物，邊吏奉承不敢却，儉獨拒不受，大救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遇水旱，獨百姓相賑，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思結部歸於儉，儉安輯之，其在嶺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思結部叛，朝廷以儉為使

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長慰諭，咸匍匐歸命，因舉部徙代州，授儉代州都督，儉勸墾課耕，歲數倍，私蓄富實，儉恐其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使軍儲充溢，遷營州都督，封皖城公，後改東夷校尉為都護府，以儉為都護，儉見大師，太僕卿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

王方翼，并州人，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氏為姑所斥，方翼尚幼，執苦治生，遂為富家，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之，仆，就視乃朽木也，從妹為高宗皇后，拜庭州刺史，十姓

史維  
本之一百人十四

十

阿史那車薄噉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於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三姓相率兵十萬踵至，方翼大誅，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難虜謀為內應，方翼請偏賞，召會軍中，以夫受賞，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殺七千人，營外無知者，遣騎分道襲，囑等皆驚潰，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方翼大業河，無舟，一夜冰合，時以為祥，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鵝排法，張機健，力省而功多，百姓賴之，召見奉天宮，議西域事，賜食帝前，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言暑苦戰狀，帝視其創，吞嗟久之，賜養甚厚，妖賊自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平之，封太原公，阿

史那元珍人寇時庫無完燈方翼隨六板遣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奔駭遂贖之降桑乾舍利二部武氏除王后親屬忌方翼功多欲以罪去之未得也及程務挺被殺并坐方翼流崖州卒於道王子與南瑯以文學同時號三王天授初而以拔擢累官安尉因進對武后嘉之問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終散騎常侍

###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武邑人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頗利於磧口率百騎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馳殺數十百人頗利行去靖等至餘黨悉降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從

史

卷之十

十

應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磨沙州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風尼施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擊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獲鎧甲牛馬不可勝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謂知節曰賊雖走官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轡重於陣間賊來卽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進士無鬪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制關外之事副將乃欲專之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恒篤城胡人有來降者文度曰此降者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資定方曰此乃作賊耳何爲作叛及分財定方獨不取知節等還太宗悉下吏

史

卷之十

十

推定方伊麗道大總管復征獲魯出金山北擊處木昆部破之擄獨祿率衆萬餘帳降定方撫之發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命步卒據高嶺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麋戰三十里斬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整兵復進五弩矢畢衆賊衆降賀魯與數百騎西走定方命副將蕭嗣業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不能獲矣遂勒兵進至雙河與獨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結陣而行薄金牙山賀魯方獵定方縱擊破其衆數萬人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戍隄定疆界問疾收散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拜左驍衛大將軍那國公會恩結關都曼及疏勒朱俱波噶榮陀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定方率兵至葉葉水賊城馬頭川定方邀精卒萬人騎二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大敗走馬休城定方進攻之都曼面縛降獻俘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論陛下德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應嶺以西遂定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



匪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街尾鼓譟而進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其都城賊傾國來戰破之殺獲萬人乘勝入其郭有濟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追討其城次子泰自立為王率眾守隆子文思以泰擅立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定方料士登城泰開門降義慈降及諸城皆送款百濟平倭義慈降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資珍寶不勝計以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破高麗於沮江等馬邑山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撫定吐蕃吐谷渾辛年七十六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莊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南

薛仁貴

薛仁貴龍門人世為農夫仁貴將改葬祖父其妻柳氏曰高世之材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豈未晚也仁貴乃往應募會郎將劉君瑋為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保首馬數賊皆歸伏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地太宗命諸將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騰鞭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潰帝望見遣問白衣者為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授游擊將軍師還帝謂之曰朕舊將皆老欲獲驍勇付關外事莫

如卿者朕不喜得還東喜得猛將也高宗幸高麗山冰至夜衛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天子有邊安可離電登門大呼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曠野無名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若於賀魯部落得其家口者宜悉還之厚加資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為德也帝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詔仁貴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黃城新首二千級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於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於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主

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使其王阿卜固拜左武衛將軍詔副卿仁泰為鐵勒道總管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十求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懼皆降仁貴慮虜後患患坑之轉計破北餘家舍棄義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恩結多覽等部係於天山仁泰至乞降不納虜其家以資軍賊相率遁去候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遂騎萬四千挾甲馳絕大漠至仙導河不見虜糧盡而還人飢相食比入

仁貴虎十  
餘萬人可  
其言焉

寒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取胡婦為妾多納賄遺為有司劾  
奏以功見原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麗同善慰撫之泉男  
建寧國人拒弗納詔仁貴率師送同善至新城虜夜襲之仁  
貴出擊斬數百級同善至金山高麗進兵圍之仁貴擊虜斷  
其二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仁貴乘  
勝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請將以兵寡止之仁貴曰兵在善  
用不在衆身帥士超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勞海恩地  
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振遼海詔仁  
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公安  
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

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起為蜀林道總管復坐事貶  
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召見曰噤莫萬年宮微卿我且為魚  
且於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島海城下縱虜不  
擊以致失利此朕所恨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可圖功  
以贖前過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  
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  
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因遁去仁貴進  
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卒贈左驍衛大  
將軍子訥為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  
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  
衆人所仰以私一家執奏不與突厥授河北武后召對同明  
殿訥言魏虜馮基以臨陵王藉口今雖還東宮誠不堅信若  
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還左衛大將軍玄宗講武  
新豐詔訥為左軍節度時諸部失序惟訥與薛稷軍不動帝  
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漢見慰勞契丹突厥遠  
和數入邊訥請討之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程宣道  
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靡糧遠征恐無功姚  
崇亦持不可訥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餉因彼資糧  
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奪威四夷喜奇功遂聽訥言  
師至濊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為虜所覆盡亡其軍訥脫身

走崔宣道杜賓客皆斬。詔免官爵。俄吐蕃大酋金蓮延乞力  
於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誦白衣。擢羽林將軍。爲  
隴右防禦使。與王駿擊之。戰于武階驛。破之。追至洮水。又戰。  
長城堡。殺虜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器械不  
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誦大克乃止。拜左羽林大將軍。爲朔  
方總管。致仕卒。弟楚王。范陽節度使。子嵩。從安祿山爲亂。祿  
山死。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嵩迎降。懷恩奏爲  
相衛洛那節度使。方大亂後。人厭禍。嵩謹於奉職。封高平王。  
號其軍爲昭義。遷尚書右僕射。卒。贈太保。詔其弟。尊知爾後  
事。爲其將裴志清所逐。尋奔昭州。請入朝。乃分其地。以嵩族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太

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洛州刺史。嵩子平。年十二。  
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有知爾務。平僞許之。已而讓  
學。卽日以喪歸。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授鄭滑節度使。河  
溢。舉子東泛滑。距城繞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命  
副使裴弘泰往請。觀博節度使田弘正。繕民田所當者。易以  
它地。疏道二十里。以殺水勢。還瑤田七百頃。赴河南。自是滑  
人無患。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  
庭慶。開平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三千。  
往。刺史王履懷。餉阻惡。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爲帥。劫屯  
上萬。人薄州城。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

以奇兵掩賊輜重。賊還顧。遂大敗。餘黨降。平引謀亂者二千。  
人斬於堂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還尚書右僕射。封  
魏國公。在鎮六年。兵甲完具。賦役均一。以司徒致仕。卒。年八  
十。子從。爲汾州刺史。築文谷。澠河二隄。引水溉田。汾人利之。  
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樸  
爲賑。樸使僕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大將軍。

程務挺

程務挺。洛州人。父名振。洛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  
稱旨。帝怒。詰之。名振辨對詳明。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日  
在朕前。見朕詰責他人。變色不能自主。名振一見被讓。而吐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

辭不屈。奇士哉。拜平壤道總管。攻沙畢城。破獨山陣。以小擊  
衆。號爲名將。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  
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  
陳敗。詔務挺副裴行儉討之。伏念屯金牙山。務挺引兵赴之。  
伏念降。封平原公。稽白鐵余據平城叛。進攻綏德。詔務挺討  
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還軍于道。安撫大使突厥憚之。不敢益  
邊。裴炎下獄。務挺上表申治。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  
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突厥聞務挺死。  
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唐休璟

唐肅，字休璟，以字行。始平人。爲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君辦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休璟上疏曰：「豐州控河過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皆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軍慶，戎羯得以乘利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之。垂拱中，授靈州都督。休璟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討吐蕃克通。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趙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四

王

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其下皆貴臣內棄子弟，器甲雖整而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衆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賜宴使者。屢覲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進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訪楊再思，李嶠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會契丹入塞，復檢校幽營等州都督。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帝敕曰：「易之兄弟數人，禁闕非人。臣所宜顧加防察。」帝復位，授同中書門下三品。謂曰：「前日之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封宋國公。卒，年八十六。休璟儒者，號知兵，自矜

石路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北云。

張仁愿

張仁愿，下邳人。神龍中，檢校洛州長史。先是，賈敦頤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賢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代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追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祝。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四

王

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番威肅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百萬計。初，建三城，不置塞門，却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退守，以忤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塞門，說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景龍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致仕。

幸仁愿為將，號令嚴明，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當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

王陵

王陵，京城人，少孤好學，豪賊不受銜檢，擢明經第，遷殿中侍御史，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歸罪副將韓思忠，請誅之，陵以思忠偏裨，權不自已，其人勇智可借，固爭得釋，由是出為渭南令，授桂州都督，到南未放封州，崔湜使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道出陵所，陵故雷不遺利貞移書督趣，兩求曰：吾不往，勢且累君，陵曰：陵在，終不使君無罪就死，俄崔湜誅，幽求復執政，遷朔方副大總管，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王

臨洮，陵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之，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殺勿應之，賊大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然，陵為拔曳同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叛去，陵言突厥向以因涼，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德北風，何嘗忘之，今徒處河曲，使內伺邊鋒，是乃高資使為開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淡，此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襄陰，令朔方軍大陳兵，召衆酋，告以禍福，賞以金帛，且言南方麋鹿魚菜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

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肯助卒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勅陵將并州兵濟河討之，陵間行，卷甲趨山谷，遇雲，恐失期，誓於神曰：陵事君不以忠為天所祐者，當自當詞士衆無與，若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變成功，俄而雪霽，陵追及叛胡，獲級三千，遷朔方大總管，封清源公，玄宗以官人賜諸將，陵獨不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詎有常近開掖，臣子敢當之乎，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卒，諡曰忠烈，陵氣貌偉特，時謂之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信安王禕討突於幽州，言戰時士卒見陵應兵赴敵，天子嗟異，遣使祭其廟。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四

王

王義方

王義方，澠水人，舉明經，諸京師，客有從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因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之，不告姓名而去，尚書員外郎獨孤悉以儒術顯，義方引百家異同，連往悉，直出其上，直弘文館，魏徵異之，徵妻以夫人之姪，雖不取徵卒，乃娶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喜張亮亮抵罪，義方馳言安承道，兩海舟師持酒，屬請福，義方酌水書曰：忠而獲罪，幸而見尤，則維摩千屈，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者，是時盛夏，祲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贊爽，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選生徒，為

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跪立，人皆感悅。徙涇水，承亮兄子岐，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願以尸歸墓。義方以岐妻少，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以馬載岐妻，身步從之。既葬，岐妻歸其家，告亮墓乃去。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李義府縱囚，歸淳于氏，迫大理丞畢正義繼死，無敢自其姦。義方欲劾奏之，知必得罪，入請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不恨。」義方即上言，請下有司，糾治正義死狀。其法，通對伏叱義府下跪，讀狀。義府使佞帝信任之，以義方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不赴。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義方客買第，愛庭中樹，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債乎？」又予之。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四

書

幾其不貪，願此既死，門下員半千、何彥先、行喪家側，三年乃去。

員半千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比伍員，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為從父鞠養，轉通書史。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義方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間陛下封神岳，舉家焚香，冀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復孝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上報。

天子陛下何惜玉階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惟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廢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謫州半千悉發之，恒東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釋之。」俄舉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衆本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歷武功尉，厭早劇，求為左衛曹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今見之，境外事不足行，宜爾待制。」即召入閣供奉，遷弘文館直學士，擢正諫大夫，兼右監鵠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沈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件旨除檢州刺史，徙亳州，復徙新州。半千不願任，俗吏常飾以文雅，所至化大行。唐宗初，入為學士，封平原公。表丐骸骨，詔聽朝朝。半千上事五君，有清白節，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山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四

書

韓思彦

韓思彦，南陽人。授監察御史，巡察劍南，益州富人兄弟相訟，

累年不決思產物厨宰飲以乳二人悟舊情相泣曰吾等夷  
 孽不誠存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報訟奉使并州  
 有賊殺人遺刀而去醉胡拾刀汗其衣訊掠已服思產疑之  
 於是集童兒數百募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曰  
 有之乃擒問者推訊之果真盜太白者見訪帝修德答天譴  
 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御史能言得失卿乃宰相冒沒富貴  
 主何事耶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  
 產劾惟良處死武后為請乃免義府與諸武諸思產出為山  
 陽丞至官閤月自免去浪跡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  
 帝召問曰不見卿久今何官耶思產泣道所以然復拜御史

史錄 卷之一百八十四

美

出為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上元中復召見思產久去朝  
 儀客疎野屏志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義宗  
 勅思產見天子不蹈舞負氣執執不可用授朱為丞遷賀州  
 司馬卒子琬果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使之揚眉曰李  
 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拜監察御史  
 晚言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德女教  
 常不知任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  
 為名教所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本檢倍價抵  
 罪大理係伏仰言臣見司農議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  
 和市刻削名為市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關

安恒武邑人  
後武氏見  
而不怨

疑者十人今當逐者亡匿以免往者選司從客有禮今如仇  
 敵賈販往者官將代儲什物以俟其至今官交罷執符紛競  
 以校存亡往者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失業往者藏錫積果  
 相夸今相尚以匿貨示藏往者喪失飲闕今軍屯積年往者  
 召募人買其勇今差勸之闕宗逃亡往者倉儲盈衍今所在  
 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飲重役重家產已空  
 鄰伍牽連遂為遊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  
 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而  
 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才卓行者最能授官夫仕路太廣故  
 棄農商而趨之耕獵者少而衣食者多欲儲蓄有餘安可得

史錄 卷之一百八十四

老

蘇安恒

蘇安恒武邑人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官不與政事大臣畏  
 禍無敢言安恒上疏曰陛下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  
 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棄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李  
 潭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歲胡不傳位  
 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今河內建昌諸王以  
 親得封恐萬歲後非良計也退就公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

十餘孫無尺土封失輕重之宜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  
縱今尚幼宜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忌  
不能無感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上書曰天下者高祖  
太宗之天下有隋失御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內  
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  
氏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  
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食有人實忘子母之恩掩蔽元  
良懷懷神器何施顯而見唐宗廟大帝陵寢哉陛下何  
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  
則反器滿則傾者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

史

卷之十百八十四

宋

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  
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而用之以為不忠則斬臣頭  
以令天下不報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申  
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  
惡不然則神鬼為怨陰陽紛外陛下始章命動秉政權博選  
賢能天下以為明主暮年厭怠謹依纖結獄訟冤劇百姓不  
觀五品不遜天下以為暗君何肯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  
失也竊見元忠位居宰相廉直中正邪倭之徒疾之若讐易  
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位勢隆極指為獻肅先害事良  
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

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正言受戮虛死無益况賊虜方強賦  
歛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抵毀視隙為邊鄙  
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  
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為今計  
者莫若收雷屯之威解恢復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  
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常抑奪榮寵翦其羽  
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易之等大怨遣刺客邀殺之賴屈  
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節  
感太子之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唐宗立贈諫議大夫

薛登

史

卷之十百八十四

宋

薛登義興人天授中遷左補闕時遷來澄甚上疏曰比觀舉  
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  
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教誘為  
先雖文為後故俗尚長厚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國之榮  
等昔李陵降而隴西懸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  
日消利勝於名則貪暴滋扇夫冀缺以詩禮升而晉人知義  
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激世  
求士必觀其行故士必躬修為問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  
取放逮晉先門問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制李諤之言  
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以不典實得罪



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制進士等科。後生復相號就。其速也。時擬綴小文。名曰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實。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思。奏記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非彼知之也。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競相趨附。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斷無端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謂苟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問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覓官。得人加賞。自然賢才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貢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而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紫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貢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費門。服改。禮屬。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收熱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思。思伏於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觸為吳行人。

牧吳戰陣。使之疲楚。虞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之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解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漠。謂官庭賢於城郭。擅尉美於章綬。既安所習。是以不覲。觀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破散之餘。而能亡晉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都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稍掠苑囿。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義章而方由余。勅忠。日碑畫節之日。然臣猶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也。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武后不納。出為常州刺史。宣州賊蠻大舉亂。百姓流離。登嚴勅守備。合境以安。景雲中。為御史大夫。備薄能。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計。答曰。憲府中法。朝奏暮聞。可也。遂趙奉之。反為主所稱。出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致仕卒。李令貴。不知何人。為萬年令。有富商抵罪。令鞭撻之。驛馬都尉韋廉。教令費不從。要於市。帝召令。對至。左右為言。令實從。帝曰。罷是賊。非親。但以貨為請。權勢難重。臣守陛下法。而死。無所恨。帝釋之。韋后從弟也。

王求禮。王求禮。長社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瑯

飾侈靡求禮以為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瓊臺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輩以人負是以人代畜不報契丹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怯懦不進敗破數州去懿宗乃調華人為賊誑誘者數百族誑誘之求禮奏曰誑誘之人山邊更無良城郭不完為虜脅制耳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閉城不出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契丹陷幽州運鏡置之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停輟仲謙之人當奈何欽望不答既奏求禮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

史事

卷之十一 八十四

李

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璈曰秦漢皆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牧之后乃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之曰宰相獎和陰陽季春雨雪乃災也如以為瑞則冬月雷集為瑞雷耶及賀者入求禮抗言今陽氣值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莩亂華益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有司非聞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求哉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

柳澤解人耿介方嚴景雲中為右率府參軍中宗時皇后昭

客公主及姻聯數十族皆降墨勅授官號封及姚崇宋璟輔政曰罷斜封官數千員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獨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什旨者非攝養之方題訣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居賤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目進天下禍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進謬先帝豈盡先帝意耶陛下即位之初用崇等議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耶羣臣將燕飲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

史事

卷之十一 八十四

李

盛名也陛下何明於前而暗於後能棄既往之忠而不能去當今之佞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曾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成大尚待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怨者罰之惟陛下教察不報諸人訓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亂亂臣同惡政以貽成官以寵選言直者獲戾行正者見尤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廟於已危振黎萌之將溺乃今獨煩省循法明德舉萬邦

體樂室家皆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修其終夫驕奢起於親貴網紀亂於寵倖崇親貴則天下從制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提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耶驕奢之萌危之梯也謂福之耶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於耳謬於心者無連罰姑求之道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忠誠者賞之則忠誠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今諸官肇建王府復啟願米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為之庶

史綱 卷之十 百八十四 諸

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文修不逮臣又聞馳騁收服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走狗抑比宵人盛游數澤惟陛下誕降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頃章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人主威嚴天下就姑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受之太極寵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中宗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其大甚聞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鑒誠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惟陛下

體奢僭驕怠進機素行業以易其非心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不作無益不啟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唐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還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則心必亂矣慶立雕製饒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誦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魯臺康費支帝不忍象箸小物箕子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湯土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昭穆德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桀與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奢靡示四方哉

史綱 卷之十 百八十四 章

馬元常 玄宗稱善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範紀不能輔導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收獵豈宜弼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意解歷尚書右丞

馬元常 為元常安陽人高宗時為尚書左丞嘗密言中宮權重宜少抑之帝然之而不能用為武后所惡及稱制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以示百官元常言石妄偽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為麗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遣使脩州

已性溫厚  
未飽極人  
侯修不  
手馬能  
病于馬  
虛信存之  
而已

刺史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爲酷吏周典所陷下獄死元常  
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  
曰忠臣之門從弟元淑歷清漳潁陽始平三縣令與奴僕日  
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掠妻子分俸餘以給貧窮咸議其近  
名元淑曰吾性也不以爲苦中宗降璽書勉勞以付狀史官  
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

蔣欽緒膠水人爲吏部員外郎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  
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歟後  
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謂之曰朋友之

史緯

宋之十百人十

姜

過免未寃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欽  
緒姻家也自晉州被召欽緒戒之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  
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從吏部侍郎卒于沈乾元中歷陸  
渾益州咸陽高陵四縣令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葬沈  
賢令僕億當檢素得蔬飯足矣毋提其清也遷大理卿德宗  
出奉天沈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偽職沈絕粒不食賊乃  
釋之京師平權右散騎常侍卒弟清東京留守李愬表爲判  
官同死安祿山之難贈禮部侍郎以秩卑不及諡太和申吏  
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唐臨

史緯

宋之十百人十

姜

唐臨長安人爲萬泉丞石經因久繫方春農事與臨謂令可  
出因使就獄畝不許會令移疾臨縱囚歸與之約悉如期還  
遷侍御史御史大夫韋挺貴位班不肅後挺越次與江夏王  
范宗語臨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  
亂班挺失色衆皆悚然持節按獄交州出寬繫三千人遷太  
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詳明帝喜曰爲國之要在於用法  
刻則殘民寬則縱姦惟是折中以解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所  
斷者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其故對曰唐卿斷囚  
不寬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注其考曰形  
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廣州都督蕭齡之  
受賂當死令草臣議請論如法詔戮於朝堂臨言在學有八  
議王族殘於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臨之貴職復  
戾死有餘咎陛下以資故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人死  
非天子所以議之之意也臨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遷  
吏部尚書卒兄陵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授不爲限陵  
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云臨孫紹爲太常博士卒  
后清妃公主命婦墓給鼓吹詔可紹言鼓吹本軍容貴帝賜  
承應以爲警衛故曲有軍容賜賜爭石墜墜壯士怒之類  
唯功臣詔墓得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矣展於閭閻  
哉請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欲迎紹車后

非舊法

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祭紹興將欽緒以為非禮引正誼固爭又言此拜臣移厚葬以備人慕駭眩耀相矜下逮眾庶流宕成俗願按令裁損凡明器不許刻衛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為戲樂費以萬計傷化素禮不可示天下不從立崇講武驪山紹為典禮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應下金吾將軍李遵遠傳詔斬之時遵遠迎帝亦悔之還捨死於家

帝既怒無從下矣亦安可專殺李遵乎

張文璣

張文璣字稚圭武城人授井州參軍長史李勣歎曰稚圭今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四

表

之管蕭書所不及勣入朝文璣與屬僚二人偃送勣一贈佩刀一贈玉帶而不及文璣文璣疑之勣曰子無為嫌某尤嫌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玉帶其守約束若子之才無施不可焉川贈因極推引遷水部員外郎乾封二年拜同東西臺三品與勣同為宰相高宗造建業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焚鹿馬為區柝藏寶庫文璣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與造宮室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存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豎末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為減鹿馬數千兼大理卿能法平

恕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筭言嘗有少疾因相與齊詩願亟視事拜侍中諸因聞其惡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帝甚任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必問與文璣議否或曰未也則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璣卧病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屯兵未解新羅有叛復議出師二虜俱事臣恐長不堪其敵請息兵以德懷異俗詔可同列以堂饌豐饌欲少損之文璣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在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諡曰懿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滑州刺史洛陽尉卿涉殷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期萬石張家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四

表

史緯卷之一百八十五

唐書十六

列傳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避唐敬皇帝諱，以字行。舉明經，為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不忍杖罰，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眾共斥之。」訖代不辱一人。遷司刑丞。武后革命，畏大臣謀已，使周典來俊臣等置總監諸獄，捕將相大臣，俾相鈎連。楚掠慘刻，吏爭以周內窮詆為高。后輒勸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琅邪王冲遣家奴賈息錢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五

於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會冲坐逆誅，人告餘慶謀反，后命俊臣鞠治，以反狀問。有司讓餘慶更承昌教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冲付通書，合謀明其非，曰：「支黨誅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承昌教令，與冲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法者，原之。書曰：「職厥渠魁，律以逆意為首。」尊教文冲等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救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冲等是已。久已伏誅，餘慶非支黨，而何后意解，遂免死。時左右在廷陛者，皆縮項屏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毅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散葉，傳官已先物故，推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五

二

事使顧仲瑛請籍其家，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亡，則所因之罪自滅。詔從之。如此，復有者數百家。韓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各官尚書，舉行本等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諸公可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固請如法。有功曰：「俊臣廷陛下再生之德矣，詔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英為人講誣，有功爭之。秋官侍郎周典，効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免官。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問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皆兩然相賀。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驗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過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教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教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無以示信天下。后可之。有功上疏曰：「天下具有定數，比聽選者日多，謫賜公行，將謫諸路。先帝末年，人多逆節，物氣結斷，刑慘獄嚴，革命以來，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憐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奸，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關弗聽，叩鼓弗聞。使中其寬，正增其枉。願詔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凌詆。三司理屈，權塞不白者，皆許臺臣接驗，勃發奪祿貶勢，不踰歲時，可致刑折后

納之。資奉妻麗氏。其奴佈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象鞠之。當麗氏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季象劾有功黨惡。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注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出。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入。臣小過。奸生陛下。大德后悅。麗氏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司刑少卿。與山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過。后不問。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乃生之。何也。曰。君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以求苟免。有功治獄持平。守正執據。冤罔寤。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搜出斬之。有功題額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后覽詔免之。凡三坐大辟。泰然不受。故之亦不喜。后敬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少衰。卒年六十八。開元初。寶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奉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論之曰。昔辨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華命之際。周典來俊臣等掩義賊恩。有功守死明道。瀕死者數其賢於釋之遠矣。或稱其仁。起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震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武后幸嵩高。見融銘。破母礪款美之。及已封。詔銘朝觀碑。授著作佐郎。進鳳閣舍人。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言。周官九賦。其七日關市。以市縱淫巧。而關通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今江津河汴。列鋪率稅。檢覆稽圍。加以主司僥畧。遂取則商人。廢棄天下富遷。何苦為此。如有師典。貴賤雖估。算商旅。加斂齊民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降節詔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融為文華院。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委之。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會孫從字子又。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歲汲拾橡實以食。講學不廢。母喪。兄弟廬墓。手藝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事畢。奏攝邛州事。卒到闕。反欲并東州。從以書諭之。聞怒。從募兵城守。會開與高崇文戰。敗。邛州獲完。入為殿中侍御史。遷中丞。進尚書右丞。薦其兄能自代。人稱其公。王承宗請割德棣。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命從往。議者謂承宗狼狽。非單使可屈。從大魏州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從辭之。至鎮。集軍士宣詔。為陳道順禍。禍辭嚴義。正士皆感動。承宗至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相之。用事者求金。從不答。

用是不相長慶初領鄜坊節度部多神策屯軍驕橫更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是憚黨項互市類先遣主帥從獨不取而厚慰之老人悅服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衆度李德裕所舍惡之從求致仕除分司東都衆議不平宗閔懼授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使太和六年卒從得人心其下有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子慎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宗僖長年藥中踈而國嗣未定帝語宰相從辟敕忠無其端慎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怒不答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子胤別傳弟安潛忠武節度使王仙芝寇宋州時宋威屯曹州救之官軍數却安潛使大將

史集 卷之十 八十五

五

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斬賊二千級仙芝解去宋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謙麾下宰相鄭畋言今以兵悉界宋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其兵付以後有緩急何以使人勢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可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安潛更除弊政益賊衰息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誣以罪罷安潛分司東都安潛長於吏事雖位將相訟獄皆身聽之卒謚貞卒能子彥會咸通初爲徐州觀察使初僞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戊桂林三年一更至期請代彥會親吏尹戡貪不恤士復屯一年戡者怒殺都將王仲甫有糧料判官肥助爲將取庫兵剽剽衛虜丁壯合衆千餘自

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擊彥會命牙將田厚簡慰勞使都虞候元審伏甲任山館擊之助遣人詐言士思歸不能過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會斬之助陷宿州發庫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諜而過彥會料丁男粟賊或勸率衆奔兗州彥會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唯有死耳賊傳城彥會悉誅助家屬助衆四面架柴而入彥會見賊監軍使及官屬皆死始彥會治第鄆州引水灌池水忽化爲血液蜜爲人以供帶一夜風盡諸其首助平贈刑部尚書彥會遇害其吏路審中路守卒斂其尸賊將張玄稔降引官軍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之開南白門官

史集 卷之十 八十五

六

兵入因破助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前武城令許鐸客徐州助將以官不從彥會官屬被囚鐸清饋資糧詔擢石首令

徐彥伯

徐彥伯取丘人名洪以字行爲蒲州司兵恭軍時司戶韋愚舍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舍屬辭時稱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彥伯李嶠居首歷太子賓客致仕武后時大獄與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戒世曰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



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釋其交而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開元初卒

### 蘇味道

蘇味道，樂城人，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張錫坐法繫獄，錫氣象自如，味道徒步就逮，席地飲蔬，為備恐可憐狀。武后聞之，薄誚集州刺史，復同鳳閣鸞臺三品，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悞則有悞，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蘇模稜云。

### 周允元

史緯

卷之七十八十五

七

周允元，安城人，同鳳閣鸞臺平章。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允元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為過？」卒贈貝州刺史。李相贈刺史判史之重如此

###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問立本召訊，異其才，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其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悵然久之雲移乃去。」長史問仁基，每曰：「狄君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奉使岐州，有亡卒刺行人，官捕

繫窮訊之餘，黨紛然。仁傑曰：「是軍計窮且為患，乃明開首原，格縱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罪。」高宗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變。發卒數萬人，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避妬女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勸碑以頌。拜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所。止雷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豫州刺史。越王兵敗，支黨二千餘人皆論死。仁傑釋其繫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以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謹誤至此。」詔減死，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

史緯

卷之七十八十五

八

狄使君活汝，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江南有善政，然有諍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馬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諍者不願知，后嘆其長者。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章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使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下少憂，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默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以首觸柱，血流滿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寢地，仁傑巧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微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代

仁傑作謝死表以聞。后召問曰：「承反何耶？」仁傑曰：「不承反死。」答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著，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亦引去。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貞觀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

史集

卷之十 百八十五

九

忠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則恒代之鎮重。而遼州之備實矣。教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深入有顛蹶之慮。淺攻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不納張易之。嘗從容問曰：「安計？」仁傑曰：「惟勸迎盛陵王，可以免禍。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此何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盛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盛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姑姪。」

與子母執親。陛下立盛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人迎盛陵王於房州。正室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乃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項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同。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不能無感動。故卒復唐嗣云。突厥寇趙定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情危事迫。投跡大羊。以圖除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也。夫民猶水。建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已誅。部曲無數。事窮變生。流毒京室。今負罪之伍。潛東山澤。赦之則出不救。則亂。臣以為邊鄙警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國大者不可以小治。事詎者不可以細論。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無所問。詔可。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賜仁傑第一區。春禮卓異。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為賭？」仁傑曰：「請以臣之袍。昌宗之裘。后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於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李楷罔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舍樞殿。后大悅。二人本契丹李盡忠部。」

史集

卷之十 百八十五

十

景陽閣  
名臣民

神聖可畏

史籍 卷之七十八十五

士

將盡忠入冠精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貨死必感恩盡節可以圖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謚曰文惠太后信重仁傑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及卒太后泣曰朝堂空矣朕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仁傑所薦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潁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長子光嗣武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問后曰邪奚舉子果得其人次子景暉魏州參軍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其父

守卒

郝處俊安陸人高麗叛詔李勣為俱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驚駭處俊體胖方據胡牀食乾糲不顧密料精銳擊之虜遂卻拜東臺侍郎浮屠盧僧還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餌之處俊曰修短有命異方之制安可輕服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邏婆為祿州取靈鷲怪石

史籍 卷之七十八十五

士

歷歲乃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前鑑不遠惟陛下淺察帝納之選同東西臺三品帝親臨翔覽閣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册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以角勝處俊曰禮示童子無誑者恐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角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議謂非所以示雍和也帝遽止之還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各有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聽見於天下降災諸人背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皇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

朱敬明

朱敬明字少連亳州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明好學志尚恢博重節義急然諸除右補闕武后稱制天下流言遂開告密之法典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遂革命敬明上疏曰臣聞李

斯之相泰也。行中商之法。杜私門。張公室。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耳。故曰刻薄可施於進取。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當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皇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舍。速促柱者無和聲。自文明草昧。流言構譖。不設鉤距。無以服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械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今者正值通變之時。願遠鑒秦漢近考時事。下寬大之令。流噴湧之澤。塞羅織之禍源。掃朋黨之險迹。噴然使天下更始。豈不善哉。后然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閱其所修史狀。曰。雖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於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此古來聖君賢相所以各儆亂臣賊子。所以畏懼者也。后數召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敬則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得免死。易之繪武王恩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侍御史冉祖雍誣敬則與王同岐善。貶涪州刺史。既明非其罪。改廬州。及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

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貨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領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爲桂州都督。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二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嘗問羣臣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否。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韋氏干紀。臣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也。於是贈祕書監。謚曰元。兄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

王琳。字方慶。咸陽人。遷廣州都督。治號第一。詔賜錦綵。以著善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方慶爲相。子爲涪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后嘗求王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導珣雲首僧綽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后御武成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世閭。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

士人以爲榮。以老乞身。拜左庶子。封石泉公。卒。諡曰貞。孫備太子舍人。時有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議。備與太子庶子李景伯議。今天下諸州。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毀生非。毀幹弱。枝經邦。孰物之誼。願罷都督。置御史。以時按察。秩早任重。以制茲充。便絲是停都督。孫遂。潘青行。營糧料使。李師道。誅析齊爲三鎮。拜遂。沂。兗。海。觀察使。遂性褊刻。鞭朴踰制。盛夏治墻垣。程督修刻。每罵將吏曰。反殘賊人。人羞忿。裨校王弁。與役人謀亂。遂方燕弁。率其黨挾兵進。執遂。數其罪殺之。其副張敦實亦死。弁自知留事。帝拜弁開州刺史。行至徐州。械送京師。斬之。裔孫搏。昭宗時。拜同中書門

史

卷之十

五

下平章事。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事一決宰相。閹宦不平。外搆藩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其心。以御萬物。偏聽成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益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且有變。崔胤素忌搏。即劾搏爲中官內應。將危社稷。朱全忠因言其罪。賜死藍田驛。

韋思謙

韋思謙。名仁約。以字行。陽武人。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

之。答曰。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錄錄保妻子耶。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言。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鵠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屈已以狎之。故事。士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曰。班列固有差。奈何尚姑息邪。垂拱初。同鳳閣鸞臺三品。轉納言。致仕。卒。子承慶。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曰。自文明垂拱後。災眚未滿。歲率以罪去。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以大任。夫以堯舜。猶歷試諸艱。况庸庸者。可起處輔相。以百揆萬幾。界小人哉。不報。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附離流。嶺表。復授黃門侍郎。未拜卒。中宗召其弟相州刺

史

卷之十

五

史嗣立。會整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嗣立與承慶異。母少友。母每笞承慶。嗣立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爲均愛。世以此拜王覽。承慶解風閣舍人。武后召嗣立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以事朕。今使卿兄弟相代。拜鳳閣舍人。嗣立上書曰。頃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響。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辜。恣行楚慘。類自誣服。王公士人。至連連就戮。道路籍籍。咸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小則身誅。大則族夷。相緣共坐者。不可勝遺。彼皆報讐復讐。苟圖官賞耳。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勘鞠之際。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

前是而以  
托附為長  
也

輸忠聖代安可復得今陛下擢為宰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  
何乃前是而後非哉誠由誣陷與甄明耳臣恐往之得罪者  
多有此流則何時之免其數其眾伏願陛下廓天地之德施  
雷雨之仁取垂拱以坐罪無重輕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  
活恩則天下縣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意也長安中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  
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  
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臣請  
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大  
夫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中宗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五

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者聞乃升諸朝所擇悉而  
所歷漢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微幸比肩繼踵故文者  
治官則同邪賊奸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補授亡限員外置  
官吏因供承官勅資奉國家大事莫甚於此不聽嗣立與韋  
后屬疏帝詔附屬籍領其海營別第賜山陽鵠谷帝臨幸  
命從官賦詩制序冠篇封嗣立道遙公嗣立獻木栢藤盤等  
物唐隆初拜中書令韋后敗幾死于亂寧王救免之以定策  
立睿宗賜封戶為陳州刺史卒諡曰睿初嗣立代承慶為黃  
門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陸元方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五

飾觀寺又恩倖食邑者眾嗣立言今康緒耗竭無一歲之儲  
假遇水旱人須賑給不時軍興士待資裝陛下何以具之伏  
見常立寺觀累年不絕鴻侈繁肥務相矜勝大抵費常千萬  
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地祿開發銷蠹傷蠶卒之道法則  
乘貨之生人則損陛下豈不足思又食封之家日月殷眾同  
初功臣共定天下食封不二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百四十  
以上天下租賦在公不足而私有餘又封家徵求各道奴皂  
凌突侵漁誅責紛紜下民獲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逃  
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又言設官建吏  
以安人也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

陸元方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五

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象先曰。若然。帝何以得立。主曰。本以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象先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天子無過失。安可廢。主怒。更與寶懷貞等謀。主誅死。象先封充國公。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及羣臣稍集。帝麾之曰。助朕者。固否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帝詔象先收按無名者。象先悉焚之。帝大怒。象先頓首曰。赴府宗。與赴陛下。其忠一也。陛下方以存治天下。奈何殺赴難之人。故臣敢違命。帝舍之。時窮治黨與。象先密為申救。保全甚衆。人無知者。出為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固爭。以為當杖。象先曰。以不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五

七

驗。意當杖耶。宜從汝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第澄其源。何憂不治。邪。所至。民吏懷之。還。太子少保。卒。元方從弟。瑒。為西河太守。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率瑒至。殺之。而虎不為暴。

王及舍

王及舍。邯鄲人。隋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及舍父君鄂。說之曰。隋氏失御。豪俊共起。宜撫納遺。而保全之。觀時變。以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劫衆而興。但志殘剽。所過失望。竊為足下不取也。君廓謝曰。計安出。曰。非臣之險。可先取也。君廓從之高祖入關。與君廓來歸。拜大將軍。從太宗征遼。領左

屯營兵。與高麗戰。駐驛山。死于陣。贈邢國公。及舍襲父爵。為太子左奉裕。率太子弘。宴命官。臣擲倒。及舍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也。太子謝之。高宗聞之。賜絹百匹。以病致仕。契丹擾山東。推魏州刺史武后。勞之曰。逆虜盜邊。公雖病。為朕卧治可也。因延問得失。及舍陳朝政所宜。后悅。曰。聖寇末也。輔政本也。罷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之。及舍曰。俊臣凶狡不道。枉殺舍良。天下疾怨。不剝絕之。且貽禍亂。后從之。廬陵王之還。及舍請出外朝。以安羣臣。二張佑記。每侍宴。無人臣禮。及舍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及舍即移病。月餘。后不復問。及舍嘆曰。中書令可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五

七

一月不見。天子手遂乞骸骨。改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二。

李日知

李日知。榮陽人。天授中。為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寬平。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武后用。日知議。神龍初。為給事中。母病。取急。侍疾。須髮為白。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天元年。致政。日知將請老。不告家人。及治行。其妻驚曰。產業空。空何辭之。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求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日引賓客相娛樂。開元三年卒。

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從益州詔未下，欲即視事。符吏卒以示威，景佺曰：「公雖遷司馬，而州未受命，何急此數日間邪？」嗣業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擾亂一府邪？」叱左右罷去。既而徙荊州司馬。吏人散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人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治詔獄，時稱遇來侯則死，遇徐杜則生。改秋官郎，按員外郎侯味虛罪，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景佺曰：「陛下明詔文辨已定，待命於外，今以罪臣索明詔何？」宰相曰：「詔為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佺曰：「詔今無臺寺之異。」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五

主

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葉華示宰相以為祥。衆告賀。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漬即為災，故曰冬無沍，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黃落而繁復華，滑陰陽也。竊恐陛下政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理無狀，乃臣之咎。」后曰：「真宰相也。」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

裴炎

裴炎，聞喜人。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拜侍中。高宗不豫，太子監國。詔炎與劉齊賢、郭正一、於東官、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輔中宗進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

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后父

韋玄貞為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欲謀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太后命炎及劉祿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勸兵入宮，宣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欲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封炎、永清男。后已持政，稍自肆。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承嗣諷太后誅韓王元嘉。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五

主

等。炎固爭，后愈怒。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棄太后，出遊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徐敬業兵與后謀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復子明辟，賊將不討而解。」御史崔暹言：「炎有異圖。」后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壽味道御史魚承彥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相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籍其家，無餘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疾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時恨其妬功，且使國



并漢

何者有司  
代武之事

讀之無誤  
古人如此

先人四仙  
仙先獨不  
死其并分

史籍

卷之十 百人十五

重

家失信四夷。知其有陰禍。云睿宗立。贈太尉。益曰忠。元範義陽人。以夷故。流寓州死。夷從子仙先。坐流嶺南。上變求見。后盛氣待之。曰。夷謀反。當誅。尚何道。仙先曰。陛下唐家婦。身荷先帝顧命。雖臨朝聽政。當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遠宗室。夷為忠臣。而戮及子孫。海內憤怨。臣謂陛下宜還太子於東宮。罷諸武之權。不然。豪傑乘隙而起。悔無所及矣。后怒。命曳出杖之。長流瀼州。歲餘。逃歸。捕獲。流北廷。積財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為妻。妻有黃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詞候朝廷。舉。補閣李泰授言。云代武者。劉劉無疆姓。殆流人乎。今大臣流放者。數萬族。使之叶亂。社稷憂也。后夜拜泰授為考功員外郎。分遣使者。賜聖詔。尉安流人。實命殺之。仙先前知。以乘宅載金幣。賓客奔突厥。都獲遣兵追之。仙先與格。闕為所執。繫獄。會武后以流人已誅。畏天下非已。更遣使者。安撫十道。以自解。曰。前使使尉安有罪。而不曉朕意。置誅殺。朕甚自咎。今流人存者。一切縱還。繇是仙先得死。中宗復位。求夷後。擢范陽節度使。封翼成縣公。年八十六卒。諡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險惡。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

劉稹之

始不見此

史籍

卷之十 百人十五

重

劉稹之。晉陵人。父子異性。峭直。嘗面折僚友。李百藥曰。子。羅。羅。人。人。亦不憾。稹之少。以文辭稱。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嘗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儀鳳中。雁同中書門下三品。司門員外郎。房先敏。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竊味道曰。太后旨也。稹之曰。此上從有司所奏耳。后貶味道為青州刺史。賜稹之物百段。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之疾。移於腹心。可謂一體乎。稹之引咎於已。忠也。後私語恩閣舍人賈大隱曰。蓋反政以安天下。大隱以聞。后怒曰。稹之乃負我。垂拱中。或告稹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與許敬宗妻私通。太后遣王本立。勸相。使示稹之。稹之曰。不經以聞。豈何以謂之。故后以為把柄。使賜死于家。初。稹之得罪。唐宗以舊屬申理之。親友真其得釋。稹之曰。吾死矣。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之。是速吾禍也。臨死。為求謝上。請皇卿郭翰。覽其文。后惡之。脫其相。等。奉乘輪。為御史。讀老舌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明哲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唐宗立。贈稹之中書令。魏玄同。定州人。為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玄同言。選舉法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而禮誼衰薄。由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取人之道。有所未。

蓋也。天祚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幾至十不收一，取舍清素，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於一職，穆王以伯同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典賢，諸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皆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郭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凡才

史籍

卷之十一 百八十五

蓋

之故，鍾東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況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之手乎？又尸祇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繁視，疏情觀勢，怨怒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定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莅官者不可以無學，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一告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貴子弟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因謂之德進。夫早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實才，又驟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貪者止稍，穢富者餘榮肉，故當養廉，乏

人則磨策朽鈍以取之。太平多士，則選東冕後而使之。今選者很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从庸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愛賢，賢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卑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賢，而責所舉之廉，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則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同鳳閣鸞臺三品，遷納言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初狄仁傑督運太原，失米萬斛，坐誅，玄同救免之。河陽令周典未知於朝堂，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典以

史籍

卷之十一 百八十五

蓋

為沮已街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為長久計，后怒，賜死于家。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之曰：「丈人何不上變？」莫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時年七十三。

李昭德

李昭德，長安人。如意元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嘗神都昭德，規創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洛橋為水所隔，結治為難。昭德累石為柱，築其前，以殺水怒，自是無患。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且父子相承，終究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

請后遣昭德詣之。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  
姓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  
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  
下。今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而詣之后。  
曰。吾任昭德。始獲安枕。彼之忠勤。非而所知也。有人獲白石。  
亦文來獻。曰。此石赤心昭德叱之曰。餘石豈盡謀反邪。時來  
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昭德大臣。昭德奏思止誣罔不道。榜  
殺之。其黨為推沮。昭德執政久。頗專權。功曹參軍丘悅上疏。  
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強國。勤也。然出  
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卒用。憂死。  
向使昭王不悟。則霸業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  
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厭怠庶政。擢委昭德。委總  
權綱。而才小任重。氣強復悍。下民芻狗。同列聲威。翕習  
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救日。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  
德言不可。制又從之。夫人臣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  
不豫否謀。而盡可已行。方與駁異。是陽奉詔命。以示於人。歸  
美引咎。諱不類此。一切奏獻。皆承風指。臣觀其膽。乃大於身。  
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  
失授。况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積甍堅氷。須防其漸。大權一  
去。收之良難。果殺卿汪者。論數千言。述其專恣。風聞舍人達。

弘敏以聞。后由是惡之。謂姚璿曰。誠如所言。昭德固負國矣。  
貶南賓尉。召授監察御史。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  
俊臣亦下獄。同日誅。衆庶莫不寬昭德。而快俊臣。建中三年。  
贈司空。

吉項

吉項。河南人。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誓為易州刺史。坐賊  
當死。項往見武承嗣。言有二女弟。請侍王巾櫛。承嗣喜而迎  
之。女至三日。不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承嗣表  
貸其死。遷項龍馬監劉恩禮謀反。項上變事。后命與武懿宗  
雜訊。因訊引近臣巨室。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掠慘刻。  
以成其罪。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肅政臺中丞。項性陰克。  
敢言事。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項從武后游。  
苑中。乘間言俊臣狀。人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  
徐思之。項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豈賊也。何足惜。於  
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投項相州刺史。募兵禦虜。項辭不知。  
兵。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將死。封書付  
其妻曰。須年號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奉命事及  
突厥。至趙定。還。故后云。項至相州。募士無應者。詔以皇太子  
為元帥。應募日數千。項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耶。卿可為皇  
臣道之。項誦語于朝。謂武惡之。項性強敏。又善張易之。故后

此武氏不  
自太宗開  
名師子聰  
開狀項授  
古引今以  
對后怒曰  
卿所言朕  
既聞之昔  
太宗有

何為腹心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  
全問項計安出項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  
吾有不朽策願効之非止保身且世祚不絕易之流涕請教  
項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氏諸  
主非海內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此易  
言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知項教后知項為此謀召見  
開狀項授古引今以對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昔太宗有  
名師子聰衆真能制朕時侍側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  
鐵鞭二鐵錘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鐵錘其首又不服  
則以七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汚朕七首邪後太后思其言

史綱卷之一百八十五  
羊

張廷珪  
張廷珪字子安京兆人為監察御史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作  
大像廷珪言今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石為塔極  
治之金為像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填塞澗穴覆壓蟲蟻工  
員窮窶夫役疲勞飢渴所致疾疹方作僧尼乞食自贖而州  
縣督輸星火迫切竭資以充非佛家所謂隨喜也今天下虛  
竭若生彫敝宜先實府庫養人力召見長生殿賞賜之因罷  
役詔市河南牛羊荆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  
曰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相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

半羊踐暴百姓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買一入  
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至必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  
唐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無牛則  
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  
切要假令蓄滋不可射利后乃止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  
珪言自古革命務一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曆不移天地復  
主宜以仁化蕩有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  
罪詞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遷禮部侍郎景  
龍中宗楚客武延秀等封戶多在河南北詔兩道蠶產所宜

史綱卷之一百八十五  
羊

水足以蠶折租廷珪謂兩道股肱地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  
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材木  
銅錫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  
依貞觀故事準令折免詔可開元中大旱關中飢詔求直言  
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啟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  
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景龍先天間凶黨構亂陛下神武  
汛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明明上帝宜錫介福而頃陰  
陽愆候九穀失稔臣思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  
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  
日永保太和是皇天於陛下聰顧渙矣陛下得不奉若而寅

畏哉。或謂天戒不足畏。而水旱飢饉。則無以濟下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不可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奈何遽瓜其望哉。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奏。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大罪。當殺殺之。其餘小罪。或奪俸或收贖可也。士大夫服其知體。出為河州刺史。以太子詹事致仕卒。

### 韋奏

韋奏。京兆人。為揚州法曹。州人前仁壽令孟神爽。交通貴戚。吏莫敢繩。奏按治杖殺之。肅宗立。授鴻臚少卿。時改葬故太子重俊。益節閤及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奏言。王者賞罰所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五

辛

不加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讓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使屏新闢兵指黃屋。中宗御立武門。親諭逆順。太子據鞍自若。將眾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伏誅。太子乃遁去。帝見羣臣涕下曰。曩不與公等相見。其為危甚矣。以斷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因欲自立。則是為逆。此時韋氏弑逆未明。義未可絕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是初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晉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康。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閤。臣所未諭。願與議者質於御前。無使後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五

辛

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祿山表請。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舊將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萌。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吾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諭曰。卿等有疑。祿山意耶。見素及國忠流涕。陳祿山反明甚。因以祿山表置帝前。而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諭。見素乃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納。祿山反。從帝入蜀。陳玄禮殺楊國忠。傳呼曰。毋害韋公。肅宗立。與房琯崔渙持節奉傳國璽及冊。宣揚制命。帝曰。前十三載。朕已有傳位意。屬方水旱。左右勸我。且須豐年。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煩卿等速去。善輔導之。見

素涕泣拜辭。謁見肅宗於順化郡。肅宗見琯。虛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獨減。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璽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拜尚書左僕射。徙太子太師。命至蜀郡奉迎太上皇。致仕。卒。子諤。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死。軍不解。請殺貴妃以安眾。帝不忍。諤進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社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悟。賜妃死。軍乃定。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既死。不可往。野或請幸太原。或請還京師。紛然不一。帝心向蜀。難於出口。諤曰。今兵少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眾然之。遂至扶風。乃決西幸。終給事中。

韓思復

韓思復。長安人。永淳中。歲飢。京兆杜瑾。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貴之。對曰。人窮則溢。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以親喪去官。歸。薪自給。姚崇薦為司禮博士。遷潯州刺史。有黃芝五莖生州署。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萌。珥土木。遽興非憂物。值人意不納。讓王重福。謀反。有司勅嚴。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五

董

思復素所  
薦乃不附  
崇王人也

善思與王游。不自王謀。宜伏誅。思復曰。杜韋氏謀危社稷。善思前相府。言陛下必卽位。一蒙詔追書。發卽至。使善思有逆節。肯速奔命哉。詔百官議。多同思復。善思得免死。流靜州。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蝗。思復言。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罷之。玄宗出。其疏付崇。崇建遣思復使山東。按所損。思復還。以實言。崇又遣監察御史劉沼覆視。沼希宰相意。悉易故牒。故河南數州。賦不獨出。為德州刺史。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苛察。除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存。韓長山之墓。故吏廬。俱邑人孟浩然。立石。岷山子朝宗拜左拾遺。唐宗傳位太子。朝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盛德帝不聽。遷荊州長史。貶吳興別駕。卒。

宋務光

宋務光。汾州人。為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臣觀天下用與之際。有感必通。其間甚速。是以政失於此。變生於彼。願陛下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水旱。願備禦存乎人耳。災與細微。安之不怪。反禍變已成。駭

而國之猶水決治防。病雨求藥。尚何救哉。未幾。變應天。實繁人事。今者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心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困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救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以為既庶且富。試踐鄉間。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戍。婦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黠窮斯墜。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目。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顧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刑戮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教風。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

史綱 卷之十 百人十五

素

問太子者。君之武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以安社稷。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刊器鼎。可久假於人。祕書監鄭普恩。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刻木紫取銀黃。虧國典。悖天道。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不省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通。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釋雄與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人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之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息。封使傳驛之勞。不納。還右臺御史

卒

辛替否

辛替否。京兆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武崇訓死。主棄故宅。別營新第。修費過度。盛典佛寺。公私因。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闕其選。故實不借。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餘奉百姓餘食。委積無倉卒之危。垂拱無顛沛之患。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克於篋。何所規於無用之臣。無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家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

史綱

卷之一 百人十五

素

池築以樂之。可謂至重至愛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女。取三怨於天下。使將率不盡力。卿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將何所持。乎。向使崇訓賞同諸將。則有今日之福。無曩日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所由來。所以禍者。寵太過也。今棄一宅。造一宅。忘前悔而忽後禍。臣謂陛下乃憎之。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願謀之宰輔。為久安計。不使姦臣賊子有以伺之。今疆場危困。倉庫空虛。卒輪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

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貪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後今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人則不慈愛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能享久長之祚乎誠滅彫琢之費以囑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足豈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養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來而疏見在失其實而費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按知樹故豈忘親黨畜妻養孀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官壯麗川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之士猶尚不給况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三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庫度府庫百僚供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早相乘則沙門不能振甲冑寺塔不足賑飢饉矣帝不省廢宗立罷糾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管金仙玉貞觀替否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

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盡財用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國家所出日加所入口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譏謫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民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親叛衆離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壽終於內婦取譏萬代詒笑四夷此陛下所親見也何愛而不改之若法太宗之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之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殺荒於墊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法三邊何所輸而以百萬金帛構無用之寺觀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陛下在韋氏時切尚草凶今貴爲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貞觀時有營寺觀增道釋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乎往者中宗



之愛通女也。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復溫勸爲園亭。王徒本息  
義兵支號。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禍。今  
意二朝。得無言卿之徒陰使焉之冀。計誤骨肉。不可不深察  
也。惟陛下停典造。以須豐年。以所費之財。賑貧窮。實府庫。則  
公主福祿無既矣。疏奏帝不能用。然其切直。遷殿中侍御  
史。卒年八十。

李渤

李渤。魏中國公發之裔。與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別禦冠拒眾  
其妻怒之。是無婦也。樂羊拾金。其妻護之。是無夫也。乃撫古  
人婦高蹈者。以是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五

策

鴻及妻。圖象貴之。元和初。戶部侍郎李選。諫議大夫韋况薦  
之。詔以右拾遺召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就山敦促。渤  
上書謝曰。昔屈平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  
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曾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益榮。得無  
愧屠羊者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諭拾遺  
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之始見。爭先覩之爲快。  
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問善如不及。自卽大位  
已來。於今四年。凡所設施。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婦  
女小子。飽聞而厭道之。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歟。加有非人  
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疊梁

之凶。迎風而委伏。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生樂而  
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孟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揀於  
諸侯之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淡山牢關。而固拒其與孔孟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畜積。以補綴盛德  
之闕。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  
之議。必起於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尹。繼以符拾遺徵  
召。若不至。必更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  
拾遺公必不爲也。賢人斯進。善類皆有。望於公。公儻不起。使  
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升顯位。人庶不盡獲惠澤。其害  
爲不細望。審察而諦思之。務使合於孔孟之道。幸甚。渤善其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五

策

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  
西。上平賊三衛。一曰撫。二曰守。三曰戰。撫不成。不失爲守。守  
不成。不失爲戰。又上策。或新錄。復以著作郎召渤。遂起。遷右  
補闕。以直言忤旨。分司東都。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  
十五。獻權庫部員外郎。皇甫鎛輔政。務剝下益上。渤奉詔弔  
邠。士美喪。在道。上言。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閭鄉戶  
三千。今纔千戶。兖州縣大抵類此。推其敝。始於鎛。逃人之賦。  
如十室五逃。則均責未逃者。若抵石于井。非極泉不止。誠由  
聚歛之臣。剝下媚上。願下詔一切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  
農。夫農者。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又言道路不治。驛馬

多死。憲宗即詔出飛龍馬數百給畿驛。渤以峭直觸衆臣意，乃謝病歸。穆宗立，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請宰相蕭俛授文昌等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等考上下，不報。渤因請假滿宮領考功，請三品以上爲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以宿違朝廷制，請如故事，不聽。出爲江州刺史。度支使張平叔欲天下通租，渤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九百頃，若徇度支所欲，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三十年通賦，臣不敢奉詔。」請放歸田里。有詔賜之遷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羣臣立俟至頓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乃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曉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羣臣，羣臣皆布路跛倚，大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殺必生。小則爲早爲孽，大則爲兵爲亂。左右常侍職主規諷，今緘默不言，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以本官克理。」既使渤請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既奏訴者，加所坐一等，以絕言。越詔可，五坊卒毆傷縣民，卿令崔發救吏收捕，獲其一，乃中人也。達釋之，帝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發囚服坐雞竿下，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而折齒幾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見原。渤上疏曰：「縣令粹，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令罪在赦前。」

而中人在赦後，不實於法。宦人益橫，帝以渤爲黨，出爲桂管觀察使。桂有灘水，出海陽山，秦命史祿伐粵，鑿以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餉。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每轉餉，役數十戶，方濟一艘。渤醜浚舊道，鄰泄有宜，舟楫利焉。太和、中，拜太子賓客卒。

裴濟，開喜人，為起居舍人。方士柳泌為憲宗治金丹求長年，帝服丹中躁病渴，濟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其天下之藥者，常糞天下之福。自黃帝顓頊堯舜湯禹文武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者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存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剔祇內，復致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古所難及。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萬壽之永，今方士韋山甫

史記卷之一百八十六

柳泌等說以丹術更相招引，稱為陛下延年。臣謂士之有道者，皆匿名滅聲，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貽其伐哉？今之至者，非曰知道成求利而來，假飛鍊為名，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耻，述亡豈可信其術？御其藥哉？臣聞人者，食味別聲，破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半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託性酷烈，燒治積年，包炎產毒，秦漢之君，為信方士如盧生徐福，藥大李少君輩，皆詐請無成，事暴前，策禮君飲藥，臣先嘗之，父飲藥，子先嘗之，願以所治劑，俾其入服之，限以一歲，考其真偽，則無不得矣。帝怒，貶江

既以元帝為非而自貶之何也

陵令後竟以藥崩。穆宗立，泌等誅，遷刑部郎中。前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柏公成母至死，有司以死在辜外，論贈公成受賂不訴以赦免，濟議：「元衡非所部而擅杖，不可以贈論。公成取前仇家利母之死，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為汝州刺史。濟又使人至死後，為兵部侍郎卒。穆宗雖誅泌，其後復惑方士，有布衣張阜上疏曰：「神慮滯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捷耳目，以聲色敗性情。是以福慶用昌，和平自至。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用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可謂達見至

史記卷之一百八十六

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乎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以致大漸。此陛下所知，不可蹈前轍，致後悔也。今士民竊議而畏，作旨莫敢言。臣達殺之生，非以邀寵，願忠義人所可為。知而聞然，所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舉不復。高人

李中敏

李中敏，隴西人，拜侍御史。太和六年，太早，文宗詢所以致雨者，中敏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牛，婦大旱三年。臣為御史臺推四有華封，備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其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止流刑，宋申

錫位宰相直道正性。鄭注疾之。陷不測之幸。獄不參驗。銜恨而後。臣知羣冤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殆有由然。陛下斬注以決忠臣之魂。則天必雨矣。帝不省。中敏以病告歸。注誅選諫議大夫。為理隱使。言上書納隱者。有司審其剛。有不可輕。鄰之臣。謂致隱禁中。為下開冤塞之路。若有司先裁可否。恐非用。將得自申之意。請裁諸上。詔可。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侍安得有子。士良慙恚。中敏棄官去。開成末。為杭州刺史。卒。同時為侍御史者。李欽。李甘。注自邪卑入朝。李欽伏閤。劾鄭注內通敎使。外結朝臣。往來兩路。卜射謀謝。被斥去。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李甘倡言曰。鄭注何人。欲得宰相。白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六

三

麻出。我必壞之。貶封州司馬。河南楊牢有至行。甘未顯時。以善薦牢。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為趙軍所殺。牢自洛陽二千里。走常山。委髮藏骸。號伏賊壘。賊感其孝。以尸還之。冬。月。單縗往來太行間。凍膚被疥。銜哀雨血。行路為泣。皆以牢勉其子。踐操如此。未聞執事門。而奮顯之。豈樹風扶致意耶。問牢之曠喪。潞帥助其費。其葬也。潞帥贈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專之矣。即有解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於其後乎。其激叩自任。類此。牢後擢進士第。

武平一名

武平一名。以字行。后族子也。通春秋。工文辭。武后稱制。平

手一前不  
出此召亦  
不應至

一隱嵩山。屢召不出。中宗復位。徵為起居舍人。時天子柔暗。后淫亂。外戚權重。平一不欲斥語。言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一宗數侯。夫恩厚者。謗多。位高者。讒速。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先后從權。臣家以宗子。竊祿分封。今聖主復辟。宜退守閑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舊。高班厚位。遂起涯涘。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渥。一朝覆沒。遂無顯顯。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達時權。以全親親。帝不許。遷考功員外郎。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謂平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矣。崔湜張說。勸平一酬答。平一乃請問。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何人也。曰。慶父。叔牙。季友。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六

四

桓三子也。孟孫至。堯凡九世。叔孫至。舒。季孫至。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其子子孔等二人。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驪。子良。子國。子游。子甲。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有幾。晉平公楚靈王時。諸侯屬晉。若楚凡有幾。晉六卿齊楚執政。皆何人。日用曰。吾不知。若能知之。平一係梁始末。日用謝曰。吾請北面。問坐大笑。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平一見龍中宗時。數進規諫。而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

李义

李又趙州人擢監察御史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貨以贖生  
父言江南魚鹽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  
有限與其掠物不如愛民且養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  
制置廣學施之一朝膏之百倍若同所贖之資減方困之徭  
其多矣唐宗即位遷黃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責幸有  
求官者帝曰朕非有斬顧李又以爲不可耳開元初除刑部  
尚書卒然日蘇頌舉稱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憫而誰  
憫歟

賈至

賈至洛陽人父曾中書舍人玄宗幸蜀拜至起居舍人知制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六

五

詰帝傳位至當讓哥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辭今茲命  
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  
泣謝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請宗新得陝師貸其死使  
自効至諫曰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  
去榮以朔方偏裨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若貸去榮是  
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其傷蓋多律令者太宗之律  
令陛下不可以去榮小材廢祖宗太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  
師韋見素等以爲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開元以前  
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  
復鴻業去榮之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其可易之耶詔可遷尚

書左丞楊綰請依古制縣令舉廉于刺史刺史升之禮部  
詔有司參議至言自晉後遷使人多僑處今鄉舉里選取人  
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得設學館置生徒  
使任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時多同至議轉  
散騎常侍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未冠謁吳人顧況况見其文自失曰  
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第遷左拾遺李  
師道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子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  
太宗用嚴法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六

六

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拜左贊善大夫盜殺武  
元衡京都驚擾居易請亟捕賊刷朝廷耻宰相嫌其出位有  
言居易母墮并死而居易賦新井篇浮華無行出爲蘇州刺  
史再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  
好畋游畋饋虞人餼以諷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  
命居易持節宣諭布遣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方諭問旁午  
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已竭矣時天子荒縱宰相才下  
賞罰失宜居易雖遠忠不見聽乃乞外遷杭州刺史築堤捍  
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以病免文宗立  
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男二李黨事興乃移病除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拜河南尹進馮翊縣侯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  
五贈尚書右僕射直崇以詩弔之居易與弟行簡從弟敏中  
相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池種樹鑿八節灘構石樓香山  
自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為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為空  
門友韋楚為山水友劉禹錫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後與  
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  
仕時人慕之給為九老圖居易詩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之  
鷄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相輒能辨之初與  
元稹同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  
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居易自叙言關美刺者

史

卷之十

七

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尤為  
雜律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  
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武宗雅聞居  
易名欲召用之時居易以足病廢李德裕薦敏中文字辭類其  
凡而有器識召為翰林學士宣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  
裕貶敏中抵之甚力人皆惡之歷尚書僕射封太原公凡五  
年十三還竟項冠邊敏中以司空兼節度使帝愛萬壽  
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敏中以顥克選顥與盧  
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居外畏其讒自訴于帝帝曰朕  
用顥言詎相任耶顥左右取書一函示之悉顥所上敏中乃

安行次準州請將已破羌徙劍南西川節度懿宗立拜司徒  
同平章事數月以足病求退不許詔對別殿母拜右補闕王  
諡言敏中病四閱月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位之議帝怒  
貶陽翟令加敏中中書令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  
咸通二年以太傅致仕卒贈太尉博士曹鄴議敏中病不堅  
退而逐諫臣謚曰醜王諡珪之後裔

桓彥範

桓彥範丹陽人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占問不軌朱璟  
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首欲免之彥範曰昌宗包藏  
禍心測度天命推原厥情豈防事露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

史

卷之十

八

則候時為逆此凶醜之臣爰惑聖心既自歸罪尚與妖人新  
福禳解則志在必成初無悔意今而有之誠恐昌宗自謂應  
運天下浩然從之逆臣不誅懼亡社稷不納彥範嘗言大理  
人命所繫不可誆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  
以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中宗每詣北門起  
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敬暉李湛李多詐等  
率羽林千騎兵往東宮迎中宗討賊至玄武門斬關入士皆  
鼓譟時武后處集仙殿彥範等斬易之呂崇於廊下太后聞  
變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  
令誅之太后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已誅可還宮彥範進曰

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后乃辟不復言。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彥範上書曰。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自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夫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吉。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事。浚居官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說惑后妃。出入禁與。滑撓朝政。陛下當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分慢。君臣虧節。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久國。家者。其

史纂卷之十 百八十六

九

進善而素惡也。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今彥範左道亂政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昏瞶不省。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普思能為國子祭酒。彥範諫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處世南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使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皇后為帝寵。畏武三思與普思。朋讒彥範等。罷政事。加特進。封扶陽王。賜姓韋。同后屬籍。賜鐵券。恕十死。令朝朔望。出為潯州刺史。王同收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誅彥範等同謀。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貶彥範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表恕已。寶州司馬。

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三思榜韋后隱。獲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曰。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約狀。承嘉奏彥範暉。柬之恕之。玄暉謗誦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州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為讐家誣。請遣御史按實。大理卿裴談請即誅斬。帝嘗許以不死。遂流潯州。子弟年十六以上。請從。領外封承嘉襄武郡公。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納崔從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遂彥範縛曳竹。榜上。皮肉俱盡。乃杖殺之。年五十四。府宗即位。復官爵。謚曰忠烈。初二張之誅。東之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亦曰。

史纂卷之十 百八十六

十

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彥範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爾與天子自誅可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囚韋后。竊初權。同事者歎曰。死我者何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妾主。故吾爾武氏使自誅之。今日豈非天乎。御史李福。裴普預彥範謀。流番禺。殺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之。俱坐死。福業謝元。禮曰。子有親君。其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問者傷之。監察御史盧襲秀。坐與桓敬善。為冉胤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相敬已死。襲秀流涕。祖雍怒曰。彥範暉負國君。乃流涕。祖君下獄。諸弟無愛色。何邪。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暉。耳。今盡

殺諸弟則已如獨殺我恐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握其手曰  
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祖方慶太宗嘗引與議建康事方慶  
辭曰母老矣苟身歸養太宗不逼之也為彙城令卒季和貶  
儋州司馬自殺

楊元琰閩鄉人生數歲未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  
器遷荊州刺史張柬之代為刺史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  
革命元琰慨然有興復之志及柬之執政引為右羽林將軍  
謂之曰君頗記江上之言乎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封  
弘農公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請棄官為僧中宗不許  
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疑去胡頭豈不妙哉元

史糾

卷之一百八十六

主

琰多類似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臣身退天之道也我非空  
言者暉感歎而已暉等死元琰獨免遷衛尉卿睿宗立封魏  
國公數上書乞骸骨徙太子賓客詔太子拜之致仕卒年七  
十九諡曰忠元琰不在五王之列故附彥範傳後

敬暉

敬暉平陽人以誅二張功為侍中暉表諸武王者宜悉降爵  
繇是皆為公進暉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  
季昶勸收諸武暉亦力言之而彥範不從三思竊權暉每獨  
坐恨恨彈指流血徙瓊州為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  
諡曰肅愍

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人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孝廬燕與巢共乳母  
廬氏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姨兄平玄暉云子姓仕宦貧  
窶不能自存此善也若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此見  
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使出于祿廩則  
善如其不然何異於益乎汝今為吏宜識吾意故玄暉以清  
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不受私  
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武后曰聞卿改官今史設齋相慶  
此欲肆奸貪耳今還卿舊任復拜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玄暉雖秉權于弟仕進不許踰俸時稱重之后久疾宰相

史糾

卷之一百八十六

主

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暉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  
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恩納之以誅二張功為中  
書令后遷上陽宮顧玄暉曰諸臣皆囚人以進惟卿朕所自  
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拜博陵郡王罷政事流  
古州道病卒諡曰文獻子渙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  
道帝見渙奏對稱其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  
未復舉遷不至詔渙為江淮選補使渙收采遺逸不以親故  
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也出為餘杭太守遷御史大  
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榮結固寵渙論載姦邪子縱為汙



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勅李懷光奔赴。悉以財用佐軍資。懷光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渡。曰。濟者即賜之。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言懷光反。宜備之。及帝徙梁州。扈從不及。左右言縱素善懷光。恐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果至。授御史大夫。持大體。不急細務。獄訴責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官吏冗濫。時議併省。縱言兵興未息。朝廷頻詔錄勞。諸道敘優。目廣若停減吏員。非但優錄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可置矣。詔從之。遷太常卿卒。孫礪為河南尹。富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礪助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其妻詣日者楊乾夫卜之。乾夫內悅其色。且利其富。陽驚曰。乃夫不還矣。陰以百金賄媒者。誘娶之。遂為富人。徐州平。可久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其妻。乾夫大怒。詆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及礪至。可久陳寃。礪捕乾夫。并受賕吏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雨。獄決而霽。

### 張東之

張東之。襄陽人。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第一。授鳳閣舍人。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上言曰。臣接姚州古家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旣廚。以利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六

七

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歲貢王府。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遷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因以富饒。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於夷。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谿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谿。渡蘭谿。為他人。蓋議其食珍奇之利。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臣竊為國家痛之。宜罷姚州。隸萬府。歲時朝覲。同於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萬州屯兵。擇良吏以統之。於事為便。不納。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雖不足。以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年雖老。宰相材也。后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秋官侍郎。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東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既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及誅二張。東之首發大難。擢天官尚書。漢陽公。進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乞還。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六

七

襄州養疾授襄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鵲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閭境賴之魏辭王商不許流龍州憂憤卒年八十二謚曰文貞初易之等誅中宗稱猶監國告武氏廟時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納之詔書下是日開霽

袁恕已

袁恕已東光人爲司刑少卿與誅二張同中書門下三品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流瑯州爲周利貞所逼恕已素餽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情慙拘土以食爪甲盡不

史

卷之十百八十六

主

能絕乃擊殺之謚曰貞烈孫高德宗時爲給事中帝將起盧杞爲隄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幹劉從一曰杞矯誣陰賊使宗祏失守朝廷不責以法而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幹等不答命舍人作詔及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尊養羣臣願食其肉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已再赦矣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罔所餘也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顧問外廷并聽於民間若與臣言有異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之乃改授郡佐貞元二年帝以亂後關輔民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量地給牛

不滿五十畝者不給高言聖心所憂本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乃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贈禮部尚書文宗立詔錄五王後授以官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人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二張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三思不誅公輩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既而五王皆爲三思構死臨淄王誅韋庶人幽求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皆出其手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拜侍中賜鐵券免十死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幽求自謂有功於國志望

史

卷之十百八十六

主

未滿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意殊不平見於辭色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謀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誅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謀若不早圖必生大害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資帝懼列其狀睿宗以幽求屬吏劾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暉於峰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開元初進左丞相罷爲太子少保姚崇素忌之奏幽求讐快傲驕有怨言詔有司鞠治宰相盧懷慎等奏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貶睦州刺史憲宗卒贈禮部尚書

崔日用

崔日用滑州人中宗時武三思延秀宗楚客等權寵交結日用與之結納拜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修文館學士帝崩后專制日用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暉私謁臨淄王密贊大計王曰吾非為身計欲紓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勸天衆無不充然先贊制人遲則有後矣韋氏不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出為湖州長史日用入奏計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官時討之須藉衆力今既光臨大寶下一制書誰敢不從帝曰恐愛及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母承順顏色天子之存安國家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七

定社稷使姦宄竊發以傾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無所驚恐帝納之及事平權雍州長史進吏部尚書出為并州長史辛并人懷其惠吏民皆素服送喪日用才辯絕人敏於事機能反禍敗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位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反思之若芒刺在背子宗之襲封與李白杜甫以文學相知日用從兄日知殿中少監言庭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開歲錫林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商時謂尚書裏行

王珣

王珣河內人玄宗為太子游獵韋杜間休樹下珣以備服見請過其家太子許之及至蕭然貧陋久坐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異之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太子在潞州銅鞮令張暉家殖嘉寶客弋獵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官門郎珣預王同岐之謀亡命備書江都後補諸暨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故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殿下在內藩珣曰何謂殿下當今惟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瑛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故殿下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左右大臣多為之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八

下寒心也太子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為患日深奈何珣曰天子之存與於匹夫昔漢蓋主昭帝之姊自刎供養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昭帝猶以大義誅之今殿下有定天下之功公主乃敢私結大臣妄圖廢立可速召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以紓禍難太子悅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兼崇文學士太子受禪擢中書侍郎幽求謀謀先事誅太平公主待御史鄧光賓漏語幽求暉皆得罪太平公主謀有日珣入見曰事迫矣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謀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開關拒守珣從帝至樓

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等，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帝召委特異，陳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進見，閣中曰：「君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賜資接踵，或說帝曰：「王琚譎詭，縱可與，危不可與，共安天下已定，宜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稍疏之。拜御史大夫，巡天兵，以北諸軍除澤州刺史。歷九刺史，又改六州二郡。天寶時，琚為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閤門三百口，既失志，乃自放。在州與官屬小史會，飲譟博，藏鉤為樂，非徒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首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流落為恨。右相

史籍

卷之十

七

李林甫惡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發瑯琊，削封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南按其罪，瑚僭傳藥未及死，希夷經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瑚為中書侍郎，母自洛陽來京師，瑚曰：「爾家上世為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功，以諸佞取容，海內切齒。」希夷恐汝家墳墓無人掃除也，瑚卒不免太平。既誅，張暉召還為大理卿，封鄆國公，卒，年九十。

王毛仲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為官奴。毛仲幸臨淄王，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王討韋氏，守德從，而毛仲匿不出，事定，乃還主不之責也。與誅蕭至忠等，進補國

大將軍，內外開府監仗使，封霍國公。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惻惻若有失，見則釋然。毛仲於牧事尤盡力，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時蘭麥首畜千九百頭，以禦冬，畜有死者，皆之，歲得絹八萬。募嚴道契，僱千口為牧，圍檢勒，勿殺，無漏隱，歲獻數萬石。玄宗封用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小人志滿而驕，求為兵部尚書，帝不許。毛仲執鞅與李守德、葛福順等相倚，為姦。毛仲恃舊尤不法，中使至其家，受詔簡慢，位卑者或踞見，有迂意，即凌詈之。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國色，當生子，帝命

史籍

卷之十

七

力士賜資，授其子五品官。及還，上問曰：「毛仲善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它日力士等曰：『北門奴官皆毛仲黨，與不除之，必起大患。』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壯嚴挺之以聞。帝匿其狀，貶澤州別駕，殺之。四子悉貶惡地，緣坐者數十人。守德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之。守德命左右迎至第，親上食奉酒，其主流汗不敢當。守德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之，擢為郎將，坐毛仲貶嚴州別駕。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儀鳳中吐蕃寇邊，元忠

上書曰：天下有二柄，文武而已。今言武者先騎射，而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而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郢陵之奔陸士衡，論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矣。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際遇罕。懷琬琰而困風塵，慙慙之人，直視其貧賤耳。安知其方畧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謂用魏延，羣臣歎望，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漢文帝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才氣，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幸不任，乃遠想廉頗、李牧，此身為時主所知，而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伐吳，買克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之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觀此，則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之臣，得無有智如羊祜、勇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失職。夫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齊段季玄有言：用兵如擊蠶水，一致蹉跌，雖欲求止，安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王濞，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固以智為本矣。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畧，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其所來；言其所能，不言其所藉。若

陳湯召象，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拔士為相，餅箱不延，擢校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恐或未之思乎？夫賞厚則義士輕其死，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業石吐，養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雖陛下欲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入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聞陛下君臣生厚薄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不知大體之臣。恐賁勲庸，竭府庫，蓄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難徵，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及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前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人主病不廣大人

臣病不節儉，陛下欲為慈父而不廣，大斯日月一蝕也。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中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非積殺數百萬，無以為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當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兵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若其戰不顧死，則六法云：敵能闕之，取以知算，何愛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野，歛其頭顱，以為京觀，則虜聞官軍鉦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夫師行必藉馬

來諸先擊下阿元忠曰：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破賊博徒不知戰，且兵寡易搖，博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序遠乃引兵擊淮陰，破賊大敗，進擊敬業，平之。還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變。死者宗室子三十餘人，相枕藉於前。元忠曰：大丈夫行即此矣。俄有敕免死，傳辟及於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既而勅使至，宣詔流費州，復為中丞。歲餘，陷侯恩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詔復舊官。聖曆二年，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竭忠盡節，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之，會武后不豫，昌宗謂元忠謂司禮承高，說云：太后老矣，不若使太子為長久。太后怒，詔太子相王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廷賢，昌宗引張說為證，說初許之，將入鳳閣，令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譴，其策多矣。事有不測，環當叩關力爭，與子同死。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說至太后問之，未對。昌宗迫趣之，說曰：昌宗在陛下前，猶遇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此言。易之昌宗遂曰：說與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反而何？

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衣紫以耶  
官往賀元忠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曰明公居伊周之任  
何愧三品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舉相不使  
為伊周將何効焉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治之他日更  
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蘇安恒抗疏理之乃貶元忠高要尉  
元忠朝辭言臣老矣今向嶺南一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恩  
臣之時時易之昌宗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王  
陵欲為申理宋璟曰魏公幸得全子今復觸威怒得無恨俱  
乎陵乃止太僕崔貞慎等出饒元忠易之詐為告害人宋明  
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曰事皆  
實畧問連以問懷素諸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  
但據狀鞠審安用告者懷素奏貞慎等實無反謀太后怒曰  
卿欲縱反者耶對曰元忠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  
誣以為反臣實不放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  
况元忠之罪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以禮相送者乎太后  
意乃解中宗復位拜中書令封齊國公安樂公主請廢太子  
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為皇太女則國祚  
當何名乃止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幹上書言其  
惡帝榜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被族元忠無所言陳郡男王

中宗可取

表楚客以書規元忠元忠大慙謀誅三思會節恩太子起兵  
元忠與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趨關下元忠子太僕少卿  
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舊使從戰敗被殺元忠大言曰臣見誅  
賊謝天下死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為恨耳宗楚客紀處納請  
夷其族中宗不聽元忠不自安致政事及國封部以特進齊  
國公致仕楚客引姚廷筠為御史中丞奏元忠反狀貶樂州  
司馬楚客復遣楊再思奏元忠逆黨不宜處內地監察御史  
表守一同請行誅貶務州尉守一又言天后嘗不豫狄仁傑  
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其逆久萌帝謂宰相曰守一事君不  
忠豈有上少疾遂與再思論元忠至滑陵卒年七十餘贈尚  
書左僕射諡曰貞元忠始以書生見高宗既出帝目送之謂  
薛元超曰真宰相也  
韋安石  
韋安石字寬會孫也久視中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二張及武  
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  
等博塞后前安石奏商等賤類不當殿殿上顧左右引出東  
宮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之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  
為不及退而告人曰韋公與宰相還中書令封便園會加特  
進侍中唐宗立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因其婿  
唐駿邀安石安石拒之帝一日問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

胡不往對曰太子仁壽天下所稱且有天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豐然曰卿勿言朕知之還尚書右僕射詣守東都從蒲州刺史太常卿姜皎有請亮髮不從皎弟晦為中丞諷御史劾之貶河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時盜沒資財詔籍其贓安石數曰祇須喪死乃已發憤卒贈左僕射諡文貞子陟與弟斌杜門不出者八年親友更相勸諭乃調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除吏部郎中陟長於鑒裁故事取人以試日為高下陟許自言所長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李林甫出為襄陽太守遷河南採訪使判官員錫書訊覆支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七

此篇同類

服馬侍兒閣童列左右常數十所居伴於王官窮治饌膳擇膏腴地墾麥以鳥羽擇米每食庖中所餘餽直萬錢安公侯家雖極水陸會不下筋以五采為膳使侍妾主會裁答陟授以意文義通達字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采雲時人慕之號郭公五雲體家法修整家僮雖多應門賓客必使其子元主之諡忠孝顏瑱卿以為不宜斌拜銀青光祿大夫時陟守河東而從兄山為右金吾衛將軍子紹為太子少師四弟同時列戟衣冠罕比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皆振裾更立斌不移足雪其幾至釋終不失容祿山陷洛陽為賊所得憂憤卒紹太常卿顯慶中許敬宗言籩豆以多為貴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籩豆登俎皆一小祀無登諸可開元二十三年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詔禮官學士議紹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郊與爵客止一合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曰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特用百有二十真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祭與賓客豐省不同舊矣有司所承一升爵五升散禮宗廟貴者以尊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資儉諸禮立宗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加焉紹請室加籩豆各六以新果珍饗賓之制可又詔服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紹言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七



虞從同葬  
總不宜和

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夫  
外祖之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舅母無服不如同  
舅有所未安外祖小功請進至大功姨舅皆親服宜等請進  
舅至小功堂姨舅降親舅從母一等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  
免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謂之九族田近及遠差其輕重因  
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不過總外祖父  
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  
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  
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  
士則知尊稱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

史籍卷之一百八十六

五

究天道厚祖禰繫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其  
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爲人後降其父母  
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  
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士殺之  
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  
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  
於會祖服不得過會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  
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會祖若爲  
之服則外會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  
功則外會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薄親厚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五

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數則堂甥外會孫姪女之子皆當服  
聖人豈薄其骨肉愛哉蓋本於公者未於私義有所斷不得  
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如是則禮繁矣帝手敕曰議既爲  
舅服小功則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宜祖  
免傳曰外親服皆總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復爲外會祖父  
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意也若爲今高宗上元  
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祫公羊五年再殷祭  
二家外互諸儒莫能決大學博士史玄議曰春秋僖公三十  
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  
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明年當禘羣廟又宜公八年禘後禘  
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六年禘八年  
禘昭公十年齊歸僖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  
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官是也至十八年  
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有事於襄官是也則  
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唐宗喪畢祫於  
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祫祭七是歲禘祭四月已禘孟  
冬又祫祀禮最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禘五年再  
祭終太子少師安石族人巨源附章后爲宰相陰導其行  
武后故事帝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竟爾禘正  
平諸章爲亂軍所殺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人以字行少有大志為太學生家產資錢四十萬會有親服叩門自言五世未盡元振怒之不同其名氏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更奇之索平日所為文元振上寶劍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授右武衛參軍進奉宸監丞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分十姓之地以元振克使因規虜情還上疏曰天下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契丹皆和附是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六

三

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憂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部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撤欽陵四鎮本拒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今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吐蕃倦於衛戍咸願和親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誠能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

召吐蕃是  
開門揖延

常拒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太后從之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卒誅欽陵其弟贊婆等來降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乃於南狹口置和戎城北積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屯田廣潤四緣易粟數十斛支給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立碑頌德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願和元振仰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東刻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能勝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三

元振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固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勞不意元振自來乃托言奉迎元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為期數日助喪事娑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拜元振金山道大總管關張忠節與娑葛相侵忠節兵敗元振請召忠節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從之忠節至攝仙城經畧使周以悌敕以重賂宰相無入朝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忠節勒兵擊于闐下之遣人賁金資分遺宗楚客紀處訥欲就其謀元振上疏爭之不從楚客等請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安撫忠節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

安西忠節與嘉賓會于計舒河。安西兵奄至，禽忠節。後嘉賓及呂守素、牛師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未發。楚客復使周以佛代元振，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安西。安西遣元振書，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忠節金，欲擊滅我，故懼死而闕請斬楚客等。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之。元振使子鴻問道，秦乞雷定西土，會以佛得罪流白州，乃赦安西。唐宗立，召為太僕卿。西安酋長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八百里。城中爭具盛饗歡迎。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定遠城，以為行軍計集之所。二年，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玄宗諱太平公主，唐宗御承天門，宰相皆走伏。獨元振總兵，扈衛封代國公主。宗諱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以軍容，不整。引元振至，轟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免。死流新州。開元元年，為饒州司馬，道病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國初以來，宰相親具者，唯元振也。

李嶠

李嶠，字巨山，贊皇人。為給事中，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等獄，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忠復、張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為異。嶠曰：「知枉不申，是見義不為也。」竟明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授鳳閣舍人，時置右御史臺，察州縣。

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尚疏，法象宜簡，簡則法令行而不煩，煩則收羅廣而不苛，碎伏見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勅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數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難哉？此非限於職才有限，力不逮也。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才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按察，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夫朝廷萬機，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而傳驛可減矣。請率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為之限，客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其身到屬縣，過問里胥察盜，說來訪風俗，然後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修，比他吏相百倍也。按劾回庸，料擿隱欺，比他吏相十倍也。陛下誠妙擇能者而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曰：「造像雖俾浮屠輪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頻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施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欺，嶠坐附會，貶豫州刺史。遷吏部尚書。嶠欲藉時望復宰相，奏置員外官，數千，史既很多，府庫虛耗，及還中書令，乃上言其失，以蓋向非

中宗以嶠任宰相。乃自陳失政。句罷官。手詔詰護。嶠惶恐。視事。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特進。睿宗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密奏。相王諸子。不宜爾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味順逆。然為當時謀。大快非其主。不可追罪。貶滁州別駕卒。嶠與王勃。楊炯。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 蕭至忠

蕭至忠。沂州人。為監察御史。李承嘉為大夫。讓請御史曰。彈事不啻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則勅大夫者。又

史

卷之一百八十六

蕭

誰白哉。承嘉怒。飾慝太子。敗死。宗楚客等。使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其謀。帝欲拔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乃不能容一弟。而使人羅織之手。帝乃止。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令。時楚客懷姙。值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傍自安。無所附。正至忠。獨不說。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愛我。韋后為其弟。洵求至忠。賜女。其婚至忠。又以女妻后。皇子崔無敵。兩家婚嫁。帝主蕭氏。后主崔氏。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出為晉州刺史。至忠美風采。然愛道。大臣來朝。見至忠。遠避。畏伏。謂人

可

曰。是立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附之。復拜中書令。封鄴國公。至忠預太平逆謀。太平敗。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外示方直。而內無操守。觀時輕重。為去就。為御史時。桓彥範等引重之。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為宰相。及韋氏敗。發韋洵墓。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朱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朱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至忠妹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欽緒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夫至忠性不喜賓客。生平俸賜。無所施遺。及籍沒珍寶。不可勝計。玄宗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謂高力士曰。

史

卷之一百八十六

蕭

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故驟用之。力士曰。彼不啻負陛下手。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節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

### 盧藏用

盧藏用。范陽人。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山。長安中。為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謀流驪州。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功。遷令州長史。卒。藏用以俗徇陰陽。拘畏。為折滯。論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費功。不禱祠而福。世以為知言。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觀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怒。弟若虛集

賢院學士多才博物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職方辛怡謀謂之癭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癭鼠豹文而形小一生驚服

### 趙彥昭

趙彥昭張掖人爲監察御史中宗時有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至之力也玄宗時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其惡貶江州別駕卒

### 和逢堯

和逢堯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願助天子和任百度有司議之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干湯今天子聖明百司

###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堯

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十餘年舉進士第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往報默啜遣額利來言曰詔送金饗具鞍乃塗金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恐未實請罷和親逢堯曰漢重女壻其送鞍具欲安且久非以金爲貴也可汗乃貪金而棄婚邪默啜因備禮見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恩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衛風慕義襲冠見以取重諸蕃默啜信之歛髮服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擢戶部侍郎坐黨太平公主貶朗州司馬

### 姚崇

###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六

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典來俊臣等教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令近臣臨問皆手書不寬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爲功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逆酷吏之意哉彼問不承則重捶其慘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臣以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靈武至却東之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事平封樂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王公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皇帝泣時邪惡公禍由此始崇曰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府宗立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太平公主于政宋王成器等分典禁兵崇與宋璟諸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一人心主怒出崇爲同州刺史玄宗講武新豐牧生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崇至帝方獵渭濱問崇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延陟爲樂張保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進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未忘也帝以俱獵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各天下事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于治先設事以堅帝意乃陽不謝帝怪之崇

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伋冒禍、憲綱得以能倖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雜亂、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分、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爭臣沮折、臣願羣臣得直諫、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

東華 卷之一百八十六 崇

平漢氏祿莽國家武韋皆亂天下、臣願以此為鑒、戒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崇言、僧尼冒濫、沙汰歸農者萬二千餘人、嘗於帝前序次、即更、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帝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有子姿、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次相盧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自喜、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崇言詩云、乘彼蠹賊、付畀炎

火、漢光武詔曰、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除蝗詔也、請夜設火、為坎其旁、且焚且瘞、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蝗不克、而害愈甚、崇曰、今坐視其食苗、忍而不救、為修德乎、乃縱捕、議者猶不止、崇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泰有蝗、草木皆盡、牛馬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克滿捕之、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蝗害遂息、崇病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崇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帝以問崇、崇

東華 卷之一百八十六 崇

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歲久枯木、自有摧折、但壞與行會耳、陛下以百姓輪陶告勞、因幸東都、不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如期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誠大孝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車駕遂東、九年、本年七十二、謚曰文獻、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精然、玄宗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勝數、崇罷、元職擇百官、皆當其材、為同州時、張諱以素憾、詆趙彥昭劾之上、不聽、又使殿中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

誰岐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岐叩頭服。及崇當朝，說潛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見問之曰：汝足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大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及崇病，戒其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及後來，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張若顧，即致之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鑄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來索碑文，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說果至，悉如崇戒。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有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

史錄

卷之一百八十六

聖

時成歲，崇之功全，數日後，承索原本，欲加刪改，請于引使，看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說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中才之不及矣。說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崇，知古攝史部尚書，出知東都，姚崇二子在洛，恐有請託，知古以問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手，皆安在？對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此德臣而請之，帝於是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法而延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宋璟

宋璟，邢州人，舉進士中第，遷御史中丞，有飛書告張昌宗兄弟引相工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矣。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答。姚璩傳詔令璟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命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之，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令第一人請上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時以易之等內寵，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普果謂璟曰：公奈何以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爲卿耳，若非其家奴，何耶？之耶？有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

史錄

卷之一百八十六

聖

璟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既而詔副李嶠使虜，璟言虜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冀璟出則勅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遣客刺之，有告璟者，璟乘小車舍他，所以故不得發，神龍初，遷黃門侍郎，京兆人韋月將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爲逆亂，三思諷有司論月將大逆，不道中宗命斬之。璟請推按，帝怒不及整巾，展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耶？璟曰：人言中官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帝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誅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帝乃流月將於嶺南，出爲杭州刺史，府宗立，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將不利於東宮，璟與姚崇奏

出公主諸王於外帝貶璟楚州刺史玄宗初爲廣州都督遷  
吏部尚書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嶧谷以馳道隘命黜河南尹  
及知頓使官璟曰陛下始巡幸卽以道不治罪二臣由此相  
飭後必有受其敝者帝建命捨之璟謝曰陛下以怒責之以  
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出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  
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封廣平公廣州人爲璟立遺愛  
頌璟言頌所以傳德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  
故爲溢辭請詔停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詔璟按其獄梁山  
詭稱婚集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天下所同狂  
謀幸起非慮所及知而不假是爲預謀貸而弗知何罪之有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六

聖

十七年爲右丞相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  
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於尚書省東堂帝賦三  
傑詩自寫以賜之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  
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  
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牙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  
而小臣不得爲讒譖至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  
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  
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璟  
爲相欲復貞觀之政請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從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

才畧文詞璟以二人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引進則咎悔必  
至若棄捐則才用可惜除渝峽二州刺史王毛仲有寵百官  
附之毛仲嫁女上問所須毛仲頓首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  
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  
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詣其第既日中衆客俱至未敢舉  
箸久之璟乃至二十年致仕居洛詔賜金祿乘輿東幸璟謁  
道左詔榮王勞問遣使賜藥餌卒年七十五謚文貞矣厥拔  
曳固冠邊侵九姓乘勝輕出九姓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  
其首自謂必厚賞璟以天子方壯恐後干寵者爲國生事抑  
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忿不食死後張嘉貞爲相  
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六

譜



史稿卷之一百八十七

唐書十八

列傳

蘇瓌



蘇瓌字昌容，咸陽人也。擢進士第，爲同州刺史。時士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流入北縣旁州，更相隱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闕正，盡一月止。使奸匿無所容。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塔廟，瓌以爲糜費浩廣，雖不出國用，要出自民產。今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著僧尼常員數，缺乃補。拜侍中，留守京師。

史稿

卷之一百八十七

鄭普思以妖幻爲祕書監，支黨徧岐隄間，相煽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其妻以左道得幸，幸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固爭不可，中宗未決，司直范祜忠曰：「瓌爲大臣，不能誅逆豎，而報天子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瓌，使射魏元忠頓首曰：「項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乃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賜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奉獻燒尾，帝崩，遺詔韋后臨朝，相王輔政。宗楚客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

是

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睿宗卽位，遷爲僕射，罷爲太子少傅卒。諡曰文貞。子頊，字廷碩，一覽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爲程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也。」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頊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端，輕重無差。書史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中書侍郎，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頊始。時李久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號蘇李，今朕得頊及父，何愧前人哉？」襲許國公，吐蕃寇邊，請將數敗，帝怒，欲自將討之。頊諫曰：「兵法

史稿

卷之一百八十七

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發將謀臣乘機出戰，則吐蕃自摧破，無待躬致天討也。岐隄凋弊，積年供億不貲，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殘民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難往後來，敗不相待，勝不相讓，若大軍臨邊，鳥驚獸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在冠場，不能無憂。三也。自古天子無親將，唯黃帝五十二戰，蓋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漢視高居，制禮作樂，何至厭天居，祗金津爲一日之歡？今吐蕃連年，他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尊爲之敵，雖朝服夕飮，未可以奪四夷，安足以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益牛馬，米糴穀，焉邊

人其罪有原。臣等太師一出，虜情很順，率連北狄人并州犯。靈夏南動，京師不靖，雖制勝為策之上者也。會詳納太破吐番，帝止不行，詔立靖陵碑，命頤為碑文。頤曰：「前世帝后朱書立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若番當立，祖宗諸陵皆須營立矣。」不納。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頤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頤，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頤更申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節度劍南，詔收山澤鹽鐵，自贖頤尚簡靜，重典力役，即募戍人輸糧直，開井置鹽，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資見糧。皇甫洵使蜀，徵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頤不與。上言市取不急，非陛下贍軍費意。虜州蠻直院與吐蕃謀入寇，使其間謀將吏請討之，頤不聽。移書付其廉，還曰：「毋得爾。」直院懷阻，從封泰山，詔製朝服，壇頤。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曰：「貞觀末歲時，大臣薨，輟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故禮部尚書頤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啜，竊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廢朝以明君臣之誼。帝曰：「朕意也。」即日輟哭，洛城南門贈右丞相，謚曰文惠。自景龍後，頤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

史記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八

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可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李德裕曰：「近世詔詰唯頤敘事，外自為文。」

張說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魏元忠，說廷對忤旨，流欽州。中宗立，遷兵部侍郎。睿宗即位，玄宗為太子，說與褚元量侍讀，甚見親禮。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睿宗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禍塞矣。帝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暉為宰相，以說不附，已出為東都留守。太平懷逆，說以佩刀獻玄宗，請上制斷至忠等。詠拜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為潑寒胡，至是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用泥押水，盛德何觀。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說與姚崇不合，出為岳州刺史。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素與蘇瓌善，時瓌子頤為相，因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頤覽詩，嗚咽，因陳說忠勳，不宜棄外。遷幽州都督。

史記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八

入朝以或服見帝大喜授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齊稿即軍中論議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爲朔方節度大使慶州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禽之俘獲三千請徙河曲六州殘胡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時邊鎮兵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帝未決說曰邊兵雖衆請將自衛營私耳制敵不在衆也時衛兵貧弱逃亡畧盡說請一切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隸諸衛番更上下所謂騎騎者也進中書令說倡封禪議詔與諸儒草其儀說裁正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

史

卷之百八十七

五

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頌刻之泰山以告成功宇文融李林甫奏說罪惡帝怒詔源乾曜崔隱甫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截耳鳴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庸鵠家人以瓦器饋說粟鹽蔬憂懼自割力士還奏且言說有功於國帝憮然僅罷中書令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乞停右丞相不許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悉說復用巧文詆毀帝令致仕十七年爲左丞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師諡曰文貞說有才智而好賄帝在東宮所預祕計甚衆朝廷大運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作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及謫岳州

詩益棲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帝欲授說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柙中宗崇麗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寔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者以道德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稱其得體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說爲修書使以總之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輩無益於國徒糜費請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或與土木或尚聲色今天子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生之言何不達也子均頃頃均兵部侍郎自以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均爲刑部尚

史

卷之百八十七

六

書生弟均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見苗晉卿晉卿解之帝亦以說有舊勞免死流合浦均尚寧親公主玄宗眷之厚卽禁中置宅待上作文章珍賜不可勝數均均供奉翰林均以此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姪耳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贊禮舉止都雅帝喜之因幸內宅謂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未對帝曰無易吾弟均頓首謝貴妃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詔高力士餞之力士歸曰祿山內

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必張垆告之。帝怒。逐其兄弟。均守建安。垆爲盧溪郡司馬。垆自給事中爲宜春郎司馬。咸中召垆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就至者。力士曰。張垆兄弟。世以恩威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幸相望。而陛下不用。又爲祿山所器。必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之。且問均垆安在。垆曰。臣之西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張垆力士曰。吾豈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而彼以爲怨也。垆相祿山。死賊中。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七

盧懷慎

盧懷慎。涪州人。神龍中。遷御史中丞。上疏曰。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歲令。或一二歲。武三五月。卽還。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耻。亦何暇爲陛下宜風恤人哉。人知吏之不久。不幸其教。吏知遷之不遠。不究其力。始處爵位。以養資望。僥幸路破。上下相蒙。此國病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最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祿秩。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八

以勵能者。今諸司員外。官數十倍。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授州郡。使宜方四。責以治狀。有老病不任職者。悉廢罷之。使賢不肖。雖然。此切務也。竊見內外官。有賕賂狼籍。割剝蒸民。雖生流。猶復任以江嶺牧宰。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尙貨指費。訖無後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典意而遺遠也。遠州。版邑。何負聖化。而獨受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援而難安。官非其才。則聚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才。况得吏乎。臣請以職論廢者。不賜收齒。不報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虐。憲司按得其罪。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皆推崇。時議爲伴食宰相。以疾乞骸骨。卒。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盧從愿。帝悼惜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歸。疾。環從。慰候之。見微管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茶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檢人乘間而進。爰公第志之。四門博士張星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制賜其家物。

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役獵傍仕問望懷慎家琛瑋庫隨家  
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之還自懷慎大祥帝以緡帛賜之因  
為罷獵經其墓碑表不立停驂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  
令中書侍郎蘇頌為之文帝自書子負與南海太守有清  
節見忠義傳李絳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懷慎  
豈無才者哉當時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  
之後若觀視之懷慎可謂大臣矣

### 李元紱

李元紱字大綱涪州人父道廣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封金城侯元紱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九

可順望風指嘗與民觀張曜元紱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  
趣改之元紱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川不可改擢京兆少尹  
詔決三輔渠時王主謀家告亭平立臨場爭刊盡毀之玄宗  
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男時廢京師戰田議者欲置  
屯田元紱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舉以  
閑手耕於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屯田今曠田雖廢而地  
不一縣弗可聚也民皆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  
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  
古未有也乃止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紱言國史記人君  
善惡王政損益前聖所重太宗置史館禁中所以祕藏之也

請勅說以書執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與杜暹爭辯帝前帝皆  
罷之出元紱為曹州刺史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諡曰文忠元  
紱再世宰相有清節當國累年未嘗治第宅僮馬敝弱邑人  
調給親族宋璟歎曰李公身為國相家無餘儲雖季文子之  
賢何以加之

### 杜暹

杜暹濮陽人開元四年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  
阿史那獻相訟暹以監察御史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  
步以金遺之暹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之陰  
埋幕下已出境移文畀收之突厥大驚度頃追之不及而去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十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元紱俱罷族子鴻漸安思順表  
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運  
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等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  
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召河  
隴北結回紇合兵而南以雪社稷之耻此上策也即具上兵  
馬器械儲備使濟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鴻漸迎謁曰朔  
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  
城堅守以待王命其為賊據者日夜望官軍收復殿下治兵  
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吾蕭何也  
既至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之望鴻漸

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宜罷壇壝宅如奏太子即位是為肅宗授鴻漸武部侍郎代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晚節濁浮圖法病甚令僧剔髮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七歲能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張說在嶺南厚遇之擢進士為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言上帝百神之主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千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於祀天不可又言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上

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其於私甚自得也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唯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僥倖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歲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隙而售其奸臣以為始建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繁瑣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夫吏部尚書侍郎以知人為貴今膠以格條按資

李東大不  
是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上

授職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今若刺史縣令情授其人其管內歲當遷者使考才行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舉當否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吏部因其成無冒濫之失而人才得矣今歲選萬計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來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說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不許以其弟九齡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庭樹是歲奪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遷中書令李林甫忌之范陽節度使張守珪破斬可突于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三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曰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仙客河湟一使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仙客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功帛繒器械通所職耳陛下賞以金帛可也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謝翌日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九齡恐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

右丞相方  
不理政事  
肅制不通  
如此

此大忠也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十一

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怨？又曰：縱秋風之移奪，終感遇於俄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九齡常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諒劾仙客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瀘州。貶九齡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諡曰文獻。九齡有醒藉故事，公卿皆擇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設笏囊使人持之，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上千秋節，羣臣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內侍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之曰：房帷中安得有外言？遂奏上，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

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使時族夷將相，頭足相藉，仲方密使謀其尸，及詔許收葬，故不相亂，出為華州刺史。

韓休

韓休，長安人，伯父大，為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果為部人告變，武后詔大體治政，謂之曰：行果唐近屬，后意欲去之，毋別其寃，恐累公。大敏曰：豈可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殺行果，賜大敏死。休為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號為休，休請均賦，宅郡中書令張說曰：免稅而與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豈可徇執政之意，知民困敝而不救哉？訖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十一

如休請還尚書右丞，又奏：帝使為高舉，所以代者，高稱休志行，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罪，今令吾大將軍和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聽。休曰：陛下不黜伯獻，臣不敢奉詔，乃黜伯獻，初高以休柔易故薦之，及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求璟問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獵苑中，或大作樂，必頓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輒輟，至帝嘗引獵，樂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之夜，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

而思之寢必安吾川休爲社稷非爲朕也辛年六十八益曰  
文忠子浚以戶部郎中判度支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京  
兆尹黎幹言狀浚恐有所獨貸言其不實浚南令劉藻附浚  
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遣御史朱放覆實害  
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卽隱意耶  
貶藻南浦尉計豐州司戶參軍德宗立以浚爲鎮海軍節度  
使帝狩梁州浚獻雜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進尚書  
右僕射李希烈攻寧陵浚遣將破走之漕路無梗浚功爲多  
里胥有罪輒殺無貸有犯令者誅及部伍遣官分察境內疑  
似必誅一判輒數人下皆備恐浚握彊兵遷延不赴難然調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主

發糧帛以濟朝廷當時賴之李晟屯渭北浚運米饋之漕船  
臨江浚自舉囊米上船將佐爭負之船置十弩以警捍賊不  
能剽貞元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鄜國公二年入朝  
劉玄佐不朝帝詔浚諷之及過汴玄佐修屬吏禮浚辭不敢  
當因結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浚曰宜早見天子不  
可使夫人白首入宮掖也玄佐感泣浚以錢二十萬緡爲玄  
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緡軍玄佐入朝浚言吐蕃竊據河湟  
近歲寇弱西拒大食東捍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  
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  
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

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因薦玄佐可任邊事會浚病  
卒謚曰忠肅浚性節儉衣裘茵褥十年一易其暑不執扇居  
處陋薄取蔽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壞乃不請堂  
無僕麻弟洞稍增之浚命撤去曰先君客焉吾等奉之常恐  
失墜若摧圯繕之而已安可改作以傷儉德不爲家人產業  
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皆終輅下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  
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李晟以裨將白軍事  
浚待之加禮後晟終立大功子阜貌類其父既孤不復視鑑  
官左僕射

張嘉貞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主

張嘉貞倚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問吏曰若頗  
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客之嘉貞條析浼然循憲  
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循憲使還后問前奏誰所作曰  
張嘉貞所爲也后召見之嘉貞儀止秀偉奏對明辨后異之  
擢循憲司勳郎中醅其得人拜嘉貞監察御史進中書舍人  
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明吏下畏之奏事京師  
玄宗舍其封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  
今爲都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帝從嘉祐爲忻州刺史突  
厥九姓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護其衆卽以爲  
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曰



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將來之患帝以爲忠許以入相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兩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哀無能爲也帝曰卿第往行即召卿矣及宋璟罷帝欲用之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使作詔召之夜中帝問大臣表疏乃嘉貞所獻遂得其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敷奏敏於裁遣帝幸東都洛陽主薄王鈞爲嘉貞繕第後劉犯賊詔杖之嘉貞恐其辜棄使有司斃之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嘉貞復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姜皎官三品若罪應死殺之可也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之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不悅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長保若貴臣虛仗正恐吾輩及之寧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告相說反位其下故說不平出嘉貞兩州刺史封河東侯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驥如也或時以此失所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貞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嘉貞始

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直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移十年果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應無飢寒之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自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薦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嘉貞卒後朝宗爲京兆尹言陛下待宰相進退以禮身雖沒子孫威在廷張嘉貞驥得一息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奉府參軍賜名延賞大曆初爲東都留守治行第一授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乏徙吏禁之延賞曰人恃食爲命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恨焉乃具舟遣之勅吏爲修室廬已而歸者更增於舊徙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在奉天延賞貢獻相踵於道及大梁州倚劍蜀爲根本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李晟總神策軍戍劍南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晟街之至是展鎮鳳翔爲帝所倚重表陳其過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以晟爲韓滉所厚命滉移書道意及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及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及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倘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吐蕃尚結贊請和晟言我秋無信不可許帝疑將帥邀功議未決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以給

事中鄭雲達代之帝曰故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吐蕃果背約劫盟將使多沒延賞言今官繁費廣宜併省其員是年應除吏千五百員省至千餘內外怨謗延賞請用李抱眞西討抱眞怨延賞奪兵不肯行功臣解體大臣馬燧白志貞等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病卒宰相李泌一切復之子弘靖元和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代之進檢校司空充盧龍節度使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與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俗謂祿山恩明爲二聖弘靖欲變其俗發墓毀棺旬日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雅張宗厚雅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七

七

重慶刺軍查專任刑法官屬輕僥訓誨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道詎將士皆曰反虜言今天下無事提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不悅總之入朝以錢百萬犒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雜費軍士怨怒韋雅欲鞭將校劉人未嘗更答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掠其家資婢妾執雅等殺之并囚判官張澈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方人今天子使至可見之自辨幸得脫歸即排門求出家不從澈大罵曰吳元清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死汝輩何敢反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救我矣軍中不可無帥遂推宋克

融主勳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遷太子少師卒由前勳道弘靖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云嘉貞爲相時弟嘉賓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駟導盈問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源乾曜

源乾曜相州人開元八年拜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言大  
臣子盡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  
師請出補外以示自近始詔曰乾曜身率庶寮謫外其子傳  
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共令文武  
官子弟在京師者分任於外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自校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七 七  
執政乾曜與張說皆注上考議者言執政大臣不崇異之無  
以資其功勳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資戶三百宰相堂封白  
此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安陽郡公卒

裴耀卿

裴耀卿開喜人爲濟州刺史天子東巡耀卿科斂均省爲東  
州知頓之故上封彈彈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率外無  
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遷州刺史崔沔供帳不設錦繡此示  
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言人或重援即不足以告成朕  
置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徙宜州大水河防壞耀卿躬護  
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弗即宣日夜巡督隄成發詔而去

遷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詔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羅卿  
日帝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先與期分道賜之一日而畢突  
厥室韋果邀險來襲羅卿已還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  
運使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絲盟津沂河而西三年  
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  
功曰以國財求寵可乎勅吏爲和市費還待中言大暑決杖  
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令貸死決杖盛夏暫停則有再生  
之寶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卒謚曰文獻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人爲河南尹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至

物色是非謂婦曰子法當死能無悔乎答曰子無狀死無所  
悔乃命市棺當殺而敬其尸使人述之婦出與一道士語頃  
持棺至傑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以子故不得逞遂殺道士  
內於棺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於道與楊  
仙玉共殺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  
杖殺昕等以謝百官

鄭惟忠

鄭惟忠宋州人以制舉召見武后問人臣何者爲忠惟忠曰  
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遷鳳閣舍人宗立擢黃  
門侍郎時議禁嶺內首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爲政者因其

俗吳人所謂家鶴膝戶屏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乃止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人開元中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號  
州刺史大理卿源光祿鄭州兵部侍郎冠汎宋州禮部侍郎  
鄭溫琦汾州大理少卿表仁敬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  
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  
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詔宰相  
諸王御史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帝賜詩親書且給紙筆  
令自賦資絹三千疋之景先入爲吏部侍郎卒

潘好禮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至

潘好禮貝州人開元初邢王爲滑州刺史好禮爲府司馬知  
州事農月王出獵好禮遮道諫王不聽好禮卧馬下諫曰今  
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恭不佞以損下人要先踐駁司馬然後  
聽王所爲王慙而還還豫州刺史其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  
不明不可妄舉乃自試之不能通怒而答之好禮雖非中道  
倪若水

倪若水

倪若水梁城人爲汴州刺史玄宗遣中人捕鵠鵒鵒鵒若水  
上書諫帝嘉納之賜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  
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謂下遷班景倚自揚州採訪使  
入爲大理少卿過汴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

可笑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入為戶部侍郎卒

唐豫

唐豫襄陽人為禮部尚書性謹畏雖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答曰細事不謹况大事耶

齊濟

齊濟定州人年十四見李嶠嶠稱其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齊濟上言請抑諸武親太子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齊濟宴同明殿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齊濟辭以母老后厚賞之開元初姚崇入相薦為中書舍人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崇年老齊濟勸崇舉宋璟自代及璟為相問曰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章

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齊濟曰不如璟問其故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為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出為汴州刺史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駝數萬所頓輜數十里齊濟列長欄布幕聯豆上食凡千舉納莞綸身進膳帝以為知禮喜其為爾三日賜帛二千匹入為吏部侍郎開府王毛仲有寵奏請無不從與龍武將軍蔣福順相婚嫁齊濟問曰福順與馬兵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奸生不預聞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宦人可備禁中驅使心腹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若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陛下志之帝嘉納會大理丞麻察出為興州別駕齊濟往

後因遺其語察素姦佞言其狀帝怒召齊濟讓之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之門若詎不知耶齊濟首謝貶長德丞遷平陽太守卒孫抗德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吏部歲考書言以定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試於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之

裴守真

裴守真覆山人授太常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言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辛人彎刀割牲質明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諸

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違事恐不可行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臾閣乃坐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詔可徙寧州刺史卒子子餘為監察御史湮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裴卿趙飯溫奏籍為奴婢充贖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為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為賤乎裴卿州刺史會孫行立安南經畧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許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俘虜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皆籍洞豪也隸於軍英策暴恣行立持其罪責使自効故得其死力廷芝休沐久不還行立召至

戒之曰。單法踰日者。朝。異時復然。且誅。後廷芝復踰期。行立。答殺之。以尸還范氏。更擇子弟以代。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

### 李朝隱

李朝隱。三原人。擢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以不經鞠實不宜輕殺。忤旨。貶開喜令。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糾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謗譴騰。朝隱毅然無所屈。遷長安令。官官開與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對百官集論。咸安公主奪民園不關直。朝隱召主奴杖之。權豪飲伏。擢河南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尹太子舅趙肅家奴怙勢橫閭里。朝隱執而榜之。帝賜書慰勉。遷大理卿。武曌令裴景仙丐職五千匹。亡命。帝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先人殺有功於國。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畧盡。而景仙獨存於法。宜請藉令當死。猶將宥之。且丐職無死比。帝不許。朝隱固請曰。生死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守之。職惟枉法抵死。令丐職卽斬。後有枉法。又何以加。且近發德音。使有職。流者給程。豈景仙獨過常法。詔決杖一百。流嶺南。出朝隱爲岐州刺史。遷御史大夫。卒。諡曰貞。

### 嚴挺之

嚴挺之。華陰人。爲右拾遺。唐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夜。

胡人某能竊然燈。施門禁。又追賜元年醺。帝御延喜門。縱觀。閱月未止。挺之上疏曰。瞽者因人所利。合醺爲歡。也不使靡。故今奏表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使有司跋扈。下入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破壞家產。以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不可。帝納之。遷尚書左丞。戶部侍郎蕭良。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伏臘爲伏。挺之曰。張九齡曰。省中乃有伏臘侍郎乎。出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之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醺林甫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至。林甫益怒。出爲絳州刺史。天寶初。帝問林甫曰。嚴挺之安在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欺誣道。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七

七

舊許以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當以事自解。歸見上。且大用。因使挺之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聞官得自養。帝愜惜久之。以爲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挺之溺於佛。與浮屠患義。義死。哀服送其喪。及卒。命塋於塔左。子武。幼喪父。母裴氏。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武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妾首。左右驚白挺之。言妻爲卿殺。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愛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爲劍南節度使。封鄭國公。破吐蕃衆七萬於常徇城。遂收鹽川。武在蜀放肆。用度無藝。一言合意。賞至百萬。蜀素富饒。掠克重獻。閬里爲空。因小

忿殺梓州刺史李璆，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預然欲殺之者數矣。李白為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免為官婢矣。」從孫綬，以侍御史副劉蕡為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曹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實佐進奉山綬始遷河東司馬，節度鄭儼卒，以綬代之。憲宗立，楊惠琳反于夏州，劉闢反于蜀，綬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討之。因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賊平，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聲流聞，士馬草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拜尚書左僕射，出為荊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澶州蠻張伯靖，據辰錦州，連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七

九洞，詔綬進討，授勅兵出大造，將肅微開曉，羣蠻悉降，拜檢校司徒，進少傅。卒。綬本顯時，過園鄉尉李達，達方飯，客辭不見，後達罷彭城令，過井州入謁，不記憶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或客勿起，讓曰：「吾昔偶旅閭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令左右引出，達慙悸，臥病數月乃免去之。大不必過客，君此典焉。

裴淮

裴淮，聞喜人，父瑛之，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刺史李崇義內輕之，論之曰：「同州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母爾此瑛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使瑛之斷之，瑛之省決一日而畢，與

奪當理，判詞精確，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病廢，淮侍疾十餘年，不仕。瑛之沒，始擢明經府宗立，拜中書舍人，詔遣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而後不止，淮言春夏不可以興土功，今自冬徂春而不時降，人心惘然，莫知所出。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願陛下以四方為念，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不報。擢吏部尚書，卒。從弟寬，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說擇婿，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也。」說問其狀，答曰：「寬義不受包直，適有人以鹿為餽，強委之而去，故瘞之。」說嘆異，引為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七

判官，許妻以女，語其妻曰：「吾求佳婿，今得之矣。」家人請視之，寬衣裘，將而長，既入，家人皆笑呼為裴，裴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士妻，何可以貌求人？」幸其之選太常博士，禮部言忌日享廟，宜用樂，寬議：「廟身忌，早則作樂，廟早忌，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善之，請如寬議。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廣張功，寬密白其妾李林甫惡寬，漏其語以激敦復，寬嘗以所善請於敦復，敦復欲發之，未及聞，會神將程誠曜以事繫臺，敦復疑寬求致其罪，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問於帝，貶寬睢陽太守，再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夷殺李適之，使通安陸賈之寬叩頭祈哀，希夷乃去，寬懼終見殺焉。

浮屠上不許後為禮部尚書卒子諱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為寬將德之遺囑蹤跡獲諸其呼為郎君授御史中丞賊殺宗室請全活數百人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怒殺之賊平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諱徒步赴行在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諱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推酤利歲幾何諱不對帝復問諱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役殺未種農人愁歎誠謂陛下軫念元元訪問疾苦乃先問以利故未敢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除左金吾將軍德宗即位時大行將薨宗皆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幸羊諱列奏之武曰尚父有社稷功何不庇之諱笑曰非君所知也尚父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美

陽崎

陽崎洛陽人為將陵尉遷詹事司直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表怨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與崎善知其不樂料驛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所好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仲難

進抑躁求也遂拜右臺侍御史歷魏州刺史遷荊州按察使魏人務耳闕下請崎為刺史命再治魏入為國子祭酒生徒游惰者皆以鞭楚人怨之乘夜段崎詔捕段者殺之常語人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肯時一尉耳致仕卒

宋慶禮

宋慶禮永平人為河北度支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玄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姚政難之慶禮以為可復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為築城使三旬工畢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拔漁陽瀋陽青沒戶還以舊田宅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庫充實居人蕃輯卒官太常博士張星以慶禮好奇自是諸口身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慶禮國勢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獲數千無甲兵疆衛指期而往不夫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其功可推不當醜益改益曰敬

陽崎

陽崎華陰人為驛游令賈懷貞大管金仙玉其二觀徵取歲內營負逆人貲者歛之以佐費琦不應懷貞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琦曰惟民寬抑何論位高下乎懷貞奇其對初韋后表民二十為丁及敗有司追徵其課琦曰韋氏當國擅權士大

夫赦罪人皆不改獨取已寬之人重視其祖非保下之宜乃止不謀遷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冒不法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日知所構黜廷奏曰蕭繩之司一爲恐有所屈開奸人之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令傑還視事而逐日知進戶部侍郎宇文融建議檢脫戶餘口融方貴公卿莫敢異議獨瑒堅執不便出爲華州刺史帝封太山樂工居喪者亦行瑒言起直枉使和音律非人情也乃免之遷國子祭酒瑒奏有司帖諱明經不贊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今習春秋儀禮者十無二三恐兩經遂廢請帖平文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獎孤學從之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主

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大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許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經者十之二考功覆校謂明經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所得無幾然則國學虛費官粟而博士徒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非得與服勤道業者羣短長度輕重也國家設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乃爲限約以黜退之欲尊俊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瑒常欺士大夫不用古禮其家冠婚喪祭皆據舊典爲之在官清白吏請立石記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

徒遣後人作石耳辛諡曰貞

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人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負罪厓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孰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謝之使胡雛出隱甫殺之有詔貫死已不及矣進御史大夫初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皆得頗事無所詔承隱甫一切令臺達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之威名赫然帝欲相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往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問故答曰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共事耶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主

李尚隱

李尚隱趙郡人爲廣州都督五府經畧使及還人獻金以贈尚隱不受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宗室宰相

李適之太子承乾孫也爲刑部尚書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飲盡決事案無留牘天寶元年爲左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他日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與適之

中山如何  
定本可  
笑



厚善。悉為林甫所構。得罪。適之不自安。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章堅肥。宜春太守。林甫使貽吏。羅希夷。檢嶺南。奉密詔。殺遺請者。無數。適之懼。仰藥自殺。子省。迎父喪至東京。林甫使人誣告之。杖死。

李岷。吳王恪孫也。天寶時。拜京兆尹。出為零陵太守。有善政。時京師米貴。百姓謠曰。欲粟賤。追李岷。岷宗立。兼御史大夫。乾元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與令謝夷甫殺之。李輔國諷其妻使誣託。詔監察御史孫榮。鞠之。直夷甫。其妻復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其妻不服。輔國助之。乃令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七

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奏。謂。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質讓若虛。若虛馳入。自訴。帝謂若虛。虛中頃伯陽等至。勅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流參差州。岷言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之。是無御史。帝怒。出岷為蜀州刺史。代宗立。遷禮部尚書。帝出陝州。岷由南山走。帝所還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岷。校吏撤榻。不踰月。為要近諸短。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卒。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帝意欲慰天下。法吏崔器等附致漢文。議悉抵死。岷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

天下惟新意。自蜀胡亂。常人破凌。更衣冠。逃亡。各救其死。可盡。其耶。况河北。虜孽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之心。使為賊致死。因欲窮。凡數萬人。手與器等同。爭效。日乃見。聽岷兄。岷。御史大夫。呼戶部侍郎。門列三戟。

李勉。鄭王元懿會孫也。從肅宗於靈武。拜監察御史。時法度草創。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歷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為蠹。賦以水。備書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奉也。纔而不誅。入為京兆尹。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治數百人。其以徇。至是。史以請。勉曰。吾入太學。彼當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七

七

見李。軍客過。府則修具。朝恩怒。不復至。太學。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輒歲至。四五艘。勉廉潔。至者乃四十餘艘。召歸。至石門。遣使。家人所蓄珍異。投江。中人詣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封沂國公。除汴宋節度使。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希烈。圖哥舒。難干。表城。詔勉出兵救之。勉以賊攻襄城。許下必虛。直持許州。則襄陽自解。遣部將唐漢臣。襲許州。未至。有詔。詰。漢臣。懼而還。賊設伏。擊之。漢臣走。汴州。勉恐東都危。遣兵四千往戍。賊既其後。不得歸。希烈自將攻勉。勉城守累月。援不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召拜檢校司徒。平章事。勉素服待罪。帝慰勞之。議者以勉失守大

梁不應為相。李昉曰：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舉衆授洽，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居相二歲，辭位，卒。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寓，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藥我，餘則君自取之。勉既薨，密置金棺下，後其家屬至，勉破墓出金付之。與人交有終始，嘗引李廵張參在幕府，後二年卒，每宴飲，設虛位，酬沃之，毋遺戍兵，視其資糧，歲時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製響泉韻，樂家傳之。

李夷簡，鄭王元懿四世孫也。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夷簡與鄭王元懿四世孫也。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差

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夷簡謂候吏李翼曰：泚必反，向登幽陵兵五千救襄城，乃泚舊部，今將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還助朕，泚此危道也。翼及潼關，果得召兵，行白大將駱元光斬賊使，詔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其功，夷簡棄官去。元和初，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始草舉作奉聖樂，于順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擬制，命去之。語其婦曰：我以蓋前人之失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以才不及度，求外遷，以前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穆宗立，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卒。年六十七。

神符太皇

李程，裴邑王神符五世孫也。為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帝視日影為候，程性懶，日過八埒，乃至時，號八埒學士。敬宗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各拜。太和四年，詔不各拜，程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各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命用太和詔書，程辯給多智，然簡僥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及卒，諡曰穆子，廟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關鄭魯，奏新麥未登，徐必亂，廊果見，遂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也。李訓死，以戶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宦寺氣盛，陵侮朝廷，每對延英，仇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七

差

士良等往往斥側以折大臣，石徐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就為之，士良等不能對，猶神賴以為重。他日見紫宸殿，帝喟然歎，石進曰：臣備宰相，陛下憂勤政，請帝曰：朕歎治之難也。朕即位十年，不得治本，今茲震搜，乃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人，焉能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誠當，然人雖賢聖，亦必以漸而進，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聞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考前言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致太宗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平，一若

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是歲苦寒人情不安帝曰人心未安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募羽兵至今誅案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耶鄭單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致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奸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境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則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况天子獨不能行於下乎訓注之變宰相吏卒多死詔江西湖南出募直助召士力石言宰相佐佑天子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有如扶義自歎隨黨者正難加之防鬼神得而誅之無事召募請直以金吾為衛可也帝謂鄭單曰卿老成當無妄語試論我如漢何主單曰陛下文宣僖也帝曰何敢望是石曰陛下之問單之對臣皆以為非類孔門弟子自比於齊陛下富有四海春秋鼎盛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成矣中人白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誰走

石之不死  
神所佑也

百官或戰而騎率省吏皆宿遁去鄭單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晏然如平時問里無賴陰持兵望閣侯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詔使閣門君賞不從日入乃定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京師幾亂開成教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諭之請內置教令一通以時省覽進中書侍郎石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閣累月南臺唯一御史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爭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亂和開進川日廣陛下即位惟賢是召彼疆

五十人從宰相石卧疾辭位以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時權歸閭豎天子畏逼石爲相以身徇國不郵權作欲強王室收威柄仇士良惡而賊之帝不得已出之士民恨憤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卒弟福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守險待之賊不敢入轉掠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福自將州兵及沙陀騎赴之賊聞福至遁走以檢校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史解

卷之一百八十七

竟

史緯卷一百八十八

唐書十九

列傳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授古文尚書衆不進父怒加之楚督及父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子玄潛聽之歎曰書如是見何敢怠與諸兄辨析所疑父奇之遂授以左氏論年通覽羣史擢進士第調襄陽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時宰相常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前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八

一

長官多意尚不一至忠又數貶論次無功子玄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妄家自爲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同筆相觀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也史局淺居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僞示褒貶曾未絕口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兄贊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進奸雄班固抑忠臣今史官注記類聚監修或須直辭

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四不可也。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也。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楚客等惡其言曰。是子欲致吾等。何地耶。子玄雖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議評古今。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之坐右。子玄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悔之。吾幼喜詩賦。壯而不為。期以著述。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常為范滂劉歆所器。及開作經。以為當世。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戒。慎其自感。榮如此。子玄自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八

三

古今圖書多矣。如蕭瑒公祖二疎。而有曳尾屠者。蕭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施帷。冒者夫。亡。屈出於水鄉。非京華所為。帷冒制於隋代。非漢官所用。豈可因二畫以為故實乎。謂乘馬衣冠。宜省太子從之。編於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以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子玄領國史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買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杵斧斤。弗能成室。時以為篤論。卒年六十一。子迅。續詩書春秋禮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八

三

吳兢。說書成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曾孫敦儒。有孝行。母病狂。非笞掠人不快。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以為痛。留守常夏卿表其行。詔標闕於闕。權德輿薦之。授兵曹參軍。母喪。毀瘠幾死。後為起居郎。

吳兢

吳兢。凌儀人。少屬志。貫通經史。方直寡諂。唯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為魏才堪論議。詔直史館。脩國史。遷起居郎。玄宗立。上疏曰。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舉召見。被按。擢其忤旨。則明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

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排諫之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  
此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  
斥逐以杜塞直言昔漢高祖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受劉毅桓  
靈之譏陛下諮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陛下初即位猶有  
諸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  
政得失自頃上封事者得罪而諫爭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  
不至理之然也語曰朝有諫諍猶髮之有櫛梳諫之有益如  
此夫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悅忠諫之  
言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乃曰有諫我者當時  
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四

古文尚書帝以為誦已即除名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  
自是外有變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太宗  
皇帝好聞正言嘗謂宰相曰天下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  
自謂已長若使達士大匠指摘商咎則無辭掛席見矣天下  
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  
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常是時上書有益於政者皆黏  
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在將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刑戮幾措  
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媲美乎夫以一人之意  
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  
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澆者不隱遠者不塞

其能直言正諫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  
桑榆矣魏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府貴朋  
佞事多不實魏不得志私撰唐春秋未就至是為官筆札異  
得成書詔魏就集賢院論次封長垣男生書事不當貶荊州  
司馬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魏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  
為恒王傳年老衰憊猶願還史職卒年八十魏叙事簡樸與  
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引張說誣証魏元忠事說  
已許之賴宋璟等逸勵苦切故轉邪為正不然皇嗣且殆後  
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魏所為從容謂魏曰劉生昔魏齊公  
事不少假借奈何魏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魏實誓之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五

將又

將又常州人父將明集賢殿學士擢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  
重其職先召見乃命之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  
言乞成禮帝念孝忠功召為右衛將軍許王下降又言墨積  
之制本緣金革未有奔喪尚主者蓋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  
帝令中使諭以茂忠之母之意又問執事曰卿所言古禮也  
今俗備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  
吉以嫁不獨男冒齒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至當婚皆使  
有司循典故母川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婚嫁應如

說得是

各受之文  
乃改以  
雖能識  
而不自  
所以自  
矢之誠也

史緯

卷之十

太

禮帝曰可更思之太常博士常形裴堪曰婚禮主人凡筵設  
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先繼後也喪禮制巨者日久痛  
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商所以送死報終也昔魯疾  
收服晉襄壘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見裳去  
室室行親迎以凶漬嘉亂朝廷之法帝不從兼判集賢院事  
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祔廟當遷中宗有司以  
為武后革命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又曰中宗即位春  
秋已壯為母后纂奪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是曰反正不得  
為中興夫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  
我失之因人復之為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  
帝同不可為不遷王有司曰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  
則失配饗矣又曰禘祫功臣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  
並陳太廟則五王猶配食也由是遷中宗除祕書監封宜興  
公卒又初名武請于憲宗曰陛下假武修文羣下當願承上  
意臣請改名又帝悅他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  
必曰武又既改之可更曰慶章臣知帝厭兵云子仲為兵部  
侍郎宜宗信愛之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仲言比者得賞稍易  
人心且倫帝愕然曰倫則亂矣仲曰亦未遽亂但人有銳心  
亂由是生帝嗟嘆仲三起帝三留之曰它日不復獨對卿矣  
仲水論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度

使致仕卒

柳兪

柳兪河東人德宗時為吏部郎中出為婺州刺史遷福建觀  
察使自以久疏斥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  
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禮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  
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燕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  
日不視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  
二年於茲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  
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  
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

史緯

卷之十

七

禮見會尚書省應考諸事元日陳貢業集於考堂唱其考第  
進賢以興善退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  
故始有不朝或臣特險或不悔過臣系牧困之寄憤不廷之  
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  
而復舉誠恐負新法先朝露製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  
帥亡殲者眾臣自念何德以堪人長邦國人情所不忘也聞  
庭臣子之所戀也朝覲國家之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也德  
宗許之未行兪奏圖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乃置牧區  
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節內馬驢牛羊合  
萬餘滿畜之不經時死耗畧盡復調克之民間怨苦坐政無

狀代還卒

沈既濟

沈既濟吳人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解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廢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睿宗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列爲帝紀考於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賄僞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主諸呂爲負漢約無還鼎章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八

人

命事時孝惠已受子非列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李復非雖名位中等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去年何所附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休狄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維維不敗廢也請省太后紀合中宗紀并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各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中宗上繼開元冊命而後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紀猶列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

后云議不行爲禮部員外郎卒子傳師舉進士權德輿稱之於許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蓋不過我傳師在謝曰聞之丈

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以敬賢諸子不可使子以因舊見我遂推第爲翰林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命辭曰學士院長泰天子審議待次爲宰相臣自知無能願爲陛下治一方民足矣因稱疾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索與之善開曉諄切終不起乃出爲湖南觀察使傳師明於政治吏不敢欺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郎吏尹倫遲鈍不及事官屬屢請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關事不可多事倫如是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八

九

足矣所荷以廉靖聞人爲吏部侍郎卒初拜觀察宰相欲以卿私託幕府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寶杜牧極當時選云子詢爲昭義節度使叔私其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劉潼代爲節度劉奴心祭之論曰唐史官秉筆衆矣然卒無成書豈知幾輩工謾古人而拙於用已歟翰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闕然不忌卒宜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固難言之

郭虔瓘

郭虔瓘歷城人爲北廷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突厥默啜子同俄圖北廷虔瓘閉壁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伏兵突出斬



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資贖同俄間已死舉軍慟哭  
去授虔靖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請募開中兵萬人擊餘  
寇以遂前功將作大臣常浩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  
戶口通耗防虜入寇丁壯悉行不宜更募號勇以空京甸資  
虜服且萬人所過馱遞熟食亘六千里熬隴以西多沙磧少  
居人安所供億縱有克獲其補幾何不省皮礪不見虜而還  
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靖爲副卒於軍中以張孝嵩代之孝  
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  
饒徙太原尹卒

賈師順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十

賈師順岐州人爲常樂令吐蕃悉諾邏寇瓜州遣布支攻  
常樂師順守城瓜州陷悉諾邏并其攻之虜有姻家在城中  
使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攻孤城難守何不早降師  
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城義不可下數日賊使謂師順曰明  
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曉士卒大臨悉諾邏  
知無所有乃微營去師順完修守備吐蕃使精騎還襲見有  
備乃去還隴右節度使

王忠嗣

王忠嗣初名訓華州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年九歲入  
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賜今

名義禁中肅宗爲忠王與之游二十九年拜朔方節度使忠  
嗣攻多羅斯城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  
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犯塞徙河  
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不生事嘗曰平世爲  
將無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各改訓練士馬監關  
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  
思戰忠嗣縱反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克之軍每出召屬  
長付以兵使授士卒一弓一矢皆誌姓名軍還還悉于鐵接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帶甲克初自朔方至雲中延袤  
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十

嗣繼其功轉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  
勁兵重地控制萬里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  
於星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言吐蕃舉  
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  
失請厲兵馬待其取之帝意不快李林甫忌之日鉤撫其過  
會董延光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  
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兵馬使李光弼入見曰大夫愛惜士  
卒有損延光心然既付以兵而不立重賞何以買士勇大夫  
惜數萬段賜以啓籐口有不如捷罪歸於大夫且先受禍矣  
忠嗣曰得一城未足制敵失之無害於國吾恐以數萬人命

易一官職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然  
中上佐耳光弼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  
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安祿山城維武扼飛狐塞謀為  
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疏  
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使人誣告忠嗣脅養中宮云吾欲  
奉太子帝怒召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請以官  
俸贖忠嗣罪乃貶漢陽太守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  
拔之死亡畧盡如忠嗣言忠嗣在朔方互市輒高價馬直諸  
蕃爭來市故蕃馬浸少及鎮河隴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  
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八

主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人為監察御史時天下戶籍多隱漏人夫木土  
浮食關里說脫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請使天下籍  
收隱戶兼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  
偽贖亡丁甚眾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募客瑋治  
義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  
招徠戶口而分業之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解是歲  
終羨錢數百萬科帝悅轉中丞更下命望融青張空長務多  
其獲而流脫不止議者以為生事而帝意向之乃集羣臣大  
議公卿雷同不敢為異惟戶部侍郎楊錫以為籍外取稅百

此通鑑也

姓困笑得不酬失賜坐左遷融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  
先上勅慰使而後上臺省臺省如其意行下中書令張說素  
惡融融遂建白說輟沮抑之融欲先事中傷說張九齡謂說  
曰融新任事辯給多諫公不可忽之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  
封泰山還融以還限薄冬兩分吏部為十銓詔融與蘇頌常  
抗盧從愿徐堅崔琳崔沔常庶心賈魯王丘分總融奏選事  
說屢却之融怒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說引衛士解禱  
及受賕說罷宰相融畏說復用營詆不已帝不悅詔說致仕  
放隱甫於家出融為魏州刺史河北大水詔領溝渠隄堰決  
九河使融請墾九河故地為稻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八

主

與役紛然卒無成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  
數月天下定矣信矣王綽神農也融奏帝怒融融為  
密知之因王真公主高力士自誣奏帝怒融融為  
汝州刺史居位凡百日去司農發融在汝州欺隱官息錢巨  
萬詔流嚴州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怨其後言  
利得幸者皆本於融云子審侍母京師聞融再貶不告其家  
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嚴州後為大理評事  
以夏楚大小無制鑄銅為規齊其長短巨細楊國忠頗政殺  
嶺南漢人以審為監決處置使活者甚眾

孝仁之  
本也

南堅

肅聖京兆人。姊為薛王妃。妹為皇太子妃。堅祕書丞。歷長安令。見宇文融楊慎於以聚歛進。乃請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增巨萬。玄宗美其才。擢為陝郡太守。水陸運使。乃自咸陽漕渭為膠。絕漕運而東。注水豐倉下。復與渭合。漕水徑北而東。絕有壑。春漲於其下。築堰以通漕。帝升樓。諸羣臣臨觀。堅取洛汭宋衛小斛舟三百。貯之漕。為工。使師皆大。置廣補芒履。為吳楚服。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鄒官端綾綺。會稽則羅文綾。絳紗。南海。海川象齒。珠璣。沉香。豫章。力士。卷飲器。若錯金。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為納。脂翠羽。吳郡。方。文。綾。船。尼。相。街。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史。紀。卷。之。七。十。八。八。十。八。

嚴。連。橋。扶。僂。觀。者。駭。異。先。是。人。間。理。法。日。得。體。統。那。其。後。得。寶。符。於。秦。林。陝。尉。崔。成。甫。以。堅。大。皆。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為。得。寶。歌。造。曲。十。餘。解。召。工。唱。日。衣。缺。勝。衫。錦。半。臂。終。日。頤。立。離。前。第一。船。為。號。頭。以。倡。集。南。縣。娼。伎。數。百。人。皆。鮮。冶。脫。粧。奔。聲。應。和。鼓。吹。合。作。眾。艘。以。大。輦。樓。下。堅。曉。取。諸。郡。精。巧。上。於。帝。并。遣。貴。戚。近。臣。進。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奏。主。妃。亦。出。貨。物。供。具。帝。大。悅。賞。官。屬。有。差。獨。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渾。口。廣。運。進。堅。兼。江。淮。租。府。轉。運。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堅。妻。姜。岐。女。李。林。甫。男。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龍。卷。之。堅。自。以。得。天。子。意。銳。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林。甫。

授。堅。刑。部。尚。書。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怨。望。河。西。院。右。節。度。使。以。肅。聖。明。與。堅。善。數。短。林。甫。皇。太。子。為。忠。王。時。惟。明。為。王。友。正。月。望。後。惟。明。與。堅。宴。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湯。潛。公。陽。國。忠。等。文。致。其。獄。帝。貶。堅。結。雲。太。守。惟。明。播。州。太。守。通。其。家。堅。諸。弟。訴。杜。帝。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絕。流。臨。封。郡。遣。監。察。御史。羅。希。典。就。殺。之。殺。惟。明。於。黔。中。堅。始。繫。澤。冬。埃。民。家。蔡。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鉤。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剝。斂。償。輸。貢。及。鄰。伍。多。裸。死。牢。戶。林。甫。死。乃。止。至。此。肅。聖。史。紀。卷。之。七。十。八。八。十。八。

楊。慎。矜。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也。父。隆。禮。開。元。初。為。太。府。卿。封。弘。農。公。時。御。府。財。物。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凡。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物。無。不。精。美。歲。節。省。數。百。萬。在。職。二。十。載。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隆。禮。罷。太。府。丞。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來。慎。餘。慎。矜。慎。名。皆。才。名。帝。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令。慎。名。大。理。評。事。為。舍。嘉。倉。出。納。使。慎。矜。議。矜。物。有。汗。傷。貞。州。縣。情。所。直。轉。輸。資。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輒。舉。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林。甫。知。慎。矜。為。已。屈。卒。授。之。王。銖。父。

與慎矜外兄弟也。銑爲侍御史，由慎矜所引，後遷中丞。慎矜猶以子姪畜之，銑不平。慎矜推戶部侍郎，林甫疾其得君，與銑謀，囑之。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慎矜懼，以問所善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也。」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宮中，浸侍左右。帝問所從來，婢言爲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耶？」曰：「婢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術，因問其故。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庭中，步星變及厭勝事。帝怒，楊國忠聞之，以告銑。慎矜嘗奪銑職田，辱詬其母。

史錄

卷之一百八十八

七

銑積憾，未有以發。聞國忠語甚喜，欲嘗帝以取驗。因奏事數稱引慎矜，帝勃然曰：「慎矜固肥耶？母相往來，銑知帝怒，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醜，後蕭繹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周部尚書蕭炎、大理卿李道遠、殿中侍御史盧鈺、楊國忠、維謙、馳遣京兆尹曹參軍吉溫、繫慎矜。名於洛陽獄考治，榜掠不服。徙御史崔器索議書於慎矜小妻臥內，得之以示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乃今有之。」吾死矣。溫又誘敬忠，有詔杖敬忠，賜慎矜死，籍其家。坐竄死者十餘族。遣御史所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見死，皆哭。既誄，輟哭。慎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竊妙垂白。」

巧作數行書與別，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已，兄弟併命，姊老孤，奈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絕。慎名嘗視鑑，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

王銑

王銑，中書舍人璿子也。爲市和羅戶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李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已者，以銑陰刻可動以利，故倚之。銑多所摧陷，又厚誅斂，謂天子意雖被罰，貸銑更取腳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取諸郡高戶爲租。庸腳士貲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嬪服玩脂澤之費日侈，又賜與不絕，重取於左右藏。銑迎帝旨，歲進

史錄

卷之一百八十八

七

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相外物。供天子私帑，帝寵遇益厚。以戶部侍郎仍御史中丞，加檢察內作間廐使，苑內營田五坊官苑等使，隴右羣牧度支營田使，天寶八載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裁接使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銑於第五建大院，文書叢委，吏爭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銑，亞於林甫。楊國忠不如也。然銑畏林甫謹事之，安祿山怙寵見林甫，自事稍怠。林甫欲示之威，託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銑至，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銑語久，祿山益恭。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關難供奉禁中，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中折

王啓為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常黃裳長安尉賈季郎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辦無敢怠意銍與弟鐸召術士諷不軌術士驚引去銍畏事泄託它事捕殺之以絕口安定公主子常會竊語之左右往白銍銍遣賈季降收會長安獄夜殺之以其還其家會家不敢言封太原公兼殿中監銍鐸與邢粹善十一載四月粹與銍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有人告粹反帝召銍付告牒銍意與粹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降連解於路粹謂之曰我與粹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愛既至粹與其黨特弓刃突出格闕銍與國忠繼至粹黨相語曰勿闕大未敢白

國忠曰賊與銍陰相語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粹盡禽其黨國忠奏銍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為銍言故帝原鐸不問然欲銍請鐸罪使國忠諷之銍良久曰弟為先人所愛義不能捨之而謀存帝怒陳希烈請誅銍詔希烈訊之銍未知上表自解有司不肯通奏銍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獄具詔鐸杖死銍賜自盡諸子悉誅家屬徙邊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以寶劍為并幹引泉激奮號自雨亭其者後如此銍兄錫見兄弟貴盛不肯仕銍強之為太子僕至是賜東園尉死於道初銍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銍亦族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突騎施哥舒部之裔也家富於財任俠縱博不為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討吐蕃吐蕃分其軍為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帶披靡各冠軍中推河源軍使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眾莫能禁翰設伏於谷吐蕃人來放馬礮甲將就田翰白城中馳至磨戰磨駭走伏兵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常逐崩馬驚陷於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遂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前叱之賊反顧報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

許乃噉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為常王忠嗣被罪會帝召翰入朝眾請贖金帛以救忠嗣翰但資襦裝自隨曰使吾計得行奚取金帛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與諸異之拜脫右節度副大使翰謝畢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即頭隨帝且訴且泣帝貸其罪朝廷義之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保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下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苑秀二

軍封西平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安祿山發其反狀故厚  
結翰翰嗜酒及色因風痺不仁既病廢還京閤門不朝請祿  
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  
關先驅牙旗觸門施千折衆惡之翰以疾辭帝不聽翰不能  
事事悉以軍政委部將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  
人爭長政令不一衆無聞意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  
翰曰祿山本以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  
潼水誅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勸翰表誅國忠翰  
不應思禮復請以三十騎以國忠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  
反非祿山反謀頗露國忠大駭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主

肅師以誘戰視者言賊無備可圖帝詔翰進討翰言祿山冒  
用兵今始爲逆而無備是欲誘我地且賊遠來利在速戰但  
堅守無輕出以待四方勤王之兵上計也時祿山雖獨河洛  
所過殘滅人皆怨之淹時不能進尺寸地郭子儀李光弼又  
進兵取常山十餘郡祿山始悔將還兩州以自固而國忠計  
迫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曰翰病且老  
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渡宛洛而以餘  
衆守兩州吾直持之覆其巢實其族屬以招逆徒祿山之首  
可致也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  
慎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日趣戰翰寤不知所出

乃引而東次靈寶西原道險隘南薄山北阻河乾祐以數千  
人阻險而伏爲陣十五或卻或進以陌刀五千列陣後  
王師指觀嗤笑之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避者伏忽起死戰  
賊負薪塞路順風焚其車煙焱熾騰士不復相辨自相闕殺  
尸血狼籍棄甲奔山谷欲度河賊乘之衆大潰士馬奔蹙相  
追關門三壘皆平後至者踐之以入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  
肅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火拔歸仁執  
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天子西幸祿山囚之安慶緒敗  
乃殺之歸仁亦爲祿山所殺翰不卹軍士帝嘗製袍十萬賜  
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錡如故子曜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主

爲刺史德宗拜曜東都汝州節度使將兵萬人討希烈行日  
牙千折時以翰出師旌節而曜復困皆憂之曜破賊收  
汝州禽光以獻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入版築不  
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復詔進戰曜進次賴橋雷震軍  
中斃七馬曜懼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城曜苦戰  
破之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帝遣神策將劉德  
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  
烈在外許下必虛今直持許州襄陽自解遣部將唐漢臣與  
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德信等懼而還軍至扈澗不設備  
爲賊所乘死者殆半漢臣走沛德信走汝襄城圍益急帝詔

澤原節度使姚令言救之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  
先洛陽遷河南尹昭果於襄城上畏而不懷節將叛夜焚其  
門昭挺身逃免召為右監衛上將軍

李光弼

李光弼莫丹酋長借洛子也。其兄果有大器。補河西兵馬  
使。節度王忠嗣厚遇之。安祿山反。郭子儀薦之。詔攝御史大  
夫。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  
次真定。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  
常山自願果。死後。部為賊區。盡背賊野。光弼而哭之。為  
賊所聞。皆出之。厚恤其家。民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重

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曰。今軍行疲勞。宜且  
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無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  
日思明兵二萬傳城。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  
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前。夾漈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  
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欲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  
郭子儀收雲中詔。悉眾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  
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  
陽節度使。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常  
先取之。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光弼以兵赴  
靈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光弼守太原。時節度王承業

主郭加平  
章事政御  
史度加連  
然郭王人  
也光弼發  
種正斬之  
通文

新即土环

軍政不修。遣侍御史崔衆督承業交兵於光弼。衆與光弼旌  
旗相接。而不避。又不即交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中使至。除衆  
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今但斬侍御史。若宜詔即  
斬中丞。使者懼。不敢言。詔遂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  
思明率蔡希德以兵十萬來攻。時銳兵悉赴朔方。麾下卒不  
滿萬人。或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  
而與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民鑿濠。作塹數十萬。衆  
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塹於內。壤輒補之。思  
明圍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  
臺上。仰而侮晉。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重

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上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  
城輒陷。賊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約日出降。潛穿  
地道。周賊營中。橋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數  
千人出。如欲降者。賊皆倚目。而賊營忽陷。衆驚亂。因鼓譟  
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希德  
攻太原。光弼出散死士持戰。斬首七萬級。希德遁走太原。圍  
解。代子儀為朔方節度。其馬副元帥兵馬使張用濟。憚光弼  
之嚴。與諸將頗有異議。元弼次汜水。川濟來謁。光弼斬之。會  
澤潞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對光弼乃結  
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希德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紂之以

計然軍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路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勢也州官常損曰東都帝宅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嶺盡爲賊徑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思明至假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卒共甘苦賊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殺罵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龍仙欲引避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也與語久之瞑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與賊戰中潭西大破之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請戰賊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時光弼屯中潭壘捨南城攻中潭光弼遺荔非元禮守羊馬

城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葛撞車麾兵填壘八道並進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耶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壘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少却元禮以敢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息之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報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謂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闕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瞑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復與安太清合衆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器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之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役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擊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光弼馬蹀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手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會周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



示之。思明大懼，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鞬，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封懷安太清公。懷州，思明求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屯清河，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次野水度，既夕，潛遣軍留牙將雍希範守，謂之曰：「賊將高驪，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汝勿與戰。若降與，則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思明果召日月，光弼野次，獨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見我。」日月至，問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範。」日月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範，歸必死矣。」遂降。希範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宋

石金吾大將軍高驪聞之，亦降。思明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戰，愛同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範無名，不足以爲功，日月雖死，不降，何待高驪材。」出日月之右，日月見遇，驪能不思，當手諸軍決，卅水灌懷州。水下，光弼命廷玉由地遁入，得張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禽太清送之京。師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誣吟思歸，監軍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郊。光弼使傳山陣，僕固懷恩曰：「騎兵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今賊致死，於我傳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斯戰矣。」懷恩不從，賊委

物爲道。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恩復陷光弼請罪，帝優詔召光弼入朝，徙鎮潤州。史朝義乘卬山之捷，進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與史朝義道疾驅入徐州，朝義圍李峯於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還過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克卿間來瑱，瑒襄陽及光弼至，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瑒、衡、仲卿俱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封臨淮王。北郊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程元振亦疾之。二人用事，光弼懷懼，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遷延不敢行。帝令郭子儀、董承義、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更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宋

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分遺部將。卒年五十七。帝遣使弔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敵衆，治師整旅，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戰功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鎮朔方也，嘗舉麾，幟無所更一號令之氣色。益權，云：「弟光進，渭北，郭守節度使，封武威王。」母李氏有齋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後吐蕃犯京師，郝廷玉與馬燧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中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斬。山是人皆自効赴陷。

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殺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貴哉

陳利貞范陽人郝廷玉薦於光弼累功封靜戎王李希烈攻  
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木當怖沐朱泚反利貞及張廷  
芝所統士卒皆幽朔河隴人故廷芝應泚而利貞麾下亦謀  
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譁曰欲過門者先殺我  
眾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  
年卒遣觀察使崔縱督兵陳受固恩恨不得死所云

烏承玘張掖人為平盧先鋒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  
恃兵眾為自固計慶緒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怙事且圖之  
承玘說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虐刻公何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八

天

不歸命本朝乃欲與俱亡乎思明遂所承慶等奉表聽命承  
玘從兄承恩為冀州刺史夫守思明義送東都肅宗使承恩  
往說思明承恩至與承玘謀殺思明不克承恩見殺承玘出  
奔光弼表為冠軍將軍討昌化王卒年九十六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以武舉累為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牙門都  
將時李光弼亦為牙將工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目  
相視不交一語安祿山反郭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未  
決旬日郭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固甘乞免  
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抱持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

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破史

思明眾數萬祿山益出兵佐思明子儀曰彼特加兵必易我  
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戰  
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盡揚兵夜擣  
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困懷恩擊賊於嘉山斬  
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奔博陵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將  
迎王師方北圍范陽會薛舒翰失潼關天子入蜀肅宗即位  
靈武詔子儀班師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  
昧軍容闕然至是國威始振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仍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誘河曲九府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八

天

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與同紇首領葛邏支擊之斬  
獲數萬至德二載破賊將崔乾祐於潼關乾祐退保蒲津進  
攻平之安祿山死子儀從元帥廣平王李蕃漢兵十五萬進  
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  
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傳甚款乃以李嗣業為前軍子儀佐  
元帥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賊酋李歸仁率  
精騎薄戰王師逐之走將及營賊大出王師還賊騎追蹂王  
師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  
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  
以陌刀長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兵匿營左覘軍勢王分回

紀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日中至，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東走。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踴躍呼迎。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率衆十萬屯陝，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挑戰。子儀遣二隊逐之，不及賊營而返，賊以二百騎掠陣，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賊驚顛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僞尸相屬，嚴莊走洛陽。懷慶緒度河保相州，遂復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命具軍容迎於灊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三

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圖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誡之曰：「須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緒，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殺傷甚常，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跬步不能物色。王師南潰，賊亦走，棄甲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任不專，以至於敗。魚朝恩素嫉其功，因譖之，帝召子儀還，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上元初，詔以子儀

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朝恩沮止之。明年，光弼敗於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祚，太原亂，成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副元帥，封汾陽王，屯絳州。子儀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平，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乃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蓋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朝恩元振所譖，史朝義尚竊洛陽，帝欲使子儀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臂而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召回紇吐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八

三

蕃寇河西，建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遣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子儀能歸部曲，離散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爲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如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於洛南，子儀遣知節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燃萬炬以疑賊，吐蕃夜走，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會卒，天子出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說帝都洛陽，帝許之，子儀奏曰：「比道路流言，咸謂陛下且都洛陽，洛陽自盜據以來，燒焚畧盡，旬服不滿千戶，井邑丘墟，豺狼嗥吠，東薄鄭汴，北抵淮衛，千里蕭條，亭舍無煙，何以卒萬乘之儀，供百官次

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戰場。陛下意者以京畿新罹剽掠，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行節儉，寧為侯國下哉？惟特遇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室，以安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社稷臣也，朕決西矣。」采輿還，帝勞子儀曰：「用卿晚，故至此。」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十萬人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標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詐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且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虜前鋒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兵深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八

五

人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進尚書令，子儀固讓，言太宗嘗為此官，故累朝曠不置員，豈可猥受，以墮大典？且用兵以來，借賞者多人，兼數官，冒進亡社。今尚醜畧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臣始。帝乃許之。永泰元年，懷恩復說吐蕃自北道趨奉天，黨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藍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東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饒萬人。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懷恩病死，回紇與吐蕃爭長，分營而居。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

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事，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八

五

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瀾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以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此，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鼎以二巫師從軍，巫曰：『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既定約還營，吐蕃疑之夜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盡得所掠士女牛馬。

大曆二年以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子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大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征無寧歲頃懷恩作亂傷彫耗亡三分之二北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得四節度特別萬人衆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衆寡不敵將何以戰臣竊惟國敵制勝亦非力不足也但以簡練不至進退不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今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則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

史緯

卷之十百八十八

唐

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辛酉年八十五謚曰忠武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詔至即日就道故譏問不行其破吐蕃時朝恩使人發子儀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入見帝唁之子儀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之衆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朝恩嘗約子儀飲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請衷甲以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因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

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皆被遏絕子儀封幣過其境即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在中書令二十四考八子七婿皆貴顯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史臣裴珀稱子儀體順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修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誠知言云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爲曾孫承嗣給事中時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八

唐

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嚴言宰相調和陰陽以安黎庶不宜使視簿書校籍帛文宗從之

馬璘

馬璘扶風人少孤流蕩開元末授金吾衛將軍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印山戈甲照日諸將不敢擊璘率麾下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賊衆披靡王師乘之賊遂潰吐蕃寇邊詔璘援河西會僕固懷恩叛璘引還轉關至鳳翔虜圍已合璘令士持滿向敵突入城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追斬數千級帝引見慰勞拜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之璘曰赦之人將何是日爲盜遂戮之天旱里巷

爲上龍聚巫以禱。時曰歲早，由政不修，命撤之。明日雨，權鳳翔隴右節度副使進扶風王卒，璘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費錢二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卽位，詔毀璘中寢，璘家懼，悉籍守館入之官。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其子無行，財亦尋盡。

### 李抱玉

李抱玉，初名重璋，安興貴曾孫也。世居河西，有戰功。玄宗改今名，將兵守南陽。祿山亂，斬賊使上言，耻與逆臣共宗，詔賜姓，擢陳鄭潁亳節度使，以破史思明功，封武威王。懇辭王爵。

### 史緯

卷之十 百八十八

唐

從涼國公進司徒，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改兼兵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言隴坻達扶文，縣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輒傾，擇能臣帥西道，當一向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謚曰昭武。從弟抱真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爲之用。』誠以子儀領朔方，是伐其謀。」

### 史緯

卷之十 百八十八

唐

可不戰而平也。懷恩果敗，遷殿中少監。抱真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真以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時戰伐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敝，乃籍戶三丁，擇一，獨其餘，租給弓矢，令閉門曹偶，習射，歲終大校，第其能否賞罰之。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立，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圖邢洛二州，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回，斬其將楊朝光，遂解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戰于城下，大敗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朱泚復叛，帝狩奉天，乃各引麾下還屯于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鄭率懷光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與元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義陽王。李希烈既竊名號，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心。天子下罪已詔，赦羣盜，抱真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兵擊泚。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真乃自造其壁，悉以軍事委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還，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朱泚希烈爭竊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既不能與之爭，惟長豈可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膚，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而泣，涕下交頤，武俊亦感。

泣左右皆泣抱其因退臥帳中熟睡久之武俊感其誠乃指  
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  
大破朱滔進司空抱真好士間有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  
皆畢禮厚幣數十里邀致之至無可錄乃徐以禮謝遣末年  
官方上孫季長為治丹曰服此當仙去抱真語其下曰秦漢  
皆不過此我乃得之將飛昇不復見公等矣傾丹二萬九不  
能食且死醫以凝脂殺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幾得仙何自  
棄也蓋服三千九而卒年六十二贈太保其子綬置喪悉發  
府庫勞軍為抱真表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綬遣將陳榮以  
書招武俊武俊曰吾與季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  
史希

史希卷之十百八十八

美

亡小人詐其子使不從朝命因榮而以書讓綬天子聞抱真  
辛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偽稱抱真疾篤  
凡三日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  
臣屬延貴君可速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眾不  
封乃以印綸上監軍始發喪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

史緯卷之一百八十八終

史緯卷一百八十九

唐書二十

列傳

房瑄

房瑄河南人為憲部侍郎玄宗時瑄瑄地至普安上謁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常見素崔暹奉冊靈武傳位肅宗具言  
上皇本意因道當時利病探索窮情吐辭華暢帝為改容瑄  
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皆與參決第五琦以言財利得  
幸為江淮租庸使瑄曰往者楊國忠聚斂虐怨天下陛下即  
位人未見德今又麗琦恐人不服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

史希卷之十百八十九

十

則散邪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  
自河南入朝除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  
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銜之因言昔晉室之亂以紫微虛  
名任王衍為宰相祖述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今唐室  
中興當用賢才而瑄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瑄  
誠厚以臣觀之瑄終不官為陛下用帝曰何哉曰瑄為聖皇  
制置天下以永王為江南節度賴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  
南節度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北空虛之地支庶悉傾  
大藩皇儲反居邊鄙瑄益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身不  
失恩寵推此而言瑄豈盡誠以事陛下哉帝入其語始惡瑄

利口可畏

會瑄自請平賊詔瑄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恕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先中軍次便橋中軍北軍遇賊於陳留斜戰不利瑄欲何便再戰中人邢延恩促瑄率南軍復戰大敗初瑄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縱橫於夾之既戰賊乘風揚塵鼓譟牛皆戰栗賊投芻水之人皆棄殺卒四萬流血被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走行在見帝內祖請罪帝宥之瑄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非其所長其佐李揖劉洪普儒生不諳軍旅瑄每詫曰彼虜落河雖安能當我劉洪普儒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公出

如此不最  
日有在

是年更  
七公

宦者貶啓慶州長史乃詔諸道不得以人口饋遺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小人奪顏真卿兵權坐視張巡圍急而不救其讒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司空圖瑄建請諸王爲都統節度安樂山間之大驚蓋當危難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

張鎰

張鎰博州人少游京師未知名飲酒鼓琴白娛人或邀之杖策而往遇醉即返不及世務拜左拾遺玄宗西狩鎰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鎰倍道進檄濠州刺史周丘曉趣救曉遲遲不進比鎰至淮口而巡已陷鎰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公鎰汴州史思明以范陽獻款鎰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執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無誠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不聽宦官使二鎮還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鎰無經畧才帝從鎰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果叛改鎰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鎰起布衣兩拜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李泌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能爲文開元十六年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儼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冊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儼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講陳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餌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實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其家善視養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等忽別念曰嚴太苦勸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誠泌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呼爲小友帝游嵩華終南間天寶中召講老子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蕭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自蜀頻問難赴行在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蓋衆指曰若黃若聖人若白者山人帝聞之賜金紫服拜元帥廣平王司馬始軍中謀帥皆屬意建寧王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家嗣行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儼爲天下兵馬元帥諸

將皆屬焉倭聞之謝泌曰此倭之心也帝在東宮數爲李林甫所搆及卽位欲掘彘焚骨泌言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夫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開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憚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其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渠能定中國耶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聞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翔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勢其四將也隨縣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州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唐調亦至長安入關軍駕至從賊中自投而來者日夜不絕泌請遣安西兩城之衆並塞東北自獨擅南取范陽上曰今當乘兵鋒搆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

也。對曰：今我所恃者，積石突騎及諸戎之兵耳。性耐寒暑，乘其新至之銳，攻賊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則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必復來南，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如先川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矣。上謂泌曰：張良姊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遲數月之間耳。至德二載，帝復從容謂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勢分。

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必然，上使泌更為表言。自馬嵬驛，靈武勸進及今成功，恩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命中使入蜀，上皇得初奏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及再奏至上皇，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成行。上就泌飲酒，同榻臥。李輔國請取契鑑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曰：陛下今就臣相臣，猶不得請，況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歸日待臣如此。

赴援許以安西北庭與之及渾城敗泚於咸陽吐蕃追北不  
甚力大掠武功而歸至是來請如約帝欲與之泌曰安西北  
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  
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開中危矣且吐蕃恃兩端不賊又掠武  
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拜魏陝觀察使淮西兵防秋屯鄆  
州吳少誠密招之四千人亡去泌邀險悉擊殺之貞元二年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鄆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至有  
流離死道路者人情悉怨泌請復之帝曰人民彫耗員何可  
復泌曰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以參軍署縣  
以佐史判案夫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乃條奏中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九

人

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如諸王未出門官屬皆不除所收料  
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而京官解薄  
自方鎮入八座至謂之罷惜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  
開削普增其奉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  
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廩錢令寓食中書舍人署故  
時戲曰韓諫議離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貞元中德宗西  
幸入路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李  
叔明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謀為亂更輕上  
馬以至梁州及上還長安皆以為禁衛將軍親遇甚厚張延  
賞與叔明有隙知昇私出入師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郗

延賞等  
知昇等  
可恨至此

同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上謂泌曰卿國  
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肅宗  
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  
知之泌具為上言上入之隙且曰昇承恩顧與禁兵通實無  
以中傷而都國乃太子蕭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曰是  
也或告主淫亂且服藥上大怒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  
與妃離昏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  
陛下唯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  
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  
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九

九

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  
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  
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臣  
下他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殺臣  
了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必欲其  
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若何而可對曰  
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內無異言  
敵之如父母豈謂自育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違  
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  
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猜之者深耳遂

曰臣昔以建寧之故辭官爵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為陛下相復視此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兄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為先帝誦黃臺瓜辭於肅宗以防讒播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眾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无忌與朝臣數十勸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寬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

史記卷一百八十九

十

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理義者三三人與臣勸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誣殺太子瑛兄弟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且登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仁柔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與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諸人者乃詐百端雖有子書如管蔡懷襄甲如太子瑛曾未可信況但以妾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歸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

史記卷一百八十九

十

就許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勿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明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闕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報卿德何為出此言乎泌勸帝不受私錢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矣上嘗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

燕公張說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軍四召。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持論建。能竊移人主。然喜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獨柳玭稱復。南京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云。泌在衛狀。伯愐璣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鄭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風上行。竹蕉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以蒜汁潑之。既長。辟穀。每舉引。骨節珊珊。然人謂之鍊子骨。德宗與泌議復府兵。泌因上歷叙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教召戰陣。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則處將帥。按則有教習。不情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勅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鎮洮河。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至蒸餼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進財。為宰相。邊將。皆山東戍卒。多資帛帛自隨。邊將。寄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禁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騎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

史記卷之一百八十九

十一

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泌曰。今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十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克。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則減戍卒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惡繒。染為絳。緇。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羅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縣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川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

史記卷之一百八十九

十一

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未敢言既而戊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祿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貞元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九

古

間泌與李晟馬燧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對曰臣素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已斃矣臣無可報也然臣亦願與陛下有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或有謾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悅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矣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聖明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

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忘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明謂及聽剖析乃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帝復曰誰於卿有恩朕為卿報之泌言臣所善及有恩者幸已顯達或零落愧無可報也襲為元載所疾請江西路嗣恭為觀察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驚其脛臣不自安應閣不言勉起見父臣常服其長者未有以報帝即日加應屯田郎中丞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兄獄涓神命已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命捕送內侍省推鞠李展聞之驚仆於地曰展滅族矣泌問其故展曰晟新罹謗毀中外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九

古

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獄上詔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臣無連及者欽緒功臣遊虜子也遊虜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虜又械送欽緒二千上亦有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服者請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官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并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為司徒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巫風將起臣聞杜郵有起

祠請勅府縣脩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德宗爲奉節王。學文於泌。及爲太子。復與之遊。興元元年。德宗急詔徵泌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凡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矯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若何。對曰。陝城之人。不貴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必閉壁拒守。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若悉賊兵則非敵。若遣小俊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勸燧與臣同辭辭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則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必至用兵矣。上乃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

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規者馳告抱暉。稍自安。泌密奏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出謁。泌稱其提事保完城墮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吾到自愛。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費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行。上藉陝將預亂者七十五人。使泌誅之。泌既遣抱暉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關。上復遣中使詣陝。必欲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潛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竟殺之。抱暉遂亡命。不知去向。議者言韓滉聞乘輿在外。聚兵脩石頭城。上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脩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上曰。外議洶洶。奏章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

其子昂爲考功員外郎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封曰況之用心臣知之至熟請上章明其無他乞付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爲卿累必退上章請以百口保況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況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曰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私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開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論歸皇使之歸觀令況感激速迎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卿下泌章令韓昇告歸觀而賜緋衣舉至潤州況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遊亦貢米

史籍

卷之十人十九

大

二十萬斛上謂泌曰韓況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聚貲取利甚厚泌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畜馬二千停其供給胡客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赴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

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幾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肆無餘賫之病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請婚帝未之許而邊將乏馬泌曰陛下試用臣策數年之後馬殿于今十倍矣上口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馬亦易致矣上口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臣聞差緩耳上口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

史籍

卷之十人十九

元

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口臣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使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屯陝州王往見可汗貢王不舞順從官苗少華死之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戰邪上口然苗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焉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不可泌曰苗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牟羽知必償舊怨謀先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口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口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天



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必曰：臣謂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也？必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夷豺狼，與兵人中國，不得不過為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謀，相見之儀，使彼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天下至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志意驕矜，故敢責難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若使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抹陛下以貂裘，叱左右促命騎親送陛下出營，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鳳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必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必所言，則回紇自可恕。必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畢竟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復京師之難，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其贊首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

乎。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吐蕃劫盟往與之和，得無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聞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從葉護來，臣特之頗厚，故問臣為相而求和，今請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毋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疋，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許和親如此，咸如北荒旁，皆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相國素信臣言，若恐未諧，請且發一誓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兄及臣，凡必所約五事皆聽。上大悅，謂必曰：回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不敢輕犯矣。大詔雲南，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侵之，使叛歸吐蕃，若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世與吐蕃為讐。臣故知其可招也。帝遂許回紇和親，必子繁有才無行，必為唐賊，為誅滅。故城德泌而親繁及物，其延齡既其葉夜使繁，其之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自帝曰：城以疏示於朝，適其餘以自解。城奏入，帝怒，不省。泌與梁肅善，繁師事肅，肅卒，繁悉其妻由是積棄。積年，後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他朝史不能會，繁有機略，悉知賊數所在，出兵捕斬之，議者貴。

繁不先啓觀察府爲摺與詔御史舒元與按之元與繁素隙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人皆寬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若家傳十篇傳於世

世矣宋子京之妄也既無史才又無史識其論長源曰近忠近智非宰相器然則孰爲忠智而宰相器也哉

### 苗晉卿

苗晉卿壺關人爲吏部郎中選人訴求美官詞色不遜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李林甫爲尚書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御史中丞張倚新幸於帝晉卿欲附之以倚子與爲第一與無學術議者譏然安祿山言之帝御乾華樓覆寶輿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

###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九

李

貶倚淮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魏郡太守克河北採訪使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郡太守迎犒使屬官行酒酒至必立飲白爵侍老有獻降階拜伏時稱其恭肅宗立拜左相玄宗崩詔攝冢宰晉卿辭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祖宗故事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節哀順變天下幸甚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晉卿老病乞間日入政事堂帝爲御冰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病臥於家賊與致問之不答賊亦不敢害帝還都拜太保卒年八十一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晉卿曰常侍親密非賢不可居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

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等何以加罪嘗爲父立碑有勳集碑上子榮官郎中陸贄欲進榮官德宗不許曰晉卿在攝政有不臣之言贊奏王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譏間之道行若陛下以晉卿奸邪榮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則宜擢榮以示天下帝然之而榮官終不顯

### 裴冕

裴冕河東人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爲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副之太子至靈武冕

### 史籍

卷之十百八十九

李

與杜鴻漸崔漪進曰主上厭於勤南狩蜀中宗社神器須有所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逸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來與還京師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一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卽位進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立降施州刺史郭子儀言於上曰冕首佐先帝有社稷勳程元振忌而構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所甄引德之又貪

其哀瘝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旋卒

### 呂誼

呂誼河東人上元初拜同中書門下三品誼善中人馬尚言尚言為人求官誼奏為藍田尉事覺帝怒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誼為荊州長史澄明陝忠節度使誼請荊州置南都更號江陵府以誼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浩凡七州隸之誼在朝任職及為荊州號令嚴明賦斂均一治尚威信軍士用命境無盜賊民歌詠之為至德以來方面之最及卒嚴郢以故吏請謚博士

###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九

五

獨孤及謚曰肅鄂以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在義之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襄缺之格奔命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稱其大畧其細也且二謚非古也唐與魏徵以王道佐時文也愛君忘身貞也二者並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肅端直貞也性猜偏也言偏則失貞偏貞則遺端故曰貞偏蓋有為言之也若跡無異標則謚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王珪曰然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帝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相位者謚不過一名鄂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 韓全義

韓全義不知何人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拜夏綬銀有節度使吳少誠拒命德宗詔合十七鎮兵討之以全義為淮西招討使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將畧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官監十數紛爭帳中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於廣利城師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又退屯陳州官人共掩其敗少誠度無能為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為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吳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託疾使司馬崔放入見謝無功帝曰全義謗少誠歸國其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為功耶還鎮夏州中人即第宴資不見天

### 史籍

卷之一百八十九

五

### 盧從史

盧從史徙籍不常善附迎中人擢招義節度副使元和中丁文喪去官從史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由是奪服領澤潞因詔討賊從史陰與承宗交結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從史與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對壘時過其營飲博承璀多出寶幣奇玩夸之從史貪目多所愛承璀必遺焉從史喜益相狎帝用裴垍謀勒承璀圖之承璀

使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掉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會夜疾驅出境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車騎相驚承璫遺高霞寓論之霞寓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掛而前衆遂定從史流驪州賜死

###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加詩賦各一篇崔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肅宗即位靈武綰脫身見行朝拜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廩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

###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九

李

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淳朴崇廉諫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給事中李輔弼左承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遂不行元載秉政忌之改國子祭酒載得罪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舊制刺史被代或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初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以故威柄外移綰言刺史若不

稱職但使本道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停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請使所如有故闕聽上佐代領使司無得署攝又定府州官月粟使優秩相均稍復太平舊制綰有疾詔就中書療治對延英殿軒扶杖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而綰卒矣帝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綰之速也即日贈司徒遣使冊授欲及其未歿也綰性儉約造之者清談終焉欲干以私聞其言自止初拜相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撤之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騎從數百只留十餘騎自隨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音樂撤五之四世以比東京楊震云

###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九

老

###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洛陽人世以禮法聞父沔中書侍郎喜論得失或曰今宰相承制雖中書侍郎或之取允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僞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中書令張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卒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家廟負本主以逃代宗未祐甫攝侍郎事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朱泚軍中猶鼠同乳表其瑞袞幸羣臣賀祐甫曰臣聞禮迎猶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除害雖細必錄今猶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猶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邊吏有不扞敵臣以爲當

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則猶能致功。鼠不為害。代宗異其言。帝崩。家與禮官議。為君斬哀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民之別。家曰。賀循稱吏乃胥吏。非公卿百官也。祐甫曰。傳云。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家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既而家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前。上祐甫謂眾曰。臣哭君前。有扶立乎。家不勝慙。勅祐甫。幸情變禮。撓國典。請比潮州刺史。史綱 卷之十 百八十九

德宗以為重。改河南少尹。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直者代署。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家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曰。臣初不知。帝怒。以家為罔上。即兩換職。以家為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征討。啓請獎命。官賞繆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家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舉薦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封曰。陛下

命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知之。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何足慮。即召駕鶴留。移時。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滿清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詐。祐甫曰。正已誠詐。請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川。彼自歛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已慙服。卒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氏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遣以繒帛。受而絨繡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長慶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朝廷收河朔三鎮。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懼部將搆亂。藉豪強不檢。皆送京師。朱克融等任藉中。自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克融等羈旅困頓。願得官自效。日訴於前。抑而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大河朔。天下尤之。植內憂。丐罷。授岳鄂觀察使。祐甫從子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用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給糧。糧。及因。弘正不得已。遣還。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儉之為也。出為鳳翔節度使。史綱 卷之十 百八十九

柳渾。字夷曠。襄州人。早孤。十餘歲時。有巫曰。見相宜天。為浮

洛道可殺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端，不若迷死。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步至奉天，遷兵部侍郎，封宜城伯。李希烈據淮蔡，開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虎皮而羊質者也，往必見禽。果為賊所執。貞元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親擇更宰畿邑，治有狀，宰相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聖主所宜也。玉工作帶，誤毀一鎊，私市他玉成之，及獻，帝識其不類，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論死。渾曰：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狀請論如律。田伯疆請賈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渚曰：伯疆祖父以來世孝謹。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九

三

長岡於門，隋時舊第，惟田氏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孫毀門構微一時倖，以損風教哉？韓滉自浙西入相，榜吏省中至死，渾惡其專，讓之曰：省閭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無能，今公顯前非，頗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耶？渾謝之。渾混所引也。白志貞除浙西按察使，渾奏志貞與於小吏，不當超顯秩。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詔付外施行。渾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提官當退。渚慨然曰：士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游，豈慮不能？是歲，提官竟無退者。渚滅與吐蕃會於平涼，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慮患。渚曰：五帝無詰誓。

三王無盟詛，盟詛之興在於季末。今以季末之事行於春秋，大夸秋人而默心，可以兵制，不可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曰：戎狄無信，誠如渚言。帝變色曰：渚儒生不達邊事。晟大臣亦爾耶？夜半，郊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沒。帝大驚，明日慰渚曰：卿儒士，乃能悉軍情乎？益禮異之。為張延實所擠，罷政事。免後，置酒召故人出游酣醉，乃還。曠然無罷黜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開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帝處厚

史籍

卷之十 百八十九

三

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問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帝處厚，路隋上疏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其靜審。敬宗初，李逢吉得柄，遂李紳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必欲致紳於死。處厚言：建中初，山東之亂，起於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讐，盧杞為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豈可不深念哉？紳由是得免。寶曆三年，敕者不言左降官，量移以沮紳內徙。處厚復言：逢吉殺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乃改其條，進兵部侍郎。時天子荒暗，月才三朝，處厚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感悟，賜錦帛慰勞之。王廷奉之亂，帝歎宰相不才，使

奸臣賊臣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憤而歎恨無  
蕭曹此馮唐所謂有頗牧不能用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播於浮論驟信輕改處厚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  
罪幸何凡所奏可中輟變易使出白上心是示臣不信也如  
得於橫議是罪臣不職也且裴度元勳舊德歷輔四朝實易  
血長厚忠實經事先帝臣乃陛下自擢今言皆不見納臣宜  
先罷趨下頓首帝變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勤朕自知之安可  
違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處厚言近君  
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裴度公忠可久任帝嘉納之曰是無復  
橫議者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會遣吏  
卷

路隋

路隋陽平人父泌為長安尉德宗出幸天棗妻子奔行在從  
渾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尚幼及長日夜號泣坐  
必西嚮母告以貌類父遂終身不引鏡文宗立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帝愈懷顧宗實錄直書禁中事宦豎不喜言其非

實帝詔隋刊正隋書夫史冊者褒勅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  
誣况人君乎宗閱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皆不可奉  
撰俾臣刊正按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至今漢係  
雖親無害公誼詔隨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李  
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署奏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鎮海節  
度使卒

高適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為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哥舒翰表  
為參軍祿山亂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貶帝問羣臣策  
安山適請竭禁藏募死士禦賊不省玄宗西幸適問道及帝

於河池因言翰本忠義而病久荒戡監軍不卹軍務以倡優  
蒲樂為娛渾隄武士餓飯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臣數為  
楊國忠言之不聽故陛下有今日之行帝領之帝以諸王分  
鎮適以為不可及永王璣肅宗召問之適極言王必敗帝奇  
之李輔國惡適出為彭二州刺史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  
節度百姓散於調度而西山三城苦於屯戍適上疏曰劍南  
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  
羌中平武等城界吐蕃瀕邊諸戍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  
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  
西川不得參也嘉陵北困吞瘴瘡痍未平可稅賦者獨成都

彭亨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錢。當十州之役。其敝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迫逃益滋。地入有限。而科歛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險絕。通京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得不為重。失不為輕。奈何以彈丸地。而用全蜀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廢罷東川。以併力從事。劍南不爾。蜀人且擾。復昭朝廷憂。帝不納。梓州中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光遠縱兵虜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無功召還。為左散騎常侍。封渤海侯。卒。諡曰忠。

史補 卷之十一 百人十九

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之。

元結

元結。魏常山王遵裔孫。父延祖。不仕。年過四十。視朋類勸之。結春陵丞。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飽不宜復有所須。每淮水。援薪以為有生之資。遇此吾不思也。結舉進士第。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薦之。肅宗召見。結以伏軾。陛狗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徹漢。西抵函秦。北據幽都。醜徒跋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矣。天子獨以走馬至靈武。合弱

旅。鉏鋤寇。曾不踰時。權輿權固。復兩京。收河南。何其易耶。乃今河北奸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繼踵不絕。將士離散。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糧廩。而士卒不散。無今日爵賞。而賢才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耶。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愧恨陵廟。為叛逆殘汙。憤恨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好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由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

史補 卷之十一 百人十九

結。寔見總佩大昕而朝。大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厥躬良馬。宮籍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克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美臣媚子。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貴踰望。此所以未安忘危。不能以強制弱也。若陛下今日能如靈武。時何益。冠冠強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大夫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內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於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各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外無仇讐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瓦礫。人主以近禍乎。又聞百姓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窮。受賦與役。



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號道路益亦極矣天下安我等  
獻賦自處若不我復以忠義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  
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太明則任聰察人將  
藏其心而罔惑生太信則寡情怨人多懼於禍而奸尤作遂  
使朝廷亡公直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豈無端由其二曰議  
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奸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  
者之言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言非不知之凡有詔  
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煩煩詰責至有仁即之令憂勤  
之語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  
行猶足以勸彼夫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九

美

已言之今必將來之法難備弊制拘忌煩令一切獨蕩任天  
下賢士屏斥小人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  
及帝悅權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代宗立拜道州刺史初西  
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餘箇  
結上言臣州為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  
不一存毫倪流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尚多守捉候望  
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  
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  
歸者萬餘進容管觀察使身論蠻豪核定八州會母喪還卒

李承

李承高邑人為淮南西道黜陟使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  
揣知之乃表崇義遇惡請討之帝悅數稱其忠會承奉使回  
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不謂然及崇義平希烈果  
懷拜承山東道節度使時希烈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  
兵衛送承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萬端承安  
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而去承輯綏撫安之居二  
年國境完復希烈雖去留部校覲之承因賊叔雅結希烈腹  
心周曾王玢等謀殺希烈進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卒

王州

史綱

卷之一百八十九

美

州前經署使陳仁秀元結皆僑治藤梧州至曰我客州刺史  
安可客它所必得容乃止令士有功者得署吏於是人入自  
奮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  
許勉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為助與藉聲  
勢成萬一功勉許之州乃移書義勝二州刺史約進討會崇  
牽復容州故地州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獨軍問題去梁御  
史中丞招討處置使哥舒晃反州命將李寔援廣州則乘間  
來襲州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  
兵乘邊召州為河中少尹領節度事悍將凌正約其徒夜斬  
開逐州州陰亂漏刻以差其期眾不敢發禽正誅之徙東都

留守開田二十餘屯，備器械，練士卒，號令精明。吳少誠叛，獨東京有備，關東賴之。卒贈尚書右僕射，翊善盧杞、杞殺出，李懷光皆與其謀，議者議之。

### 來瑱

來瑒，永壽人。乾元二年，拜陝虢節度使。瑒州部將張維瑾殺其使史翽，徙瑒瑒等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詔，瑒還。瑒安於襄漢，士亦宜其政。因諷眾留已，而外示肅宗詔，復鎮襄。後知其謀惡之，王仲昇言瑒得士心，不可留。及仲昇被圍，瑒顧望不救，仲昇為賊所禽。司馬裴茂密表其狀，且言瑒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帝改瑒淮西中安撫黃光沔，兼陳豫等州。

### 史籍

卷之十一 一百八十九

史籍

節度加裴瑒等州防禦使，代瑒。瑒懼，言淮西無糧，須麥收乃上道。又諷眾留已，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密詔裴國之。裴自均州率眾浮漢而下，夜至瑒謀之麾下。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瑒，而瑒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裴智勇非公敵，眾心不附。彼若來，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破之，必矣。」明日，瑒督軍五千，陳穀水北。瑒以兵迎之，呼其軍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瑒曰：「詔還鎮此州，以詔書示之，皆曰：『偽也。』爭射之。」瑒走還，薛南陽曰：「公勅兵勿戰，自以三百騎為奇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殺其眾幾盡。」瑒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瑒因入朝謝罪，帝待之如故。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程元振用事疾之，告瑒與巫祝言不順，會仲昇逃歸，言瑒與賊合。帝怒，貶播州。賜死。帝後悟其冤，流元振，涪州以梁崇義為節度使，崇義瑒舊將，為瑒立祠，避瑒惡事不處。所請禮葬許之。瑒遇裴茂厚，而茂欲得襄漢，故表其狀。帝亦倚以圖瑒，及敗，流黃州，賜死。

### 崔旰

崔旰，貝州人。劍南節度嚴武奏為漢州刺史。武卒，別將郭英幹請其兄郭英又為節度使。旰與其軍請大將王崇俊為使。朝廷用英又，英又恨之，既殺崇俊，遣使召旰。旰託拒吐蕃，不來。英又自將討之，敗歸。旰進薄成都，英又將士多降旰。旰使

### 史籍

卷之十一 一百八十九

史籍

率兵還攻英又，英又走，資池為錦源所殺。楊子琳起瀘州，柏貞節起邛州，攻旰。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旰遣使至，獻綉錦數萬，辭意卑約。鴻漸貪其利，既入成都，政事一以委旰。日與僚屬縱酒高會，表貞節為邛州刺史，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旰於朝投成都，升鴻漸還朝。旰遂為節度使，大曆三年，來朝，賜名寧。楊子琳襲成都，帝遣寧於蜀。子琳敗走，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其有紀，乃厚誅欽使弟寬，密居京師，以略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寬驍推御史中丞，密給事中，寧在蜀久，肆侈窮欲，將更娶，多為汙逼。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寧奏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薦李衡干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怒。凝不行。炎詆劾。是寧申救之。炎衡之未發。令南蠻與吐蕃合兵入邛邛。覆沒。則德宗遣寧還鎮。炎曰。獨天下之與壤。自寧擅制。朝廷失。郊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不入。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若其有功。勢不。之。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下熟察之。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畿。使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然後換投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九

之地。此大利也。帝遂以寧為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留。後得自奏事。使伺寧得失。寧至夏州。與留後呂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奏希倩無殺邊才。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拜寧尚書右僕射。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後數日。寧至。帝甚喜。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圜。但為虛杞所惑。故至此耳。因潸然涕下。杞聞惡之。初王翔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寧數下馬。趨。前。頗遲久。翔懼賊追。呼曰。既至此。乃欲顧望乎。杞諷翔以聞。又追康湛詐作寧遣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向聞與賊盟者中書令。今果後至。復與賊通書。反狀明甚。若兇渠。

寧死非其罪也。然自亂已死之理。

外通奸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獻狀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召寧至朝堂。使力士絀死之。籍其家。命陸贄草詔。贊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云。書已亡。中外冤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兩寧罪。詔聽收葬。寧之入朝。曾覽守成都。楊子琳襲據之。寧委任氏素饒果。出家財。十萬募勇士。自將而進。子琳大懼。會大雨。引舟至庭。乘而去。為陳說觀察使。有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何葉尚爾。何雨旱。官之上下離心。為軍吏所仇。見其髮髮。是叩首祈免。乃得。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九

去。泚求伏於民。民飲以溺。貶端州司馬。蓋弟黯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祀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固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待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意耶。公宜教有司。道朕斯意。還諫議大夫。

元載

元載岐山人。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結。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盜殺輔國。載與其謀。復結中人董秀。使判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魚朝恩與載不叶。帝亦怒之。載乘間請誅朝恩。結其愛將為助。朝恩。

已陳載益矜肆與王相請以河中為中都泉關輔河東十州  
 范克之選兵五萬屯中都抄秋行幸上春還京可以避羌戎  
 忠議人即勅吏於河中經國官殿祭私第帝聞惡之罷其議  
 四鎮北庭節度使寄治涇州議者謂三輔以西無餘帶之固  
 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具知河西龍右要領言國家西境極於  
 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推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  
 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而不居其右則監牧放牧地巨豎長  
 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宰相第作二旬可訖戎人夏  
 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屯涇以為根

史

卷之一百八十九

聖

本分兵守石門水峽隴山之關北抵於河首連山峻險寇不  
 可越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  
 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臂朝廷高枕矣因  
 圖上地形使吏問入原州度水泉計徙庸車乘春鍾之器悉  
 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曰與師料敵七將所難陛下信一書  
 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不決載外委主書李英倩李待  
 榮內信婦言縱諸子問通賁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排忠良  
 進貪鄙凡往進干請不結子弟則結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  
 室宇者廣延郊作觀附帝帳供具不徙朕田別墅矚眄相望  
 名姝異伎禁中不逮帝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載特恩

王

史

卷之一百八十九

聖

飾辨曾無後改客有賦都盧尋獲篇諷其危載下而不知  
 惜殿中侍御史李少良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  
 其友常頌漏言載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省中語論殺之道  
 路以目由是非肅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  
 曆十二年三月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泰收載及  
 王綰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  
 大夫李涵等訊狀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  
 服下詔賜載自盡妻王氏及子揚州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  
 仲武校書郎李能重賜死發其祖父家新棺棄尸毀廟主及  
 其第王氏節度使忠嗣女驕悍貪戾載不能禁諸子聚飲無  
 莊輕浮首奔走其門爭蓄妓妾為襄戲親族環視曾無愧耻  
 翁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為尼  
 沒入掖庭德宗立始告以載死號歸投地左右可之帝曰安  
 有聞親喪責其哀哭乎初載請立帝為太子代宗從之興元  
 元年詔復其官禮改葬載用事時有晉州男子鄭義以麻總  
 髮持竹筒落席行喪長安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  
 上一字一事如不中以寄貽屍虛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  
 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讓切載其言聞者顧罷諸州團  
 練使監者諸罷諸道監軍使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刺史權  
 署團練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云

王縉字夏卿與兄維俱以文名廣德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拜河南副元帥兼領河東節度大原將王無縱張奉璋特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入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不敢忤然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苦其凌斬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其弟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代宗每從容問浮屠法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信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唱僧薰號內道場日引沙門百餘俛供珍滋出入乘鹿馬度

史補 卷之一百八十九

支俱應給或忤狀入冠必合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懺狀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某省勢傾王公羣居恃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年宿亂相踵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苦僧尼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歛丐貨貨縉言國家歲祚靈長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奇亂方朔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踏西戎內冠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之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金玉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中分詣佛道祠統

吹鼓舞奔走相屬立仗光順門百官奉迎導從咸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凌替由藉與元載倡之也性貪日縱親戚尼姁招納財賄瑣屑相藉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鞠其罪與載同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乃以聞上憫其老貶括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擢諫議大夫。初唐家郊祀天地以高祖配寶曆元年禮儀判官薛願集賢校理歸崇敬等言神堯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帝受封於唐卽商之契周

楊炎

楊炎，鳳翔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為龍門令，死劉武周之難，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拜諫議大夫，固辭歸養。肅宗卽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靜先生。炎父喪，廬墓側，有紫芝白雀之祥。三世以孝行聞。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元載擢炎吏部侍郎，載敗，貶道州司馬。德宗卽位，崔祐甫薦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庫，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盛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均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

史綱 卷之十 百八十九

果

庫。天子亦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知其多少。官持簿者三百人，蠶食其中，瑤結根，據殆二十年。炎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之本，人生之命。天下治亂，係焉。前世以重臣掌之，今獨使中人領其職，出納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益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帝從之。唐興有租賦庸調法，玄宗末，版籍浸壞，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獨其租庸六歲免歸，邊隙既開，戍兵多死，主將歸不以聞，故貫籍不除。王鉞方務聚斂，乃按三十年舊籍，責其租庸，人皆怨毒。至德後，天下兵起，人戶

唐其變而  
亦而兩稅  
地入初制  
亦救急者

剝耗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四方貢賦悉入內庫，權臣猾吏託進獻為私款，王賦所入無幾，科歛凡數百名，新舊仍積，富戶丁多者以官學釋老得免，下戶鬻妻賣子，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十不及一。至是，炎請為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歛之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減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其

史綱 卷之十 百八十九

學

租庸調雖舊，悉罷帝從之。議者言租庸法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上斷而地若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丁得其數，官吏不減而奸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起嶺表，以謀議當天子意，中外翕然屬望。稱爲賢相，崔祐甫有疾，帝拜炎爲相，炎獨當國，遂變祐甫之政，滅義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閘，里騷然，渠卒不就。肅德元載，思有以報之，復議城原州，俾度使段秀實言安邊却敵宜資圖之。方農時，不可興功，炎怒召秀實爲司農卿，以郾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各統兵萬人，與之渾軍，怒曰：「吾軍爲國，四十餘年，始嬰邪土，有農

初孫氏作  
宗也

此說極是

策地著之安復徒此襟芥中乎懷光持法嚴軍士畏之裨將  
劉文喜因人之怨上疏求秀實為使詔以朱泚代懷光文喜  
不奉詔閉門拒守質其子於吐蕃以求援時方旱羣臣請赦  
文喜帝不聽詔藏服御給軍命泚懷光攻之別將劉海賓斬  
文喜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元載已坐貶出晏忠州殺  
之朝野側目李正已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使諸道聲言  
宣慰實白辯解言晏嘗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為后帝自惡  
之帝聞使中人於諸道察之得其實於是銜之會盧杞同平  
之杞無學術狀貌鄙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憾之始  
炎遣朝道襄漢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說之崇義不聽  
炎怒

史記卷之一百八十九

吳

及其叛議曰歸咎炎以為惡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親諸  
軍致討炎曰希烈與李忠臣為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  
乎居無尺寸功猶僭稱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  
帝患曰朕業許之不能食言遂用希烈又訪羣臣可大任者  
杞薦張鑑嚴郾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議論疏譴罷為  
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初趙惠伯為河  
南尹嘗市炎第為官廨御史劾炎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  
使大理正田晉評其罪晉引監臨計奏利罪奪官杞怒請晉  
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殺開元初蕭嵩欲立私廟於  
前江南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而炎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

王氣故炎取之帝震怒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賜死  
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炎雖黜必報果於用私以此及禍自  
道州麗也家人取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緒上一事更超登  
上台豈可常哉夫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何必窮是乎  
及貶還用所服後詔復其官

嚴郾

嚴郾華陰人為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郾取神主  
藏於家及定洛陽有司得奉迎還廟為江陵判官方士申泰  
之以術得幸肅宗逃遊湖衡間嚴賊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  
按治之帝召泰芝還下承鼎江陵獄郾方入朝亟辨之帝怒

史記卷之一百八十九

吳

叱郾去郾曰承鼎勸泰芝有實泰芝言承鼎無驗今殺有罪  
急無罪臣死不敢奉詔帝殺承鼎流郾建州代宗立拜監察  
御史元載薦之會載得罪不用御史大夫李栖筠復薦郾帝  
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郾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為姦  
人用邪拜京兆尹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戍陵陽  
炎罪言舊肥饒地今十不剩一水田其廣力不及而廢若發  
二京開輔民浚渠營田墾而無利是虛費何事空徭也五城  
舊屯地至廣請以墾渠費給田者今據直轉粟則關輔免調  
發而諸城之田闕矣炎不許渠卒不成炎惡郾異已風御史  
張著劾郾繫金吾獄長安百姓遮建福門訟冤帝赦之除大

亦賈州耶

理卿炎罷盧杞引鄂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遣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刻釀成其罪貶炎崖州惠伯賈州天下病其挾讐而杞內忌鄂才出為賈州刺史道逢迎杞者鄂問之曰趙惠伯之柩也鄂內慙歲餘卒

賈參

賈參始平人德宗時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權也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政多樹私黨以誦事四方畏之潤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密賂帝親近為問左右爭毀之族子申為給事中參除吏多訪之申因招賂遺漏禁密語所至人目為喜鵲

史緯

卷之一百八十九

李

帝問之誠參曰是必為累可斥之參因陳巧參與陸贄不平吳通玄兄弟在翰林與申共請贄試進士受賄謝帝知其誣遂中為道州司馬貶參柳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相五千河南觀察使李異故與參隙以狀聞帝大怒以為外交將臣欲殺參貶以殺之太重乃貶歸州司馬沒入貲產帝又欲殺申言法有首從首原則從故詔流嶺南而臣侍傍參不已竟賜參死而杖殺申云

史緯卷之一百八十九終

史緯卷一百九十

唐書二十一

列傳

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父栖筠御史大夫吉甫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李泌賈參漢鼎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貶忠州宰相故起吉甫為忠州刺史吉甫至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礮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趙果間以攻淪合吉甫以為非是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

十

凡五攻蜀薛江道者四且宣洪嶺鄂強弩號天下精兵請起其兵榜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圖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討盟吉甫言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必生帝辭其使吉甫請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從之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病方瘳強奏請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吉甫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帛唱權貴為游說吉甫曰錡庸才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圖志討之必克帝意決詔徐汴二州合計

此說能崇





之鈞泉果斬降封贊皇侯進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  
有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德宗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四  
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  
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欲以  
感悟朝廷吉甫有疾醫者宿其第中承寶翠與吉甫有隙捕  
醫者勅吉甫交通衛士帝訊之無狀羣坐貶吉甫固乞免薦  
裴垣自代出爲淮南節度使居三載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  
人同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卑下不能蓄水乃築隄遏以防  
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六年召還乘政入對延英五刻乃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

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靡雜  
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民日困完食日滋天下常以  
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慕者無處  
萬員漢初置郡不過六十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  
以鄉置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  
併併之冗員有可停停之詔參閣獨城凡省冗官八百員吏  
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對  
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  
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承徵中宰相姚璩監修  
國史慮造謠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記於仗下以授史

官今時政記是也姚璩修之於長壽及璩罷而事寢賈耽齊  
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  
惡故謂之良史也開元時置有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  
中以制戎虜北授天德南接夏州至德間廢宥州以軍通隸  
靈武道里曠遠故靈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奏復宥州治經  
畧軍以隸經銀道取歸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  
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戎備完備卒年五十七  
政事堂有巨擘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如  
此命微而新之

李鄴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

李鄴邑從孫也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  
建封子愔主軍移帝以鄴剛敢拜宣慰使鄴直入其軍大  
會命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衆不敢動愔上表謝罪稱兵馬留  
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輒稱愔去之乃受既還稱旨是鄴中憲  
宗立拜淮南節度使將兵與時乏詔程昇馳驛江淮諸道  
倫貨助軍淮南素富厚鄴籍府庫留一載餘俸盡納於朝諸  
道由是悉獻吐突承瓚爲監軍素貴寵而憚鄴測嚴鄴因厚  
善之承瓚歸數稱屬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鄴不喜由宦倖  
進引疾固辭改尚書左僕射致仕卒

韓愈

史記卷之七十九

四

魯吳蜀人也。哥舒翰引為別奏。顏真卿使隴右。謂翰曰。君與  
 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翰指吳曰。是當為節度使。安祿山  
 反。拜山南節度使。以領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屯漁水。  
 南與賊將武令珣戰敗。吳收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  
 舒翰招之。不從。使田承嗣攻之。襄陽魏仲犀遣兵援吳。至明  
 府橋。望賊走。吳城中食盡。米斗五十。鼠四。餓者相枕  
 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  
 遣之。會顏真卿自河北至。謂仲犀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  
 汝為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瑒  
 曰。使君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益騎凡十輩。賊不敢擊。遂  
 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出。遂趨襄陽。領千兵由間道。還。賊  
 吳故吳得與相持。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相食。卒無救者。至  
 德二載五月。乃率眾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吳殊死戰。斬獲  
 甚眾。遂引去。賊諱亂。亂江湖。賴吳扼其衝。故南夏以完。拜襄  
 鄧十州節度使。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無煙。乾元元年。與  
 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吳與史思明戰。不利。吳中流矢奔  
 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吳軍尤甚。詔徙吳鄭陳老節度使。  
 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吳慚懼。仰藥死。

李光

吳有死守之功  
未路不終可惜

史記卷之七十九

五

李叔明。開州人。拜東川節度使。叔明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  
 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逃其內而飾其外。使農  
 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敷耗。臣請  
 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上觀道士十  
 四。每等降殺以七。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可為天  
 下法。下尚書省雜議。都官員外郎彭偃曰。天生蒸民。必有職  
 業。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野者受辱。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  
 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  
 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請僧道年未  
 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尼及女冠。輸絹二疋。雜役與民同  
 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檢其性  
 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  
 者。繼祖之重也。而三教不耕不織。且絕繼嗣。國家著令。又從  
 而助之。是以夸狃。不經之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  
 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

非今代  
建州古

大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者許在寺觀餘悉還為編民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上不行叔明在蜀殖貨財廣田宅歿數年子孫駟縱貨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鑒云

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種始名阿勞安祿山篡為偏將史朝義敗來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使孝忠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笑營去寶臣奏孝忠為易州刺史寶臣晚節忘刻殺大將李獻誠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

六

等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曰諸將無罪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親天子也孝節泣曰我師必死孝忠曰借往則并命吾在汝無患也果不殺寶臣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忘孝忠善戰使判官蔡雄說之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宿將何故助逆今昭義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順順出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參軍董積入朝德宗擢孝忠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與滔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引軍次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

七

六百赴難佐展敗京師詔同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雖民餓死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豉而已詔次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資甚厚六年卒詔以長子茂昭為留後封延德王入朝從容言何朔事帝竦聽曰僕兄卿哩順宗立進同平章事遣之鎮賜女樂三人茂昭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得見昔汾陽西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賜安仁里第亦不受王承宗叛以賜二萬賸木刀濬與王師賊茂昭躬擐甲為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後大敗之茂昭請舉宗還朝表數上乃許之北鎮

道客間說不納詔任進簡爲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符節管鑰國籍歸之先勸妻子上道謂之曰吾使而曹出易定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拜中書令克河中晉絳慈隲節度使至京師開延英對五刻乃罷表還墳墓於京兆許之明年卒贈太師帝思其忠擢諸子要職歲給絹二千匹茂昭甥陳楚以功封晉寧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錫表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軍校部伍皆楚舊人衆喜州遂定入爲檢校司空卒

康日知

史壽

卷之十百九十

八

康日知靈州人少事李惟岳擢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固州自歸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居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堅土和雖引兵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攻耶士卒死傷不能毀半堞况吾城之完固乎又謬取事報示之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引兵還新惟岳以獻德宗擢日知深趙觀察使封會稽王卒孫承訓右武衛大將軍咸通中南詔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信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推轡料判官龐助爲長勒衆以還德宗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助募舟楫江而下蓋募兵招亡命及徐城使白彥曾

日士員罪不敢釋甲彥曾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臾臣取之遣通卒規賊北暮助至獲覘者知其謀乃縛草爲人植虛幟而詭路襲符離宿州守將喬翔戰於睢河大敗太守焦瑛決汴水絕助道水未至助已入城瑛遁去比元密引兵傅城水大至不克攻助劫運船趨泗州留女弱乘城審追之賊伏兵舟中而陣於汴上見審皆走審追躡伏起夾攻之審敗衆藏焉遂入徐州因彥曾及官屬徇下邳連水宿遷臨淮斬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自稱兵馬留後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助迎爲上客問策重教助出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

史壽

卷之十百九十

九

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扼河爲境食敖倉粟可以持久助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殘魚鹽金鄉十餘縣殺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拜承訓爲徐泗都招討使以王晏權爲北面招討使戴可師爲南面招討使率魏博鄭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賊將分徇泗許廬許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渡絙絕衆溺死渡者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諸縣揚州大恐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于助許助求節度使承訓屯新輿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助益驍尤蔡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助戴可師引兵三萬

高助于都梁山恃勝不戒賊將王弘立襲之可師軍溺淮死  
逆者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為南面都  
統王晏權為賊困不敢戰乃更以曹翔為北面都統承訓屯  
柳子石夾汴築壘連屬三十里王弘立度雖圖新興承訓統  
沙陀駒之弘立走賊赴水死承訓攻柳子賊將姚周度水  
大敗沙陀駒之及於芳亭死者枕藉斬姚周助懼乃害彥  
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  
萬許估趙可立勸助稱天策將軍助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  
許估守徐州魏博軍潰曹翔退保兗州助欲乘勝攻承訓或  
曰北兵已敗西軍不足慮也宜息衆力農至秋士彘馬壯可

史雜 卷之九十九

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助曰然承訓勸兵  
以待助軍皆市人未陣即奔相陷藉死者四萬助易服而逃  
收散卒三千以歸馬士舉拔泗州進攻濠州助遣吳龜屯北  
津援之士舉渡淮破其營助以張玄稔守宿州承訓聞之張  
行實謂助曰官軍盡銳於此西面虛軍將軍出不意直趨宋  
毫宿國曰辭助引而西承訓遣尉士說玄稔玄稔率諸將見  
承訓願為賊贖死承訓許之玄稔詐為潰軍入符離斬守將  
北攻徐州許估不敢出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  
許估出北門走玄追追之士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估助聞徐  
已拔氣喪衆尚二萬白石山而西所過焚掠承訓悉兵逐北

沙陀將朱耶赤裏急追之助至宋州為刺史鄭處冲所破將  
南趨毫承訓兵循漢而東賊走斬縣官兵斷橋不獲濟承訓  
從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助尸斬其子於京師  
助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還  
同平章事徙鎮河東宰相路巖常保衛劾承訓討賊逗撓不  
時上功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千牛衛大將軍卒

田弘正

田弘正初名與盧龍人父廷珩相州刺史與承嗣為從昆弟  
及悅代立召為節度副使廷珩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  
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郾為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

史雜 卷之一百九

士

能完宗族者誰邪而不慢盡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  
也遂稱疾不出悅往謝之杜門不納卒弘正季安時為衛內  
兵馬使季安死子懷讓襲節度委政於家奴將士則措置不  
平衆怒曰兵馬使吾師也請其家迎之脅還府弘正驚仆地  
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爾等宜聽吾言平衆曰唯公命弘正  
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中服籍請官吏然後可昔日  
遂殺士則及其黨十餘人於是舉魏博相衛貝漚之地以獻  
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是諸將出屯質其妻子里民不得  
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服玩弄僭者殺之承嗣正憲等  
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主聽事幽恒郾蔡大懼遣客

苦說之弘正不納、憲宗拜弘正魏博節度使、遣司封郎中裴度宣慰、資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卑弱廢疾不能自存者、弘正謂度偏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令僉謀權權奉表陳謝、言天寶以來、山東興壞、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宸筭、與道揚太和、洗濯偽風、然後退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惜制、詔褒答、賜今名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有功、王承宗叛、詔弘正討之、承宗懼、獻德棣二州、納子為質、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楊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兵戰於陽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

三

殺悟敗斬萬餘級、賊勢賊、悟反兵斬師道、誅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悟既殺賊、引魏博使者大張飲、軍中三日、設角抵、戲、悟時衛懷臂、坐中皆憚其勇、弘正聞之、曰、鄆人疲於戰鬪、瘡痍未起、悟當卹亡平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軍節度使、限旦上道、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入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受班賜、進兼侍中、擢其兄融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固請留闕下、帝勞之、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卿安用辭、弘正乃還、欲變山東、襲承舊風、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

弘正討蔡

紫蒲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取魏兵二千、自衛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眾乃定、度支崔俊齊於原給、詔歸衛卒於魏、長慶元年七月、軍亂、弘正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性忠孝、幼孤、事兄融甚謹、朝廷知其友愛、不欲相遠、拜融相州刺史、賜金紫、弘正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於世、起樓、聚書萬餘卷、弘正遇禍、惟判官劉茂復獲免、軍士相戒曰、劉判官事上忠、遇吾等信、百千之者共殺之、弘正四子、布、瑋、羣、牟、王師討蔡、布以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

三

軍從、破凌雲柵、下鄆城、裴度觀兵沱口、賊將重寶、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引還、蔡平為左金吾衛將軍、諫官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卻之、布止之、曰、使天子容直、臣不亦善乎、除河陽節度使、與父弘正同日受命、鎮州亂、害弘正而立王廷湊、會魏博節度使李愬有疾、公卿議以魏博而鎮州、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但宗遽召布解纜、代李愬為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因辭、不聽、乃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既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壁室、屏節旄、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募家錢、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可任、委

夫在此

以精銳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餽餉不繼布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被賊二逼時朱克融據幽州與廷泰塔商而憲誠陰蓄異志魏軍素驕憚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曰它日用兵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刳肉與鎮冀甬死生雖尚苦瘁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因搆亂之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衆怒遂潰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遲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惟命不然不能相從也布歎曰功無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親衆意終必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牛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賊哭授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割心曰

史綱卷之十百九十

上

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章會昌中爲蔡州刺史坐賊抵死兄驥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言僕河間人尹次穎州人史正德人皆死次兄初王母渾氏詣官請代因自縊于時皆赦其死是爲宗詔減死一等卒檢校尚書左僕射布子鑣宣宗時爲銀州刺史坐以私鍾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言布死節可貸鑣以勅忠乃貶爲州司馬

王承元

王承元成德軍節度使承宗弟也承宗死未嘗喪參謀崔鉉與諸將計稱祖母涼國夫人李氏命承元嗣承元泣拜不受

諸將固請承元令先請監軍復如命乃謝曰諸軍不忘王氏以及孺子今有約能從我乎衆曰唯所命承元令左右不得解留後審表請帥於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栢者宜慰授承元義成軍節度使書至士哭於軍承元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且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盡出家貲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於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官禮資異等拜承元鳳翔節度使封岐國公卒贈司徒

史綱卷之十百九十一

三

牛元翼

牛元翼趙州人爲深州刺史王廷奏叛穆宗擢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奏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圍之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奏罪徙元翼山南東道廷奏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貽書克融克融解歸廷奏退舍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朝京師廷奏盡殺元翼親將城平等百八十人詔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奏辭以弘正殯不知所在元翼家須秋乃遣魏博節度使史獻誠遺其弟說廷奏曰田公非得罪於趙尸何所惜元翼已去何利其家廷奏乃歸弘正喪元翼聞平等死憤恚而卒廷奏竟夷其家

史憲忠

史憲忠，憲誠弟也。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吐蕃遣使來請墮城，憲忠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遂，服黨項內寇，徙朔方節度，詔馳驛赴屯。」憲忠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開益其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皆喜，奉牛酒道迎。突厥擾河東，徙振武軍，故帥規戎有馬，輒驅市之，戎人怒，因盜掠。憲忠曰：「河朔去振武三千里，吾乘五馬來此，今守邊不患無馬，何必強市哉？」羌胡莫不懷德，人為左龍武統軍卒。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

七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祿山亂，移書房瑄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恐不可致。代宗立，拜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兵戈之後，京師斗米千錢，官廚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接糶以餒乏。晏按行所部，盡得其病利之由，然畏為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以潛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迎于東渭橋，馳使勞之曰：「卿朕卿侯也。」

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遷吏部尚書。

左僕射，領使如舊。晏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足，停天下攝官，獨租庸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辦，故能成功。權貴干請，欲假職任者，晏厚以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皆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核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有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嘖伸諸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至德初，第五琦於諸道催鹽以佐軍興，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末年所入逾十倍，而民無厭苦。嘗詔取鹽三萬斛以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

七

暗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湖嶠荒險之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備准楚間，貨銅易薪炭，將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駿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衡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歸馬上以覆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沐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棧庫廨，飲食儉節，室無塵，然任職久，勢輒宰相，要官等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名利噴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言晏任數因恩，不知欲以行其志也。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炎坐



及炎旆攻衝之先是代宗寵衛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官人  
約清潭等請立妃為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或言晏與其謀  
至是炎見帝泣曰劉晏黎幹搖動社稷賴祖宗神靈先帝與  
陛下不為賊臣所問今幹伏辜而晏猶在位宰相不能正其  
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復究飛語致人  
於罪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晏止貶忠州刺史炎知成卒與  
晏素憾崔寧為制南節度使崔晏與朱泚書語怨望又  
覓士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遂成之建中元年賜晏  
死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千人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  
數斛而已泚青節度使李正已言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  
史籍

卷之十一

太

後詔天下騷擾請還其妻子不報後帝悟許歸葬贈司徒  
子義經為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晏沒二十年韓洄元琇裴  
聯李衡包信盧微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晏所辟用  
也陳諫以晏為管籥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  
德後殘於兵疫十耗其九至晏克使戶不足二百萬晏適計  
天下經費審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  
富人什漕輒謂之船頭主郵遞為之提騁稅外橫取謂之白  
著人不堪命去為盜賊晏乃以官船漕而吏主騁事罷無名  
之徵正鹽官法以裨用度晏言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  
非云議耗常歲不斂之荒年獨救之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故

毋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其物貸其戶民未及  
因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不使  
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  
復重歛矣况賑給多僥倖吏下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  
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字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它產  
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困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  
用則國用不乏多出菽粟恣之輟運散入村間下戶力農不  
能備市轉相沿逮不待令驅矣是謂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  
則貴取儉則賤與幸諸州米管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  
者耶論曰劉晏固平準法倚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  
史籍

卷之十一

左

天下贏財以佐軍需雖兵興數十年民不加歛而用度足可  
謂能富國矣  
蘇軾云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  
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官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  
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  
可以小道理凡所辦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  
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  
子縣置十船塢專差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贖凡五  
十餘年船塢既無破敗例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  
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收壞而吳

先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會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利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場遂破愧遲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聞淺見者論之可謂疎謬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楚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愧遲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

第五琦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

第五琦長安人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辟參軍事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琦陳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貨物開洛惟陛下命之帝悅拜諸道租庸鹽錢使鹽錢名使自琦始當軍興時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還戶部侍郎判度支河東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錢使司農大府出納山南東西道等使乾元二年進同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以代上既當國又鑄重寶錢一當五十物價騰踊餽餉困乏以爲非於是詔京師郭子儀表爲糧料使加判度支鑄錢鹽鐵使

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德宗問其才將復用之會卒

班宏

班宏衛州人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權舉署兵部侍郎到通爲上考宏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皇上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制之通開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戶部侍郎度支副使卒諡曰敬

李揆

李揆字端卿隴西人代爲冠族擢性警敏善文章擢進士第甲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張皇后號曰聖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后專恣乃稱聖祖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

今陛下動應典範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帝意未決時代宗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爲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之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失矣兼禮部侍郎揆以至可取士多不考實徒獎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間亦不能摘詞乃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士謂之曰天朝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悉尋檢拜同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初面晉卿數薦元載揆輕其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驪頭見目子乃

求官耶。裁銜之及乘政。奏按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探家百口。貧無祿。取給牧守。稍厭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跡始拜睦州刺史。入爲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以爲人藩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于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我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者。揆至。蕃酋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恐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還至鳳州。卒。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常袞

常袞。京兆人。及進士第。爲中書舍人。魚朝恩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常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領職。回紇有戰功者。留京

史籍

卷之七十九

三

師。袞言。今西蕃盤桓境上。若相連結。乘我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或爲老子浮屠以祈福。袞言。漢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皆非有聰明睿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奢侈不度。節度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司寫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比丘道士。巫祝之流。賞賚歲巨萬計。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拜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清儉。可細。帝重綰專任之。袞弗及也。時地官侍郎太子文學。

行洗馬之副。袞姻家任文學。倖乃在洗馬上。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由之。過舍人院。各政事。袞寒之。以示尊大。用人無賢不肖之辨。時謂之蟠伯。德宗卽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遷福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袞立鄉校。親加講導。其能爲文者。袞與鈞禮。預游觀燕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官。閩人配享於學官云。

趙憬

趙憬。隴西人。德宗貞元中。拜同平章事。憬獻審官六議。一議

史籍

卷之七十九

三

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人才難得。不可求備。二議。庶官曰。按十得五。賢愚猶半。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畧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師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闕官。闕少。要官以材行。闕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缺員。以有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俸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者。平轉而歷試之。卽無苟且之心。滯滯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雖然。十與之未信。一毀之可疑。宜采士論。其衆多者先用。非大

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  
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然之輔政五年卒

### 崔造

崔造深州人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造敢  
言帝以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疾錢穀使罔上自私言天  
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  
運使度支延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  
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  
二部造戶工二部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  
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歲盡宰相計殿最以聞時韓滉領轉

史籍

卷之七十九

七

運有能於帝朝廷仰其須況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況爲  
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況功以況專  
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託疾辭位罷爲太子右庶子  
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之  
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 盧邁

盧邁河南人性孝友爲尚書右丞將作監元旦攝祠以私忌  
不聽誓御史劾之帝下尚書省議邁曰禮散齊有大功喪致  
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  
忌日與告而直不請假於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

特命也直以私忌廢誓命理非所宜遂抵罪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罷爲太子賓客卒邁叔爲下邳令休沐過家邁終日  
與子姓均使令之役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曰兄弟之子猶  
子也可以主後從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門邁往哭之盡哀時  
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事問而邁獨不徇時云

### 開播

開播衛州人爲都官員外郎德宗問政治之要播曰爲政之  
本在於得賢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薦舉矣播曰陛  
下雖求賢又使薦舉然止得文辭之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  
陳求舉邪帝悅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知播溫柔易制

史籍

卷之七十九

七

播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  
前播意不可遷坐欲有所言杞曰禁之輒止退讓播曰以君  
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耶播遂無敢與李元平游播  
門下好談兵以功名自喜播謂有將相材請帝用之李希烈  
反帝召見元平授知汝州事元平至募工築城浚隍希烈陰  
命亡命應募賊遣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  
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  
以其子來耶因縛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署以  
爲相有告其與官軍通謀元平斷一指自誓播聞之不信曰  
元平必覆城建功左右笑之德宗如奉天及盧杞敗播罷爲

刑部尚書太常卿常倫於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子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所懲貞元初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希烈平元平流賀州死

### 董晉

董晉虞鄉人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謁見使者問歲市馬而唐歸我直不足何也涵不能對數目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馬歲五至有司數皮償賫天子不忘爾勞牧吏無得問爾反以是望我耶諸戎以我之爾與故莫敢角爾室家寧畜牧蕃非我誰使然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朱泚反晉走

###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一

三

行在詔宣慰恒州遷至河中而李懷光叛晉說之曰朱泚以臣肯若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以公威名破賊有餘力若襲取之請官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其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故懷光雖假塞終不助泚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月朔公卿在廷侍中賁叅賀賈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參方得君晉不敢違異參欲以其姪中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耶晉具道所以然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

###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一

三

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 趙宗儒

趙宗儒鄆州人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驥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之使一日並命十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門六年故有此拜冀與先卿並命尚念之耶宗儒俯伏流涕德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舊典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

言者取之宗儒不敢違訴于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  
自能為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事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  
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授司空致仕卒

### 張鑑

張鑑朔方節度使齊丘子也為殿中侍御史華元令盧縱以  
公事譴責邑人內侍齊令誅令誅構縱罪鑑按驗當免官有  
司承風以死論鑑曰其母曰今理縱縱免死而鑑坐貶為太  
夫人憂嘿則召官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  
執正其罪縱得流鑑貶撫州司戶參軍建中二年拜中書侍  
郎同年章事郭子儀嫡太僕卿趙縱為奴所告下御史勅治

###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元

而奴留內侍省鑑奏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  
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  
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亂不萌項  
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詔與臺下類  
主反畏之悖悖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  
謀反者同自首法並律準論由是獄訴衰息今趙縱事非叛  
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  
家士僅乾兩塔而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塔假令  
縱實犯法尚宜錄數焉况為奴所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  
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情於異日也帝乃貶縱循州司

馬杖奴死鑑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鑑剛直欲  
去之時朱泚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  
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  
客貌褻陋不為三軍所信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鑑曰文武兼  
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龍右節度使鑑  
知為杞陰中而難為辭因再拜受詔帝幸奉天鑑心憂瘁營  
務舍楚琳作亂殺之謂謂太子太傅

### 姜公輔

姜公輔日南人為翰林學士朱滔助田悅以蠟裹書間道遂  
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曰陛下若不能

###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元

坦懷待之不如誅之無益虎貽患不從俄而澤師亂帝自苑  
門出公輔叩馬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霜飯奪之兵居  
常憚不自聊請馳騎捕泚以從無為草克得之帝倉卒不  
及聽既行欲啗鳳翔倚張鑑公輔曰鑑雖信臣然文吏也所  
領皆朱泚部曲泚若叛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  
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鑑帝在奉天有言泚  
反者盧杞曰泚忠正篤實請自口保之帝詔諸道兵距城一  
舍止公輔曰今禁旅單寡而上馬處外獨為陛下危之帝乃  
悉內諸軍賊兵果至擢公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徙梁唐  
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嫁希有以播遷未成婚帝悼之甚

詔厚其葬。公輔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與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葬，令累甕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朝夕納誨，微而弼之，固其所也。」帝曰：「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爲相，公輔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貢直售名耳。」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調。及贄爲相，公輔數求遷，贄審謂曰：「實不相宜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至卒。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一

三

武元衡字伯蒼，武后之族。舉進士，攝御史中丞，嘗封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禮信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又稱疾，帝以同宰相鄭綱請聽之。元衡曰：「錡自請入，綱詔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詔追錡。錡計窮，遂反。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使，不知吏治。帝以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布帛、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裕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至今懷服。性莊重，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召還。

宗以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上承宗上疏，請救吳元濟，使人自事，停慢不恭。元衡叱去之。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歸，不盡賊呼曰：「滅燭，乘暗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鬥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遂被害，批其顙骨以去。邏司傳呼盜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怖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知元衡受害。帝驚悼，罷朝，坐延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搜急必反。」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橫尸道隅，而盜不獲爲朝廷羞。」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雖與賊有謀及合賊，但能自言，卽賞，有不如詔族之。賁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僞從異服，無趙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阿衡宰相則金吾發騎，尋每過里門，搜索傳呼，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從弟儒衡勁正有風節，爲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連集於此，一生皆失色。遷兵部侍郎卒。

李絳

李絳字深之，贊皇人。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李錡誅。

德宗將輩取其貨。絳與裴垵諫曰。鈞僭侈。誅求六州之人。人皆隨。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權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敕令賜諸道。絳請付急遞以遺。急求取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可。循舊哉。時建安國佛祠。營構華侈。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紀聖德。欲使絳爲之。頌遺錢千萬。絳言。陛下去積習之弊。四海想望德音。今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限也。堯舜文武不立碑。唯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叙游觀。卽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

史綱 卷之十百九

請罷之。帝命仆碑石。後絳見浴室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也。必檢人以此。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晝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不能百一。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聞納獎厲。尚恐不至。乃欲譴訶之。臣恐直士之杜口也。王士貞死。上欲自朝廷除人。裴垵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阻勸違理。彼必不服。上以問絳。絳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上曰。今以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使承宗輸二稅。請

官吏一如師道。何不可之有。絳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所示二稅。官吏願曰。弔祭使至。彼自以意諭承宗。今上表陳乞。如師道例。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何付授其子。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爭獻策。豈料開河北。臣風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自生狂謀。徒欲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自渙然離矣。臣當時亦勸陛下謀之。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燠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

史綱 卷之十百九

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隣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將合爲一心。益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未得如意。蔡州有聲勢。必與師。南北之役。俱與才力之用不足。備事不得已。乃敕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中蔡之利。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京兆少尹裴武請。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裴武復命。



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觀察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城承宗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圻家明旦乃人見上怒甚以語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隣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還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遂竄之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身便率爲佞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其陳利害矣絳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焚之帝果怒絳謝曰陛下處臣心腹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必作貴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親擇良易與之帝敗死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嘗諫我今可也其見憚如此帝嘗曰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絳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待賢哉代

今日之人哉上不以已賢蓋人折節下士則賢者出矣帝曰何知其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職以事所得過半矣夫任官而廉泄事而勤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知賢當信任賢當久然舉才良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問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絳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齊用度出羨餘以爲獻臣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從東庫移西庫進官物結私恩也帝悟帝欲相絳而承璫寵方盛陰毀短之帝出承璫淮南監軍拜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京兆尹元義方媚事承璫絳出爲鄆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鄆坊專作威福上問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將用之况同年乎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李吉甫議討之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帝曰何哉絳曰臣竊觀兩河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

起爲愛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幼弱不能自德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命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至是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懷陳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

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以爲太多絳曰田氏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卽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歡聲如雷成德竟驅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者果何益乎帝患朋黨以問絳絳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知之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夫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遊堯舜禹湯之德豈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之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正人少而小人多謗言常勝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起出帝曰朕官中所對唯宦官官女樂與卿論天下事何出也帝嘗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對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卽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兩精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林甫國忠得君排擠忠直

專引領邪內則盜臣勸以典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  
動故祿山乘隙而起天下無常治亦無常亂繫於時主所行  
耳帝曰是咎其失既所不及當時處之亦有道耶絳曰事或  
過差聖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長善救惡聖主從善如  
流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  
十年除華州刺史會遣五坊使帝戒之曰至華宜自戒絳大  
臣有奏即行法矣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備儀質以直道  
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屢為譏邪所中文宗立以檢  
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封鄭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  
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未至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 夫

疾絳遣人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鼓譟而入  
絳方宴不設備牙將王景延力戰死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叔  
元有寵時無敢言諫議大夫孔敏行極論之叔元乃得罪  
李絳傳多從者  
書何等明使

宋申錫

宋申錫史失其何所人為翰林學士宦官王守澄典禁兵無  
寢放肆帝欲除之思可與決大議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  
與朝臣謀去守澄等申錫頓首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  
除王璠京兆尹審諭帝旨璠漏言於鄭莊太和五年守澄遣  
軍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與璋王謀反守澄持入奏將遣騎屠

申錫家宦官馬存亮曰申錫謀反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  
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節羣司皆出休沐中人馳召宰  
相馬弁之死於道易馬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  
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  
以笏叩額還第僧孺等入見上出豆盧革告牒皆駭愕不知  
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  
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  
會中書集賢院雜職申錫反狀京師相驚久乃定翌日開延  
英召宰相羣官入初議抵申錫死左散騎常侍崔亮給事  
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拾遺李羣等伏殿陛請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 夫

以欲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亮亮固言  
執據愈切由是議寢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瑒大理卿王正  
雅請出豆盧革與申錫劾正情狀帝乃貶申錫開州司馬擢  
豆盧革兼殿中侍御史七年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召  
封延英從容言陛下為政皆合人心唯申錫之枉久未原雪  
帝愍曰我當時亦悔其失因追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錄其  
子慎微為城固尉

史籍卷之一百九十終

史緯卷一百九十一

唐書二十二

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六歲時號孝童。代宗幸陝，邠寧節度使李德裕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州。子儀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無賴者窺名伍中，肆志羣行求索於市，有不嫌則擊傷市人，毀釜鬲，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民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為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曰：「公誠以

史緯 卷一百九十一

秀實為都虞侯，能為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人入市取酒，刺殺賣酒翁。秀實列兵取之，斷首置梨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竟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寒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離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邠之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

後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為我設。」已食，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人以安。馬燁代孝德為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發。』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密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稿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秀實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捕童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燁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燁卒。秀實命馬燁主喪，李漢惠主賓客。

史緯 卷一百九十一

二

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賓客位於牙內。尉史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遂安。拜秀實四鎮北庭涇原鄭穎節度使。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秀實以議不合，改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憤，使騎迎秀實。秀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之？」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論衆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言，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共圖泚。會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此危急之時，遣人論大吏岐靈岳，痛

取此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曼至駱谷驛得符而置  
秀實謂海濱曰曼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盡  
力相應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  
在王方語及僭位事秀實頓起執休脫奪其笏唾泚面大罵  
曰狂賊可醜萬段我豈從汝反耶擊泚中額流血繼而泚匍  
匐走而海濱等卒無應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  
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帝在奉天聞之恨用秀實不盡其才垂  
涕悵恨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州朱泚必致  
贈道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不能拒至都秀實  
不以入室置司農治堂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之其封如

史籍 卷之七十九

故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古者天子曰萬乘請  
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  
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  
虎所以為百獸畏者以有爪牙也若去之則犬豕馬牛皆能  
為敵矣帝不用與元元年贈太尉諡曰忠烈孫珂居潁州黃  
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舉糧從之賊遂潰  
僖宗拜珂潁州司馬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萬年人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有  
冤獄久不雨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

惡之出為平原太守真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  
墜料丁壯時糧儲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悉  
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  
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大舉士慷慨泣下  
衆皆感奮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  
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王燾各以衆來會詔北海太守  
賀蘭進明率銳騎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  
恆盧奕蔣清首狗河北真卿恐搆衆心乃給諸將曰吾素識  
恆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時從兄杲卿為常山太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一

守斬賊將李欽諤趙郡鉅鹿等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  
盟主兵二十萬肅宗卽位靈武真卿遣使以蠟丸書陳事  
拜河北招討使祿山遣史思明尹子明急攻河北諸郡復陷  
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懼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  
委命唇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真卿繫郡渡河  
開闕至鳳翔謁帝投御史大夫兩京復帝遣告宗廟親署同  
皇帝真卿請禮儀使崔器曰皇上在蜀是稱可乎器奏改之  
真卿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  
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出為鄆州太守乾元二年  
召為刑部侍郎李輔國上皇於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

輔因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帝自  
陝還真卿請先謁陸廟乃叩官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曰用  
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壞耶載銜之時載多  
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謂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先白  
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  
官達官也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心腹耳目之臣也  
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以聞此卽古明四目  
達四聰之職也今陛下欲自屏其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  
望焉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  
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闕碍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頭乘者聽  
此所以平治天下也夫後李林甫得君羣臣奏事不先春  
宰相者託以他事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  
人袁思慎曰宜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  
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此權臣蔽主不  
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於今天下之敝皆萃于陛下其所從  
來漸矣陛下至陝時奏事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  
跂足而待今天下瘡痍未平于戈日尋陛下豈得不開言  
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之路乎且君子難違易趨朝廷開不  
諱之路猶恐不言乃令宰相宜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使不得  
直進從此人不復奏事是林甫國忠復起于今日陛下不早

覺悟漸成孤立恐後悔無及矣真卿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  
載以為誹謗貶陝州別駕載誅楊常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  
部帝崩以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為定不報楊  
炎當國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領禮儀使及盧杞為相改太  
子太師罷禮儀使數遣人問方鎮所使將出之真卿見杞辭  
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  
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言真  
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遣真卿往李勉以  
為失元老貽朝廷羞不聽真卿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  
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既見希烈宣詔  
言賊眾將殺之真卿顏色不變希烈乃麾其眾使退既就館  
希烈通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希烈大會時朱滔王武俊田  
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顏  
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開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  
義師後雖破快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守節而死  
豈受若等賜耶諸賊失色希烈拘真卿守以甲士會其黨周  
曾康秀休等謀襲希烈希烈為帥事洩希烈拘送真卿于  
蔡州真卿乃作遺表墓誌祭文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  
卿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耳希烈弟希倩  
坐朱泚黨伏誅希烈怒使閹奴害真卿曰有詔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  
馬曰乃逆賊耳何云詔也遂殺之年七十六淮蔡平于頔  
頔獲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剛而  
有禮天下不以姓名稱皆曰魯公真卿善正草書筆力遒勁  
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  
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閣偉家廟碑  
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不同自早  
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和上下常作筆法十二章備  
盡師資之學

李晟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一

七

李晟洮州人年十八從河西王忠嗣擊吐蕃虜酋棄城殺傷  
士卒忠嗣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  
以謀則多乃請千人山大震開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  
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  
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度洛水戰于洹上悅大敗遂進攻  
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州燧  
以抱真分兵還守其地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  
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邢有後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  
爲過奈何遽引去乎燧悟晟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

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救乃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  
奉天召晟晟即日治嚴踰飛狐臨渭北壁東渭橋劉德信自  
是淵敗歸人謂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益  
振朔方李懷光軍威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趨陳濤斜與  
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曰賊堅保  
宮苑攻之未必剋今離其窟穴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  
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  
顧陣前懷光戒之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爲賊侮哉晟曰  
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既有異志  
奉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一

八

軍士且使晟削之則軍士必怨帝遣陸贄詔懷光令與晟計  
所宜懷光數頓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  
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但以何賊墮  
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晟懼爲所并適有使者到晟軍晟  
遂下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晟言懷光反狀已明  
彼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  
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未決懷光襲奪李建  
徽陽惠元軍行在震驚上徙梁州駱谷道隘供儲不豫從官  
乏食帝嘆曰早用晟言豈至是乎帝既至梁州謂渾瑊曰涓  
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辨勝否瑊曰晟乘忠義舉然不可

臣策之必破賊帝進展同平章事展提孤軍常恐二賊合而軋已每卑詞厚禮偽致誠于懷光展以張或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旬日芻米告其展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歎歎流涕士皆兩泣曰生死唯命時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展節度載休頗以奉天軍韓游瓌以邠寧軍從展懷光始懼展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其下益携貳懷光恐爲展所襲乃奔河中帝欲西幸展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泚懼使展吏王無忌之塔欽壁門曰公等家無恙展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盛夏輪緣不屬士有衣裘者展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激發終無怨言有選得姚令言驛者展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善爲賊守也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官展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嚮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移屯光泰門賊將張庭芝希倩求戰展顧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晨死來天誘之矣駱吳誥等縱兵壓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僞尸相藉餘衆走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展不許衆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展夜

毀苑垣二百步爲道比兵至賊伐木塞路以拒戰展叱諸將曰縱賊者斬萬頃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鼓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展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夾其陣賊伏千騎山官軍背展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展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署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聯取賊妓一司馬仙取賊馬二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展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汙于賊者請以不死使于公異作露布有曰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羣臣上壽言展蕩夷寇終市不易康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論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展以爲社稷豈直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帝至自梁展以戎服見帝駐馬勞之始展屯渭橋焚賊守歲久乃退府中皆置展曰天子暴露人臣當效力致死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展出兵展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五緯盈縮不常展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涇州



荷邊數戰主帥晟請治不獲命者因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  
西戎帝屏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西平王晟至鳳翔殺亂  
將王斌等十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  
希鑒晟託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晟常曰河隴之  
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黷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  
徙自棄之耳然士無籍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  
悉家貲懷輜降附得大酋浪息龔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息  
龔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嚮馬吐蕃尙結  
贊謂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之終爲吾患  
結贊於是大興兵踰隴岐不鈔掠陽怒曰吾來而不備吾  
軍何也徐引去欲以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伋伏汧陽旁誠  
之曰將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繼敗中軍力全俟其前軍  
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出不意可建奇功倭  
如晟節度出奮擊賊皆披靡倭軍不識結贊得逸去結贊復  
遣使因馬燧請和且求盟謀因盟執渾瑊以賣燧晟言戎狄  
無信不可許帝不聽時天子厭兵張延賞當國又與晟有隙  
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備冊禮進展太尉  
中書令罷其兵是歲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賊挺身走免  
詔罷燧兵如結贊計云晟與馬燧奉朝請宴樂恩賜使者相  
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

今日何不舉樂九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師諡曰忠武晟既卒  
復鹽州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功乃致鹽靈座晟女嫁  
崔氏正歲歸寧晟曰爾爲婦有舅姑在堂當治酒食供饋命  
之歸晟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憲聽云愿爲夏綏武寧鳳翔宣  
武河中五節度使憲爲絳州刺史河中兵仰食於絳歲數十  
萬石故倉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相濱汾池  
治新倉計費二百萬因請留垣縣粟糶之河南以錢緡絳粟  
免負載勞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之憲字元直爲太子詹  
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袁滋代將復無  
功懇求自貶拜隋唐鄧節度使憲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  
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憲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  
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憲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  
吾事也蔡人以懇名輕果易之憲沈潛務推誠待士賊來降  
輒聽其便或父母未葬者給粟帛遣還曰而皆王人也無葉  
親戚以故棄願効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偽憲一一知之居  
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以河中鄆坊二千騎於是繕  
甲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柵柵山取鹽冶城襲明  
山平青陵城禽其驍將丁士良署爲捉生將士良曰吳秀琳  
所以不可破者以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士良會  
光洽以獻而秀琳舉文城柵降憲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其

縛署以爲將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時衆謂往人  
日當遂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或勸遂取吳房愬曰吳  
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秀琳謂愬曰若破賊非  
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欄常易官軍愬伺祐獲於  
野遣吏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  
果輕出爲用誠所禽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  
聞名祐及李忠義屏入語常至夜分忠義亦賊降將軍中言  
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愬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  
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衆以爲不殺祐之故雖然不解  
愬不得已持祐而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乃械

史緯 卷之七十九

主

而遣之朝表言若殺祐無與共討蔡者有詔釋之愬乃命祐  
佩刀出入帳下署爲六院兵馬使六院隋唐兵也凡三千人  
皆南山奇村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  
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愬令敢舍謀者族愬去其令一切撫  
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  
悉銳卒屯洹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元濟  
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以突騎三千  
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  
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紫城其戍較士少休治鞍  
鞍甲發刃發弓會大雨雪天晦烈風偃旗馬皆緇僞士卒忍

凍負戈張紫之東陂澤沮與衆未嘗踰將發吏請所向愬曰  
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皆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  
已行不敢復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以絕洹曲道又以兵絕  
關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鴛池愬令  
擊之以雜軍聲賊恃吳房則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  
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  
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洹曲子弟來索  
褚衣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  
右登牙城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而  
以書召重質重質卽單騎來降田進誠焚南門元濟請罪梯

史緯 卷之七十九

高

而下檻送京師甲光諸屯尙一萬衆皆降愬不殺一人厨廐  
廐役帳內執事皆用其舊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衆  
健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示之以禮度以  
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進檢校尙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  
度使封京國公進同平章事卒年四十九諡曰武穆爲夏綏  
河東鄆陵鳳翔許陳河中六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  
退處散地不怨唯聽爲可耳卒贈司徒王伉儷之甥從攻朱  
泚於光泰門僉與李演慶戰賊敗諸軍乘之遂入長安元和  
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兵積材河曲  
朔方常遣兵發其木委於河故莫能成僉勇而寡謀虜乃厚

路之而亟成功。築月城以守。自是歲入為寇。名還為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徒皆內出。制號白麻。至必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云浚儀人朱忠亮。扈狩梁州。為賊所獲。囚之。長安獄賊平。展出之。奏授軍使。遷涇原四鎮節度使。白卒。老不任戰者。可罷。忠亮曰。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

### 馬燧

馬燧。字洵美。邠城人。安祿山反。與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公盍斬向。則客牛廷珣。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祿山縱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守

史記卷之一百九十一

幸

復走魏。賈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將功。驕恣。所過剽掠。州縣供具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遣使。領勞。無敢往者。燧自請往。乃賂虜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者皆得殺之。燧取死。因給役。左右小違命。輒殺。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肆暴。抱玉才之。燧謂抱玉曰。僕固懷恩。結回紇。以白車裂河北。以授李懷仙。田承嗣等。其子甥。勇而不義。必窺太原。公宜備之。既而懷恩謀襲太原。不克。拜河東節度使。燧為戰車。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夾器用。完具。威震北方。建中二年。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國公。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輸款朝廷。燧言。悅必反。既而悅圍邢州。

史記卷之一百九十一

末

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郛口。未過險。移書于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使大將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柵。間悅計。雙岡柵堅。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則臨洛已拔。乃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命大將李白良。以騎兵守隘。戒曰。令悅兵得過者。斬。燧推火車焚朝光柵。白晨及午。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獲首五千。執八百人。進軍臨洛。悅悉軍以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獲糧三十萬斛。邢圍解。還向壽。

火焚而前，燧令兵士毋得動，除莽廣百步為塲，勇士五千人結陣以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奮擊，悅大敗，還走。而三橋已焚，悅眾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虜三千人，抱真問燧曰：糧少而深入，何也？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滑州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悅嬰城自守，兄昂以滑州降，悅遣許士則侯賊告窮，于朱滔王武俊，滔武俊聯兵五萬救魏，會帝幸奉天，燧還軍，引汾晉水廩之，城陷為東陞省，守陴萬人，李懷光反，詔為河東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賊將要廷珍以滑州，毛朝數以盟，鄭抗以慈州降，拜燧兼晉絳慈隰節度使。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一

七

使渾瑊固辭，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為例，帝嘉許之。燧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素憚燧，卻拜城上，燧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也。廷光未對，燧曰：吾以為欺耶？今不遠數步，既不信，便可射我。披而示之腹。

延光感泣，軍皆流涕，遂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嘆曰：昔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遠遠矣。燧濟河，陣城下，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誅其黨閭晏等，賜附悉赦之。未開月，河中平。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詔燧為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遣將論頗熱請和，乞盟。燧與論頗熱入朝，盛言宜許之。帝詔渾瑊與盟于平涼，虜劫盟，城僅得免。吐蕃歸燧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片馬饑，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之，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後病足，不任，賜九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一

七

年十月，自力入朝，優詔毋拜。時李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晟俱來耶？因流涕。燧起謝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歸。帝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卒年七十，贈太傅，諡曰莊武。燧既罷，德宗以李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當，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以河東近胡，謂自良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為朕行，拜自良河東節度使，自良性簡儉，居治九年，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卒官。

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為皋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封寧朔郡王，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

方節度使張齊賢賊曰與乳姐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投石壁城龍駒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號將李立節殺之肅宗即位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收太常卿懷恩反賊以所部歸子儀授朔方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為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詐更賜良馬錦幣帝特奉天城軍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宋泚兵將戰於門自晨至日中不解或以弩

史記卷之百九十一

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爇之賊乘風推柴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鈍賊以忠義感率使當賊城中流矢自投去戰愈厲雲集及隧而陷風返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赴難賊乃去及懷光叛乘輿狩山南城率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還同平章事行營副元帥命城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兵破之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賊與韓游瓊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兼侍中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陽節度使咸寧郡王賜甲第女樂馬廐同討李懷光懷光平加檢校司空吐蕃尚結贊陷鹽

史記卷之百九十一

夏陰關京師而畏賊與李晟馬騁欲以計去之乃詭辭重禮請還請好詔盟於平涼川以城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唯賊得免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投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賊好書通春秋漢書營幕司馬還自叙著行紀一篇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問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者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恐藩鎮生事每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請不盡從可璠喜曰上不疑我故鎮

楊朝晟

楊朝晟朔方人初從李懷光懷光反朝晟父懷賓爲邠州將賊黨張昕欲以邠歸懷光懷賓斬之德宗授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在朝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及懷光平帝以懷賓故原之邠寧節度使韓游瓌以朝晟爲都虞候游瓌策豐義無功詔張獻甫代之未至游瓌已去衆遂亂脇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使希朝時在京師朝晟謂衆曰子實若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許遣人自邠來因令于軍曰適有人自邠來曰前請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忍盡誅弟取首惡者衆指二百餘人遂斬之及獻甫至朝晟以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詔代爲節度使朝晟

史籍 卷之十一百九十一 主

請城方率與木波堡犄角以遏吐蕃詔問須兵幾何奏曰部兵可辦詔問前城五原與師七萬今何易也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從之師至方渠之水有青蛇自高下走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禦之遂爲淳淵士足於飲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可拔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

陽惠元

陽惠元平州人爲京西兵馬使詔移兵一萬二千戍關東帝御幸春樓勞遣諸將酒至京西軍將士不飲帝問故惠元曰

何於奉天臣帥張巨濟與京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約約既行道多餉酒惟惠元軍瓶罄不發帝吝嘆不已以兵馬李懷光朱泚反惠元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詔惠元與神策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連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是夕懷光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追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臂力戰而死二子晟晟皆遇害建徽走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殿中監岳邠州刺史少子旻被八創墮井或救得免歷邑宰經略招討使

駱元光

史籍 卷之十一百九十一 主

駱元光安息人爲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王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元光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光謂渾瑊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處如有變何以赴急請與公連營瑊不聽瑊屯盟所二十里元光密徙營次之既會元光望雲物曰下府必有變傳令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瑊奔還元光兵成列出渾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光相表裏虜騎乃解元光與瑊振旅徐還帝嘉嘆賜良馬金幣賜名李元亮轉隴右節度使

韓游瓌

韓游瓌靈武人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

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有詔引軍屯便橋與泚兵值于泥泉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於此賊若踰我而西可夾擊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我寡賊衆彼分兵以充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入衛天子且奉天無疆卒安能夾攻吾士貧乏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入奉天泚大治戰棚雲橋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其可以火之旣而賊大譟攻南城游瓌曰是分吾力也乃趨北城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蒲直出投薪焚之棚皆燼賊氣沮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李懷光叛誘游瓌爲愛游瓌發其書曰懷光欲懷臣使震驚衆與然後持臣白解帝驚其誠問計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恃以爲亂今部有張昕靈武有常景時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齊範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則衆悅而尊以元功諸將各聽其帥彼安能亂會懷光復至泚賊付之懷卒以警游瓌以爲防已發怒罵罵帝曰懷光即日幸涼州游瓌遣其子從懷光檄游瓌爲邠州刺史因張昕殺之游瓌幸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謂公無其汚不義我願以麾下爲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圖昕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裏甲入小史李安潛白游瓌游瓌先入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獻懷光

子攻在邠游瓌衛山之曰殺之祇以怒敵懷光至必遽不如拾之攻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詔拜游瓌邠寧節度使會渾瑊於奉天分扼京西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于咸陽京師平游瓌還屯邠寧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曰賊行無人地必急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獲馬五千虜引去吐蕃請修清水盟歸侵地馬燧爲之請詔問游瓌對曰西戎弱則盟強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盟于平涼游瓌屯洛口盟曰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卽有變急趨蒲泉以分虜勢賊被劫馳免虜見兵出卽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敵不可輕游瓌曰賊欲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於南原敗之吐蕃夜遁于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事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之以狀示游瓌游瓌請歸死帝赦之又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亦原之游瓌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退虜使帝悅趣還軍游瓌遣兵集豐義部卒掠掠游瓌不能禁詔范希朝代之希朝嘗爲游瓌所逐辭曰始倡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安反仄也固讓張獻甫乃詔獻甫代之游瓌至拜右龍武統軍卒平涼劫盟後將士骸骨不收節度使劉昌以聞德宗

下哀痛詔出衣數百稱官為祭具斂以棺葬於淺水原分  
建二塚將帥曰旌義士卒曰懷忠詔翰林學士為銘昌華諸  
將素服哭奠邊兵莫不感泣

杜希全

杜希全，醴泉人，為夏綏銀節度使，言鹽州據要會，為邊塞保  
障，自平涼背盟，城陷於虜，於是靈武孤懸，鄜坊單過，為患日  
深，請復城，鹽州詔希全及朔方鄆寧銀夏鄜坊振武神策行  
營諸節度，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救渾原劍南山南軍  
，由是虜不敢輕入，卒贈司空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一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  
張鑑有重名，見贄奇之，語三日，結忘年交，餉錢百萬，曰：請為  
太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  
陟使，使何等行天下，贄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  
察後，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諸  
，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  
，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  
，聖田，蠲繇，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昌，視按籍，繁簡，以  
，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一

策

舉泉竊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  
，幹蠱四賦曰：閱稼以興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  
，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  
，曰：廢兵之冗食，蜀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  
之非要，進翰林學士，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  
，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曰：勞心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  
，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  
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  
疑少決，互相調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  
，所謂緩也，希烈果於吞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



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成平漸久武略寢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京師然猶監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居重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龍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之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輕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又未戰而告乏財則爲之築室廩貸商人設請權之科日日已甚前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隅邊陲

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容養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克乃議加歛加歛既殫又使別配於是權策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於管誅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遣東征邊備空虛又擄私牧以取馬貴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所謂將家者統師岳牧之後也復除征徭舊矣今脩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勳貴臣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廐奚裨販之緡貴不見侵近不見覬覦豈意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漸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孽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獨不聞致使內卒鼓行白晝犯關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所視聽皆囿于人非人

事外更有天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夫人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請以近事證之：自比兵興，物力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湧，靡定族黨聚謀，咸憂有變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盡關天運？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凶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理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怠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不可復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處至難之地，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一

美

則不容復有所悔也。唯陛下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愆佞親忠，而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托神不勞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哉？帝常問費事切於今者，費謂使羣臣極言得失。若以軍務見者，按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非不推誠，顧上封事者，唯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愼人責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官多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勸說，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費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

哉！願陛下切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謂夫於誠信以致忠害，臣竊非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效，取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拘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一

美

盡於已，而求盡於人，不誠于前，而望誠于後，必不能矣。今方鎮有不誠于國，陛下興師以伐之，羣臣有不誠于上，陛下下令以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舍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是知誠與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稱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嘉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上，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于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知下愚，所不免。惟知者能改而遷善，愚者憚

改而遂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諫，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謠，出則說辭，姦由此滋，善由此出。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理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爲首稱，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于上，信非其美，然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阻絕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適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

史籍

卷之十一 九十一

幸

必智考之以實，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違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勸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夫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奸勝人耻聞過，勢辭給炫，聰明厲威，

嚴怒強愎，上之弊也。諂諛頤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驕辨而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頤望者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怒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受規，則畏懼者至而情理之說不伸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于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邪正，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邪正，而惡直嚆諛，則邪正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登，

史籍

卷之十一 九十一

幸

況踈隔而猜忌者乎？帝欲改元，術家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易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惑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厲，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更爲朕計之。贊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各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倣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帝與加冗號，以受實惠，帝從之。會

興元赦令方具帝以乘付贊使商討其計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思盈欲激之使強其意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論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奔逼憂危言之痛心今重圍難解通寇尚存假王者四內併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唯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誰人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甘楚昭王出奔一言之善仲尼謂其復國也宜哉大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一

十一

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論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唯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從之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緒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給經制其貢獻宜歸天子以奉私

用蕩心侈欲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遂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有司瓊異纖麗無得上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恐為所并表請移屯帝遣贊詣懷光營宣慰贊還言賊泚保聚宮苑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因勸帝許李晟移軍贊宣慰時語及李晟懷光曰吾無所藉晟贊陽稱其雄勇至是下詔引之使懷光無由起怨晟遂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一

十一

自咸陽結陳趨東渭橋時鄭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陽惠元猶與懷光連營贊復言李晟見機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宜因晨行託言晟兵窺盧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為犄角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二人恐以此為辭始小須之晟徙營未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雙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

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資與焉職員不足以酬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貨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耶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質托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則稟秋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勲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叙崇貴以旌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然而小錄擇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授之彼匹軀命者得毋曰吾之軀乃同瓜果草木耶人何勸哉田夫野人欲得其歡心賜以錢帛可也還諫議大夫仍為學士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贊素曰吐蕃遲延觀望翻覆多端添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蹏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思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

張籍贊  
如北可謂  
忠於法

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賊威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展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贊以為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疑否臧皆四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獎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權宜取勝者陛下將賞其破敵之功抑殺其違詔之罪乎先時李楚琳殺鳳翔節度使張鑑因得其位雖數貢奉議者猶言其挾兩端伺間隙其使至帝皆不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今商嶺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據逼王命者唯褒斜耳使楚琳資賊公肆其行南塞要衝東合猗賊則我咽喉使而心將分矣豈不其病哉今願望兩端是天誘其兵通歸塗濟大業也帝乃見其使優勞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宮官具奏侍從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當之何定之云今使與帝命者尚恐沮戰士之

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令潭城訪奔內人  
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百役疲瘵之吐重傷殘廢  
之卒皆忍死扶病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  
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今日所務  
當使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壇展禮享之禮中告謝之  
誠吊恤死義慰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安定反側寬宥  
有從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繕  
葺宮室治飾殿玩備耳目之虞選中樞之侍是皆宜後不可  
先也且內人當離亂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所以掩絕纓  
轡馬者豈忘其情愛耶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美人固多

史雜 卷之九十一

毫

何處獨在此帝不復下詔但遣使諭城奔還初劉從一姜  
公輔等付不逮贊遠甚徒以一言一計之合由下位建台宰  
而贊孤立為左右權倖所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為中書舍人  
毋草氏在江東帝遣中人迎至京師候卒贊以喪解官客東  
都諸方則遣一無所受唯草草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  
同詔受之帝詔中人護贊父抵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復為  
學士人謝伏地鳴咽帝為起立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  
以為相而實參忌之貞元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  
黜乃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僻私黨天  
下怨疾貞元後慈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置參

乃得下及登秉政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  
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多親黨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  
之官而桓公問仲執審計口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之官而桓公問仲執審計口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羣趣細利昧遠圖效小信傷  
大道耳臺省長官陛下擇補相多出其中今乃不能進一二  
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財貴廣考課貴  
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  
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  
獨任難於公舉但有登延之路而無練數之方是武后

史雜 卷之九十一

美

以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也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  
以愈於下僚及宰相職官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  
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不從時賈耽盧邁  
等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肅如故  
中甸一人秉筆所容輒判又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防秋  
稅利不一士非素練以應故贊陳其弊曰自祿山搆亂肅  
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機回  
紇分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今四夷最強盛者莫如吐蕃舉  
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郡而內處外備與中國不殊其能寇  
邊者無幾而動則我不敢抗靜則我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

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尙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門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靈夏、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自賊泚亂，涇原懷光討朔方，乃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抗衡，不相稟屬，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然衣糧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衣粟優厚，繼以茶藥，益以蔬醬，豐約相縣，又有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稟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傳類所以忿恨也。諸罷四方防秋

可攘中國可強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也。賈參患李興山爲常州刺史及參貶，裴爲湖南觀察使，秦參交結藩鎮，大怒欲殺參。贊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衆議憤邑，叛臣得以爲辭。贊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益惜典刑有濫耳。判度支班宏卒，贊薦李異，帝用裴延齡，贊曰：延齡僻戾，跡安不可用，不聽。贊上書苦諫，帝不聽。贊爲太子賓客，延齡譴惡百端，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武令安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相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論旨慰勞，卓卓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竟不用。順宗立，召還參。參年五十二，謚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尙少，有才略，特承

編指陳時病本仁祖義可爲後世法帝所用不能十一唐祚不競宜哉

史記卷一百九十二

唐書二十三

列傳

韋臯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鳳翔節度使張鑑叛歸朱泚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留部將牛雲光以兵五百戍隴上雲光謀請臯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程騰以告臯雲光懼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使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雲光從之臯迎勞詐受泚詔而讓雲光

史記

卷一百九十二

曰既去復還何也對曰向未知公受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事臯曰將軍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雲光以臯諸生解能爲乃命士委甲仗臯受之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雲光與臯使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殺之泚復拜臯鳳翔節度使臯斬其使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授臯隴州刺史置奉戎軍并節度使以寵之貞元初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獨附吐蕃每入寇以蠻爲鄉導臯遣使招徠之稍通西南夷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臯與東蠻鬼主驃傍直夢衝等約絕吐蕃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共破吐蕃於蠻登殺青海太酋乞臧遮遮等虜陸巖谷苑



者不可勝計獲牛馬鎧仗不計遮遮尙結贅之子大將已公  
屯柵以次降進吏部尙書夢衡復與吐蕃盟皇遣別將蘇危  
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葉蠻部震服乃建安  
其軍於資州控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朝議  
咸鹽州慮庫來撓襲詔皇出師牽制之皇命大將董勛張芬  
分出西山靈關破義和踰博嶺遂圍維州焚劔山屯南道  
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於是西山八國羌女訶陵南水  
白狗通租弱水清遠咄霸諸酋長皆因皇請入朝乃遣幕府  
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  
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蠻徑北谷近吐蕃  
故皇復之由黎州山叩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詔皇  
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進同平章事十三年  
復蜀州吐蕃謀擾邊皇輒破之自是聚貢服城等九節度嬰  
嬰範官諸大將皆舉部落降昆明蠻亦內附贊普怒北掠靈  
朔破麟州以取償帝詔皇深入以掩虜勢皇遣大將陳洎出  
三奇崔堯臣趙石門那毗畧棲老翁城高個通故松州陳  
孝陽率蠻酋那時等攻昆明師五萬以八月出塞十月大破  
吐蕃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大相論莽熱率  
雜虜十萬來救王師設伏以待虜乘勝深入伏兵起奮擊虜  
大潰生擒莽熱獻諸朝帝大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

郡王順宗立進檢校太尉王叔文等干政皇遣劉闢來京師  
謁叔文請盡領劔南叔文不從皇知叔文多讒自以大臣可  
議國政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牒太子暴叔文之姦且勸  
進會大臣繼請太子受禪遂誅貳叔文等是歲皇卒年六十  
一贈太師諡曰忠武皇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  
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  
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之最善  
附士卒婚嫁皆厚資之塔給錦衣女給銀塗衣簪各萬錢死  
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橫  
侈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屬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或言  
皇所進兵器皆鑲定秦字將以爲罪陸暢言臣向在蜀知定  
秦匠名也議乃息暢皇所厚也初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  
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皇焉始皇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  
歲一復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去皇卒劉闢主後務諷諸  
將微先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詔時帝新卽位欲靜鎮  
四方拜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驚慢不臣求統三  
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卽以兵取梓州以術家言五  
福太乙令於蜀造大樓以祈福宰相杜黃裳言關安書生耳  
可鼓而禽也勸帝討之薦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兵西討使  
嚴礪李康犄角之仍許其自新闢不聽乃下詔奪其官崇文

取東川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關從數十騎走自投水不死  
騎將鄧定進禽之檻車送京師獻廟社狗於市斬之盧文若  
先殺其妻子自沉於江

### 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南陽人爲濠壽觀察使初李洎以徐州降  
洎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於寇常困蹙不支李泌言東  
南漕運自淮達汴以埭橋爲喉咽地屬徐州隣於李納今刺  
史高明應年少不經事使爲李納所并是失江淮也國用何  
由而致請以建封代之益以濠泗二州徐地重而兵勁若帥  
又賢則漕青暢息而江淮安運道常通矣及令明應可代宜

史

卷之一百九十二

四

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徙建封徐泗濠節度使由是徐爲雄  
鎮貞元十三年末朝帝幸遇異等時宦官主宮市置數十百  
人閱物市廛謂之白望無詔文驗嚴但稱宮市皆莫敢問與  
直十不償一復取開寺所用及郵驛至有負荷趨肆而徒返  
者有人賣一鹽薪宦者以數尺繩易之復取它費并驅鹽入  
宮其人納薪解絹欲垂去不許怒曰唯有死耳遂擊宦者有  
司執之以聞帝然宦者賜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  
論列皆不省建封請開爲帝言帝頗納之帝欲獨通賦以開  
建封建封曰殘通積負決無可歛雖獨除之百姓尙無所益  
不可留以病民也上已賜宴曲江詔與宰相同榻而食還錄

帝賦詩餞之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  
卒年六十六府佐鄭元誠攝留事恐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  
徐謀引以爲援軍中怒斬庫取兵殺通誠表請建封子愔爲  
留後帝不許折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之泗州刺史張伾以  
兵攻埭橋大敗帝乃授愔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留  
後杜祐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  
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  
不爲亂愔行未踰境卒

### 嚴震

嚴震梓州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懷光叛帝欲徙蹕山南

史

卷之一百九十二

五

震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  
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助至帝告之助曰臣請歸取節度  
符召之如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助還得符與  
壯士五人偕至驛谷用誠未知其謀送助就館左右侍立階  
下時天寒助令於館外然薪士爭附火助以符示之曰大夫  
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助入其軍士卒皆擐甲助  
大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耶大夫取  
用誠耳若等何與衆不敢動助縛用誠送震杖殺之而援其  
副以統師帝發奉天旣入驛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  
克上至梁州宰相以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

李晟軍合兵收復方諸六師為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貴功無期會辰表至請駐驂梁洋議遂定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獲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征歛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軍駕將還詔改梁州為興元府以震為尹進同中書平章事卒諡曰忠穆

### 韓弘

韓弘滑州人宣武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全諒死軍中以弘才武立為留後韓弘表諸朝詔授宣武節度汴自殺陸長源以來軍益驕主帥不能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錡等三

###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二

木

百人一日盡斬之李師古屯曹州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卒不至加同平章事憲宗討吳元濟拜弘諸軍都統使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李光顏而陰為逗撓計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元濟平加兼侍中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拜司徒中書令帝別擬家宰卒諡曰隱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繡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萬絹絹百餘萬馬七千疋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計為人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憚之詔使至弘或驚傷不為禮及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天子尊寵異以名位始終亦天幸云公武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為右

號衛大將軍卒諡曰恭弘弟充主宣武親兵授御史大夫性謙慎以弘在鎮久不入朝身又得士不自安固請宿衛弘許之未卽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嘉之擢右金吾大將軍穆宗立汴軍遂李愿以李齊主留事帝以充素為汴人所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齊戰於郭橋破之李質斬齊降

###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二

七

任剽掠充問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歡躍遂入汴始帝問破賊明充言臣居汴久頗習其人以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卽克帝喜曰充料敵真如神也加檢校司空齊迫脅為兵者三萬人充悉縱之斥首亂千餘人出境令曰敢後者斬內外按堵汴人賴之卒諡曰肅質始為牙將及齊曰為留後質諫之不從齊疽發委以兵質遂禽齊初監軍選勇士二千直閣下日給酒肴充未入時質總軍事曰韓公至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士心乎不去則無以繼不可以弊事遺吾帥因罷之而後迎充質終金吾將軍

### 蕭昕

蕭昕梁鄆陽王恢之後為禮部侍郎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議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血眾失色昕曰國家既定冠難功雖小賞猶不遺況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邪何吐蕃

敗北回紇悔懼叩額乞和。非天子恤舊功，隻馬不得出塞。下馬直先後，又安足計。回紇大慙，因厚禮之。轉工部尚書，德宗出狩，斯年八十餘，步至奉天，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

### 薛播

薛播，河中人。伯母林氏，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播官禮部侍郎，卒。子公達，擢進士第，佐以判軍。其帥武人，常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為公飲。」射三矢，連中，眾大笑。帥不悅，公達自免去。後為國子助教，卒。

### 陸亘

陸亘，吳人。為竟州刺史，封延英，言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兵，隸刺史。太和八年卒。

### 盧坦

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家之。」坦曰：「凡居官，雖雖大臣無厚畜，其有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所為，以歸於人。」黃裳異其言，鄭滑節度使李復表為判官。行善節者，諸將悅之，請為重職。坦笑曰：「諸將久在軍，積勞乃得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懇謝，復姚南仲代之。監軍薛盈珍以南仲書生，聞而易之，曰：「是將

### 史籍

#### 卷之十一 百九十二

八

### 史籍

#### 卷之十一 百九十二

九

利耶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我留憂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死從者，復為侍御史，赤縣尉為臺所按，京兆尹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尉，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乃下詔釋之。」遣中丞帝因敕令禁止諸道進奉。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闕濟美，違詔輸獻，坦劾之。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原其罪，不可失信。」坦曰：「敕令所以布大信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請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裴均為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姚南仲故事，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出為宣歙池觀察使。晉州判官蘇弘坐弟彊為劉闢壻，免。坦奏弘有才行，蜀距晉州三千里，宜不逼，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從之。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殺不至矣。」不任之。既而商米競至，估遂平。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寧，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史驗，未反，帝疑之，更遣中人劉泰斯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帝乃止。西受降城為河所決，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為城當橫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障所利。若遷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省一時費，墮萬世策耶？天德故

城地城繞脊北倚山去河遠緣候無所統接虜騎衝突勢不  
容知是無故而蹙地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亦以為言吉甫  
不悅出旦為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死燕重肝代之遂從天  
德軍士怨而殺之宰相李絳議事每請為已助及旦出半歲  
由終罷辛年六十九

柳晟

柳晟河中人拜太常卿德宗狩奉天晟請入京師說賊黨歸  
順帝壯而遣之此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  
山客詔常受命約自拔歸宋既昌告其謀訛捕晟繫獄晟夜  
穴牆破械去斷髮為浮屠間歸奉天帝為流涕乘輿還京師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十

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復詔戍梓州軍怒  
角監軍謀變及聞疾馳入勞士卒既而問曰若等何功曰誅  
為亂者晟曰若等因劉闢作亂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  
若等耶皆免胄拜受命人為將作監使回勸奉冊立可汗可  
汗素驍最逆謂之曰屬間可汗無禮自去信自強夫禮信  
不足何以奉中國乎可汗及諸貴人愕然皆跪伏成禮還為  
左金吾衛大將軍卒

劉寬夫

劉寬夫兵部侍郎通之孫為左補闕陳祐著浮屠書因供奉  
僧以間除涿州刺史寬夫勅之敬宗怒謂宰相曰祐除州不

山僧陳臣安得此言寬夫曰衆劾祐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  
所從恐累國體帝直其言釋之

徐晦

徐晦字大章不知何人舉賢良方正擢樞密院副京兆尹楊晃  
為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懼累無往候者獨晦至  
藍田餞之宰相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  
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何忍相棄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  
可爾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夷簡表為御史晦過謝問所以  
舉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晃負國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韋綬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士

韋綬京兆人父喪割臂血寫浮屠書穆宗在東宮綬為侍讀  
太子書依字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  
帝嘉穆宗立進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選福對曰宋景公  
以善言災星退舍漢文帝敕有司祭而不祈二君却災受福  
昔美前史如禱祠以退災語媚以邀福神而有知且因以生  
誦時帝不德故綬託諷焉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  
戟十二又乞錢二百萬求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  
綬也而貪軍政弛亂卒謫通判通未當

張薦

張薦字季舉涿州人祖雋字文成員半千稱其文辭猶青銅

錢萬選萬中尉號青錢學士。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然大行。一時武后時為御史。貶嶺南中人馬仙童。陷然。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為顏真卿嘆賞。真卿為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事五道。皆留內客省。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期不先成。裝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屏僮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于許下。捐軀仗義。威挫羣兇。遂令脅制者回心。忠勇者快意。周曾奮發于外。韋清協應於內。希烈倉皇窘迫。奔回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鈞戟之下。呼嗟憤懣。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口不絕淚。又希烈妻祖母郭氏及妻妹封氏。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冀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憾。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奉表來者。五輩皆留內省。其子頌等。率率實希一見。望許休沐。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留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為刺史。薦論杞姦惡。傾

覆不當用。擢諫議大夫。裝延齡用事。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言於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改秘書少監。延齡欲以罪斥之。命薦使回鶻。冊毗伽懷信可汗。吐蕃贊普死。以薦為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初兼侍御史。次中丞。後大夫。道病卒。吐蕃傳其柩以歸。贈禮部尚書。諡曰憲。一不。言出使之故。

王仲舒

王仲舒并州人。知制誥。出為婺州刺史。穆宗言仲舒文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常不樂。曰。吾老矣。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在外。周知民俗。病利治之。可無愧也。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佗州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榷。錢九十萬。水旱民賦。不入仲舒。減宴樂。他費用。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為佛老法。典浮屠祠屋者。皆舉出境。卒諡曰成。仲舒為科條。初若煩密。久之。皆稱其便。

姚南仲

姚南仲下邳人。遷右補闕。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為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

雖集官以待之可也如令竹月歸上魂無不之雖欲自近  
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王所以因龍首而建寧  
存也今起陵日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匹夫向隅滿堂不  
樂况萬乘乎臣于將何以堪陛下謹后以貞懿而終以棄近  
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口省而時望焉斯  
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之疏奏帝嘉納  
進五品階以酬謫言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侍權撓政  
南仲至盈珍不得逞遣小使程務盈誣奏以罪會南仲遣裨  
將曹文洽奏事知之追至長樂驛與同宿夜殺務盈投其表  
於廁為書白南仲寬且言殺務盈狀遂自殺驛吏以聞帝駭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二

蜀孤明

蜀孤明下邳人元和中擢右拾遺言宜以觀察使領本道鹽  
鐵罷場監管權官除百姓之患不聽敬宗初遷御史中丞故  
事遷御史皆中丞自請時崔晃鄭居中宰相力得監察御

史明拒不納二人卒改他官殿中王元植貶官則辨其枉書  
再上不報明自劾執法不稱乞罷去帝遣中人慰諭遷工部  
侍郎父及司封郎中晚嗜琴有眼疾不官治欲聽之專也

顧少連

顧少連吳人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  
會田鎬第酒進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  
姦臣奮而前坐客共解之遷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卒

韋夏卿

韋夏卿京兆人為吏部侍郎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  
所干請審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曰吾與汝賴先人遺德致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二

幸

位及此顧當如是哉執誼大慙檢校工部尚書卒

呂元膺

呂元膺東平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因泣白父母在明日歲  
旦不得省為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戒還期更言不可  
元膺曰吾以信待人豈我欺如期而至羣盜感愧悉去他  
境元和中擢給事中出為同州刺史入謝帝問政事奏對詳  
明帝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諫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  
洎謝曰陛下此舉乃社稷無疆之休進御史中丞拜鄆岳觀  
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  
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拜吏部侍郎卒

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為給事中京兆言好時風惡害祿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條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參驗乃可浙江觀察使委判官齊總厚敘以獻帝擢總衢州刺史孟容封還制書曰方用兵處有不次而擢者今衛無他虞總無功超授如尋議何於是詔中停帝謂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耶白家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曰陛下齋居損膳具玉牲走羣望而天意未答竊惟天人文感之際

史記 卷之十百九十二

傳教人領其金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以備緩急若取

京兆一歲以則京兆無流亡可變災為福又征

防常備之禁鋼常擇擇之負通當免免之鬱抑當伸伸之

以人奉天若其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時士人為美

廷齡李齊運流斥者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早及之帝不悅

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

百萬三歲不官歸孟容遣吏捕繫與之期曰償不如期者死

軍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孟容不聽奏曰臣不奉詔

罪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

得帝許之豪猾震懾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

漢有汲黯姦臣寢謀今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頗白天下起表申承輔政使主兵權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非東都留守卒

薛存誠

薛存誠河東人擢監察御史元和中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奏罷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虛闢通賂遺尚書豎為奸坐事下獄有誠窮劾之得贖數十萬當以大辟惟近保救于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帝使論之曰朕須此四面詰非赦也存誠曰以已具陛下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鑒虛卒抵死江西鑒軍高重昌發劾信州刺史

史記 卷之十百九十二

今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位付御史臺及

按果無實卒贈刑部侍郎子廷老為右拾遺教宗政事日非

廷老與計元褒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相擬進恐綱紀

凌壞奸邪放肆帝厲聲曰更論何事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

鑑三千薄金十萬餅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盛帝色變曰興作

何所元褒不敢復言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問即應論奏

日見筆取材瓦甚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論又論張惟興程普

絕不宜居諫爭官二人李逢吉黨也逢吉怒會廷老諸告滿

日出為臨晉令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卒

李迺



李遜趙郡人爲給事中故事天子以奇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臣下有所陳當不時上登宜限以日如是得見天子者幾何憲宗從之爲刑部尙書卒子方玄爲池州刺史鉤檢戶籍差量徭役皆有科品章程吏不得私管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也遜弟建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母憐其孝字之曰後子每曰後子勸吾食吾輒飽進吾藥必必珍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遜學士或以建問帝問宰相鄭珣珣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宰相或冀定詔建建曰是不稱職也因請罷遷刑部侍郎卒始遜建家苦食兄建

史籍卷之七十九

六

經營成就之皆舉進士云

孔巢父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璿解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與元初攝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見由悅言君臣大義利害地順悅衆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數日田緒殺悅以聽令巢父以緒權軍中務李懷光據河中帝令巢父宣慰罷其兵授以太子太保巢父宣詔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歸而殺之懷光以巢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收帝震悼贈尙書左僕射謚曰忠從子殘諫議大夫中人

劉希光受賊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殘得制章不受而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殘奏涉結近伴營閣上聽解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凡役四十三萬人殘奏罷之歷國子祭酒嶺南節度使崔詠死憲宗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誰歟今安在度以殘對拜嶺南節度使奏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歲八百兩先是屬州刺史俸三萬不時給皆取部中白衣食殘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殘度其才可用用之無告者廖之女

史籍卷之七十九

九

子爲嫁遣之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府掠幸有功請合兵討之殘因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殘不邀功交廣晏然穆宗立召爲左丞以老自乞殘雅善韓愈愈曰上三爵公且公力尙壯何去之果殘曰吾豈要君者吾年老一宜去爲左丞不能進退耶官二宜去吾負二宜去尙可留耶愈上言臣與殘同在南省數與殘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殘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

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盡許致仕今錢據禮  
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好賢之美不報以禮部  
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卒年七十三子緯以刑部尚書判戶部  
蕭選不喜之改太子少保及帝避宋攻次陳倉并緯御史大  
夫令趣百官赴行在宰相蕭選裝激辭不見緯名御史曰吾  
等身被國恩我不辭難今召羣臣皆不至夫交游緩急猶且  
相卹況于君乎因泣下御史辭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  
疾且死不顧人臣豈以家事辭國事乎公輩善自謀吾行矣  
既及行在緯言關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  
倉攻追兵至不及拜同平章事進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耕

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  
服藥卒從弟溫業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  
謂同列曰吾黨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終太子賓客  
穆寧  
穆寧河內人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埭橋李光弼屯  
徐州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  
避之失守失守有罪復何所逃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  
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濟吾兵耶  
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  
率若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之時重其能守官  
崔郎  
崔郎武城人敬宗立拜翰林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  
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曰  
朕少聞當請益高鉉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  
知有鵠備意帝慙謝賜錦幣遷禮部侍郎出為虢州觀察使  
改郭岳等州觀察使鄆治號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郭則  
嚴刑峻法或問其故曰陝土瘠民勞吾日撫循之不暇郭土  
沃而民剝難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為政所以貴知變也聞

者服焉弟鄆文宗末根同平章事崔氏四世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鄆鄆凡五為禮部再為吏部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樞便齋宣宗聞之曰鄆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德星堂賜之後京兆名其里為德星社云

### 柳公綽

柳公綽字寬京兆人歲歉饑其家富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饑獨能飽乎為吏部郎中憲宗召游岐公綽獻箴以諷帝遣使謂之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之深者當置坐隅為鄆岳觀察使時討吳元濟詔發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

###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二

三

耶表請自行許之公綽引兵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曰公所以屬韃負弩豈非以兵事耶若釋戎服則兩郡守耳何所統一哉以公世將曉兵吾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邱以都知兵馬使聽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遂盡力軍出公綽數言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淫放者沉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念我家事敢不死戰故鄆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軍校乘馬不避即時榜死長慶元年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姓傳言耶弘懼

挾挾以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都至鄆縣吏有納賄舞文

二人同繫獄人以公綽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

法在奸吏壞法法以誅舞文者其鹿馬傷人公綽救之或

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

罷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請左右止之公綽曰

奇章公始去台宰吾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入為刑部尚書

京兆欲有姑懷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子在以妻而殺

其母可乎遂減論改兵部尚書疾革忽顧左右名故吏韋長

眾謂屬以家事及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且亂非用高瑀

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公綽性孝居喪

###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二

三

哀毀三年不潔沐嘗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曰乎妻韓學女也善訓子嘗和熊膽先使諸子夜咀嚙以助勒子仲鄆會昌初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敢私製者死北司吏入栗違禁仲鄆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會唐浮屠法壞銅像為錢仲鄆為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仲鄆不答而淮南鑄會昌字後復浮屠僧反取為鍾銀云遷秘書監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如京兆時仲鄆曰鐘銀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同乎家有書萬卷嘗手鈔六經諸史仙佛書甚眾皆小楷精奧無行字子玘拜御史大夫常連家訓以戒子孫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直

不近禍。康不沽名。董生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樂則驕。驕者則禍至。世族短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者。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氏。仕族。罕比。崔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梳盥畢。拜階下。升堂乳姑。姑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新婦願。後世子孫皆孝。若新婦然。則崔氏之門。安得不大乎。仁和里裴氏子孫。聚盛。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還裴某為婿。未成婚。而魏氏陷羅織。家徙。裴表女已踰笄。其家以無衣食。議下髮為尼。有一尼曰。女福豐厚。必有令匹。子孫當過天下。家人遂不敢議歸。及刑門。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論

而裴氏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氏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義故夕食。葡萄飯而已。王相國。淮女嫁賈氏。將歸。請曰。王工貨。釵直七十萬錢。請售之。涯曰。錢豈於汝惜。但釵值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為馬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為郎吏妻。首飾乃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為賈相國。餽門人。餽奴驕橫。球責之。奴謝未幾。球晨謁。餽有二青衣。齎銀器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球舉之。因暴卒。餽為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構禍。噫。涯以珍玩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球不能正其家。其喪身不。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論

學士文宗復召侍書。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於延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帝纒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可喜也。公權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公權應聲而成。婉麗清切。詔令再賦。公權隨卽獻帝。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為。皆與學士對便。殿上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潛矣。學士皆賀。公權獨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泔濯之衣。此小節耳。異日與周鼎同對。論事不阿。雖為備。懼公權。坦然。帝曰。卿有諍臣風。可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詔問得失。因言郭敗領邪宰。議者頗有載。

亦佳

足言矣。餘之奴。害客。竊廬間。而不知欲保富貴。其可得乎。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微。指駑者。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禮法稱於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弱。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人以德行爲根株。文學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候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公綽弟公權。字誠懸。李聽表爲草。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知其以筆諫也。公綽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弘文館。

帝曰：敗尙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瑕玷，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敗誠舊勳，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不可戶曉，帝卽命中宮自南內送女還敗家，封河東公，進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老忘先羣臣稱賀，御史劾之，議者惜其不歸事成通中，致仕卒。年八十八。公權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涼。它學士多屬辭，帝獨諷公權語，以爲詞情皆足，合題於殿壁，字徑五寸。帝嘆曰：鍾王無以尙也。宣宗嘗召至御

史緯

卷之十百九十二

美

座前作真行草三體，其奇偉，帝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意，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賜柳書。帝嘗西明寺金剛經，備鍾王歐虞諸家法，自爲得意。公卿脫遺鉅萬，主藏奴多盜用，嘗貯銀杯，一荷絨織如故，而器皆以奴惶恐。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莫不復詰，唯所筆圖籍，自歸秘之。公綽叔子華，代宗將幸華清宮，以爲昭應令，金部郎中修官使，子華設棘園於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投園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木石山積，足充營辦之半。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叔主務，自稱郎將，情勢縱暴，袒賦未嘗入官，奴入謂子華收付獄，劾

陰宿罪杖殺之一邑震服，載遣吏致謝，預知其終自爲墓銘。子公度光祿少卿，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綬生，冷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

楊於陵

楊於陵，華陰人，爲京兆尹時，編民多竄北軍籍中，橫行閭里，於陵請限丁制，不及三丁者不得著籍，奸人無所影藉，山爲嶺，而節度使監軍許遂振憚之，爲飛語聞京師，詔罷歸。遂振督主吏剔抉其賍，吏呼曰：楊公尙在，他方賂遺官私，官錢耶？宰相裴琦爲帝別白言之，遂振得罪，於陵授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別官參考於陵言，佐官第判能否，而吏部計員爲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美

諸遺之格，於是常調悉還吏部，封弘農公，以尙書左僕射致仕卒。

歸崇敬

歸崇敬，吳人，爲主客員外郎，代宗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民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川。崇敬言按禮，虞主用系練，主用果作，果主則瘞，系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用，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必盡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可廢，則桑主以虞主練祭而理之，亦非禮矣。方士巨彭祖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孟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

者雜議崇徽言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背於五  
行為上而火為母故火用事之水迎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  
祖率韓侯之說不本經典不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為前  
代無君臣之義天子祭宜母稱臣祭而稱臣與天帝無異於  
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著北而揖以為太重宜推武王受  
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充弔祭冊立  
新羅使海上風濤舟幾壞眾謀以單舸別載崇徽曰今其舟  
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及歸囊橐唯衣食束夷  
荷其清德遣國子司業崇徽言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  
何旋大改今學下教業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司業為

京師融勅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  
託災異公違詔令徇私示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  
弊請責還所進代貧人租入部置錢河陰院以備水旱歷兵  
部尚書宋祁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  
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而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  
者何能僅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也崇徽乃以北面太  
市請東面揖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議莫有折其非者記曰  
凡祭有其象之莫敢廢也崇徽不知禮以媚其君歷朝循而  
不改謬矣

衛次公

衛次公河東人推左補闕德宗崩與鄭綱召至金殿殿時皇  
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眾失色次公曰太子雖疾家  
始也凶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綱贊之議乃定  
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卒次公善琴水顯時京兆尹  
李晉選使子與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

薛戎

薛戎河中人年四十餘不仕福建觀察使劉冕辟佐其府初  
馬總佐鄭滑府監軍誅勅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附中人使戎  
攝判史按致其辱戎曰乃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  
耳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冕度不可

而由之。因於它館。環兵者之累月。戎終不屈。淮南節度使。住伯聞之。貽書貴冕。會冕病死。得解後。為浙東觀察使。卒。弟汝。兵部侍郎。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務。帝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辱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帝常問經史。何先。放曰。六經聖人之言。天人之極也。史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根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先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請先孝經論語。終江西觀察使。

胡証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孝

胡証。河東人。舉進士第。寶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同許。拜嶺南節度使。卒。証。族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裴惡其傲。為惡少所窘。証聞。突入。坐上。座引航三。爾客皆失色。裴取鐵鑊。繫摘枝葉。探合其附。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勝者。以此擊之。眾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證將不能。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與晉公。裴。歸。時。稱其俠。

崔玄亮

崔玄亮。磁州人。拜諫議大夫。鄭注構宋中錫。捕建會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李質等叩延英。苦諫。文宗未許。玄亮置笏。

版陞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置於法。今殺一凡庶。當倍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由此名重朝廷。移疾歸東都卒。

殷侗

殷侗。陳州人。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使回鶻。可汗驕。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侗傳命。虜責其倍。宣言欲留不還。虜失色。相曰。可汗唐塔。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強也。虜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文宗即位。李同捷叛。王廷湊陰為。屠齒兵。久不解。侗請舍廷湊。而事事同捷。帝不納。拜義昌節度使。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孝

度使時。唐。之。餘。墟。里。荆。棘。侗。之。官。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獲。賜。乃。為。營。田。請。耕。牛。三。萬。部。度。支。賜。帛。四。萬。疋。初。州。兵。三。萬。侗。京。度。支。侗。至。一。歲。以。賦。入。贖。其。半。三。歲。用。用。乃。湊。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上。下。便。安。百。姓。請。立。石。紀。政。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益。為。軍。實。無。輸。王。府。者。侗。以。餉。軍。有。餘。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果。五。萬。石。雖。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劫。侗。違。制。為。無。名。之。獻。詔。代。還。會。濮。州。據。崔。元。武。受。賄。又。率。屬。邑。奉。餽。境。私。馬。估。官。積。三。罪。計。緡。百。二。十。匹。大。理。以。人。私。馬。一。重。罰。三。官。則。罪。罪。當。流。侗。言。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類。莊。者。累。給。

元武犯皆杜法當死詔流元武賀州帝嘉衛守法以造所奏  
不實復以偽為天平節度使開成元年名為刑部尚書時李  
訓郭誅誅帝問伯治安術伯言宜任耆德母輕用新進帝善  
之賜祿三百匹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孫盈孫太常博士  
光祿三年帝將還京七廟焚燬告享無所宰相言修復宗廟  
功費浩廣請與禮官議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  
十一梁垣牆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  
神主長安殿聖告如宗廟廟成乃稱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  
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為十一室共三太后廟權  
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遷詔可時喪亂之後制度殘缺追補  
儀典皆盈孫折衷之終大理卿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二

王彥威

王彥威太原人補太常檢討官彥威采隋唐禮制沿革條  
次類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廟有司議  
用十二月彥威言天子七月而葬春秋之義志廟不志葬必  
其時也舉天下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議之唯彥威一宗十  
二月而葬有為為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事喪事喪  
而葬今葬下歲葬則畢葬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曆曆矣  
淮南李夷簡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  
古者始封為太祖由太祖而降則祖有功宗有德故漢人祖

顯祖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  
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叔世亂法不可以為訓  
唐本周禮以景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  
宗以為成法故太宗致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  
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  
號宜稱宗制可開成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遽于儒學  
兼善史事而經絕財用非其所長性剛自持嘗奏曰百口之  
家知有成計而軍國一切可不謹耶臣按見財源入以為出  
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欲自欺役亦不可得因土占額  
而又言至德訖元和天下觀察有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有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二

鄭餘慶

四經畧有三大都通邑皆置兵凡八十餘萬長慶曆月三百  
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養一兵今舉天下之入為  
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水賜仰給焉自開  
州留使外餘四十萬眾皆仰度支為供軍國上之彥威難若  
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緣皆散惡彥威  
惶恐就第貶尉尉卿為宣武節度使卒



無一使節  
之語

昔汴濱與官人劉光瑋相倚為最每宰相議事為光瑋沮受  
者今漢往請必得之四方路道奔委弟沐官至刺史杜佑執  
政常行軍待不名也及餘慶議事漢傲然指責宰相前餘慶  
叱去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漢以賊敗帝聞餘慶嘗此去  
之遷吏部尚書轉工部瑗白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來  
環散將軍功受五品正員開徵幸路權貴不悅敗太子少傅  
遷尚書左僕射帝患與制不倫以餘慶淹該前載部為詳定  
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副崔即陳佩獨復慶  
敬休為判官增損儀制號稱詳衷拜鳳翔節度使入為太子  
少師封榮陽公兼判國子祭酒事言兵興以來學校廢缺諸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莊部  
可穆宗立加司徒卒贈太保諡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俸  
料為賜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謙恭明所親或  
濟人之急自奉儉約常語人曰朕不及親友而多僕妾者吾  
邸之中外姻族其饋獻皆親閱之後生末屬必引見拜辭教  
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建內使持節節  
就第至則多餽金帛且以相天子故一使者納金數百萬  
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者曰是家食不可妄求東家郭固坊  
從父親弟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兩郭相北郭相南郭第  
進士遷右補闕敢言不諂餘慶謂餘慶曰神卿令為卿取

臣也可更相賀遷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滑  
請貴觀察使以杜其欺文宗立為侍講學士帝使集經史為  
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摘問之酬析無遺賜金紫服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舍滑嗣完之教養生  
從風化大行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子從諫字正求及進  
士第為河東節度使僖宗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沙陀都  
督李國昌乘邊塞多虞入據雲朔等州南畧太谷河東節度  
使康傳圭遣大將張彥球蘇弘珍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  
弘珍以狗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朝廷以為憂拜從諫檢  
校司徒復為河東節度兼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諫表長安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二

令王訓白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彥為判官  
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  
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軍亂  
之後劉掠方午從諫明斷奸無匿情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  
非彥球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故得其死力實嚴犯  
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諫發部兵屬招討副使諸將入奏  
克用謂太原可乘奄入其地壁汾東借討賊為名使從諫以酒  
餽從諫克用謂曰我欲與公面約從諫登城從諫報天  
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而陰縱其下肆掠從諫歸安  
隨擊之會振武節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從

遣論安屯北百井安桓還從謙斬之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由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謙以名馬器幣贈之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人來曰方省親屬門願公徐行從謙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即日啓行拜司空秉政進太傅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謙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沉毅有謀在汴時以兄處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展於後生數稱譽之展後位宰相彥球智勇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強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謙爲太原重

史記

卷之一百九十二

美

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懼之號二鄭云

吳越卷一百九十三

唐書二十四

列傳

鄭珣瑜

鄭珣瑜字元伯榮澤人德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務進奉珣瑜詰之曰留府緡帛出入有素條者悉出度支今進奉乃出何名耶順宗立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內交奄人干撓政事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曰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怒叱之吏走入白執誼起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別坐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嘆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家臥七日不出罷爲吏部尚書會有疾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復言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愼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謚不嫌異曰謚一正也韋執誼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鄭從復謚子單爲諫議大夫穆宗即位不卹國事單與崔鄭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伺中國假令有緩急臣下乃不知主上所在不敗事乎夫金帛所出民之膏血不可使媚優無功之人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



帝遂切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憚顧宰相蕭儼曰是皆何人儼曰諫官也帝意解曰朕有闕失下能盡規忠也因曰閣中殊不款曲後有為我言者當見於延英時閣中奏久廢士皆相慶文宗立為翰林侍讀學士進工部侍郎覃經術該深博為守正帝敬重之李宗閔牛僧儒執政以覃與李宗儒厚遷工部尚書罷侍讀欲推遠之帝雅向學思覃復召為侍讀學士德裕入相以為御史大夫帝嘗謂股肱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伯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榮陽公覃不喜文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三

二

薛衡進士浮夸請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上唯用十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乃賦性之過矣薛進士則且設是科已二百年渠可廢乃止帝嘗謂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比皆不親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為恥此由治不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國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時為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議譏願隱

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居人耶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食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大學置五經博士開成二年早帝多出宮人李益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事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推宜陛下以為殷鑒帝然之以病乞去位詔許五日一人中書商量政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三

三

事罷為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因薛衡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棄卿位相國所居亦不知係內無妾媵女孫適崔阜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害備室其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然疾惡少容世以為太過憚之覃以經籍列繆博士陋淺不能正請與覃學為生共力贊刊華漢傳事鑲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鼎舉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子奇諱清立有父風拜給事中楊漢公為荆南節度使坐賕貶秘書監遷同州刺史奇諱與鄭公輿言漢公貪月不可處近輔月還制書帝曰即位諫臣論奏無不納而漢公結左右有與

遂不改會寒食宴近臣帝擊建爲樂謂喬緯等曰近論漢公事不免朋黨喬緯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恤所付漢公貪墨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貶商州刺史遷太子少保卒單弟朗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朗見朗執筆端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腰纏萬貫朗曰臣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各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惡復罪不敢直筆褚遂良亦曰史記天子言動雖不善必書庶幾自傷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界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夫人君言動善惡必記朕恐平日所爲未免過

卷之一百九十三

四

人爲將來羞庶幾一見得以自改朗乃上之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敏實排朗謂道曉去則以昭宣宗詰之敬實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絕道而行可也而私出不避道則命耳敬實左拾遺鄭言故在朗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他官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朗可卒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以科第進有司擢朗第一既而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後朗果相

高郢

高郢渤海人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尙幼解衣請代賊并貸之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

上曰陛下大孝則心與天開極泰之愛誠無以加臣謂繼志難事乃爲有益妨時勸民不能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唐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楹春秋書之以爲非禮漢孝惠皇帝幸宜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問所當祠一祭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况寺非宗廟所安禮之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問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百姓惶惶無日不惕道將攘却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夫一夫不獲尺土見侵聖王之心猶恐有闕况用武以來十有三

卷之一百九十三

五

年僅者不殺死者不收繕卒爾乘於今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屏屢取足於人勞罷宛轉下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賄課案猶當稍息勞敝以噢咻之奈何戎虜未平饑饉未復金帛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橫賦之賦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來而不潤下救麥失時恐首無賴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僧人其可乎上未之動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民不堪命在賊蜂起戎狄乘間風塵有聲得不爲陛下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其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

此天子之孝也。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隆配宗考。恭惟德業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惟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承無窮。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於民。到于今。稱之梁武帝。土木致飾。增廟民無德而稱焉。其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民動衆。踵梁武遺風。以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費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達。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恩。格于天地。千禱萬禱。先後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乎。書奏未報。郭復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而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禱禍。不勞民以禳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為功。則天當他祐。陰施陽化。未嘗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教天下。未嘗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於神明。尤於四海。不在昔時。若以禳禍。則方務厥德。同有天災。不在勞民。今興造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賤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安天下。今周遊羣情。以徇左右過計。臣竊為陛下惜之。不納李懷光引往。郭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郭勸不如西迎。

李與懷光有異志。不聽。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郭恐為懷光所乘。與李師同止之。會懷光子瑤候郭。郭說之曰。君親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尙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與。今若恃衆而動。自絕於天。十室之中。必得忠信。安知一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瑤大懼。流汗不能語。郭因與其將馬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引郭詰。郭抗辭無所隱。觀者為泣下。懷光慙而赦之。孔巢父遇害。郭撫尸而哭。懷光既誅。李晟表其忠。遷中書舍人。貞元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郭珣瑜同拜。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與。根據朝廷。珣瑜憂其爭之不能得。乃稱疾不出。而郭

鄭綱

鄭綱字文明。滎陽人。為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利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



謂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遺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征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于上矣前十四年夏旱史趣常賦縣令至為民設毋不可不察也又謂本藩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漢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以其餘者糴于民間則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緣值錢四千今止八百稅亦如舊而出于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于上獻為國帑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為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緡放者自謂技藝無所坐為匪人以干和氣而冬餼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

明下詔書與眾同案則人人懼法臣知既往不諫然異時或有此比須有司論報罰一懲百執不警心帝然之因問政之實孰孰先封曰唐李承嗣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帝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不旋踵而滅蓋本朝德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興善治而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時帝切於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終議論每多持異至帝前疾言極辯德興從容不敢有所輕重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封扶風公上願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為請者德興將

周辛半誅

崔羣

崔羣字敬時武城人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教陳謨言憲宗  
召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常白陳  
羣事後或有惡而譴止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從之惠  
羣入子豐肅遂王嫡而肅上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  
羣主作議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爲用讓今遂  
羣爲太子不待肅王之讓也帝從之魏博田季安以五  
千謙助營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詔却之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妻子沒入掖廷帝以問羣羣請釋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主

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  
其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邕李元紱孜孜守正  
則開元以治其後安於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  
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慶邪則天寶以亂願陛下以開元  
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  
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  
羣以是諷帝縛銜之帝卒相鍾會羣臣上尊號鍾欲兼用孝  
德羣以爲有唐聖則孝德并見帝不悅度支稟賜邊士不時  
物多敝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羣以爲  
言鍾奏遂部無事乃崔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罷爲湖  
南觀察使穆宗立拜吏部侍郎勞之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  
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陛下爲淮西節度使時臣起制草有  
能解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之語先帝以爲然則傳付久  
矣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必  
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委  
甲而入智興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翼已者十餘輩然後謁  
羣謝曰此軍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虜  
遂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  
兵不能討以智興充本軍節度使羣以失守左遷祿書監分  
司東都拜吏部尚書卒贈司空



賈耽

賈耽字敦詩，涪州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德宗在梁，耽使司馬吳元事澤，還耽置酒會諸將，有急詔至，召耽為工部尚書。以代之耽納詔於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有旨行。」府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司馬將公命至，行在乃覓旋鉞利土地，事人不忠，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言邪？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請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許獵近郊。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封魏國公，卒。

杜佑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西

杜佑字君卿，京兆人。父希聖，鄆州都督。佑以陰補劍縣丞。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用兵，久民罷賦，無所出。佑以為度歲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為郡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并州省百，太原省官七百，隋開皇時，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夫設官之本，以治眾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啻虛設。自漢至唐，因循戰難，輒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晉書：『魏作上，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縣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宗族，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族，今虞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幸

部郎中郡水使則二伯益也。伯岡為大僕，今大僕卿，然部郎中尚徐奉御，府廩使則四伯岡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實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同，誠宜斟酌繁省。夫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有紀處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副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帝祿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元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出賦者少，冗食者多，誠不可不改革也。議者以天下尚有數寇，一省官吏，被罷者將往託焉，此非至論也。夫才者用之，不才者何患其公？又况顧綱戚家，非以今用悅章，蔡州暴賦，惟軍是恤，遇士人如奴，因無范曄成泰業，賈季強秋困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其有行義者在，所以開不取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監，且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開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勳級，縱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同作階級，隨時立制，遇變則變，何必因循，俾改作邪？不省，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愬，隨

於朝詔佑同平章事節度徐泗討之佑遣將孟準以舟師度淮擊之不克引還乃授宿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十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馬兼度支鹽鐵使王叔文副之佑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撻夾耶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賊佑薦李巽以自固憲宗在諫間復攝冢宰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舊用度多畧吏惟攝所司繁而不治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陳染運少府職務簡修拜司徒封岐國公黨項陰導吐蕃為亂諸道功請討之佑言黨項小蕃與中國雜處聞者邊將侵弱

史記 卷之一百九十三 宋

其大馬子女苛錄錄後遂致叛人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自口遠人不暇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治邊地此誠聖書誠微知著之畧也今戎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禁絕謀求示以信誠求則怨戾去則謹備矣請深察其素誠何必亟與師役坐取勞費哉帝納之乞改任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拜守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八佑性嗜學雖貴讀書每至夜分為新禮二百篇號通典晚年以妾為夫人謀者譏之孫崇以蔭為太子司議郎德宗與為相其塔翰林學士獨孤郁憲宗見其文雅歎曰德

以有塔乃舊制尚主多選戚里將家帝始命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尚主崇以選召見麟德殿尚愛女岐陽公主授駙馬都尉太和初拜工部尚書判度支公主薨崇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崇不得謝帝始詔排服而杖著于令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崇同選又欲閱其家有妾色者崇曰不奉詔而輒選罪也監軍表聞帝以崇有大臣體詔罷所進使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未幾出為淮南節度使時歲旱崇荒酒宴游不理民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召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宜宗立時薨王處

史記 卷之一百九十三 宋

大明宮內院而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懼密王歸為隱居立使王左軍中尉王宗實以歸長矯詔乃迎立昭王是為昭宗昭宗嘗使楊慶苗中書獨揖崇它相畢減社等禮慶苗等政進授崇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崇勅大臣不與者崇曰臣自當受命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臣恐日矣慶色沮而去大臣遂安拜司空封鄆國公為鳳翔判南節度使加太傅黔南觀察使奏臣謀討蠻兵敗奔于崇崇不能使節詔斬之崇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崇出入有節自奉養未嘗虧達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時號為亮角弟僧咸通中為泗州刺史屢助反國城處士辛謙勸

恒出家屬獨以身守懼曰吾出家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皆泣下勸遣將李嗣入城見伯說降伯新之助黑度不能下會救兵至解去被圍十月伯拊巡將士死之伯言歸出入糾集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伯遷義政軍節度使從弟牧字牧之拜殿中侍御史時澤潞劉從諫據河東伯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古復失山東鉅封禍興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國宋人事牧不當官言之有罪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起於山東流及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止禹並九州山東之地是曰冀州弁以其分大大割爲兩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史籍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大

常中十

故其人沉學多材力能辛苦魏晉以下俗益蕩

齊人益嚴焉唯山東教五種習兵矢白若也復產健馬所以

其

當天下春秋時晉文常役屬諸侯至秦孝銳於三晉經

此乃能得韓遂折天下合復得趙因擒取諸國晉亂胡作

宋

爲美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

不能渡河以窺胡至隋文同山東以威陳五百年間天下乃

宋隋文并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

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不可

爲霸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泉

而唐時名法無入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鄆自稱一百

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入望之若回鶻吐蕃勢無可圖  
國家因之游河修障戍塞蹊要齊魯聚蔡染其流聞國以爲  
生人日頓委匹奪日猖獗天子幸陝幸漢中綱紀不振北  
土年年運遭孝武克勤克儉任用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  
河內山西地唯山東不服凡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運未  
平耶豈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今天子聖明志於平治若使  
生人無事其要在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  
自治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  
白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據足自護  
不能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無勢弛燕魏不軌無可奈何  
七譯 卷之十 百九十三 尤

在山東最重，黎陽距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險阻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者，虜能潰其一，則馳入不敵日而至，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頰之兵，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出而潰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解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恆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汧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也。兵多果多，敗人於戰者，便於守，兵少果少，人不敵而自戰者，便於戰。我常失於戰，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後生所見，書

卷之一百九十三

主

軍遂以青州結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坐黃武東，及澤潞，不如牧策。云：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天下事，亦以疏直，故無援之者。從兄，更歷將相，而牧固頭不低，頗快快不平。卒年五十，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弟，顯，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所忤，唯顯數諫正之。德裕謫袁州，嘆曰：使門下愛我，皆如顯，吾無今日矣。

今狐楚

今狐楚，德宗孫也，為太原鄭儋宰。書記，德宗喜文詞，每省太原，能講楚所為，數稱之。名授右拾遺。憲宗立，遷翰林學士。皇甫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緣縛以進，共逐裴度，天下疾之。帝崩，諡景陵，詔楚為使，奉天令于帝等，不償備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為美，餘怨訴滿路。穆宗捕輩等下獄，誅楚。楚衡州刺史，敬宗立，召為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倭投官重，則從其班。楚固辭，封彭陽公。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元入禁中，楚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雖治內，仗非宰相所繫也。帝欲相楚，仇士良以楚草詔，指王涯賈餗罪不切，怨之，以為鹽鐵轉運使。開成元年，上已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骸骨未收，稱疾不出。餗給信衣，以飲某，順陽氣，時政在宦，楚數上書辭位，拜山南

卷之一百九十三

主

此兩言其  
何不盡言  
而自來

史

卷之一百九十三

幸

西道節度使李，子約，為湖州刺史。宣宗朝，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華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顧而拜者，奉梓宮不去。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有子約。」今守湖州，宰相器也。名為翰林學士，帝出金匱書示約曰：「太宗所書也。」約為其眾其要，約曰：「治世未嘗任不肖，亂世未嘗任賢。」王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任天下之禍。帝曰：「善。」朕以此書三復乃已。約再拜曰：「陛下欲興王業，舍此孰先？」應承旨夜對禁中，帝以金蓮花燭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約至皆驚，使同平章事。帝與約謀誅宦官，約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

史

卷之一百九十三

幸

已降，無庸戰，助仍與和歡好，乘間襲相，盛臨瀛及監軍都厚本而食之。浙西杜審權遣將領行約，率兵與相會，未至而相沒，賊偽建淮南旗幟誘之，行約亦陷。約既敗，詔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約為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滿，以父執政，避嫌不舉進士。估勢驕僣，通賄索，招權射利，懿宗朝，位約去位，因巧諂與進士試有司，詔可滿及第，擢右拾遺，左拾遺劉玘，劾滿當綢繆，人謂之白衣宰相。未嘗舉進士，而晏官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壞法罔上，滿懼，求換地官，改詹事司直。

裴廷齡

裴廷齡，河東人，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寵，因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太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負三百萬緡為庫，庫樣物三十萬緡，為李庫，帛以素山以色入者，為月庫，德宗可之。然天下宿負皆窮人，債人無期，抽買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因付，請延齡但多其薄最良吏以欺帝，實於財用無所加也。延齡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圓送苑中，宰相聽贊以為若市送百萬圓，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穀不了，百役俱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圓，各貯近處，他時

要即支用不從京師右偏有種地數頃延齡安言長安成陽間得荒地數百頃水甘草薦請以爲內廩牧地帝以問宰相皆曰無有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慚帝不責也延齡謂帝曰聞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口半亡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寡以資帝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三

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貲况一棟哉帝額曰人未常爲朕言之帝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延齡奏阿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采之鳳陽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也延齡曰異材魂產處處有之待聖王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能得耶帝悅延齡又言播磨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棄餘也帝怒舍以供別勅太府卿韋少華訪其妄帝不省璽敕使張儉京兆尹李克可農卿李筠言延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體貴無論其謬妄不可任帝以爲排朝愈厚延齡罷贊宰相左降沙等官延齡言贊等失權怨望帝下詔斥逐之朝廷震恐延齡

苛刻專利制下附上每進封肆驕欺罔他人所不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詐但欲問外事故專用之延齡病革使者曰三四輩往既死帝悼念不已贈上柱國永貞初度支

皇甫鎔

皇甫鎔中謚曰穆終不足盡其惡

皇甫鎔臨涇人登進士第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憲宗伐梁鎔與會嚴承以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鑒平遂同平章事鎔領度支崔瑩裴度極論鎔奸邪苛刻不納帝以天下畧平欲治臺沼宮觀自娛鎔與程昇知帝意數貢美財陰佐所欲故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三

帝排衆論次任之鎔益以巧媚自固斥內帑所餘語度支評而自售之以給邊兵故稍陳殊觸手則墮遷士怨怒聚而焚之度以問鎔指所著釋曰此內庫所出半韌可服度言不可信也與李逢吉構裴度出之又譖崔瑩抑損裴度帝怒貶裴度出鎔與金吾將軍李道古爲方士柳泌浮屠大過爲

所獲盜糧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縛與道古營解復  
得詔翰林帝制滋藥躁怒不常宣侍懼竟致大故大通自言  
百五十歲及鐫敗與泌皆誅泌繫獄吏責其妄泌曰皆皇甫  
錡殺我也

王播

王播太原人爲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  
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  
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豪強犯法未嘗少貸歲終課最實重  
其才更薦之歷平章事尚書僕射監鐵節度使檢校司空司  
徒太原郡公性動吏職簿領紛積人不能堪播以爲樂所署

史記

卷之一百九十三

宋

是以茂芳唱賦而已幸不易職惟善占泰雖數十事未嘗書  
於易皆惜利重賦欲交結近侍以正額爲美餘成獻百萬緡  
自詣南宮獻上幣十有三銀盤數十錢箱四十萬遂得再相  
起中書舍人錢徽坐貶失實貶起覆核起請以所  
起事相問可否然後付有司議者以起爲失職拜陝觀察  
起相判吏李繁以指殺賊抵罪起言繁父泌有功千國  
下不宜償賊死不償還河中節度使蝗旱累餓踴起  
前之患由是積儲成出民賴以生門生李訓爲宰相召爲兵  
部尚書起素長厚及訓敗人不以訓罪之文宗好古學起數

宋史  
卷一百九十三

彼訪問時積雨起請寬逐臣兼太常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  
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開成三年爲太子少  
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所盜貧乏不能自存帝詔  
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諫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利其  
入不克讓武宗立拜吏部尚書帝患悉士不得才特命起典  
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多知名擢山南西  
道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入辭帝勞之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者  
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求代不  
許卒年八十八起嗜學非寢食不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  
日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常

史記

卷之一百九十三

宋

以疑事命使者口贊起具勝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高  
宣子龜性高簡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幽僻  
牛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盧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  
郡君谷爲浙東觀察使卒弟式安南都護軍國劇賊仇甫亂  
而起觀察使鄭祿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之懿宗問方星  
曰日弟假臣兵冠不足平也左右曰兵衆則餽多當備天下  
費式曰益若猖狂天誅不至決東南貢賦不入寧可以數計  
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京師  
應賊皆東奔賊衆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聞  
西師得吐蕃回鶻選募數百發龍跋監牧馬用之集土圍諸

見為向導。擄南斬之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惹溪民陳斌。皆為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南竊發不足畏。澤斌輩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終左金吾大將軍。

王叔文

王叔文。字晦人。以棋符詔。頗讀書。德宗命直東宮。太子引為侍讀。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稱贊。叔文曰。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親問。安無與也。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情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由是重之。官中事咸與。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非可為相。某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天

可為將。它日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士之欲速進者。率請附之。與章執誼。陸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友。交章。且因其黨。以進出入。詭秘。張藩。劉融。陰路。遺以自結。順宗既立。以疾不能聽政。深居施帳。坐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章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叔文由蘇州。奏軍拜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王任。任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任主傳叔文。叔文主授之。中書執詔。作詔文。施行焉。宗元禹錫等。倡舉之以為伊周。管葛。復出。傲然謂天下無人。叔文以錢資各國之大本。操其權。可因以市士。乃自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資專其政。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天

叔文學士。詔出。叔文駭。俄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由入禁中。任為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青職矣。叔文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范希朝為西北諸鎮兵馬使。韓泰為司馬副之。宦官大怒。告諸鎮。慎毋以兵屬。希朝奉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喪。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叔文自陳親疾病。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向之悉心戮力。冀天子知我耳。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又言。羊士諤。髮短。我我將杖殺之。劉闢為草草求三川。吾生平不識。聞便欲前執吾手。非商人耶。吾將斬之。而執誼畏懦不果。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恨恨。又言其領度支。能興利除害。文珍隨語折之。叔文不能對。左右猶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耶。明日乃發喪。執誼所為益相左。乃謀起復。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恟。廣陵王為太子。章臣皆喜。獨叔文歎。泣下。太子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王任杭州人。以書侍。詔為太子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梓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盛。門若滿。任尤通天下。賂謝為巨。頃裁。寂以受珍。資使不可出。夜則寢其上。叔文居喪。任日請中人。起叔文為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平章事。一日三表。皆不報。憂忤大。呼曰。吾疾作矣。輿歸第。太子監國。貶開州司馬。死。陳陳性警



敏覽樂署簿悉能言其尺寸色樣一經目終身不忘自河  
中少尹貶台州司馬執誼懼太子怒已以陸質侍東宮陰伺  
意旨解釋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  
講學何可及他質惶懼出太子即位質病親臨問之尋卒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名重一時王  
叔文得幸太子禹錫與之交叔文每稱禹錫有宰相器順宗  
即位朝廷大計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擢屯田員外郎  
禹錫權勢中傷士類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  
文等敗禹錫貶朗州司馬州接夜郎李俗僭陋家喜至見每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三

辛

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儻儻禹錫謂屬原居沅湘間作九  
歌使楚人歌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武陵李  
但悲歌之禹錫久落魄樂懸不自聊叔張九齡為宰相建言  
放臣不宜處善地悉徙五路不毛處後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瘴之嘆罷政事守朗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題限一失意  
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投醺地而後快意哉議者謂九齡關  
元良臣而卒無嗣藏心不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也以感  
風惜近久之名還宰相欲任南岳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  
詩謫路雖其謫出為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言播弄人  
所居禹錫月八十餘不能往當母子永訣恐傷陛下求治請

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敬謹無貽親憂禹錫罪不可赦度

不能對帝復曰朕所言以責人子然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遷

州禹錫嘆天下學校廢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

知養材之道難埋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猶不耕而嘆粟廩

之無餘可乎貞觀初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今室廩

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資以給也凡學春秋釋奠

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

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孝惠高后間置原廟

於郡國建元帝時韋玄成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祭其

先祖况後學師先聖之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與其煩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三

辛

於繁孰若行其教今教類廢而以非禮之祀類之備者所宜  
戒也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因舊祭貞觀中詔兗州  
修孔子廟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玄宗與儒臣  
議罷釋奠性牢薦酒脯時林甫為宰相議用明衣牲牢著為  
令今變四縣廢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  
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飾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  
罷性牢太幣藉其資界所隸州縣以營學室其器用豐廉食  
增堂故備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科則貞觀之風  
然可復時不用其言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觀詩言始  
謫還京師道士植堯花其盛若霄今再過之無復一存唯來

柳宗元

御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聰警爲文精緻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陵陵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卽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旣窴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埋鬱感憤一寓諸文雅善蕭儉詒書高情曰

僕不幸，疑者進當晚，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乃有舊遊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讐怨，造作紛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漸於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其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亦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能案衆人之怒，謗語轉侈，竊竊嗷嗷，漸成怪民。飾言求仕者，更思僕以悅聽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連接引之，跡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備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年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

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居蠻裔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馳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膚慄慄。毛髮蕭條。懼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猶殆。非中國人。越越問。聲音特異。鵠舌啾啾。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僮。皆自然曉曉。晝夜濡耳。聞北人言。則嚙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日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詭益甚耳。用是更樂痛然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忻忻怡怡。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除涸。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得於朝。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改名魂。冀上。匪爲耕畔。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歌。獸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詔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末路厄塞。號就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又何敢更望除棄。廢銅布分外之澤哉。年少氣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達。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待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存條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墮先緒。以是惻然痛恨。心骨沸熱。兼執孤立。未有子息。龍阪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願賜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歎。傷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閱惜也。先莫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以來。消息存亡。

史緯 卷之九十三

不一至。鄉間主守者。益以懈息。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多使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已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悲緣庸巧。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昔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蕪。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愛所重。常繫心瞻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累。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盟散動。逾時月一掃皮屑。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想。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

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鳴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要狐女云。揭婦翁者。然類當時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冊。管仲遇益。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無古人之實。動而有謗。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都降來。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勝危。以生易死。劇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諫。爲漢儒宗。此皆理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決遇下。

史緯 卷之九十三

才未使。又畏惡。懼病。雖欲慷慨懷臂。自同昔人。愈疏調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貨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落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博辨。雖欲秉筆觀機。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絕潘。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除刑部四籍。復爲上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勸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靈。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羣羈。就婚娶。求亂嗣。有可付托。即其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衆忌其才。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

宗元久淪落文思益深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  
播州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絕域往復萬里如  
何與母偕行如母子與方便為永訣具奏請以柳州授禹錫  
而自往播州會大臣亦為請禹錫得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  
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為奴婢宗元令書庸親直相書者  
還其質已没人者出已錢助贖宗元在柳江嶺間為進士者  
皆師之經其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時號為柳州卒年四  
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營護其喪及妻  
子還京師時人義之宗元少時嗜進取謂功業可就既坐廢  
還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素

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其作賦自警有曰道有象今而無  
其形惟變乘時今與志相迎不及則息今過則失貞謹守而  
中分與時偕行宗元能知之而不能行也論曰宗元禹錫附  
會以文使倖一時遂債而不復彼若不比匪人自勵才敏不  
失為名卿大夫惜哉

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  
留事李懷光與監軍矯詔欲誅大將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  
非以懷光懷光流汗服罪請將狼傲難制者黃裳以子儀  
令易置眾不敢亂入為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年不遷貞元

本拜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韋執誼輔政黃裳婿也黃裳勸  
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  
怒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  
節度使章阜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  
領三川憲宗不許闢遂開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議者以  
蜀險固難取黃裳曰闢狂悖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  
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  
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  
顧黃裳曰時卿之功德宗經播遷之後務姑息備鎮守臣

史籍

卷之十百九十三

素

死道中人伺其軍觀眾所欲立者故大將私以金幣結左右  
求節制方鎮遂授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  
齊法度裁削諸侯則天下治矣帝問治道黃裳言王者之道  
在修己任賢而已簿書獄訟百官能否非人主所自任泰始  
皇程石次事見喚前史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  
帝衛士傳冷太宗笑之王者擇人任而責成信賞必罰執敢  
不力舜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至無為而治豈必勞神疲體然  
後為治哉帝嘉納之由是平夏肅齊城蔡復兩河以機乘還  
宰相紀律張設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檢  
校司空為河東晉絳節度使封鄆國公卒年七十謚曰宣獻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居相位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統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李演為夏統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怙黃裳未敢失禮寄韓吏錢數千緡并禮車一乘直千緡遣黃裳更於宅門候候累日未敢送適見緣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纏繞聞知是相公夫人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亦唐之流弊也

裴瑒

裴瑒字弘中聞喜人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憲宗元和初為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裴

裴瑒字弘中聞喜人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憲宗元和初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執政以情謂瑒曰吾落魄遠命更十年始相天子此日人物吾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瑒崖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為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瑒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瑒初為承旨天子屬情國治中外機務瑒多所參與以小心慎密稱帝意既富國請繼不輒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嘉納吐笑承瑒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關說帝憚瑒誠使勿言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討送振西諸部授元官瑒日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天官王承宗擅僭節度帝屢削叛族意欲取之承宗拒帝意自請往討帝從史疏獻征討計瑒言從史苞逆節

史籍

卷之一百九十三

裴

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王武俊有功干國陛下前以節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失勸懲之義帝卒用承宗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殺兵久無功會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瑒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可圖狀瑒遣翊元往得其大將烏重胤要領瑒陳從史暴戾視承宗若小兒往來和策軍可因其機致之免與師之勢帝密使承宗圖之果獲從史以獻因詔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時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倍其初而所在留州送使之物又降於公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民重困瑒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

太子未幾  
君時臣子  
一也故不  
諱

李藩

李藩字叔翰，趙州人。徐州張建封辟置幕府，建封卒，濠州刺史有疾，藩至，陰有覬望。藩泣曰：「公喪，君宜謹守土，何爲業？」而來宣，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恨之，誣奏建封死，藩播其之信，召藩入，既見，帝曰：「是豈作亂人耶？」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遂藩與相見，藩不往。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請改名，時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大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於紹何誅？」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吏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裴均薦藩有宰相器，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問祈禱之事，藩曰：「孔子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有司祭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則不可以諸媚說之也。且治于人者，和于神人，乃神之主人，安則福至。」帝說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帝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速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事，遂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之。會吳少陽薨，淮南節度吉甫欲中藩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奉詔曰：「貞簡。」

史緯

卷之一百九十三

平

郎同平章事。憲宗問祈禱之事，藩曰：「孔子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有司祭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則不可以諸媚說之也。且治于人者，和于神人，乃神之主人，安則福至。」帝說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帝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速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事，遂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之。會吳少陽薨，淮南節度吉甫欲中藩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奉詔曰：「貞簡。」

史緯卷一百九十四

唐書二十五

列傳

韋貫之

韋貫之，杜陵人。及進士第，爲長安丞。武薦之京兆尹李實，實防不之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以進於上。或告實以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爲監察御史，宰相杜佑子從郁除補，貫之與崔某持不可，改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同爲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儒議是子而議父也。卒，改中官，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均書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盍以進退決諸乎？」頃曰：「謹奉教。」事果見聽。頃曰：「君異時當居此位，還禮部侍郎，嘗從客言於帝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何也？』曰：『爲陛下擇宰相者，得無重乎？』帝悅，改尚書右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討吳元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進西，言陛下不知建中事，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謀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建於撲滅也。願陛下俟蔡平，乃討鎮。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進貫之謂諸將戰方，今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十一

溫與溫氏  
有案

齊威未可歲月下也。後四年，乃克察如貫之策。云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卒，諡曰貞，貫之為右丞時，有內道場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子溫登進士第，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嘗欲薦之，溫謂已溫以告，溫不答。溫曰：「元裕端人，見之何傷？」溫曰：「然恐無呈身御史，周輝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與入相，謂之曰：何以教我？」溫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所職，則天下治矣。」輝嘆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進學士承旨。一日，宣宗托以論詩召入，屏左右問曰：「近日內侍權勢何如？」溫言：「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帝閉口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卿策將安出？」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二

溫曰：「若與外廷謀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可任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矣。」自衣黃衣，練至末耕，猶知感恩，纓衣紫，即相與為一矣。溫不能對。左遷京兆尹，帝舅鄭光主監吏案，肆積年不給官賦，溫逮繫之。他日見是英帝言及之，溫具道其奸狀，請寬以法。帝曰：「可貸否？」對曰：「陛下權臣為京兆尹，安可使法兩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已也。」太后為輪祖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戶部關判使，帝以問溫，溫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繁劇非所自帝不樂，溫謂其甥柳玭曰：「上委吾以使務，不為宰相所知，曉謂吾他岐而得，何以自白？」今時事浸非，吾輩食爵位所

九人  
溫與溫氏  
有案

致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乃卿自便，遠我，非我外卿。」慈宗立，人為吏部侍郎，貶秘書監，分司東都。卒，溫在河陽，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溫所，帝手詔賜溫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因問輔養術，溫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會帝崩，遂不果相。貫之見授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訪問，帝常幸其院，章賢妃從會授，寢學士鄭綱欲呼覺，授帝止之時，大寒，以妃對，綱袍履之而去。其待遇若此，晚感心疾，罷還。第九月九日，帝為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章授？」即遣使持符授泰和，附使進。帝曰：「為文不已，豈願養耶？」勅曰：「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子溫遷左補闕，宰相朱申鐵被構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三

論死。溫曰：「丞相操履有素，詎有反叛之謀，此乃奸人陷之，吾等豈可避禍不言耶？」率同舍伏闕固爭。太和五年，太廟室漏，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勸宦者輩之溫言：「吏舉其職，而國以治，事歸於正，而法以修，宗廟事重，有司弛墮不力，若黜其怠慢，以懲不恪，擇可任者，將先之。」問吏舉其職，事歸於正矣。今輕罰慢吏，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廢職，以宗廟之重，屬之私人，臣竊惜之。乃罷中人，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大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求食，非崇飾虛名之時。帝乃謝羣臣。李德裕入輔，溫禮部員外郎，或言為牛僧孺所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

吳晉書  
溫如溫不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四

鄭注節度鳳翔表為副溫曰拒之則遠黜從之禍且不測吾寧從其輕者注誅拜翰林學士父綬在禁庭積勞病廢誠溫不得任近職故溫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彥曰溫從亂命不失為孝帝意釋從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為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為賓客卒為給事中兼太子侍讀溫詣官日中太子乃出溫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早作問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溫遂辭侍讀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貴近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皆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還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擢賦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止之謂郎官清選不可實能吏帝命中人論送溫執議不移帝問楊嗣復嗣復曰為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此喪晉風不可以法詔改易檢校禮部郎中以溫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出為宣歙觀察使變疾召親屬誦父綬詩曰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而今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諡曰孝溫與楊嗣復李珣魯勣勣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皆遠謫溫嘆曰用吾言寧至是耶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五

劉昌裔 劉昌裔陽曲人為陳許曲環判官環卒上官浣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浣欲遁去昌裔止之曰受命而守死其職也況上馬足以支賊若堅壁不戰數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力制之可也賊攻環城昌裔造飛棚聯柵募突將千人擊城出擊比還柵已立城守遂固兵馬司安國寧謀應賊昌裔召其麾下千人為營具人賞二縑伏兵於道命持縑者皆斬之賊解去環浣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於潁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拒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拜服改行軍司馬浣卒軍中推昌裔為主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昌裔命境上士卒不得犯蔡人少誠卒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慙亦棄境上暴掠封彭城公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恐生變元和八年陳許大水宰相李吉甫曰今乘人心慈若昌裔可代也召為龍武統軍以韓皇代之昌裔知帝意至長樂驛稱疾歸第歲中卒

王鈞 王鈞太原人并州節度使廣人地租薄多牟利於市鈞征其厚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為時進褒其餘悉自入諸蕃船至盧龍之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犀象珠玉與商賈雜出於境



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錡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請代以錡  
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錡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  
不數日遂代佑拜尚書左僕射檢校司徒爲河東節度使河  
東白范希朝討鎮州敗還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錡補  
完善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足回鶻入朝錡欲夸  
示威武乃悉軍出廷列五十里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回鶻恐  
不敢仰視錡假然受其禮帝嘉之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錡自見居財多僥勝納錢二十萬李絳官屬雖有等  
然僉望不屬恐天下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錡富太原破  
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勳王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六

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乎李贍曰魏錡舍任數持下  
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韓中取他書笑之其書內之人異  
日有罪窮驗之衆以爲神錡在藩子稷常隨京師親勢使高  
下輕重以納貨焉長慶二年爲德州刺史稷悉金寶屢侍以  
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殺稷納其女爲妾稷子叔素生五  
歲爲郡人匿養得不死文宗詔授九品官

王栖曜

王栖曜漢陽人安祿山反尚衡哀義兵討賊署牙前總管  
將那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盡之遂  
拔曹州表是亂浙東御史中丞表修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

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  
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賊蕭廷蘭逐日  
新劫其衆栖曜方遊奕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  
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李希烈陷汴州乘勝  
圍寧陵劉昌城守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四十餘日浙西節度  
使韓滉使栖曜以糧弩三千泝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  
參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引去拜鄆坊節度使卒  
栖曜嘗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親百步立機  
而射每射破的虜懼相領引去

李景略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七

李景略良鄉人朔方節度李懷光署爲巡官懷光屯咸陽將  
與東渭橋召募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  
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懷光曰豈意此軍乃陷於  
叛逆乎遂遁歸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同鶻通道每虜使至前  
刺史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遣人謂  
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生高麗待之梅錄俯樓前哭景略  
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疏舉虜大沮衆不敢乾以父行呼景  
略自此同紇使至者皆拜於庭咸名顯聞河東節度使李  
病以景略爲司馬時方鎮死則前代代之自號有衆人必  
景略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事說不能止景略叱之

錄識其聲曰：非李豐州耶？起拜就坐。將吏相顧驚愕，說食不  
平，略中尉寶文場謀去之，會塞下傳言回鶻將南寇，文場言  
豐州當得良將，因舉景略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  
防禦使窮邊苦寒，塔爾人戶勞悴，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甘  
苦，悉成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康器械畢具，威令肅然。  
降雄北疆，回紇畏之。卒於屯，贈工部尚書。景略表任迪簡佐  
其軍，嘗宴會行酒者，誤進醴，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不  
言而酌之，既歸路，血車中，稱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為帥，詔  
授天德軍使，迪簡萬年人，擢進士第。

張萬福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八

張萬福，元城人，拜許州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平盧司馬許  
某將兵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代宗召萬福入見，曰：「欲一議  
卿，而且以許某累卿。」萬福辭謝，因曰：「陛下以一許某召臣，如  
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且為我。」某事當大用卿，拜  
和州刺史兼防禦使。某大掠楚州，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  
計未至，某為其將康白勑所逐，萬福倍道追殺之。元甫將厚  
賞軍士，萬福曰：「國家養軍一勝，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  
詔褒美，賜宮錦十雙，入宿衛，賜名正。李正已反，屯兵埇橋，江  
淮滑船積千餘，不敢逾渦口，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謂之  
曰：「先帝改爾正名，所以褒卿也。」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

今名，恐賊不曉是卿，復賜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  
焚滑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杜亞忠之召拜右金  
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言爾昏老何耶？」詔圖形凌烟閣，陽城  
等守延英門，論裴延齡奸邪，帝震怒，欲加罪，萬福伏延英門  
大呼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偏  
拜城等，連呼太平萬歲。自此名重天下，以工部尚書致仕。卒  
年九十，在泗州時，李希烈反，悉以部刺史妻子為質，萬福謂  
使者曰：「為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以恩公，卒不遣。」

郝玘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九

郝玘，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嘗託節度使馬燧曰：  
臨涇扼洛口，其川健行，利畜牧，西走戎道，曠野數百里，皆流  
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玘出，或謂燧曰：「玘言信然，雖  
然，公所以蒙恩幸者，以邊防未固也。今若用玘言，則邊境安  
尚何事為？」燧遂不聽。及段佑代燧，玘復說之曰：「天寶時天下  
以兵為防，獨西戎耳，邊塞至京師且萬里，自隸山反，西陲盡  
亡，塞內為邊郡，每虜入寇，驅人口牛馬焚積聚，殘室廬，邊境  
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請於朝，卒城之，為行原  
州，以此為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三年，每討  
賊，不待報，擄取之於敵，獲虜必剗剔而歸其屍，虜畏之，呼其  
名以怖小兒，啼。還臨涇，節度使封保定王，特普普等玘身，歸

金象令於國曰有生得此者以金玼賞之朝廷畏失名將徒為慶州刺史卒

史發奉

史敬奉靈州人為朔方軍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以奉白即更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三千兵子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死敬奉乃由間道從出虜後部落奔駭大破之驅其餘眾於狐蘆河獲馬牛雜畜萬數敬奉短陋若不勝衣走逐奔馬每扶鞍勒上馬而後羈帶之弓子在手前無強敵撈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皆有獲與野詩良輔

史傳 卷一百九十四

皆以威名雄邊良輔後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觀言唐室猶和好豈安耶不爾何故以良輔為隴州刺史

李光顏

李光顏本河曲諸部落附阿跌氏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奇之曰若有奇相終必充大解佩劍贈之元和元年討蔡用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充顏屯潞水明年戰於時曲賊長驅其營以陣眾不得出充顏毀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再往退矢集其身如蠟其子攬馬執泣諫充顏挺刀叱之上爭奮擊賊大敗時諸鎮兵環蔡者十餘屯相顧莫肯前獨充顏先破賊裴度宣慰諸軍還言充顏勇而義必立功又

與烏重胤破賊小潞河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

與重胤破賊小潞河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重胤中不創甚請救於充顏充顏策賊出則小潞河之堡可乘重胤亦未可破遣田頌宋朝隱襲其城夷之弘怒不許重胤將戰頌等會中人景忠信至矯詔械繫之斃以聞有詔釋之非詔弘曰違耶范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為後圖弘自是與充顏有隙十一年充顏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帝上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郎城斬虜三萬守將郭懷全以城降弘素寒縱陰挾賊自重惡充顏有功欲掩蔽之乃飾名姝教以歌舞六博戲服靡靡費百鉅萬遣使遺充顏充顏約旦日納之乃大合將校置酒使者以

史傳 卷一百九十四

李光顏受部祖味可愛樂充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為公愛誠難保德然君上告棄我子蹈白刃我何忍獨享此樂為我謝公人丁於充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鳴咽泣下將卒皆感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充顏力戰却之初充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騎溝下扼其歸路賊敗去死溝中者無數賊悉銳士當充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突賊平加檢校司空復鎮忠武敬宗初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卒諡曰忠充顏兄充進靈武節度使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充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充進娶母已亡弟婦納

管仲松枝先進泣曰弟婦違事先姑害命主家事不可改也

烏重胤

烏重胤承祖子也為潯州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除與賊連吐突承瑊縛從史兵士大誅重胤叱之曰天子有命從者宜違者斬衆不敢動罷河陽節度使帝討淮蔡重胤與李光顏相倚角大小百餘戰賊平封鄆國公徙橫海軍言河朔敢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奸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長慶末拜同平章事天平軍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十三

節度使文宗初加司徒重胤嘗撫士蔡將李端降蔡人悅其妻將殺之其妻曰寄語端善事烏侯射無以我為念重胤待重胤有紀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則版以祭石洪其先姓烏石蘭後蜀以石為氏隱居十餘年公卿數薦皆不應重胤鎮河陽求賢士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輕適我耶乃具書幣邀辟洪以重胤知己欣然戒行既至重胤禮之召為集賢校理

王逢

王逢許昌人著忠武都知兵馬使用法嚴武宗使宰相李德裕議之逢曰戰者前蹈白刃法不嚴人孰肯用命以討割

功至忠武節度使

石雄

石雄徐州人會昌初回鶻入寇授雄天德防禦副使佐劉沔也雲州沔召雄謀曰虜常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滅攻今若徑超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既迎主歸虜可滅也雄即率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維虜騎三千夜發馬邑其登振武城望之見虜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譯者曰公主帳也雄穴城夜出鼓噪直搗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計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未克以雄為晉絳諸軍副使之稹危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十三

感其大將郭誼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曰稹之叛誼為謀主今欲殺我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誼校兵部尚書從河陽初雄討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中之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賜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士伍由是士衆感奮武宗曰卿神中義勇罕有雄比者雄為李德裕議拔德裕罷召為神武統軍卒

杜羔

杜羔涇水人有至性父死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終日憂泣從兄兼為澤潞判官勸獄有媼辨對不凡詢之乃羔母因得

奉養而不知父墓晝夜哀慟它日舍佛觀柱間有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蓋奔往有耆老識其端因得墓處元和中為萬年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縣吏將罪之蓋辯列其苦尹不聽蓋乃謝宰相其訴府政苛細力不能堪請移散官詔皆免官未幾授戶部郎中歷振武節度使子中立尚文宗真源公主拜駙馬都尉使使不樂數求自試言吾若不任事何用貴戚耶帝異之轉太僕卿歷義武節度使

裴度

裴度字中立開喜人擢進士第憲宗元和中拜御史中丞宜微五坊小使按鷹犬幾旬所至須索至張網羅於民家門首

史補 卷一百九十四

七

及非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甯蛇一箇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飢渴主人賂之乃肯携去嘗至下邳縣令裴度不肯曲奉小使奏出慢言憲宗怒令攝案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極言裴無罪上曰如卿言裴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第案為令愛惜陛下自姓豈可加罪上色稍霽乃釋裴主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遂奏攻取策與帝意合王承宗李師道謀殺蔡兵伏益京師言宰相元衡又擊度亦三進斷難刺背傷首度者恐相得不死導從駭伏獨騎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

史補 卷一百九十四

五

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之疾愈入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諸道連兵內外震恐及度當國人心始安初德宗時尚伺察朝士有相過者全吾輒飛啓宰相問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英俊各策策請還第時得與士大夫相見詔可莊憲太后崩議置家宰度曰宰相商周六官首總轄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務政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鈺死家奴告鈺子稷易父奏曰汝

即拜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  
上還招討以讓之表馬總為副使韓愈為司馬入對延英曰  
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為流涕及行御  
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帝以達吉居  
中提沮出之於外度屯鄆城勞軍宣朝廷厚意士皆奮時諸  
道兵悉中官監統度於罷之號令既顯戰氣益倍未幾李愬  
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撫定蔡人元濟時偶語有禁  
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下令唯盜賊關死抵  
法餘悉蠲除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  
可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詔

史稿

卷一百九十四

七

以馬總為副度入朝帝以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  
度遇諸鄆城復與入蔡商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可上  
奏中解全宥者甚衆進上柱國封晉國公復知政事蔡州既  
平王承元懼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及程權入覲詔以滄景德  
棣為一鎮命帥於朝承宗勢始弱矣李師道強橫度勸帝誅  
之詔宜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  
黎陽濟師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叩賊境疆界比聯自戰其  
地易生顧望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割抵鄆以圖  
陽殺則人殊死戰賊勢窮矣上曰善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  
賈張勝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株

史稿

卷一百九十四

七

連數十百人獲盧大夫通秀補盧坦家資償實盧羣勢也坦  
家上訴朝汶謾語錢入禁中何可復得御史中丞蕭悅陳中  
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讓東軍此細事我自  
處辦度曰兵事不理亂止山東中人暴橫將亂都下帝殺朝  
汶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帝嘗曰朕甚惡樹黨者度曰君  
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  
惡外雖相類中實相遠陛下觀所行則辨矣帝曰言者大抵  
若此朕豈易辨之上修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  
尉卿監鐵鑄運使程昇數進美餘以供費由是有龍鎛昇並  
升同平章事制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負販者亦嗤之  
度與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表求退不許度復上疏言  
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  
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  
淄青聞鎛人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  
下不宜為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於鑄資性狡詐天下  
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  
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  
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鎛叢體夫天下安危繫於朝廷朝廷輕  
重在於輔相今淮西盡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  
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若相縛等則四方解體矣。陛下建并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足道。自頃球乎，上不之省，度乃暴虐，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憂  
勤，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度卒為異，鐔所構，出  
河東，師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諤亂河朔，加度鎮州  
節度使，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懼度復常國，因經置軍  
事，勢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上書暴橫過惡，以為逆豎，構  
亂，為山東，為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南鎮，先宜肅  
清，朝廷何者？河朔忠小，禁閑忠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  
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  
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遺奸，  
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  
先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  
雖不從，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復近職，俄擢樞宰相，與欲解度  
兵，固勸上雪王廷諤罷兵，以度為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  
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南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兩河諸侯  
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朝京師，及陛見，度感  
愧流涕，拜伏不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久在  
外，無援與，為奸檢排抑，以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議論正直，  
爾氣和平，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誦老將舊臣，至咨嗟  
出涕，乃移書朱克融、王廷諤，諭以大誼，二人皆請罷兵，牛元

翼在涑州，尚為賊所圍，帝欲出之，使度騰書宣旨，或言賊知  
度罷兵柄，必背約，願望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未發  
昭義監軍劉承偁，偁節度使劉悟，眾怒，執承偁，帝問度何施  
而可，度言：臣今為外藩，不敢與政，帝固問之，度曰：必欲收帥  
臣之心，獨斬承偁耳。帝曰：太后養之為子，更言其大，度曰：殺  
諸將，尚可乎？帝曰：可。下詔逐之，昭義遂安。徐州王智興逐崔  
平，諸軍盤互河北，言者共請相度，乃拜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權倖側目。韞李逢吉，會謀可以構度，其諷帝自襄陽召逢吉，  
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  
以逢吉代相，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到內殿，請  
立太子，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出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奉  
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諤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然恨，嘆輔相  
非其人，學士韞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  
處，罷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  
之難，裴度元勳，臣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必能使戎虜畏威，  
肅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  
本，非有他術，順人心而已。陛下當食而嘆，恨無蕭曹，今一裴  
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帝有顧收不能用也。帝感悟，  
謂處厚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  
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

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達青大懼其黨  
張權輿作謠云非太子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  
元濟也都城東西四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  
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國識第據國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  
欲以傾度天子獨明其誣詔入輔政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  
不納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官闕署  
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請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  
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今  
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病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  
命在所禁塞朱克融詔賜衣使者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

史

卷一百九十四

子

言今歲三軍春衣不足請度支給帛三十萬端匹并遣丁匠  
五千助修東都請天子東巡上患其不遜問宰相曰我欲遣  
一重臣往宣慰因索春衣使可乎度曰克融家本克族無故  
又行凌辱必將滅亡譬如猛虎哮躍山林間遇窟穴則然勢  
不敢離其處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今不須遣使宣慰亦  
不必索所番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  
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置造不謹我方詰之所  
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奸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官  
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  
哀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官闕事在有司不假卿

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數比本朝廷賜與  
皆緣召發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國不惜二三十萬端匹祇是  
事體不可獨與范陽抵如此處分便得遂進詔書克融歸交  
端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忠武節度使王沛死度血草處厚以  
高瑀在陳蔡有治狀擢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  
人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腹劍軍民倍以  
凋息及瑀受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帝縱弛晏  
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  
皆畏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願養之道  
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

史

卷一百九十四

子

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測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  
方今盛夏宜品且臨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  
躬勞矣帝嘉納帝崩度定策謀到克明等迎江王是為文  
宗加門下侍郎太和四年引疾請致政事詔進司徒平章軍  
因重事三五日一至中書時上信儒李宗閔輔政忌之因度  
辭位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度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  
訓注之禍收逮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時閭豎擅威  
天子擁虛器指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  
里治石林叢鬱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堂  
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文酒相歡不問人



間事帝知度年雖老神明不衰每大臣白洛來必問度安否  
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堅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  
盧弘宣諭旨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  
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諭禍福元益懼束身  
歸朝三年以病乞還東都拜中書令病不能謝詔先給俸料  
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預帝賜詩曰注想待元公識君恨不  
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嫂別詔方春調攝爲難勉醫藥自  
持朕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卒年七十  
六帝震悼贈太傅諡文忠命京兆尹蔣叡葬於管城度臨終  
自爲銘誌帝怪其無遺表敕家人索之得半葉以備貳爲請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主

加贈太師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  
堅正舍占對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幾何  
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威望德業比郭汾陽其用不用常爲天  
下重輕歷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天下莫不思其風烈五子議  
諡知名識雙晉國公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  
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議至治塢  
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成限  
滿者代之親老者近戍人心感悅徒置武軍監武斥由無井  
識營神而鑿之得泉卒贈司空諡曰昭諡宣宗時爲工部侍郎  
詔加承旨會帝幸其院諡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

御奮果以賜諡舉衣跽受帝命宮人取巾裝賜之爲太子少  
師封河東公黃巢益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李逢吉

李逢吉隴西人元和時爲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拜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逢吉性忌刻險諸多端及得位務儉好惡裴  
度討淮南逢吉恐其成功密圖沮止請罷諸道兵憲宗惡之  
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卽位緣講侍恩陰結近倖長慶  
二年入爲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儉佞逢吉  
以爲其隙可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傳子方結客欲  
爲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鞠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主

無狀稹度皆罷逢吉遂代相帝暴疾逢吉因中人梁守謙王  
守澄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璽注舍於王  
守澄逢吉遣從子調賂注結守澄爲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  
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普範姜洽及訓  
八人又傳會者八人皆任要劇時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  
先賂關子然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敬宗立度求入覲逢  
吉不自安權輿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不  
行陳畱人武昭果敢而辯度之討蔡道說吳元濟元濟厚禮  
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惡望與太學  
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

興親政李程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怒於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以語權與逢吉因彙延昭厚相結納逢吉素厚彙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當常以自見字君辭甚猥昵及度將還逢吉命人發前事以昭為度傷人欲以中度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証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曰誣人以自免吾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泉州擢審長壽主簿初逢吉與昭獄以止度入天子知度忠宰相之出逢吉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訓用事拜尚書左僕射卒無子死而無後何苦如此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唐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稹幼孤母鄭氏賢而文親授書傳元和元年稹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王叔文王伾幸於太子撓國政稹謂宜還正人輔導上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舉增曹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者臣敢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譏入任周召則舍聞豈天性聰明哉而克終於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闕淫覽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彼道德之言固吾

所習聞陳之者易論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諸之者易辨焉人情苟得志莫不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傅之以殘忍之術朝之人未盡愚而胡亥不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自幽漢宮矣若秦之亡則有以致之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間宴飲食十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唐

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遂故馬周恨位高不為司議郎其驗也武后臨朝稹棄王室中唐為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及譏言中傷惟樂工詞腹為誣豈不哀哉此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皆疾磨耗噴及休戎罷師者處之以辭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濫官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泊諸王尚書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舍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

有萌象客直言廣視聽躬勸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族官中羣臣莫得與聞此亂萌也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計進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封事執奏而蒙勅者設諫鼓置匭函會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陛下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強政對不及頃而罷登殿陳治亂議教化裁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輔臣謀可否於內諫官陳得失於外是以天下治今陛下當聽政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味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不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政游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劾節度使嚴礪遠詔重賦數百萬泛入塗山南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補還太數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礪不讓之中人怒擊礪腹面半相以礪年少輕傲失意臣體賤江陵士曹參軍元和末拜膳部員外郎積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時號元和體往往摘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主

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積之謫江陵會監軍崔潭愛長慶初潭峻視率以撰次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積今安在曰為市官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累詔書體務純厚嚴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所薄遷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內遇甚厚中人爭與積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也鎮州有所奏論其出御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積憤亂因政帝乃罷弘簡出鎮為工部侍郎然嘗倚不妄未幾進同平章事朝野輕之積思立奇節以厭人心時王廷濟困牛元翼於涇州積所舍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須可使反間出元翼願以家貨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

便宜募士積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實問裴度曰于方為輿結客將刺公度隱而不發神策中尉以聞詔韓皋鄭厚及逢吉雅治無刺度狀輿與度皆罷出為同州刺史諫官言度不當免而裴度輒帝不聽徙浙東觀察使太和三年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然積望輕素無行檢不為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補政不遂拜武昌節度使辛積在越時辟實率軍工為詩與之酬和故號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始積言事稍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信道不堅阿附宦貴得宰相居幾三月罷晚節沮喪廉節不飾為世所嗤云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主

既度自 韓皋又無 故實能何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弘之後，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俱第一。穆宗初，為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賦常死，路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韓弘、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直臣竟坐死。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俄弘公武皆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簿籍，所餉中朝臣姓名皆在。至僧孺，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遂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公。時政出近侍，

史書

卷一百九十四

主

僧孺數表去位，帝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文宗立，李宗閔當國，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拜同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以同宰相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係，休戚前日劉聰、李景略、國費財且百萬，其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俾扞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因遣使慰撫之，時吐蕃請和，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降，劾南節度李德裕言：「昔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維州，今以生虜二千人燒十三橋，擄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下羣臣大議，皆請如德裕策。僧孺獨持不可，曰：「吐蕃歸地萬里，失一維

州無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夫中國禦戎，恃信為上。使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州，若東襲虜，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城陽橋，則京師戒嚴。雖百維州何益？帝遂詔反吐蕃，時謂僧孺拔怨沮解之中尉王守澄引士入私議朝政，它日上御，廷英召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幾。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衆私室無難，家上無壅蔽，下不怨讎，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遂謂同平章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因請罷，乃檢校左僕射，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悉於治，故李綱等投隙得售其妄。

史書

卷一百九十四

主

義至亡國，開成初，為東都留守。三年，召為尚書左僕射，會莊恪太子薨，僧孺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法然泣涕，以足疾不任朝謝，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養料龍勺，日給金古器，以比君子。卿宜少圖僧孺固請，乃行。會昌元年，復舊守東都，有雄謀劉稹得僧孺宗閔與從謀交結狀，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貶循州長史。宣宗立，為太子少師卒。諡曰文簡。僧孺著書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廢，及其子至，朱陳充作論以反之。孫徽為吏部員外郎，黃巢入京，師徽父蔚避地萊州，道病，殺與子扶靈輿歷開路，盜擊其首，血被面，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

老而疾幸毋驚之賊相謂曰此孝子也共舉與舍之家遂吊  
 裴劄以餽飲奉蔚爾信宿去既抵梁州檄趙蜀討行在丐歸  
 侍親疾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還幸當從親  
 有疾當侍而兄猶在朝廷微乞還營醫藥時兄猶為給事中  
 許之張游伐太原引為判官勅在所致遣檄太息曰王室方  
 危庶幾殫耗富協和諸侯以為藩屏而又濟以兵方鎮離心  
 必有後憂不肯起游果敗召為給事中山南楊復恭叛李茂  
 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許奏不  
 下茂貞亟請帝召羣臣議無敢言檄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  
 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俟命平聞兩鎮兵多殺傷不  
 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則軍有所畏  
 帝乃授茂貞招討使茂貞有功益僂帝使宰相杜讓能將  
 兵討之檄讓能岐州國之西門茂貞惡其衆今計之萬一不  
 利有屈威重顧徐制之不聽師出帝謂檄曰今伐茂貞彼衆  
 為合舉必萬全卿計何日可捷對曰臣職諫諍所言者軍國  
 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書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  
 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惟鳳皇正直徙太子寶以  
 刑部尚書致仕卒子叢任補闕數言事宰相請廣諫員宣宗  
 曰諫臣在能舉其職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平盡使朕聞所  
 未聞三人足矣出為陸州刺史帝勞之曰卿得毋取怨宰相

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用臣  
 非嫌也詔賜金紫謝曰刺史舊制假緋今賜紫越等也乃賜  
 銀緋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蠻酋犯邊抵大渡進略羣  
 雅設書求假道入朝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引  
 去僖宗時為吏部尚書襄王熒亂叢客死太原

李宗閔

李宗閔鄉王元懿四世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  
 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  
 初從微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檄時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  
 林其言微納于請宗閔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愈結樹黨相  
 凡四十年為拾紳之禍宗閔入為中書舍人與貢舉所最  
 多知名士如唐冲薛平裴郁等世謂之王符太和中德裕自  
 浙西召欲相之而宗閔中助多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遂引  
 會儒同秉政去異已者德裕所舍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又  
 謂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後  
 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  
 帝曰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醇為黨魁宗閔曰德裕居外久  
 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曰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  
 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慙沮  
 不能對德裕請皆出為刺史帝出虞卿常用元夫汝州蕭醇

鄭州宗閔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用事疾德裕共皆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宗閔恣肆附託虔卿以京兆尹得舉宗閔極力營解帝怒叱曰爾常詆鄭輩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山南西道節度使再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陰結駙馬都尉沈瑋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等求宰相頃上有疾密問衛家呂奉迎曰考命曆惡十二月復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遂遷柳州元素流嶺南親信並斥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爲二李之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陰晦連月帝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一切不問以慰安中外寄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楊嗣復輔政與宗閔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李

宗欲復用之而畏鄭覃託宦人諷帝宰相入對紫宸殿帝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徒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卽死爲幸實解時李續登又斬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罪非宗閔也李續養既闕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奔逐四凶而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儉愛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庇鄭注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尚當記之覃曰嗣復黨宗閔者宗閔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知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宗

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懲勸宜一非爲黨也此股脩爲韓益求官臣以嘗坐賊不許覃獨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後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稹敗得宗閔交通狀流封州徙柳州司馬卒宗閔始有今名既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崇樹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

楊嗣復

楊嗣復父於陵少時浙西觀察使韓滉奇之謂其妻曰吾閔人多矣貴而且壽無若楊生者生子必爲宰相因妻以女既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李

而生嗣復洗撫其頂曰名位皆驗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權進士爲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相舍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禮部侍郎開成初以戶部侍郎與李珣並拜同平章事紫宸奏事嗣復言陸濟屏始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就能獎陸濟則舍大廉矣彼費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况濟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耳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卽再拜求罷珣見言切因曰朋黨固少彈覃曰附離復生矣帝曰向日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

在王乃陳邊事欲維其語單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王疾朋  
比王不如臣嗣復曰嘗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單果謂  
誰爲黨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  
譴非所以重朝廷因乞罷帝方委以政因慰安之他日帝問  
符誠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議決事隋文帝亦  
善之故其書獲天下王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  
天后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今或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  
則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者能否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  
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  
紀錄姚璿趙儼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對延英宰相歸

不使隱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廩數十萬府新異賜必先  
及臣等將貢之輔聖功求至治也乃日不及初臣累陛下之  
德罪當死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單偶及之何因執若  
是嗣復闕門不肯起帝乃免單夷行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  
下侍郎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  
異法去批澤者普事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  
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  
相意故薄相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罷嗣復爲湖南觀察使  
薛季稜到弘逸誅中人言二人附嗣復李王謀不利於陛下  
帝剛急即詔中使分道誅嗣復等德裕與崔瑒崔瑒請延英

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  
不同而止久之帝問延英政事執當記之王監修史對曰臣  
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掩蔽聖德自益美名臣向言  
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王曰夷行疑臣賣威權貨刑賞不然  
何自居位而爲此言耶臣得罷爲幸單曰陛下開成初政其  
嘗三年後日不遠前嗣復曰開成初單夷行當國三年後臣  
與李王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遠前臣之罪也  
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珍減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即叩  
頭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單言失何至此耶單起謝曰臣愚  
不知忌諱近事難言翁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遠求去乃

東觀察使李師稷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子損  
為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  
第損曰寸土皆先人舊業非吾所有安可奉權臣窮達命也  
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乃還後為平盧節度使

### 賈羣

賈羣京兆人父叔向以詩名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為處  
士母卒獨一指置棺中廬墓次終喪京兆尹韋夏卿言之德  
宗羣為左拾遺時張薦使吐蕃羣以侍御史為判官羣入見  
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  
十年難進之臣一旦為和蕃判官又何易也帝壯其言留之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宋

王叔文不喜羣羣亦不肯附後見叔文羣曰事有不可知者  
叔文曰何也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遠過  
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  
乎叔文悚然卒不能用憲宗立武元衡輔政羣為中丞羣  
引呂溫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使狼遂  
惡吉甫術士陳登嘗夜過吉甫家羣捕登掠考并言吉甫陰  
事憲宗而覆其詐大怒將誅羣吉甫為故屏得免出為湖南  
觀察使召還道平羣剛很自用果於報怨上欲召用之衆皆  
懼及聞其死乃安羣兄常平弟庠輩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  
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 劉栖楚

劉栖楚其出寒鄙為鎮州小史王承宗薦於李逢吉權右拾  
遺逢吉罷裴度逐李紳皆栖楚嘆之也故宗立視朝許晏敦  
游駁奏樂栖楚諫曰前世王者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  
即位安得殿內日晏乃作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處  
宗與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  
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禍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  
天下譏請碎首以謝以額叩龍墀流血被面李逢吉傳旨毋  
叩頭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揮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  
死於此有詔賜論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廷英

史籍 卷一百九十四

唐

帝問向廷爭者在耶衆以醉歸對召為諫議大夫宣授刑部  
侍郎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改京兆  
尹岐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  
則逃軍中無敢捕者栖楚一切窮治姦黨斂迹後軍樂醉有  
所凌突諸少年從旁呼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栖楚性銳  
激敢為怪行乘險抵禦若無顧藉內實恃權斗進諸宰相屬  
色便醉羣處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

### 張又新

張又新薦之子也元和中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  
所憎惡者又新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搏噬之故有八關十



六子之目逢吉惡李紳求凶敢者中之敬宗貶紳端州司馬朝臣過宰相賀開者曰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俟之又新出流汗拆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議人皆畏之及逢吉領山南東道節度使表又新爲司馬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訓死復坐貶又新舍文辭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

楊虞卿弘農人第進士抵淮南納幣會陳商喪其親貧不克葬虞卿未嘗相識悉所齋助之權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臣聞堯舜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况今北虜方便西戎弗靖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氛厲之疫邊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美

無見儲國用變屈固未可以高枕而卧也陛下初臨萬機宜有憂天下之心當日見公卿百執事垂意下問四方內外灼然有所見聞而聽政六十日入對延英獨宰臣三五人或頃刻陪列鞠躬侍坐循告上下無敢譸答公卿有位雖防降清禁會未奉優賤承顧問諫官盈廷忠言不開臣實羞之豈主恩疏而正路塞也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遠惠以辭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未之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爲聖明也時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言陛下倡優在側馳騁無

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甚危切帝詔宰相慰謝宰相因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改禮部員外郎進吏部曹史李實等懇告調官六十五員賦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實等繫御史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十萬虞卿縛奴送獄三司雜推實等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補政遷給事中虞卿佞柔諸附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與虞卿兄汝士子漢公皆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鸞鳳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美

德俗人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藥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屬淺兒輩帝不悅注內不安而與虞卿有怨與李訓奏語出虞卿家御史大夫李固言奏姚虞卿因證之帝大怒下虞卿詔獄諸子弟自囚閣下稱免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漢公爲荆南節度使或劾其貪賊降祕書監宜宗權爲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商韓鄭公與封還制書帝不從遷天平節度使卒楊氏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在臺省方鎮常十餘人

張宿

張宿本寒人憲宗爲廣寧王時張茂宗薦之得出入邸中及

監國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遺賂滿門坐漏泄禁中語貶柳州丞遷比部員外郎帝即位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張宿細人不可以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逢吉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瑗王涯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之或自行伍任之皆道義卓異於世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之適所以累之也請授他官不聽使中人宣授焉宿怨執政日肆譏間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和末持節滑青道卒

柏者

柏者不知何許人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者杖策詣淮

史緯

卷一百九十四

中

西行營謁裴度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請於朝假左拾遺以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承宗請獻三州以子入質擢其左拾遺裴振一時王承元從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資絹錢百萬未至衆軍譁議穆宗遣者諭意衆乃悅太和中初李同捷反授者德州諸軍計會使與州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同捷守滄州同捷尚未出者以三百騎馳至滄州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或言王廷湊欲以兵劫之者遂斬同捷首以獻諸將嫉其功貶毀之文宗貶者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宦人馬國亮詣書受同捷所得王霞女及

洪不疑

洪不疑

奴婢珍貨季祐聞者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死是者教之流愛州賜死

中